



上 海

图 书 馆

藏 书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3213B

教育

論教育當定宗旨

人之所異於羣物者安在乎。凡物之動力。皆無意識。人之動力。則有意識。無意識者何。不知其然而然者是也。亦謂之不能自主。有意識者何。有所爲而爲之者是也。亦謂之能自主。夫植物之生也。其根有胃。吸受膏液。其葉有肺。吐納空氣。其所以自榮衛者。不一端焉。雖然。不過生理上。人物體質生之理。日本入譯爲生理學。自然之數而已。彼植物非能自知。其必當如此。不當如彼。而立一目的以求之也。其稍進者爲動。飭飢則求食。飽則遊焉息焉。求而難得者。則相爭。其意識稍發達。略知所謂當如此。不當如彼者。然必如何然後能如此。如何然後不如彼。非動物所能知也。最下等之野蠻人。其情狀殆亦爾爾。要而論之。則植物之動。全恃內界自然之消息者也。動物及下等野蠻之動。則內界之消息。與外界之刺激。稍相和合者也。皆不知其然而然者也。若人則於此二界之外。別有思想。別有能力。能自主以求。達其所向之鵠。若是者。謂之宗旨。

宗旨之或有或無。或定或不定。或大或小。或強或弱。恆爲其人文野之比例差。夫野蠻人之築室也。左投一瓦。焉右堆一石焉。今日支一木焉。明日畚一土焉。及其形粗具。曰是苟完矣。因而居之。若文明人則必先出其意匠。畫其圖形。豫算其材器。未鳩工之始。而室之規模。先具於胸中矣。野蠻人之治國也。因仍習慣。不經思索。遇一新現象。出則旁皇無措。過一時算一時。了一事算一事。若文明人則必先定國體焉。定憲法焉。或採專制之政。或採共和治之政。皆立一標準。而一切舉措。皆向此標準而行。若是者。所謂宗旨也。未有無宗旨而能成完全之事業者也。

故夫負纓襖。櫛風雨於畦隴者。何爲乎。謀食之宗旨使然也。澗口沫。變腦力於齒下者。何爲乎。求學之宗旨使然也。揮黑鐵流赤血於疆場者。何爲乎。爭權利之宗旨使然也。然則無宗旨則無所用其耕。無宗旨則無所用其學。無宗旨則無所用其戰。百事莫不皆然。而教育其一端也。

文明人何以有宗旨。宗旨生於希望。希望生於將來。必其人先自忖自語曰。吾將來欲如是如是。此宗旨之所由起也。曰。吾將來必如何。然後可以如是如是。此宗旨所由立也。愈文明則將來之希望愈盛。教育制度所以必起於文明之國。而野蠻半開者無之何歟。教育者其收效純在於將來。而現在必不可得見者也。然則他事無宗旨猶可以苟且遷就。教育無宗旨則寸毫不能有成。何也。宗旨者爲將來之核者也。今日不播其核。而欲他日之有根有芽。有莖有幹。有葉有果。必不可期之數也。

一國之教育。與一人之教育。其理相同。父兄之教子弟也。將來欲使之爲士。欲使之爲農。爲工。爲商。必定其所嚮焉。然後授之。未有欲爲箕者。而使之學冶。欲爲矢者。而使之學函也。惟國亦然。一國之有公教育也。所以養成一種特色之國民。使之結爲團體。以自立。競存於優勝劣敗之場也。然欲達此目的。決非可以東塗西抹。今日學一種語言。明日設一門學科。苟且敷衍。亂雜無章。而遂可以收其功也。故有志於教育之業者。先不可不認清教育二字之界。說知其爲製造國民之具。次不可不具經世之炯眼。抱如傷之熱腸。洞察五洲各國之趨勢。孰攷我國民族之特性。然後以全力鼓鑄之。由前之說。則教育宗旨所由起也。由後之說。則教育宗旨所由立也。

吾國自經甲午之難。教育之論始萌蘖焉。庚子再創。一年以來。而教育之聲。遂徧滿於朝野上下。此實漸進文明之一徵也。雖然。向彼之倡此論。任此責者。果能解教育之定義乎。何所爲而爲之乎。果實有見於教育所得將來之結果乎。由何道以致之乎。叩其故。則曰。外國皆有教育。吾不可以獨無之。云爾。至外國何以有。吾國何以無。外國何以爲之。而能有功。吾國何以爲之。而久無效。此問題非彼等所能及也。英有英之教育。法有法之教育。德有

德之教育。日有日之教育。則吾國亦應有吾國之教育。此問題更非彼等所能及也。其下焉者。見朝廷銳意教育。我亦趁風潮。附炎熱。思博萬一之寵榮。其上焉者。亦不過撫拾外論。瞥見歐美日本學制之一班。震驚之。艷羨之。而思仿摹之耳。審如是也。是何異鸚鵡聞人笑語。而亦學語。孩童見人飲食。而亦思食也。審如是也。則今之所謂教育論者。全屬無意識之動。未嘗有自主之思想。自主之能力。定其所向之鵠。而求達之。與動物及下等野蠻之。僅藉外界刺激之力。以食焉。息焉。游焉。爭焉者。曾無以異。以是而欲成就文明人所專有之教育事業。豈可得耶。豈可得耶。

雖然。吾驟責彼等。以無宗旨。彼必不服。何也。彼固曰。吾將以培人才也。開民智也。若是者。安得謂非宗旨。然則吾於其宗旨之果能成爲宗旨與否。其宗旨之有用與否。無弊與否。其宗旨能合於今世文明國民所同向之宗旨與否。不可不置辯。夫培漢奸之才。亦何嘗非人才。開奴隸之智。亦何嘗非民智。以此爲宗旨。誰能謂其無宗旨者耶。彼等之宗旨。雖未必若是。然五十步與百步之間。非吾所敢言也。試一繙前者創辦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之檔案。觀其奏摺中公牘中章程中所陳說者。何如此。猶曰。在內地者。試一遊日本東京中國公使館。中附立之學堂。有前使臣李經方所題一聯云……斯堂培翻譯根。其請自我始。爾輩受朝廷教養。先比人優……此二語實代表吾中國數十年來之教育精神者也。舍翻譯之外。無學問。舍陞官發財。無思想。若此者。吾亦豈能謂其非宗旨耶。以此之宗旨。生此之結果。吾國中有學堂三十餘年。而不免今日之腐敗。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絲毫不容假借者也。今之教育者。必曰。吾之新教育。不如是。吾將教之以格致物理。吾將教之以地理歷史。吾將教之以政治理財。若是者。謂爲學科之進步也。可至其宗旨之進步與否。非吾所敢言也。夫使一國增若干之學問智識。隨卽增若干有學問有智識之漢奸奴隸。則有之。不如其無也。今試問以培人才開民智爲宗旨者。其所見果有以優於李經方聯語云云者。幾何也。吾敢武斷之曰。此等宗旨。不成爲宗旨。何也。教育之意義。在養成一種

特色之國民。使結團體。以自立。競存於列國之間。不徒爲一人之才與智云也。深明此義者。可與語教育焉耳。吾欲爲吾國民定一教育宗旨。請先臚列他國之成案。以待吾人參考。而自擇焉。凡代表古代者三。曰雅典。曰斯巴達。曰耶穌教。代表現世者三。曰英。吉。利。曰德。意。志。曰日本。

第一雅典。雅典者古希臘市府之國。而民政之鼻祖也。其市民皆有參預政事之權。故其教育之宗旨。務養成可以爲市民之資格。獎厲其自由之性。訓練其斷事之識。又雅典人所自負者。欲全希臘文化之中心點。集於其國也。故務使國民有高尚之理想。有嚴重之品格。有該博之科學。一切教育條理。皆由此兩大宗旨而生。故其國多私立學校。授種種羣學哲學等。其人重名譽。輕金錢。有以學問爲謀生之具者。則其鄙棄之。不與齒。其結果也。立法行政之制度。在上古號稱最完善。至今爲各國所仿效。而大儒梭格拉底。柏拉圖。阿里士多德。皆生於其間。第二斯巴達。斯巴達者亦希臘一國。與雅典對峙。而貴族專制政體之名邦也。其教育制度。由彼中大立法家來喀格士所定。其宗旨在使斯巴達爲全希臘最強之國。故先使全國人爲軍國民。一國之子弟。一國所公有也。父母不得而私之。童子年七歲。卽入公立學校。養之教之。皆政府責任。惟其以專制爲政體也。故務束縛之。養其服從長上之性。非至四十以上。不能自由。惟其以尙武爲精神也。故專務操練驅體。使之強壯。每使之歷人生不能堪之苦工。有過失者。鞭撻楚毒於長老之前。紀律極嚴。一國如一軍。常以愛國大義。討實而訓警之。故敵愾之心。無時或忘。斯巴達之教育。卽由此專制尙武兩大宗旨而生者也。其結果也。使其國狎主夏盟。雄長諸侯。

第三耶穌教會。耶穌教之教育。非國民教育也。雖然。其宗旨之堅忍而偉大。有深足法者。且中古一線之文明。賴之以延。近世無量之文明。因之以發。故不可不論及之。耶穌教無固有之教育法。無固有之學制。無固有之教授材料。語其特色。則以耶穌爲教育之理想。以耶穌爲教育家之模範也。其宗旨在嚴守律法。而各自尊其自由。且互尊他人之自由。權。以至誠起信爲體。以殺身成仁。忍辱耐苦爲用。當中世之初。教會本無學校。而此宗旨

所磅礴鬱積。愈光愈大。及今日而耶穌教之學堂。遂徧於大地。其結果也。能合無量數異國異種之人。結爲一千古未有之大團體。其權力常與國家相頡頏。時或駕而上之。

第四英吉利。盎格魯撒遜種者。今日地球上最榮譽之民族也。其教育之宗旨。在養成活潑進步之國民。故貴自由。重獨立。薰陶高尚之德性。鍛鍊強武之體魄。蓋兼雅典斯巴達之長而有之焉。英國之學校。特注重於德育。而智育居其末。若以學科之繁。程度之高論之。則英國之視諸國。曠乎後也。而絕大之學者。絕大之政治家。絕大之國民出焉。何也。其教育之優點。不在形質。而在精神。其父母之視子女也。不視爲己之附庸。而視爲國民之分子。其在家庭。其在學校。皆常以有啓發其權利義務之觀念。而使知自貴自重。其所教者。常務實業。使其成年之後。可以自立。而斷絕其倚賴他人之心。自其幼時。常使執事。使其有自治之力。雖離父母。去師長。而不至爲惡風潮之所漂蕩。故英美國民。皆各有常識。各有實力。非徒恃一二英雄豪傑。以自往國家者也。以故六洲五洋。中大而大陸。小而孤島。無不有盎格魯撒遜人種之足跡。而所至皆能自治獨立。戰勝他族。蓋皆其教育宗旨所陶鑄。非偶然耳。

教育政策私議

今日爲中國前途計。莫亟於教育。卽當道之言維新。草野之談時務者。亦莫不汲汲注意於教育。然而此議之興。旣已兩年。而教育之實。至今不舉。殆非盡由奉行之不力。或亦由所循之政策。有未當者耶。鄙人旣非教育家。於此中得失之林。固不能言之曲折詳盡。但有一二見及者。不敢自默。輒書之以備任茲事者之採擇云。其言皆至粗極淺。稍游外國。讀外籍者。皆所共稔。不值大雅君子之覆瓿也。

著者識

教育次序議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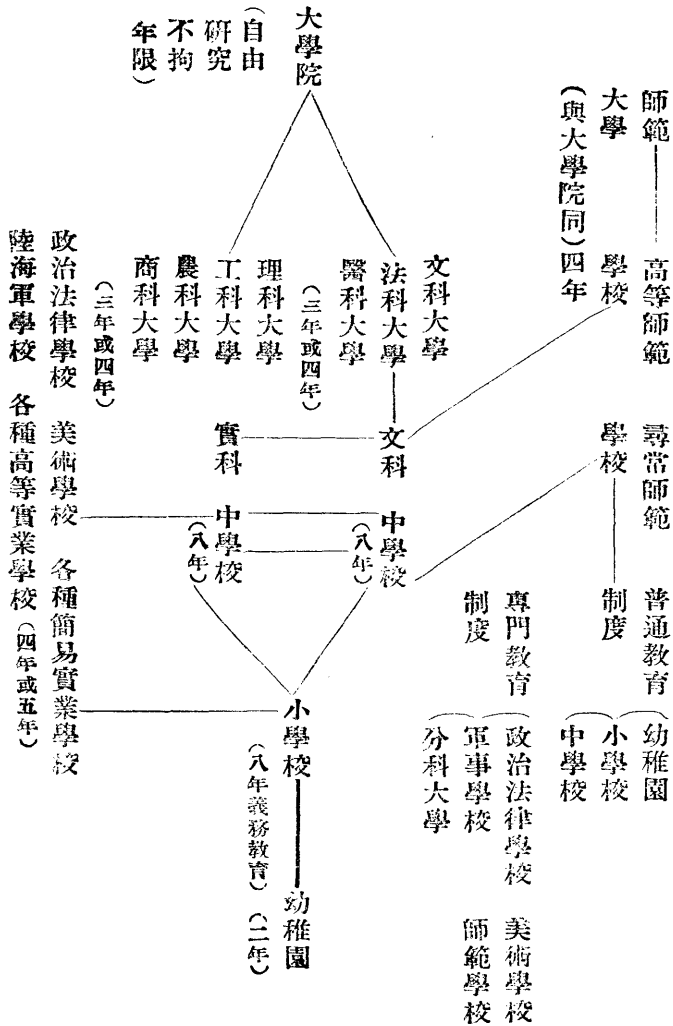
頃者朝廷之所詔勅。督撫之所陳奏。莫不有州縣小學。省大學。京師大學之議。而小學中學至今未見施設。惟以京師大學堂之成立。聞各省大學堂之計畫。亦紛紛起。若循此以往。吾決其更越十年而決無成效者也。求學譬如登樓。不經初級。而欲飛昇絕頂。未有不中途挫跌者。今勿論遠者。請以日本留學生證之。吾國之游學日本者。其始亦往往志高意急。驟入其高等學專門學大學等。講求政治法律經濟諸學。然普通學不足。諸學不能解悟。卒不得不降心以就學於其與中學相當之功課。苟其能降心焉者。即其他日能大成者也不爾。則雖有取成。終亦寡也。吾見夫坐此之故。而中途輟業以歸者。不知幾何人矣。夫其人常數年前乃肯輕千里。越重洋。負笈而東來。則必其志氣學識。有以秀絕於常人矣。然其困難猶若此。况在內地。遽焉集所謂翰林部曹舉貢生監者。而欲授之以大學之課程。是何異強扶床之孫。而使與龍伯大人競走也。當十八世紀以前。歐美各國小學之制度未整。至十九世紀以後。巨眼之政治家始確認教育之本旨。在養成國民。普之皮里達。哥士等。首倡小學最急之議。自茲以往。各國從風。德將毛奇於師丹戰勝歸國之際。指小學校生徒而語曰。非吾濟之功。實彼等之力。蓋至言也。今中國不欲興學。則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強行小學制度。始今試取日本人所論教育次第。撮為一表以明之。

○教育期區分表（兒童身心發達表）

<p>廿二歲至廿五歲 大學校期成人期</p>	<p>十四歲至廿一歲 中學校期少年期</p>	<p>六歲至十三歲 小學校期兒童期</p>	<p>五歲以下 家庭教育期 幼童期 稚幼區期</p>
----------------------------	----------------------------	---------------------------	------------------------------------

自觀力	意	情	知	身體
<p>成自治之品性且 能人我協成爲一 羣內之我</p>	<p>理性的意志發達</p>	<p>情操發達</p>	<p>推理之力漸強能 尋求真理自構理 想</p>	<p>體格已定全爲大 人之型</p>
<p>前半期我相之觀 念益強幾知有我 不知有人後半期 始認他相知人我 協同之爲急</p>	<p>前半期只有悟性 的意志後半期漸 爲理性的意志</p>	<p>前半期雖動於情 終後半期則情操 漸發達</p>	<p>前半期偏於想像 後半期長於推理</p>	<p>此期之始性欲萌 芽體音聲一變其 之型音聲起之欲 自身體所益發達 望較前期發達</p>
<p>模倣長上而好自 屈漸欲通已意於 人我相之觀念始 生</p>	<p>前半期只有感覺 的意志後半期漸 入于悟性的意志</p>	<p>情緒始動</p>	<p>記憶想像之動機 最強其推理也每 有持一端以概全 體之弊</p>	<p>此期之始腦髓稍 堅能就一定之課 業身體發育之盛 在於此時</p>
<p>未自知有我純然渾沌 未鑿境界</p>	<p>只有感覺的意志</p>	<p>其感情皆起于感覺恐 怖之情甚強</p>	<p>感覺知識之動機極爲 銳敏</p>	<p>一歲前後乳齒生習步 行學言語始與他動物 全別具人類之特性有 營養之求有欲望之起 感覺之力漸臻敏捷</p>

教育制度表



由此觀之。教育之次第。其不可以躐等進也。明矣。夫在教育已興之國。其就學之級。自能與其年相應。若我中國。今日之學童。則當其前此及年之日。未獲受相當之教育。其知德情意之發達。自比文明國之學童。低下數級。而欲驟然受之。烏見其可。然則中國最速。非五年後。不可開大學。雖其已及大學之年者。甯減縮中學之期限。而使之兼程以進。而決不可放棄中學之程度。而使之躐級以求也。至於小學。今論者亦既知其急。然徧觀各國小學。皆行義務教育。義務教育者何。凡及年者。皆不可逃之謂也。故各國之興小學。無不以國家之力干涉之。蓋非若此。則所謂義務者。必不能普及也。而今之當事者。只欲憑口舌勸說。使民間自立之而已。非惟紊亂不整。他日不能與官立之中學高等學相接。且吾恐十年以後。而舉國之小學。猶如晨星也。

學校經費議第一

抑學校之議。所以倡之累年。而至今不克實施。或僅經營一省會學堂。而以自足者。殆亦有故焉。則經費無出是也。夫欲舉全國之中學小學。而悉以國帑辦之。無論財政極窘之中國。所不能望也。即極富如英美。蓋亦不給焉。矣。各國小學。皆行義務教育。義務云者。其一則及年之子弟。皆有不得入學之義務也。其二則團體之市民。皆有不得担任學費之義務也。日本明治二十三年所頒法律。號稱地方學事。

凡一區或數區。相合所設之小學校。其設立費及維持費。由居寓本區之人。有實業有土地家宅者。及營業無鋪店之。行商不在內者。共負擔之。若其區原有公產。則先以公產之所入充之。

此制蓋斟酌各國法規所定也。

普國制度。凡小學校之設立費維持費。自昔惟以直接受其利益者負擔之。即有子弟之家長是也。近年以來。則政府設立小學校規條。頒諸各鄉市。使担任其經費。若所收修金。不敷校用。則別徵學校稅以補之。

英國以一千八百七十年至七十三七十四等年。制定小學會。凡小學校之設立費維持費。由各市各鄉各區自負擔之。其徵稅約與恤窮稅率相等。不足則以國庫金補助之。又建築學校時。若其費不給。則政府時或貸與之。

法國自停收小學校修金以後。學費益增加。前所收鄉稅市稅尚不足給。於是舉土地窗戶人頭家屋營業等諸直接稅。附增若干爲學校稅。不足則以一省公產補助之。再不足則以國庫金補助之。

此各國籌辦小學校經費之大略也。由是觀之。凡小學校者。大率由國家監督立一定之法。而徵地方稅以支辦其財政者也。今中國不欲廣開學校。則已。如其欲之。則必當依如左之辦法。

一下令凡有千人以上之市鎮村落。必須設小學校一所。其大鎮大鄉。則劃爲數區。每區一所。大約每二千或三千人。輒遞增一校。其小村落不足千人者。則合數村共設一校。

一學校經費。皆由本校本鎮本區自籌。其有公產者。則以公產所入支辦之。其無公產或公產不足者。則徵學校稅。如田畝稅房產稅營業稅丁口稅等。或因其所宜之特別稅法。以法律徵收之。以爲創設學校及維持學校之用。惟其稅目不得過兩項以上。其仍有不足者。則稟請地方官酌由官費補助。其有餘者。則積爲學校公產。

一凡每一學校之區域。或市或鄉或大鄉鎮內所分之小區。皆設一教育會議所。由本地居民公舉若干人爲教育議員。分司功課。財政庶務等。學校主權及財政出納一切歸本會議所管理。長官不預之。

一國家須速制定小學章程。詳定其管理法及所授課目。頒之各區域。使其遵行。

一教科書無論爲官纂爲民間私纂。但能一依國家所定課目者。皆可行用。

一學校皆收修金。惟必須極廉。國家爲定一額。不得逾額收取。其有貧窶子弟。無自備修金之力。經教育會議所查驗屬實者。則豁免之。子弟及歲不遣就學。則罰其父母。

一既定徵學校稅。如有抗不肯納者。則由教育會議所稟官究取。
一每省置視學官三四員。每年分巡全省各學區。歲徧視學官之職。當初辦時。則指授辦法。既立校後。則查察其管理法及功課。教師之良者。學生之優等者。時以官費獎賞之。其學校所有公產之數及出納表。皆呈繳視學官驗視。但劃其權限。不許干涉校中款項。

此其大較也。至詳細規則。他日當悉心考察。爲一專書。以備當道採擇。苟依此法。其利有四。

(一)不勞公帑而能廣開學風也。今日司農仰屋之時。欲以國費興學。其事既不可望。然政府以責諸疆吏。疆吏以責諸守令。守令亦有何術。能羅掘巨款。以徧興其所屬之學校。故雖明詔敦迫。一日十下。亦不過視爲一紙空文。終不奉行。而疆吏亦無辭以責之也。何也。其力之不逮。上下所同認也。故非用此法。則雖更歷十年二三十年。而卒無全國興學之日。惟因勢利導。而使之自謀。則不兩三歲。而絃誦之聲徧於陬澨矣。

(二)學制整齊而可與高等學級相接也。官費既不克辦。勢不得不望民間之自開。夫人有子弟。莫不欲教之。爲將來計。加以功令所詔。利祿所趨。則雖不立定制。而民間自創者。固當所在多有。雖然。其不整齊甚矣。其校舍或此地有。而彼地無。其課目或此地多。而彼地減。勞而少功。雖辦之數十年。決無成效。苟用此法。則全國之分配。無或偏毗。全國之學級。無或參差。若網在綱。遞進愈上。十年以往。而普通之才。可徧天下。

(三)可以強民使就義務教育也。既以造就國民爲目的。則不可不舉全國之子弟。而悉教之。故各國通制。及年不學。罪其父母。蓋子弟者。一國所公有。非父母所能獨私也。然國家學制未定。使民何所適從。故必用此法。先使學校普及。然後教育可以普及。其有力者。出其所入之一小部分。以維持公益。其匱貧

者亦可豁免學費以成就其前途。如是而猶不樂學焉。未之有也。

(四) 養成地方自治之風。爲強國之起點也。今日欲立國於大地。舍公民自治無其術矣。雖然。驟舉今日歐美日本所謂地方自治之權利義務。悉以畀之責之於我國民。無論爲政府所不欲。恐吾民亦未能受之。而推行盡善也。故莫如先從教育著手。凡一區域內關涉教育之事。悉歸會議所之自治。人民借此閱歷。得以練習團體行政之法。此後漸次授以他事。使自經理。自可不迷厥途。而政府亦可以知地方自治之事。雖屬民權。而於君權國權。不特無傷。且能爲國家分任艱鉅。興舉庶務。而此後集權分權之政治。可以確立。此又不徒爲教育計。亦爲一切政體之本原計也。

或曰。今日中國租賦名目。旣已繁重矣。加以賠款頻仍。軍事屢作。朘削悉索。鼠雀俱窮。復欲益以學校稅。民其樂輸之乎。曰。是又不然。凡取諸民而入諸官者。民不知其所用之目的。與其出納之會計。雖極薄而猶怨焉。取諸民而用諸民。且明示以所用之目的。使自司其出納之會計。雖極重而民猶樂也。中國之賦稅。比較列國。最稱輕減。卽合以汙吏之婪索中飽。猶不能及歐美文明國三之一也。然而民滋怨者何也。謂其未嘗一用之以治民事也。中國有國稅而無地方稅。然試問各省之市鎮村落。何一不自有其財團。自徵課於其地。以爲公益之用者乎。其所徵時。或倍蓰於國稅。而莫或以爲病。况以國家之監督勸導。使之出其財以誨養其子弟。自徵之。自管之。自用之。自察之。長吏一無所過問。惟助其定章程。稽功課。匡其不逮耳。彼任議員者。功在桑梓。而享榮名於鄉邑。有子弟者。安坐成學。而獲厚實於前途。有不令下如流水者耶。方今之世。爲興學計。無以易此。

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興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

道故。

吾今日發一問。人類之普通性。何以嗜他書。不如嗜小說。答者必曰。以其淺而易解。故以其樂而多趣。故是固然。雖然。未足以盡其情也。文之淺而易解者。不必尋常小說。婦孺之函札。官樣之文牘。亦非有艱深難讀者存也。顧誰則嗜之。不甯惟是彼高才。瞻學之士。能讀瓊典。索邱。能注蟲魚草木。彼其視淵古之文。與平易之文。應無所擇。而何以獨嗜小說。是第一說有所未盡也。小說之以賞心樂事爲目的者固多。然此等固不甚爲世所重。其最受歡迎者。則必其可驚可愕。可悲可感。讀之而生出無量噩夢。抹出無量眼淚者也。夫使以欲樂故而嗜此也。而何爲偏取此反比例之物。而自苦也。是第二說有所未盡也。吾冥思之。竊鞠之。殆有兩因。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現境界而自滿足者也。而此蠢蠢軀殼。其所能觸能受之境界。又頗狹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於其直接以觸以受之外。而間接有所觸有所受。所謂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識想。不獨利根衆生有之。卽鈍根衆生亦有焉。而導其根器。使日趨於鈍。日趨於利者。其力量無大於小說。小說者常導人游於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此其一人之恆情。於其所懷抱之想像。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不察者無論爲哀爲樂。爲怨爲怒。爲戀爲駭。爲憂爲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草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澈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所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爲甚。此其二。此二者實文章之真諦。筆舌之能事。苟能批此竅。導此竅。則無論爲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而諸文之中。能極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說若。故曰。小說爲文學之最上乘也。由前之說。則理想派小說尙焉。由後之說。則寫實派小說尙焉。小說種目雖多。未有能出此兩派範圍外者也。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復有四種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雲烟中。而爲其所烘。如近墨朱處。而爲其所染。楞加經所謂迷智爲識。轉識成智者。皆恃此力。人之讀一小說也。不知不覺之間。而眼識爲之迷漾。而腦筋爲之搖撼。而

神經爲之營注。今日變一二焉。明日變一二焉。刹那刹那。相斷相續。久之而此小說之境界。遂入其靈臺而據之。成爲一特別之原質之種子。有此種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觸所受者。且且而熏之。種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故此種子。遂可以徧世界。一切器世間。有情世間之所以成。所以住。皆此爲因緣也。而小說則巍巍焉。具此威德。以操縱衆生者也。二曰浸熏。以空閒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廣狹。浸以時閒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長短。浸也者。入而與之俱化者也。人之讀一小說也。往往既終卷後。數日或數旬而終不能釋然。讀紅樓者。必有餘戀。有餘悲。讀水滸者。必有餘快。有餘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等是佳作也。而其卷帙愈繁。事實愈多者。則其浸人也亦愈甚。如酒焉。作十日飲。則作百日醉。我佛從菩提樹下起。便說偈大一部。華嚴正以此也。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義也。熏浸之力。利用漸刺之力。利用頓。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覺。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驟覺。刺也者。能使人於一刹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能自制者也。我本藹然和也。乃讀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飛雲浦。厄何以忽然髮指。我本愉然樂也。乃讀晴雯出大觀園。黛玉死瀟湘館。何以忽然淚流。我本肅然莊也。乃讀寶齋之琴心。酬簡東塘之眠香訪翠。何以忽然情動。若是者。皆所謂刺激也。大抵腦筋愈敏之人。則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劇。而要之必以其書所含刺激力之大小爲比例。禪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此力之爲用也。文字不如語言。然語言力所破不能廣不能久也。於是不得不乞靈於文字。在文字中。則文言不如其俗語。莊論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說末由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實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讀小說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於書中。而爲其書之主人翁。讀野叟曝言者。必自擬文素臣。讀石頭記者。必自擬賈寶玉。讀花月痕者。必自擬韓荷生。若韋凝珠。讀梁山泊者。必自擬黑旋風。若花和尚。雖讀者自辯其無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書中矣。則當其讀此書時。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於彼界。所謂華嚴樓閣。帝網重重。一毛孔中。萬億蓮花。一彈指頃。百千浩劫。文人移人至此而極。然則吾書中主人翁而

華盛頓。則讀者將化身爲華盛頓。主人翁而拿破崙。則讀者將化身爲拿破崙。主人翁而釋迦孔子。則讀者將化身爲釋迦孔子。有斷然也。度世之不二法門。豈有過此。此四力者。可以盧牟一世。享毒羣倫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門。政治家所以能組織政黨。莫不賴是。文家能得其一。則爲文豪。能兼其四。則爲文聖。有此四力。而用之於善。則可以福億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於惡。則可以毒萬千載。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說。可愛哉。小說。可畏哉。小說。

小說之爲體。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爲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類之普通性。嗜他文終不如嗜小說。此殆心理學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此天下萬國。凡有血氣者。莫不皆然。非直吾赤縣神州之民也。夫既已嗜之矣。且徧嗜之矣。則小說之在一羣也。既已如空氣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與呼吸之。餐嚼之矣。於此其空氣而苟含有穢質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則其人之食息於此間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慘死。必墮落。此不待蓍龜而決也。於此而不潔淨其空氣。不別擇其菽粟。則雖日餌以參苓。日施以刀圭。而此羣中人之老病死苦。終不可得救。知此義。則吾中國羣治腐敗之總根原。可以識矣。吾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江湖盜賊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妖巫狐兔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若是者。豈嘗有人焉。提其耳而誨之。傳諸鉢而授之也。而下自屠豕販卒。嫗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頂學。凡此諸思想。必居一於是。莫或使之。蓋百數十種小說之力。直接間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讀小說者。而此等小說。既已漸漬社會。成爲風氣。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遺傳焉。其既入世也。又復受此感染焉。雖有賢智。亦不能自拔。故謂間接。今我國民域堪輿。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風水而阻止鐵路。阻止開礦。爭墳墓而鬪族械鬥。殺人如草。因迎神賽會。而歲耗百萬金錢。廢時生事。消耗國力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募科第。若羶趨爵祿。若鶩奴顏婢膝。寡廉鮮恥。惟思以十年螢雪。暮夜苞苴。易其歸驕妻妾。武斷鄉曲。一日之快。遂至名節大防。掃地以盡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棄信義。權

謀詭詐雲翻雨覆。青刻涼薄。馴至盡人皆機。心舉國皆荆棘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中民輕薄無行。沈溺聲色。戀牀第。纏綿歌泣於春花秋月。銷磨其少壯活潑之氣。青年子弟自十五歲至三十歲。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爲一大事業。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甚者爲傷風敗俗之行。毒徧社會。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綠林豪傑徧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爲梁山之盟。所謂「大碗酒大塊肉分秤稱金銀論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於下等社會之腦中。遂成爲哥老大刀等會。卒至有如義和拳者。起淪陷京國。啓召外戎。曰惟小說之故。嗚呼。小說之陷溺人羣。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大聖鴻哲數萬言諄誨之而不足者。華士坊賈一二書敗壞之。而有餘斯事。旣愈爲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則愈不得不專歸放華士坊賈之手。而其性質其位置。又如空氣然。如菽粟然。爲一社會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於是華士坊賈遂至握一國之主權而操縱之矣。嗚呼。使長此而終古也。則吾國前途尙可問耶。尙可問耶。故今日欲改良羣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學術

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

亘萬古。袤九垓。自天地初闢。以迄今日。凡我人類所棲息之世界。於其中而求一勢力之最廣被。而最經久者。何物乎。將以威力乎。亞歷山大之獅吼於西方。成吉思汗之龍騰於東土。吾未見其流風餘烈。至今有存焉者。也將以權術乎。梅特涅執牛耳於奧大利。拿破侖第三弄政柄於法蘭西。當其盛也。炙手可熱。威震環瀛。一敗之後。其政策亦隨身名而滅矣。然則天地間獨一無二之大勢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學術而已矣。

今且勿論遠者。請以近世史中文明進化之跡。略舉而證明之。凡稍治史學者。度無不知近世文明先導之兩原因。卽十字軍之東征。與希臘古學復興是也。夫十字軍之東征也。前後凡七役。亘二百年。起一千〇九十六年卒無成功。乃其所獲者不在此。而在彼。以此役之故。而歐人得與他種民族相接近。傳習其學藝。增長其智識。蓋數學

天文學。理化學。動物學。醫學。地理學等。皆至是而始成立焉。而拉丁文學。宗教裁判等。亦因之而起。此其遠因也。中世之末葉。羅馬教皇之權日盛。哲學家區域。爲安士林 Anselm 羅馬教之神甫也。一派所壟斷。及十字軍罷役以後。西歐與希臘。亞刺伯。諸邦來往日便。乃大從事於希臘語言文字之學。不用繙譯。而能讀亞里士多德諸賢之書。思想大開。一時學者不復爲宗教迷信所束縛。卒有路得新教之起。全歐精神爲之一變。此其近因也。其間因求得印書之法。而文明普遍之途開。求得航海之法。而世界環游之業成。凡我等今日所衣所食所用所乘所聞所見。一切利用前民之事物。安有不自學術來者耶。此猶曰其普通者。請舉一二人之力。左右世界者。而條論之。

一曰歌白尼 Copernicus

生于一四七三年卒于一五四三年

之天文學。泰西上古天文家言。亦如中國古代。謂天圓地方。天動地靜。

羅馬教會主持是論。有倡異說者。輒以非聖無法罪之。當時哥倫布雖尋得美洲。然不知其爲西半球。謂不過亞細亞東岸之一海島而已。及歌白尼地圓之學說出。然後瑪志命 Magellan 以一五一九年始航大洋一周 始尋得太平洋航海

線。而新世界始開。今日之有亞美利加合衆國。燦然爲世界文明第一。而駸駸握全地球之霸權者。歌白尼之爲之也。不甯惟是。天文學之既興也。從前宗教家種種憑空構造之謬論。不復足以欺天下。而種種格致實學。從此而生。雖請天文學爲宗教改革之強援。爲諸種格致學之鼻祖。非過言也。歌白尼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二曰培根笛卡兒

二人國籍及生卒年月見本號學說同

之哲學。中世以前之學者。惟尙空論。嘖嘖然爭宗派爭名目。口崇希臘古賢。

實則重誣之。其心思爲種種舊習所縛。而曾不克自拔。及培根出。專倡格物之說。謂言理必當驗諸事物。而有徵者。乃始信之。及笛卡兒出。又倡窮理之說。謂論學必當反諸吾心而自信者。乃始從之。此二派行將數千年來。學界之奴性。犁庭掃穴。靡有子遺。全歐思想之自由。驟以發達。日光日大而遂有今日之盛。故哲學家恆言。二賢者近世史之母也。培根笛卡兒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三曰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法國人生於一六八九年卒於一七五五年 之著萬法精理。十八世紀以前。政法學之基礎甚薄。一任之於

君相之手。聽其自腐敗。自發達。及孟德斯鳩出。始分別三種政體。論其得失。使人知所趨向。又發明立法行司法。三權鼎立之說。後此各國靡然從之。政界一新。漸進以迄今日。又極論聽訟之制。謂當廢拷訊。設陪審。歐美法廷遂爲一變。又謂販賣奴隸之業。大悖人道。攻之不遺餘力。實爲後世美英俄諸國放奴善政之嚆矢。其他所發之論。爲法蘭西及歐洲諸國所採用。遂進文明者不一而足。孟德斯鳩實政法學之天使也。其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四曰盧梭 Rousseau 法國人生於一七一二年卒於一七七八年 之倡天賦人權。歐洲古來有階級制度之習。一切政權教權。皆爲貴族所

握。平民則視若奴隸焉。及盧梭出。以爲人也者。生而有平等之權。卽生而當享自由之福。此天之所以與我。無貴賤一也。於是著民約論 Contract Social 大倡此義。謂國家之所以成立。乃由人民合羣結約。以衆力而自保其生命財產者也。各從其意之自由。自定約而自守之。自立法而自遵之。故一切平等。若政府之首領及各種官吏。不過衆人之奴僕。而受託以治事者耳。自此說一行。歐洲學界。如旱地起一霹靂。如暗界放一光明。風馳雲捲。僅十餘年。遂有法國大革命之事。自茲以往。歐洲列國之革命紛紛繼起。卒成今日之民權世界。民約論者。法國大革命之原動力也。法國大革命。十九世紀全世界之原動力也。盧梭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五曰富蘭克林 Franklin 美國人生於一七〇六年卒於一七九〇年 之電學。瓦特 Watt 英人生於一七三六年卒於一八一九年 之汽機學。十九世紀所以異於

前世紀者何也。十九世紀有縮地之方。前人以馬力行。每日不能過百英里者。今則四千英里之程。行之於海者。十三日而可達。行於陸者三日而可達矣。則輪船鐵路之爲之也。昔日製帽製靴。紡紗織布等之工。以若干時而能製成一枚者。今則同此時刻。能製至萬枚以上矣。敦倫一報館。一年所用之紙。視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四百年間所用者。有加多焉。則製造機器之爲之也。美國大統領下一教書。僅一時許。而可以傳達於支那。上午在印

度買貨。下午可以在倫敦銀行支銀。則電報之爲之也。凡此數者。能使全世界之政治商務軍事乃至學問道德全然一新其面目。而造此世界者。乃在一煮沸水之瓦特。瓦特因沸水而悟汽機之理與一放紙鳶之富蘭克林。富氏嘗放紙鳶以驗電學之理二賢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六曰亞丹斯密 Adam Smith 英國人生于一七二三年卒於一七九〇年。之理財學。泰西論者。每謂理財學之誕生日何日乎。卽一千五

百七十六年。是也。何以故。蓋以亞丹斯密氏之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此書侯官嚴氏近譯未成出版於是年也。此書之出。不徒學問界爲之變動而已。及於人羣之交際。及於國家之

政治者。不一而足。而一八四六年以後。英國決行自由貿易政策。Free Trade 蓋免關稅。以致今日商務之繁盛

者。斯密氏原富之論爲之也。近世所謂人羣主義 Socialism 專務保護勞力者。使同享樂利。其方策漸爲自今

以後之第一大問題。亦自斯密氏發其端。而其徒馬爾沙士大倡之。亞丹斯密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七曰伯倫知理 Bluntschli 德國人生于一八〇八年卒于一八八一年。之國家學。伯倫知理之學說。與盧梭正相反對者也。雖然。盧氏立

於十八世紀。而爲十九世紀之母。伯氏立於十九世紀。而爲二十世紀之母。自伯氏出。然後定國家之界說。知國

家之性質精神作用爲何物。於是國家主義。乃大興於世。前之所謂國家爲人民而生者。今則轉而云人民爲國

家而生焉。使國民皆以愛國爲第一之義務。而盛強之國乃立。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則是也。而自今以往。此

義愈益爲各國之原力無可疑也。伯倫知理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八曰達爾文 C. R. Darwin 英國人生于一八〇九年卒于一八八二年。之進化論。前人以爲黃金世界在於昔時。而末世日以墮落。自達

爾文出。然後知地球人類乃至一切事物皆循進化之公理。日赴於文明。前人以爲天賦人權。人生而皆有自然

應得之權利。及達爾文出。然後知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非圖自強。則決不足以自立。達爾文者。實舉十九世紀以

後之思想徹底面一新之者也。是故凡人類智識所能見之現象。無一不可以進化之大理貫通之。政治法制之

變遷進化也。宗教道德之發達進化也。風俗習慣之移易進化也。數千年之歷史。進化之歷史。數萬里之世界。進化之世界也。故進化論出。而前者宗門迷信之論盡失。所據教會中人惡達氏滋甚。謂有一魔鬼住於其腦云。非無因也。此義一明。於是人人不敢不自勉為強者。為優者。然後可以立於此物競天擇之界。無論為一人。為一國家。皆向此鵠以進。此近世民族帝國主義 National Imperialism 外計之民族帝國主義 所由起也。此主義今始萌芽。他日且將磅礴充塞於本世紀而未有已也。雖謂達爾文以前為一天地。達爾文以後為一天地。可也。其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以上所列十賢。不過舉其犖犖大者。至如牛頓 Newton 英人生於一六四二 年卒於一六九一年 之創重學。嘉列 Cuvierke 德國人生於一六二六 年卒於一六九一年 之製排氣器。連挪士 Linnaeus 瑞人生於一七三三 年卒於一七八年 之開植物學。康德 Kant 德國人生於一七二四 年卒於一八〇四年 之開純全哲學。皮里士利 Priestley 英人生於一七三三 年卒於一八〇四年 之化學。邊沁 Bentham 英人生於一七四八 年卒於一八二〇年 之功利主義。黑拔 Herbart 生於一七七六年 卒於一八四一年 之教育學。仙士門 St. Simon 法 人 略謨德 Comte 於一七九八年 卒於一八五七年 之倡人羣主義及羣學。約翰彌勒 John S. Mill 英人生於一八〇六 年卒於一八七三年 之論理學。政治學。女權論。斯賓塞 Spencer 英人生於一八一 年卒於一八八〇年 之羣學等。皆出其博學深思之所獨得。審諸今後時勢之應用。非如前代學者以學術為世界外遁跡之事業。如程子所云。玩物喪志也。以故其說一出。類能發動一世餉遺後人。嗚呼。今日光明燦爛。如茶如錦之世界。何自來乎。實則諸賢之腦髓之心血之口沫之筆鋒。所組織之而莊嚴之者也。

亦有不必自出新說。而以其誠懇之氣。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運他國文明新思想移植於本國。以造福於其同胞。此其勢力亦復有偉大而不可思議者。如法國之福祿特爾 Voltaire 生於一六九四年 卒於一七七八年 日本之福澤諭吉 俄國之托爾斯泰 Tolstoj 今倫 諸賢是也。福祿特爾常路易第十四全盛之時。怒然憂法國前途。乃以其極流麗之筆。寫極偉大之思。寓諸詩歌院本小說等。引英國之政治。以譏諷時政。被錮被逐。幾瀕於死者屢焉。卒乃為

俄國之托爾斯泰 Tolstoj 今倫 諸賢是也。福祿特爾常路易第十四全盛之時。怒然憂法國前途。乃以其極流麗之筆。寫極偉大之思。寓諸詩歌院本小說等。引英國之政治。以譏諷時政。被錮被逐。幾瀕於死者屢焉。卒乃為

法國革新之先鋒。與孟德斯鳩盧梭齊名。蓋其有造於法國民者。功不在兩人下也。福澤諭吉。當明治維新以前。無所師授。自學英文。嘗手抄華英字典一過。又以獨力創一學校。名曰慶應義塾。創一報館。名曰時事新報。至今爲日本私立學校報館之巨擘焉。著書數十種。專以輸入泰西文明思想爲主義。日本人之知有西學。自福澤始也。其維新改革之事業。亦頗問于福澤者十而六七也。托爾斯泰。生於地球第一專制之國。而大倡人類同胞兼愛平等主義。其所論蓋別有心得。非盡憑藉東歐諸賢之說者焉。其所著書。大率皆小說。思想高澈。文筆豪宕。故俄國全國之學界。爲之一變。近年以來。各地學生。咸不瞞於專制之政。屢屢結集。有所要求。政府捕之。錮之。放之。逐之。而不能禁。皆托爾斯泰之精神所謂鑄者也。由此觀之。福祿特爾之在法蘭西。福澤諭吉之在日本。托爾斯泰之在俄羅斯。皆必不可少之人也。苟無此人。則其國或不得進步。卽進步亦未必如是其驟也。然則如此等人者。其於世界之關係何如也。

吾欲敬告我國學者曰。公等皆有左右世界之力。而不用之何也。公等卽不能爲倍根笛卡兒達爾文。豈不能爲福祿特爾福澤諭吉托爾斯泰。卽不能左右世界。豈不能左右一國。苟能左右我國者。是所以使我國左右世界也。吁嗟山兮。穆如高兮。吁嗟水兮。浩如長兮。吾聞足音之杳然兮。吾欲溯洄而從之兮。吾欲馨香而祝之兮。

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一總論 二胚胎時代 三全盛時代 四儒學統一時代 五老學時代 六佛學時代 七儒佛混合時代 八衰落時代 九復興時代 十學術思想界之暗潮 十一地理上之關係上 (國內地理) 十二地理上之關係下 (國外地理) 十三政治上之關係 十四文學上之關係 十五學術思想所生之結果 十六今後革新之急務及其方法

第一章 總論

學術思想之在一國。猶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風俗及歷史上種種之現象。則其形質也。故欲覘其國文野強弱之程度如何。必於學術思想焉求之。

立於五洲中之最大洲。而爲其洲中之最大國者誰乎。我中華也。人口居全球三分之一者誰乎。我中華也。四千餘年之歷史。未嘗一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我中華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語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據一千九百年統計歐洲各國語之通用以英爲最廣。猶不過一百二十兆人耳。較吾華文僅有四分之一也。印度人雖多。而其語言文字。糅雜殊甚。中國雖南北閩粵語其異殊至其大致則一也。此事爲將來一大問題。另有文論之。我中華有三十世紀前傳來之

古書。世界莫能及。墳典索邱其書不傳。姑勿論。即如尙書已起於三千七八百年以前。夏代史官所記載。今世界所稱古書如摩西之舊約全書約距今三千五百年。婆羅門之四韋陀論亦然。希臘和馬耳之詩歌約在二千八九百年前。門梭及之史約在二千三百年前。皆無能及尙書者。若夫二千五百年以上之書。則我中國今傳者尙十餘種。歐洲乃無一也。此真我國民可以自豪者。西人稱世界文明之祖國有五。曰中華。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國亡。其文明與之俱亡。今試一遊其墟。但有摩訶末遺裔。鐵騎蹂躪之跡。與高加索強族。金粉歌舞之場耳。而我中華者。屹然獨立。繼繼繩繩。增長光大。以迄今日。此後且將匯萬流而劑之。合一爐而冶之。於戲美哉我國。於戲偉大哉我國民。吾當草此論之始。吾不得不三薰三沐。仰天百拜。謝其生我於此至美之國。而爲此偉大國民之一分子也。

深山大澤。而龍蛇生焉。取精多用物宏。而魂魄強焉。此至美之國。至偉大之國民。其學術思想。所磅礴鬱積。又豈彼崎嶇山谷中之廣族。生息彈丸上之島夷。所能夢見者。故合世界史通觀之。上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泰西雖有希臘梭格拉底亞里士多德諸賢。然劣能及我先秦諸子。中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更甚歐洲所得者。惟基督教及羅馬法耳。自餘則暗無天日。歐洲以外更不必論。惟近世史時代。則相形之下。吾汗顏矣。雖然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又安見此偉大國民。不能恢復乃祖乃宗所處最高尚最榮譽之位置。而更執牛耳於全世界之學術思想界者。吾欲草此論。吾之熱血如火如饑。吾之希望如海如潮。吾不自知吾之氣餒。之何以盈涌。吾手足之何以舞蹈也。於戲吾愛我祖國。吾愛我

同胞之國民。生此國。爲此民。享此學術思想之恩澤。則歌之舞之。發揮之。光大之。繼長而增高之。吾輩之責也。而至今未聞有從事於此者何也。凡天下事。必比較然後見其真。無比較則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並不能知己之所長。前代無論矣。今世所稱好學深思之士。有兩種。一則徒爲本國思想學術界所窘。而於他國者未嘗一涉其樊也。一則徒爲外國學術思想所眩。而於本國者不屑一厝其意也。夫我界旣如此。其博大而深蹟也。他界復如此。其燦爛而蓬勃也。非竭數十年之力。於彼乎。於此乎。一一擷其實。咀其華。融會而貫通焉。則雖欲歌舞之。烏從而歌舞之。區區小子。於四庫著錄十未睹一。於他國文字初問津焉耳。夫何敢搖筆弄舌。從事於先輩所不敢從事者。雖然。吾愛我國。吾愛我國民。吾不能自己。吾姑就吾所見及之一二雜寫之。以爲吾將來研究此學之息壤。流布之。以爲吾同志研究此學者之筆路藍縷。天如假我數十年乎。我同胞其有聯袂而起者乎。佇看近世史中。我中華學術思想之位置何如矣。

且吾有一言。欲爲我青年同胞諸君告者。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國學術思想之不輸入。吾惟患本國學術思想之不發明。夫二十年間之不發明。於我學術思想。必非有損也。雖然。凡一國之立於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質。欲自善其國者。不可不於此特質焉。淬厲之而增損之。今正當過渡時代。蒼黃不接之餘。諸君如愛國也。欲喚起同胞之愛國心也。於此事必非可等閒視矣。不然。脫崇拜古人之奴隸性。而復生出一種崇拜外人蔑視本族之奴隸性。吾懼其得不償失也。且諸君皆以輸入文明自任者也。凡教人必當因其性所近。而利導之。就其已知者而比較之。則事半功倍焉。不然。則國之博士鴻儒亦多矣。顧不能有裨於我國民者何也。相知不習。而勢有所扞格也。若諸君而吐棄本國學問。不屑從事也。則吾國雖多得百數十之達爾文。約翰。彌勒。赫胥黎。斯賓塞。吾懼其於學界一無影響也。故吾草此論。非欲附益我國民。妄自尊大之性。蓋區區微意。亦有不得已焉者爾。今於造論之前。有當提表者數端。

吾欲書開我數千年學術思想界爲七時代。一胚胎時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時代。春秋末及戰國是也。三儒學統一時代。兩漢是也。四老學時代。魏晉是也。五佛老時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時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時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復興時代。今日是也。其間時代與時代之相嬗。界限常不能分明。非特學術思想有然。卽政治史亦莫不然也。一時代中或含有過去時代之餘波。與未來時代之萌芽。則舉其重者也。其理由於下方詳說之。

吾國有特異於他國者一事。曰無宗教是也。淺識者或以是爲國之恥。而不知是榮也。非辱也。宗教者。於人羣幼稚時代。雖頗有效。及其既成長之後。則害多而利少焉。何也。以其阻學術思想之自由也。吾國民食先哲之福。不以宗教之臭味混濁我腦性。故學術思想之發達。常優勝焉。不見夫佛教之在印度。在西藏。在蒙古。在緬甸。暹羅。恆抱持其小乘之迷信。獨其入中國。則光大其大乘之理論乎。不見夫景教入中國數百年。而上流人士從之者希乎。故吾今者。但求吾學術之進步。思想之統一。此一者謂全國民之精神。非排斥異端之謂也。不必更以宗教之末法自縛也。

生理學之公例。凡兩異性相合者。其所得結果必加良。種種家制。以稜接杏。以李接桃。牧畜家常以亞美利加之牡馬交歐亞之牝馬。皆緣此理。此例殆推諸各種事物而皆同者也。大地文明。祖國凡五。各遠遠隔絕。不相溝通。惟埃及安息。藉地中海之方。兩文明相遇。遂產出歐洲之文明。光耀大地焉。其後阿刺伯人。西漸。十字軍東征。歐亞文明。再交媾一度。乃近成世。震天鑠地之現象。皆此公例之明驗也。我中華當戰國之時。南北兩文明。初相接觸。而古代之學術思想。達于全盛。及隋唐間。與印度文明相接觸。而中世之學術思想。放大光明。今則全球若比鄰矣。埃及安息。印度。墨西哥。四祖國。其文明皆已滅。故雖與歐人交。而不能生新現象。蓋大地今日。只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二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四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吾欲我同胞。張燈置酒。迓輪俟門。三揖三讓。以行親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爲我家育甯馨兒。以亢我宗也。

第二章 胚胎時代

中國種族不一。而其學術思想之泉源。則皆自黃帝子孫。起下文當稱黃族。向用漢道二字。今以漢乃後一朝代。不足冒我全族之名。故改用此。來也。黃族起于西北。戰黃河流域之蠻族而勝之。寢昌寢熾。遂徧大陸。太古之事。搢紳先生難言焉。第弗深考。今畫春秋以前爲胚胎時代。而此時代中。復畫爲小時代者四。其圖如下。

第一黃帝時代

第二夏禹時代

胚胎時代

第三周初時代

第四春秋時代

學術思想與歷史上之大勢。其關係常密切。上古之歷史。至黃帝而一變。至夏禹而一變。至周初而一變。至春秋而一變。故文明精神之發達。亦緣之以爲界焉。黃帝之書。著錄於漢書藝文志者二十餘種。班氏旣一一明揭。其依託。今所存素問內經等。亦其一也。黃帝時代。其文學之發達。不能到此地位。固無待言。要其進步之信。而有徵者四事。曰制文字。曰定歷象。曰作樂律。曰興醫藥。是也。黃帝四征八討。東至海。南至江。西至流沙。北逐葷粥。蓋由經驗之廣。交通之繁。屢戰異種之民族。而吸收之。得智識交換之益。故能一洗混沌之陋。而爛然揚光華也。及洪水之興。下民顛領。全國現象。生一頓挫。禹抑洪水。乘四載。徧九州。經驗益廣。交通益繁。玄圭告成。帝國乃立。故中華建國。實始夏后。古代稱黃族爲華夏。爲諸夏。皆紀念禹之功德。而用其民以代表國民也。其時政治思想。哲學思想。皆漸發生。禹貢之制度。洪範之理想。洪範雖箕子所述。其稱傳自神禹。必非盡謬。皆爲三千年前精深博大之藉。自禹以後。垂千年。黃族各部。落並立。休養生息。逮於周初。中央集權之勢。益行。菁華漸集於京師。周公兼三王。作官禮。近儒多攻周官爲僞書。周官雖或有後入。竄附。然豈能一筆抹煞耶。攻之者。蓋有二。一曰過崇教主。視孔子以前之文明。若無物焉。二曰不通人羣進化之公例。見其中有許多制度。不脫蠻野思想。習俗者。使以爲古聖人。豈當有此。皆有所自。而生迷因也。文王繫易。而詩書亦爛然。

大完。古代學術思想之精神條理。於是乎粗備。泊及春秋。兼併漸行。列國盟會。征伐交通。益頻數。南北兩思潮。漸相混合。磅礴鬱積。將達極點。於是孔子生而全盛時代來矣。

綜觀此時代之學術思想。實爲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學藝之源。約而論之。蓋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倫。三曰天人相與之際是也。而其所以能構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於天然者。蓋其地理之現象。空界天

然分近於地文學範圍者之狀態。

此名詞從侯官嚴氏譯謂古代最初之民族也。

對於上天而生出種種之觀念也。二曰由於人爲者。蓋哲王先覺

利導民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人事。以爲羣利也。請一一論次之。

中國無宗教。無迷信。此就其學術發達以後之大體言之也。中國非無宗教思想。但其思想之起特早。且常倚於切實。故迷信之力不甚強。而受益受敝皆少。中國古代思想。敬天畏天。其第一著也。其言天也。與今日西教言造

化主者頗近。但其語圓通。不似彼之拘墟迹象。易滋人感。綜觀經傳所述。以爲天者。生人生物。萬有之本原也。詩天生烝民。書惟天陰臨下。民禮記萬物本乎天。天者有全權。有全力。臨察下土者也。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天者有自然之法。則以爲人

事之規範。道無之基本也。詩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書天敘有典。天秩不禮。故人之於天也。敬而畏之。一切思想。皆以爲此基焉。

各國之尊天者。常崇之於萬有之外。而中國則常納之於人事之中。此吾中華所特長也。中國文明。起於北方。其氣候嚴寒。地味確瘠。得天較薄。故其人無餘裕。以馳心廣遠。游志幽微。專就尋常日用之問題。悉心研究。是以思想獨倚於實際。凡先哲所經營想像。皆在人羣國家之要務。其尊天也。目的不在天國。而在世界。受用不在未來。而在現在。是故人倫亦稱天倫。人道亦然。天道記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此所以羅近於宗教。而與他國之宗教自殊科也。

人羣進化第一期。必經神權政治之一階級。此萬國之所同也。吾中國上古。雖亦爲神權時代。然與他國之神權。又自有異。他國之神權。以君主爲天帝之化身。中國之神權。以君主爲天帝之雇役。故尋常神權之國。君主一言

一動視之與天帝之自言自動等。中國不然。天也者。統君民而並治之也。所謂天秩天命天討。達於上下。無貴賤一焉。質而言之。則天道者。猶今世之憲法也。歐洲今世君民同受治於法之下。中國古代君民同受治於天之下。不過法實而有功。天遠而無效耳。但在邈古之世。而有此精神。不得不謂文明想像力之獨優也。泰西皆言君主無責任。古代神權之無責任。以爲其天帝之化身也。今世立憲之無責任。歸其責於大臣使人民不必有所獨忌。得以課其功罪也。過渡時代不得不然也。惟中國則君主有責任。責任者何。對於天而課其功罪也。日食彗。見水旱蝗螟。一切災異。君主實尸其咎。此等學說。以今日科學家之眼視之。可笑孰甚。而不知其有精義存焉也。其踐位也。薦天而受其殛死也。稱天而謚。春秋所謂以天統君。蓋雖專制而有不能盡專制者存。此亦神權政體之所無也。不甯惟是。天也者。非能諄諄然命之者也。於是乎有代表之者。厥惟我民。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於是無形之天。忽變爲有形之天。他國所謂天帝化身者。君主也。而吾中國所謂天帝化身者。人民也。然則所謂天之秩序命討者。實無異民之秩序命討也。立法權在民也。所謂君主對於天而負責任者。實無異對於民而負責任也。司法權在民也。然則中國古代思想。其形質則神權也。其精神則民權也。雖其法不立其效不觀。然其法可以責諸古代。當遠古之初。而有此非偉大之國民。其孰能與於斯。

古代各國皆行多神教。或有拜下等動物者。所在皆是。中國前古。雖亦多神。然所拜者皆在高尙。而兼切於人事者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地之祭。幾於一神尙矣。社稷者。切於農事者也。五祀者。門戶非竈中霤。皆關於日用飲食者也。吾國最初之文明。事事皆主實際。卽此亦可以見之。且其中尤有最重特異者一事焉。曰尊先祖是也。吾國族制之發達最備。而保守之性質亦最強。故於祭天之外。祀祖爲重。所謂天神地祇人鬼。凡稱鬼者。皆謂先祖也。孔子謂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殷人尊神。率民而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尙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言三代思想之變遷。於其事鬼神之間。最注意焉。初民之特質。則然也。尊祖之極。常以之與天。

並重。墨子天鬼非稱最多記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不祥。記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常視其祖宗之權力。幾與天並。此亦中國人與外國特異之點也。此等思想模範數千年。至今不衰。

要而論之。胚胎時代之文明。以重實際為第一。義重實際故重人事。其敬天也。皆取以為人倫之模範也。重實際故重經驗。其尊祖也。皆取以為先例之典型也。於是乎由思想發為學術。其握學術之關鍵者。有二職焉。

一曰祝掌天事者也。凡人羣初進之時。政教不分。主神事者其權最重。埃及之法老猶太之祭司長見於舊約全書者皆司王之族也。婆羅門司祝之族也。乃至波斯安息莫不皆然。今西藏有坐林喇嘛掌全國大政。仍是此制。歐洲自羅馬教皇興後。其權常駕各國君主而上之。而俄羅斯皇今猶兼希臘教皇之徽號。其教務大臣柄權最重。此實半開民族之通例也。中國宗教之臭味不深。雖無以教權侵越政權之事。而學術思想亦常為祝之所掌焉。祝之分職亦有二。一曰司祀之祝。主代表

人民之思想。以達之於天。而祈福祉者也。周官春官一篇。皆此職之支與流裔也。魯侯與曹劌論戰。首稱犧牲玉帛之必信。隨侯將戰。楚首言牲脍肥腍黍盛豐備。蓋以為祭祀之事。與國家之安危。大有關係焉。其他百事皆聽命於神。不待言也。二曰司歷之祝。主揣摩天之思想。以應用於人事者也。三皇之時。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

黎司地。以屬民。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又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司歷之祝。所主者凡三事。一曰協時。月正日。以便民事也。二曰推終始五德。以定天命也。堯典天之歷數在爾躬。及後世言三代受命之符。皆推其本於歷學。後世言洪範五行言讖緯皆發源於此。三曰占星象卜筮。以決吉凶也。漢書藝文志九流略有陰陽家數術。略有天文。歷譜五行。著龜雜占。形法。古代之學術。半屬此類。降及春秋。此術猶盛。如稗竈梓慎

之流。皆以司祝之官。為一時君相之顧問。而左傳一書。言卜筮休咎。占驗災祥者。十居七八。後人不知人羣初進

時之形狀。詫其支離誕妄。因以疑左氏之僞託。而不知胚胎時代。實以此為學術思想之中心點也。讖諱之書。亦

然。縹為真僞。今無暇置辨。要之必起於春秋戰國時代。而為古學術之代表。無可疑也。

二曰史。掌人事者也。吾中華既天祖並重。而天志則祝司之。祖法則史掌之。史與祝同權。實吾華獨有之特色也。

重實際故重經驗。重經驗故重先例。於是史職遂爲學術思想之所薈萃。周禮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內史外史。六經之中若詩太史乘輯若書若春秋漢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若春秋其事爲春秋言爲尚書皆史官之所職也。若禮若樂亦史官之支裔也。故欲求學者不可不於史官。周之周任史佚也。楚之左史倚相也。老聃之爲柱下史也。孔子適周而觀史記也。就魯史而作春秋也。蓋道術之源泉皆在於史。史與祝皆世其官史之世官至漢猶然司馬談司馬遷其最著者也。若別爲一族者然。蓋當時竹帛不便學術之傳播甚難。非專其業者不能盡其長也。而史之職亦時有與祝之職相補助者。蓋其言吉凶禍福之道。視本於天以推於人。史鑒於祖以措於今。故漢志謂道家出於史官。而陰陽讖諱家言亦常有與史相通者。要而論之。祝胚胎時代之學術思想。全在天人相與之際。於樞紐於兩者之間者。則祝與史皆有力也。今列其系統如下。

學術思想

天人相與

(一)

祝官
天事

(甲) 司祀之祝

(子) 歷象家

(即天文學)

(乙) 司歷之祝

(丑) 歷數家

(即陰陽家)

(寅) 占驗家

(方術之書)

(二)

史官
人事

(甲) 志事的史家

(儒家之祖)

(乙) 推理的史家

(道家之祖)

此外尚有醫官樂官亦於當時學術思想頗有關係。但所關者只在一部分。而非其全體也。故略之不別論。古者必兼巫故古醫字作醫黃帝內經有祝由科然則醫實祝之附庸也

樂與詩同體。詩學於太史樂官亦稱醫史。然則樂實史之附庸也。

吾於此章之末欲更有一言。即當知此時代之學術思想爲貴族所專有而不能普及於民間是也。吾華階級制度至戰國而始破。若春秋以前常有如印度所謂喀私德 *Caster* 印度分人爲四種最上者稱婆羅門其次爲刹利其次爲毘舍最下者爲首陀不許互通婚 中世歐

羅巴所謂埃士忒德 *Estatos* 歐人大率分僧侶貴族公民奴隸四種 者蓋上流人士握一羣之實權。不獨政治界為然而學術思想

界尤其要者也。加以文字未備。典籍難傳。交通未開。指舟車來 流布尤窄。故一切學術非盡人可以自由研究之

者。其權固不得不專歸於最少數之人。勢使然矣。而此少數之人亦惟汲汲焉保持其舊。使勿失墜。既無餘裕以

從事於新理想。復無人相與討論以補其短。而發其榮。此所以歷世二千餘年而發達之效不覩也。雖然。此後全

盛時代之學術思想。其胚胎皆蘊於此時。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班志全本劉歆七略故今川其原名 所述謂

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

道家者流。出於史官。

陰陽家者流。出於義和之官。

法家者流。出於理官。

名家者流。出於禮官。

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守。

縱橫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

雜家者流。出於議官。

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

小說家者流。出於稗官。

雖其分類未能盡當。其推原所出亦非盡有依据。要之古代世官之制。行學術之業。專歸於國民中一部一族。非

其族者不能與聞。管子稱上有士之鄉農有農之鄉工商有工商之鄉不可使雜處又曰士之子恆為士農之子恆為農 非在官者不獲從事。此

不惟中國為然。即各國古代亦莫不皆然者也。中世歐羅巴學術之權。皆在教會。迨十五世紀以後。教會失其專

業。人人得自由講習。而新文明乃生。論者或以窒抑多數之民智爲教會詬病。而不知當中世黑暗時代。苟無教會以延一線之光明。恐其墮落更有甚者。而後起之人。益復無所憑藉也。然則知人論世。其功與過。又豈可相掩耶。觀胚胎時代之學術思想。亦如是矣。

第三章 全盛時代

第一節 論周末學術思想勃興之原因

全盛時代。以戰國爲主。而發端實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對壘互峙。九流十家。繼軌並作。如春雷一聲。萬綠齊茁。於廣野如火山乍裂。熱石競飛於天外。壯哉盛哉。非特中華學界之大觀。抑亦世界學史之偉蹟也。求其所以致此之原因。蓋七事焉。

一由於蘊蓄之宏富也。人羣初起。皆自草昧而進於光華。文明者非一手一足所能成。非一朝一夕所可幾也。傳記所載。黃帝堯舜以來。文化已起。然史公猶謂。罔難言焉。觀夏殷時代。質朴之風。猶且若此。則唐虞以前之文明。概可想矣。凡人羣進化之公例。必由行國進而爲居國。由漁獵進而爲畜牧。進而爲耕桑。殷自成湯。以至盤庚。凡五遷。其都蓋向未能脫行國之風焉。孟子頌周公之功。則曰兼夷狄。驅猛獸。詩美宣王之德。則以牛羊蕃息。蓋殷周以前。尙未盡成居國也。及文王化被南國。武周繼起。而中央集權之制大定。威儀三千。周官三百。漢學家言禮儀周禮也。威儀儀禮也。孔子歎之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自幽岐以至春秋。又數百年。休養生息。遂一脫蠻野固陋之態。觀於左傳。列國士大夫之多才藝。爛文學者。所在皆然矣。積數千年民族之腦髓。遞相遺傳。遞相擴充。其機固有磅礴鬱積。一觸即發之勢。而其所承受大陸之氣象。與兩河流之精華。機會已熟。則沛然矣。此固非鳥夷谷民。崎嶇偏仄者之所能望也。此其一。

一由於社會之變遷也。由堯舜至於周初。由周初至於東遷。由東遷至於春秋之末。其間固劃然分爲數時代。其變遷之跡。亦有不可掩者。雖然。其跡不甚著。而史傳亦不詳焉。獨至獲麟以後。迄於秦始。實爲中國社會變動

最劇之時代。上自國土政治。下及人心風俗。皆與前此截然劃一鴻溝。顧亭林日知錄云。自左傳之終。以至戰國凡百三十年。史文闕軼。考古者爲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

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七國則無一言及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矣。士無定。此皆變於一百三

十三年之間。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已盡矣。而其變動之影響。一一皆波及於學術思想界。蓋閱閱之階級一破。前此爲

貴族世官所壟斷之學問。一舉而散諸民間。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觀。歐洲十四世紀時。權由教會散諸民間。情形正與此同。此近世文明所由開也。周

室之勢。既微。其餘虛文儀式之陳言。不足以範圍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瀉千里之概。此其二。

一由於思想言論之自由也。凡思想之分合。常與政治之分合成比例。國土隸於一王。則教學亦定於一尊。勢

使然也。周室爲中央一統之祖。當其盛也。威權無外。禮記王制所載。作左道以惑衆。殺作奇器。異服奇技淫巧。以

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蓋思想言論之束縛甚矣。周既不綱。權力四散。游士

學者各稱道其所自得。以橫行於天下。不容於一國。則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奸七十二君。墨翟來往大江南北。

荀卿所謂「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論之自

由。至是而極。加以歷古以來。無宗教臭味。先進學說。未深入人心。學者盡其力之所及。拓殖新土。無罣礙。豈所

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者耶。莊子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學者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孟子曰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蓋政權之聚散。影響於學術思想者如是其甚也。此其三。

一由於交通之頻繁也。泰西文明發生。有三階段。其在上古。則腓尼西亞。以商業之故。常周航於地中海之東

西南岸。運安息埃及之文明。以入歐羅也。其在中世。則十字軍東征。亘二百年。阿刺伯人西漸。威懾歐陸。由直接

間接種種機會。以輸入巴比倫猶太之舊文明。與隋唐時代之新文明也。其在近世。則列國並立。會盟征伐。常若

比隣。彼此觀感。相摩而善也。由此觀之。安有不藉交通之力者乎。交通之道不一。或以國際。各國交涉。日本名爲國際。取孟子交際何心之義。最

爲精善
今從之

或以力征。或以服賈。或以游歷。要之其有益於文明一也。春秋戰國之時。兼併盛行。互相侵伐。其軍隊所及。自濡染其國政教風教之一二。歸而調和於其本邦。征伐愈多。則調和愈多。而一種新思想。自不得不生。其在平時。則聘享交際之道。常爲國家休戚所關。當時軍雖割據大國欲籠絡小國以自雄小國則承大國以求保讀故其交際皆甚重要非如周初朝覲貢獻方物循行故事而已故各國皆不得不妙選人才。以相往來。若相鼠茅鷗之不知將辱國體而危亡隨之矣。其膺交通之任者。既國中文學最優之士。及其游於他社會。自能吸取其精英。齋之歸。以爲用。如韓宣子聘魯。而見易象春秋。吳季札聘上國。而知十五國風。皆其例也。而當時通商之業亦漸盛。豪商巨賈。往往與士大夫相酬酢。如鄭商弦高。能以身救國。子貢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結駟連騎。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而陽翟大賈呂不韋。至能召集門客。著呂氏春秋。蓋商業之盛。通爲學術思想之媒介者。亦不少焉。若夫蹤橫擗闔之士。專以奔走游說爲業者。又不待言矣。故數千年來。交通之道。莫盛於戰國。此其四。

一由於人材之見重也。一統獨立之國。務綏靖內憂。馴擾魁桀。不羈之氣。故利民之愚。並立爭競之國。務防禦外侮。動需奇材異能之徒。故利民之智。此亦古今中外得失之林哉。衰周之際。兼并最烈。時君之求人才。載飢載渴。又不徒獎厲本國之才而已。且專吸他國者。而利用之。蓋得之則可以爲雄。失之且恐其走胡走越。以爲吾患也。故秦迎孟嘗。而齊王速復其位。商鞅去國。而魏遂弱於秦。游士之聲價重於時矣。貴族階級。摧蕩廓清。布衣卿相之局。遂起。貴族階級最爲文明之障礙中國破此界焉早是亦歷史之光也士之欲得志於時者。莫不研精學問。標新領異。以自取重。雖其中多有

勢利無恥者。固不待言。而學問以辨而明。思潮以摩而起。道術之言。遂徧於天下。此其五。

一由於文字之趨簡也。中國文字。衍形不衍音。故進化之難。原因於此者不少。但衍形之中。亦多變異。而改易最劇者。惟周末爲甚。倉頡以來。所用古籀象形之文。十而八九。近世學者。搜羅商周鐘鼎。其字體蓋大略相類。至秦皇刻石。而大變焉矣。說文序云。一諸侯立政。分爲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

奏聞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一然則當時各國各因所宜。隨言造文。轉變非一。故今傳墨人楚辭所用字。往往與北方中原之書。互相出入。漢書藝文志謂「秦始皇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一其實日趨簡易者。人羣進化之公例。積之者已非一日。而必非秦所能驟創也。文字既簡。則書籍漸盛。墨子載書五車。以游諸侯。莊子亦言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學者之研究日易。而發達亦因之以速。勢使然也。此其六。

一由於講學之風盛也。前此學術。既在世官。則非其族者。不敢希望。及學風興於下。則不徒其發生也驟。而其傳播也亦速。凡創一學。說者輒廣求徒侶。傳與其人。而千里負笈者。亦不絕於道。孔子之弟子三千。墨子之鉅子。徧於宋鄭齊之間。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許行之徒數十人。相履織席以爲食。蓋百家莫不皆然矣。此實定哀以前之所無也。故一主義於此一人倡之。百人從而和之。一人究其端。而百人揚其華。安得而不昌明也。此其七。

此七端者。能盡其原因與否。吾不敢言。要之略具於是矣。全盛時代之所以爲全盛。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第一節 論諸家之派別

先秦之學。既稱極盛。則其派別自千條萬縷。非易論定。今請先述古籍分類異同之說。而別以鄙見損益之。古籍中記載最詳者。爲漢書藝文志。其所本者。爲劍歌七略也。篇中諸子略。實爲學派論之中心點。而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亦學術界一部之現象也。今舉諸子略之目如下。凡爲十家。亦稱九流。說家不在九流之下。

一儒家 二道家 三陰陽家 四法家 五名家 六墨家 七從橫家 八雜家 九農家 十小說家
又史記太史公自序。述其父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凡六家。

一陰陽家 二儒家 三墨家 四名家 五法家 六道德家

諸子書中論學派者。以荀子之非十二子篇。莊子之天下篇。爲最詳。荀子所論。凡六說十二家。

一它鬻魏年。二陳仲史鱗。三墨翟宋鉞。四慎到田駢。五惠施鄒析。六子思孟軻。莊子所論凡五家。並已而六。

一墨翟禽滑釐。二宋鉞尹文。三彭蒙田駢慎到。四關尹老聃。五莊周。六惠施。

以上四篇皆專論學派者也。其他各書論及者亦不尠。孟子則以楊墨並舉。又以儒墨楊並舉。韓非子顯學篇則以儒墨並舉。又以儒墨楊乘並舉。史記則以老子韓非合傳。而孟子荀卿傳中附論騶忌騶衍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公孫龍劇子李悝尸子長盧吁子以及墨翟焉。

四篇之論荀子最爲雜亂。荀子北派之鉅子也。故所列十二家皆北人而南人無一焉。以老子楊朱之學如此其盛。乃缺而不舉。遺憾多矣。西方之學亦云一及且所論者除墨翟惠施之外皆非其本派中之祖師也。若乃子思孟軻本與荀同源而其強辭排斥與他子等蓋荀卿實儒家中最狹隘者也。非徒崇本師以拒外道亦且尊小宗而忘大宗。

雖謂李斯坑儒之禍發於荀卿亦非過言也。李斯坑儒所以排異已者實荀卿狹隘主義之教也故其所是非殆不足採。藝文志亦非能知學派之真相者也。既列儒家於九流則不應別著六藝略崇儒於六藝何復夷其子孫以儕十家其疵一也。縱橫家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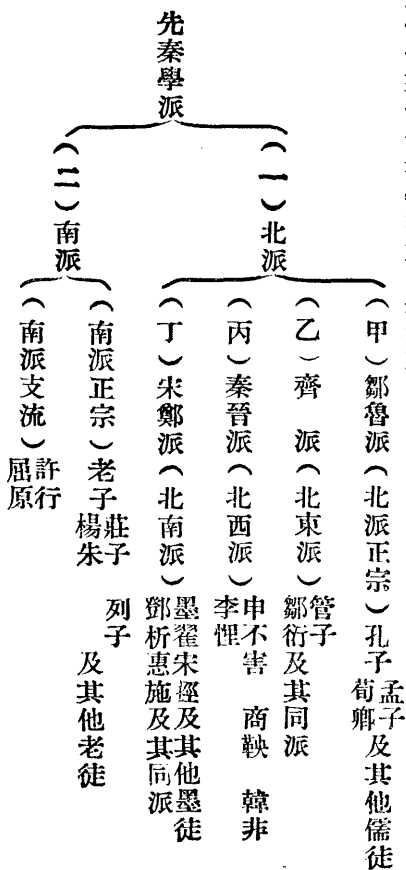
無哲理小說家不過文辭雜家既謂之雜矣豈復有家法之可言而以之與儒道名法墨等比類齊觀不合論理其疵二也。農家固一家言也但其位置與兵商醫諸家相等農而可列於九流也則如孫吳之兵計然白圭之商

扁鵲之醫亦不可不爲一流。今有兵家略方伎略在諸子略之外於義不完其疵三也。諸子略之陰陽家與術數

略界限不甚分明其疵四也。故吾於班劉之言亦所不取。莊子所論推重儒墨老三家頗能繫當時學派之大綱。天下篇前一段所謂內聖外王之學者指儒家也宋鉞尹文墨派彭田駢慎到老派也莊子本身老派也惠施名家言亦與墨子大取小取等篇相近近於墨派也篇中一唱三嘆者仲孔老墨三家實能知學界之大勢也然猶有漏略者太史公馬

之論則所列六家五雀六燕輕重適當皆分雄于當時學界中旗鼓相當者也。分類之精以此爲最。雖然欲以觀各家所自起及其精神之所存則談之言猶未足焉耳。今請據羣籍審趨勢自地理上民族上放眼觀察而證

以學說之性質。製一先秦學派大勢表如左。



第三章 全盛時代

第二節 論諸家之派別 續第四號

欲知先秦學派之真相。則南北兩分潮。最當注意者也。凡人羣第一期之進化。必依河流而起。此萬國所同也。我中國有黃河揚子江兩大流。其位置性質各殊。故各自有其本來之文明。為獨立發達之觀。雖屢相調和混合。而其差別相自有不可掩者。凡百皆然。而學術思想。其一端也。北地苦寒。礪瘠。謀生不易。其民族銷夙。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維持社會。猶恐不給。無餘裕。以馳騫於玄妙之哲理。故其學術思想。常務實際。切人事。貴力行。重經驗。而修身齊家治國利羣之道術。最發達焉。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長制度為政治之本。封建與宗法皆族長政治之圖。宗法者。敬老年尊。

先祖隨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強。則古昔稱先王內其國。外夷狄。重禮文。繫親愛。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學之精神也。南地則反是。其氣候和。其土地饒。其謀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飽煖。是憂故常達觀。於世界以外。初而輕世。既而玩世。既而厭世。不屑屑於實際。故不重禮法。不拘拘於經驗。故不崇先王。又其發達較遲。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謂爲蠻野。故其對於北方學派。有吐棄之意。有破壞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齊物我。平階級。輕私愛。厭繁文。明自然。順本牲。此南學之精神也。今請兩兩對照比較。以明其大體之差別。列表如下。

北派崇實際

北派主力行動主

北派貴人事

北派明政法

北派重階級

北派重經驗

北派喜保守 孔子曰 非先王法服不敢服 非先王法行不敢行

北派主勉強 勉強者 節性也 專曰 篤強者 節性也 篤強行 道 孔子曰 克己復禮爲仁

北派畏天 孔子曰 畏天命

北派言排外

北派貴自強

古書中言南北分潮之大勢者。亦有一二焉。中庸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

南派崇虛想

南派主無爲靜主

南派貴出世

南派明哲理

南派重平等

南派重創造

南派喜破壞 老子曰 絕聖棄智 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 民復孝慈

南派明自然 自然者 順性也 莊子曰 渾沌斂之喻 皆其義也

南派任天 老子曰 天地不仁 以萬物爲芻狗

南派言無我

南派貴謙弱

強也。孟子云。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是言南北之異點。彰明較著者也。要之此全盛時代之第一期。實以南北兩派中分天下。北派之魁。厥惟孔子。南派之魁。厥惟老子。孔學之見排於南。猶老學之見排於北也。試觀孔子在魯衛齊之間。所至皆見尊崇。乃至宋而畏矣。至陳蔡而陋矣。宋陳蔡皆鄰於南也。及至楚則接輿歌之。丈人擲榆之。長沮桀溺目笑之。無所往而不阻焉。皆由學派之性質不同故也。北方多憂世勤勞之士。孔席不煖。墨突不黔。栖栖者終其身焉。南方則多棄世高蹈之徒。接輿丈人沮溺。皆汲老莊之流者也。蓋民族之異性使然也。

孔老分雄南北。而起於其間者。有墨子焉。墨亦北派也。顧北而稍近於南。墨子生於宋。宋南北要衝也。故其學於南北。各有所探。而自成一派。言其務實際。貴力行也。實原本於北派之真精神。而其刻苦也。過之。但其多言天鬼。頗及他界。肇創論法。漸闡哲理。方主兼愛。首倡平等。蓋亦被南學之影響焉。故全盛時代之第二期。以孔老墨三分天下。孔老墨之盛。非徒在第二期而已。直至此時代之終。其餘波及於漢初。猶有鼎足爭雄之姿。詳見第三章今為三大宗表。示其學派勢力之所及如下。

- 小派一派** 春秋據亂世升平世之義。以法治國。以禮率民。故法家言亦頗出於此。其物者為荀卿。而李克李悝等之流術。亦多本此。李斯受其道以相秦。秦制多本焉。漢初賈誼錯。皆汲其流。此派之傳最永。
- 大同一派** 春秋太平世之義。傳諸子游。而孟子大昌明之。荀子非十二子篇。攻子思孟子云。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可見子思孟子之學。實由子游以受於孔子也。此派為荀派所奪。至秦而絕。
- 孔學天人相與一派** 此派亦春秋之學。而其原出於易與洪範。蓋九流所謂陽陽家者。此派之流裔也。以緯書為論宗。齊派(即北東派)多由此出。至漢代而極盛。董子及其餘今文家言。皆其子孫也。
- 心性一派** 世子(頌)漆雕子等傳之。孟子荀子告子皆各明一義。閔子餘年後。衍為宋明學。
- 考證一派** 孔子祖述憲章。徵夏禮。殷禮於杞宋。讀易章句。三致意焉。北派之重經驗。崇前古。變則然也。此派亦荀卿受之。漢興六經。皆荀卿所傳。衍為東漢初唐注疏之學。其未流盛於本朝。乾嘉間。
- 記纂一派** 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左邱明採國語以為之傳。蓋北學重先例。故受之。與相因而至者也。太史公以綜述孔學自命。其作史記。即受孔子。此派之教也。

哲理一派 此道德家言之正宗也 莊列傳之 大盛於魏晉間

厭世一派 凡游心空理者 必厭離世界 楚狂沮溺之徒 皆屬此派 後世逸民傳中人 皆屬此派

老學權謀一派 老學最毒天下者 權謀之言也 將以愚民 非以明民 將欲取之 必先與此 為老學入世之本 故縱橫家言 出於是 而法家末流 亦利用此術 韓非子有解老等篇 史公以老韓合傳 最得真相 此派極盛于戰國之末矣

縱樂一派 楊朱傳之 數千 年來 日盛一日

神秘一派 谷神玄牝流沙化胡 蓋必有所授焉 後衍為神仙方術家 復為符籙丹鼎之學 盛於漢三國六朝

兼愛一派 此墨 正宗也 禽滑釐等為鉅子 宋經尹文 以禁攻 寢兵為務 皆此學之盛也 戰之末 祖述之者極盛

游俠一派 凡兼愛者必惡公敵 除害馬乃所以愛也 故墨學衍為游俠之風 楚之攻宋 墨子之徒 赴其難而死者七十二人 皆非有為而為也 殉其主義而已 自戰國以至漢初 此派極盛 朱家郭解之流 實皆墨徒也

墨學名理一派 墨子經說上下大取小取等篇 多名家言 莊子天下篇 言南方之墨者 以聖白同異論相譬 以臆偶不侔之言相應

此其大略也。雖然吾非謂三宗之足以盡學派也。又非如俗儒之牽合附會。欲以當時之學派。盡歸納於此三宗。也不過示其勢力之盛。及拓殖之廣云爾。請更論餘子。

南北之開化先於南。故支派亦獨多。陰陽家言。胚胎時代。祝官之遺也。法家言遠祖周禮。而以管子

為繼別之大宗。申商為繼禰之小宗。及其末流。面目大殊焉。名家言最後起。而常為諸學之謀介者也。孔老墨而

外。惟此三家蔚為大國。巍然有獨立之姿。而三家皆起於北方。此為全盛時代第三期。

齊海國也。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故於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

國家觀衍為法家。世界觀衍為陰陽家。自管仲藉官山府海之利。定霸中原。銳意整頓內治。使成一「法治國」。

Rechtsstat 之形。管子一書。實國家思想最深切著明者也。但其書必非管子所自作。殆戰國時其後輩所纂述

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並世盛衰。因載其禩祥制度。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之人。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也。於是乃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焉。史記孟子此其思想何等偉大。其推論何等淵微。非受海國感化者。孰能與於斯。鄒衍所謂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近世奈端爾文諸賢能開出彌天際地之大學說者。皆恃此術也。雖其以陰陽爲論根。未免失據。然萌芽時代。豈能以今日我輩數千年後之眼識訾議之耶。騶子既沒。而稷下先生數百輩。猶演其風。及秦漢時。遂有渡海求蓬萊之事。徐福之開化日本。皆騶子之徒導之也。此爲齊派（北東派）之兩大家。齊派之能獨立於鄒魯派以外也。大國則然也。海國則然也。

秦黃族先宅之地。而三皇所迭居也。控山谷之險。而民族強悍。故國家主義。亦最易發達。及戰國之末。諸侯游士。輻輳走集。秦一一揖而出之。故其時四方之學術思想。爛然光燄。萬丈有睥睨北南東而凌駕之之勢。申不害韓產也。商鞅魏產也。三晉地勢與秦相近。法家言勃興於此間。而商鞅首實行之。以致秦強。逮於韓非。以山東功利主義。與荆楚道術主義。合爲一流。李斯復以儒術緣附之。而李克李悝等。亦兼儒法以爲治者也。於是所謂秦晉派（北西派）者。與秦晉派實前三派之合體而變相者也。

宋鄭東南西北之中樞也。其國不大。而常爲列強所爭。故交通最頻繁焉。於是墨家名家起於此間。墨家之性質。前既言之矣。而墨翟亦名學一宗師也。名家言起於鄭之鄆析。而宋之惠施及趙之公孫龍。大昌之名家言者。其繁重博雜。似北學。其推理俶詭。似南學。其必起於中樞之地。而不起於齊魯秦晉荆楚者。地勢然也。其氣象頗小。無大主義。可以真自立。其不起於大國。而必起於小國者。亦地勢然也。要之此齊秦晉宋鄭之三派者。觀其大體。

自劃然活現北學之精神。而必非南學之所得而混也。地理與文明之關係。其密切而不可易有如此者。豈不奇哉。

南派之老莊尙矣。而楊朱亦老學之嫡傳也。楊上居爲老子之徒見莊子楊氏之爲我主義。縱樂主義。實皆起於厭世觀。列子揚朱篇引其學說曰。「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而况久生之苦也乎。」又曰。「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蓋其厭世之既極。任自然之既極。乃覺除爲我主義。縱樂主義。更無所可事。此其與近世邊沁彌兒等之爲我派。快樂派。由功利主義而生者。迥殊科矣。故北學之有墨。南學之有楊。皆走於兩極端之極點。而立於正反對之地位。楊之於老。得其體而並神其用。楊學之幾奪老席。非偶然也。故楊氏不可不列於大家而論之。

許行亦南學一代表也。但其流傳甚微。非爲學說不見於他書。即其名亦除孟子外。未有稱述之者。雖然其所持理論。頗與希臘拍拉圖之共產主義。及近世歐洲之社會主義 *Socialism* 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相類而亦不盡同社會主義者涵平等博愛之理論而用之過其度

也者。相類。蓋反對北人階級等殺之學說。矯枉而過其直者也。至其精神。淵源於老學。固自有不可掩者。老氏以初民之狀態。爲羣治之極。則故其言曰。邦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族。樂其業。至

老死不相往來。此正南方沃土之民之理想。而北人所必無者也。北方政論。主干涉主義。保民牧民皆干涉也南方政論。主

放任主義。此兩主義者。在歐洲近世。互相沿革。互相勝負。而其長短得失。至今尙未有定論者也。十八世紀以前重

紀後半十九世紀前半重放主主義近則復趨於干涉主義英國放任主義之代表也德國干涉主義之代表也盧梭放任主義之宗師也伯倫知理干涉主義之宗師也格蘭斯頓放任主義之實行者也比斯麥干涉主義之實行者也而許行實放任主義

之極端也。吾甚惜其微言之湮沒而不彰也。漢志農家者流殆即指許行一派若僅以李克盡地力當之似不足爲一家言也又按許行一派亦兼有墨家主義殆因而稍染北風也但墨王干涉而許主放任其精神

異自

屈原文豪也。然其感情之淵微。設辭之瑰偉。亦我國思想界中一異彩也。屈原以悲憫之極。不徒厭今而欲反之古也。乃直厭俗而欲游於天。試讀離騷。自「跪敷衽以陳詞兮。至哀高丘之無女」一段。自「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至蜷局顧而不行」一段。徒見其詞藻之紛綸雜選。其文句之連狎俶樵。而不知實厭世主義之極點也。九歌天問等篇。蓋猶胚胎時代之遺響焉。南人開化。後於北人。進化之跡。歷歷可徵也。屈原生於貴族。故其國家觀念之強盛。與立身行己之端嚴。頗近北派。至其學術思想。純乎其南風也。此派後入漢而盛於淮南。淮南雜犬雖謂聞三閩之說法。而成道可也。

以上皆各派分流之大概也。北派支流多而目面各完。南派支流少而體段未具。固由北地文明之起先於南。亦緣常時載籍所傳。北詳南略。故南人之理想。殘缺散佚。而不可觀者。尚多多也。

諸派之初起。皆各樹一幟。不相雜廁。及其末流。則互相辨論。互相薰染。往往與其初祖之學說相出入。而旁探他派之所長。以修補之。故戰國之末。實爲全盛時代。第四期亦名之混合時代。殆全盛中之全盛也。其時學界大勢。有四現象。一曰內分。二曰外布。三曰出入。四曰旁羅。四者皆進步之證驗耳。所謂內分者。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類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卿。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分爲三。」而荀子非十二子篇亦云。「子游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子張之賤儒。」莊子天下篇云。「相里勤即韓非子所謂相里氏也。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郭注云二。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觴偶不侔之辭相應。一觀此可見當時各派分裂之大概矣。自餘諸流。雖其支派不甚可考。要之必同此現象無疑也。後世曲儒。或以本派分裂爲道術衰微。不知學派之爲物。與國家不同。國家分爭而遂亡。學術分爭而益盛。其同出一師。而各明一義者。正如醫學之解剖。乃能盡其體而無遺也。

所謂外布者。各派皆起於本土。內力既充。乃務拓殖民地於四方。於斯之時。地理界限漸破。有南北混流之觀。史記儒林傳云。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故子路居衛。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西河北西派所領地也。齊北東派所領地也。楚則南派之老營也。孟子曰。陳良楚產也。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是儒行於南之證也。莊子云。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是墨行於南之證也。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見史記孟荀傳韓非韓人有解老之篇。是老行於北之證也。故二時學術漸進。不能以地爲限。智識交換之途愈開。而南北兩文明與接爲構。故蒸蒸而日上也。

所謂出入者。當時諸派之後學。常從其所好。任意去就。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蓋出彼入此。恬然不以爲怪也。故禽滑釐子夏弟子也。而爲墨家鉅子。莊周田子方弟子也。而爲道家魁桀。韓非李斯荀卿之弟子也。而爲法家大成。陳相陳良弟子也。而爲農家前驅。自餘諸輩。不見於載記者。當復何限。可見其時思想自由。達於極點。非如後世曖曖昧昧。守一先生之言。而人寸不敢越其畔也。

所謂旁羅者。當時諸派之大師。往往兼學他派之言。以光大本宗。如儒家者流之有荀卿也。兼治名家法家言者也。道家者流之有莊周也。兼治儒家言者也。法家者流之有韓非也。兼治道家言者也。北南東西四文。愈接愈厲。至是幾將合一爐而冶之。雜家之起於是時。亦運會使然也。蘇章縱橫之辨。髡夷稷下之談。其論無當於宏旨。其義不主於一家。蓋承極盛之後。聞見雜博。取材瞻宏。秦相呂不韋至集諸侯游客。作八覽六論十二紀。兼儒墨合名法。綜道德。齊兵農。實千古類書之先河。亦一代思想之淵海也。故全盛時代第四期。列國之國勢。楚齊秦三分而終并於秦。思想界之大勢。亦楚齊秦鼎立而匯合於秦。今請更列一時期變遷表如下。

第一期
兩派
北派
南派

第二期

三宗

孔學
老學
墨學

第三期

六家

儒家
墨家
名家
法家
陰陽家
道家

北派

南派

當時所極盛者。不徒哲理政法諸學而已。而專門實際之學。亦多起乎其間。其一曰醫學。黃帝內經素問。考古者定為戰國時書。蓋非誣也。最名家者為扁鵲。其術能見五藏癥結。著全體之學精也。能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撲荒爪。幕。瀉澆腸胃。則解剖之學明也。其二曰天算。周髀算經。九章算術。亦衍於戰國。管子有地員篇。是知地圖之理也。緯。嘗言地有四游。是知地動之理也。漢張衡有地動儀其名家之人不能止之。其三曰兵法學。孫武子一書。兵學之精神備焉。雖拿破侖之用兵。不能出其範圍也。而吳子司馬法。亦有淵源。其四曰平準學。日本所謂經濟學計然之策。七。范蠡。用其五於越國。而霸諸侯。既施諸國。乃用諸家。三致千金焉。白圭樂觀時變。嘗自言吾之治生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故其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俱見史記貨殖傳是皆深通平準學。技而進乎道者也。此外則尚有史學。亦頗發達。史學蓋原於胚胎時代。至此乃漸成一家言者。太史公屢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而春秋左氏傳一書。爛然為古代思想之光影焉。漢志有鐸氏春秋。楚人鐸椒之著也。有虞氏春秋。趙人虞卿之著也。其書今佚。其或為記事之史。如左氏。或為解經之書。如公羊。穀梁。傳。或為纂述之書。如呂氏春秋。皆不可考。此亦史學思想萌芽之徵也。而其時光燄萬丈者。尤在文學。文學亦學術思想所憑藉。以表見者也。屈宋之專門名家者。勿論。而老墨孟荀莊列商韓。亦皆千古之文豪也。文學之盛衰。與思想之強弱。常成比例。當時文家之盛。非偶然也。以上所列各派之流別。略具矣。但有附庸諸家。不能徧論者。今請列其總目如下。或雖非大家。而有著書者。亦列之。或雖無著書。而為他書所稱述者。亦列之。

孔子。老子。墨子。管子。戰國時人。纂集晏子。戰國時人。纂集孟子。荀卿。關尹子。列子。或云依託莊子。慎子。

文子。採集本。或云依託鶡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其書今採集本。或云依託商君。韓非子。公孫龍子。尉繚子。劉向別錄云。繚為商君學尸子。名俊

晉人。滴君師之。其書今採集本申子。採集鬼谷子。或云依託鄧析子。採集尹文子。惠子。採集楚辭。孫武子。

以上其書今存列於四庫總目者。其四庫不載而近世採集成本通行者數種亦附焉

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孔子弟子。景子三篇。漢志原注云說宓子語似其弟子。世子

二十一篇。名。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子夏弟子。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晏子十八篇。名。嬰。甯越一篇。公孫

固一篇。董子一篇。心難墨子。徐子一篇。外黃人。魯仲連子十四篇。平原君七篇。虞氏春秋十五篇。

以上儒家者流。蝟子十三篇。原注云名淵楚人老子弟子。老成子十八篇。長盧子九篇。楚人。王狄子一篇。公子

牟四篇。原注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田子二十五篇。名。駢。老萊子十四篇。楚人。黔婁子四篇。原注云齊隱士。以上道家者流。鄒

子四十九篇。又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原注名衍齊人為燕昭王師。公孫發二十二篇。原注六國時。乘丘子五篇。原注六國時。杜文

公五篇。原注六國時。刻向別錄云韓人也。黃帝秦素二十篇。原注六國時。韓公孫所傳。南公三十一篇。原注六國時。鄒奭子十二篇。齊人。公孫

禮終始十四篇。原注鄒奭始終書。閻丘子十三篇。原注名快魏人在南公前。馮促十三篇。原注六國時。鄒人。將鉅子五篇。原注六國時。在南公前。南公稱之。以上

陰陽家者流。李子三十二篇。原注名魏相魏文侯。處子九篇。以上法家者流。毛公九篇。原注趙人與公孫龍等遊平原君家。以上

名家者流。田俅子一篇。原注先韓子。我子一篇。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原注重云黑龍弟子。以上墨家者流。蘇

子三十一篇。張子十篇。龐煖二篇。原注燕將。以上縱橫家者流。伍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原注齊人。齊人好

以上雜家者流。神農二十篇。原注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慮於農藥道耕農事。託之神農。野老十七篇。原注六國時。以上農家者流。齊孫子

八十九篇。原注孫臏也。顏注孫臏也。公孫鞅二十七篇。吳起四十八篇。范蠡二篇。大夫種二篇。李子十篇。龐煖

三篇。兒良一篇。原注六國時。王孫十六篇。原注圖五卷。魏公子二十一卷。原注圖十卷。卷名無忌。以上兵書略。扁鵲內經

九卷。外經十二卷。白氏內經三十八卷。外經三十六卷。以上方伎略。

以上其書今佚見於漢書藝文志者。

它蠶。見荀子非十二子篇。

魏牟。同上漢書通家之公子牟疑即是人。

陳仲。同上又見孟子。

史鱣。同上論語作史魚。

宋鈞。孫上又見莊子天

彭蒙。見莊子天下篇。

許行。

見孟

告子。見孟子蓋儒家也。

楊朱。屢見孟子莊子列子較其學說。

子莫。見孟子執楊

墨之中者。

淳于髡。見孟子史記云博聞強記學無主。

接子。見史記齊人。

環淵。

見史記楚人著上下篇或云即淡志之蝟子。

劇子。見史

吁子。見史記索隱云即淡志之莘子也。

乘。見莊子莊子謂施曰儒墨楊乘四與夫子而五乘不知其何指或言公孫龍字子乘也待考。

白圭。見史記

計然。

俱見史記

以上其名散見羣書無自著書或有之而不載於漢志者。

綜是觀之。偉大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繁蹟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權奇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謂黃帝子孫而非神明也。謂亞洲大陸而非靈秀也。噫。烏克有此。嘻。烏克有此。終

學術下

第三章 全盛時代

第三節 論諸家學術之根據及其長短得失闕

此節原爲本論最要之點。但著者學殖淺薄。綜合而論斷之。自媿未能。尙須假以時日。悉心研究。非可以半月一期報章之文。率爾操觚也。又其言太長。登諸報中。動彈數月。恐聽者惟恐臥矣。以此二障。故從闕如。若夫就正有道。當俟全書殺青時矣。

著者附識

第四節 先奏學派與希臘印度學派比較

嗚呼。世運之說。豈不信哉。當春秋戰國之交。豈特中國民智爲全盛時代而已。盡徵諸全球。莫不爾焉。自孔子老子以迄韓非李斯。凡三百餘年。九流百家。皆起有是。幻空往劫。後絕來塵。尙矣。試徵諸印度。萬教之獅子。厥惟佛佛之生在孔子前四百十七年。在耶穌前九百六十八年。此侯官嚴氏所考據也。見天演論下第三章案語。今從之。凡住世者七十九歲。佛滅印後六百年。而馬鳴論斯興。七百年。而龍樹菩薩現。馬鳴龍樹。殆與孟子荀卿同時也。八百餘年。而無著世新陳那護法諸大德起。大乘宏旨。顯揚殆罄。時值秦漢也。交也。而波瀾尼之聲論哲學。爲婆羅門教中興。鉅子亦起於馬鳴前百餘年。波你尼之學。以言語爲道本。頗似五明中之聲闍。又與柏拉圖之學。說相類。其時代傳說不同。大率先波瀾尼二百年。此印度之全盛時期也。更徵諸希臘。七賢之中。德黎Thales 稱首。生魯偉二十四年。亞諾芝曼德 Anaximander 倡無極說者也。生魯文十七年。畢達哥拉 Pythagoras

tas 天算鼻祖以律呂言天道者也。生魯宣間。之諾芬尼 Xenophanes 創名學者也。生魯文七年。巴爾匿智 Parmenides 倡有宗者也。生魯昭六年。額拉吉來圖 Heraclitus 首言物性。而天演學之遠祖也。生魯定十三年。安那薩哥拉 Anaxagoras 討論原質之學者也。額安二哲皆安息人生魯定十年。德謨頡利圖 Democritus 倡阿市論。即其破質點之者也。生周定王九年。梭格拉底 Socrates 言性理道德西方之仲尼也。生周元王八年。柏拉圖 Plato 論理政術之淵源也。生周考王十四年。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古代學派之集大成也。生周安王十八年。此外則安得臣 Antisthenes 什匿派之大宗。倡克已絕欲之教者也。生周元間。芝諾 Zeno 斯多噶派之初祖。而泰西倫理風俗所由出也。生周顯三年。伊壁鳩魯 Epicurus 幸福主義之祖師也。生周顯二十七年。至阿克西拉 Arcelaus 侶懷疑學派。實為希臘思想一結束。阿氏生周赧初年。卒始皇六年。是時正值中國焚坑之禍將起。而希臘支流。亦自茲稍涸矣。由是觀之。此前後一千年間。實為地球有生以來。空前絕後之盛運。茲三十者地理之相去如此其遠。人種之差別如此其穢異。而其亡菁英之磅礴發洩。如銅山崩而洛種應。伶倫吹而鳳凰鳴。嗚呼。其偶然耶。其有主之者耶。姑勿具論。要之此諸哲者。同時以其精神相接構。相補助。相戰駁。於一世界。遙遙萬里之間。既壯既劇。既熱既切。我輩生其後。受其教而食其賜者。烏可以不歌舞之。烏可以不媒介之。以地理論。則中國印度同為東洋學派。而希臘為西洋學派。以人種論。則印度希臘同為阿利揚族學派。而中國為黃族學派。以性質論。則中國希臘同為世間學派。而印度為出世間學派。希臘之斯多噶派伊壁鳩魯派懷疑派雖亦講求解脫主義然猶世間法之解脫也中國之老莊亦然故三者互有其相同之點。今請其校長短。而僭論之。

(甲) 與希臘學派比較

(一) 先奏學派之所長

凡一以思想之發達。恆與其地理之位置。歷史之遺傳有關係。中國者大國也。其人偉大之國民也。故其學界全

盛之時。特優於他邦者自不少。今請舉其五事。

曰國家思想之發達也。希臘有市府而無國家。上雅典斯巴達諸邦。垂大名於歷史者。實不過一都會而已。雖其

自治之製整然。然終不事組織一國。如羅馬及近世歐洲列邦。卒至外敵一來。而文明之跡。隨羣市府以同成灰

燼者。蓋國家思想缺乏使然也。伯拉圖四里十多處皆有功於政。治學而皆不適于造完全之國家。中國則自管子。首以國家主義。倡於北東。其繼起者

率以建國問題為第一目的。羣書所爭辯之點。大抵皆在此。雖孔老有自由干涉之分。商墨有博愛苛刻之異。然

皆自以所信為立國之大原一也。中國民族。所以能立國數千年。保持固有之文明而不失墜者。諸賢與有勞焉

矣。此其一。

曰生計 Economy 問題之昌明也。希臘人重兵事。貴文學。而於生計最不屑屑焉。故當時哲學技術。皆臻極盛。

為萬世師。獨於茲科。講論殊少。惟芝諾芬尼亞里士多德。嘗著論之而已。而中國則當先秦時。此學之昌。殆與歐

羅十六七世紀相頡頏。若管子輕重之篇。孟子井田徹助之制。墨翟務本節用之訓。荀卿養欲給求之論。李悝盡

地力之業。白圭觀時變之言。商鞅開墾之令。許行並耕之說。戰國原理。或述作用。或主農穡。或貴懋遷。或倡自由

政策。Free Trade 孟子謂市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或言干涉主義。濟濟彬彬。各明一義。蓋由地球生計學。即前論所屬。之民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余擬著一中國生計史學。摭集前哲所論。以達之。早未有吾中國若者也。與泰西學說相比較。一若能成之。亦一壯觀也。此其二。

曰世界主義之光大也。希臘人島民也。其虛想雖能窮宇宙之本原。其實想不能脫市政之根性。故於人類全體

團結之業。統治之法。幸福之原。未有留意者。中國則於修身齊家治國之外。又以平天下為一大問題。如孔學之

大同太平。黑學之禁次寢兵。老學之抱一為式。鄒衍之終始五德。大抵向此問題而試研究也。雖其所謂天下者

非真天下。而其理想固以全世界為鵠的。斯亦中國之所以為大也。此其三。

大抵中國之所長者在實際問題。在人事問題。就一二特點論之。則先秦時代之中國。頗類歐西。今日希臘時代

大抵中國之所長者在實際問題。在人事問題。就一二特點論之。則先秦時代之中國。頗類歐西。今日希臘時代

之歐西反類中國宋明間也。此不過言其有相類者耳非指其全體也讀者勿泥視致就全體上論之則亦有見優者。

曰家數之繁多也。希臘諸哲之名家者凡十餘人。其所論問題不出四五大抵甲倡一說而乙則引伸之。或反駁之。故其學界爲螺旋綫形。雖千變萬化。殆皆一線所引也。中國則地大物博。交通未盛。學者每閉門造車。出門應轍。常非有所承而後起者也。故其學界爲無數平行綫形。六家九流之出戶。前既言之矣。而其支與流裔。何啻百數。故每一問題。臚其異說。輟纒纒若貫珠。然而問題之多。亦冠他界。此其四。

曰影響之廣遠也。自馬基頓兼併以後。至西羅馬滅亡以前。凡千餘年間。希臘學術之影響於歐洲社會者甚微。蓋由學理深遠。不甚切於人事也。斯多噶派雖然羅馬風俗有影響然不多也先秦學者。生當亂世。目擊民艱。其立論大率以救時厲俗爲主。與羣治之關係甚切。密故能以學說左右世界。以亘於今。雖其爲益爲損。未易斷言。要其勢力之偉大。殆非他方學界所能及也。此其五。

(二) 先秦學派之所短

不知已之所長。則無以增長光大之。不知已之所短。則無以採擇補正之。語其長。則愛國之言也。語其短。則救時之言也。今請舉中國之缺點。

一曰論理。Logic 思想之缺乏也。凡在學界。有學必有問。有思必有辯。論理者。講學家之劍冑也。故印度有因明之教。因明學者印度五明之一也其法爲因明學三段一如希臘之三句讀而希臘自芝諾芬尼。倭格拉底。屢用辯證法。至阿里士多德。而論理學蔚爲一科矣。以此之故。其持論常圓滿周到。首尾相赴。而真理愈析而愈明。中國雖有鄧析惠施公孫龍等名家之言。然不過播弄詭辯。非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後亦無繼者。當時壁白馬等名學之詞句諸子所通稱涉也如墨子大取小取等篇最著矣即孟荀莊韓書中亦往往援爲論柄但其學終不成

一科耳。以故當時學者。著想非不邃奧。論事非不宏廓。但其周到精微。則遠不逮希印二王。試舉一二爲例孟子云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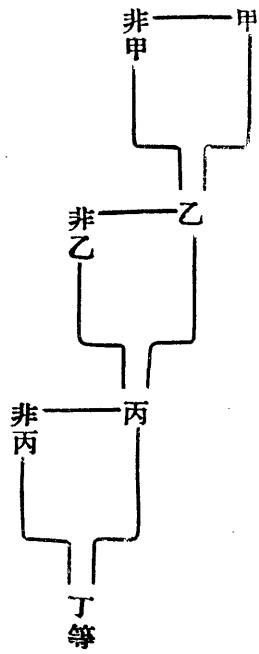
無父也。夫爲我何故？與無君同物。兼愛何故？與無父同物。一以理論法反詰之，必立窮矣。孟子言性善，謂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荀子言性惡，謂人之性，好利順是，則爭奪生而辭讓亡。其論法同一而林據與結論皆相反。終相持而不能決，皆由無論理以範圍之，不能于對待求真理也。墨子天志篇云：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養而惡不義。中略。然則何知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中略。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中略。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云語中疊用數然，則字望之極似循環論法。然究其極際，則天何以欲其生而惡其死之理，據墨子不能言也。是其前論之基礎皆不立矣。中國古書之說理，類此者，什九不能備舉也。大抵西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觀立之，界說下一定義，然後循定義以縱說橫說之。中國則不然。如孔子之言仁、言孝，其義亦寥寥，而不定他無說矣。坐此之故，譬

之雖有良將健卒，而無戈矛甲冑，以爲之藉，故以攻不克，以守不牢。道之不能大光，實由於是。推其所以缺乏之，由殆緣當時學者，務以實際應用爲鵠，而理論之是非，不暇措意一也。又中國語言文字分離，向無文、典、語、典、*Language Grammar*之教，因此措辭設句之法，不能分明二也。又中國學者，常以教人爲任，有傳授而無駁詰，非如泰西之公其說，以待人之贊成與否，故不必定求持論之圓到三也。此事雖以細故，然實關於學術盛衰之大原。試泰西古代思想，集成於阿里士多德。近世文明，濫觴於培根。彼二人皆以論理學鳴者也。後有作者，可以知所務矣。

二曰物理實學之缺乏也。凡學術思想之麥達，恆與格致科學相乘。遠而希臘，近而當代，有明徵矣。希臘學派之中堅，爲梭格拉底、柏拉圖、阿里士多德師弟。梭派之學，殫精於人道治理之中，病物理之繁曠高遠而置之。其門庭頗與王儒法家相類，但自德黎以來，茲學固以大鬯而額拉吉來圖德謨、頡利圖諸大師固已潭思入微，爲數千年格致先聲。故希臘學界於天道、物理、人治三者，調和均平，其獨步古今，良有由也。中國大學，雖著格物一目，然有錄無書。百家之言雖繁，而及此者蓋寡。其間惟墨子剖析頗精，但當時傳者既微，秦漢以後，益復中絕。惟有陰陽五行之僻論，跋扈於學界。語及物性，則緣附以爲辭，誕僻支離，不可窮詰。馴至堪輿日者，諸左道，迄今猶銘刻於全國人腦識之中。此亦數千年學徒墮落之一原因也。

三曰無抗論別擇之風也。希臘哲學之所以極盛，皆由彼此抗辯折衷，進而愈深，引而愈長。譬有甲說之起，必有

非甲說隨起而與之抗。甲與非甲辯爭不已。時則有調和二端之乙說出焉。乙說既起。施有非乙。乙非乙爭。又有調和丙說斯立。此論理學中所謂三斷式也。今示其圖如下。



希臘學界之進步。全依此式。故自德黎開宗以後。有芝諾芬尼派之甲說。即有額拉吉來圖之非甲說。之與抗。對抗不已。而有調和派三家之丙說出焉。既有丙說。施有懷疑派之非丙說。踵起而梭格拉底之丁說出。以集其成。梭聖門下。有什匿克派之戊說。旋有奇黎尼派之非戊說。而柏拉圖之己說出。以執其中。己說既行。又有德謨吉來圖之非己說。而亞里士多德之庚說更承其後。如是展轉相襲。亘數百年。青出於藍。冰寒於水。發揮光大。皆此之由。豈惟古代。即近世亦有然矣。記稱舜之出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有兩端焉。有中焉。則真理必於是乎在矣。今先秦學派非不盛也。百家異論非不殺也。顧未有堂堂結壘。爭鋒相對。以激戰者。其異司皆無意識之異同也。於羣言殺亂之中。起而折衷者。更無聞焉。後世儒者動言羣言殺亂。聖此調言也。此乃主奴之見。非所謂折衷也。何以致非甲位然則其能折衷者必乙也。今乃曰折衷諸甲有是理耶。若墨子之於孔子。可謂下官戰書者矣。然其論鋒殊未正對也。墨之與楊。蓋立於兩極端矣。維時調和之者。則有執中之子莫子莫。誠能知學界之情狀者哉。惜其論不傳。然以優勝劣敗之理推之。其

不傳也。必其說之無足觀也。

荀有精義他書必當引及何以於孟子之外並名氏亦無暗也

凡爲析衷之丙說者。必其見地有以過於甲。非甲兩家。然後可以立於丙之地位。而中國殊不然。此學之所以不進也。今勿徵諸遠而徵諸近。歐洲當近世之初。倍根笛卡

兒兩派對抗者數百年。日耳曼之康德起而折衷之。而斯學益盛。康德固有以優於倍根笛二賢者也。中國自宋明以來。程朱陸王兩派對抗者亦數百年。本朝湯斌等起而折衷之。而斯道轉熄。湯斌固劣於晦庵陽明遠甚也。此亦古今得失之林矣。推其所由。大率論理思想之缺乏。實尸其咎。吾故曰。後有作者。不可不此之爲務也。

四曰門戶主教之見太深也。凡依論理持公心以相辨難者。則辨難愈多。真理愈明。而意見亦必不生何也。所爭者在理之是非。所敵者在說之異同。非與其人爲爭爲敵也。不依論理。不持公論。以相辨難。則非惟真理不出。而筆舌將爲冤讎之府矣。先秦諸子之戰論。實不及希哲之劇烈。而嫉妒褊狹之情。有大爲吾歷史污點者。以孔子之大聖。甫得政而戮少正卯。問其罪名。則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也。夫僞與真。至難定形也。是與非。至難定位也。藉令果僞矣。果非矣。亦不過出其所見。行其所信。糾而正之。斯亦可耳。而何至於殺其母。乃以三盈三虛之故。變公敵而爲私仇。其母乃濫用強權。而爲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蠹賊耶。梭格拉底被戮於雅典。僂之者羣盲也。今少正卯之學術。不知視梭氏何如。而以此見僂於聖人。吾實爲我學界恥之。此後如墨子之非儒。則撫其陳蔡享豚等陰私小節。孟子之距楊墨。則毫無證據。而漫加以無父無君之惡名。荀子之非十二子。動斥人爲賤儒。指其無廉恥。而嗜飲食。凡此之類。皆絕似村嫗罵口吻。毫無士君子從容論道之風。豈徒非所以待人。抑亦太不自重矣。無他。不能以理相勝。以論相析。而惟務以氣相矜。以權相凌。然則筮坑之禍。豈待秦皇。轂中之人。豈待唐太。吾屬稿至此。而不能不有慚於西方諸賢也。未識後之君子。能剗此孽苗否也。

四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也。希臘諸哲之創一論也。皆自思索之。自組織之。自發布之。自承認之。初未嘗依傍古人以爲重也。皆務發前人所未發。而思以之易天下。未嘗教人反古以爲美也。中國則孔子大聖。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先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法行不敢行。其學派之立脚點。近於保守無論矣。若夫老莊以破壞爲教者矣。乃孔子所崇者不過今之古。而老子所崇者乃在古之古。此殆中國人之根性使然哉。夫先秦諸子其思想本強半自創者也。既自創之則自認之。是非功過悉任其責。斯豈非光明磊落者耶。今乃不然。必託諸古。孔子託諸堯舜。墨翟託諸大禹。老子託諸黃帝。許行託諸神農。自餘百家莫不如是。試一讀漢書藝文志。其號稱黃帝容成岐伯風后力牧伊尹孔甲太公。所著書者不下百數十種。皆戰國時人所依託也。噫。何苦乃爾。是必其重視古人太過。而甘爲之奴隸也。否則其特論不敢自信。而欲諉功罪於他人也。否則欲狐假虎威。以欺飾庸耳俗目也。吾百思不得其解。姑文其言曰。崇古保守之念重而已。吾不敢忘謗前輩。然吾視我國今後之學界。永絕此等腹蟹目蝦之遺習也。六曰師法家數之界太嚴也。柏拉圖梭氏弟子也。而其學常與梭異。同亞里士多德。柏氏弟子也。而其說常與柏反對。故夫師也者。師其合於理也。時或深惡其人。而理之所在。斯不得不師之矣。敵也者。敵其戾於理也。時或深敬其人。而理之所非。斯不得不敵之矣。敬愛莫深於父母。而幹父之蠱。大易稱之。斯豈非人道之極則耶。梭柏亞三哲之爲師弟。其愛情之篤。聞於古今。而其於學也。若此。其所以依鉢相傳。爲希學之正統者。蓋有由也。苟不爾。則非梭之所以望於柏。柏之所以望於亞矣。中國不然。守先王之說。則兢兢焉不敢出入。不敢增損。稍有異議。近焉者則曰背師。遠焉者則曰非聖。行將不容於天下矣。以故孔子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而未聞有一焉。能青於藍。冰寒於水者。譬諸家人。積聚之業。父有千金產。以遺諸子。子如克家。資母取贏。而萬焉而巨萬焉。斯乃父之志也。今日吾保守之而已。則羣兒分領千金。其數已微。不再傳而爲寡人矣。吾中國號稱守師說者。既不過得其師之一禮。而又不致有所異同增損。更傳於其弟子。所遺者又不過一體之一體。夫其學安得不漸滅也。試觀二十年來。孔教傳授之歷史。其所以凌夷衰微。日甚一日者。非坐此耶。夫一派之衰微。猶小焉耳。舉國學者如是。則一國之學術思想界。奄奄無復生氣。可不懼耶。可不懼耶。

(乙) 與印度學派比較闕

欲比較印度學派。不可不先別著論略。述印度學術思想之變遷。今茲未能。願以異日。故此段暫付闕如。著者附識。

四 儒學統一時代

泰西之政治。常隨學術思想爲轉移。中國之學術思想。常隨政治爲轉移。此不可謂非學界之一缺點也。是故政。概各國並立。則學界亦各派並立。政界共主一統。則學派亦宗師一統。當戰國之末。雖有標新領異。如錦如荼之學派。不數十年。推滅以盡。歸然獨存者。惟一儒術。學術而思想進步之跡。亦自茲凝滯矣。夫進化之與競爭相緣者也。競爭絕。則進化亦將與之俱絕。中國政治之所以不進化。曰惟共主一統。故中國學術所以不進化。曰惟宗師一統。故而其運皆起於秦漢之交。實中國數千年一大關鍵也。抑泰西學術。亦何嘗不由分而合。由合而分。遞衍遞嬗。然其凝滯。不若中國之甚者。彼其統一之也。以自力。此其統一之也。以他力。所謂自力者。何。學者各出其見。互相辯詰。互相折衷。競爭淘汰。優勝劣敗。其最合於真理。最適於民用者。則相率而從之。衷於至當。異論自熄。泰西近日學界。所論定義公例者。皆自此來也。所謂他力者。何。有位上倍握權力者。從其所好。而提倡之。而左右之。有所獎勵於此。則有所窒抑於彼。其出入者。謂之邪說異端。謂之非聖非法。風行草偃。民遂移風。泰西中古。時代之景教。及吾中國數千年之孔學。皆自此來也。由前之道。則學必日進。由後之道。則學必日退。徵諸前事。有明驗矣。故儒學統一者。非中國學界之幸。而實中國學界之大不幸也。今請先語其原因。次敘其歷史。次條其派別。次論其結果。

第一章 其原因

儒學統一云者。他學銷沈之義也。一興一亡之間。其原因至頤至雜。約而論之。則有六端。天下大亂。甲兵滿地。學者之日月。皆銷蝕於憂皇擾攘之中。無復餘裕。以從事學業。而者復肆其殘忍兇悍之手段。草薶而禽獮之。苟非有過人之精神毅力。則不能抱持其所學。已立於此。莽亂闇黑之世界。故經周末兼併之禍。重以秦皇焚阮一役。而前此之道術。若風掃落葉。空捲殘雲。實諸學摧殘之總原因。儒學與他學共之者也。此其一。

破壞不可以久也。故受之以建設。而其所最不幸者。則建設之主動力。非由學者。而由帝王也。帝王既私天下。則其所以保之者。莫亟於靖人心。事雜言龐。各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人心所以滋動也。於是乎靖之之術。莫若取學術思想而一之。故凡專制之世。必禁言論思想之自由。秦漢之交。爲中國專制政體發達完備時代。然則其建設之者。不惟其分。而惟其合。不喜其並立。而喜其一尊。勢使然也。此其二。

既貴一尊矣。然當時百家。莫不自思以易天下。何爲不一於他。而獨一於孔。是亦有故。周末大家。足與孔並者。無逾老墨。然墨氏主平等。大不利於專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於干涉。與霸者所持之術。固已異矣。惟孔學則嚴等差。貴秩序。而措而施之者。歸結於君權。雖有大同之義。太平之制。而密勿微言。聞者蓋寡。其所以干七十二君。授三千弟子者。大率上天下澤之大義。扶陽抑陰之庸言。於帝王馭民最爲適合。故霸者竊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漢高在馬上。取儒冠以資澆溺。及至定大業。則適魯而以太牢祀矣。蓋前此則孔學可以爲之阻力。後此則孔學可以爲之輿援也。此其三。

然則法家之言。其利於霸者更甚。何爲而不用之。曰法家之爲利也顯。而驟。其流弊多。儒家之爲利也隱。而長。其流弊少。夫半開之民。之易欺也。朝四暮三。則衆狙喜。且笞且飭。則羣兒服。故宋脩太平御覽。以設英雄。清開博學。鴻詞以戢反側。蓋逆取順守。道莫良於此矣。孔學說忠孝道中庸。與民言服從。與君言仁政。其道可久。其法可行。

非如法家之有術易以興。無術易以亡也。然則孔學所以獨行。所謂教競君擇適者生存。亦天演學公例所不可逃也。此其四。

以上諸端。皆由他勳力者也。至其由自動力者。則亦有焉。益虛消長。萬物之公例也。以故極盛之餘。每難爲繼。彼希臘學術。經亞里士多德後而漸衰。近世哲理。經康德後而稍微。此亦人事之無如何者矣。九流既苗。精華盡吐。再世以後。民族之思想。力既倦。震於前。此諸大師之學說。以爲不可復加。不復可幾及。故有因襲無創作。有傳授無擴充。勢使然矣。然諸家道術。大率皆得一察焉。以自好。承於前者。既希。其傳於後也。亦自不廣。孔學則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在先師雖有改制法後之精神。在後學可以抱殘守缺。爲盡責。是故無赴湯蹈火之實力。則不能傳墨學。無幽玄微妙之智慧。不足以傳老學。至於儒術。則言訓話者。可以自赴焉。言校勘者。可以自附焉。言典章制度者。可以自附焉。言心性理氣者。可以自附焉。其取途也。甚寬。而所待於創作力也。甚少。所以諸統中絕。而惟此爲昌也。此其五。

抑諸子之立教也。皆自欲以筆舌之力。開闢塗徑。未嘗有借助於時君之心。如墨學主於鋤強扶弱。勢力愈盛者。則其仇之愈至。老學則芻狗萬物。輕世肆志。往往玩弄王侯。以鳴得意。然則彼其學。非直霸者不取之。抑先自絕也。孔學不然。以用世爲目的。以格君爲手段。故孔子及身週遊列國。高足弟子。友交諸侯。爲東周而必思用我。行仁術而必藉王齊。蓋儒學者。實與帝王相依附。而不可離者也。故陳涉起而孔鮒往。劉季興而叔孫從。恭順有加。強聒不捨。捷足先得。誰曰不宜。此其六。

第四章 儒學統一時代（續第九號）

第二節 其歷史

具彼六因。儒學所以視他學占優勝者。其故可知也。雖然。其發達亦非一朝一夕之故。請略敘之。

(一) 萌芽時代 當孔子之在世其學未見重於時君也。及魏文侯受經子夏。繼以段干木田子方。於是儒教始大於西河。文侯初置博士官。實惟以國力推行孔學之始。儒教第一功臣。舍斯人無屬矣。其次者為秦始皇。始皇焚坑之虐。後人以爲敵孔教。實非然也。始皇所焚者。不過民間之書。百家之語。所坑者。不過咸陽諸生侯生盧生等四十餘人。未嘗與儒教全體爲仇也。豈惟不仇。且自私而自尊之。其焚書之令云。有欲學者。以吏爲師。非禁民之學也。禁其於國立學校之外。有所私業而已。所謂吏者何。則博士是也。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孫通張蒼史皆稱其故秦博士。蓋始皇一天下。用李斯之策。固已知辨上下定民志之道。莫善於儒教矣。然則學術統一與政治統一。同在一時。秦皇亦儒教之第二功臣也。漢高蚤年最惡儒。有儒冠者。輒溲溺之。其吐棄也至矣。而鄙食其叔孫通陸賈等。深自貶抑。包羞忍垢。以從之。及天下既定。將諸爭奪喧嘩。引爲深患。叔孫通乃緣附古制。爲草朝儀導之。使知皇帝之貴。然後信孔學之真。有利於人主。陸賈獻新語。蓋知馬上之不可以治天下。於是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喟然興學。以貽後昆。漢高實儒教之第三功臣也。

(二) 交戰時代 雖然天下事。非一蹴可幾者。常漢之初。儒教以外諸學派其燄未衰。墨也。老也。法也。皆當時與孔學爭衡者也。其在墨家。游俠一派。獨盛。朱家郭解之流。爲一時士大夫所崇拜。太史公曰。儒以文亂法。而使以武犯禁。儒謂孔也。俠謂墨也。蓋孔墨兩派。在當時社會勢力殆相埒焉。秦漢時人常以仲尼墨翟相稱。或以儒墨儒並稱。蓋並條 其在道家。則漢初之時。殆奪孔席。蓋公之教曹參。史稱曹參爲齊悼惠王相。召諸儒百數。問安集百姓之道。言人人殊。莫知所悅。師之後相漢曰。飲醇酒。與民休息。皆得力於道家言也。 黃生之事竇后。漢書外戚傳云。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按竇后爲文帝后。文帝而呼故道家言。披靡朝野。稱老徒黃生與儒徒轅固生。嘗辨難於帝前。竇后怒。使轅固入園刺豕。欲殺之。其束縛。言論自由。可見一斑矣。此倡之自上者也。 淮南王之著鴻烈解。高誘注淮南子云。天南於是。韓飛李尚左吳田山雷殺毛被伍被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講說道德總純仁義。以聖此書。其旨近於老子。淡泊無爲。踏虛守靜云云。 司馬談之論六家要指。史記太史公自序列其父談所論六家要指。謂儒墨陰陽名法道各

有劣長而歸本於道家班固譏之公先黃老而後六經實則此乃談之言實非瀛遷之言

此演之自下者也。故當時儒者雖磅礴鬱積於下。而有壓之於上者。故未能

得志焉。其在法家則景帝時代。黜錯用事。

史稱錯與維陽宋孟劉帶同學申商刑名之學。於軹縣張恢然則張恢殆當時法家大師也。

權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而武

帝雖重儒術。實好察察之明。任用桑宏羊輩。欲行李悝商鞅之術。以治天下。故儒法並立。而相水火於朝廷。鹽鐵

論一書。實數千年來爭辨學術之第一大公案也。

鹽鐵論漢桓寬撰。乃敘說始元六年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論辨鹽鐵均輸之利害者也。兩黨各持一見。互相辨難。洋洋十數萬言。以視英國醫院爭愛爾蘭

自治案改正選舉法案者。其論辨之激烈。持見之堅確。殆有過之無不及。實為中國學界政界第一大異彩也。

由此觀之。當儒學將定未定之際。與之爭統者。凡三家。就中隨分三

為小時期。第一期為儒墨之爭。蓋承戰國「武士道」之餘習。四公子孟嘗平原之遺風。猶赫赫印人耳目。故重

然諾。鋤強扶弱之美德。猶為一世所稱羨。尚氣之士。每不惜觸禁網以赴之。而詆儒為柔巽者。有焉矣。雖然。其道

最不利於霸者。朝廷豪族。日芟而月鋤之。文景以降。殆萎絕矣。第二期為儒道之爭。道家有君如寶太后文帝景帝等。相如曹

豔以為之後援。故其勢滋盛。而經數百年戰爭。喪亂之後。與民休息。其道術固有適宜於當時之天澤者。故氣燄

驟揚。而詆儒為虛偽繁縟者有焉矣。雖然。帝者之好尚變。而其統之盛衰。亦與俱變。第三期為儒法之爭。儒法兩

有利於世主。而法家之利顯而近。儒家之利隱而長。景帝之時。急於功名法語斯起。而詆儒為迂腐不切者有焉

矣。然當時儒法勝負之數。頗不在世主。而在兩造之自力。蓋法家之有力者。不能善用其術。緣操切以致挫敗。而

儒家養百年來之潛勢力。人才濟濟。頗能不畏強禦。以伸其主義。故朝野兩途。皆占全勝也。自茲以往。而儒學之

基礎始定。

(三) 確立時代。自魏文侯以後。最有功於儒學者。不得不推漢武帝。然武帝當竇后未歿以前。不能實行所

志。彼其第一次崇儒政策。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主持於上。竇嬰以太后之親為丞相。田蚡以帝舅為太尉。趙主為

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皆推崇儒術。將迎申公於魯。設明堂。制禮作樂。文致太平。然太后一怒。瑄臧下吏。嬰蚡

罷斥。遂以蹉跌。卒至后崩。蚡復為相。董仲舒對策賢良。請表張六藝。罷黜百家。凡非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自茲

罷斥。遂以蹉跌。卒至后崩。蚡復為相。董仲舒對策賢良。請表張六藝。罷黜百家。凡非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自茲

以往儒學之尊嚴。迴絕百流。遂乃興學校。置博士。設明經射策之科。公孫弘徒以緣飾經術起家。布衣封侯策相。二千年來國教之局。乃始定矣。

(四) 變相時代 一尊既定。尊經愈篤。每行一事。必求合於六藝之文。哀平之間。新都得政。因緣外戚。遂覬非常。然必附會經文。始足以竄益廷之口。求諸古人。惟有周公可以附合。爰使劉歆制作爲經。隨文竄入。力有不足。假借古人削竹爲編。漆書其上。今之一卷。古可專本。其爲工也多。故傳書甚少。其轉徙也艱。故受燬甚易。其爲費也不資。故白屋之士。不能得書者甚衆。以此三者。故圖書悉萃祕府。歆既親典中書。任意抑揚。縱懷改竄。謂此石渠祕籍。非民間有也。人孰不從而信之。即不見信。又孰從而難之。况有君權潛爲驅督。於是鴻都太學。承用其書。奉爲太師視爲家法。莒人滅鄆。呂種易嬴。自茲以往。而儒之爲儒。又非孔子之舊矣。

(五) 極盛時代 雖然歆新之學。固未能遽以盡易天下也。而東漢百餘年間。孔學之全盛。實達於極點。今請列西漢與東漢比較。(一) 西漢有異派之爭。而東漢無有也。西漢前半紀三小期之交戰時代不待言矣。即武帝別黑白定一尊以後。亦尙有如汲黯之治黃老。桑弘羊張湯之治刑法者。

東漢則真絕矣。(二) 東漢帝者。皆受經講學。而西漢無有也。明帝親臨辟雍。養三者五更。自章帝以下。史者稱其受經淵源。(三) 西漢傳經之業。專在學

官。而東漢則散諸民間也。凡學權壟斷於一處者。學必衰散。布民間者。學必盛。秦西古學。復興時代。學權由教會移於平民。遂開近代之

子常五百餘人。注丹徒衆數百人。楊倫講授。大澤中弟子千餘人。薛漢教授。常數百人。杜撫弟子千餘人。曹曾魏應宋登丁恭。蓋弟子數千人。樓望九千餘人。李長門下著錄萬餘人。蔡玄漢言六千人。語如此者。不可枚舉焉。(四) 西漢傳經。僅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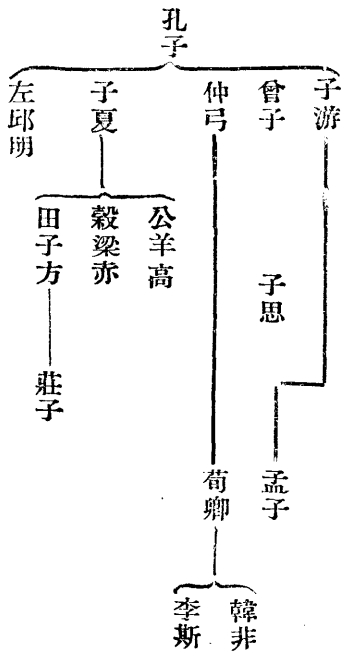
口說。而東漢則著書極盛也。西漢說經之書。惟有春秋繁露。韓詩外傳一二種。其餘皆口授而已。東漢則除賈逵許鄭服何諸大家著述

萬言者尙指不勝屈。故謂東京儒術之盛。上軼往軌。下絕來塵。非過言也。

第二節 其派別

競爭之例。與天演相終始。外競既絕。內競斯起。於羣治有然。於學術亦有然。韓非子顯學篇。謂孔子卒後。儒分爲

八。故漢代儒學雖極盛。而所謂八儒者。則渺不可觀。其條葉附蔓。千差萬別。又迥非初開宗時之情狀矣。今欲言漢儒之派別。請先言漢以前之派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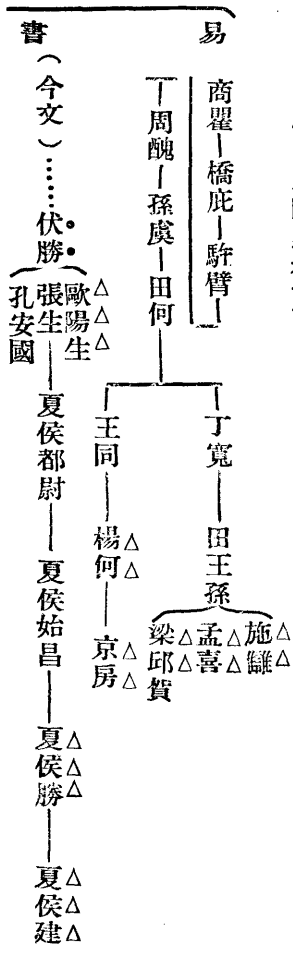
表例說明 其流派不光大者不列一列子游與孟子派者孟子言大同而大同之說本於禮運禮運為子游所席荀子非十二子篇攻思孟條下又云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故知孟子之學出於子游也一列仲弓於荀卿派者非十二子篇以仲尼子弓並稱論語言雅也可使兩面正荀子君權之學說所自出也

孔子之學。本有微言大義兩派。微言亦謂之大同。大義亦謂之小康。大同亦謂之太平。小康亦謂之撥亂。謂之升平。撥亂升平。太平謂之三世。三世之中。復各含三世。如太平之撥亂。太平之升平。太平之太平等是也。大義之學。荀卿傳之。微言之學。孟子傳之。至微言中最上乘。所謂太平之太平者。或顏氏之子。其庶幾乎。而惜其遺緒之湮沒而不見也。莊生本南派鉅子。而復北學於中國。含英咀華。所得獨深。殆紹顏氏不傳之統者哉。然其嗣續固不可以專屬於孔氏。然則孔學在戰國。則固已僅餘孟荀兩家。最為光大。而二派者。孔子之時。便已參商。迨及末流。

截然相反。孟子治春秋。荀子治禮。春秋孔子所自作，明改制致太平之憲者。禮孔子所雅言，為尋常人說法者也。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惡。兩義皆孔子所有，言大同人平等也。言小惡者必言性惡，撥亂世當以賢治不肖也。故言性善必言擴充，近于自由主義；言性惡者必言克治，近於督制主義。孟子稱堯舜。荀子發後王。堯舜者大同之代表也。禮運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是也。後王者禹湯文武周周公小康之代表也。禮運所謂三代之英，所謂六君子也。所謂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義，以為綱紀等者是也。此其大端也。若其小節，更僕難終。孟子既沒，公孫丑萬章之徒，不克負荷。荀子身雖不見用，而其弟子韓非、李斯等，大顯於秦。秦人之政，壹宗非斯。漢世六經家法，強半為荀子所傳。見汪容甫述學。而傳經諸老師，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漢以後，名雖為昌明孔學，實則所傳者僅荀學一支派而已。此真孔學之大不幸也。漢代學術在荀派以外者，惟公羊與春秋耳。漢儒流派繁多，綜其大別，可分兩種。

- (一) 說經之儒。
- (二) 著書之儒。

(一) 說經之儒。在昔書籍之流布不易，故欲學者皆憑口說，非師師相傳，其學無由。故家法最重焉。今請將各經傳授本師列表如下。



(六藝)孔子

(古文) 孔安國

子夏 | 曾申 | 李克 | 孟仲子

(魯詩)

根牟子 | 荀卿 | 浮邱伯

毛詩 | 毛亨 | 毛萇

(齊詩)

轅固生 | 翼奉

(韓詩)

韓嬰

(公羊) 子夏 | 公羊高 | 公羊平 | 公羊地

公羊敢 | 公羊壽 | 胡毋生 | 嬴公 | 陸宏

董仲舒

嚴彭祖
顏安樂

春秋

(穀梁)

子夏 | 穀梁赤

荀卿 | 申公 | 江翁

江翁 | 江博士 | 胡常
榮廣 | 蔡千秋 | 尹更始

(左氏) 左邱明 | 曾申 | 吳起 | 吳期

鐸椒

虞卿 | 荀卿 | 張蒼

尹威

翟方進 | 劉歆

(儀禮)

高堂生 | 蕭奮 | 孟卿 | 后蒼

戴聖
戴德
戴玄
慶普

(周禮)

劉歆

表例說明 僞非者之責任一每經十漢初第一本師旁施：爲識立於學字者旁施△入爲識

由此觀之魯詩毛詩穀梁春秋左氏春秋皆出自荀卿。傳有明文而伏生轅固生張蒼皆故秦博士禮經傳授高堂生之前雖不可考然荀卿一書皆崇禮由禮之言兩載記又多採荀卿文字則其必傳自荀門可以推見若是乎兩漢經術其爲荀學者十而七八昭昭然也。

論兩漢經學學派最當注意者古今文之爭是也。今文傳自西漢之初所謂十四博士列於學官者是也。古文興於西漢之末新莽篡國劉歆校書時所晚出者也。今文雖不足以盡孔學然猶不失爲孔學一支派。古文則經亂賊僞師之改竄附託其與孔子之意背而馳者往往然矣。古文雖不盛於漢代然魏末魏晉間馬融鄭玄王肅之徒大揚其波逾六朝以及初唐漸定五經正義皆謂古文學。獨占時代蓋自是而儒者所傳習不惟非孔學之舊抑又苟學之舊矣。今將漢代所立於學官者列其今古文之派爲一表。

易	
楊(何)	武帝時立
施(雝)	宣帝時立
孟(喜)	同上
梁邱(賀)	同上
京(房)	元帝時立
歐(陽)	武帝時立
大夏侯(勝)	宣帝時立
小夏侯(建)	宣帝時立
易	易皆令文
無古文	

漢代 (古文) 孔(安國) 平帝時立

羣經 魯(申公) 武帝時立

立於 (今文) 齊(轅固) 同上

學官詩 (古文) 韓(嬰) 同上

者之 (古文) 毛(萇) 平帝時立

宗派 后(蒼) 武帝時立

(今文) 大戴(德) 宣帝時立

(古文) 小戴(聖) 同上

(古文) 逸禮 平帝時立

(古文) 周官 未得立

春秋 (今文) 公羊 武帝時立

穀梁 元帝時立

嚴(彭祖) 東漢初立(二家皆公羊支子)

顏(安樂) 同上(出於胡母生者也)

(古文) 左氏 平帝時立

綜而論之。兩漢經師。可分四種。(其一)口說家。專務抱殘守缺。傳與其人。家法謹嚴。發明頗少。如田何丁寬伏生歐陽生申公轅固生胡毋生江翁高堂生等其人。(其二)經世家。衍經術以言政治。所謂以禹貢行水。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折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如賈誼董仲舒龔勝蕭望之匡衡劉向等其人。(其三)災異家。

災異之說。何自起乎。孔子小康之義。勢不得不以一國之權託諸君主。而又恐君主之權無限。而暴君益承以爲虐也。於是乎思所以制之。乃於春秋特著以元統天。以天統君之義。而羣經亦往往三致意焉。其卽位也。誓天而治。其崩薨也。稱天而謚。是蓋孔子所殫思焦慮。計無復之。而不得已。出於其途者也不然。以孔子之聖智。甯不知日蝕彗見。地震星索。鶴退石隕等。地文之現象。動物之恆情。於人事上政治上。毫無關係也。而斷斷然視之。若甚鄭重焉者。毋亦以民權既未能興。則政府之舉動措置。既莫或監督之。而匡糾之。使非於無形中。有所以相懼。則民賊更何忌憚也。孔子蓋深察夫據亂時代之人。類其宗教迷信之念甚強也。故利用之。而申警之。若曰。『某某者。天神震怒之象也。某某者。地祇怨恫之徵也。其必由人主之失德使然也。是不可不恐懼。是不可不修省。』夫一人主者。無論何人。無論何時。夫安能無失德。則雖災變日起。而無不可以附會。但使稍自愛者。能恐懼一二。修省一二。則生民之禍。其亦可以稍弭。此孔子言災異之微意也。雖其術虛渺迂遠。斷不足以收匡正之實效。然用心蓋良苦矣。江都最知此義。故其對夫人策。三致意焉。漢初大儒之言災異。大率宗此旨也。及於末流。寢乖本意。牽合附會。自惑惑人。如書則有洪範五行。禮則有明堂陰陽。易則京房象數之災異。詩則翼奉之五際六情。齊詩於春秋又益甚焉。馴致讖緯之學。支離誕妄。不可窮詰。駸駸競起。以奪孔席。則兩漢學者之罪也。(其四)訓詁家。漢初太師之傳經也。循其大體。玩經文。見漢書不爲章句。訓故。舉大義而已。見漢書故讀一經。通一經之義。明一義。得一義之用。自莽歆以後。提倡校勘。詁釋之學。逮東都之末。則賈馬許鄭益覃心於箋注。以破碎繁難。相夸尙。於是學風又一變。近啓有唐陸德明頤孔達之淵源。遠道。近今段玉王之嚆矢。買橫還珠。去聖愈遠。蓋兩漢經學。雖稱極盛。而一亂於災異。再亂於訓詁。災異亂其義。訓詁亂其言。至是益非孔學之舊。而斯道亦稍陵夷衰微矣。

(二)著書之儒。今所經漢代著述。除經注詞賦外。其稍成一家言者。有若陸賈之新語。賈誼之新書。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司馬遷之史記。淮南王安之淮南子。桓寬之鹽鐵論。劉向之說苑新序。楊雄之法言。太玄。王充之論衡。

王符之潛夫論。仲長統之昌言。許慎之說文解字等。四百年中。寥寥數子而已。而說文不過字書。於學術思想全無關係。鹽鐵論專紀一議案。亦非可以列於作者之林。新語真贖未定。新書割綴所成。未足以概學者之學識。要之漢家一代著述。除淮南子外。皆儒家也。而其有一論之價值者。惟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王充王符仲長統七人而已。江都繁露。雖以說經為主。然其究天下相與之故。衍微言大義之傳。實可為西漢學統之代表。史記千古之絕作也。不徒為我國開歷史之先聲而已。其寄意深遠。其託義皆有所獨見。而不殉於流俗。本紀之託始堯舜五帝也。世家之託始泰伯也。列傳之託始伯夷也。皆貴其讓國讓天下。以誅夫民賊之視國土為一姓產業者也。陳涉而列諸世家也。項羽而列諸本紀也。尊革命之首功。不以成敗論人也。孔子而列諸世家也。仲尼弟子而為列傳也。尊教統也。孟荀列傳而包含餘子也。著兩大師。以明羣學末流之離合也。老子韓非同傳。明道法二家之關係也。游俠有傳。刺客有傳。厲尚武之精神也。龜莢有傳。日者有傳。破宗教之迷信也。貨殖有傳。明生計學之切於人道也。故太史公誠漢代獨一無二之大儒矣。彼其家學淵源。既已深邃。太史公自序稱其父談學天官都受易干楊何習道論子黃子天下之中央。而足跡徧海內。自序云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問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

全兩廣貴州福建甘肅五省外史公足跡若徧矣其孔子之學。獨得力於春秋。自序稱吾聞諸董生曰云云蓋史公于董子必有淵源矣公羊德應引子司子曰云云吾友仁利夏曾佑以為必史公也而南派北東派

北西派之精華。皆能咀嚼而融化之。又世在史官。承胚胎時代。種種舊思想。磅礴鬱結。以入於一百三十篇之中。雖謂史公為上古學術思想之集大成可也。劉中壘粹然純儒。然為當時陰陽五行說所困。不能自拔。說苑陳義

至淺。殆無足云。楊子雲新莽大夫。曲學阿世。著太玄以擬易。著法言以擬論語。是足以代表當時學者放創作力。而惟存模擬性也。王仲任頗思為窮理察變之學。然學識不足以副之。撫其小而遺其大。吾友餘抗章炳麟。比

希臘之煩瑣哲學。斯為近矣。節性符公理。仲長雖文辭斐然。然止於政論。指摘當時末流之弊而已。於數千年學

而惟存模擬性也。王仲任頗思為窮理察變之學。然學識不足以副之。撫其小而遺其大。吾友餘抗章炳麟。比希臘之煩瑣哲學。斯為近矣。節性符公理。仲長雖文辭斐然。然止於政論。指摘當時末流之弊而已。於數千年學

而惟存模擬性也。王仲任頗思為窮理察變之學。然學識不足以副之。撫其小而遺其大。吾友餘抗章炳麟。比希臘之煩瑣哲學。斯為近矣。節性符公理。仲長雖文辭斐然。然止於政論。指摘當時末流之弊而已。於數千年學

術思想界中。不足以占一席。若是乎兩漢之以著述鳴者。惟江都龍門二子。獨有心得。爲學界放一線光明而已。嗟乎。斯道之衰。一何至是。君子觀於此。而益嘆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之不可以已。如是其甚也。其於說經著書之外。足以規當時文明之迹者。則詞賦爲最優。而枚乘司馬相如楊雄班固等。其代表人也。而唐都洛下閎之歷數。張仲景之醫方。著傷寒論張衡之技巧。製地動儀亦有足多者焉。

第四章 儒學統一時代 續第十二號

第四節 其結果

儒學統一之運。既至兩漢而極盛。其結果則何如。試舉犖犖大者論之。

一曰名節盛而風俗美也。儒學本有名教之目。故砥礪廉隅。崇尚名節。以是爲一切公德私德之本。孝武表章六藝。師儒雖盛。而斯義未昌。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節。以經明行修四字爲進退士林之標準。故東漢二百年間。而孔子之所謂儒行者。漸漬社會。浸成風俗。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讓爵讓產。史不絕書。或千里以急朋友之難。或連軫以犯時主之威。論者謂三代以下。風俗之美。莫尙於東京。非過言也。夫當時所謂名節者。其果人出於真心與否。吾不敢言。雖然。孟德斯鳩不云乎。立君之國。以名譽心爲元氣。孔子之政治思想。專就其小則正孟德斯鳩所謂立君政體也。故其所以維持之者。莫急於尙名。極至東京。而儒效極矣。南史有云。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顧亭林亦云。一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性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卽不無一二僞僞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爲利者。又曰。雖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猶使之以名爲利。一名節者。實東漢儒教一最良之結果也。雖其始或爲以名爲利之一念所

歐而非其本相乎。至其寢成風俗。則其欲利之第一性。或且爲欲名之第二性所掩奪。而舍利取名者。往往然矣。其孔學所以坊民之要具也。

二曰民志定而國小康也。孔子之論政。雖有所謂大同之世。太平之治。其所雅言者。總不出上天下澤。君臣大

防。故東漢承其學風。斯指最暢。范蔚宗之論。以爲「靈桓之間。看道批辭。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

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義。後漢書所以傾而未顛。抑而未潰。豈非仁人君

子心力之爲乎。同佐雄誠哉其知言也。儒教之結果使然也。自茲以往。二千餘年。以此義爲國民教育之中心點。

宋賢大揚其波。基礎益定。凡縉紳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義理既入於人心。自能消其梟雄跋扈之氣。束

縛於名教。以就範圍。若漢之諸葛。唐之汾陽。近世之曾左。皆食其賜者也。夫共和之治。既未可驟幾。則與其亂臣

賊子。繼踵方軌。以暴易暴。誠不如戢其戾氣。進之恭順。而國本可以不屢搖。生民可以不塗炭。兩漢以後。所以弑

殺之禍。稍殺於春秋。而權臣日少。一日者。儒教治標之功。不可誣也。一此其結果之良者也。若其不良者。則亦有

焉。三曰民權狹而政本不立也。儒教之政治思想。有自相矛盾者一事。則君民權限不分明是也。大抵先秦政論。

有反對極端之兩派。曰法家。曰道家。而儒實執其中。法家主干涉。道家主放任。惟干涉也。故君與民爲強制之關

係。惟放任也。故君與民爲合意之關係。即近于契惟強制關係也。故重等差。惟合意關係也。故貴平等。惟等差也。故

壓制暴威。惟平等也。故自由自治。此兩者雖皆非政治之正軌。要之首尾相應。成一家言者也。儒家則不然。其施

政手段。則干涉也。保氏牧民詩干涉其君臣名分。則強制也。所謂君臣之義無其社會秩序。則等差也。中庸說視之殺尊一

惟其政治之目的。則以壓制暴威爲大戒。夫以壓制暴威爲大戒。豈非仁人君子之極則耶。而無如不揣其本。而

齊其末。道固有未能致者也。儒教之所最缺點者。在專爲君說法。而不爲民說法。其爲君說法奈何。若曰。汝宜行

仁政也。汝宜恤民隱也。汝宜順民之所好惡也。汝宜採民之輿論。以施素政也。是固然也。若有君於此。而不行仁政。不恤民隱。不順民之所好惡。不採民之輿論。則當由何道。以使之不得。不如是乎。此儒教所謂明答之問題也。夫有權之人之好濫用其權也。猶虎狼之嗜人肉也。向虎狼諄諄說法。而勸其勿食人。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謂余不信。則試觀二十年來。孔教之盛極於中國。而歷代君王。能服從孔子之明訓。以行仁政。而事民事者。幾何人也。然則其道當若何。曰。不可不箝制之。以民權當其暴威之未行也。則有權以監督之。當其暴威之方行也。則有權以屏除之。當其暴威之既革也。且有權以永絕之。如是然後當權者。有所憚有所縛。而仁政之實乃得行。儒教不然。以犯上作亂為大戒。猶可言也。寢假而要君。亦為大不敬矣。猶可言也。寢假而庶人議政。亦為無道矣。儒教亦多非常

異義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象。視民草芥。視君寇讎。一夫未聞弑君之言。皆所以限制暴威之不二法門也。雖然爭權而必出於革命。慘矣。傷矣。且革命之後。復無所以限其君權者。前虎退而後狼。逃是革之無已時。而威將何以立也。故徒殺一虎。殺一狼。不可也。必求所以絕成。郵治舍此。何以哉。而惜乎儒者之有所顧忌。而不致昌言也。此所以雖有仁心。而二千年來不能蒙其澤也。欲

狠勿噬汝。汝但恭順俯伏於其側。雖犯汝而不可校也。雖曰小康時代。民智民力未充實。或有不能遽語於此者乎。雖然。其立言之偏流弊之長。則雖加刀於我頸。我固不得為古人諱也。故儒家小康之言。其優於法家者。僅一問耳。法家以為君也者。有權利無義務。民也者。有義務無權利。儒家專指以為君也者。有權力有義務。民也者。有義務無權利。其言君之有義務也。是其所以為優也。雖然。義務必期於實行。不然則與無義務等耳。夫其所以能實行者何也。必賴對待者之權利以監督之。今民之權利。既怵於學說。而不敢自有。則君之義務。其何附焉。此中國數千年政體。所以儒其名而法其實也。吾非崇道家言道家思想之乖謬而不完全更甚也故夫東京末葉。鴻都學生。郡國黨錮諸君子。膏斧或實半檻而不悔。往車雖軫。而來軫益適。以若此之民德。若此之士氣。苟其加以權利思想。知要君之必非罪惡。而爭政之實為本權。則中國議會之治。雖與於彼時可也。徒以一間未達。僅以補袞闕為責任。以清君側為旗幟。

曾不能乘此實力爲百年開治平。以視希臘羅馬之先民。其又安能無媿也。嗚呼。吾不敢議孔子。吾不能不罪荀卿焉矣。

四曰一尊定而進化沈滯也。進化與競爭相倚。此義近人多能言之矣。蓋宇宙之事理至繁曠也。必使各因其才。盡其優勝劣敗之作用。然後能相引以俱上。若有一焉獨占勢力。不循天職。以強壓其他者。則天演之神能息矣。故以政治論。使一政黨獨握國權。而他政黨不許容喙。苟容喙者加以戮逐。則國政未有能進者也。若是者謂之政治之專制。學說亦然。使一學說獨握人人良心之權。而他學說不爲社會所容。若是者謂之學說之專制。苟專制矣。無論其學說之不良也。卽極良焉。而亦阻學問進步之路。此徵諸古今萬國之歷史而皆然者也。儒教之在中國也。佛教之在印度及亞洲諸國也。耶教之在泰西也。皆曾受其病者也。但泰西則自四百年來。異論譁起。舉前此之縛軛而廓清之。於是乎有哲學與宗教之戰。有科學與宗教之戰。至於今日。而護耶教者。自尊之如帝天。非耶教者。自攻之如糞土。要之歐洲今日學術之昌明。爲護耶教者之功耶。爲攻耶教者之功耶。平心論之。兩者皆與有力焉。而赫胥黎斯賓塞之徒。尤倜乎遠矣。而泰東諸國。則至今尤生息於一尊之下。此一切羣治。所以瞠乎後也。吾之爲此言。讀者勿以爲吾欲攻孔子。以爲耶氏先驅也。耶氏專制之毒。視中國殆十倍焉。吾孔子非自欲以其教專制天下也。末流失真。大勢趨於如是。孔子不任咎也。若耶則誠以專制排外爲獨一法門矣。故羅馬教會最盛之時。正泰西歷史最黑暗之日。吾豈其於今日。乃欲撫他人吐棄之唾餘。而引而親之。但實有見夫吾中國學術思想之衰。實自儒學統一時代始。按之實迹而已然。證之公例而亦合。吾又安敢自枉其說也。吾更爲讀者贅一言。吾之此論。非攻儒教也。攻一尊也。一尊者。專制之別名也。苟爲專制。無論出於誰氏。吾必盡吾力所及。以拽倒之。吾自認吾之義務當然耳。若夫孔子。則固云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孔子之惡一尊也。亦甚矣。此乃孔子之所以爲大。所以爲聖。而吾所頂禮贊嘆而不能措者也。

或曰。儒教太高尙。而不能逮下。亦其結果不良之一端焉。蓋當人智未盛之時。禍福迷信之念。在所不免。顧儒教全不及此。使騷愚婦孺。無所依仰。夫以是而不得不出於他途。坐是之故。道家入之。釋家入之。馴致衰了凡派。所謂太上老君。文昌帝君者。紛紛入之也。未始非乘儒教之虛隙而進也。雖然。以禍福迷信之說。牖民雖非無利。而利或不勝其敝。吾中國國教之無此物。君子蓋以此自喜焉。

第五章 老學時代

三國六朝。爲道家言猖披時代。實中國數千年學術思想。衰落之時代也。申而論之。則中國六朝者。懷疑主義之時代也。厭世主義之時代也。破壞主義之時代也。隱詭儒義之時代也。而亦儒佛兩宗過渡之時代也。

東漢儒教之盛如彼。乃不數十年間。至魏晉而其衰落忽如何也。推原其故。蓋有五端。

一由訓詁學之反動力也。漢季學者。守師說。爭門戶。所謂「碎義難逃。便辭巧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不能通。」見漢書藝文志學問之汨沒性靈。至是已極。物極必反。矯枉過直。故降及魏晉。人心厭倦。有

提倡虛無者起。則羣率而趨之。舉一切思想。投入懷疑破壞之渦中。殆物理恆情。無足怪者。此其一。

一由魏氏之提倡惡俗也。晉泰始元年。傅元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

守節。」孟德既有冀州。崇獎阡弛之士。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語意皆同。於是風俗大壞。人心一變。顧亭林所謂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

爲之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誠哉其知言也。儒術之亡。半生是故。此其二。

一由殺戮過甚。人心皇惑也。漢世外戚宦官之禍。連踵繼軌。兩漢后妃之家。著聞者四十餘氏。大者夷滅。小者放竄。其身家俱全者。不得四五。宦官弄權。殺人如草。一朝爲董袁所製。亦無子遺。人人漸覺骨肉之間。皆有刀俎。若

乃黨錮之禍。俊顧廚及一網以盡。其學節冠一世。位望至三公者。亦皆駢首闕下。若屠猪羊。天下之人。見權勢之不可恃也。如彼。道德學問之更不可恃也。如此。人心旁皇。罔知所適。故一遁而入於虛無荒誕之域。芻狗萬物。良非偶然。此其三。

一由天下大亂。民苦有生也。漢末至張角董卓。李催郭汜。曹操袁紹。孫堅劉備以來。四海鼎沸。原野厭肉。谿谷盈血。繼以晉代八王。五胡之亂。中原漂血。一歲數見。學者既無所用。亦困於亂離。無復有餘裕以研究純正切實之學。但覺我生靡樂。天地不仁。厭世之觀。自然發生。此其四。

以此四困。加以兩漢帝王儒者。崇尚織緯。迷信休咎。所謂陰陽五行之謬說。久入人心。而權勢道德。既兩無可憑。民志皇皇。以爲殆有司命之者存。吾祈焉禳焉。煉養焉。服食焉。或庶可免。於是相率而歸之。此其五。

此五者。殆當時學術墮落之大原因也。故三國六朝間。老子之教徧天下。但其中亦有派別焉。

一曰玄理派。自魏文提倡曠達。舉世化之。前此建安七子。既已以浮靡相尚。後遂爲清談之俗者。二三百。年。開其宗者。實爲何宴王弼。晉書王衍傳稱。一晏弼祖述老莊。謂大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一蓋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亦有應於時勢。而可以披靡天下者焉。此後如阮籍嵇康劉伶王衍于戎樂

廣衛玠阮瞻郭象向秀之流。皆以談玄有大名於時。乃至父兄之勸戒師友之講求。莫不推究老莊爲第一事業。

潘京傳云。京與樂廣談廣深嘆之。謂曰。君天才過人。若加以學。必爲一代恢宗。京遂勸學不倦。又王僧虔傳引其戒子書云。汝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而便執塵尾。自稱談士。此最險事云云。

當時六經之中。除易理外。盡皆闕

束。而諸傳中。稱揚人學問者。皆以研精老易等語。老易並稱。實當時之普通名詞也。范甯謂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卞壺斥王澄謝鯤。謂悖禮傷教。中朝傾覆。實由於此。非過言也。平心論之。若著政治史。則王何等傷風敗俗之罪。固無可假借。若著學術思想史。則如王弼之於老易。郭象向秀之於莊。張湛之於列。皆有其所得心之處。成一家言。以視東京末葉。咬文嚼字之腐儒。殆或過之焉。老學雖偏激。亦南派一鉅子。世界哲學應有之一義。

吾雖惡之而不願爲盜惡之言也。但其魔業之影響於羣治者既若彼焉矣。無他。老子既以破壞一切爲宗旨。而復以險之心術。詭結之權謀。佐之。故老學之毒天下。不在其厭世主義。而在其私立主義。魏晉崇老。其必至率天下而禽獸。勢使然也。此爲當時老學正派。

二曰丹鼎派。一馬貴與曰。一道家之術。雜而多端。蓋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經典科學又一說也。俱欲冒以老氏爲之宗主。以行其教。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十二此實數千年道教流派之大略也。煉養服食兩派。其指歸略同。

吾彙括之名曰丹鼎派。此派蓋導源於秦漢之交。始皇時侯生盧生等。既倡神仙之說。漢初張良。功成身退。自言從赤松子遊。其是否依託。姑弗深考。但留侯必有此等思想。可斷言也。漢武迷信封禪。李少君樂大之徒。相與炫惑。於是煉養服食之說益甚。至漢末魏伯陽著參同契。密勿傳授。其談益播。後漢彭曉亭參同契去謂伯陽先示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注之復以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至晉葛洪而集其大成。洪著抱朴子內外編各四卷。神仙傳十卷。隱逸傳十卷。其他著雜一百餘卷。其言曰。

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本也。更有所謂丹經者。發明服食之訣也。言詭誕不可窮詰。而後世神仙家之思想。實宗於此派之說。其在前者。文成五利之徒。實依託以誑人主。而取富貴。固不足道。至如魏葛輩所志。或不在是。蓋懷抱厭世思想。而又不悟解脫真理。知有軀壳。不知有靈魂。徒欲長生。久視游戲塵寰。是野蠻時代宗教思想。必有之現象。無足怪者。印度婆羅門外道每欲速滅其軀壳以享涅槃之樂中國神仙家言每欲長保其軀壳以享飛昇之樂雖其見地之深淺不同要之爲軀壳所迷縛是也古埃及人用木乃伊術保全屍體是由軀壳所重視致也耶教號稱重魂而其言未

日審判死者皆從塚中復生。其爲軀壳所迷亦至矣。宗教進化之第一級。莫不如是。神仙家言又何責焉。此爲當時老學第一別派。

三曰符錄派。符錄之視丹鼎風益下矣。丹鼎派起於漢初。符錄派起於漢末。順桓間宮崇裴楷始以于吉神書上於朝。後張角用其術以亂天下。後漢書襄楷傳云楷上言臣聞上瑯琊宮崇所受于吉神書不合可聽又云初琅琊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池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號太平清令善其言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

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後張角頗有其書焉。云云。是張角之術所自本也。按于吉神書即道家所謂太平經者。宋中興史志始著錄焉。臨經亦存其目于吉。後爲孫策所獲。順帝時距孫策據江東已七十餘年矣。同時張道陵亦托此術。

梁任公文選 卷十三 五七九

密相傳授。延至後世。抑為真人。奉為天師。案三國志裴注云張陵漢順帝時人入蜀居鶴鳴山中造符者為人治病陵子衡衡子魯

張陵始未見于傳記者也。後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命繼道陵為天師。於是六朝以來天師之號起。通考載唐天寶六載以後漢天師子孫嗣真

教册贈天師為太師。宋太宗祥符九年賜信州道士張正隨。真靜先生自是凡嗣世者皆賜號。元至元十三年賜張宗演為應冲和真人之號。給三品銀印其後屢有加號晉秩至一品明太祖時改為三品沿襲以至於今。幾于孔子之衍聖公耶。氏之教皇等矣。豈不異哉。

寇之最顯於北。魏書釋老志云寇謙之自言遇仙人成公與授以大法。又遇太上老君命之繼天師。張陵之後處師位。賜以雲中音誦。新科

迎致焉。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陶弘景最顯於南。梁書言陶弘景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錄。武

藥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錄以爲故事云云。蓋六藝九流一切掃地。而北派獨滔滔披靡天下矣。竊嘗論之。其時佛教已入

上厚朝士受道者衆。三吳及邊海之際。震且妖妄者流。竊其象教密宗。最粗淺之說。以欺惑愚衆。故其所言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又言天尊

之體。常存不滅。往往開劫度人。彼中言天尊開劫已非一度。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等年號。其間相去

所說剽竊之迹。顯然可見。而復去兩漢儒者陰陽五行之迷信。以緣附之。故吾謂此時為儒佛過渡時代。其派實

其最著者也。此為當時老學第二別派。四曰占驗派。自西京儒者翼奉。眭孟。劉向。匡衡。龔勝之徒。既已盛說五行。夸言讖緯。及光武好之。其流愈盛。東

京儒者張衡。郎顛。最稱名家。襄楷。蔡邕。楊厚等。亦班班焉。於是所謂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

專須臾。孤虛雲氣諸術。諸術名義解俱見後漢書盛行於時。後漢書方術列傳所載者。三十三人。皆此類也。然其術至

三國而大顯。始儼然有勢力於社會。若費長房于吉。管輅左慈輩。其尤著者也。其後郭璞著葬書。此書四庫著錄或言依託璞名注

青囊。今佚。為後世堪輿家之祖。而稽康亦有難宅無吉凶論。則其時風水說之盛行可知。隋志著錄路球子一書。六朝人撰言祿命者。以為本經。而臨孝公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實後世算命家之祖。衛元嵩著元包。庾季才著

靈臺祕苑皆北。周人為後世言卜筮者之大成。陶弘景著相經。為後世言相法者之祖。凡千年以來。誣罔怪誕之說。汨溺人心者。皆以彼時確然成一科學。雖謂晉魏六朝間。為召癩社會之罪惡府可也。此為當時老學第三別派。要而論之。當時實道家言獨占之時代也。其文學亦彪炳可觀。而發揮厭世精神亦最盛。所謂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語。其代表也。此皆老子「芻狗萬物」。「楊朱」奚皇死後」之意也。雖我國二千年文學大率皆此等音響。而魏晉六朝為尤甚焉。曾無雄奇取進之氣。惟餘靡靡頹惰之音。老楊之毒。使然也。其時治經學者。雖有若王肅杜預虞翻劉焯劉炫徐遵明之流。然會不能於東京學風外。有所建樹。徒咬文嚼字。破碎愈甚。北史儒林傳謂「南學簡約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兩派之慨象雖不同。要其於數千年儒學史。無甚關係一也。雖謂其時為儒學最銷沈之時代可也。佛學雖自漢明以後。已入中國。苻秦崇法。廣事翻譯。宗風漸衍。然謂之為佛學萌芽時代則可。竟謂之為佛學時代則不可。蓋當時之治佛學者。徒誦經文。皈依儀式。而於諸乘理法。曾無所心得也。老學之毒。雖不止魏晉六朝。即自唐以後至今日。其風猶未息。雖然。遠不如彼時代之盛矣。其派別之多。亦遠有所遜。故劃分數千年學術思想史。而名彼時為老學時代。殆無以易也。

第六章 佛學時代

第一節 發端

吾昔嘗論六朝隋唐之間。為中國學術思想最衰時代。雖然此不過就儒家一方面而論之耳。當時儒者家流。除文學外。為最衰時代。著中國文學史。當以六朝唐為全盛時代。一無所事。其最錚錚於學界者。如王通。陸德明。孔穎達。韓愈之流。其於學術史中。雖謂無一毫之價值焉可也。雖然學固不可以儒教為限。當時於儒家之外。有放萬丈光燄。

於歷史上者焉。則佛教是已。六朝三唐數百年中。志高行潔。學淵識拔之士。悉相率而入於佛教之範圍。此有所盈。則彼有所絀。物莫兩大。儒教之衰亦宜。

或曰。佛學外學也。非吾國固有之學也。以入諸中國學術思想史。毋乃不可答之曰。不然。凡學術苟能發揮之光。大之實行之者。則其學卽爲其人之所自有。如吾游學於他鄉。而於所學者。既能貫通。既能領受。親切有味。食而俱化。而謂此學仍彼之學。而非我之學焉。不得也。一人如是一國亦然。如必以本國固有之學。而始爲學也。則如北歐諸國。未嘗有固有之文明。惟取諸希臘羅馬。取諸猶太者。則彼之學術史。其終不可成立矣。又加日本。未嘗有固有之文明。惟取諸我國。取諸歐西者。則彼之學術史。其更不可成立矣。故論學術者。惟當以其學之可以代表當時一國之思想者爲斷。而不必以其學之是否本出於我爲斷。

密如是也。則雖謂隋唐之交爲先秦以後學術思想最盛時代可也。前乎此者。兩漢之經學。非所及也。而餘更無論也。後乎此者。宋明之理學。非所及也。而餘更無論也。又不惟在中國爲然耳。以其並時舉世界之學術思想界校之。印度自大乘教諸鉅子入滅後。繼法無人。其繼法者悉在中國日以萎微。歐洲則申世史。號稱黑暗時代。自羅馬滅亡以後。全歐爲北狄所蹂躪。幾限於無歷史之域。當時所賴以延文明。絕續於一線者。惟恃一頑舊專制之天主教而已。印度歐洲如此。而餘更無論也。故謂隋唐之學術思想爲並時舉世界獨一無二之光榮可也。縱說之則如彼。橫說之則如此。故隋唐學者。其在本論中占一重要之位置也。不亦宜乎。

第二節 佛學漸次發達之歷史

中國之受外學也。與日本異。日本小國也。且無其所固有之學。故有自他界入之者。則其趨如鶩。其變如響。不轉瞬而全國亦與之俱化矣。雖然。充其量不過能似人而已。實亦不能真似終不能於所受者之外。而自有所增益。自有所創造。中國不然。中國大國也。而有數千年相傳固有之學。壁壘嚴整。故他界之思想入之不易。雖入矣。而閱數十

年百年常不足以動其毫髮。譬猶撥墨於水。其水而爲徑策之孟。方策之池也。則黑痕倏忽而徧矣。其在滔滔之江。泱泱之海。則甯易得而染之。雖然。吾中國不受外學則已。苟既受之。則必能盡吸其所長。以自營養。而且變其質。神其用。則造成一種我國之新文明。青出於藍。冰寒於水。於戲。深山大澤。實生龍蛇。龍伯大人之脚趾。遂終爲焦僥。國小丈夫之項背。所能望也。謂余不信。請徵諸佛學。

佛學之入震旦也。據別史所言。或謂秦時與寶利防等交通。西漢時從匈奴得金人。實爲我國知有佛之嚆矢。眞僞第弗深考。其見於正史。信而有據者。則東漢明帝永平十年。西印度之攝摩竺法蘭兩師。應詔齋經典。而至於佛之教義。始東被。雖然。我民族宗教迷信之念。甚薄。莫之受也。至桓帝始自信之。興平間。民間亦漸有信者。三國時代。支纖支亮支謙。皆自印度來傳教。時號三支。魏嘉平二年。曇摩訶羅始以戒律來。象教漸備。雖然。當時道家言極盛。全國爲所掩襲。莫能奪也。而亦有漸認佛教勢力之不可侮。起而與之爲難者。二道士著道佛優劣論。左作子理感論而吳主孫皓亦有廢佛教之議必其既興始有辨之有廢之者矣及魏晉代。始漸成爲一科學之面目。時則有佛圖澄者。來自西域。專事譯經。東晉以還。偉人輩出。若道安。若惠遠。若竺道潛。若法顯。其尤著也。道安與習鑿齒等游。專闡揚佛教於士大夫之間。惠遠開廬山。日夜說法。佛教講壇。實始於此。爲淨土宗之濫觴焉。法顯橫雪山。以入天竺。齋佛典多種。以歸。著佛國記。我國人之至印度者。此爲第一。法顯三藏者。不徒佛教界之功臣而已。抑亦我國之立溫斯敦也。立溫斯敦。英人。探險于非洲者。而同時北方一大師起。爲佛教史中開一新紀元。曰鳩摩羅什。羅什龜茲國人。既精法理。且嫻漢語。以姚秦弘始三年。始入長安。日夜從事繙繹。一切經綸。成於其手者。不知凡幾。門徒三千。達者七十。上足四人。道生道融。僧肇。僧叡。其最險者也。羅什之功德不一。而其最大者。爲傳大乘教。前此諸僧用力雖劬。然所討論。僅在小乘耳。至羅什首傳三論。宗室義譯法華經。又譯成實論。實爲成實宗入中國之始。自茲以往。佛馱跋陀羅譯華嚴。曇無讖譯涅槃。而甚深微妙之義。始逐漸輸入學界。壁壘一新矣。

南北朝之際。海宇鼎沸。羣雄四起。而佛教之進路亦多歧。宋少帝時。譯五分律。文帝時。譯觀普賢經。觀無量壽經。瓔珞等經。又迎求那跋摩於罽賓。築成壇以聽法。中國之有戒壇。自茲始。歷陳涉隋。以逮初唐。諸宗並起。菩提流支。始倡地論宗。達摩始倡禪宗。真諦三藏始倡攝論宗。及俱舍宗。智者大師始倡天台發華宗。南山律師始倡律宗。善導大師始倡淨土宗。慈恩三藏始倡法相宗。賢首國師始倡華嚴宗。善無畏三藏始倡真言宗。萬馬齊奔。百流洶湧。至是遂為佛學全盛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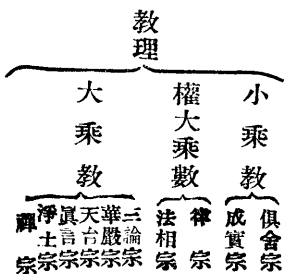
第二節 諸宗略紀

今請將六朝隋唐間有力之諸宗派列為一表。示其系統。

宗名	開祖	印度遠祖	初起時	中盛時	後衰時
成實宗	鳩摩羅什	訶犁跋摩	晉安帝時	六朝間	中唐以後
三論宗	嘉祥大師	龍樹提婆	同上	同上	同上
涅槃宗	曇無讖	世親	同上	宋齊	陳以後歸入天台
律宗	南山律師	曇無德	梁武帝時	唐太宗時	元以後
地論宗	光統律師	世親	同上	梁陳間	唐以後歸華嚴
淨土宗	善導大師	馬鳴 龍樹 世親	同上	唐宋明時	明末以後
禪宗	達摩大師	馬鳴 龍樹 提婆 世親	同上	同上	同上

俱舍宗	真諦三藏	世親	陳文帝時	同上	晚唐以後
攝論宗	同上	無著世親	同上	宋齊	唐以後歸法相
天台宗	智者大師		陳隋間	隋唐間	晚唐以後
華嚴宗	杜順大師	馬鳴 堅慧 龍樹	陳	唐則天後	同上
法相宗	慈恩大師	無著 世親	唐太宗時	中唐	同上
真言宗	不空三藏	龍樹 龍智	唐玄宗時	同上	同上

以上十三宗。除涅槃地論攝論三家。歸併他宗外。自餘十宗。皆經過極光大之時代。互起角立。支配數百年間之思想界者也。今按其所屬教乘。再示一表。



諸宗之教旨。若縷述之。雖數千萬言。猶不能殫。且亦非余之淺學所能及也。是以不論論其歷史。本論原以中國為宗起。宗起。多。印度有。係。不。得。不。追。論。及。之。主不能他及但各

(一) 俱舍宗。佛滅後九百年。世親菩薩。依四阿舍經。會一阿舍經五十一卷中阿舍經六十卷長阿舍經二十二卷雜阿舍經五十卷皆小乘經地造俱舍論卷三十實

為本高之嚆矢。時印度自佛家乃至外道。莫不競學。大顯勢力於西域。及陳文帝天嘉四年。印度高僧波羅末那。即真諦

三藏。攜梵本以詣震旦。以五年之功譯成之。名曰「阿毗達摩俱舍論」。即所謂舊俱舍者是也。陳智愷唐淨

慧皆為作疏。及唐貞觀間。玄奘法師親赴天竺。從僧伽耶舍論師學俱舍之奧論。歸國後重譯原本。釐為三十卷。

其弟子神秦普光法實尊親為疏記。遂以流通。但此宗本為法相之初步。故亦名法相宗之附屬宗云。

(二) 成實宗。本宗之祖師。即成實論之訶黎跋摩其人。也。生於佛滅後九百年。嘗從「有宗」本師受迦旃延

之論。時印度佛派有。有。宗。空宗。兩大派。覺有所未慊。乃通覽大小乘。自創其論。然其宗義不盛於印度。至姚秦弘始十三年。鳩摩

羅什始譯之。以行於支那。其弟子曇影為之筆述。僧叡為之注釋。於是此義遂光。自晉末至唐初二百年間。浸淫

一世。齊梁之間。江南尤盛云。但此論本與「三論」並譯。其傳法者率皆兩習。故亦名三論宗之附屬宗云。

(三) 律宗。自佛入滅後。迦葉尊者與五百羅漢結集大藏。分為經歷論之三藏。律之在教中。蔚為大國矣。其

入中國也。始於曹魏嘉平二年。曇摩訶羅始傳所謂十八受者。劉宋元嘉十一年。始行尼受。謂比丘尼。所受戒律。迨姚秦弘

始六年。鳩摩羅什始譯十誦律。其後僧祇律等。相續出世。律教漸入震白矣。其卓然完成一宗者。則自南山律師

道宣始。南山生隋開皇間。受戒於智者律師之門。後隱於終南。研精戒律。及樊師西遊歸國。開譯壇於長安。南山

親為其書記。譯律數百卷。證明戒律為員頓一乘之旨。非小乘所得專有。其有功於佛教。實非淺尠。其時與之並

起者。復有兩派。一曰相部宗。法礪律師所創。二曰東塔宗。懷素律師所創。並南山宗統稱律家三宗云。然彼兩宗

不光。大獨南山律至元代。猶保持宗勢不衰。

(四)法相宗。法相天台華嚴三宗亦稱教下三家皆大乘妙諦而當佛時學中最光大者也此宗一名唯識宗以大意明唯識故又名慈恩宗以開祖為慈恩故本宗印度傳法最為分明佛說大乘經中華嚴深密楞伽經等闡揚萬法唯識之義實為斯學所本佛滅後九百年彌勒慈尊應無著菩薩之請說五部大倫所論「伽瑜師地論」「分則瑜伽論」「大莊嚴論」「辨中邊論」「金剛波若論」是也無著承彌勒之旨復造「顯揚論」「對法論」等同時有世親菩薩之弟造「五蘊論」「百法明門論」「唯識三十誦論」等大弘斯旨復次佛滅後十一世紀有難陀護法尊十大論師皆注世親「三十頌」各有心得而護法之弟子戒賢師論所謂傳法大將冠絕一時深究瑜伽唯識聲明因明等之蘊奧在五印中度號稱辯才第一傳鉢裝師以惠震旦自茲以往西學此域微矣唐貞觀三年玄奘三藏求法西行坊間小說謂遊記即演裝師事蹟也子身徧歷五印得禮戒賢盡受五大論即彌勒所造十支論即無著以博通因明聲明諸學之其因明即名學日本所謂論理學也歸國以後弘暢斯旨實為法相宗入中國之嚆矢玄奘高足窺基號慈恩法師悉受微言妙達玄旨於是述疏證義確立宗規本宗大成實由於是再傳為淄州惠治著「唯識了義燈」三傳為樸楊智周著「唯識演秘」經此數師宗義日以遂光大

(五)三論宗。三論者(一)中論(二)十二門論(三)百論也前二為龍樹菩薩造後一為提婆菩薩造故本宗祖龍樹提婆或加大智度論亦名四論宗鳩摩羅什實提婆三傳弟子也傳法東來專弘此宗四論譯皆出其手什師門下生道融道融僧觀影影觀慧恆濟濟之八傑皆受大義曇濟授道朗道朗授道詮道詮授法明法明授嘉祥至嘉祥大師藏名吉而此宗全盛其後玄奘復從印度清辯智光兩大師更受微言復有地婆伽羅者東來口授宗義於慈恩慈恩遠承什譯近稟奘傳旁參伽說著「十二門宗致義記」而此宗遂以大成

(六)華嚴宗。我佛世尊從菩提樹下起即為深位菩薩文殊普賢尊說華嚴三十八品十萬偈實佛乘中甚深微妙一乘最極之法門也當時聲聞緣覺根器未熟者聽之如聲如暍佛滅五百年馬鳴菩薩作一大乘起信

論演真如緣起法門。卽本此經。次七百年。龍樹菩薩出現。造「大不思議論」。以解釋之。次九百年。天親菩薩造「華嚴十地論」。此三師者。稱本宗印度之列祖。其在支那。東晉義熙十四年。跋陀羅始譯華嚴六十卷。其後諸師講說流布。製疏撰章者。雖不尠。然未能確然成一宗派。陳隋間。杜順禪師。始提義綱。標立宗名。著華嚴法界觀門。「五教止觀十玄章」等。大暢妙旨。是爲開宗初祖。二祖智儼。作「搜玄記」。孔目章等。三祖法藏。稱賢首國師。作「五教章」。以明本宗之教相。作「探玄記」。二十卷。以解華嚴。其餘著述。尙二十餘部。圓宗宗風。至此大成。故賢者亦稱華嚴太祖。賢首沒後。有慧苑者。私逞臆見。刊落師說。宗統將墜。四祖澄觀。慨之作「華嚴大疏鈔」。破斥異轍。恢復正宗。諸祖心傳。賴以不墜。所請清涼國師。是也。五祖宗密。稱圭峯禪師。紹述清涼。盛弘華嚴。兼通諸宗。斯道益以光大。此五傑者。所謂華嚴五祖也。

(七)天台宗。亦名法華宗。以依法華經立宗。故此宗不上承印度。創始之者。實由我支那。則智者大師其人也。師名智顛。陳隋間人。以居天台山。故此宗得名。時有南嶽慧恩禪師。德高一世。自證三昧。智者往謁之。則曰。昔者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乃使修法華三昧。越十四日。智者大徹大悟。遂直接佛傳。創立此荆溪尊者。智者第六代法孫也。「止觀義例云」。家教門所用義旨。以法華爲宗骨。以智論按指大智度論也。爲指南。以大經按指涅槃經也。爲扶疏。以大品按指大品般若經也。爲觀法。引諸經以增信。引諸論以助成。觀心爲經。諸法爲緯。織成部帙。不與他同。云云。本宗創立之真相。實括於是。次有章安大師。承天台後。廣傳宗風。天台惟散說。章安始結集。以成一宗典籍。以作一家綱目。次有智威。慧威。玄郎。妙樂。並稱藕象。中唐以後。荆溪尊者。湛然。最顯焉。

(八)真言宗。佛教有顯密二教之別。此宗所謂密教也。密教者。何不特言語。以立教者也。據佛家言。佛有三身。一)釋伽佛。二)大日如來佛。三)彌陀佛。實一佛之德。所流出之三體也。按略如耶教三位一體說之。大日者。釋伽之法身。釋伽者。大日之化身也。故後世學者。綜別諸宗。亦分爲釋伽教。大日教。彌陀教。三類。今所舉十宗。惟真言

宗屬大日教。淨土宗屬彌陀教。今婦孺通念南無阿彌陀佛即宗彌陀教也。餘八宗皆屬釋伽教。相傳金剛薩埵親受法門於大日如來。如

來滅後七百年。薩埵以授龍猛菩薩。龍猛授龍智。龍智授善無畏。善無畏始來唐。繙大日經。以授金剛智。金剛智

實支那傳法初祖也。其後不空和尚東來。承金剛智之後。復從事繙譯。爲玄宗肅宗代宗三代國師。真言宗之確

立。實自不空始。雖然。此宗不盛於我國。後經空海即創造日本傳諸日本。日本今特盛焉。西藏蒙古暹羅亦行之。

(九)淨土宗。此宗所依者三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阿彌陀經一論。往生淨土論以念佛藉他力而求解脫。所謂彌陀教也。印

度先師。推天親菩薩。天親入滅後五百年。菩提流支始傳淨土法門於震旦。先是後漢時安息國沙門安清高始

譯無量壽經二卷。及普慧遠法師。結白蓮社於廬山。念佛修行。已爲此宗之嚆矢。然法門未備。菩提流支之入中

國。實北魏永平元年也。流支以授曇鸞。著往生淨土論。註大宏斯旨。其後隋大業間。有道綽。唐貞觀間。有善導。皆

錚錚大師也。禪宗天台法相華嚴等諸宗。雖極盛於當時。然其教理甚深微妙。非鈍根淺學人所能領解。故信奉

者。僅在士大夫。獨淨土宗。以他力教。義感化愚夫愚婦。凡難解之教理。概置不論。故其勢力廣被。披靡全國。善導

禪師在世之時。屠肆殆無過問者。云其力量可見一斑矣。今世俗所謂佛教者。大率猶汲此宗之末流也。

(十)禪宗。法相天台華嚴稱教下三家。禪宗稱教外別傳。此四宗者。皆大乘上法。各有獨到。而中國佛學界

之人才。亦悉在於是矣。禪宗以不著語言。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見性成佛爲教義。一變佛教之窠臼。後此宋明間

儒佛混合。皆自此始。此宗歷史相傳。靈山會上。釋尊拈花。迦葉微笑。正法眼藏。於茲授受。其後迦葉尊者。以衣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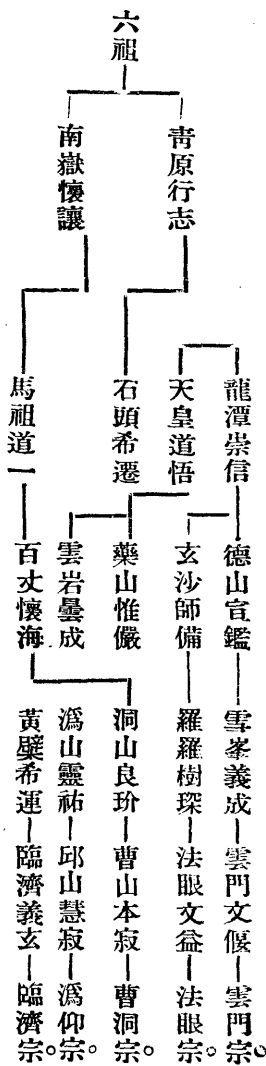
授阿難。中間經歷馬鳴龍樹天親等二十七代。密密相傳。不著一字。直至達摩禪師。自迦葉迄達摩。是爲印度二

十八祖。達摩承二十七祖之命。東漢震旦。當梁武帝普通七年。始至廣東。後入嵩山。廬壁十年。始得傳法之人。傳

已遂入滅。故達摩亦稱震旦禪宗初祖。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皆依印度祖師之例。不說法。不著書。惟求

得傳鉢之人。卽至圓寂。至五祖弘忍。號黃梅大師。始開山授徒。門下千五百人。玉泉神秀爲首座。竟不能傳法。而

六祖大鑑慧能以不識一字之貧舂人。受衣鉢焉。後神秀復師六祖。悟大法。於是禪宗有南北二派。南慧能。北神秀也。六祖以後。鉢止不傳。而教外密傳。遂極光大。爾後遂衍為雲門法眼曹洞瀋仰臨濟之五宗。宋明以來。益滔滔披靡天下。今列禪門五宗表如下。



以上諸宗傳授之大師也。至各派之長短得失。固非淺學所能言。亦非本論所應及。故從闕如。若吾國佛學之特色。及諸學說之尤精要者。請於次節試論之。

鄙人雖好佛學。然實毫無心得。凡諸論述。皆貧子說金之類而已。此節所記歷史。據日本人所著八宗綱要。十二宗綱要。佛教各宗綱領等書。懶祭而成。非能自記憶。自考證也。但合彼十數萬言之書。撮為數葉。亦頗劬耳。此等乾燥無味之考據。知為新學界所不喜。但此亦是我國學術思想一大公案。學者所不可不知也。撮而錄之。亦足以省繙檢之勞云耳。著者識。

第四節 中國佛國之特色及其偉人

美哉我中國不受外學則已。苟受矣。則必能發揮光大。而自現一種特色。吾於算學見之。吾於佛學見之。中國之

佛學。乃中國之佛學。非純然印度之佛學也。不觀日本乎。日本受佛學於我。而其學至今無一毫能出我範圍者。雖有真宗日蓮宗爲彼所自創。然真宗不過淨土之支流。日蓮不過天台之餘裔。非真能有甚深微妙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也。真宗許在家修行許食肉帶妻是其特色但此亦印度所謂優婆塞中國所開居士之類耳若以此爲佛徒也何如禪宗真指本心並佛徒之名亦之不必有爲高乎未嘗能自譯一經。未嘗能自造一論。未嘗能自創一派。以視中國瞠乎後矣。此甯非我泱泱大國民。可以自豪於世界者乎。吾每念及此。吾信數十年以後之中國。必有合泰西各國學術思想於一爐而冶之。以造成我國特別之新文明。以照耀天壤之一日。吾頂禮以祝。吾跂踵以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請謳歌隋唐間諸古德之大業。爲我青年勸焉。中國之佛學其特色有四。

第一自唐以後。印度無佛學。其傳皆在中國。基督生於猶太。而猶太二千年來。無景教。景教乃盛於歐西諸國。釋尊生於印度。而印度千餘年來。無佛教。佛教乃盛於亞東諸國。豈不悲哉。豈不異哉。佛滅度也。數百年間。五印所傳。但有小乘。小乘之中。復生分裂。上座大衆。各鳴異見。別爲二十部。至世五紀。凡世紀皆以佛滅後計下仿此外道繁興。大法不絕於縷。至六世紀末。而有馬鳴。七世紀。而有龍樹提婆。九世紀。而有無着世親。十一世紀。而有清辨護法。十二世紀。而有戒賢智光。其可稱真佛教者。不過此五百年間耳。自玄奘西游。循體戒智諸論師受法而歸。於是千餘年之心傳。盡歸於中國。自此以往。印度教徒。徒事論戰。怠於布教。而婆羅門諸外道。復有有力者起。日相攻搆。佛徒不支。乃思調和。浸假採用婆羅門教。規念密咒。行加持開教。元氣銷滅。以盡。至十五世紀。而此母國已無復一佛。此後再蹂躪於回教。三侵蝕於景教。而佛學遂長已矣。轉視中國。則自唐以來。數百年間。大師踵起。新宗屢建。禪宗既行。舉國碩學皆參圓理。其餘波復披靡以開日本。佛教之不滅。皆中國諸賢之功也。中間雖衰息者二百年。而至今又駸駸有復興之勢。近世南海劉陽能提倡佛學吾意將來必有結果他日合先秦希臘印度及近世歐美之四種文明而統一之光大之者。其必在我中國人矣。此其特色一也。

(第二) 諸國所傳佛學者皆小乘。惟中國獨傳大乘。佛教之行。西訖波斯。北盡鮮卑。即西伯利亞南至暹羅。東極

日本。凡亞洲中大小百數十國。無不徧被。吾深疑耶教爲剽竊印度婆門及弗教而成者。其天主。天主即韋陀論所謂梵天。大自在天。其言永生。卽何教所謂涅槃。自餘天堂地獄之論。禮邪祈禱之式。無一不與小乘法相

類。古代希臘埃及猶太印度既有交通。如希臘大哲德黎史家亦謂其嘗至印度。然則印度宗教家言流入猶太。非非奇事。但未得確據。不敢斷言耳。雖然彼其所傳皆小乘耳。爲母不在此論。蓋當馬鳴

初興時。而印度本教諸人國已紛紛集矢。謂大乘非佛說。大乘之行於印。實幾希耳。故其派衍於外國者。無不貪

樂偏義。謗毀圓乘。卽如今日西藏蒙古號稱佛法最盛之地。問於其華嚴法華之旨。有一領受者乎。無有也。獨我

中國。雖魏晉以前。象法萌芽。未達精蘊。迨羅什以後。流風一播。全國憬從。三家齊興。別傳崛起。隋唐之交。小乘影

迹。幾全絕矣。竊嘗論之。宗教者。亦循進化之公例以行者也。其在野蠻時代。人羣智識卑下。不得不歆之以福樂

嚮之以禍災。故雖權法得行焉。及文明稍進。人漸識自立之本性。斷依賴之劣根。故由恐怖主義而變爲改脫主

義。由利己主義而變爲愛他主義。此實法之所以能施也。中國人之獨受大乘。實中國國民文明程度高於彼等

數級之明證也。此其特色二也。

(第三) 中國之諸宗派。多由中國自創。非襲印度之唾餘者。試以第三節所列十宗論之。俱舍宗。惟世親造

一論印度學者。競習之耳。未嘗確然立一宗名也。其宗派之成。實自中國。成實宗。則自訶梨跋摩以後。竺國故書

雅記無一道。及其流獨盛於中國。三論宗在印。其傳雖稍廣。然亦不如中國。至於華嚴。其本經之在印度。已沈沒

於若明若昧之域。據言佛滅後七百年。龍樹菩薩始以神力攝取華嚴經於海龍宮。是爲本經。疏通之始。此等神祕之說。雖不足深信。然華嚴不顯於印度。已可想見矣。而宗門更何有焉。在彼惟有大不

思議。十地兩論。推闡斯義。餘無所聞。故依華嚴以立教。實自杜順賢首清涼圭峯之徒始也。雖請華嚴宗爲中

國首創焉可也。又如禪宗。雖云西土有三十八祖。但密之又密。舍前祖與後祖。相印接之一刹那頃。無能知其淵

源。其真僞固不易辨。卽云真矣。而印度千餘年間。舍此二十八人外。更無一禪宗。可斷言也。不甯惟是。後祖受鉢

則佛教有六祖而始有禪宗。其猶耶教有路德而始有布羅的士丹也。若夫天台三昧止觀法門特創於智者大師一人前無所考。旁無所受。此又其彰明較著者矣。由此言之。十宗之中。惟律宗法相宗真言宗淨土宗。嘗盛於印度。而其餘則皆中國所產物也。試更爲一表示之。

- 一 俱舍宗……………印度有而不盛……………中國極盛
- 二 成實宗……………印度創之而未行……………中國極盛
- 三 律宗……………印度極盛……………中國次盛
- 四 法相宗……………印度極盛……………中國亦極盛
- 五 三論宗……………印度有而不……………中國極盛
- 六 華嚴宗……………印度無……………中國特創極盛
- 七 天台宗……………印度無……………中國特創極盛
- 八 真言宗……………印度極盛……………中國甚微
- 九 淨土宗……………印度極盛……………中國次盛
- 十 禪宗……………印度無……………中國特創極盛

夫我國之最有功德有勢士於佛學界者。莫如教下三家之天台法相華嚴。與教外別傳之禪宗。自餘則皆支葉附庸而已。而此四派者。惟其一會盛於天竺。其二皆創自支那。我支那人在佛教史上之位置。其視印度古德何如哉。竊嘗考之。印度惟小乘時代有派別。佛滅後小乘派分爲二十部。初分爲大乘部。上座部。佛滅一世紀時所分也。次分爲一重部。割多山部。四山住部。北山住部。二世紀末葉所分也。此八派皆從大乘部分出。次爲說一切有部。三世紀初葉所分也。次爲犢子部。分爲法上。賢胄。部。正量。部。密林。山。部。次爲化地。部。復由化地部分爲法藏。部。皆三世紀中葉所分也。次爲飲光。部。三世紀末葉所分也。次爲經

量部四世紀初葉所分也。此十派皆由上座部分出也。四世紀以後小乘衰熄。大乘未興。佛教幾絕。

而大乘時代無派別。大乘之興。凡爲三期。第一期則馬鳴也。

六世紀表第二期

則龍樹提婆也。

七世紀

第三期則無著世親也。

九世紀

皆本師相傳。毫無異論。略似漢初伏生申生后蒼等之經學。及其

末流。護法清辨。諍空有於依他之上。戒賢智光。論相性於唇舌之間。壁壘稍新。門戶胎立。而法輪已轉而東矣。蓋

大乘教義萌芽於印度。而大成於支那。故求大法者。當不於彼而於我。此非吾之夸言也。殆亦古德之所同許也。

此其特色三也。

(第四)中國之佛學以宗教而兼有哲學之長。中國人迷信宗教之心。素稱薄弱。論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

鬼。未知生。焉知死。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見墨子公孟篇蓋孔學之大義。浸入人久矣。佛耶兩

宗。並以外教入中國。而佛氏大盛。耶氏不能大盛者何也。耶教惟以迷信爲主。其哲理淺薄。不足以饜中國士君

子之心也。佛說本有宗教。與哲學兩之方面。其證道之究竟。也在覺悟。覺悟者正迷性之反對也其入道之法門。也在智慧。耶教

人之智力極有限。不能與全知全能之造物主此

其修道之得力。也在自力。

耶教日事祈禱。所謂借他力也。

佛教者。實不能與尋常宗教同視者也。中國人惟不

蔽於迷信也。故所受者。多在其哲學之方面。而不在其宗教之方面。而佛教之哲學。又最足與中國原有之哲學

相輔佐者也。中國之哲學。夫屬於人事上。國家上。而於天地萬物原理之學。窮究之者。蓋少焉。英儒斯賓塞。嘗分

哲學爲可思議。不可思議之二科。若中國先秦之哲學。則毗於其可思議者。而之於其不可思議者也。自佛學入

震旦。與之相備。然後中國哲學。乃放一異彩。宋明後學。問復興。實食隋唐問諸古德之賜也。此其特色四也。

泰西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上古時代

第一章

總論希臘學術

本論範圍專在哲學其他不具讀者亮之

希臘者歐羅巴之母也。政治出於是。學術出於是。文學出於是。技藝出於是。乃至言語風俗。有形無形之事物。無一不出於是。雖謂無希臘。則無歐羅巴。非過言也。希臘學派。至繁極賾。而其目的。皆以考萬物蕃化之現象於其變遷無定中。而推見其本體。以求其永遠不動之原理爲歸。故初期之哲學。皆天然哲學也。世界觀也。所謂伊阿尼亞派。所謂埃黎亞派。所謂畢達哥拉斯派。詳見下章其持論雖各異。其所向之鵠一也。異焉者。不過其著眼之點而已。即甲派主實驗。乙派主推理。丙派執其中庸。所以有異同者。在於此。諸家錯說。異端紛殺。其勢必趨於懷疑。懷疑派者。以爲真理終非吾人所能識者也。何則。人之知識。緣感覺。主感覺者。不過吾意根之狀態。而非可以代表外物之本體者也。然則吾所謂真理者。非絕對。絕對。無對待也。如云絕對之真。之真理。明矣。以此之故。復生出詭辯學派。謂吾人無論不能知真理也。即知之亦非可告語於他人。此希臘胚胎時代。學派之概略也。梭格拉底出。反對此等懷疑論。以爲吾人之本性。不徒有感覺而已。而實具有能察物理之能力。雖然。梭氏專言倫理之原理。而未及純正哲學。雖以止於至善立教。而所謂至善者。言之未遒。故及其沒也。其弟子互爭此點。各是所是。而非所非。而皆自以爲師說。故有所謂主樂派者。有所謂非樂派者。按楊氏近下樂者。氏近非。墨派墨子有非樂。扁樂者樂也。及其高弟柏拉圖。出始倡性理論。以調和之。所謂觀念派者是也。

與柏拉圖之觀念論並興者。德謨吉來圖之阿屯論也。柏氏爲梭氏高弟。故其學注重人事之現象。以倫理爲最要問題。是梭氏之遺傳也。德謨雖與同時。然未嘗一到雅典。未一受梭聖之摩頂。故其學注重天然現象。以根塵

為最要問題。蓋所受者殊科也。

亞里士多德。又調和以上兩家者也。故其說如五色摩尼隨觀者之眼。而異所見。或見為主唯心論。唯心唯物等語係用佛典語讀

者細玩自明所指而近於柏氏。或見為主唯物論。而近於德謨氏。雖然皆受也。皆非也。亞氏之說實兼兩者而存之者也。彼以宇宙之本體為變動不居。進化無已。以此劑通兩說。故通稱此派為進化學派。亞氏之學實總匯古代思想之源泉。而發達臻於極點者也。且其窮理之法亦綜合諸家。彼以為剖辯真理。當有所憑藉也。於是創論理學。即侯氏譯為名學者以範之。此其持論之精確。所以超軼前哲也。亞氏又明哲學與科學。中國所謂格致學之類之別。亦其識之加人一等也。

亞氏沒後。天下大亂。民生多艱。學者終日汲汲求所以安身立命之途。不遑馳思精深。而一以修身為鵠。故治純正哲學者少。惟以倫理為最高之學問。於斯是多鳴派。與伊壁鳩魯派分起。同主於實踐。而甲派以成德為至善之鵠。天演論案語云斯多噶之教尚在。頗近世邊乙派以快樂為至善之鵠。頗近世邊兩者各相非。其勢力之盛亦相匹敵。於是懷疑論復起。懷疑論不可久也。於是折衷派繼之。以為兩者皆有所長。然折衷論亦不可久也。卒復歸於古代神祕說。以謂吾儕人類終非能以自力求者。得理者必也。藉不可思議之神力以啓之。此說既行。而當時適與東方交通。猶太教邪蘇教之思想次第輸入。哲學既大蒙其影響。而亦以我哲學影響彼宗教。於事別創一種神哲調合之派。而中古學史之幕開矣。

第二章 希臘哲學胚胎時代

第一節 伊阿尼亞學派 Ionia

伊阿尼亞派。起於密理圖。故亦稱密理圖派。西歷紀元前六百年至五百年間。號稱極盛。其持論之要點。以為宇宙物體。如此其繁賾。必有為其根者焉。因欲求得此化生萬物之原質。而抱以一貫之者也。此派鉅子。凡有三賢。

而德黎 Thales 640-550 B. C.

凡篇中用 E. C. 字樣者皆耶穌紀元前之省稱也即德黎生于紀元前六百四十年卒五百五十年也下仿此

稱首。次之者爲亞諾芝曼德。

Anaximander 611-547 B. C. 亞諾芝綿尼 Anaximenes 581-524 B. C. 德黎以水爲化生萬類之原質。以其有生氣。有活力。時或結爲定質。時或蒸爲氣質。變動不居。其力宏也。前亞諾以無極爲化生萬類之原質。謂萬物出於無極。復歸無極。此無極者。無性無狀。復無差別。惟有運動。漸次分離。生寒熱二復次兩者。而生濕氣。濕氣又生木火與土。土田流質。漸變定質。茲生萬物。物憑熱力。而有進化。所謂天然論者是也。後亞諾以空氣爲化生萬類之原質。謂空氣運動。會無已時。緣茲運動。生二變化。曰漲曰縮。漲能生熱。縮爲寒。母地水火風緣斯而起。其說實補前亞諾之所未及。由冲漢而示其實際者也。

第二節 埃黎亞學派 *Elia* 及天演學派

胚胎時代第一期其所研究者。在萬本之本質。卽能考宇宙之實體。而未能及其實相也。實相者何。萬物各有現象。或生或滅。或由甲變乙。由乙變甲。而其生滅變化之中。亦如有不生滅不變化者存。所謂萬有之真性。宇宙之實相。實古今哲學界一大問題也。至胚胎時代第二期。而此問題。遂浮現於希臘諸哲之腦膜中。其間有兩家之反對論起。曰埃黎亞學派。曰天演學派。埃黎亞之初祖曰芝諾芬尼 Xenophanes 570-478 B. C. 其集大成者爲二祖巴爾匿智 Parmenides 515 B. C. 天演學派之宗師曰額拉吉來圖 Heraclitus 535-475 B. C. 額氏與巴氏並世而生。而其說若冰炭之不相容。巴氏之論以「有」 Being 爲宗。而額氏之論以「成」 Becoming 爲主。巴氏以萬法之實相爲一如不變。額氏以爲流轉無已。試舉兩說之要領。而參較之。巴氏之說曰。存者惟「有」。非有「不存」。匪惟不存。亦不可識。所謂「有」者。無始無終。惟有現在。不生不滅。又不可分。唯一不二。平第如如。無以名之。強名「特安」。特安者。希臘語球之義也。巴氏舉以似圓滿平等一如之本體。此特安者。勃然不動。惟萬有本亦其真相。其他現像。變化生滅。無量無數。皆由衆生六根頑妄。自生分別。指爲本相。無有是處。

額氏之說曰。一切物相。非有非無。有無兩相。同時而現。惟趨於成。以為其鵠。即集即散。方散方集。忽來條去。孰觀其朕。世界起滅。成敗循環。更無一物同一不變。而常存在。是故萬物皆在過去將來之間。所謂今者。更不可指。或有問者。物相既是流轉不住。以何因緣而得認識。是故當知變患之中。有不變者。流轉之內。而有恆常。斯何物斯。字曰天演。天演有則法刻之而使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額氏名此物曰羅馬。希臘語。理之義也。凡物之變。不出二力。其一反抗。其二壓服。以此因緣。物物相閱。經無量劫。曾無已時。而此二者。同時而在。更無矛盾。譬如幼孩。變而成壯。壯又變老。幼壯老三。接構相鬥。而今壯者。即前幼孩。是一非二。若云幼者是甲。壯者是乙。或云幼壯相戰。壯勝幼敗。而彼幼者。受其損害。無有是處。是故當知凡有爭競。必有調和萬物之父也。額氏又精于格物學。以火比為天地。祕機謂萬物皆出于實推物理。以言哲學。大宗師也。近世黑耳赫爾黎之流。表彰之有以夫。火皆入于火。由火生成。由火毀滅。其詳與化學家合。額氏無而埃黎亞派。以為此對待之相。不可兩立。額氏之派。則以為相反相成。並行不悖。巴氏即埃黎亞派墮於常見。以為萬物恆一。如不壞見。為變化相者。皆迷妄也。額氏毗於斷見。以為萬法流轉。大道無常見。為固定相者。皆迷妄也。其兩義之不相容也如此。雖然。其揭鑿理性。而以六根六塵所接構者。為迷見一也。其論各偏於兩極。雖有不能盡合真理者。存要之此二氏者。實代表當時思想之三大潮流。各明一義。為後世的其功豈淺鮮哉。

第三節 調和派之三家

巴額之異越。既角立而不相下。於是胚胎時代第三期之學者。以調和此兩大思想。而統合之為務。又不惟調和。統合而已。巴額僅言宇宙之生成。而此時代之學者。更進而求其所以生成之故。於是三大大家出焉。曰四大論派。曰種子論派。曰阿屯論派。是也。四大論佛書皆以地水火風為四大。故取以為名派之鉅子。曰噲披鐸黎。Empedocles 490-430 B. C. 以為世界萬物。皆本於原質。原質混合而物以生。原質分離而物以滅。此原質者。名為萬物之根。不生不滅。不增不減。原質有四。地水火風是也。然此四原質。何以能成萬物。何以能使萬法。變化流轉而無窮。則以有愛憎二力。

故愛力增勝。混合斯起。甲物微分。入乙空隙。混爲一體。如磁與鉄。混合極端。成斯非羅。Sphaira 西言球之義也。巴氏云「有」卽是此義。憎力憎勝。時乃分離。其之動機。亦復如是。愛憎兩極。往來無息。宇宙變成。皆起於此。此其緒論。亦調額宗也。

種子論派之說。曰安那薩哥拉。Anaxagoras 500-428 B. C. 以種子代四原質。所謂種子於其性質。卽形色

味含差別相。無數無量。可遞分割。如兔毛塵。此種子者。不生不滅。種子初相。殺雜渾沌。始於反對。終於混成。其動

力譯言。名奴烏士。Tous 譯言。精神此奴烏士。純一平等。能識能慮。運動宇宙。如一機器。結集種子。遂生萬物。任舉一物。皆含種

子。無量無數。譬如雖雪。非無黑性。但其質外有總之者。安氏此論精神體質。剖分部居。後世學者。亦呼爲二元論。

阿屯論派 Atomism 阿屯爲物質原始之徵點。化學書譯本多見其名。之初祖。曰黎烏揭。Leucippus 500 B. C. 其論益與埃黎亞派相近。

但其相異者。則埃黎亞派僅言有。而此派則言其運動性也。埃黎亞派僅言實。而此派則言實。原與空虛並存也。

其論以爲宇宙萬有。由阿屯成。此阿屯者。本來平等。而在虛空。個個分離。充塞十界。但謂分者實非阿屯。阿屯本

體。既不可分。復不可變。綜其論根。卽將巴爾匿智之所謂「特安」者。打破而成碎片也。自此阿屯以何因緣。而

得成物。彼其持論。異安那氏。彼言阿屯動力所起。隨其重量。及其性質。而生差別。物有自性。非離本質。而別一物。

主其運動。此派後演爲德謨頡利圖之說。別詳下章。

綜此三派之概要。其立脚地。皆與埃黎亞派同。謂現在之物。皆不生滅。而亦採額氏變化流轉之說。蓋以性體之

集合離散。爲變化流轉所自生。此卽其調和宗旨所在也。

第四節 畢達哥拉斯派

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527-500 B. C. 派。亦名意大利派。其學於諸派之外。自成一家。以數爲萬物之本體。

而以律呂精義附之。以謂有物必有則。而則皆自度數而成。數之關係。不因時與地而異。數有奇偶。奇者有限。偶

者無涯。斯二反對。則成萬物。雖其論或不免牽合。至其言天文學。則不朽之功也。畢氏以爲宇宙本體。爲一球形。攢其心者。號「中央火」。周其四圍。復有球十。各附總體。回轉不停。雖我地球。亦此十中。而居其一。繞中央火。循其側面。而常運行。是枝吾人棲於半面。於中央火與地球間所生關係。不能測知。諸球運行。常發妙音。號曰天樂。諸星世界。各有秩序。常相調和。而我所居。閻浮提洲。是其變化偶不完全之一部分。是等諸義。與近世天文學。道言幾同一揆。前哲思想之精銳。真可嘆絕矣。又其學理。頗帶宗教氣味。常言輪迴生轉。以善修善證者。得生極樂。常住自由。修惡果者。漸次墮落。又勸人制情慾。求解脫。舍肉體之獄舍。達靈魂之樂園。故史家有謂畢達哥拉斯。曾游印度。受其教義者。亦非無因也。

由此觀之。則前此之諸派。不過德黎氏支與流裔。而畢氏則與德氏。立於對等之地位者也。德氏一派。全就物質上着想。畢氏一派。則從物形上着想。而其立論。至以數爲萬物之攝影。故胚胎時代之學術。實以德畢兩氏。分天下也。埃黎亞派及額拉吉來圖派其受畢氏之影響者而亦不少然百家粉騰。無所折衷。於是懷疑辨派興。

第五節 懷疑時代

凡學術之有懷疑。是過渡時代。除舊布新之一現象也。故於德畢額巴諸哲之後。於懷疑學派出焉。結胚胎時代之餘局。開全盛時代之先河。其論哲理也。以爲萬有之真理。畢竟非吾人所能認識。其論倫理道德也。以爲舍習俗之外。無所用力。故常應於時用。教授種種學藝。而思想變遷之真原因。實包孕於是矣。當時倡此說者。如普羅特哥拉。Protagoras 481-411 B. C. 畢智亞。Yorgias 485-380 B. C. 希比埃。Hippias 490 B. C. 普羅狄加。Prodicus 之徒。皆其著者也。今避繁重。不徵引其學說。

宗教

保教非所以尊孔論

此篇與著者數年前之論。正相反對。所謂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爲思想之進步乎。抑退步者乎。吾欲以讀者思想之進退決之。

緒論

近十年來。憂世之士。往往揭三色旗幟。以疾走號呼於國中。曰保國。曰保種。曰保教。其陳義不可謂不高。其用心不可謂不苦。若不佞者。亦此旗下之一小卒徒也。雖然。以今日之腦力眼力。觀察大局。竊以爲我輩自今以往。所當努力者。惟保國而已。若種與教。非所亟亟也。何則。彼所云保種者。保黃種乎。保華種乎。其界限頗不分明。若云保黃種也。彼日本亦黃種。今日浮然興矣。豈其待我保之。若云保華種也。我華四萬萬人。居全球人數三分之一。卽爲奴隸。爲牛馬。亦未見其能滅絕也。國能保。則種莫不強。國不存。則雖保此奴隸牛馬。使孳生十倍於今日。亦奚益也。故保種之事。卽納入於保國之範圍中。不能別立名號者也。至倡保教之議者。其所蔽有數端。一曰不知孔子之真相。二曰不知宗教之界說。三曰不知今後宗教勢力之遷移。四曰不知列國政治與宗教之關係。今試一一條論之。

第一 論教非人力所能保

教與國不同。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更無國。故國必恃人力以保之。教則不然。教也者。保人而非保於人者也。以優勝劣敗之公理推之。使其教而良也。其必能戰勝外道。愈磨而愈瑩。愈壓而愈伸。愈束而愈遠。蓋其中自有所謂一種煙土披里純 *Inspiration* 者。以噓吸人之腦識。使之不得不從我。豈其俟人保之。使其否也。則如波斯之火教。印度之婆羅門教。阿刺伯之回教。雖一時藉人力以達於極盛。其終不能存於此文明世界。無可疑也。此不必保之說也。

抑保之云者。必其保之者之智慧能力。遠過於其所保者。若慈父母之保赤子。專制英主之保民是也。保國不在此。數國者無意。

識者也保人
人之能保耳彼教主者。不世出之聖賢豪傑。而人類之導師也。吾輩自問其智慧能力。視教主何如。而漫曰保之保之。何其狂妄耶。毋乃自信力太大。而褻教主耶。此不當保之說也。然則所謂保教者。其名號先不合於論理。其不能成立也固宜。

第二 論孔子教之性質與羣教不同

今之持保教論者。聞西人之言曰。支那無宗教。輒佛然怒形於色。以爲是誣我也。是侮我也。此由不知宗教之爲何物也。西人所謂宗教者。專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權力範圍。乃在軀壳界之外。以魂靈爲根據。以禮拜爲儀式。以脫離塵世爲目的。以涅槃天國爲究竟。以來世禍福爲法門。諸教雖有大小精粗之不同。而其概則一也。故奉其教者。莫要於起信。耶教受洗時必誦所謂十信經者即信
耶穌種種奇蹟是也佛教有起信論莫急於伏魔。起信者。禁人之懷疑。窒人思想自由也。伏魔者。持門戶以排外也。故宗教者。非使人進步之具也。於人羣進化之第一期。雖有大功德。其第二期以後。則或不足以償其弊也。孔子則不然。其所教者。專在世界國家之事。倫理道德之原。無迷信。無禮拜。不禁懷疑。不仇外道。孔教所以特異於羣教者在是。質而言之。孔子者。哲學家。經學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西人常以孔子與梭格拉底並稱。而不以之與釋迦耶穌摩訶末並稱。誠得其真也。夫不爲宗教家。何損於孔子。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蓋孔子立教之根柢。全與西方教主不同。吾非必欲抑羣教以揚孔子。但孔教雖不能。有他教之勢力。而亦不至有他教之流弊也。然以吾中國人物論之。若張道陵。即今所謂張天師之初祖也可謂之宗教家。若袁了凡。專提倡太上應篇
文昌帝君陰騭文者可謂之宗教家
火教可謂之宗教則張袁不可不謂之宗教而孔子則不可謂之宗教家。宗教之性質。如是如是。

持保教論者。輒欲設教會。立教堂。定禮拜之儀式。著信仰之規條。事事摹仿佛耶。惟恐不肖。此靡論其不能成也。即使能之。而誣孔子不已甚耶。孔子未嘗如耶穌之自號化身帝子。孔子未嘗如佛之自稱統屬天龍。孔子未嘗

使人於吾言之外。皆不可信。於吾教之外。皆不可從。孔子人也。先聖也。先師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強孔子以學佛耶。以是云保。則所保者。必非孔教矣。無他。誤解宗教之界說。而豔羨人以忘我本來也。

第三 論今後宗教勢力衰頹之徵

保教之論。何自起乎。懼耶穌之侵入。而思所以抵制之也。吾以爲此之爲慮。亦已過矣。彼宗教者。與人羣進化第二期之文明。不能相容者也。科學之力日盛。則迷信之力日衰。自由之界日張。則神權之界日縮。今日耶穌教勢力之在歐洲。其視數百年前。不過十之一二耳。昔者各國君主。皆仰教皇之力。冕以爲尊榮。今則帝制自爲也。昔者教皇羅擁馬之天府。指揮全歐。今則作寓公於意大利也。昔者牧師神父。皆有特權。今則不與參與政治也。此其在政界。既有然矣。其在學界。昔者教育之事。全權屬於教會。今則改歸國家也。歌白尼等之天文學興。而教會多一敵國。達爾文等進化論興。而教會又多一敵國。雖竭全力以擠排之。終不可得。而至今不得不遷就其說。變其面目。以彌縫一時也。若是乎。耶穌教之前途。可以知矣。彼其取精多用物宏。誠有所謂百足之蟲。至今不僵者。以千數百年之勢力。必非遽消磨於一旦。固無待言。但自今以往。耶穌教即能保其餘燼。而亦非必數百年前之面目。可斷言也。而我今日。乃欲摩其就衰之儀式。爲效顰學步之下策。其母乃可不必乎。

或曰。彼教雖寢衰於歐洲。而寢盛於中國。吾安可以不抵制之。是亦不然。耶穌之入中國也。有兩目的。一曰真傳教者。二曰各國政府利用之。以侵我權利者。中國人之入耶穌教也。亦有兩種類。一曰真信教者。二曰利用外國教士。以抗官吏。武斷鄉曲者。彼其真傳教真信教者。則何害于中國耶穌教之所長。又安可誣也。吾中國汪汪若干頃之波。佛教納之。回教納之。乃至張道陵袁了凡之教。亦納之。而豈其有靳於一耶穌。且耶穌教之人。我國數百年矣。而上流人士從之者。稀。其力之必不足以易我國明矣。而畏之如虎。何爲者也。至各國政府。與鄉里莠民之利用此教。以侵我主權。撓我政治。此又必非開孔子會。倡言保教之。遂能抵抗也。但使政事脩明。國能自立。則學格蘭

斯頓之子愛蘭教之會以平權可也。學俾斯麥嘉富爾之子山外。教徒以限制亦可也。主權在我。誰能移之。故彼之持保教抵制之說者。吾見其進退無據也。

第四 論法律上信教自由之理

彼持保教論者。自謂所見。加流俗人一等。而不知與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通相刺謬也。今此論固不過一空言耳。且使其論日盛。而論者握一國之主權。安保其不實行所懷抱。而設立所謂國教以強民使從者。果爾。則吾國將自此多事矣。彼歐洲以宗教門戶之故。戰爭數百年。流血數十萬。至今讀史。猶使人毛悚股栗焉。幾經討論。幾經遷就。始以信教自由之條。著諸國憲。至於今日。各國莫不然。而爭教之禍。亦幾熄矣。夫信教自由之理。一以使國民品性趨于高尚。若得立國教非此者不能享完全之權利。則國民或有不信也。教而為勢所迫。強自欺以相從者。是國家導民以棄其信德也。信教自由之理。論此為最要。一以使國家以體歸於統一。昔者信教自由之法。未立國中。有兩教門以上者。恒相水火。而其尤要者。在畫定政治與宗教之權限。使不相侵越也。政治屬世間法。宗教一屬出世法。教會不能以其權侵政府。固無論矣。而政府亦不能濫用其權。以干預國民之靈魂也。自由之理。凡一人之言論。行自由權者。則政府不得干涉之。我欲信何教。其利害皆我自受之。無損於人者也。故他人與政府皆不得干預。故此法行而治化大進焉。吾中國歷史。有獨優於他國者一事。即數千年無爭教之禍是也。彼歐洲數百年之政治家。其心血手段。半耗費於調和宗教。恢復政權之一事。其陳跡之在史者。班班可考也。吾中國幸而無此轆轤。是即孔子所以貽吾儕以天幸也。而今更欲循泰西之覆轍。以造此界限何也。今之持保教論者。其力固不能使自今以往。耶教不入中國。昔猶孔自孔。耶自耶。各行其自由。耦俱而無猜。無端而劃鴻溝焉。樹門牆焉。兩者日相水火。而教爭乃起。而政爭亦將隨之而起。是為吾國民分裂之厲階也。言保教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第五 論保教之說束縛國民思想

文明之所以進。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總因也。歐洲之所以有今日。皆由十四五紀之時。古學復興。脫教

會之樊籠。一洗思想界之奴性。其進步乃沛乎莫能禦。此稍治史學者所能知矣。我中國學界之光明。人物之偉大。莫盛於戰國。蓋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語。坑方術之士。而思想一窒。乃漢武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凡不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而思想又一窒。自漢以來。號稱行孔子教者。二千餘年於茲矣。而皆持所謂表章某某。罷黜某某者。以爲一貫之精神。故正學異端有爭。今學古學有爭。言考據則爭師法。言性理則爭道統。各自以爲孔教。而排斥他人。以爲非孔教。于是孔教之範圍益日縮日小。寢假而孔子變爲董江都何邵公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馬季長鄭康成矣。寢假而孔子變爲程伊川朱晦庵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韓昌黎歐陽永叔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陸象山王陽明矣。寢假而孔子變爲紀曉嵐阮芸臺矣。皆由思想束縛於一點。不能自開生面。如羣援得一果。挑擲以相擢。如羣嫗得一錢。詬罵以相奪。其情狀抑何可憐哉。夫天地大矣。學界廣矣。誰亦能限公等之所至。而公等果何爲者。無他。愛愛昧昧。守一先生之言。其有稍在此範圍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二千年來。保教黨所成就之結果也。曾是孔子而乃如是乎。孔子作春秋。進退三代。是正百王。乃至非常異義。可怪之論。闔益於編中。孔子之所以爲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而自命爲孔子徒者。乃反其精神而用之。此豈孔子之罪也。嗚呼。居今日諸學日新。思潮橫溢之時代。而猶以保教爲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

抑今日之言保教者。其道亦稍異於昔。彼欲廣孔教之範圍也。於是取近世之新學新理以緣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而惜其重誣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夫子生於二千年以前。其不能盡知二千年以後之事理學說。何足以爲孔子損。梭格拉底未嘗坐輪船。而造輪船者。不得不尊梭格拉底。阿里士多德未嘗用電線。而創電線者。不敢菲薄阿里士多德。此理勢所當然也。以孔子之聖智。其所見與今日新學新理相暗合者。必多多。此奚待言。若必一一而比附之。納入之。然則非以此新理新學。釐然有當於吾心而從之也。不過以其暗合於我孔子而從之耳。是所愛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萬一徧索

之於四書六經。而終無可比附者。則將明知爲鉄案不易之真理。而亦不敢從矣。萬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從而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棄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終不能餉遺我國民也。故吾最惡乎舞文賤儒。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以其名爲開新。實則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燦爛之世界。羅列中外古今之學術。坐於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與之。否者棄之。斯甯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必以古人爲蝦。而自爲其水母。而公等果何爲者。然則以此術保教者。非誣則愚。要之究無益於國民。可斷言也。

第六 論保教之說有妨外交

保教妨思想自由。是本論之最大目的也。其次焉者。曰有妨外交。中國今當積弱之時代。又值外人利用教會之際。而國民又夙有仇教之性質。故自天津教案。以迄義和團數十年中。種種外交上至艱極險之問題。起於民教相爭者。殆十七八焉。雖然。皆不過無知小民之起釁焉耳。今也博學多識之士大夫。高樹其幟曰。保教保教。則其所著論所演說。皆不可不昌言。何以必要保教之故。則其痛詆耶教必矣。夫相爭必多濫惡之言。保母有抑揚其詞。文致其說。以聳聽者。是恐小民仇教之不力。而更揚其波也。吾之爲此言。吾非勸國人以媚外人也。但舉一事。必計有利無利。有害無害。並其利害之輕重。而權衡之。今孔教之存與不存。非一保所能致也。耶教之入與不入。非一保所能拒也。其利之不可憑也。如此。而萬一以我之叫囂。引起他人之叫囂。他日更有如天津之案。以一教堂而索知府知縣之頭。如膠州之案。以兩教士而失百里之地。喪一省之權。如義和團之案。以數十西人之命。而動十一國之兵。償五萬萬之幣者。則爲國家憂。正復何如。嗚呼。天下事作始也簡。將畢也鉅。持保教論者。勿以我爲杞人也。

第七 論孔教無可亡之理

雖然。保教黨之用心。吾固深諒之。而深敬之。彼其愛孔教也甚。愈益愛之。則愈憂之。懼其遂將亡也。故不復權利。

害不復揣力量。而欲出移山填海之精神。以保之。顧吾以爲抱此隱憂者。乃真杞人也。孔教者。懸日月。塞天地。萬古不能滅者也。他教惟以儀式爲重也。故自由昌而儀式亡。惟以迷信爲歸也。故真理明而迷信替。其與將來之文明。決不相容。天演之公例。則然也。孔教乃異。是其所教者。人之何以爲人也。人羣之何以爲羣也。國家之何以爲國也。凡此者。文明愈進。則其研究之也愈要。近世大教育家。多倡人格教育之論。人格教育者。何。考求人之所以爲人之資格。而教育少年。使之備有此格也。東西古今之聖哲。其所言合于人格者。不一而足。最多者。莫如孔子。孔子實於將來世界德育之林。占一最重要之位置。此吾所敢預言也。夫孔子所望于我輩者。非欲我輩呼之爲救主。禮之爲世尊也。今以他人有救主世尊之名號。而我無之。遂相驚以孔教之將亡。是烏得爲知孔子矣乎。夫梭格拉底亞里士多德之不逮孔子也。亦遠矣。而梭氏亞氏之教。猶愈久而愈章。曾是孔子而顧懼是乎。吾敢斷言曰。世界若無政治。無教育。無哲學。則孔教亡。苟有此三者。孔教之光。大正未艾也。持保教論者。盍高枕而臥矣。

第八 論當採羣教之所長以光大孔教

吾之所以忠於孔教者。則別有在矣。曰。毋立一我教之界限。而闢其門。而恢其域。揖羣教而入之。以增長榮衛。我孔子是也。彼佛教耶教回教。乃至古今各種之宗教。皆無可以容納他教教義之量。何也。彼其以起信爲本。以伏魔爲用。從之者。殆如婦人之不得事二夫焉。故佛曰。天上地下。爲我獨尊。耶曰。獨一無二。上帝真子。其範圍皆有一定。而不能增減者也。孔子則不然。鄙夫可以竭兩端。三人可以得我師。蓋孔教之精神。非專制的。而自由的也。我輩誠尊孔子。則宜直接其精神。毋拘墟其形跡。孔子之立教。對二千年前之人而言者也。對一統閉關之中國人而言之也。其通義之萬世不易者固多。其別義之與時推移者亦不少。孟子不云乎。孔子聖之時者也。使孔子而生於今日。吾知其教義之必更有所損益也。今我國民非能爲春秋戰國時代之人也。而已爲二十世紀之人。非徒爲一鄉一國之人。而將爲世界之人。則所以師孔子之意。而受孔子之賜者。必有在矣。

故如佛教之博愛也。大無畏也。勘破生死也。普度衆生也。耶教之平等也。視敵如友也。殺身爲民也。此其義雖孔教固有之。吾採其尤博深切明者。以相發明。其或未有者。吾急取而盡懷之。不敢廉也。其或相反而彼爲優者。吾舍己以從之。不必吝也。又不惟於諸宗教爲然耳。卽古代希臘近世歐美諸哲之學說。何一不可以兼容而自包之者。若是於孔教爲益乎。爲損乎。不待知者而決也。夫孔子特自異於狹隘之羣教。而爲我輩遵孔教者。開此法門。我輩所當自喜。而不可辜。此天幸者也。大哉孔子。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以是尊孔而孔之真乃見。以是演孔而孔之統乃長。又何必鯁鯁然猥自貶損。樹一門劃一溝。而曰保教保教爲也。

結論

嗟乎嗟乎。區區小子。昔也爲保教黨之驍將。今也爲保教黨之大敵。嗟我先輩。嗟我故人。得毋有惡其反復。謂其糗棧。而以爲區區罪者。雖然。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吾又知孔子之愛真理。先輩故人之愛國家。愛自由更有甚於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懺悔。爲二千年來翻案。吾所不惜。與四萬萬人挑戰。吾所不懼。吾以是報孔子之恩。我。吾以是報羣教主之恩。我。吾以是報我國民之恩。我。

宗教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

天下事理。有得必有失。然所得卽寓於所失之中。所失卽在於所得之內。天下人物。有長必有短。然長處恆與短處相緣。短處亦與長處相麗。苟徒見其所得焉。所長焉。而偏用之。及其缺點之發現。則有不勝其弊者矣。苟徒見其所失焉。所短焉。而偏廢之。則去其失去其短。而所得所失亦無由見矣。論學論事論人者。皆不可不於此深留意焉。

宗教家言。與哲學家言。往往相反對者也。吾疇昔論學。最不喜宗教。以其偏於迷信。而爲真理障也。雖然。言窮理。則宗教家不如哲學家。言治事。則哲學家不如宗教家。此徵諸歷史而斑斑者也。歷史上英雄豪傑。能成大業。轟

轟一世者。大率有宗教思想之人多。而有哲學思想之人少。其間思想并無之人雖尤多然僅恃哲學以任者則始絕也。其在泰西。克林威爾再造

英國者也。其所以犯大不韙。而無所避。歷千萬難而不渝者。宗教思想爲之也。女傑貞德。再造法國者也。其人碌

碌無他長。而誰以迷信以熱誠。感動國人。而摧其敵。宗教思想爲之也。維廉濱。開闢美洲者也。而其所以自由

爲性命。視軀殼爲犧牲者。宗教思想爲之也。美國之華盛頓。林肯。皆豪傑而聖賢也。皆富於宗教思想之人也。瑪

志尼加富爾。皆孕育意大利者也。瑪志尼欲建新國。而先倡新宗教。其「少年意大利」實據宗教之地盤。以築

造之者也。其所以團結而不渙。忍耐而不渝者。宗教思想爲之也。加富爾之治國。首裁抑教權。然敵教會。非敵教

旨也。其迷信之力亦頗強。故不治產。而以國爲產。不娶妻。而以國爲妻。宗教思想爲之也。格蘭斯頓。十九世紀英

國之傑物也。其迷信之深。殆絕前古。格公每來復日必往禮拜堂終身未嘗間斷又格公嘗與達爾文對談終日。達爾文語其生物學新理。格公若毫不領略其趣味者然。其所以能堅持一主義

動感輿論。革新國是者。宗教思想爲之也。其在日本。維新前諸人物。如大鹽中齋。橫井小楠之流。皆得力於禪學

者也。西鄉隆盛。其尤著者也。其所以蹈白刃而不悔。前者仆。後者繼。宗教思想爲之也。其在我國。則近世哲學與

宗教兩者。皆銷沈極焉。然若康南海。若譚瀏陽。皆有得於佛學之人也。兩先生之哲學。固未嘗不冥冥獨造。淵淵

入微。至其所以能震撼宇宙。喚起全社會之風潮。則不恃哲學。而仍恃宗教思想爲之也。若是乎。宗教思想之力

果如此其偉大而雄厚也。

哲學亦有兩大派。曰唯物派。曰唯心派。曰唯物派。只能造出學問。唯心派。時亦能造出人物。故拿破崙。俾士麥。皆

篤好斯賓挪莎之書。受其感化者不少焉。而俄羅斯虛無黨人。亦崇拜黑智兒學說。等於日用飲食。夫斯黑二子

之書。皆未嘗言政治言事功也。而其感化人若此。蓋唯心哲學。亦殆近於宗學矣。吾昔讀歐洲史。見其爭自由而

流血者。前後相接數百年如一日。而其人物類皆出于宗教迷信。竊以非迷信之力。不能奪人死之念。及考俄

國虛無黨歷史。其人不信耶穌教者十二八九。其首領女傑蘇非亞。臨刑時教士持十字架爲之祈禱。蓋最教國國俗通例也。頗非惡斥退之曰。吾不信耶教。毋以此相聒云云。他多類是。而何以能

甘鼎鑊如飴。無罣礙。無恐怖。若此。吾深求其故。而知彼有唯心派哲學以代之也。唯心哲學亦宗教之類也。吾國之主學。唯心派也。苟學此而有得者。則其人必發強剛毅。而任事必加勇猛。觀明末儒者之風節可見也。本朝二百餘年。斯學銷沈。而其支流超度東海。遂成日本維新之治。是心學之爲用也。心學者。是宗教之最上乘也。夫宗教思想。何以宜於治事。而哲學思想。何以不宜。此指狹義之哲學。即唯心派以外之哲學也。吾深思之。得五因焉。

一曰無宗教思想。則無統一。今日世界衆生。根器薄弱。未能有一切成佛之資格。未能達羣龍之首之地位。故必賴有一物焉。從而統一之。然後不至隨意競爭。軼出範圍之外。散漫而無所團結。統一之具不一。而宗教其最要者也。故人人自由之中。而有一無形之物。位于其上者。使其精神結集於一團。其遇有不可降之客氣也。則此物足以降之。其遇有不可制之私欲也。則此物可以制之。其遇有不可平之黨爭也。則此物可以平之。若此者。莫善于宗教。宗教精神。一軍隊精神也。故在愈野蠻之制。則其所以統一民志者。愈不得不推宗教是賴。使今日世界而已達文明之極點也。則人人有自治力。誠無待於宗教。而無如今猶非其時也。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統一。

二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希望。希望者。人道之糧也。人莫不有兩境界。一曰現在界。二曰未來界。現在界屬於實事。未來界屬於希望。人必常有一希望焉。懸諸心目中。然後能發動其勇氣而驅策之。以任一切之事。雖然。有一物焉。滯與希望相緣。而最爲希望之蠱者。曰「失望」。當希望時。其氣盛數倍者。至失望時。其氣沮亦數倍。故有形之希望。希望中之頗危險者也。若宗教則無形之希望也。此七尺之軀壳。此數十寒暑之生涯。至區區眇小。不足道也。吾有靈魂焉。吾之大事業。在彼不在此。故苦我者一時。而樂我者永劫。苦我者幻體。而樂我者法身。得此希望。則有安身立命之地。無論受何挫折。遇何煩惱。皆不至消沮。而其進益厲。苟不爾者。則一失意。而頽然喪矣。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希望。

三曰無宗教思想則無解脫。人之所以不能成大業者。大率由爲外境界之所束縛也。聲焉。色焉。貨利焉。妻孥焉。名譽焉。在在皆可沾戀。一有沾戀。則每遇一事之來也。雖認爲責任之所不容諉。而於彼乎。於此乎。一一計度之。而曰如此且不利於吾名譽。則任事之心減。三四焉矣。而曰如此且不利於吾身家。則任事之心減六七焉矣。而曰如此且不利於吾性命。則任事之心減八九焉矣。此所以知非艱而行維艱也。宗教者。導人以解脫者也。此器世間者。業障之所成耳。此頑軀壳者。四大之所合耳。身且非我有。而身外之種種幻象。更何留戀焉。得此法門。則自在游行。無罣無礙。舍身救世。直行所無事矣。而不然者。雖日日強節之。而臨事猶不能收其效也。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解脫。

四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忌憚。孔子曰。小人而無忌憚也。人至於無忌憚。而小人之量極矣。今世所謂識時俊傑者。日中撫拾一二新學名詞。遂吐棄古來相傳一切道德。謂爲不足輕重。而於近哲所謂新道德者。亦未嘗窺見其一指趾。自謂蓋公德。吾未見其公德之有可表見。而私德則早已蔑棄矣。聞禮運大同之義。他無所得。而先已不親其親。讀邊沁功利之書。他無所思。而惟知自樂其樂。受斯密原富之篇。不以之增公益。而以之殖私財。視達又物競之論。不以之結團體。而以之生內爭耳。洛克康德意欲自由之論。則相率於踰閑蕩檢。而曰我天賦本權。視加富爾俾士麥外交應敵之策。則相競於機械詭詐。而曰我辨事手段。若此者。皆所謂無忌憚者也。夫在西國此等學說盛行。而無流弊者何也。有謹嚴迂腐之宗教以劑之也。泰西教義雖甚淺薄。然以末日審判。天國在邇。等論。日日相聒。猶能使一社會上中下之人物。各有所懼。而不敢決破藩籬。若上智則自能有受。高義不至有流弊。雖然。此等教旨。與格致學理不相容。殆不可以久立。至如我佛業報之說。謂今之所造。卽後之所承。一因一果之間。其應如響。其印如符。絲毫不能假借。此則無論據何學理。而決不能破之者也。苟有此思想。其又安敢放恣暴棄。造惡於今日。而收惡果於明日耶。孔子曰。狷者有所不爲。又曰克己復禮爲仁。凡諸教門。無論大小。莫不有戒戒也者。進民德之

一最大法門也。吾見日本近三十年來。民智大進。而民德反下。其所以雖受西人之學。而效不及彼者。其故可深長思矣。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忌憚。

五曰無宗教思想則無魄力。甚矣。人性之薄弱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若是者比比然矣。故佛之說教也。曰大雄曰大無畏曰奮迅曰勇猛曰威力。括此數義。而取象於師子。夫人之所以有畏者何也。畏莫大於生死。有宗教思想者。則知無所謂生。無所謂死。死者死。吾體魄中之鉄。若餘金類。木類。炭。小粉。糖。鹽。水。若餘雜質。氣質而已。而吾自有不死者存。曰靈魂。既常有不死者存。則死吾奚畏。死且不畏。餘更何有。故真有得於大宗教良宗教之思想者。未有不震動奮厲。而雄強剛猛者也。若哲學家不然。其用算學也極精。其用名學也極精。目前利害。剖析毫釐。夫天安有純利而無害之事。千鈞之機關。以一沙。則不能動焉。哲學家往往持此說。三思四思五六思。而天下無一可辦之事矣。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魄力。

要而論之。哲學貴疑。宗教貴信。信有正信。有迷信。勿論其正也。迷也。苟既信矣。則必至誠。至誠則能任重。能致遠。能感人。能動物。故尋常人所以能爲一鄉一邑之善士者。常賴宗教。大人所以能爲驚天動地之事業者。亦常賴宗教。抑人之至誠。非必待宗教而始有也。然往往待宗教而始動。且得宗教思想而益增其力。宗教其顧可蔑乎。記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爲有宗教思想者言也。又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爲無宗教思想者言也。

曰。然則宗教長而哲學短。宗教得而哲學失乎。曰。又不然。宗教家言所以立身也。所以治事也。而非所以講學。何以故。宗教與迷信常相爲緣。故一有迷信。則真理必掩於半面。迷信相續。則人智遂不可得進。世運遂不可得進。故言學術者。不得不與迷信爲敵。敵迷信則不得不並其所緣之宗教而敵之。故一國之中。不可無信仰宗教之人。亦不可無摧壞宗教之人生計學公例。功愈分而治愈進焉。不必以操術之殊而相非也。

雖然。摧壞宗教之迷信可也。摧壞宗教之道德不可也。道德者。天下之公。而非一教門之所能專有也。苟摧壞道

德矣。則無忌憚之小人。固非宗教。而又豈足以自附於哲學之林哉。

曰。天下之宗教多矣。吾誰適從。曰。宗教家言。皆應於衆生根器而說法也。故時時不同。地地不同。一時一地。亦復人人不同。吾聞某教之言而生感者。卽吾應以某教而得度也。故今日文明國。最重信教自由。吾烏敢而限之。且吾今之言。言宗教也。非言宗教學也。若言宗教學。則固有優劣高下之可言。今以之立身。以之治事。則不視其教之優劣高下何如。而視其至誠所感所寄之程度何如。雖劣下如袁了凡之宗教。有時亦能產人物。他無論也。若夫以宗教學言。則橫盡虛空。豎盡來劫。取一切衆生而盡度之者。佛其至矣。佛其至矣。

凡迷信宗教者。必至誠。而至誠不必盡出其迷信。宗教至誠之發。有誠於善者。亦有誠於惡者。但使既誠矣。則無論於善於惡。而其力量常過於尋常人數倍。至誠與發狂二者之界線相去一杪黍耳。故其舉動之奇警也。猛烈也。堅忍也。銳入也。常有爲他人之所不能喻者。以爲彼何苦如是。其至誠之惡焉者。如至誠於此而爲情死。至誠於貨而攫市金。其善焉者。如至誠於孝而割股。至誠於忠而漆身。至誠於國。至誠於道。而流血成仁。若此者。皆不誠之人所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也。故天地間有一無二之人物。天地間可一不可再之事業。罔不出於至誠。知此義者。可以論宗教矣。

論佛教與羣治之關係

吾祖國前途有一大問題。曰。中國羣治。嘗以無信仰而獲進乎。抑當以有信仰而獲進乎。一是也。信仰必根於宗教。宗教非文明之極則也。雖然。今日之世界。其去完全文明尙下數十級。於是乎宗教遂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一物。人亦有言。教育可以代宗教。此語也。吾未敢遽謂然也。卽其果然。其在彼教育普及之國。人人皆漸漬熏染。以習慣而成第二之天性。其德力智力。日趨於平等。如是。則雖或缺信仰。而猶不爲害。今我中國。猶非其時也。於是信仰問題。終不可以不講。參觀本報第十九號宗教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

同此一問題而復生出第二之問題曰「中國必需信仰也。則所信仰者當屬於何宗教乎？」是也。吾提此問題者將疑焉。曰：吾中國固自有孔教在。而何容復商榷爲也。雖然。吾以爲孔教者教育之教也。非宗教之教也。其爲教也。主於實行。不主於信仰。故在文明時代之效或稍多。而在野蠻時代之效或反少。亦有心醉西風者流。觀歐美人之以信仰景教而致強也。欲舍而從之以自代。此猶不達體要之言也。無論景教與我民族之感情柄盪已久。與因勢利導之義相反背也。又無論彼之有耽耽逐逐者。楯於其後。數強國利用之以爲釣餌。稍不謹。而未流之禍將不測也。抑其教義非有甚深微妙。可以涵蓋萬有。鼓鑄羣生者。以疇昔無信仰之國。而欲求一新信仰。則亦求之於最高尙者而已。而何必惟勢利之爲趨也。吾師友多治佛學。吾請言佛學。

一 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

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又曰。未知生焉。知死。蓋孔教本有闕疑之一義。言論之間。三致意焉。此實力行教之不二法門也。至如各教者。則皆以起信爲第一義。夫知焉而信焉。可也。不知焉而強信焉。是自欺也。吾嘗見迷信者流。叩以微妙最上之理。輒曰。是造化主之所知。非吾儕所能及也。是何異專制君主之法律。不可以與民共見也。佛教不然。佛教之最大綱領曰。悲智雙修。自初發心以迄成佛。恆以轉迷成悟爲一大事業。其所謂悟者。又非徒知有佛焉。而盲信之之謂也。故其教義云。一不知佛而自謂信佛。其罪尙過於謗佛者。一何以故。謗佛者有懷疑心。由疑入信。其信乃真。故世尊說法四十九年。其講義關於哲學學理者十而八九。反覆辨難。弗明弗措。凡以使人積真智求真信而已。淺見者或以彼微妙之論爲不切於羣治。試問希臘及近世歐洲之哲學。其於世界之文明爲有裨乎。爲無裨乎。彼哲學家論理之圓滿。猶不及佛說十之一。今歐美學者。方且競採此以資研究矣。而豈我輩所宜詬病也。要之他教之言信仰也。以爲教主之智慧萬。非教徒之所能及。故以強信爲究竟。佛教之言信仰也。必以爲教徒之智慧必可。

與教主相平等。故以起信爲法門。佛教之所以信而不迷。正坐是也。近儒斯者。塞之言哲學也。區爲「可知」與「不可知」之二大部。蓋從孔子闕疑之訓。救景教徇物之弊。而謀宗教與哲學之調和也。若佛教則於不可知之中。而終必求其可知者也。斯氏之言。學界之過渡義也。佛說則學界之究竟義也。

二 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獨善

凡立教者。必欲以其教易天下。故推教主之意。未有不以兼善爲歸者也。至於以此爲信仰之一專條者。則莫如佛教。佛說曰：「有一衆生不成佛者。我誓不成佛。」此猶其自言之也。至其教人也。則曰：「惟行菩薩行者得成佛。其修獨覺禪者。永不得成佛。獨覺者。何以自證自果爲滿足者也。學佛者有二途。其一則由凡夫而直行菩薩行。由菩薩而成佛者也。其他則由凡夫而證阿羅漢果。而證阿那舍果。而證斯陀洹果。而證辟支佛果者也。辟支佛果。卽獨覺位也。亦謂之聲聞。亦謂之二乘。辟支佛與佛相去一間耳。而修聲聞二乘者。證至此已究竟矣。故佛又曰：「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佛果何惡於彼。而痛絕之甚。蓋以爲凡夫與謗佛者。猶可望其有成佛之一日。若彼輩則真自絕於佛性也。所謂菩薩行者何也。佛說又曰：「已得度。回向度他。是爲佛行。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爲菩薩發心。故初地菩薩之造詣。或比之阿羅漢。阿那舍。尚下數級焉。而以發心度人之故。卽爲此後證無上果之基礎。彼菩薩者。皆至今未成佛者也。」其有已成佛而現菩薩身者。則吾不敢知。何以故。有一衆生未成佛。彼誓不成佛。故夫學佛以成爲希望之究竟者也。今彼以衆生故。乃並此最大之希望而犧牲之。則其他更何論焉。故舍己救人之大業。惟佛佛教足以當之矣。雖然。彼非有所矯強而云然也。彼實見夫衆生性。與佛性本同一源。苟衆生迷。而曰我獨悟。衆生苦。而曰我獨樂。無有是處。譬諸國然。吾既託生此國矣。未有國民愚。而我可以獨智。國民危。而我可以獨安。國民悴。而我可以獨榮者也。知此義者。則雖犧牲藐躬。種種之利益。以爲國家。其必不辭矣。

三 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厭世

明乎菩薩與獨覺之乘。則佛教之非厭世教可知矣。宋儒之謗佛者。動以是爲清淨寂滅而已。是與佛之大乘法。適成反比例者也。景教者。衍佛之下乘者也。翹然日懸。一與人懸絕之天國。以歆世俗。此甯非引進愚民之一要術。然自佛視之。則已墮落二乘。聲聞界矣。佛固言天堂也。然所祈禱者。非有形之天堂。而無形之天堂。非他界之天堂。而本心之天堂。故其言曰。「不厭生死。不愛涅槃。」又曰。「地獄。天堂皆爲淨土。」何以故。菩薩發心當如是。故世界既未至一切衆生皆成佛之位置。則安往而得一文明極樂之地。彼迷而愚者。既待救於人。無望能造新世界焉矣。使悟而智者。又復有所歆於他界。而有所厭於儕輩。則進化之責。誰與任之也。故佛弟子有問佛者曰。誰當下地獄。佛曰。佛當下地獄。不惟下地獄也。且常住地獄。不惟常住也。且常樂地獄。不惟常樂也。且莊嚴地獄。夫學道而至於莊嚴地獄。則其願力之宏大。其威神之廣遠。豈復可思議也。然非常住常樂之烏克。有此彼歐美數百年前。猶是一地獄世界。而今日已驟進化若彼者。皆賴百數十仁人君子。住之樂之。而莊嚴之也。知此義者。小之可以救一國。大之可以度世界矣。

四 佛教之信仰乃無量而非有限

宗教之所以異於哲學者。以其言靈魂也。知靈魂則其希望長。而無或易。召失望以致墮落。雖然。他教之言靈魂。其義不如佛教之完。景教之所謁。夔也。曰永生天國。曰末日審判。夫永生猶可言也。謂其所生者在魂不在形。於本義猶未悖也。至末日審判之義。則謂人之死者。至末日期至。皆從塚中起。而受全知全能者之鞠訊。然則受鞠訊者。仍形耳。而非魂也。藉曰魂也。則此魂與形俱生。與形俱滅。而何曾足貴也。故孔教專衍形者也。則曰善不善報諸子孫。佛教專言魂者也。則曰善不善報諸永劫。其義雖不同。而各圓滿俱足者也。維景教乃介兩者之間。故吾以爲景教之言。末日猶未脫埃。及時代野蠻宗教之迷見者也。埃及人木乃伊。術保全屍。必有所爲。殆合爲將來再生地。子孫墮落云云。亦其一端也。如耶氏之教。則吾輩之形。雖受于亞當。然其魂則固受諸上帝也。亞當一人有罪。何至罰及其數百萬年以後之裔。孫此殆猶是積善之家。有餘慶。不善之家。有餘殃之義而已。仍屬衍形教。不可謂之魂教也。耶氏言末日審判之義。峭緊嚴。悚于度也。法門

亦自有獨勝處未可厚非特其言魂學之圖固不如何耳

夫人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故為信仰者苟不擴其量於此數十寒暑以外則其所信者終有所撓。劉陽仁學云「好生而惡死可謂大惑不解者矣」蓋於不生不滅。薈焉薈而惑故明知是義特不勝其死亡之懼。縮朒而不敢為方更於人禍之所不及。蓋以縱肆於惡而願景汲汲而四方蹙蹙。惟取自慰快已爾。天下豈復有可治也。今使靈魂之說明雖至闕者猶知死後有莫大之事及無窮之苦樂。必不於生前之暫苦暫樂而生貪著厭離之想。知天堂地獄森列於心目。必不敢欺飾放縱。將日遷善以自兢惕。知身為不死之物。雖殺之亦不死。則成仁取義必無怖於其衷。且此生未及竟者。來生固可以補之。復何所憚而不甞。嗚呼。此應用佛學之言也。西人子學術每分純理與應用兩門如純理哲學應用哲學純理經濟學應用生計學等是也劉陽仁吾謂可名為應用佛學也。劉陽一生得力在此。吾輩所以崇拜劉陽步趨劉陽者亦當在此。若此者殆舍佛教末由。

五 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別

他教者率衆生以受治於一尊之下者也。惟佛不然。故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又曰「一切衆生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皆如昨夢」。其立教之目的則在使人人皆與佛平等而已。夫專制政體固使人服從也。立憲政體亦使人服從也。而其順逆相反者一則以我服從於他。使我由之而不使我知之也。一則以我服從於我。吉凶與我同患也。故他教雖善終不免為據亂世小康世之教。若佛教則兼三世而通之者也。故信仰他教或有流弊而佛教決無流弊也。

六 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

凡宗教必言禍福。而禍福所自出恆在他力。若祈禱焉。若禮拜焉。皆修福之最要法門也。佛教未嘗無言他力者。然只以施諸小乘而不施諸大乘。其通三乘攝三藏而一貫之者。惟因果之義。此義者實佛教中大小精粗無往而不具者也。佛說現在之果。即過去之因。現在之因。即未來之果。既造惡因而欲今後之無惡果焉。不可得避也。

既造善因。而懼後此之無善果焉。亦不必憂也。因果之感召。如發電報者然。在海東者。動其電機。長短多寡若干。度則雖隔數千里外。而海西電機之發露。其長短多寡若干。與之相應。絲毫不容假借。人之靈其業。緣於阿賴耶識。阿賴耶識者。八識中之第七識也。其義不可得詳。故先輩唯識音焉。欲知之者。宜讀楞伽經。即成唯識論也。亦復如是。故學道者。必慎于造因。吾所已造者。非他人所能代消也。吾所未造者。非他人所能代勞也。又不徒吾之一身而已。佛說此五濁惡世者。亦由衆生業識薰結而成。衆生所造之惡業。有一部份屬於普通者。一部份屬於特別者。其屬於普通之部分。則遞相薰積相結。而爲此器世間。佛說有所謂器世間有情世間者。一指宇宙一指衆生也。其特別之部分。則各各之靈魂。靈魂本一也。以妄生分別。故改爲各各。自作而自受之。而此兩者。自無始以來。又互相薰焉。以遞引於無窮。故學道者。一當急造切實之善因。以救吾本身之墮落。二當急造宏大之善因。以救吾所居之器世間之墮落。何也。苟器世間猶在惡濁。則吾之一身。未有能達淨土者也。所謂有一衆生不成佛。則我不能成佛。是實事也。非虛言也。噫。知此義者。可以通於治國矣。一國之所以腐敗衰弱。其由來也。非一朝一夕前此之人。蒔其惡因。而我輩今日。刈其惡果。然我輩今日。非可諉咎於前人。而以自解免也。我輩今日。而亟造善因焉。則其善果。或一二年後而收之。或十餘年後而收之。或數百年後而收之。造善因者。遞續不斷。而吾國遂可以進化而無窮。造惡因者亦然。前此惡因。既已蔓苗。而我復灌溉而播殖之。其貽禍將來者。更安有艾也。又不徒一羣爲然也。一身亦然。吾蒙此社會種種惡業之薰染。受而化之。旋復以薰染社會。我非自洗滌之。而與之更始於此而妄曰。吾善吾羣。吾度吾羣。非大愚則自欺也。故佛之說因果。實天地間最高尙完滿博深切明之學說也。近世達爾文斯賓塞諸賢。言進化學者。其公理大例。莫能出此二字之範圍。而彼則言其理。而此則並詳其法。此佛學所以切於人事。徵於實用也。夫尋常宗教家之所短者。在導人以倚賴根性而已。雖有「天助自助者」一語。以爲之彌縫。然常橫天助二字於胸中。則其獨立不羈之念。所滅殺已不少矣。若佛說者。則父母不能有所增益於其子。怨敵不能有所咒損於其仇。無歆羨。無畔援。無罣礙。無恐怖。獨往獨來。一聽衆生之自擇。中國先哲之

言曰。一天作孽。猶可遠。自作孽。不可道。又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此之謂也。特其所言因果相應之理。不如佛說之深切著明耳。佛教洵侷乎遠哉。以上六者實鄙人信仰佛教之條件也。於戲。佛學廣矣。大矣。深矣。微矣。豈區區末學所能窺其萬一。以佛耳聽之。不知以此爲謬佛語耶。抑謗佛語耶。雖然。卽曰。謗佛。吾乃輩可以此爲學佛之一法門。吾願造是因。且爲此南瞻部洲有情衆生造是因。佛力無盡。我願亦無盡。難者曰。子言佛教有益於羣治辯矣。印度者佛教祖國也。今何爲至此。應之曰。嘻。子何闇於歷史。印度之亡。非亡於佛教。正亡於其不行佛教也。自佛滅度後。十世紀。全印卽已無一佛跡。而婆羅門之餘燄盡取而奪之。佛教之平等觀念。樂世觀念。悉已摧亡。而舊習之略私德。及苦行生涯。遂已印相終始焉。後更亂以回教。未流遂極於今日。然則印之亡。佛果有罪乎哉。吾子爲是言。則彼景教所自出之猶大。今又安在也。夫甯得亦以猶太之亡。爲景教優劣之試驗案也。雖然。世界兩大教。皆不行於其祖國。其祖國皆不存於今日。亦可稱天地間一怪現象矣。

卷十四

廣詩中八賢歌

詩界革命誰歟。豪因明鉅子天所驕。驅役教典庖丁刀。何况歐學皮與毛。諸暨蔣智由觀雲。君遠於佛。學尤好慈恩宗。因自號因。子東甌布衣識

絕倫。梨州以後一天民。我非狂生自云詩。成獨泣問麒麟。平陽宋恕平子枚叔理文涵九流。五言直逼漢魏。躡海歸

來天地秋。西狩吾道其悠悠。餘杭章炳麟大炎義甯公子壯且醇。每翻陳語逾清新。嚙墨燕淚常苦辛。竟作神州袖手人。

讖甯陳三立伯嚴。君昔贈余詩有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之句。哲學初祖天演嚴。遠販歐鉛撓亞槩。合與莎米謂莎士比亞及米兒頓。皆歐洲近世大詩人也。為鑠鴟奪我

曹席。太不廉。侯官嚴復幾道放言玩世曾般庵。造物無計逃鑄瓊。曼歌花叢酒正醺。說經何時詩道南。湘鄉曹廣鈞重伯。君昔為余畫扇。并齊詩圖。

歐語云任公好余所治齊詩圖。予之詩道南矣。其狂率類此。絕世少年丁令威。選字穠俊文深微。佯狂海上胡不歸。故山猿鶴放飛飛。物類丁惠康叔雅君

遂之節如其才。呼天不磨歸去來。海枯石爛詩魂哀。吁嗟吾國其無雷。淮濟南保初彥復。君抗疏愛國事不得達。棄官歸且凍餓厚祿。故人書招之不出山也。

游春雜感

故鄉春色今若何。佳人天末怨微波。洛橋灞橋楊柳死。江戶長條空復多。

繁纓壓城鶯亂飛。妬風剗地蠻雪霏。東園一夜顏色盡。無復倭孃鬪舞衣。

出郭凌雨馬無力。賭聖看花人未歸。一春流潦苦妨穀。自由車舍秋扇悲。自由車俗名腳踏車。本約二三子。鬪車為竟日游歷。次阻雨行不得也。哥哥

雨餘陸陸薺麥滋。上有三五黃栗離。飛飛慎勿啄金屋。吾與爾曹俱苦飢。

讀陸放翁集

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什九從軍樂。亘古男兒一放翁。中國詩家無不言從軍者。惟放翁則慕為國寢至老不衰。放翁集中胡塵等字。凡數十見。蓋南渡之音矣。

辜負胸中十萬兵。百無聊賴以詩鳴。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胡塵意不平。

歎老嗟卑却未曾。用放翁原句轉因貧病氣峻增。英雄學道當如此。笑爾儒冠怨杜陵。放翁集中只有誇老頌卑末嘗一歎嗟誠不愧其言也
朝朝起作桐江釣。昔昔夢隨遼海塵。恨煞南朝道學盛。縛將奇士作詩人。宋南渡遂愛國之士欲以功名心提倡一世者亦不少如陳龍川葉水心等亦其人也然道學盛行掩襲天下士皆奄奄無生氣矣一二人豈足以振之

自題新中國未來記

無端忽作太平夢。放眼崑崙絕頂來。河嶽層層團錦繡。華嚴界界有樓臺。六洲牛耳無雙譽。百軸麟圖不世才。掀髯正視羣龍笑。誰信晨鷄驀換回。
卻橫西海望中原。黃霧沈沈白日昏。萬壑豕蛇誰是主。千山魍魎闌無人。青年心死秋梧悴。老國魂歸蜀道難。道是天亡天不管。竭來予亦欲無言。

題來歐女豪傑代羽衣女士

磊磊奇情一萬絲。爲誰吞恨到蛾眉。天心豈厭玄黃血。人事難平黑白旗。秋老寒雲盤健鷲。吞深叢莽殪神魑。可憐博浪過來客。不到沙丘不自知。
天女天花悟後身。去來說果復談因。多情錦瑟應憐我。無量金針試度人。但有馬蹄懲往轍。應無龍血灑前塵。勞勞歌哭誰能見。空對西風淚滿巾。

愛國朝四章

泱泱哉我中華。最大洲中最大國。廿二行省爲一家。物產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國言非誇。君不見英日區區三島。尙崛起况乃堂藩吾中華。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週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

芸芸哉我種族。黃帝之胄盡神明。寢昌寢熾徧大陸。縱橫萬里皆兄弟。一脈同胞古相屬。君不見地球萬國戶口。

高頭講章十載飽軟紅塵味。自從甲午以後。驚心時局。大夢初醒。便已絕意仕進。就屋於城西棗花寺傍。讀書自樂。不料去歲義和構釁。弄兵召戎。獎羣盜爲義兵。尸鄰使於朝市。卒使乘輿播蕩。神京陸沈。天壇爲芻牧之場。曹署充屯營之帳。咳。小生那時親在京師。目覩兩宮倉皇出走之形。羣僚狼狽連連之狀。以及外兵之野蠻暴掠。民間之狼籍顛連。至今思之。歷歷在目。自念眇軀。無關輕重。遂乃棄官南下。浪跡江湖。今值大難已平。回鑾已遠。滿目熙熙融融。又是一番新氣象了。咳。看官啊。你看如今情形。果算得箇新氣象麼？（嘯介）今日獨居岑寂。觸緒傷懷。不免嘯歌一回。聊自遣興。則箇

（梁州序）蒼天無語。江山如畫。一片斜陽西挂。舊時王謝燕歸。何處人家。陰山鐵騎。斗米黃巾。賸付漁樵話。神京有地。騁戎馬。中原無處起龍蛇。泱泱風安在也。

（嘯介）想起中國現在情形。真乃不勝今昔之感。看官啊。你道甲午庚子兩役。就算是中國第一大劫麼。只怕後來還有更甚的哩。你看那列強啊。

（前調）迴風碎擊。怒潮傾瀉。萬斛艤幢東下。誰家臥榻。儘伊鼾睡紛拏。優勝劣敗。競立爭存。斯事疇憐借。百年龍戰歐和亞。夢覺黃梁日已斜。英雄淚。向誰洒。

（自語介）自古道物恥可以振之。國恥可以雪之。若使我中國自今以後。上下一心。發憤爲強。則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呢。（長嘯介）咳。你看今日的人心啊。

（皂羅袍）依然是歌舞太平如昨。^{叶乍}到今兒便記不起。昨日的雨橫風斜。游魚在釜。戲菱花處。堂燕雀安傾廈。黃金暮夜。侯門路賒。青燈帖括。廉船鬢華。望天兒更打落幾個糊塗卦。

這算是那一種守舊的略。別有那叫做通洋務的呢。

（前調）更有那婢膝奴顏流亞。趁風潮使我定他的飯碗根芽。官房繙譯大名。洋行通事龍門價。領約卡拉。

○Char 口啣雪茄。Cigar 見鬼唱喏。對人磨牙。笑罵來則索性由他罵。咳。你看整日價熙熙攘攘。就只是這兩種類的人。想起中國前途怎生是了。（嘯介）你這般的人啊。就是不想到日後。難道便不記得從前不成。

（北江梅令）俺曾見素衣豆粥陪鸞鴛。俺曾見腥風血雨冬和夏。俺曾見列國屯營分占住官衙。俺曾見天壇滿篆著西來馬。卿也無家。我也無家。擔糞土命官似狗。掠胭脂童女如麻。這莫是泥犁雲現的吉祥花。這莫是國民償負的文明價。哭徧天涯。徧哭天涯。苦衷難話。這也算去年今日爛錦年華。

（南泣顏回）擔多少童號婦嗟。受多少魂驚夢怕。到如今頓變作風流畫。過得些些。樂得些些。不管他堂前燕子入誰家。只顧我流水落花春去也。（嘯介）咳。教我一腔熱血從何洒。又是想他。又是恨他。則索披髮長號。撫髀長吟。聲和淚。斜陽下。

（自語介）我想歌也無益。哭也無益。笑也無益。罵也無益。你看從前法國路易第十四的時候。那人心風俗。不是到中國今日一樣嗎。幸虧有一個文人。叫做福祿特爾。做了許多小說戲本。竟把一國的人。從睡夢中喚起來了。想俺一介書生。無權無勇。又無學問。可以著書傳世。不如把俺眼中所看着那幾樁事情。俺心中所想着那幾片道理。編成一部小小傳奇。等那大人先生兒童走卒。茶前酒後。作一消遣。總比讀那西廂記。牡丹亭。強得些些。這就算盡我自己面分的國民責任罷了。

（尾聲）天荒地老情無那。^{上聲}只贏得愛患餘生兩鬢華。抖擻着閒情。唱出興亡話。

長嘯下

新羅馬傳奇

楔子一齣

(副末古貌仙裝上)

(蜨戀花)遼鶴千年再來處。城郭人民。花錦明如許。一笑掀髯聊爾爾。三生遺恨今償矣。細數興亡還獨語。多少頭顱。換此莊嚴土。布地黃金教歌舞。謝他前度風和雨。

千年亡國淚。一曲太平歌。文字英雄少。風雲感慨多。俺乃意大利一箇詩家。但丁的靈魂是也。託生名國。少抱天才。夙懷經世之心。粗解自由之義。巨耐我國自羅馬解紐以後。羣雄割據。豆剖瓜分。縱有俾尼士志。挪亞米亞。藍佛羅靈。比梭士。名都巨府。輝映歷史。都付與麥秀禾油。任那峨特狄阿刺伯。西班牙。法蘭西。奧大利。前虎後狼。更迭浸凌。好似目蝦腹蟹。咳老夫生當數百年前。抱此一腔熱血。楚囚對泣。感事歎歎。念及立國根本。在振國民精神。因此著了幾部小說傳奇。佐以許多詩詞歌曲。庶幾市衢傳誦。婦孺知聞。將來民氣漸伸。或者國恥可雪。幸謝上天眷顧。後起有人。三傑齊生。一王崛起。(笑介)哈哈。今日我的意大利。依然成了一箇歐洲第一等完全自主的雄國了。你看十一萬方里之面積。三千萬同族之人民。有政府。有議院。何等堂皇。五十餘萬經鍊之陸兵。二百餘艘堅利之戰船。可以戰。可以和。好不體面。這都是我同胞國民。拿他的淚血。心血。頸血。千辛萬苦。換得來的。吁。老夫優游天國。俯事塵寰。觀此情形。感極而泣。生前滿肚皮骯髒不平之氣。這也算消除淨盡了。今日閑暇無事。要望東方支那游歷一番。消遣情懷。(內問介)支那乃東方一箇病國。大仙爲何前去。(答)你們有所不知。我聞支那有一位青年。做叫甚麼飲冰室主人。編了一部新羅馬傳奇。現在上海愛國戲園開演。這套傳奇。就係把俺意大利建國事情。逐段摹寫。繪聲繪影。可泣可歌。四十齣詞腔科白。字字珠璣。五十年成敗興亡。言言藥石。因此老夫想著。拉了兩位忘年朋友。一箇係英國的索士比亞。一箇便是法國的福錄特爾。同去瞧瞧。聽一回。(內)這位青年。爲何忽然做起這套戲本來呢。(答)人孰無情。士各有志。精禽填海。斥鷃笑其大愚。杜宇啼枝。行人聞而墮淚。我想這位青年。飄流異域。臨睨舊鄉。憂國如焚。回天無術。

借雕蟲之小技。寓適鑿之微言。不過與老夫當日同病相憐罷了。（內復問介）既然如此。你老羅馬先覺。歷史名家。何不將這套傳奇內所說事情。先敍一番。等我們略知梗概呢。（答）待我說來。

（念奴嬌）千年羅馬。被強鄰割據。四分五裂。絕代奸雄。專制手付與奧臣。特涅民族精神。自由主義。烘起全歐。熱呼號奔走。一時多小流血。則有智勇一王。恢奇三俊。愛國心如月。或演縱橫外交策。或用戈矛口舌。革命未成。聯邦卒合。國恥從今雪。興亡何限。救時端賴豪傑。

（內）果然有趣。但係我們不孰歷史。未能領會。還求大仙總括大意。再說一遍。（答）使得。

梅特涅濫用專制權。瑪志尼組織少年黨。

加將軍三率國民軍。加富爾一統意大利。

（指介）你看索士比亞福祿特爾兩位。駕雲冉冉赴約而來。不免迎前會齊。同去顧曲則箇。

（飄然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作者初爲劫灰夢傳奇。僅成楔子一齣。余亟賞之。日日促其續成。蹉跎至今。竟無嗣響。日者復見其所作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因語之曰。若演此作劇。誠於中國現今社會。最有影響。作者猶豫未應。余促之甚。端午夕。同泛舟太平洋濱。夜向午。忽特此章相示。余受之狂喜。因約每齣爲之評注。兼監督之。勿令其中途戛然而止也。從來劇本。演實人實事。毫無臆造者。惟孔云亭桃花扇一曲。在中國韻文中。可稱第一傑作。此本鎔鑄西史。捉紫髯碧眼兒。被以優孟衣冠。尤爲石破天驚。視云亭之氣魄意境。有過之無不及矣。尋常曲本。僅敍一二人一二年間事。故結構尙易。此編前後亘七十餘年。書中主人公凡四五人。

意匠經營。真非易易。吾將拭目以觀其後。

此齣全從桃花扇脫胎。然以中國戲演外國事。復以外國人看中國戲。作勢在千里之外。神龍天矯。不可思議。吾不得不服作者之天才。

文中但丁者。意大利詩人 Dante 也。生一千二百六十五年。卒一千三百二十二年。其時意大利初爲日耳曼所兼并。故其詩多亡國之音。但科白中所載衰亡事實。多在但丁以後。蓋文家言與史家言異也。讀者不可不審。

索士比亞者。英國名優兼詩家 Shakspeare 也。生一五六四年。卒一六一六年。福祿特爾者。法國哲學家兼戲曲家 Volt Aire 也。生一六九四年。卒一七七八年。

第一齣 會議（一千八百一十四年）

（淨燕尾禮服胸間遍懸寶星驕容上）

（字字雙）區區帝國老中堂官樣。攬耀作勢儘橫行。肥胖說甚自由與平等。混帳堂堂大會俺主盟。誰抗。

一手掩盡天下目。兩朝專制老臣心。自家與大利國。大宰相公爵梅特涅的。便是現今世界第一確洲。無過俺歐羅巴。歐羅巴第一強國。無過俺奧大利。奧大利第一大權。無過俺梅特涅。只可笑二十餘年前。法蘭西有一黨亂民。說甚麼天賦人權。甚麼自由平等。鬧起驚天動地的大革命來。按著那飛天夜叉拿破侖。單刀匹馬。將這如荼如錦的歐洲。殺得箇狗血淋漓。七脚八拳。把俺作威作福的名相。嚇得箇龜頭直縮。尤可惡者。那拿破侖任意妄爲。編了大大一部法曲。竟把盧梭孟德斯鳩那一班荒謬學說。攙入許多在裏面。他征服一箇地方。便將那法曲頒行。惹得通歐洲所有人民。個個都要自由自治起來。個個都要和我們貴族平等起來。這還了得嗎。幸虧天奪其魄。一敗於墨斯科。再敗於倭打盧。我們十幾國聯軍。將這老猴子拿住。流往西大洋南邊聖

希彝拿荒島安置。從今以後。天下太平了。但係民氣囂張。毒燄未熄。卻是一樁後患。今日乃一千八百十四年六月廿一日。各國君相。在偕們京城維也納開大會議。推定俺當個議長。待俺抖擻精神。把那民權禍根。一刀兩段。斬除盡淨。則箇（雜扮列國使臣十餘人上）信在大夫澶淵會（雜扮諸小國君主十餘人上）祭則寡人。南面王（同見淨作足恭態介）老相公早到了（淨欠伸回禮介）列位有請（從懷中取時表看介）時候到了。等俄皇普皇兩陛下光臨。便好開議。怎麼還不見來呀。

（副淨扮俄羅斯皇亞歷山大丑扮普魯士王腓力特列同驕從上）（副淨）

（前調）祖傳專制大名邦。穩當燒城打退老拿皇。功狀小心防。著虛無黨博浪。這回第一要排場。抬槓。

（丑）不是恁般說。怎麼還未會議。便抬起槓來呢。（副淨）好好待你說來。（丑）

（前調）中原赫赫一名王。有望目前一步儘他強。謙讓民權打破葫蘆樣。狂妄波蘭一案要提防。上當。

（副淨）你怕上誰的當呀。（丑）吡。偕們俄普奧三國瓜分了波蘭。波蘭人民心懷不服。這回一定運動。想圖恢復呀。怎好不提防。（副淨）你提防。即管提防。卻提防。洒家不得。（丑）閑話少說。你看列國君相。都已到齊。偕們趕緊赴會罷。（同入介）（衆起坐迎接介）（互握手介）（分次坐定介）（開議介）（淨起）（立演說介）

（降黃龍）多謝戮力同心。拽到十餘年。混世魔王。從今後粉飾太平。將相王侯。得意揚揚。要將一切政體恢復。到舊時模樣。我相今次會議。第一問題。要將法國大革命以來。及拿破侖所有胡行妄動。一概翻轉過來。直回到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以前的情狀。纔是還有那失國的列候。失地的貴族。都要還他本來。與滅國巨族。名小裂土分疆。

（衆柏掌稱善介）（副淨）拿破侖從今略定波蘭舊壤。已將俄普奧三國所得地方。合成一箇倭梭大鞍。

國。波蘭人民亦願意復合。俗們何不仍其舊貫。再建一波蘭王國。採自由主義。制定憲法。朕願以公平之心。兼王其地。(丑)你好會打算。想討起我們普奧兩國便宜來了。這卻上你當不得。(淨)自由憲法。係與我們專制國體最妨害的。如此辦法。非但於奧普兩國有損。亦俄皇陛下之不利也。但係今日會議。須要和衷共濟也罷。只要將舊波蘭南境的砲臺。全行拆去。就讓與俄國管領罷。再將那撒遜王國。割了一半。讓與普王也。足抵過這輪吃虧了。但係俗奧大利。欲要那愛里利亞。及打麻梯亞這幾箇地方。抵償抵償。(丑副淨)這些地方。都是意大利舊壤。還須參詳。(淨)這意大利。只算個地理上的名詞罷了。那裏還算得個政治上的名詞。況且我們藉戰勝國的餘威。難道不要分占些便宜嗎。

(前調)這羅馬舊墟。千歲荒涼。衰草殘陽。儘戰勝餘威。分烹宰割。誰敢雌黃。高強。攫金手段。清白人慣會算糊塗帳。休相問。鷓蚌爭持。笑煞漁郎。

(衆)老公相果然說得有理。俗們遵依便是。(淨)那意大利之倫巴的俾尼士兩地。還交與奧大利大公之夫人馬利亞管領。其他士卡尼地方。封與我王族弗的南。其摩的拿地方。封於王子佛蘭西。羅馬教皇皮阿士第七。仍復舊權。尚有撒的尼亞王國。算係意大利一箇正統。就把志擲亞舊壤。都還於他罷。列位看俺這辦法。可還公道麼。(衆)是是公道得狠。(淨)正事已罷。俗們散會。同去跳舞作樂罷。

(衆譁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凡曲本第一齣。必以本書主人公登場。所謂正生正旦是也。惟此書則不因主人公未出世以前。已有許多事應敘也。於是乎曲本之慣技乃窮。既創新格。自不得依常例矣。

此書雖曰游戲之作。然十九世紀歐洲之大事。皆網羅其中矣。讀正史常使人沈悶。惟恐臥。此等

稗史。寓事實於趣味之中。最能助記憶力。余謂此本宜作中學教科書讀之。著十九世紀史者。皆託始維也納會議。蓋此會議實爲百年來最大關鍵也。上接法國革命及拿破侖時代。爲其反動力。下開各國立憲統一事業。爲其原動力。此編首敘之。結構最爲嚴整。維也納會議。各國君相列座者不下百餘人。可謂古今第一盛會。然其宗旨既悖謬。其精神自散漫無紀。名爲公會。實則一切條件。皆由數大國私自決定而已。其後俄普奧三帝。結聖同盟。專以防厭民權爲事。遂起全歐革命。焚亂數十年。僅有今日。自此會後。至千八百四十八年。凡三十四年間。史家稱爲梅特涅時代。故此文注重俄普奧。而尤深誅梅特涅。皆春秋之筆也。維也納會議。爭論最多者。波蘭問題。日耳曼統一問題。意大利問題等也。故帶敘之。意大利經拿破侖征服。將前此無數小國。統而一之。施行法國民法。自由統一之精神。既已萌蘗矣。

維也納會議。所謂牛羊而牧之也。故敘意大利史。尤當著眼此會。此會之結果。使奧國在意大利之權力。更加強盛。固也。然撒的尼亞國。實爲他日統一全意之起點。此次合併志挪亞。其國勢漸鞏固。亦最有關係之事實也。故前提之。維也納會議。爲鬼爲蜮。有類兒戲。此章以極輕薄之筆寫之。諱而非虐也。當時競奢鬥靡。宴會無虛日。會期將及一年。每日所費在十萬圓內外云。時有跳舞大會之目。章末所謂同去跳舞作樂者。蓋實錄也。

梅特涅者 Metternich 生一七七三年。卒一八五九年。時封公爵。後晉王爵。

第二齣 初革(一千八百二十年)

（丑持劍騎馬上）手執金刀九十九。殺盡國仇方罷手。（小旦男裝騎馬上）與君直抵黃龍城。痛飲自由一杯酒。（丑）俺乃燒炭黨首領是也。（小旦俺乃燒炭黨女首領是也）。（向丑介）來此已是會所。等我請出兄弟們。聽哥哥演說一番則箇。（內向介）衆兄有請。（內）有請。（衆男女雜上）（互相見握手接吻介）（丑登壇介）（衆拍掌介）（丑）兄弟們。俗們這箇燒炭黨。就奧大利政府的奴才視之。叫做一箇私黨。就意大利同胞的國民視之。叫做一箇公黨。我們的宗旨啊。不管他上等社會。中等社會。下等社會。九流三教。但使有愛國的熱血。只管前來。不論那一人政體。寡人政體。多人政體。立憲共和。但能除專制的魔王。何妨試辦。叫他是哥老會。三合會。大刀會。小刀會。有些些不同。但起得革命軍。勤王軍。獨立軍。國民軍。件件皆可。（拍醒木介）兄弟們。須知奧大利是我公敵。梅特涅是我大仇。凡我黨中同人。是與他不兩立的。

（勝如花）皆直裂。淚橫流。閑得英雄難受。沒來由。隴畔輟耕甚情緒。豪門使酒好一副健兒身手。雙肩上公仇私仇。滿腔兒家憂國憂禾黍。油油。忍斜陽回首。拚著箇頭顱似斗小朝廷。生活堪羞。小朝廷生活堪羞。

兄弟們。你看這裏尼布土王佛得南第一。當一千八百十五年即位之時。本會向人民宣誓。遵守千八百二十二年所立之憲法。不料口血未乾。竟背前約。問他的緣故。卻是梅特涅挑撥禁止。恐怕他開起民權自由的先例來。（拍醒木介）你想這樣做下去。俗們意大利人。還有復見天日之望嗎。（衆搓手怒目介）（雜持新聞紙號外急上）報報報。西班牙國革命軍起。國王不得已。竟自頒行自由憲法了。（衆起座爭閱看介）（小旦取新聞紙朗讀介）（丑）兄弟們。西班牙人也是箇人意大利人也是個人。難道我們就不知他麼。（衆拍掌頓足誼呼介）機會機會。革命革命。（丑）既然如此。事不宜遲。俗們即刻預備。在這尼布土地方起事。還須奉勞幾位姊妹們。到撒的尼亞聯絡同志。一齊禦侮才好。

（小旦）使得（衆下）（小旦）

（前調）身萬里。目千秋。颯颯碧鬢紅袖。厭照鸞似水流年。學射鵬沙場勝手。甚功名。穀儂消受。趁今日人謀鬼謀。把從前雲收霧收。鐵血關頭。問鬚眉。媿否。漫公憤落他人後。望江山美人對愁。揮金戈。美人散愁。（看劍馳馬下）

（副淨淨扮二警官上）（副淨）身列丹墀與朱戶。（淨）衛護。（副淨）威風赫赫王侯署。（淨）紙虎。（副淨）開門點卯站班住。（淨）休誤。（副淨）若有人民來投訴。（淨）發富。（副淨）儂悄悄說。不要露出馬脚來。（同笑介）偕們尼布士王宮警衛官。今日輪班上值。須得嚴肅。（丑）率衆雜持長鎗短鎗刀斧木棍擁上。（願爲民流血。先教衆一心衆鼓譟介）（淨）（副淨）吹銀笳告警介（護衛兵齊集介）（接門介）（護衛兵敗介）（淨副淨）你等百姓究爲何來。（丑）不是行同盜賊。亦非圖作王侯。（淨）既不作反。爲何持兵。（衆）只要人權與自由。鐵血助他成就。（副淨）既然如此。散去慢慢商量。（丑）無力便無憑藉。不成誓。不干休。（淨）到底怎的你們纔心足。（衆）但求憲法別無求。卻要我王賭咒。（淨副淨）這樣你們等著待我進報。（外扮尼布士王弗得南第一率王子上）（衆脫帽爲禮介）（外對衆以吻接新約全書。指十字架發毒誓介）（王子隨誓介）（衆呼萬歲介）（外下）（雜急上）撒的尼亞人民已預備起義。挾本國政府以騙逐奧軍。帕特門倫巴的諸地亦同時爆發了。俺奉女酋領之命。特來報告。（丑）我們須則預備接應。（合）

（餘文）破題兒初成就。最提防雨覆雲翻手。護倚著今日豪氣元龍百尺樓。（同下）

捫蜚談虎客批注

燒炭黨者 卽加波拿里黨 Carbonari 意大利之祕密結社也。其情形與中國之哥老會等大相類。燒炭黨人之志氣。非不可嘉。但學問不足以副之。故道心不足。條理疏略。一挫便難復振。此齣

不以莊重之筆寫之。非以成敗論人。實留爲下文三傑地步也。

俄羅斯之虛無黨。閨秀最多。其行荆鼎之事者。大率皆妙齡絕色之女子也。燒炭黨中有此等人否。

吾不敢知。竊疑作者以本書且脚太少。不合戲本體例。故著此一段耳。然以情理度之。未必無其人也。

燒炭黨本無一定之宗旨。大率以清君側爲主義。獨立精神。仍有所缺。此其所以不成也。尼布士

王當民變後。以極莊嚴之儀。舉行宣誓大典。政府大臣皆列坐。王以熱誠之言。誓守善法。蓋亦出

於真意。非受迫而姑以免禍也。亦非如本文所敘之草草也。若非有梅特涅。則意人於此時。已可

享自由之福矣。

小且所唱一駒。神采活現。「鐵血關頭問鬚眉否」二語。吾讀之亦如冷水澆背。聲音之道。感人深矣。

第三齣 黨嶽（一千八百二十一年）

（外扮尼布士國宰相末扮撒的尼亞國宰相上）（外）還他笑罵總何妨（末）換我南柯夢一場（外）無量頭顱無量血（末）爲他人作嫁衣裳（同坐介）我等今日受梅特涅公相之命。會審燒炭黨逆徒。須則早到伺候（淨扮梅特涅上）熱燄薰天可炙手。殺人如草不聞聲。老夫梅特涅。自從維也納會議之後。與俄普兩皇結神聖同盟。合力壓制民權。藉以長保富貴。五年以來。內外安謐。巨耐意大利燒炭黨小醜。不安本分。攪亂波瀾。去年竟在尼布士帕特門倫巴的撒的尼亞各地方。同時蠢起。意欲從我奧人手中奪回權利。發布憲法。做個自由自主的人民（冷笑介）非是老夫誇口。你們意大利人。只算是生前注定。命裏帶來的。

奴才身分罷了。你們的祖宗。做了我家的奴才。已幾百年。難道今日倒要不服勁嗎？況且你們那豪門貴族。做官讀書的上等人物。個個都做了我家吮癰舐痔。一呼百諾的孝順孫兒。爾等螳臂當車。豈非飛蛾送死？（大笑介）你看老夫出小小手段。早已叫他們自己殺起自己來。一語指揮大局平定。前後拿到逆黨一千餘名。今日老夫要親自拷訊。並檄調尼布士撒的尼亞兩國宰相。齊來會審。一來顯顯俺的威風。二來假手意大利本族人。叫他自已殺個干淨。正是任伊從前瞎說人權貴。要你今日真和獄吏尊。（外末迎見介）（淨中坐外末旁坐介）（外末）老公相到了。就此開審。警官那裏。（雜）有。（外末）將那犯人十個一排。挨次帶上。（雜）曉得。

（雜帶丑小旦等十人蓬頭跣足披枷帶鎖上）

（秋夜月）（丑）是男兒自有男兒性。霹靂臨頭心魂靜。由來成敗非由命。將頭顱送定。把精神留定。

兄弟們。我們得做意大利第一次流血的人物。天公待我不薄。須是轟轟烈烈。不要垂頭縮尾。墮喪了國民志氣者。（小旦）正是。我們今日的言語舉動。都要替意大利人造下一個大夫紀念。播下一個大夫種子來。

（前調）（小旦）盪沈沈睡虎千年。瞋教我羅袂生寒芳心警。一聲兒晨鐘吼得人深省。將奸奴罵醒。把國民喚醒。

（同見淨外直立怒視介）（淨拍警堂介）爾等不服國法。同造逆謀。今日被我拿到。有何話說。（丑）說是有說的。你請定了你的耳神來聽者。

（混江龍）我是爲民請命。將血兒洗出一國的大光明。便今日拚着個蓑宏血。三年化盡。到將來總有那精衛冤東海填平……只有你只老猾賊啊……倚仗着千百年將絕未絕的民賊餘燼。結下了億萬人欲殺未殺的怨毒分明。你那外交政策。是要獻媚列強。演出一手遮天大本領。你那內治經綸。是要挫抑民氣。做到十層地獄老

閻靈。你在匈加利。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你在日耳曼。是個兩頭兒搗鬼的妖魔星。……就是在你奧大利本國啊。……你便假假地與些教育。也是束縛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教那青年子弟。奄奄齷齪無生氣。你更狠狠地講求軍備。添出許多納稅義務。當兵義務。守法義務。卻把人民權利。樁樁件件剝光。精政談會。是你三生九代的仇敵。新聞紙是你鯁喉礙眼的刺釘。黃白金是你棺材裏心兒肉兒的親眷。大小官是你鋪子上高些低些的天秤。逆著你來便玉石同燼。順著你來又鷄犬不甯。你還把我意大利祖國當作乃翁傳下的遺產。十一萬方里。把我意大利同胞。認做拿錢買下的奴才。三千萬多名。你目下自然是熱烘烘的尊榮安富。你將來總有黑魃魃的罪惡貫盈。……到那時候啊。……千刀王莽割盡你的臭皮袋。三家蚩尤磔透你的惡魂靈。你的頭便是千人共飲的智瑤器。你的腹便是永夜長明的董卓燈。則那金歐洲人民。懸綵旗。放花爆。誰呼著名權萬歲。便有耶和華天使。插雙翼下塵寰。高叫道。天下太平。我是播散自由的五瘟使。我是點明獨立的北辰星。今日裏盡了我的責任。驂鸞盪去。他日啊。飛下我的精神。撞虎功成。坦蕩蕩橫刀向天笑。顛巍巍旁人何用驚。

(淨)好毒罵。好毒罵。我其實聽不得了。左右快與我拿下這斷砍了去罷。(雜扶丑下)(外末喚介)你們却有甚麼辯訴來。(小旦)辯訴是不辯了。話却多著呢。

(前調)我是工愁善病。算世間兒女第一多情。我看不過那螻蛄似的腐敗生涯。故此蹙梅額。顰蛾眉。捧心無恨啼紅怨。我受不慣那牛馬似的壓制痛苦。故此損腰圍。懶茶飯。疾首時聞嬌喘聲。……可恨你們這些狗才啊。……將累代仇人認做重生的父母。把一國同胞當作上供的犧牲。任你踐你土。食你毛。還說是深仁厚澤。你便舐他癢。吮他痔。圖博個頂戴身榮。(指梅特涅介)他本是異族兒。也難怪舞爪張牙。迫得我上國憤泉秋沸。(指陪審兩相介)虧你是箇神明。胃卻跟著然箕羹豆。煎得那同根瓦釜雷鳴。他是蛇。你便是象蛇自噬的人妖。他是虎。你便是爲虎擇肉的佞靈。你的辣手段。靠著那厚面皮。天生惡殺你的黑心肝。映着那白鬚子。異樣鮮明。

你只要護得一頂烏紗。怕甚麼呼牛應牛。呼馬應馬。你更使慣着那兩條火腿。少不免賊多從賊。兵多從兵。待與你講廉恥。叵耐你是慣倚門的楊花水性。待與你講利害。叵耐你是未鑿窟的頑石無靈。與你講天理人情。叵耐你是動物學上涼血部類的老龜鱉。與你說宗邦祖國。叵耐你是巫來由種。認人爲父的小螟蛉。你的毒種。好像疫蟲兒傳染徧地。你的威風。好像瘦狗兒恐嚇羣盲。惹得一國上人心死盡。便似家中枯骨。弄得千年來國威墜落。變做井底銀瓶。我氣不過那百千萬沒臉兒郎。辱沒鬚眉。受巾幗。我便冲起那三千丈無明業火。辜負香衾。事血腥。我是個嬌滴滴的閨秀兒。生來不解道夫婿封侯。怨我貪着轟烈的從軍樂。夢裏顧不得爺娘喚女聲。我要將紅粉兒砌成那國民基礎。我便把爆藥兒炸開那世界文明。今日裏拚着個頸血兒。濺污桃花扇。十年後少不免精魂兒再生牡丹亭。坦蕩蕩橫刀向天笑。顛巍巍旁人何用驚。

（淨）我還有些公事。要先走一步了。（外末拱介）（淨下）（外向末介）罵是罵得狠。卻真說着我們心坎的毛病。我聽着。由不得一陣陣間臉紅耳熱起來。（末）可不是嗎。卻是我們廿載螢窗。十年手版。好容易捱到今日這個地位。難道任着這些人胡鬧。摔破了俚們飯碗不成。（外）少不免昧着良心。將他們定了死罪。回覆老公相罷了。（末）正是。（同吩咐介）左右將這廝們帶往死囚牢中。候明日陸續審定。一齊取決。（雜）是。（外末下）（小旦）兄弟們。我們抖擻精神。趕上首領哥哥的英魂。同赴天國。則個正是。

白馬胥潮夜夜聲。

人豪初死鬼雄生。

君看今夕瑤臺上。

風雨何曾敗月明。

（雜帶小旦等九人同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黨獸者。天下極哀慘之事也。讀此齣一過。毫不覺其哀慘。惟覺其壯快。才子之筆。能奪天工。

信然信然。

金聖歎批西廂。謂讀拷豔一齣。紅娘罵耆夫人語。算是天下第一件快心事。吾於此文亦云然。每讀

一句。輒欲浮一大白。

水滸傳中阮家三雄。罵何濤巡檢語。算是今古第一毒罵。以較此文。尙未能彷彿其什一。吾獨怪作

者錦心繡口。爾雅溫文。何苦造此口孽。不畏拔舌地獄。留卿一席耶。

指桑罵槐。絕似娣奴不睦的婦人。相詬誶口吻。作者有幾多化身。現此奇態罵人之筆。已奇極矣。

最奇者。文中連篇累牘。堆滿香奩語。「羅袂生寒」「芳心自警」「辜負香衾」「封候夫婿」

皆俟癡情兒女嬌態語。豈可以入革命史。更豈可入黨獄記。乃經作者舞文鍛鍊。竟自生氣勃勃起

來。才子之筆。可愛煞人。才子之筆。可畏煞人。

梅特涅當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奧大利革命軍起時。子身狼狽。亡命英國。後卒受千人指罵以死。惜

哉。所謂磔蚩尤。刺王莽。智瑤器。董卓燈者。未得見諸實事也。雖然。不料五十年後。更遇著飲冰子的

筆鋒舌劍。比那路易第十六的斷頭臺。還利害多著呢。

梅特涅不足責。以意大利人做梅特涅的奴才者。則無復人心矣。不知女豪傑一曲混江龍。能罵醒

幾箇奸奴。能喚醒幾個國民。

昔嘗與作者讀龔定庵詩。「有捲簾梳洗望黃河之句。」作者云。捲簾梳洗下。豈容綴黃河二字。擇

語可謂奇極。今此文於辜負香衾下。綴血腥二字。更復成何說話。作者爲文無他長。但胸中有一

材料。無不捉之以入筆下耳。桃花扇牡丹亭與本文相去何啻萬里。亦竟被他捉去了。咄咄怪事。

新羅馬傳奇。已演了四齣。書中正脚色。尙未出現。讀者請抖擻精神。再等半個月。好看那桃花

扇上的候公子登場了。

第四齣

俠感

(一千八百二十二年)

(生扮瑪志尼墨衣學生裝上)

(臨江仙) 萬卷撐腸何用處。哀哀亡國遺民。江山寥寂鎖愁雲。斜陽謂鴈。去無語獨霑巾。(采桑子) 十年悔學雕蟲技。有甚情懷。有甚情懷。掩卷故聞杜宇啼。問千年故國。今誰主。吟也淒迷。夢也淒迷。一髮中原日已西。小生瑪志尼。表名金士披。意大利國志。挪亞府人也。系出清門。家承通德。不幸先君早世。兄弟無人。怙恃萱堂。夙承教育。自從十三歲入市。立大學。今年十七。卒業有成。精學哲理之科。篤信唯心之論。屠龍伎倆。未還滄海之珠。倚馬文章。空貴洛陽之紙。每念我意大利。自羅馬失鹿以後。朝秦暮楚。五裂四分。同種此離。生民塗炭。痛離風之不競。爲大國羞。入豚笠以誰憐。謂他人母。自古道。哀莫哀於無國。病莫病於喪心。小生雖住鬢齡。頗知國恥。撫今懷古。感物易哀。獨恨閱歷未深。補救無術。因作國喪紀念。常著深墨衣冠等。春士之悲秋。向歡場而淹淚。少學同年。相言某是狂生。大人先生。僉曰。此子可惜。

(歎介) 咳。你這朝。困。蟪蛄一流。怎知道我傷心。人別有懷抱也。今日乃係來復休學之期。母親約定攜俺前往海濱游耍。以遣情懷。只得收拾奇愁。強爲歡笑。預備陪侍則個。

(懶畫眉) 忍淚吞聲。做個詞人。零落鄉關深閉門。要將心血洗乾坤。來日天難問。暫收拾雄心消好春。(作更衣修容介)(老旦上)

(前調) 菱緯淒涼。歷劫塵塵。臨睨宗周常苦辛。仲謀有子未全貧。漆室憂宗國。名山畏後生。孩兒那裏。(生整衣迎介)(以吻接老旦額介) 孩兒正此更衣。待往伺候母親。不知母親早出來了。(老旦) 就此同往罷。：日遠長安近。且攜着乳虎空山嘯暮雲。

(同循海濱行介)(老旦)你看這泱泱雄壯的中海。僭們意大利。也會握過這海上大權來。(生點頭微歎介)(外扮巨人。身長七尺。氣宇嚴整。冠服藍縷上。)

(破齊陣)戴着頭顱且住。嘔餘血淚誰聞。乞食王孫吹簫公子。累得英雄才盡。都只言湖海無餘子。爭敢望陽關有故人風塵辜此身。(迎面見老旦生脫帽爲禮介)可憐意大利亡命流民這箇。(老旦揮淚探懷中取出金錢給外介)(外點頭略謝。納入破帽介)(生注視作聘胎狀介)(外昂然下)(生目送良久介)

(向老旦介)母親。這是甚麼人呀。(老旦)我兒還不知道嗎。這都是爲意大利全國國民受罪的。

(折桂令)他甘心割慈忍愛。別井離羣。俠轟轟似荆卿入秦。氣昂昂似翟義從軍。：：孩兒啊。你該記得一千八百二十年。我們意大利人民。不堪專制虐政。因此南北諸省同時並起。欲抗逐奧大利。奏自由統一之功。爭奈石卵不敵。民黨失利。那些志士們。或上絞臺。或幽狂狴。：：恨皇天不仁。儘着伊暴昏。雲的前程。雨雲翻。東市上朝衣誰問。鐵窗裏雄鬼爲鄰。：：那滅等的。就流竄到這志挪亞海濱地方。舉目無親。淒涼乞食。：：餓盡青春。愁盡行雲。撇了鄉關。賸了孤身。

(淚介)孩兒啊。方纔那位巨人。便是這樁案內一個無名英雄了。(生淚介)不想僭意大利。還有這種慷慨義俠的人。孩兒愧他多多矣。

(醉東江)惹得俺千百結迴腸不展。三萬斛潮血如焚。恨悠悠天長道非。痛歷歷英才盡。望長空霜風淒緊。難道往車有轍來軫無人。：：想我瑪志尼。亦是意大利三千萬人中之一人。豈可放棄責任。：：叫一聲我國民。哭一聲我國民。怕不怕英雄氣短。柳絲長。恨只恨自由人遠天涯近。從今後誓做個男兒本分。愛國精神。

(向老旦介)母親呵。從今日以後。孩兒的身子。都要獻與意大利國民了。(老旦)這樣纔不辜負爲娘的教育你十七年一番苦心哩。(合)

(尾聲)紛紛成敗無憑準。自古道皇天不負有心人。佇看起陸龍蛇。演出風雲陣。(同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瑪志尼爲三傑之首。至是始出現。方入本書正文。

作者生平於近世豪傑中。最崇拜瑪志尼。此齣極力描寫。語語皆有寄託。最宜領略。忍淚吞聲。做個詞人。要將心血洗乾坤。得非作者自道耶。吾願與一國公民。共哀其志。且祝其貫此目的也。西廂記繫春情。短柳絲長。隔花人遠。天涯近。二語向稱名句。不意又被作者擄擄去了。別成妙語。舞文手段。可畏之至。

第五齣

弔古

(一千八百二十三年)

(淨扮加里波的水手裝上)

(破齊陣)孤嶽千尋壁。立長風萬里橫。行冰雪聰明。雷霆精銳。天付與男兒本性。叵耐朝廷送客浮家。慣著甚夜夜驚人匣劍。鳴西風。聞血腥。

(鷓鴣天)浩浩天風。轉耳過。醒時涕淚。醉時歌。伏波橫海人才少。枯苑蕪城入夢多。驚駒隙。感川波。年來無奈古愁何。誰將亡國無窮恨。說與秦淮舊日河。小生加里波的是也。門閥寒微。家計貧窶。父親德彌尼。航海爲業。小生未離襁褓。已沙波濤。慕哥侖布通天鑿孔之風。懷納爾遜爲國同仇之志。兼以性情孤憤。膂力剛強。苦無百里之才。願學萬人之敵。曲衣一醉。結奇士於風塵。磨劍十年。理不平於行路。行年七歲。承父母命。入教會學校。研究神學。叵奈俺粗莽情懷。不喜那陳腐教理。因習些算學天文航海兵法等學科。雖非專門。卻有心得。嗣因家貧廢學。仍尋海上生涯。今日隨船長皮津。航行羅馬。想這羅馬乃我祖國首都。爲古今東西歷史上第一名譽之都府。今度儘俺游覽。好不壯快。(指介)你看前面海岸。葱葱鬱鬱。綠楊城郭。煙雨樓臺。國大莊嚴。川原雄壯。正是東西波浪兼天湧。今古風雲接地陰。羅馬羅馬。你兀的不愛煞俺也。

（油葫蘆）一霎涼風吹酒醒。正到洛陽城。望朝霞起。午雲捲。夕陽明。十丈軟紅塵。玉宇瓊樓迴。百戰歷心頭。影一箇是遍舟天地無雙士。一個是青史人間第一城。我便整頓全神注定卿。

（作到介）呵呵。好羅馬。今日落到我手了。小生向讀國史。目注心營。雖則未遂壯遊。却也已同身歷。今日不免將心中的羅馬和目中的羅馬。逐一按圖索驥。比較分明。則個（上岸行介）（驚訝狀介）怎一箇整齊嚴肅的羅馬。卻是這樣滂亂混雜起來呢。（再前行介）（驚介）噯呀。我記得歷史上的羅馬。何等般闐繁盛。怎麼今日卻是哀鴻遍野。春燕無歸。滿眼淒涼。都只一片蒼涼氣象也。（嘆介）自古道。百聞不如一見。自非親到名城。怎知今昔之感。

（皂羅袍）原來是喬木廢池如瞑。甚黃昏。清角吹寒。脰有空城。障雲黯沒漢家營。月華破碎秦時鏡。淒涼草樹。鶻啼有聲。尋常門巷。燕來無情。難免我夢兒錯認了黃梁境。

我想羅馬城內名勝古蹟。所在多有。等俺順著路兒。訪覽起來。（行介）志士淒涼閑處老。名花零落雨中看。呀。這便是凱旋門了。呀。這便是議會場了。呀。這便是教會場了。呀。這便是十三大劇園之一了。你看雄圖未沫。遺址儼然。我偉大國民的精神。好不令人深感。但係斷井頽垣。磚苔砌草。卻怎便零落倒這般田地呀。

（駐馬聽）金碧飄零。北斗星沈。天有恨。伽藍寂靜。南朝煙鎖。佛無靈。神鴉社鼓斷腸聲。免葵燕麥斜陽影。誰記省。觚稜夢冷。秋前病。

（沈醉東風）你記得昔日啊。定中原。鏡歌健勁。你聽得今日啊。哀江南。賦詩淒零。雨打了花月痕。浪淘盡英雄。影望一片山殘水賸。都付與烏啼故國。人泣新亭。樓空夜永。把十年好夢。被風抖醒。

噯。羅馬羅馬。你兀的不痛煞儂也。（嘆介）我想古亦日月。今亦日月。古亦山川。今亦山川。我們這個偌大羅馬。豈不是靠著從前那幾個豪傑的心血魂力造出來的嗎。天公啊。怎麼你昏昏沈沈。醉了幾百年。竟不肯替我

們意大利。最降一個人才。

（五韻美）天無語。人如病。後來人叫不出前人。應向那裏起。叫喚起國民魂性。似這山河破碎。待誰來擔荷一。身輕。黑蘇令。便是俺無情有。到這裏不由人魂驚目驚。猛回頭紅淚飄零。……俺的羅馬啊。……只怕你。也黯鎖魂。憐我憐。……俺啊。……悶着那滿腔兒歌聲哭聲。對著了大江心月明。浪明。抵多少棒喝兒儒經。佛。經。則索打疊前程。誓恢復神京舊京。

（自語介）俺想英雄事業天不限人。豪俠情懷。今當猶昔。我加里波的。生茲名國。方當盛年。難道古人能創。立這羅馬。我們就不能再造這羅馬麼。但係天地悠悠。人心夢夢。正不知舉國中同茲感慨者。還有幾人。（憶多嬌）事百年歌舞厭言兵。怕一木難支大廈傾。但視到處天涯。春若有情。趁着那芳草初生。啼駛未鳴。管領取這爛錦年華。魂清夢清。

羅馬啊。俺今日便久淹留也。增傷感。不若暫且作別。奔走江湖。訪尋同志。待到大業告成。再來和你廝守罷。（尾聲）我是多情卻。是總無情。解道莫近彈碁恨。不平便揮手空濛。一瞥山河影。

（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叙馬志尼起筆。於海濱一遊。敘加里波的起筆。於羅馬一遊。皆係胎孕二雄壯志之心也。是歷史上實事。是劇曲上真景。二雄留此佳話。似爲新羅馬傳奇地步。

寫瑪志尼。便活畫出一箇大學者。寫加里波的。便活畫出一箇大軍人。真是寫生妙手。

前半齣未到羅馬以前。極意想。描出如錦如茶世界。襯起後來失望。益增悵觸。所謂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也。

作者生平爲文。每喜自造新名詞。或雜引秦西泰西故事。獨此書入西人口氣。反全用中國典故。曲中不雜一譯語名詞。是亦其有意立異處。

作者少年善爲綺語。故雖憂國之文。亦往往以美人芳草出之。不可不謂文人結習。然其所以哀感頑豔者。則亦以此。

第六齣

鑄黨（一千八百二十五年）

（生扮瑪志尼上）

（戀芳春）慘霧黏天。穢塵滾地。憑高怕望中原。偏是睡獅無賴。沈睡千年。便把奇愁拋遣。奈江山耐人留戀。雄心遠。待翻起滄海桑田。添段因緣。

小生瑪志尼。自從前年隨母親海濱一游。遭逢志士。哀聆慈訓。根觸迴腸。便以己身許國。誓爲同胞有所盡力。去年投入燒炭黨中。欲圖共事。不料該黨一挫之後。精神沮喪。志氣消沈。前輩既已彫零。後起不能爲繼。而且智識卑陋。道德衰頹。這樣看來。我意大利靠着這班人。是不中用了。再看那舉國中熙熙攘攘的人。卻大半在昏昏睡夢中。不知國恥爲何物。國仇爲何人。便有一二憂時之士。亦復離羣索處。消息不通。力薄勢分。何濟於事。（嘆介）小生每念物極必反。人定勝天。怯大敵者非丈夫。造時勢者爲俊傑。當仁不讓。舍我其誰。因想聯合同志。重新組織一箇完全民黨。仗茲團體。共濟艱難。今日約定格里士比阿西尼兩位。齊集舍下。同議章程。敢待來也。

（作翔步室內介）（末扮格里士比丑扮阿西尼同上）朝從屠沽游。夕拉騶卒飲。此意不可道。有若茹大鯁。傳聞智勇人。驚心自鞭影。蹉跎復蹉跎。黃金滿虛牝。匣中龍光劍。一鳴四壁靜。夜夜輒一鳴。負汝汝難忍。出門何茫茫。天心曠其逞。既窺豫讓橋。復瞰軹深井。長跼奠一卮。風雲撲人冷。末俺格里士比正從昔昔里島

北來游歷內地訪尋同志。今承瑪君約商大事。須速前往。(丑)俺阿西尼自從瑪先生遊。久聞微言大義。今日爾丈見招。不免隨格公早到。(同見生握手爲禮介)辱承見招。不知有何賜教。(生)非爲別事。小生痛念我國同胞前途。不勝憂慮。今日特請兩君同商拯救之法。並講明我等應行之責任。以後一同努力進行。(末丑)先請領教。(生)

(六奏宮詞)風雲無色關河帶怨。付與斜陽一片聲聲啼鴉。空教沈損華年。掩淚盡了獄三字。才枯了策萬言。天醉也。怕問天。天民那得受人憐。我待約精禽賦石填寧海。我便學師子談經吼舌蓮。天遙地遠。山河大千風馳雲捲。國民少年便泥犂也。應有光明線。莫遷延。優勝劣敗。猛要著先鞭。

兩君啊。今日正是民族主義競爭時代。非全國人萬衆一心。結成一至大團體。不足以圖自立。而抗外敵。但合羣之義。言之似易。行之實難。我想天下事。必須定大處著想。從小處落脈。但使一國中能有數人。或數十人。真誠愛國。結成一團。死生不渝。憂樂相共。確認責任。奮力向前。則涓滴可以成江河。跬步可以致千里。將來逐漸推廣。或者同志徧於全國。大局藉此挽回。亦未可定。我等雖屬人微言輕。然亦國民一分子。應盡義務。責無可辭。意欲與諸君共商組織。一強固民黨。以爲同胞先導。未知兩君意下如何。(末丑)某等久有此心。恨才力棉薄。未能成就。今承指示。妙極妙極了。但這民黨的宗旨若何。手段若何。還要請教呢。(生)待我說來。領教罷。

(北江梅令)你看這客星據座。天空變。你看這濁流飲恨。人權賤。你看這狐兔縱橫。占盡了中原。你看這虎狼擇肉不住的把威權掘。冤也胡纏。孽也胡纏。文明敵橫行徧地。專制毒懽悻千年。遮莫要危樓打碎。奮空拳。遮莫要亂麻斬斷起一度玄黃戰。天也無言。佛也無言。只怕待劫灰飛盡。靈光纔現。

兩君啊。我想國中積弊既深。斷非彌縫補苴。可以救得轉來。破壞之事。無論遲早。終不可免。倒不如用些人力。

去做那有意識的破壞。早一日還得一日之福哩。(末)這議論是一點不錯。但看我意大利人心腐敗。到這般田地。莫說平和的福分。不能穀享受。只怕連破壞的事業。也不能做成。這卻怎麼好。(生)正是。但古語說得好。有志者事竟成。今日操練一國人。叫他成就一個國民的資格。正是我輩責任哩。

(前調)僭要信靈魂。不共身流轉。僭要信英雄。成敗尋常見。僭要信國民。義務是天然。僭要信倚賴。他人是一種奴才。劣生也。斷連死也。斷連任把七尺頑軀。散作灰也。教一國同胞團成片。今日啊。便是杜宇啼枝。血淚鮮。他日啊。應有神龍起。墊風雲。變若問因緣。此是因緣。只怕待劫灰飛盡。靈光纔現。

(末丑)精理名言。佩服佩服。今日就請擬定章程。兼起一個會名。便好聯絡同志。推廣宗旨罷。(生)想我意大利自羅馬解組以來。直至今日。都是奄奄無生氣。被那強鄰大敵。呼為老大帝國。今日要救衆生。必須剷除暮氣。就起個會名。叫做少年意大利如何。(末丑)妙極了。(合)

尾聲 望前途隱隱羣龍戰。那許我同學偷閑學少年。待要一髮千鈞。把乾坤扭轉。(生下)(末丑隨下)

捫盃談虎客批注

茲編闕如。經已兩月。海內詞壇。以監督之義務相責備者。書凡十數至。但著者既日罕暇晷。又此等鉤心鬥角之作。非咄嗟可成。乃公亦無如何也。今再三敦促。成此一齣。敬以謝讀者。傳奇體例。第一折謂之正生家門。第二折謂之正旦家門。實為全書頭角。但此編主人翁。不止一人。萬難偏重偏輕。故不能照依常例。作者本擬以此折。令加富爾登場。鄙人嫌其三傑平排。未免板笨。且加富爾其表見之事跡。不妨稍後。故商略移置等八齣。一少年意大利。為新羅馬成立加大根原。此折以韻文敘述其宗旨方法。實屬至難之事。前此曲本。未嘗有此境界也。讀者當觀其苦心遣辭處。

格里士比者。昔昔里島人。後此喚起南意大利之革命。佐加里波的成功者也。建國後曾兩任首相。去年始卒。阿西尼者。後此行刺法帝拿破倫第三。以間接力成就法同盟者也。二人皆一少年意大利中緊要人物。有位置於本編者也。故先出之。

俠情記傳奇

第一齣 緯憂

（破齊陣）（旦淡妝上）擾擾羣龍世界。亭亭似水流年。雨打斜陽。天黏芳草。那穀我儂消遣。望月華故國三千里。怨錦瑟無端五十絃。奇情除問天。

（卜算子）獨自下妝樓。有恨無人省。不是懷春不感秋。磊磊心頭病。獨自上妝樓。望斷山河影。昨夜雙龍匣劍鳴。負汝汝難忍。儂家馬尼他。原籍意大利國人。先世本累代將門。父親亦曾任少尉之職。只因本國主權久歸他族。養兵但防家賊。操戈動殺同胞。因此憤憤去官。挈家避地。僑寓這南美洲烏嘉伊國。耕獵爲業。不幸五年以前。癘疫時行。父母相繼逝世。撇下儂家姊弟二人。好不孤苦。（歎介）唉。家家運連遭。這也難講了。只是一件。我家家傳將種。系出清門。先君愛國如焚。回天無力。因把我姊弟兩箇。從幼教育。勗以國民責任。振以尙武精神。儂家雖屬蛾眉。頗爛豹略。讀荷馬鐙歌之什。每覺神移。賦木蘭從軍之篇。惟憂句盡。可恨我祖國久沈苦海。長在樊籠。志十銷磨。人心腐敗。正不知何時始得復見天日哩。（長嘆介）咳。難道舉國中一千多萬人。竟無一箇男兒。還要靠我女孩兒們。爭這口氣不成。罷了罷了。今日兄弟出門游獵。獨坐無聊。不免取新聞紙。閱看一回。聊自排遣則個。

（懶畫眉）望海雲盡處。是中原。那裏討匹馬縱橫。畫裏傳。恨睡獅無賴。睡年年。哎。這兒女情。怎喚得風雲變。辜負了血淚絲絲託杜鵑。

（作讀新聞紙介）六月十九日。里阿格蘭共和國起獨立軍。與巴西開戰。有意大利軍人一隊。突然相助。奪得巴西兵船一艘。大獲敗仗。（作驚介）噫。怎麼我意大利還有一羣恁般義俠的人。真算祖國之光了。（小生提鎗上）見獵輒心喜。聞歌也淚流。姐姐在家麼。（旦）兄弟你去射獵。爲何恁早回來。（小生）姐姐有所不知。兄弟剛纔在外頭。碰着一位本國人。聽着一件可喜可悲的事。故此回來告訴姐姐。（旦）甚麼事呀。（小生）聽見里阿格蘭國和巴西開仗。有我本國一隊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竟奪了巴西兵船。（旦）是呀。我剛纔看見新聞紙。也是怎麼說。但這是祖國名譽一件大喜事。兄弟爲何又說可悲呢。（小生）可惜到底衆寡不敵。被敵軍兵船全隊蹣擊。竟殺傷我同胞許多人。我船僅得拚命脫逃。至今尙無下落。（旦）真箇嗎。（小生）誰哄姐姐來。（旦淚介）

（前調）（旦）爲甚鈞天沈醉帝昏然。淘盡這有限人才不自憐。：兄弟啊。這些慷慨義烈的英雄。他原以流血救民。自命就是馬革裹屍。也不能算做不幸。只是他抱此熱腸。未能殼替意大利祖國出一口氣。怎好便這般結局呀。：恨你國殤無血到家園。叫我傷心人。禁不住啼紅怨。望絕了江心慘暝烟。

兄弟啊。你可曾打聽出那首領是個甚麼名字。也還逃脫保全得不曾。（小生）我聽得這首領。叫做加里波的是箇久慣航海的人。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在本國革命不成。竄流到此。他年紀不過長姐姐兩年。今纔二十五歲。那日這船被敵艦全隊追圍。竟能出險。諒來是虧得這個人還在著哩。（旦）（山坡羊）忍不住淚珠兒飛濺。按不下柔腸兒愁鵲。則爲他高義雲天。替國民放一道一道的光明線。甚因緣被天公妬得緊。他便有俠情誰見。我待把奇愁拋遣。奈如此江山。怎放得那人兒天涯遠。無言念鄉關。淚暗懸。相憐夢英雄非偶然。兄弟。我想天公既肯替我們意大利生出怎般一箇豪傑。也不該一事未成。奪之而去。只望他此番保全。將來還要返祖國。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呢。（小生）正是。（旦）兄弟你出門半天。想也餓了。待我把午漿

預備出來同喫罷。

（尾聲）我一生兒愛才如命是天然。敢則是憐我同胞非自憐。空想着那風雷豪邁月嬋娟。
（旦下）（小生弔場介）我想那加里波的血性熱情。奇才壯思。正和我姐姐天生成一對兒。怪不得姐姐恁般感戴。怎得天假之緣。將來他們有日子一塊兒同做國家大事才好。正是

是誰精衛能填海。

祝女鴛鴦不羨仙。

小生下

此記本新羅馬奇中之數齣因新羅馬按次登載曠日持久故同人懲惡割出加將軍來情韻事作為別篇先登於此。

著者識

詩話

我生愛朋友。又愛文學。每於師友之詩文辭。芳馨悱惻。輒諷誦之。以印於腦。自忖於古人之詩。能成誦者寥寥。而近人詩則數倍之。殆所謂豐於昵者耶。其鴻篇鉅製。洋洋洒洒者。行將別哀錄之。為一集。亦有東麟西瓜。謹記其一二者。隨筆錄之。

譚瀏陽志節學行思想。為我中國二十世紀開幕第一人。不待言矣。其詩亦獨闢新界。而淵含古聲。丙申在金陵。所刻莽蒼蒼齋詩。自題為三十以前舊學。第二種。蓋非其所自熹者也。瀏陽殉國時。年僅三十二。故所謂新學之詩。寥寥極希。余所見惟題麥孺博扇有感舊四首之三。其一曰。無端過去生中事。兜上朦朧業眼來。燈下燭體誰一劍。尊前屍塚夢三槐。金裘噴血和天鬪。雲竹聞歌匝地哀。徐甲儻容心懺悔。願身成骨骨成灰。其二曰。死生流轉不相值。天地翻時忽一逢。且喜無情成解脫。欲追前事已溟濛。桐花院落烏頭白。芳草汀洲鴈淚紅。再世金環彈指遇。結空為色又俄空。其三曰。柳花夙有何冤業。萍末相遭乃爾奇。直到化泥方是聚。祇今墮水尙成離。焉能忍此而終古。亦與之為無町畦。我佛天親魔眷屬。一時撒手却僧祇。其言沈鬱哀艷。蓋瀏陽集中所罕見者。不知其何所指也。然遺情之中。字字皆學道有得語。亦瀏陽之所以為瀏陽。新學之所以為新學與。

戊戌去國之際所藏書籍及著述舊稿悉散佚。顧無甚可留戀。數年來所出入於夢魂者。惟一菊花硯。硯爲唐劉陽所贈。時余承乏湖南。時務學堂講席。初與絨丞定交也。譚瀏陽爲之銘曰。空花了無真實。用造簡偈起衆信。任公之研佛塵贈兩君石交我作証。其時江建霞方督湘學。受代去瀕行前一日來作別。見研與銘乃爲余刻之。今贈者銘者刻者皆已沒矣。而此研復飛沈塵海消息杳然。恐生未必有合同時也念之嘆咽。近世詩人能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丙申丁酉間其人。境樓詩稿本留余家者。兩月餘余讀之數過。然當時不解詩。故緣法淺薄。至今無一首能舉其全文者。殊可惜也。近見其七律一首。亦不記全文。惟能誦兩句云。文章巨蟹橫行日。世界羣龍見首時。余甚愛之。

嚴又陵哲學大家。人多知之。至其詩才之淵懿。或罕知者。余記其戊戌八月感事一首云。求治翻爲罪。明時誤愛才。伏尸名士賤。稱疾詔書哀。燕市天如晦。天南雨又來。臨河鳴犢歎。莫遣寸心灰。又綠珠詞一首云。情重身難主。淒涼石季倫。明珠三百琲。空換墜樓人。蓋哭林晚翠也。

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擊精史籍。深通英文。去年子身獨行。省親於印度。以十九歲之妙齡弱質。凌數千里之莽濤瘴霧。亦可謂虎父無犬子也。近得其寄詩二章。自跋云。侍大人遊舍衛祇林。壞殿頽垣佛法已劫。然支那女士來遊者。同璧爲第一人矣。詩云。合衛山河歷劫塵。布金壞殿數三巡。若論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靈鷲高峯照暮霞。淒迷塔樹萬人家。恆河落日滔滔盡。祇樹雷音付落花。

高平子以所著平等閣筆記。見寄記述兩年來都中近事。字字令人劇心怵目。中一條其事甚韻。而其人甚奇者。讀之亦可見中國女權消息之一班也。錄其全文如下。庚子仲冬。由日本西京。偕日友數人。乘玄海丸返國。便途得游朝鮮。及關東關外諸地。雨雪載途。寒風砭骨。哀鴻遍野。春燕無遶。觸目心傷。魂難繫。余有詩云。關山一任誰家物。觸眼吾民百感傷。雪漫長空風滿地。汽車載夢過遼陽。一日薄暮。將投逆旅。適一女子。姿容倩雅。妝服

淡素冷月凝暉。寒山蹙翠。攜一姥一僕。匆匆更望北發。余心訝之。入旅店中。見壁間題詩數首。墨痕未乾。字體秀逸。其一云。本是明珍自愛身。金鑪香擁翠裘輕。誰爲拋卻鄉關道。白雪蒼波無限程。其二曰。明鏡紅顏減舊時。寒風似剪剪冰肌。傷心又是榆關路。處處風翻五色旗。其三云。無計能醒我國民。絲絲情淚搵紅巾。甘心異族欺凌慣。可有男兒憤不平。尚有一首。字體潦草。不能辨識。噫嘻。此何人也。問之逆旅主人。茫然不答。

希臘詩人荷馬

舊譯作和美耳

古代第一文豪也。其詩篇爲今日攷據希臘史者。獨一無二之祕本。每篇率萬數千言。近

世詩家如莎士比亞。彌兒敦。田尼遜等。其詩亦動數萬言。偉哉。勿論文藻。卽其氣魄。固已奪人也。中國事事落他。人後。惟文學似差可頡頏。西域然長篇之詩。最傳誦者。惟杜之北征。韓之南山。宋人至稱爲日月爭光。然其精深。盤鬱。雄偉。博麗之氣。尙未足也。古詩孔雀東南飛一篇。千七百餘字。號稱古今第一長詩。詩雖奇絕。亦只兒女子語。於世運無影響也。中國積習。薄今愛古。無論學問文章事業。皆以古人爲不幾及。余生平最惡聞此言。竊謂自今以往。其進步之遠。軼前代。固不待著龜。卽並世人物。亦何遽讓於古所云哉。生平論詩。最傾倒黃公度。恨未能寫其全集。頃南洋某報錄其舊作一章。乃煌煌二千餘言。真可謂空前之奇構矣。荷莎彌田諸家之作。余未能讀。不敢妄下比隲。若在震旦。吾敢謂有詩以來所未有也。以文名名之。吾欲題爲印度近史。欲題爲佛教小史。欲題爲地球宗教論。欲題爲宗教政治關係說。然是固詩也。非文也。有詩如此。中國文學界足以豪矣。因亟錄之以餉詩界革命軍之青年。

錫蘭島臥佛

大風西北來。搖天海波黑。茫茫世界塵。點點國土墨。雖曰中國海。無從問禹迹。近溯唐南蠻。遠逮漢西域。舊時職貢圖。依稀猶可識。自明遣鄧和使節。馳絡繹。凡百馬流種。各各設重。金葉鑄多羅。玉環獻摩勒。每以佛光明表頌帝威。德蘇祿率羣臣。淳泥挈盡室。闌斑披寶綬。扶服拜亦盩。是誰蠻夷長。竊號公侯伯。比古小諸侯。尙

足稱蒲壁。其他烏了帥。爭亦附商舫。有詔鎮國山。碑立高百尺。以此明德意。比刻之罘石。及明中葉後。朝貢暫失職。豈知叢爾國。既經三四摘。鐵團薄福龍。大半供鳥食。我行過九真。其次洎息力。婆羅左右望。羣島比蟻蝨。咸歸西道主。蓋拔漠赤幟。日夕興亡淚。多於海水滴。行行復行行。便到獅子國。浩浩象口水。流到碗伽山。遙望宰堵坡。相約僧躋攀。中有臥佛像。丈六金身堅。右疊重累足。左握光明拳。雖具堅牢相。軟過兜羅綿。水田脫淨衣。鬢雲惟華鬢。大青髮屈蠡。團金耳垂環。就中白毫光。普照世大千。八十種好相。一一功德圓。是誰攝巧匠。上登切利天。刻此牛頭檀。妙到秋毫巔。或言佛涅槃。婆羅雙樹間。此卽荼維地。斯語原訛傳。惟佛有神力。高據兩山顛。至今雙足迹。尙隔十由延。或言古無人。只有龍鬼仙。其後買珠人。暫次成市廛。此亦造妄語。有如野狐禪。實則經行地。與佛大有緣。參天貝多樹。由此枝葉繁。獨怪如來身。不坐千葉蓮。既付金縷衣。何不一啓顏。豈眞疲倦梁。老矣倦欲眠。如何沈沈睡。竟過三千年。

吁嗟佛滅度。世界眼盡滅。最先王舍城。大闍禪師窟。迦葉與阿難。結集佛所說。爾來一百年。復見大會設。恆河左右流。健鶻聲不絕。其後阿育王。第一信佛法。能役萬鬼神。日造八萬塔。舉國施與佛。金榜國門偈。九十六外道。羣言罷一切。復遣諸弟子。分受十萬偈。北有大月氏。先照佛國月。四開無遮會。各運廣長舌。漢家通西域。聲教遠相接。金人一入夢。白馬來負笈。繩行復沙度。來往踵相躡。總持四千部。重譯多於髮。華言通梵語。衆推秦羅什。後分律法論。宗派各流別。要之佉盧字。力大過蒼頡。南有獅子王。鑿字亦銅鑠。當時東西商。互通度人筏。但稱佛弟子。能闢鬼羅剎。遂使諸天經。滿載商人篋。鳥喙芥子洲。畏鬼性駭怯。一聞地獄說。心畏腴摩殺。賴佛得庇護。無異棲影鷓。國主爭布金。妃后亦托鉢。尊佛過帝天。高供千百甃。樂奏梵音曲。訟聽番佛決。向來文身人。大半著僧衲。達摩渡海來。一花開五葉。語言與文字。一掃付抹撥。十年勤而壁。一燈傳立雪。直指本來心。大聲用棒喝。非特道家流。附會入莊列。竟使宋諸儒。沿襲事剽竊。最奇宗喀巴。別得大解脫。不生不滅身。忽然佛

復活。西天自在王。高踞黃金楊。千百氈裘長。膜拜天下謁。西戎犬羊性。殺人日流血。喃喃誦經聲。竟能消殺伐。藏衛各蕃部。無復事鞭撻。卽令奔巴瓶。改法用金椽。論彼象教力。羣胡猶震懼。綜佛所照臨。竟過九洲闊。極南到朱波。窮北輸鞅鞞。大東渡日本。天皇盡僧牒。此方護佛齒。彼土迎佛骨。何人得鉢緣。某日是箭節。莊飾紫金塔。供養白銀闕。倒海然脂油。震雷嚮金鉞。香雲幢幡雲。九天九地徹。五百虎獅象。徧地是菩薩。謂此功德盛。當歷千萬劫。有國賴庇護。金甌永無缺。豈知西域賈。手不持寸鐵。舉佛降生地。一旦盡規奪。

我聞舒五指。化作獅子雄。能令衆醉象。敗竄頭籠東。何不勅獸王。俾當敵人衝。我聞角大力。手張祖王弓。射過七鐵豬。入地千萬重。何不矢一發。再張力士鋒。我聞四海水。悉納毛孔中。蛟龍與魚鼈。衆生無不容。何不口一吸。令化諸毛蟲。我聞大千界。一擊成虛空。譬擲陶家輪。極遠到無窮。何不氣一噴。散爲鞞藍風。我聞三昧火。燒身光熊熊。千眼金剛杵。頭出煙焰紅。何不呼阿奴。一用天火攻。我聞安息香。力能勅毒龍。尾擊須彌山。波濤聲洶洶。何不呼小婢。悉遣河神從。我聞阿修羅。橫攻善見宮。流盡赤蚌血。藕絲遁無蹤。何不取天仗。壓制羣魔凶。我聞毗琉璃。素守南天封。薜荔鳩盤茶。萬鬼聲喁喁。何不飭鬼兵。力助天王功。惟佛大法王。兼綜諸神通。聲聞諸弟子。遞傳術猶工。如何斂手退。一任敵橫縱。竟使清淨土。概變腥膻戎。五方萬天祠。一齊鳴鐘鼓。遙望西王母。虎齒髮蓬蓬。合上皇帝號。萬寶河朝宗。佛力遂埽地。感歎摧肝胸。佛不能庇國。豈不能庇教。奈何五印度。竟不聞佛號。古有韋陀書。云自梵天造。貴種婆羅門。挾此肆凌傲。凡夫鈍根輩。分定莫能較。自佛倡平等。人各有業報。天堂與地獄。善惡人自召。卑賤衆首佗。吹螺喜相告。亦有婆羅門。漸漸服教導。食屑鶉鳩行。夜夜鶻鷄叫。塗炭身半裸。拜月脚左躄。各棄事天業。迴向信三寶。大地閻浮提。慈雲徧覆幃。何意梵志輩。勢盛復鼓噪。灰死火復然。尾大力能掉。別創溫都名。布以人皇詔。佛頭橫着糞。詞罵雜嘲諷。盡驅出家人。一一出邊徼。外來波斯胡。更立天神廟。千牛祭火光。萬馬拜日曜。嗣後摩訶未採集。各經要一經。衍聖傳。一劍鎮羣暴。謂此哥羅尼寶。

以教忠孝。天使乘白馬。口宣天所誥。從則升九天。否則殺左道。教主兼霸王。黃屋建左纛。繼以蒙古主。挾勢尤傑。驚以彼轉輪王。力大誰敢校。爾來耶蘇徒。徧傳新舊約。載以通商船。助以攻城礮。謂天只一尊。獲罪無所禱。一切土木像。荒誕皆可笑。頂上舍利珠。拉雜付摧燒。竟使佛威德。燈滅樹傾倒。塵耶撫鉢哭。迦葉捧衣悼。像法二千年。今日末劫到。惡王魔波旬。更使衆魔嬈。天龍八部衆。誰不生悲惱。噫嗟五大洲。立教幾教皇。惟佛能大仁。首先唱天堂。以我悲憫心。置人安樂鄉。古分十等人。貴賤如畫疆。惟佛具大勇。自棄銅輪王。衆生例平等。一律無低昂。非畏末日審。報冀來世償。佛說有彌勒。福德莫可當。將來僧祇劫。普渡胥安康。此皆大德慧。傾海誰能量。古學水風火。今學聲氣光。辨才總無礙。博綜無不詳。獨惜說慈悲。未免過主張。臂稱窮鷓肉。身供臥虎糧。左手割利刃。右手塗檀香。冤親悉平等。善惡心皆忘。愈慈愈忍辱。轉令身羸疴。獸啼交鳥跡。一聽外物狀。人間多虎豹。天上無鳳凰。虎豹富筋力。故能恣強梁。鳳凰大文彩。毛羽易催傷。惟強乃秉權。強權如金剛。吁嗟古名國。興廢殊無常。羅馬善法律。希臘工文章。開化首埃及。今亦歸淪亡。念我亞細亞。大國居中央。堯舜四千年。聖賢代相望。大哉孔子道。上繼皇哉唐。血氣悉尊親。聲名被八荒。到今四夷侵。盡徹諸邊防。天若祐中國。黃帝垂衣裳。浮海率三軍。載書使四方。王威鎮象主。鬼族馴狼虜。歸化獻赤土。頌德歌白狼。共尊天可汗。化外育來航。遠及牛賀洲。鞭之如羣羊。海無烈風作。地降甘露祥。人人仰震旦。誰侮黃種黃。弱供萬國役。治則天下強。明王久不作。四顧心茫茫。

往讀明詩。見劉誠意集中一篇。一千三百餘言。構思之奇。遺語之險。亦可爲吾詩界中。放一異彩。雖然。長篇詩爲長短句者不難。而五言最難。爲奇險語有壯采者不難。爲莊嚴語有風格者最難。吾重公度詩。謂其意象無一襲其賢。其風格又無一讓昔賢也。請兩錄之。以資比較。

憶昔盤古初開天地時。以土爲肉石爲骨。水爲血脉天爲皮。崑崙爲頭顱。江海爲胃腸。嵩嶽爲背脊。其外四岳

爲四肢。四肢百體咸定位。乃以日月爲兩眼。循環照燭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勿使淫邪發洩。生瘡。瘻。兩眼相逐。走不歇。天帝懲其勞逸。不調生病。患甲命守以兩鬼。名曰結璘與鬱儀。鬱儀手足三足。老鴉。脚踏火輪。九鱗。咀嚼五色若木。英身上五色光陸離。朝發陽谷。暮金樞。清晨還上扶桑枝。揚鞭驅龍。扶海若。蒸霞沸浪。煎魚龜。輝煌焜耀。啓幽暗。燠煦草木。生芳蕤。結璘坐在廣寒桂樹根。漱嚙桂露。芬香菲。啖服白兔所搗之靈藥。跳上蟾蜍背。脊騎插光弄影。蕩雲漢。閃奎壁。鑿葩花。摘手摘桂樹子。撒入大海。寧散與蚌蛤爲珠璣。或落巖谷。間化作珣玕琪人。拾得喫者。胸臆生明。羣內外星官各職。職惟有兩鬼。兩眼晝夜長相追。有物來掩犯。兩鬼隨卽揮刀。鉞。禁制蝦蟇。與老鴉。抵頭屏氣服役。使不敢起。意爲姦欺。天帝憐兩鬼。暫放兩鬼人間。娛一鬼乘白狗。走向織女黃姑。磯。槌河鼓。襄兩旗。跳下黃初平牧羊羣。烹羊食肉。口吻流膏脂。却入天台山。呼龍喚虎。聽指麾。東岩鑿石取金卵。西巖掘土求瓊威。岩。洞。春。石。梁。折。驚。起。五。百。羅。漢。半。夜。撥。刺。衝。天。飛。一。鬼。乘。白。豕。從。以。青。羊。青。兔。赤。鼠。兒。便。從。閣。道。出。西。清。入。少。微。浴。咸。池。身。騎。青。田。鶴。去。採。青。田。芝。仙。都。赤。城。三。六。洞。主。騎。鸞。翳。鳳。來。陪。隨。神。魁。清。唱。毛。女。和。長。煙。裊。裊。飄。能。旂。蜚。廉。吹。笙。虎。擊。筑。罔。象。出。舞。奔。馮。夷。兩。鬼。自。從。天。上。別。別。後。道。路。阻。隔。不。得。相。聞。知。忽。聞。寒。山。子。往。來。說。因。依。兩。鬼。各。借。問。始。知。相。去。近。不。遠。何。得。不。一。相。見。敘。情。詞。情。詞。不。得。敘。焉。得。不。相。思。相。思。人。間。五。十。年。未。抵。天。上。五。十。炊。忽。然。宇。宙。變。差。異。六。月。落。雪。冰。天。達。壺。羅。山。上。作。窟。穴。蛇。頭。生。角。角。有。歧。鱗。魚。掉。尾。斫。折。巨。鼈。脚。蓬。萊。宮。倒。水。沒。溜。機。槍。枉。矢。爭。出。逞。妖。怪。或。大。如。甕。盎。或。長。和。委。蛇。光。灼。灼。形。躩。躩。叫。鹿。豕。呼。熊。羆。煽。吳。回。翔。魁。魘。天。帝。左。右。無。扶。持。蚊。蟲。蚤。蠹。蟻。螞。蟻。嗜。膚。啞。血。圖。飽。肥。擾。擾。不。可。揮。筋。節。解。折。兩。眼。螳。不。辨。妍。與。媼。兩。鬼。大。惕。傷。身。如。受。榜。笞。便。欲。相。約。討。藥。與。天。帝。醫。先。去。兩。眼。翳。使。識。青。黃。紅。白。黑。便。下。天。演。天。一。水。洗。滌。盤。古。腸。胃。心。腎。肝。脾。却。取。女。媧。所。搏。黃。土。塊。改。換。耳。目。鼻。牙。舌。眉。然。後。請。軒。轅。邀。伏。羲。風。后。力。牧。老。龍。吉。泰。山。稽。命。魯。般。詔。工。倕。使。豐。隆。役。黔。羸。礪。斧。具。鑪。鎚。取。金。蓐。收。伐。材。尾。箕。修。理。南。極。

北極。斡運太陰。太陽機。微石皇地示。部署岳瀆神。受約天皇。生鳥必鳳皇。勿生鳥與。生獸必麒麟。勿生豺與。生鱗必龍鯉。勿生蛇與。蠃。生甲必龜貝。勿生蠃與。蠃。生木必松楠。生草必薺葵。勿生鉤吻。含毒斷人腸。勿生枳棘。草利傷人肌。螟蝗害禾稼。必絕其蟪蝼。虎狼防畜牧。必遏其孕孳。啓迪天下。蠢蠢氓。悉蹈禮義。尊父師。奉事周文公。魯仲尼。曾子與孔子。思敬習書易。禮樂春秋詩。履正直。屏邪欹。引頑嚚。入矩規。雍雍熙熙。不凍不餓。避刑遠罪。禱禱。謀之不能行。不意天帝。錯怪。謂此是我所當爲。眇眇末兩鬼。何敢越分。生思惟。呶呶向瘖。盲洩漏。造化微。急詔飛天神王。與我捉此兩鬼。拘囚之。勿使在人寰。做出妖怪。奇飛天神王。得天帝詔。立召五百夜叉。帶金繩。將鐵網。尋蹤逐跡。莫放兩鬼。走逸入嶽。五百夜叉。箇箇口吐火。搜天刮地。走不疲。吹風放火。烈山谷。不問杉柏。樗櫟。蘭艾。蒿芷。蘅茅。茨燔。焮熒。灼無餘。遺搜到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切幽谷底。捉住兩鬼。眼睛光活如琉璃。養在銀絲鐵柵內。衣以文采。食以麋。莫教突出。籠絡外。踏折地軸。傾天維。兩鬼亦自相顧笑。但得不寒不餒。長樂無憂。悲自可等待。天帝息怒。解猜惑。依舊天上。作伴同遊戲。

陳伯嚴吏部。義甯撫軍之公子也。與譚瀏陽齊名。有兩公子之目。義甯湘中治蹟多。其所贊畫。其詩不用新異之語。而境界自與時流異。醜深俊微。吾謂於唐宋人集中。罕見倫比。記其贈黃公度一首云。千年治亂餘。今日四海蒼茫到異人。欲挈頽流還孔墨。可憐此意在埃塵。勞勞歌哭昏連曉。歷歷肝腸久更新。同倚斜陽看鷹去。天迴地動一沾巾。

吳君遂刑部。武壯公長慶子也。以氣節聞一時。丁酉抗疏陳時事。請變法。格不得達。浩然挂冠歸。近頃復上疏。請歸政。迴鑾以後。薄海所期望者。惟此一舉。然莫敢言也。惟君毅然犯政府所最忌而言之。其所養可知矣。其詩肖其爲人。所著有北山樓集。宋平子跋之云。五言古體多似陶韋。五言律體多似少陵。七言律體真逼江西諸祖。蓋道實也。吾最愛其「支那有一士」兩章。其一云。支那有一士。弢迹居越東。抗志希純素。篤性秉淵沖。意曠九州

外神遊三代中。如傷倦心目。無告哀殘癱。一夫苟不獲。叢拔在厥躬。陳詞就重華。問道訪崆峒。著書累萬言。吾道未終窮。哲人不偶世。至論無汚降。豈惟躋小康。將以致大同。挾策獻太平。疇能識王通。抱玉貴善藏。活國後良工。

感子他山意。錯石資磨礱。已矣吾何悲。矯首咨鴻濛。

右贈宋平子

其二云。支那有一士。戡影居越西。結念抱雪宅。心

高虹霓。慷慨懷前修。惻愴憫羣黎。邱索與典墳。一一窮探稽。種界析狼鹿。政教疏羌氏。獨永泰皇祚。屢忤末俗詆。

畸士自斲趾。良馬空踣躑。始知間代才。動與世相睽。澄澄之江波。曉日鳴天鷄。巖巖天台山。仰止難攀躋。賤子奮

孤心。逆鱗嘗獨批。荃莫察中情。信讒反怒濟。邪枉固不容。悻直終見擠。三月何皇皇。兩馬猶栖栖。懷哉虞重華。風

雨聞弗迷。宣尼未忘魯。子輿思王齊。已而復已而。且俟聖人兮。

右贈章太炎

又有集句一首云。青天漫漫覆長路。一紙短書無寄處。欲問平安無使來。乃知貧賤別更苦。四時天氣總愁人。秋

月春風等閑度。憂患衆兮歡樂鮮。朱顏日夜不如故。嗟余此去其從誰。萬里蒼煙水暮。構雲有高營。祇見石與

土。免視大江奔。幽憤得一吐。我欲凌風翔。轉上青天去。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煙銷日出不見人。至

竟江山誰是主。驅使前輩。天衣無縫。而含蓄蘊藉。別有懷抱。余酷愛之。

丁叔雅戶部。雨生中丞子也。卓犖有遠志。憂國如癡。而詩尤以神味勝。庚子秋。余返滬上。從友人扇頭。見其感事

一首云。被髮繭足行。羶糲有人流。涕淚哀江南。眼前所見皆餘子。大宙之亂何時戡。余絕愛之。謂以二十八字。寫盡

當今時局。而自見懷抱。仁言藹如。未有能及此者也。頃從北山樓集。復見其將歸嶺南留別一首云。百無聊賴過

零丁。遙睇中原一髮青。避地詩人哀故國。渡江名士泣新亭。山河運歇英才盡。鼙鼓聲沈戰血腥。鶉首賜秦天亦

醉。祇憐羈客獨長醒。絕似劍南學杜諸作也。

吾黨中天才絕特者。未有吾家伯雋孝廉若也。伯雋以辛卯年。與余同游南海先生之門。年方十四。是歲即舉於鄉。當其未禮南海也。碌碌無以異於常兒。一度摩頂受記。夙慧飄發。而尤耽內典。在齋中終日坐禪。少年周學時。

或挪揄捉弄之。弗爲動也。其冬余入都。伯雋贈三詩。其一云。惺惺真宰慎其微。萬象紛紜任所之。客賊並來善相接。佛魔俱掃得堅持。精魂須歷三千劫。大力常周十二時。游刃雖然有餘地。族間猶自見難爲。其二云。長嘯一聲天地寬。俯然來去更無難。崑崙頂上鐵船動。魍魎叢中神劍寒。壁立萬仞皆平地。坐斷十方如是觀。河嶽日星通神氣。周遊磅礴在胸肝。其三云。無明有愛如來種。一片慈悲成此身。軀殼衆生託吾輩。肝腸內熱爲斯人。游行自在虛空架。轉運無方大法輪。七寶莊嚴開世界。卻原步步踏紅塵。十四歲乳臭小兒。何處有此識。想得不歎絕。南海先生曰。伯雋殆有夙根者。遊戲人間耳。顧伯雋寡言。吾無從窺其底蘊。以文字論之。知其非冷腸人也。記其所填詞摸兒魚一闋云。算只有江山無數。怎盛得靈氣住。氣吞地球常八九。渺爾衆生何有甚情緒。向百尺高樓。覷看行人路。滿城簫鼓。算愁裏無人夢中無地。獨自任情苦。秋風起。春草春花又暮。忍見陀城煙樹。蕭蕭馬鳴催落日。弄得老天憔悴。我何願。算萬里堂堂。猶是神州土。笑聲歸去。待日闌雲冥。風狂雨橫。重覓舊游處。又金縷曲一闋。記其末四句云。他若有情吾能見。吾有情更待向誰說。空佇立肝腸熱。然則伯雋忘世者耶。記昔嘗責備之。伯雋曰。我今日正在臥薪嘗胆的時候。但薪胆生涯。忽忽十年矣。海內風雲如此其急。而小舍利弗尙不肯出定。吾又安能無憾也。作方略者健忘不
能全身其諷也

譚瀏陽之有得於佛學。知瀏陽者皆能言之。然瀏陽之學佛。實自金陵楊仁山居士。其遺詩有金陵聽說法一章。卽居士所說也。詩云。而爲上首普觀察。承佛威神說偈言。一任法田賣人子。獨從性海救靈魂。綱倫慘以喀私德。法令盛於巴力門。大地山河今領取。菴摩羅果掌中論。此時無刻本。見麥孺博筮端。瀏陽手書也。達縣吳季清先生德瀟。作令西安。庚子義和之變。爲亂民所戕。闔門及難。識與不識。莫不痛心。天之報施善人。真其誣哉。先生至德純孝。而學識魄力。迴絕流俗。尤邃佛理。自號雙遺居士。有子三人。長曰鐵樵。名樵。次曰仲毅。名以榮。季曰子發。名以東。皆有過人之才。余與譚瀏陽及鐵樵約爲兄弟交。而父事季清先生。乙未秋冬間。同客京

師吾三人者。連輿接席。未嘗一日相離也。丙申五月。鐵樵以暴病卒於漢口。瀏陽時在滬。哭之慟。嘗爲作一傳。見時務報中。未幾。季清先生之官山陰。瀏陽贈一詩云。此生當補他方佛。何意微塵補一官。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廷陵魂氣北邙寒。下蓋弔之也。以東當乙未。年僅十一。隨侍入都。風采英發。徧交一時名士。瀏陽戲號之曰舍利佛。以其早慧也。丙申受學於余者一年。日讀書盡十餘卷。屬文能二三千言。兼學英法文字。而仲弼亦來居滬上。綜核善治事。瀏陽語余曰。三吳蜀之三龍也。吾國有此等人才。豈是亡國氣象。而不意鐵樵無端以死。而兩弟亦隨季清先生斃於毒刃也。庚子夏。余在夏威夷島。得仲弼一書曰。舍利佛每言及公。卽涕不可止。余重感之。重悲之。乃書未及答。而凶耗已聞。天之喪斯夫。復何言。在報中見黃公瘦有庚子三哀詩。其一卽季清先生也。記其數聯云。以君精佛理。夙通一切法。明知入世事。如幻如泡沫。佛力尙有盡。何況身生滅。將頭臨刃時。定知不驚怕。讀此亦可以略窺先生之學矣。

譚瀏陽獄中絕筆詩。各報多登之。日本人至譚爲樂歌。海宇傳誦。不待述矣。但其詩中所指之人。或未能知之。今錄原文略加案語。詩曰。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胆兩崑崙。所謂兩崑崙者。其一指南海。其一乃俠客大刀王五。瀏陽作吳鐵樵傳中。所稱王正誼者是也。王五爲幽燕大俠。以保標爲業。其勢力範圍。北及山海關。南及清江浦。生平專以鋤強扶弱爲事。瀏陽少年。嘗從之受劍術。以道義相期許。戊戌之變。瀏陽與謀。奮門迎辟。事未就。而瀏陽被逮。王五懷此志不衰。庚子八月。有所布畫。忽爲義和團所戕。齋志以沒。嗚呼。王五真男兒。不負瀏陽矣。

余識唐瀏陽最晚。乙未秋。與瀏陽定交。叩其友。則曰。二十年刎頸交。絨丞一人而已。余心識之。丁酉冬。講學長沙。譚公乃爲余兩人介紹焉。譚公之成仁也。唐公慟哭辭家。欲如京師收葬。至上海。則譚公忠骸已南下。因不果往。而東渡謁南海。時有輓聯云。我與公別幾許時。忽警電飛來。忍不攜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臺。漫瀛將去楚孤臣。

蕭聲。嗚咽。近至尊。剛十餘日。被羣陰搆死。甘水拋四百兆爲奴種。長埋地獄。只留得扶桑三傑。劍氣摩空。至今讀之。猶字字精神活現。淒人心脾。蓋唐公所以繼譚公之志者。早定於二十年前矣。唐公流血後。同人復有誦其詩者。僅記二句云。賸好頭顱酬死友。無真面目見羣魔。此詩余未之見也。在南洋口口口屬余。寫之余爲續成一絕句云。道高一尺魔一丈。天地無情獨奈何。

宗室壽伯福太史富。可謂滿洲中最賢者矣。其天性厚。其學博。其識拔。愛國之心。盡粹於面。乙未秋冬間。余執役強學會。君與吳彥復翩然相過。始定交。彼此以大業相期許。其後君復有知恥學會之設。都人士咸以爲狂。莫或應也。庚子八月。君果以身殉國恥。噫嘻。可不謂朝陽鳴鳳耶。余丙申出都。君有贈詩。不能全記憶。今從北山樓集得其原本。亟錄誌感。詩曰。飛絮亂晴煙。飛花撲綺筵。春風一回送。飄泊去南天。夫子青雲器。高吟白馬篇。空勞賈生哭。不薦瀾衡賢。長枵辭京國。揚舫指媚川。海雲愁望闕。樹嶺引歸船。寶劍終騰匣。明珠暫伏淵。江湖閑歲月。好自惜華年。

武陵何鐵笛烈士來保。余未獲識面。顧夙聞譚瀏陽稱其爲人。謂生平肝胆交。除絨丞外。君爲第一。因此相神交者數年矣。庚子君與唐瀏陽共事。而君實任衡湘一切布書。漢變後死事最烈。頃趙曰生郵寄其絕命詞四章。亟錄如下。銀鑰鐵鎖出圍牆。親友紛紛送道旁。三百健兒齊護衛。萬頭鑽孔看何郎。鐵笛捕於辰州以三百人護衛。檻送長沙。故云曰生泣注。北宋黨人碑甫毀。東林居士獄旋興。千秋公論應猶在。兩廡孤豚媿未能。四萬八千蟲出入。五官五藏我原無。無人何苦爭恆幹。還我清虛一丈夫。痛哭君親恩太厚。百千萬劫不能酬。忠臣孝子今生了。且向龍潭指臂遊。鐵笛復有滿江紅一闕。其自序云。庚子黨禍再作。亡命桃源。遂遊桃源洞。黑箐鬼語。蒼欄猩啼。魂悽魄彊。非復人間世也。援筆賦此。其詞云。造化小兒簸弄我。望門投止。黑夜裏攀藤附葛。雨來風起。燈火一星林際出。忽聞犬吠。心頭喜。又山門閉了寂無人。鐘聲死。撫身世。淚盈背。悲國家。血盈臆。叶上問蒼天何苦磨人至此。靖節先生知甚。

處避秦有甚桃源裏。聽天邊啞啞。有慈鴉歸來只。

武陵蔡樹珊烈士鍾浩。血性過人。治事機警。余承乏湖南時務學堂。時君始來共學。其後復遊學東京。亦以漢難遇害。曰生復錄。其賦中作四章見寄。詩云。蟻磨盤舒。又一年元黃爭戰。幾推遷。寒沙白日淹鸞地。短褐雕弓射虎天。終見蝸蟻同水火。那堪環珮在風煙。鷄鳴午夜頻搔首。看劍挑燈意惘然。觚稜夢裏寒金雀。諫草堂前起暮鴉。誤國千秋仇介甫。通蕃幾道問充華。蜉蝣竟夕成毛羽。螳臂當車挫爪牙。西狩無麟天閨爽。逋逃人海象龍蛇。又聞麻達葛山奇。輕重當年類舉棋。貂珥雙簪矜別邸。蘭椒三熱拜西闈。酬天祀典憐鷄寶。排日笙歌駕鳳蜩。營得兔裘身欲老。克家猶護綠幢兒。蕭牆旋起八王戈。麾寇其如召寇何。碧海膏流成赤鹵。紅蓮豔結舞妖魔。九朝典冊新鈴散。千騎宮裝老淚多。辜負香衾驚破夢。不因封事動鳴珂。

邱公恪名宗華。當代青年中一有望之人物也。去冬遊學日本。入成城學校。習陸軍。以病退校。歸養滬上。余親送登舟。乃歸。未及一月。竟溘然長逝。年僅逾弱冠耳。懷八斗之才。飲萬斛之恨。一事未就。齋志九原。吳氏兄弟以後。又弱一箇矣。君夫人吳孟班。先君數月卒。一時有心人。既已痛之。蔣觀雲曾有詩云。女權撒手心猶熱。一樣銷魂是國殤。吾於孟班未得見。若公恪者。固夙以爲國流血自祝。吾亦冀其爲鐵血派中一偉人也。豈意天地無情。蘭摧玉折。公恪孟班。吾知爾不暝於泉臺矣。公恪卒後。葉浩吾有輓聯云。中國少年死。知己一人亡。而成城學校校友會。亦有祭文云。沈沈支那。大病長殲。哀哀衆生。噩夢正酣。魍魅攫人。白晝涎饑。嗟我同志。日削月剝。咄咄公恪。海邦雄男。俛仰國事。痛如酸銜。漆室哀鳴。無裨國阨。矧以憂殤。曷其能堪。嗚呼哀哉。苟生足媿。苟死甯甘。航航女權。一例優曇。志未一酬。墓草豔。海國龍伯。扶餘虬髯。振劍三彈。淚盈黃衫。讀君遺書。憂心如淡。竟君之志。後死者。擔魂兮來歎。目斷江南。嗚呼哀哉。尙饗。太平翼王石達開。其用兵之才。盡人知之。而不知其嫻於文學也。近友人傳誦其詩五章。蓋曾文正曾招降彼。而彼賦此以答也。詩云。曾摘芹香入泮宮。更探桂蕊趁秋風。少年落拓雲

中鶴陳迹飄零雪裏鴻。聲價敢云空冀北。文章今已遍江東。儒林異代應知我。祇合名山一卷終。不策天人在廟堂。生慚名位掩文章。清時將相無傳例。未造乾坤有主張。况復仕途多幻境。幾多苦海少歡場。何如著作千秋業。宇宙長留一瓣香。揚鞭慷慨蒞中原。不爲仇讎不爲恩。祇覺蒼天方憤憤。莫憑赤手拯元元。三年攬轡悲羸馬。萬衆梯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亦苦。東風到處有啼痕。若箇將才同衛霍。幾人佐命等蕭曹。男兒欲畫麒麟閣。早夜常爛虎豹鞞。滿眼河山增歷數。到頭功業屬英豪。每看一代風雲會。濟濟從龍畢竟高。大帝勳華多頌美。皇家世盡鴻濛賈。人居貨移神鼎亭。長還鄉唱大風起。自匹夫方見異。遇非天子不爲降。醴泉芝草無根脈。劉裕當年田舍翁。此詩自敘履歷兼述己志。所云名山一卷。著作千秋。蓋亦有所自負矣。前後四章皆不免下里巴人之誦。獨第三章則卽以詩論。亦不媿作者之林。且仁人之言藹如矣。至其懷抱帝王思想。不知民權大義。則固不足以責數十年前之人物也。又聞石有所作檄文。全篇駢儷。中四語云。一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一雖陳琳駱賓王亦無此佳語。豈得徒以武夫目之耶。南海先生不以詩名。然其詩固有非尋常作家所能及者。蓋發於真性情。故詩外常有人也。先生最嗜杜詩。能誦全杜集。一字不遺。故其詩雖非刻意有所學。然一見殆杜集亂楮葉。余能記誦百餘首。所最愛者己丑出都七律四首之一云。滄海飛波百怪橫。唐衢痛哭萬人驚。高峯突出諸山妬。上帝無言百鬼籀。漫有漢廷追賈誼。豈教江夏貶禰衡。陸沈忽望中原嘆。他日應思魯二生。又絕句十首之二云。此去南山與北山。猿鶴哀號松柏頑。或勸蹈海未忍去。且歌惜誓留人間。南山之下豆苗肥。北山之上猿鶴飛。百畝耕桑五畝宅。先生歸去未必非。戊戌國變紀事四首之三云。歷歷維新夢。分明百日中。莊嚴對宣室。哀痛起桐宮。禍水滔中夏。堯臺悼聖躬。小臣東海淚。望帝杜鵑紅。遮雲金翅鳥。啄食小龍飛。海水看翻立。昊天怨色微。哀哀呼后土。慘慘夢金闈。千載龍鱗恨。王孫有是非。吾君真可恃。哀痛詔頻聞。未竟維新業。先傳禪讓文。中原皆沸鼎。黨獄起愁雲。上帝哀臣罪。巫陽筮予魂。

侯官嚴先生之科學。學界稍有識者。皆知推重。而其文學。則爲哲理所掄。知者蓋寡。余前作廣詩中八賢歌。內一解云。哲學初袒天演嚴。遠販歐鉛撻亞槩。合與沙米爲鰈鷓。奪我曹席太不廉。蓋深佩之也。頃熊季廉錄其辛丑三月舊作見寄。卽先生北行時和季廉作也。詩如下。一十九禩初告終。搏搏負地趨大同。神機掉闔縱變化。爭存物競誰爲雄。至人先天不滯物。高下體合同。張弓心知斯民致仁壽。何徒食苦師蓼蟲。大哉培根氏告我。觀物見道冥。織洪三王五帝各垂法。當其時可皆爲功。蚩蚩之氓俾自主。如滴洲渚浮鱗鱗。及其時過仍墨守。無益徒使百弊叢。矧茲天意存混一。異類殊俗終隸通。是時閉拒議自守。何異毛毳常鑪烘。履而後艱常智耳。旣懲勿省庸非憐。四萬萬人皆貴種。遂使奴隸神將恫。所以百千億志士。欲持建鼓搥頑聾。賢愚度量幾相越。聽者一一褒耳充。膠膠擾擾何時已。新舊二黨方相攻。去年北方致大變。至今萬乘猶塵蒙。亦知天心未悔禍。南奔避地甘長終。豈意逃空得馨歎。知交迺遇四五公。就中愛我最親摯。僕指先屈南昌熊。心期渾欲忘彼己。圭角細與加磨礱。人生行止不自詭。扁舟忽欲隨南風。瀕行握手無所贈。惟有空氣如長虹。橫流它日倘相遇。所願身道雙加豐。季廉南昌人名師復侯官高足弟子也。

昔嘗推黃公度夏穗卿蔣觀雲爲近世詩界三傑。吾讀穗卿詩最早。公度詩次之。觀雲詩最晚。然兩年以來。得見觀雲詩最多。月有數章。公度詩已如鳳尾麟角矣。穗卿詩則分攜以來。僅見兩短章耳。團沙之感云。何可言。近觀雲以其四長篇見。則一己亥秋。則天津有感寄懷蔣陳諸故人。一之作也。讀竟如枯梅得酒。團滿欣美。爰急錄之如下。：暮雨掩柴門。秋聲滿庭樹。瑟瑟紙屏間。一燈靜如鷺。彷彿少年時。讀書未馳騫。卽此感生平。流轉亡吾故。乙未在武昌。始與吳生樵遇。丙申在密雲。閉戶百朝暮。丁酉在京師。張趙日相晤。新機始萌芽。禱祀潤雨露。戊戌在天津。大夢正驚寤。素箏載濁酒。慷慨登樓賦。在天津時與蔣性才陳潤深等時相過從酒各有記之今年在鄉閭。過此將焉駐。人生幾中秋。何者爲我素。問天天不聞。聽雨雨不住。……束髮抱流略。辛勤三十年。一日不忍捨。頗欲窺高壑。才短衣食

追窮老仍愚。顛慨然望六合。豈無豪與賢。問關十數載。所在窮山淵。山陽一聞笛。中策從此捐。時會既未至。盛業由書傳。旁行百萬卷。精指窮人天。舌人十萬輩。瞠目無媿妍。學未聞大道。豈能事言詮。昔者山海隅。今有車與船。今者文字隔。誰施蹄與筌。事窮我公起。侯官嚴氏吾族殆帝憐。公學豈在此。而此世所先。國狗尙狂狻。耽耽吻常涎。興亡有一定。名世獨見全。冥冥津門樹。日暮起蒼煙。扁舟載吾逝。不復相流連。何時一尊酒。且也爲執鞭。……蔣子賀由起寒素。姓名世不張。乞食走燕野。埽塵書一牀。過從日抵掌。每覺芝蘭芳。農宗已亥秋間蔣子著有農宗篇發大義。精誼貫百王。持此照震且。可謂見膏盲。陳子錦壽墨者。桀與蔣相翺翔。疇人振絕詣。哲學搜旁行。餘事托雄劍。赴難甘探湯。嗟吾二三子。於世誠蚊虻。然而貞元際。捨此誰與商。艱難困一飽。口哇舌爲僵。浮雲起西北。俄頃滿八荒。蕭蕭涼風至。白露將爲霜。蒲柳與松柏。於理豈久藏。爲我著明德。毋亟耀其光。：湛湛一尊酒。淵淵千卷書。蕭蕭兩株樹。寂寂三間廬。微材豈有競。卽此亦足娛。所嗟時日迫。言將戒征車。征車亦何爲。窮達非我圖。但恨萬山外。朋友日夜疏。滔滔浙江水。亘古不得徐。東流到東海。應灤故人居。登樓望不見。天海搖空虛。旋歸對塵俗。積鬱聊一舒。詫僚獨就枕。夢見遊天衢。九奏動萬舞。熊羆自我涂。邱聃並千古。疇能辨有無。黃公度集中。名篇不少。至其一。今別離。四章度曾讀黃集者。無不首記誦之。陳伯嚴推爲千年絕作。殆公論矣。余響者每章能舉其數聯。顧迄不能全體成誦。憤恨無任。季廉不知從何處得其副本。寫以見示。開緘不自知其距離三百也。亟爲流通之於人間。世吾以是因緣。以是功德。冀生詩界天國。……別腸轉如輪。一刻旣萬周。眼前雙輪馳。益增心中憂。古亦有山川。古亦有市舟。市舟載離別。行止猶自由。今日舟與市。併力生離愁。明知須臾景。不許稍綢繆。鐘聲一及時。頃刻不少留。雖有萬鈞柁。動如繞指柔。豈無打頭風。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盡頭。望影條不見。煙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歸如留滯不。所願君歸時。快乘輕氣毳。……朝寄平安語。暮寄相思字。馳書迅如電。云是君所寄。旣非君手書。又無君默記。雖署花字名。知誰箝紙尾。尋常並坐語。未遽悉心事。况經三四譯。豈能達人意。只有班班

墨。類。似。臨。行。淚。門。前。兩。行。樹。離。離。到。天。際。中。央。亦。有。絲。有。絲。兩。頭。繫。如。何。君。寄。書。斷。續。不。時。至。每。日。百。須。臾。書。到。時。有。幾。一。息。不。見。聞。使。我。容。顏。悴。安。得。如。電。光。一。閃。至。君。旁。……開。函。喜。動。色。分。明。是。君。容。自。君。鏡。奩。來。入。妾。懷。袖。中。臨。行。剪。中。衣。是。妾。親。手。縫。肥。瘦。妾。自。思。今。昔。將。毋。同。自。別。思。見。君。情。如。春。酒。濃。今。日。見。君。面。仍。覺。心。忡。忡。攬。鏡。妾。自。照。顏。色。桃。花。紅。開。篋。持。贈。君。如。與。君。相。逢。妾。有。釵。插。髻。君。有。襟。當。胸。雙。懸。可。憐。影。汝。我。長。相。隨。雖。則。長。相。從。別。恨。終。無。窮。對。面。不。解。語。若。隔。山。萬。重。自。非。夢。來。往。密。意。何。由。通。：：。汝。魂。將。何。之。欲。與。君。追。隨。飄。然。渡。滄。海。不。畏。風。波。危。昨。夕。入。君。室。舉。手。牽。君。帷。披。帷。不。見。人。想。君。就。枕。遲。君。魂。倘。尋。我。會。面。亦。難。期。恐。君。魂。來。日。是。妾。不。寐。時。妾。睡。君。或。醒。君。睡。妾。豈。知。彼。此。不。相。聞。安。怪。相。參。差。舉。頭。見。明。月。明。月。方。入。扉。此。時。想。君。身。侵。曉。剛。披。衣。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萬。里。晝。夜。相。背。馳。眠。起。不。同。時。魂。夢。難。相。依。地。長。不。能。縮。翼。短。不。能。飛。只。有。戀。君。心。海。枯。終。不。移。海。水。深。復。深。難。以。量。相。思。

吾少年同學中相與共晨夕最久者惟番禺韓孔广布衣。卽其著述自署捫蝨談虎客者是也。孔广評隲人物最有特識。常在尋常人褒貶毀譽之外。嘗爲詠史絕句十餘章。其張子房一首云。慧智彌綸徧九州。空觀實證一留侯。功成撒手人天去。畢竟亡秦爲國仇。其陳龍川一首云。斬馬盜馬陳同甫。千古英雄僅見之。可惜漆光開眼日。醉時心事已飛馳。蓋孔广謂子房爲國家主義中之樂天派。謂陳同甫爲儒生之有帝王思想者也。

孔广復有熱心一首云。熱心直欲爐天地。落魄依然一國民。病裏觀人原幻境。夢中化蝶是前身。交論肉血天應淚。相到皮毛馬不真。我是三千年睡足。東方雄辯已驚神。余昔在美洲時。從報紙中見此詩。酷愛之。顧不知爲誰氏作。後乃詢知其出我孔广也。

黃公度嘗語余云。四十以前所作詩。多隨手散佚。庚辛之交。隨使歐洲。憤時勢之不可爲。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蒼萃成編。藉以自娛。卽在湘所見之稿也。公度既不屑以待人。自居未肯公之同好。余又失之交臂。未錄副本。近於

詩話中稱其詩。海內外詩人。貽書索閱者甚多。然急切無從覓致也。念其官日本參贊時。如重野安釋。森春濤。龜谷行諸君。皆有唱酬。又聞天南某氏。曾在新嘉坡領事署。鈔存人境廬詩一卷。余因徵之東瀛南海。幸得數十篇。自今以往。每次詩話中。可必有一鱗一爪矣。但所刊錄。未必爲公度得意之作。要之公度之詩。獨闢境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羣推爲大家。公論不容誣也。

公度嘗以光緒七年。裁撤美國留學生。爲中國第一不幸事。然至今日。尙有公然與留學生爲敵者。公度聞之。感激又當何如。錄其罷美國留學生感賦一首。嘻。是亦海外學界一段歷史也。其中情狀。知之者已寡。知之而今能言之者益希矣。錄以流布人間焉。學生乎。監督乎。當道乎。讀之皆可以自鑑也。豈直詩人之詩云爾哉。……漢家通西域。正值全盛時。南至大琉球。東逮高句驪。有北同盟國。帝號俄羅斯。各遣子弟來。來拜國子師。皇帝臨辟雍。皇皇漢官儀。石經出玉篋。寶蓋張丹墀。諸王立橫巷。百蠻圍泮池。於戲盛德事。慨想軒與羲。自從木蘭狩。國弱勢不支。環球六七雄。鷹立側眼窺。應制臺閣體。和聲帖括詩。二三老成謀。知難濟傾危。欲爲樹人計。所當師四夷。奏遺留學生。有詔命所司。第一選俊秀。其次擇門楣。高門綴科第。若摘領下髭。黃背好八股。肯令手停披。茫茫西半球。極遠天無涯。千金不垂堂。誰敢狎蛟螭。惟有小家子。重利輕別離。紇干山頭雀。短喙日啼飢。但圖飛去樂。不復問所之。藍縷田舍奴。蓬頭乳臭兒。優給堂殮錢。榮頒行裝衣。舟人東西人。相顧驚復疑。此乃窶人子。胡爲來施施。使者挈乘槎。四牡光駢駢。鄭重詔監督。一一聽指麾。廣廈百數間。高懸黃龍旗。入室闕無人。但見空臬比。便腹高臥。委蛇復委蛇。借問諸學生。了不知東西。各隨女師去。雛鷄母相依。鳥語日秋凋。庶幾無參差。就中高材生。亦有出類奇。其餘中不中。大半悲染絲。千花紅氍毹。四窗碧琉璃。金絡水晶杆。銀盤夜光杯。鄉遇少所見。乍見輒意移。家書言貧窮。問子今何居。我今膳雙鷄。誰記炊糜。汝言盡無糧。何不食肉糜。客聞故鄉事。欲答顏忸怩。嬉戲替戾岡。游讌賀跋支。縱譚伊優亞。酣歌妃呼籛。吳言與粵語。病忘反不知。亦有習祆教。相率拜天祠。口嚼天父餅。

手繙景教碑。樓臺法界住。香華美人貽。此間國極樂。樂不故蜀思。新來吳監督。其僚喜官威。謂此泛駕馬。銜勒乃能騎。徵集諸生來。不拜即鞭笞。弱者呼暴痛。強者反唇稽。汝輩狼野心。不如鼠有皮。誰甘畜生罵。公然老拳揮。監督憤上書。濫以加罪辭。諸生盡佻達。所業徒荒嬉。學成供蠻奴。否則仍漢癡。國家糜金錢。養此將何為。朝廷命使者。去留審所宜。使者護諸生。本意相維持。監督意亦悔。駟馬舌難追。使者甫下車。含怒故詆諆。我不知許事。我且食蛤蜊。監督拂衣起。怒喘竹筒吹。一語不能合。遂令天地睽。郎當一百人。一一悉遣歸。竟如瓜蔓抄。牽累何纍纍。當其未遣時。西人書交馳。總統格蘭脫。校長某何誰。願言華學生。留為國光輝。此來學日淺。難言成與虧。頗有聰穎士。利錐非鈍槌。忽然筵席撤。何異繫帶褫。本圖愛相助。今胡棄如遺。相公答書言。不過別瑕疵。一旦盡遣撤。譁然稱我欺。怒下逐客令。旋禁華工來。溯自西學行。極盛推康熙。算兼幾何學。方集海外醫。天士充日官。南齊長追隨。廣譯奇器圖。諸器何夥。願惜哉。國學舍未及設。狄鞮矧今學。興廢尤關國。盛衰十年教。訓力百年富。強基奈何聽兒戲。所遣皆卑微。部婁難為高。混沌漁書眉。坐令遠大圖。壞以意氣私。牽牛罰太重。亡羊補恐遲。蹉跎一失足。再遣終無期。目送海舟返。萬感心傷悲。按美國留學生於辛巳年裁撤奏請派往者曾文正公募來學生者禮順丁日昌率往黃吳川初率學生繼派副使為香山容閣備訓永末以供參攷

哀星輅 譏辱國也

頃得上海一匿名書。自題東亞傷心人者。內新樂府一章。屬登報讀之。香山西堂不是過也。因急摺以實我詩話。惟葭蒼露白。伊人為誰。不能無缺望焉。耳空谷杳然。尚希毋我遐棄。告以桃花源中人姓氏。豈勝忻慕。嘗鼎一臠。食指養養。瓊瑤之好。更望再投詩如下。

使臣怒。使臣怒。使臣怒。阿誰不怒亦。阪妓不怒新。橋女大夫。學生汝太不曉事。長揖空階求不已。不是龍門汝誤投。市僧認作韓荆州。從來市僧得志慣橫行。未聞獻媚著。意殺學生。使臣當日好肩背。南洋負米東洋賣。相公堂

前袖獻稟紙。王爺膝下跪呈扇子。王爺心緒憂。肥奴旁侍喘如牛。親捧留聲機器奏牀頭。翁在街頭賣卦命。兒走上房司門政。兒今作貴人。紫綬金章襯綠巾。綠巾恥富貴。功名由巾起。吁嗟乎。君名不愧替錢死。近吾以作詩話。故海內名士。頗有以故人詩寫寄者。非獨鄙人欣幸。度亦我文壇同人所願望也。亟撮錄之。潘蘭史以康烈士幼博一詩見寄。乃爲蘭史題獨立圖者也。詩云。迢迢香海小闌干。獨立微吟一笑歡。我亦平生有心事。好花留得與人看。其犧牲一身。爲後來國民謀幸福之心。活現紙上。讀竟愴然。幼博先生詩不多見。吾昔誦其一二。今復不能記憶。得此狂喜不自勝。潘君吾粵人名。飛聲嘗游德國。久主香港華字報。最主持清議者也。蘭史又寄公度詩三章。其第一章已錄報中。不再錄。其第二章題爲「香港訪潘蘭史顯其獨立圖」。詩云。四億萬人黃種貴。二千餘歲黑甜濃。可堪獨立山人側。多少他人臥榻容。其第三章題爲「夜泊」。詩云。一行歸雁影零丁。相倚雙鳧睡未醒。人語沈沈逢悄悄。沙光淡淡竹冥冥。近家鄉夢心尤亟。拍枕濤聲耳厭聽。急趁天明催艣發。開門斜日帶殘星。案蘭史獨立圖一時名十題詠殆徧。余記邱蒼海一聯云。黃人尙味合羣理。詩界差存自主權。意境新闢。亟賞之。

李曉暉以譚瀏陽遺詩見寄。類多見莽蒼齋詩中者。

丁酉正 陸刻本

今錄其一「和友人除夕感懷四篇并敘」。敘曰。舊

作除夕詩其夥。往往風雪羈旅中。拉雜命筆數十首。不能休已。而碎其藁。與馬矢車塵同朽矣。今見饒君作不覺。蓬蓬在腹。憶除夕商州寄仲兄。風檣抗手別家園。家有賢兄感鶴原。兄曰。嗟予弟行役。不知今夜宿何邨。風景不殊。幽明頓隔。歎邑陳言。所感深焉。亦不自知粗放爾許。一詩曰。斷送古今惟歲月。昏昏臘酒又迎年。誰知羲仲寅賓日。已是其工缺陷天。桐待鳳鳴心不死。澤因龍起腹難堅。寒灰自分終銷歇。賴有詩兵鬥火田。我輩蟲吟真碌碌。長歌商頌彼何人。十年醉夢天難醒。一寸芳心鏡不塵。揮洒琴尊辭舊歲。安排險阻著孤身。乾坤劍氣雙龍獻。喚起幽潛共好春。內顧何曾足肝膽。論交晚乃得髯翁。不觀器識才終隱。卽較文詞勢已雄。逃酒人隨霜陣北。談

兵心逐海潮。東飛光自撫。將三十山。簡生來憂患。中年華世事兩迷離。敢道中原鹿死誰。自向冰天鍊奇骨。暫教佳句屬通眉。無端歌哭因長夜。婪尾陰陽賸此時。有約聞鷄同起舞。燈前轉恨漏聲遲。曉暎名振鐸。湖南邵陽人。武壯公臣典之子。近主蘇報。能發揮新思想者也。

何肇一以唐瀏陽兩詩見寄。皆嘗見上海亞東時報者也。其一爲送安籐陽洲之燕京詩云。東風吹滿神勝州。日落海天飛行舟。壯士拂衣出門去。攬身一劍橫青鞵。易水蕭蕭筑聲歇。望斷燕雲十六州。哀哀荏弘血化碧。頸項猶擁仇人頭。魍魎滿城風雨腥。狂飈穴道窺人行。磨牙厲吻十萬隊。飽不飢去飢則鳴。忽然海疆馳飛電。戰慄聲嘶涕洟并。有時邊警偶不至。梨園歌舞酣承平。晉陽休礙君王獵。文母甯知漢室傾。白馬橫江飲君酒。盧龍憶否何人手。南北中分楚漢秋。太平洋面波亂吼。從來世事如弈棋。可憐被髮伊川走。亞東之局復如何。不見魯陽揮天戈。一髮牽之全身動。蒼茫浴日生洪波。羲轡停驂坤紐絕。寂寂人間曳落河。陽洲先生安藤子。芒鞋踏遍萬山紫。黃金市駿今無人。獨向燕門訪奇士。隱隱中原鞞鼓聲。迸入英陽夢魂裏。與君半載相相依。奈何一旦分別離。南浦綠波淚如雨。古愁蕩漾天之涯。其二爲次深山獨嘯荒井昌頓韻。坤輿跌宕何其神。紛綸億兆京垓人。中有健者宅扶桑。雄心俠骨輕根塵。讀書不讀陰符經。百卷甲兵羅君身。洪濶會翻世界海。何用行吟江之濱。嗟我神州黑暗獄。奇憂盈湧詩小旻。東南膏血西北燼。利盡錐刀窮絲緡。邇來二百五十載。蚩蚩牛馬劬且貧。嗜愚甘鳩波綿毒。胡人竊取如醪醇。文明新運疇籥之甯。斬中土寒生春。使我羞見數君子。欲吐旋茹多酸辛。波蘭覆轍斯須耳。哀哀天道無屈伸。君不聞輔車相依虞虢勢。奈何坐令黠虜驕絕倫。

吾嘗推公度穗卿觀雲爲近世詩家三傑。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闊遠也。若以詩人之詩論。則邱倉海達甲其亦天下健者矣。嘗記其己亥秋感八首之一云。遺偈爭談黃蘗禪。荒唐說餅更青田。戴鼈豈應遷都兆。逐鹿休訛厄運年。心痛上陽真畫地。眼驚太白果經天。只愁識緯非虛語。落日西風意惘然。蓋以民間流行最俗最不經之語入

詩。而能雅馴。溫厚。乃爾。得不謂詩界革命一鉅子耶。倉海詩行於世者極多。余於前後秋感各八首外。酷愛其東山感秋詩六首。詩云。痛哭秋風又一年。觚稜夢落楚江天。拾遺冷作諸侯客。袍笏空教拜杜鵑。天涯心逐白雲飛。瑟瑟秋蘆點客衣。回首大宛山上月。更無絨扎問當歸。斜日江聲走急灘。殘碁別墅局方難。後堂那有殘絲竹。陶寫東山老謝安。寒蛟海上趁人來。漠漠秋塵掃不開。滿目桑田清淺水。五雲樓閣是蓬萊。冷落山齋運甓身。天門八翼夢無因。西風吹起神州恨。塵尾清談大有人。老樹秋聲撼睡童。讀書情趣遜歐公。挑燈自寫紉蘭句。一卷離騷當國風。

自唐人喜以佛語入詩。至於蘇坡東牛王山其高雅之作。大半爲禪悅語。然如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之類。不過弄口頭禪。無當於理也。人境廬集中有一詩。題爲「以蓮菊花雜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參以西人植物學化學生理學諸說。實足爲詩界開一新壁壘。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吾讀此書。真有此感。詩如下。

南斗在北海。西流春非我。春秋非秋人。言今日是新歲。百花爛漫堆案頭。主人三載蠻夷長。足徧五洲多異想。且將本領管羣花。一瓶海水同供養。花衣白蓮菊衣黃。天桃側侍添紅妝。雙花並頭一在手。葉葉相對花相當。濃如梅檀和衆香。燦如雲錦紛五色。華如寶衣陳七市。美如瓊裝合天食。如競笳鼓調箏琶。蕃漢龜茲樂一律。如天雨花。花滿身。合仙佛魔同一室。如招海客通商船。紅黃白種同一國。一花驚喜初相見。四千餘歲甫識面。一花自顧還自猜。萬里絕域我能來。一花退立如局縮。人太孤高我慚俗。一花傲睨如居居。了更嫵媚非粗疎。有時背面互猜忌。非我族類心必異。有時並肩相愛憐。得成眷屬都有緣。有時低眉若飲泣。偏是同根煎太急。有時仰首翻躊躇。欲去非種誰能鋤。有時俯水瞋不語。無滋他族來逼處。有時微笑臨春風。來者不拒何不容。衆花照影影一樣。曾無人相無我相。傳語天下萬萬花。但是同種均一家。古言猗儺花無知。聽人位置無差池。我今安排花願否。拈

花笑索花點首。花不能言我饒舌。花神汝莫生分別。唐人本自善唐花。或者併使蘭花梅花一齊發。飄輪來往如電過。不日便可歸支那。此花不乾花不萎。不必少見多怪如囊駝。地球南北倘倒轉。赤道逼人寒暑變。爾時五羊仙城化作海上山。亦有四時之花開滿縣。卽今種花術益工。移枝接葉爭天功。安知蓮不變桃桃不變爲菊。迴黃轉綠誰能窮。化工造物先造質。控搏衆質亦多術。安知奪胎換骨無金丹。不使此蓮此菊此桃萬億化身。合爲一衆生。後果本前因。汝花未必原花身。動物植物輪迴作生死。安知人不變花花不變爲人。六十四質亦么麼。我身離合無不可。質有時壞神永存。安知我不變花花不變爲我。千秋萬歲魂有知。此花此我相追隨。待到汝花將我供瓶時。還願對花一讀今我詩。

余自己亥冬游夏威夷。其後返上海香港檳榔嶼錫蘭。遂遊徧澳洲全境。所至非熱帶地。卽暑伏節也。於是余不見雪者殆三年。澳亞歸舟曾有句云。冰心慣住熱世界。老國從思新少年。蓋紀實也。壬寅正月復旅日本。獨居塔澤環翠樓者月餘。日忽晨起。則玉屑滿庭。狂喜若逢故人也。遂成兩絕句。其一云。夢乘飛船尋北極。層凌壓天天爲窄。羽衣仙人拍我肩。起視千山萬山白。其二云。三年越鳥逐南枝。汗漬塵巾鬢有絲。今日緇衣忽化素。溪橋風雪立多時。

壬寅九月復偕平子荷庵慧之遊箱根。實五年前侍南海先生舊遊處也。旅館壁間懸先生手書一軸。卽借此旅館時所爲詩也。詩云。電燈的的照樓臺。夜屣游廊幾百回。明明如月心難撥。歷歷微塵劫未灰。風葉一秋疑積雨。瀑泉竟夕隱驚雷。曉珠斗大益懷抱。倚徧銀屏數去來。余與三子摩挲環讀不勝今昔之感。平子有塵云。偶捐塵境尋幽去。到眼風光萬念新。卽物卽心猶有著。度人度我總多事。迴環碧水戀紅葉。杳渺青山眷白雲。各抱相思無可說。誰爲西望一沾巾。個中感觸非我同游者。不能喻也。

南海先生遊箱根一旬。得詩甚多。戊戌國變紀事四首。卽成於彼時也。余最愛誦其五古一章云。天地大逆旅。家

國長傳舍斯人吾同室。疾苦誰憐借。萬方凝秋氣。閉戶誰能謝。既入帝網中。重重落纓絳。荆榛蔽大道。澗谷起寸
▲解脫非不能。垢衣吾敢卸。化身曾八千。惻怛又稅駕。仲尼本旅人。瞿曇乃乞者。我生亦何之。歷劫更多暇。信宿
席不煖。去住心無挂。灰飛滄海變。時於光明夜。

有自署章邨生者。以長沙舒烈士閏祥感懷詩八章見寄。烈士字蒲生。晚號萍齋。唐瀏陽至交也。以己亥春成仁
於湘中。能備說實蹟。中爲他日史。不當邱生來年敘君性行頗詳恕。昔惟聞海上諸君子。傳誦其詩。有入市無屠狗。驕人讓沐猴之句。深以片鱗隻

甲爲憾。今得此八章。烈士之志節文章。亦略見一斑矣。因亟錄之如下。一夜西風萬木凋。繞枝烏鵲去迢迢。愁邊
淚落銀河水。夢裏心翻碧海潮。日月乾坤雙照外。干戈天地一身遙。江關蕭瑟尋常事。銅狄摩挲憾不消。太息回
天力尚微。乘秋便欲破空飛。一身詎忍言功罪。萬口偏難定是非。大澤龍蛇終啓蟄。故山猿鶴莫相違。三千烈士
田橫島。南望中原涕淚霏。軍符一道下從容。宜有昇平答九重。誰向廣寒修月斧。却教洛浦應霜鐘。越禽背煖孤
飛去。桀犬驕人反噬凶。落日營門斂秋色。將軍獨自頌時雍。久已分封向醉鄉。又憑射獵入長楊。渭涇清濁雙流
合。門第金張七葉昌。君子何辭化猿鶴。中朝從此有蜩螗。逢人莫道頭顱好。鏡裏相看半是霜。漢南司馬今人傑。
萬事應非築室謀。歌舞能消君國恨。死生空置友朋憂。功名白髮三持節。霄漢丹心一借籌。遙領頭銜是橫河。祇
隨李蔡爵通侯。同宣車馬中興日。漢武樓船繫空年。奉使更無蘇屬國。談兵偏罪杜樊川。風雲淮海行看盡。子弟
湖湘亦可憐。昨夜鸞槍又西指。仗誰搔首問青天。重見詞源三峽傾。幾人聯袂又蓬瀛。欲隨幕燕營新壘。已與江
鷗背舊盟。未死秦灰猶有餘。僅存魯壁更無聲。關山直北愁金鼓。要借絃歌寫太平。當年亦是鳳鸞姿。雪壓霜欺
歷幾時。官味乍同雞肋戀。壯懷應有馬蹄知。濁醪味薄愁難破。故劍情深有所思。風景不殊悲舉目。買山何處探
華芝。章邱生何人也。以姓氏里居諗我。俾慰飢渴。

人境廬集中。性情之作。紀事之作。說理之作。沈博絕麗。體殆備矣。惟綺語絕不少概見。吾以爲公度守佛家第七

戒也。頃見其一都踊歌一篇。不禁撫掌大笑曰。此老亦狡獪乃爾。歌有序序云。西京舊俗。七月十五至晦日。每夜互索街上懸燈數百。兒女艷妝靚服爲隊。舞蹈達旦。名曰都踊。所唱皆男女猥褻之詞。有歌以爲之節者。謂之音頭。譯而錄之。其風俗猶之唐人合生歌其音節。則漢人董逃行也。詩云。長袖飄飄兮。鬢峨峨。荷荷。裙緊束兮。帶斜拖。荷荷。分行逐隊兮。舞傴僂。荷荷。往復還兮。如擲梭。荷荷。回黃轉綠兮。同接莎。荷荷。中有人兮。通微波。荷荷。貽我釵鸞兮。餽我翠螺。荷荷。呼我娃娃兮。哥哥。荷荷。柳梢月兮。鏡新磨。荷荷。雞鳴貓睡兮。犬不呵。荷荷。待來不來兮。歡奈何。荷荷。一繩隔兮。阻銀河。荷荷。雙燈照兮。暈紅媧。荷荷。千人萬人兮。妾心無他。荷荷。君不知兮。棄則那。荷荷。今日夫婦兮。他日公婆。荷荷。百千萬億化身菩薩兮。受此花。荷荷。三千三百三十二座大神兮。聽我歌。荷荷。天長地久兮。無差訛。荷荷。

余自去年始獲以文字因緣交蔣觀雲。往在美洲。見清議報文苑。有題因明子稿者。大心醉之。願以爲夏穗卿作。蓋其理想魄力。無一不肖穗卿也。爾後屢讀因明詩。而認爲穗卿之心。益橫互胸中。在奧洲作廣詩中八賢歌。首頌因明而下注穗卿。及東還始知其誤。改正之。詩歌中竟闕穗卿也。於是乞交因明之心益熱。此吾腔子裏一段歷史。亦可爲藝林增一談柄也。初讀觀雲故爲「時運」一首。至今常日三復之。不辭駢枝。再寫一通……贊贊思世理。多由無字書。初俗進農桑。震旦足菑畲。爾日號聖賢。倫理爲排梳。亦足致小康。并里安厥居。中間更衰亂。大致復相如。條忽宙運變。茲理有乘除。昔者尙專制。今茲道猶醜。昔隆禮與法。今畫自由陸。孟晉足競存。墨守喪其車。賢豪已奮變。頑靈乃齟齬。由來新舊交。殺氣滿員輿。軒隱雷電已。雲野始靚虛。羣大身則小。此言不可鋤。洵朕時艱。櫻救甯非予。吾有黨與徒。來者方徐徐。吾有日與月。萬古爲居諸。生民丁時異。四氣有慘舒。蒼然望六合。相要重瓊瑀。兒座不苦擱。何由療瘍疽。敵敵不拆毀。何由築室廬。縹緲聖所云。不遑事拮据。毋吟雲漢詩。傷哉泣周餘。

余與觀雲至今未識。而今春始以一影像。媿一絕句云。我是相。是衆生相。無明有愛難名狀。施波羅密證與君拈。花笑指靈山上。觀雲報我一影像。亦媿一偈云。分明有眼耳鼻舌。一文不值何消說。如我自看猶自厭。暫留脫殼在人間。觀雲太攜謙生。

平子孝高。後訪余於箱根。月夜相與登塔峯絕頂。高歌南海先生舊作。一天龍作騎萬靈從。獨立飛來縹渺峯。懷抱芳馨蘭一握。縱橫宙合霧千里。眼中戰國成爭鹿。海內人才孰臥龍。倚劍長號歸去也。千山雲雨嘯青鋒。一詩覺胸次浩然。大有舞雩三三兩兩之意。歸環翠樓。平子寫其近作雜詩十二絕見示。詩云。晚風初定晚雲生。忍把浮名與世爭。忽憶身前身後事。星球幾處現光明。其一憶根有著成圓缺。眼識無端說暗明。最是良宵人去後。高樓望月更何人。其二日之方中夜未央。是誰念念續微茫。公情私愛尤黃媁。寸寸靈台總戰場。其三忽然思想遍諸天。摘取奇情歷歷傳。吾舌猶存何所用。有權斯世創公言。其四人間天上原無別。何處相思可渡河。星月紛紛惟見影。那邊相望又如何。其五構成世界原兒女。俠骨柔腸一例才。莫渡如來寂滅海。不妨齊向愛河來。其六器世微塵作麼生。山馳水湧尚難平。繁星如斗人如蟻。獨倚危樓看月明。其七魂魄色色現靈台。一例人天大會開。我亦天公一分子。更何心事問天來。其八流水柴門盡日關。鳥聲如夢落花閑。詩情畫意都忘卻。余欲無言對此山。其九都思田里與妻兒。咫尺長安恨別難。四萬萬人皆地主。爲誰爭說客京師。其十家好夢初成候。我獨高歌也枉然。樓外繁星光悄悄。奇聲應隔萬重天。其十一落照依微月上遲。共誰終古話相思。剎那悟了前生事。今宵夢醒時。其十二余讀竟洒然若有所得。茫然若有所恰。似昔與平子及兩瀏陽鐵樵同學佛日。輒以「爲一大事出世」之義相棒喝。比年以來。同學少年死亡流落。余且飽經世態。沈汨外學。吾喪真吾久矣。平子相見。叩以近所得。且勗以毋忘舊業。不覺冷水澆背。如南泉聞雁聲過去時也。

平子不以詩名。偶有所作。溫柔敦厚。芬馨悱惻。蓋平子性情中人也。余記其庚子秋東渡日本。舟中作四絕云。急

雨渡春江。狂風入秋海。辛苦總爲君。可憐君不解。解一山被白雲封。水把青山繞。一樣是多情。郎心道誰好。解二宵坐
紉春衣。晨興刈秋草。十指豈辭勞。寸寸終悄悄。解三更滿牕風。五更一樓雨。野渡斷人行。夢魂不知處。解四吾酷愛
之。謂其爲騷之音也。平子又爲覺頓書。錄舊作一章云。不相菲薄不相羨。入世皇皇出世間。獨立中流喧日
夜。萬山無語看焦山。蓋純乎學道有得之言。余昔記會重伯詩。有一萬朵紅蓮禮白蓮。之語。余驚嘆以爲妙想
妙語。得未曾有。平子萬山無語看焦山一句。警策相類。而意境猶似過之。可謂無獨有偶。

王紫詮之翻譯事業。無精神無條理。毫無足稱道者。我國學界中亦久忘其人矣。雖然其所譯普法戰紀中有德
國法國國歌各一篇。皆彼中名家之作。於兩國立國精神大有關係者。王氏譯筆亦尙能傳其神韻。是不可以人
廢也。德國祖國歌一長篇。已見本報第十一號軍國民篇。今復錄其法國國歌四章如下……法國榮光自民箸
爰舉義旗。宏建樹。母號妻啼。家不完。戾盡詞窮。何處訴。吁王虐政猛於虎。烏合爪牙廣招募。豈能復視太平年。四
出搜羅困奸蠹。奮勇興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解一惟今暴風已四播。屏
王相繼民悲咤。荒郊犬吠戰聲哀。田野蒼涼城闕破。要物安能著眼。中募兵來往同相佐。禍流遠近惡貫盈。罪參
在上何從赦。奮勇興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解二維王泰侈弗可說。貪婪
不足爲殘賊。攬權怙勢谿壑張。如納象驅入鼠穴。驅使我民若馬牛。瞻仰我王逾日月。維人含靈齒髮。誰可鞭
笞日摧缺。奮勇興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解三我民秉政貴自主。相聯肢
體結心膂。脫身束縛在斯時。奮發英靈振威武。天下久已厭亂離。詐僞相承徒自苦。自主刀鋒正犀利。安得智驅
而術取。奮勇興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解四吳季清先生一家之死難。實
我生朋友中最痛恨之事。而戊戌北京庚子漢口諸烈以外。一大悲慘之紀念也。久欲爲一詩紀哀。至今未成。引
爲疚焉。前曾見黃公度所作三哀詩中數語。今復得其全編。我中心所欲言。殆盡於是。我其亦可以爲作矣。亟錄

入詩語……世界隨轉輪。成壞各有劫。適值傾覆時。萬法不必說。以君循吏才。三年官於越。無端擊鼓鳴。伏寇莽

竊法。山縣斗大城。城頭一雲壓。紛紛彼狼心。躍躍欲豬突。君昔理常平。手曾治大猾。鴉音不能革。生性成濤杓。到

此播流言。官實通賊謀。作賊兼作官。滿城耳喧聒。城中西教徒。積惡鬼羅剎。閃閃蒼鷹眼。磨刀威欲殺。公知事不

可。大聲作噴喝。反激蚩蚩怒。一雲盡滅裂。非無防禦使。蠢蠢怯如鼈。噤不發一言。坐視民劫奪。此客甫斷頭。彼奴

復流血。亂刃白雨點。混殺到手滑。獠犬狂號跳。奔馬肆啼齧。但是縣衙人。一見輒摧摔。即當子若孫。衣破脚不襪。

同寮不肯留。望門走托鉢。指名漏搜牢。牽髮互癩結。驅羊入屠肆。執箠尙鞭撻。天堂變地獄。肉花碎片割。同時遭

荼毒。彼此造何業。原注君一家受戮後。並尸於天主堂中。教士破書者共六人。少婦幼兒皆刀斃。割其肉。肉盡乃斃之。君當就縛時。自知常永訣。上念我佛恩。如何得解脫。

下傷戚母慈。如何保生活。可憐八十母。蕭條幾黃髮。追憶六年前。春酒壽筵設。君披宮錦袍。手執先朝笏。公瑾與

伯符。同年小一月。我歌壽人曲。登堂來拜謁。孫曾六七枝。一一芝蘭茁。最小銀耳躡。面白勝雪。誰料綵衣舞。回

旋僅一瞥。覆巢無完卵。雛鳥鳴亦絕。聞君既半年。未悉子存歿。家人畏驚倒。相戒咸結舌。入則圍紅裙。出乃易墨

經。母尚倚閨望。朝夕拜菩薩。念子歸何遲。此別太契闊。原注家人諱以太府調符。則賊告其母。豈知望子臺。早既堆白骨。以君精佛理。

夙通一切法。明知入世事。如露如泡沫。佛力猶有盡。何況身生滅。將頭臨刃時。定知不驚怕。獨怪耶蘇教。瓣香未

曾。襲如何苦教。徒一例受磨折。觀君遭萬變。已足空一切。只有黃鳥歌。哀於代鳥咽。原注後復有補注。敘述吳公死事。事

攻焉。自名。籍字。清。縣人。部選。西。友。知。縣。光。緒。二。十。五。年。到。任。庚。子。六。月。拳。匪。亂。作。衢。州。土。寇。四。起。江。山。常。山。被。圍。而。冠。者。因。積。穀。以。侵。款。甚。鉅。君。嚴。治。之。至。是。賊。新。募。勇。反。廿。五。日。晨。君。方。某。眾。議。團。練。聞。鑼。聲。問。何。則。以。毀。天。堂。對。君。出。呵。禁。之。反。徒。鷹。集。遠。倒。戈。

相向取官。裸而反接。遂全衢嚴道署。匪以通賊。道員鮑齡儒而愚。不能彈壓。賊復由道署縛出。至堂簷下。亂刀斬之。又聞人縣署。兵丁役凡

殺二十九。以啓以發。被縛亂民。請鮑處分。鮑言聽汝輩懲治。吾不敢庇護。罪人廿六日。亦受駢戮。長孫怒昌倉猝出逃。匿於城隍廟。之懸匾

中。搜出亦戮死。賸幼二。賴乳者拖出。得逸。太夫人年八十。牽出將加刃。爲人喝阻。乃搶擄。鑿劍而去。是役也。各官俱獲免。鎮道府各員。乃議

以通賊之罪。坐縣令而爲亂民解。免派紀綱之僕二三人來搜檢。一切文書。夫人冉氏君之繼配也。已密遣人以絮被裹葬。君父子尸間。搜索之

令堅持不可具贖。於道必派委員二人監視。乃許各官不得已從。詭計不得逞。乃以模稜之辭。達大府。夫人復控訴之。卒得旨昭雪。復優恤焉。辛丑六月補前

林曠谷烈士旭。少好爲詩。詩孤澀似楊誠齋。卻能戛戛獨造。無崇拜古人意。蓋肖其爲人也。都中有以晚翠軒集寫本見寄者。蓋皆其二十以前之作。晚歲所臻。尙不止此。顧亦可想見其人格矣。摘錄數章如下。「病起漫書」云。「耳目與口鼻。不思何錄錄。苟能得其養。心亦卽快足。四者彼何如。惟心實有欲。」所以養心者。必先此四族。愚奢厚自奉。反以滋垢黷。一鳥能遺音。豈必奉絲竹。一花可慰眼。豈必陳綺繡。誦詩味芬芳。聞香氣清淑。頷略信靡窮。我亦我能齋。「效太夷丈」云。「松生依澗谷。上爲干霄枝。搖落尙不語。繁華豈嘗知。」「感秋」云。「清晨負手行。蟋蟀鳴我門。因知秋風厲。感此悲流年。病夫日掩戶。一月不窺園。頗聞梧桐枝。飄葉聚其根。歲寒皆黃落。而汝胡爲先。我將種長松。不與時推遷。小庭數盆花。清清亦堪憐。但覺淒清意。莫向西風前。」讀此諸篇。其孤高絕俗之氣。可見一斑矣。又「張園梅花」有句云。芳波照影知誰見。斜日攀條卻獨來。又「無題」云。思先清曉東輪轉。意共黃昏燭。本闌世界愁風復。愁雨肝脾爲苦亦爲酸。「雨夜醉歸」云。時世畫眉將半額。春寒呵手不成圍。雨聲月色和同好。馬足燈光一併飛。余皆酷愛之。

歲暮懷人。萬感交集。自念我入世以來。不過十二三年。而生平所最愛之親友。溘亡大半。讀杜少陵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之句。不自知其涕之淋漓也。丙申間。曾語唐瀏陽曰。吾欲爲三亡友傳。以誌哀。三亡友者。一南海陳君通甫。秋二千二南海曹君著偉。秦三蓬縣吳君鐵樵。樵也。傳至今未成。而當時所與語

之人。墓木亦將拱矣。追思昔游。猶在心目。可勝悼哉。三君皆天才。至今眼中之人。未有其比斯人之天。一國之不幸也。陳曹皆萬木草草同學。吳則李清先生之長公子也。三君思想學詣。並卓絕時流。卽文學亦。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之概。壽皆不及顏氏子。著述未一成。事業未一就。三年之間。賚志並沒。嗚呼痛矣。余昔藏其來往論學箋。及時文零稿。甚夥。戊戌去國。散佚無復片紙。並此區區者。而天亦妒之耶。三君皆不以詩名。然詩固有獨絕處。辛卯冬。余遊京師。通甫贈以五言長句二章。今僅記其四語云。「非無江湖志。跌宕恣游遣。蒼生慘流血。敝席安得

卷十五

談叢

輿論之母與輿論之僕

凡欲爲國民有所盡力者。苟反抗於輿論。必不足以成事。雖然。輿論之所在。未必爲公益之所在。輿論者。尋常人所見及者也。而世界貴有豪傑。貴其能見尋常人所不及見。行尋常人所不敢行也。然則豪傑與輿論常不相容。若是豪傑不其殆乎。然古今耐許之豪傑。能爛然留功名於歷史上者。踵相接。則何以故。赫胥黎嘗論格蘭斯頓曰。格公誠歐洲最大智力之人。雖然。公不過從國民多數之意見。利用輿論以展其智力而已。約翰摩禮英國自由黨名士格一親交也。駁之曰。不然。格公者。非輿論之僕。而輿論之母也。格公嘗言大政治家。不可不洞察時勢之真相。喚起應時之輿論。而指導之。以實行我政策。此實格公一生立功成業之不二法門也。蓋格公每欲建一策。行一事。必先造輿論。其事假借輿論之力。固不誣也。但其所假之輿論。卽其所創造者而已。

飲冰子曰。謂格公爲輿論之母也。可。謂格公爲輿論之僕也。亦可。彼其造輿論也。非有所私利也。爲國民而已。苟非以此心爲鵠。則輿論必不能造成。彼母之所以能母其子者。以其有母之真愛存也。母之真愛其子也。恆願以身爲子之僕。惟其盡爲僕之義務。故能享爲母之利權。二者相應。不容假借。傑豪之成功。豈有僥倖耶。

古來之豪傑有二種。其一以己身爲犧牲。以圖人民之利益者。其二以人民爲芻狗。以遂一己之功名者。雖然。乙種之豪傑。非豪傑而民賊也。二十世紀以後。此種虎皮蒙馬之豪傑。行將絕跡於天壤。故世界愈文明。則豪傑與輿論。愈不能相離。然則欲爲豪傑者。如之何。曰。其始也。當爲輿論之敵。其繼也。當爲輿論之母。其終也。當爲輿論之僕。敵輿論者。破壞時代之事業也。母輿論者。過渡時代之事業也。僕輿論者。成立時代之事業也。非大勇不能

爲敵。非大智不能爲母。非大仁不能爲僕。具此三德。斯爲完人。

文明與英雄之比例

世界果藉英雄而始成立乎。信也。吾讀數千年中外之歷史。不過以百數十英雄之傳記。磅礴充塞之。使除此百數十之英雄。則歷史殆黯然無色也。雖然。使其信也。則當十九世紀之末葉。舊英雄已去。新英雄未來。其母乃二十世紀之文明。將隨十九世紀之英雄以墜於地。此中消息。有智慧者欲一參之。

試觀英國格蘭斯頓去矣。自由黨名士中。可以繼起代興者誰乎。康拔乎。班拿曼乎。羅士勃雷乎。殆非能也。試觀德國俾士麥去矣。能步其武者。今宰相秘羅乎。抑阿肯羅乎。抑亞那特乎。殆非能也。試觀俄國俄查俄去矣。能與比肩者。謨拉比挨乎。謨拉士德乎。殆非能也。然則今日歐洲之政界。殆冷冷清清地。求如數十年前之大英雄者。渺不可觀。而各國之外交。愈敏活。兵制愈整練。財政愈充溢。國勢愈進步。則何以故。吾敢下一轉語曰。英雄者。不祥之物也。人羣未開化之時代。則有之。文明愈開。則英雄將絕跡於天壤。故愈在上古。則英雄愈不世出。而愈見重於時。上古之人之視英雄。如天如神。崇之拜之。以爲終非人類之所能及。中國此風亦不少如。羽岳飛之類皆是。若此者。謂之英雄。專制時代。卽世界者。英雄所專有物而已。降及近世。此風稍息。英雄固亦猶人人能知之。雖然。常秀出於萬人之上。鳳毛麟角。爲世所珍。夫其所以見珍者。亦豈有僥倖耶。萬人愚而一人智。萬人不肖而一人賢。夫安得不珍之後。世讀史者。嘖嘖於一英雄之豐功偉烈。殊才奇譎。而不知其沈埋於蚩蚩蠕蠕。渾濁黑暗之世界者。不知幾何人也。

廿世紀以後。將無英雄。何以故。人人皆英雄。故英雄云者。常人所以奉於非常人之徽號也。曠昔所謂非常者。今則常人皆能之。於是乎彼此皆英雄。彼此互消。而英雄之名詞。遂可以不出現。夫今之常人。所以能爲昔之非常人。而昔之非常人。只能爲今之常人者。何也。其一由於教育之普及。昔者教法不整。其所教者。不足以盡高才人。

腦筋之用。故往往逸去。奔軼絕塵。今則諸學大備。知慧日平等。平等之英雄多。而獨秀之英雄自少。其二由於分業之精繁。昔者一人而兼任數事。兼治數學。中才之人力有不及。不得不讓能者以獨步焉。今則無論藝術。無論學問。無論政治。皆分勞赴功。其分之日細。則專之者自各出其長。而兼之者自有所不逮。而古來全知全能之英雄。自不可復見。若是乎世界之無英雄。實世界進步之徵驗也。一切衆生皆成佛。則無所爲佛。一切衆人皆爲英雄。則無所謂英雄。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亂。如循環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卽世界藉英雄而始成立之說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賴英雄之境界。然後爲眞文明。然後之立國而國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

雖然。此在歐洲則然耳。若今日之中國。則其思想發達。文物開化之度。不過與四百年前之歐洲相等。不有非常人起。橫大刀闊斧以闢榛莽。而開新天地。吾恐其終古如長夜也。英雄乎。英雄乎。吾夙昔夢之。吾頂禮祝之。

憂國與愛國

有憂國者。有愛國者。愛國者語憂國者曰。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短。曰。吾惟憂之之故。憂國者語愛國者曰。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長。曰。吾惟愛之之故。憂國之言。使人作憤激之氣。愛國之言。使人厲進取之心。此其所長也。憂國之言。使人墮頹放之志。愛國之言。使人生保守之思。此其所短也。朱子曰。教學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用之不得其當。雖善言亦足以誤天下。爲報館主筆者。於此中消息。不可不留意焉。今天下之可憂者。莫中國若天。下之可愛者。亦莫中國若吾。愈益憂之。則愈益愛之。愈益愛之。則愈益憂之。旣欲哭之。又欲歌之。吾哭矣。誰與踊者。吾歌矣。誰與和者。

日本青年有問於飲冰子曰。支那人皆視歐人如蛇蝎。雖有識之士亦不免。雖公亦不免。何也。飲冰子曰。視歐人如蛇蝎。惟昔爲然耳。今則反是。視歐人如神明。崇之拜之。獻媚之。乞憐之。若是者比比皆然。而號稱有識之士者。

益甚。昔惟人人以爲蛇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愛。今惟人人以爲神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嫉。若語其實。則歐人非神明。非蛇蝎。亦神明。亦蛇蝎。卽神明。卽蛇蝎。雖然。此不過就客觀的言之耳。若自主觀的言之。則我中國苟能自立也。神明將奈何。蛇蝎又將奈何。苟不能自立也。非神明將奈何。非蛇蝎又將奈何。

干涉與放任

古今言治術者。不外兩大主義。一曰干涉。二曰放任。干涉主義者。謂當集權於中央。凡百皆以政府之力監督之。助長之。其所重者在秩序。放任主義者。謂當散權於箇人。凡百皆聽民間自擇焉。自治焉。自進焉。其所重者在自由。此兩派之學者。各是其所。非其所。非皆有顛撲不破之學理。以自神明其說。泰西數千年歷史。實不過此兩主義之迭爲勝負而已。於政治界有然。於生計界亦有然。大抵中世史。純爲干涉主義之時代。十六七世紀。爲放任主義與干涉主義爭競時代。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之上半。爲放任主義全盛時代。十九世紀之下半。爲干涉主義與放任主義競爭時代。二十世紀。又將爲干涉主義全盛時代。

請言政治界中世史之時。無所謂政治上之自由也。及南歐市府勃興。獨立自治之風略起。爾後霍布士陸克諸哲。漸倡民約之論。然霍氏猶主張君權。及盧梭興。而所以掊擊干涉主義者。不遺餘力。全世界靡然應之。演成十九世紀之局。而近儒如約翰彌勒。如斯賓塞。猶以干涉主義爲進化之敵焉。而伯倫知理之國家全權論。亦起於放任主義極盛之際。不數十年。已有取而代之之勢。疇昔謂國家恃人民而存立。甯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爲人民者。今則謂人民恃國家而存立。甯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爲國家矣。自今以往。帝國主義益大行。有斷然也。帝國主義者。干涉主義之極也。

請言生計界。十六七世紀。重商學派盛行。所謂哥巴政略者。披靡全歐。各國相率仿效之。此爲干涉主義之極點。及十八世紀。重農學派興。其立論根據地。與盧梭等天賦人權說。同出一源。斯密亞丹出。更出自由政策。發揮而

光大之。此後有門治斯達派者。益爲放任論之本營矣。而自由競爭之趨勢。乃至兼井盛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於是近世所謂社會主義者。出而代之。社會主義者。其外形若純主放任。其內實則實主干涉者也。將合人羣使如一機器。然有總機以紐結而旋掣之。而於不平等中求平等。社會主義。其必將磅礴於二十世紀也明矣。故曰二十世紀爲干涉主義全勝時代也。

然則此兩主義者。果孰是而孰非耶。孰優而孰劣耶。曰皆是也。各隨其地。各隨其時。而異其用。用之而適於其時。與其地者。則爲優。反是則爲劣。曰今日之中國。於此兩主義者。常何擇乎。曰今日中國之弊。在宜干涉者而放任。宜放任者而干涉。竊計治今日之中國。其當操干涉主義者十之七。當操放任主義者十之三。至其部分條理。則非片言所能盡也。

不婚之偉人

老子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此其言殆有至理焉。頃讀某報。列舉近世不婚之偉人。如史學家之吉朋。謙謨。伯格兒。哲學家之笛卡兒。巴士卡爾。斯賓挪莎。康德。霍布士。陸克。盧梭。邊沁。斯賓塞。科舉家之奈端。斯密亞。丹。文學家之福祿特爾。格黎。政治家之維廉。魁特。加富爾。梭馬。皆終身獨居之人也。此外尚多不能枚舉。其最知名者耳。文豪索士比亞。擺郎。皆有妻。而極言有妻之害。謂天才與妻不能兩立者也。而近世大政治家。若格蘭斯頓。若俾士麥。若的士黎里。則自謂生平之成功。得於賢內助者居多。兩者孰爲正理。吾以爲欲以不婚率天下。非可行也。而早婚與多婚二者之陋俗不除。則國民之聰明才力。消阻於是者。不知幾許。有志改良羣治者。其勿以爲一私人之事而忽之。

嗜報國民

今世文明國國民。皆嗜讀報紙。如食色然。而發達最速者。莫如美國。美國當五十年前。即西歷一千八百五十年。全國報館。僅有二百五十四種。讀報者七十五萬八千人。今年一千九百一十九年。有報一萬一千二百二十六種。讀報者

一千五百十萬人。五十年前。全國報館。印出報紙總數。四萬萬零二千六百四十萬部。今年增至八十一萬萬零六千八百五十萬部。今年統計全國報館。平均支出費用。美銀一萬萬零九千二百四十四萬元。內主筆訪事及司理人等。共二萬七千五百餘名。支出薪俸美銀二千七百萬元。職工共九萬四千人。支出薪俸美銀五千萬。其餘機器紙費雜料等。支出美銀五千萬。全國報館平均收入金美銀二萬萬零二千三百萬元。收支相消實每年贏餘總額美銀三千萬元。

據美國最近人口統計。凡七千六百五十餘萬人。以此比例。是六人中。必有一人讀報者也。中國民數。五倍美國。以此比例。應有讀報人八千萬有奇。每年印出報紙總數。當在四百五十三萬萬零四千萬有奇。嗚呼。吾中國何日始能有此盛況乎。不禁慨歎。然美國五十年中。增率二十倍有奇。安知中國五十年後。其盛大不有更驚人耳目者乎。是在造時勢之英雄焉矣。

以今日金值計之。美銀一元。當中國口岸通用銀二元。是美國全國報館。每年總支出數。將近四萬萬元。其總收入處。將近四萬萬零五千萬。視今日中國國幣出入總數。且三倍矣。嗚呼。人之度量相越。乃至如是耶。

奴隸學

偶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嗚呼。今之學英語法語者。其得毋鮮卑語之類耶。今之學普通學。專門學者。其得毋彈琵琶之類耶。吾欲操此業者。一自省焉。毋爲顏之推所笑。

小慧解頤綠

孔子訟冤

有懷疑子與尊聖子二人論學。懷疑子每喜撫拾孔孟之言。不合公理者。以爲詆謔。尊聖子一一糾正之。懷疑子卒莫能難也。大哉孔子。

懷疑子曰。論語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語與老子所謂法令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有何異哉。是孔子懼後世民賊之不能罔民。而教獯升木也。夫文明國者。立法之權。皆在於民。日日謀政治思想。法律思想之普及。而孔子顧以窒民智爲事。何也。尊聖子曰。此子誤斷句讀也。經意本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言民之文明程度。已可者。則使之自由。其未可者。則先使之開其智也。夫民未知而使之自由。必不能善其後矣。使知之者。正使其由不可而進於可也。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論語曰。事君盡禮。人爲諂也。夫至尋常人而猶以爲諂。則其諂態之不堪入目。可想矣。何怪乎後世誦法孔子者。只以爲干祿之具也。尊聖子曰。此亦句讀之誤也。經意云。事君盡禮。人爲諂也。言號稱事君盡禮之人。大率以爲諂諛之具耳。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論語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夫古者君臣坐而論道。漢制猶有天子爲丞相起。天子爲丞相下。與。蓋君不甚尊。臣不甚卑焉。何也。君之與臣。皆受民之委託而治事者耳。而僕僕亟拜。胡爲也。時制拜上。已嫌其過。孔子猶以爲未足。復等而下之。無乃大貶損人格耶。何怪乎人以爲諂也。尊聖子曰。下字常訓不恥下問之下。指國民也。孔子以爲崇拜國民禮也。今乃崇拜君上。則驕奢矣。故孔子必從國民也。今世歐美大治家。皆拜下。從下者也。故專制國媚於一人。立憲國媚於庶人。孔子示政治家以運動之方耳。懷疑子無以應。懷疑子曰。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言論思想之自由。此世界所以進文明之具也。泰西近世異端愈多。而學界愈放大光明。今孔子乃以治異端爲害。何其不廣乎。是所謂教主之專制也。尊聖子曰。此語本文極爲明白。孔子只教人不可攻擊異端而已。而朱子不解事。乃強訓攻爲治。是朱學非孔學也。後儒或有訓已爲止者。言攻

異端。則其害止。尤爲無禮。皆以小儒之識。測聖人者也。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論語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夫當太平時代。則雍容歌舞。拖紫紆青。至亂世則避其難。潔身以自藏。袖手坐視天下之陸沈。而不思拯之。然則天之生聖人何爲哉。尊聖子曰。然天下有道則見者。謂當太平之時。則彰明較著。以組織政黨也。無道則隱者。謂當朝政焚亂之時。則當堅忍慎密。組織祕密社會。以圖匡救也。蓋聖人用世之心苦矣。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論語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今世所稱第一等文明之國。何一不有議院。庶人之議政。天下之公理也。孔子爲此言。是永陷我國於專制地獄。使之千萬億劫而莫能救也。尊聖子曰。子未通古訓耳。子不讀爾雅乎。爾雅云。不顯顯也。不承承也。古書多有以不字足句者。其例不可勝數。孔子此言。正謂天下有道。則庶人議耳。不顯不承。亦作不顯丕承。故不議亦可作丕議。丕者大也。言天下有道。則庶人大開議會耳。懷疑子無以應。懷疑子曰。論語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太息於諸夏之無君。曾夷狄之不若。夫君主固可以立國。民主亦何嘗不可以立國。而孔子立言。無一不惟君是賴。是使民喪其獨立自治之性質也。故孟子稱其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然則使孔子而生於今日之美國法國。將終身旁皇無措矣。尊聖子曰。論語此文。本甚明了。所謂夷狄者。卽野蠻之別號也。諸夏者。卽文明之別號也。言野蠻專制國之有君。不如文明立憲國之無君耳。懷疑子無以應。

俗語文體之流行。文學進化之一徵也。吾粵言語。與中原殊塗。珠江女兒所常諷之。粵謳一篇。知文者常歎爲神品尙矣。十年前有某學究。以談諧著名者。嘗以粵語作詩二首。誦之令人絕倒。今錄以供茶前酒後一談柄焉。但非鮮粵語者。不知其趣。又俗字多不可書。不能如口誦之神妙也。

賦得椎秦博浪沙得秦字五言八韻試帖一首

話說惟皇帝如何膽咀真。果然渠好漢。怕也你強秦。幾十多斤鐵。孤單一箇人。攔腰搬過去。錯眼打唔親。野仔真行運。衰君白替身。險些都變鬼。快的去還神。兇手當堂趨。讀叶走也福差頭到處尋。亞良真正笨。是咁散清銀。

坡下弔古 七律一首

又高又大又嵯峨。臨死唔知重唱歌。三尺多長鋒利劍。八千靚溜後生哥。既然廩砵爭皇帝。何必頻輪殺老婆。若使烏江唔割頸。漢兵追到屎難屙。

蘇東坡黃山谷佛印三人在杭州日日酒食徵逐。惟佛印食量之大。尙過於魯智深。每次飲宴。酒殺輒爲所先。盡坡谷苦之一日相與謀曰。我們何不瞞着這老禿樂一天呢。乃悄躡一舟。背佛印備小酌。以游西湖。不料佛印神通廣大。早偵知之。闌二人之未登舟也。先登而自匿於船板下。囑舟子勿洩焉。既而坡谷至。泛舟容與。放乎中流。時月夕也。坡謂谷曰。老禿不在座。使人整暇。我輩何不淺斟緩酌。行一雅令。以消永夕。谷請坡出令。坡曰。首二句卽景。末二句以四書中有哉字者貼切之。且須叶韻。谷沈吟一響曰。浮萍撥開游魚出來。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坡擊節歎賞。旋應令曰。浮雲撥開明月出來。天何言哉。天何言哉。谷方欲擊節詎佛印已搔著心癢。按捺不住。卽在船下一面開口。一面昂頭大聲喊道。浮板撥開佛印出來。人焉度哉。人焉度哉。遂復抹髯搖舌。據觴奪箸。風馳雲捲。頃刻間盤盃之四大皆空。

東坡苦佛印大食。一日有饋生魚者。坡方烹而獨饗之。忽印復施施而來。坡遙見之。則倉皇匿其魚於承塵上。冀印之旋去而後食也。印已窺其狼狽狀。故絮絮不肯行。既而問坡曰。學士之姓蘇字作何寫法。坡曰。異哉。和尙甯不識印曰。非也。吾見有寫禾字於左。魚字於右者。是亦蘇字乎。坡曰。然。特俗體耳。印曰。又近見有寫魚字於草頭之上者。亦可乎。坡曰。這却不能了。印曰。既是不能拿下來。同喫罷。

有某學政按試某縣。縣中童生無一能成一八股文者。勉強依學額取錄三名。其第一名批語爲「放狗屁」第

二名批語爲「狗放屁」第三名批語爲「狗放屁」有問者曰同用此三字而有一二三等之差何也學政曰是在文法顧諸君不解耳試一讀馬氏文通當知其用夫第一名者是人也不過偶放一狗屁耳第二名者是狗也其他種能力或尙多不過偶放一屁耳至第三名則是狗也舍放屁外無他長技矣請以英文文法之例演之如

有某甲旅於外託其鄉人某乙帶食物歸以給其子乙曰子之子其名維何其狀貌如何甲曰子不必問但歸視諸兒童中最佳者卽我子矣乙領之去旣而甲歸詢其子曾否領物子曰未也甲以詰諸乙乙曰已給之矣甲曰我子云未也何居乙曰君告我曰視諸兒童中最佳者卽君之子也吾熟察之再三最佳者莫我子若也旣承君賜以給之矣甲乃廢然而返君子曰今世民族主義之盛行彼言愛國者亦若是已耳嗚呼言愛國者亦當若是已耳。

尺素

某頓首。讀者諸君閣下。本報首事不過數月。而印刷之數。自二千增至五千。讀者之數。當自二萬增至五萬。子居海外。乃得借此文字因緣。與當世數萬賢士大夫。以精神相往來。榮幸何加。願以覆瓿之資。承燕石之賞。良自赧耳。屢得來書。相責備。以記事一門。簡陋爲病。雖微尊諭。固自知之。但僻在三島。涉海以求。中原文獻。動費旬日。求得而齎之。以束。又費旬日。著錄印布。反哺厥母。又費旬日。則甯止六日。蒲十日。菊而已。爲地限。爲時限。記者復見聞固陋。材力薄弱。實無術以答盛意。雖然。報館第一責任。在報新聞。固未敢全放棄此義務。今後每日有所聞。謹當飛函徧告。半月一付驛使。但無責以速且備。則免於罪戾矣。某謹復。五月十六日。

讀者諸君鑑。日來國事。無善狀可告。所差強人意者。惟東來游學諸青年。日漸增加一事。今年正月。此間有留學生會館之設。著籍同瀛錄者。二百七十八人。距今未及五月。已增三倍有餘。其進步速率之比例。視本館尙有過

之。以此測算。明年正月同瀛之統計。可望至二千七百。中國前途。鬱鬱葱葱。敬爲諸君賀。某白。五月十七日。某白。頃北京政府有電報。與日本外部。請飭諸留學生。毋得去辮髮。其已去者。勒令再蓄。否則無論官私。悉放逐出。德云。此事未免無理。取鬧。謂日本政府。惟以此令下。成城學校。他廟。置之。實不過勉強一應酬耳。政治學公例。凡一私人之言語舉動。不侵及他人自由。不傷及社會秩序者。政府不得干涉之。髮也。鬚也。若何去留。若何裝飾。皆與他人無關。礙於社會無損害。政府官吏。無可以參預之之權。本朝入關。強行薙髮。令古。古萬國。無論頭等文明。四等野蠻。皆無此政體。今乃更以這般恥辱之事。欲行治外法權於他邦。何苦爲外國報紙笑話一門。增一材料耶。五月十七日。

頃東京之中國公使館。有日本外務省。派一人爲監督。凡日本人往見公使者。非由外務省紹介書。不許接見。有耶穌教教士某。三度叩關。皆被拒絕云。蔡公使視自由爲仇敵。今與他仇敵日相遠。自當愉快。但據國際法。凡外交官皆代表一國神聖。不可侵犯。今日日本待我公使如此。殆以代表不自由之國。當以不自由待之耶。請諸君下一轉語。某惶恐曰。五月十七日。

某頓首。英國鴻哲斯賓塞爾先生。今年達於八十二齡之上壽。現代學界之耆宿。此巨擘矣。前陽歷四月二十七日。爲懸弧令辰。先生自著一書。名曰「事實與計註」。卽於是日出版。以爲紀念書。凡三十九章。內有論心意之表現。論音樂之墮落。論愛國心等章。最爲博深切明。其自序云。「今以此書公於世。吾敢信此書爲吾一生最後之著述矣。」云云。先生以進化論提倡一世。學說影響。徧及寰宇。今其思潮。猶不落青年新進之後。我輩展讀斯篇。能不起敬。願祝先生。更作此等紀念者數度。以惠後學。諸君想有同心歟。某頓首。五月十九日。

日本理學博士橫山又次郎。頃著一書。題曰「生物之過去與未來」。謂將來世界。當有一種動物。其聰明更過於人類者。其立論大旨。謂下等動物。腦在後而顎在前。腦小顎大。禽獸是也。中等動物。腦在上而顎在下。腦較大。

而顎較小。人類是也。高等動物。腦在前而顎在後。腦大而顎小。馴至無復牙齒。其徵据頗繁。持論頗新穎。大足供消暑之一助。但此後果有此等高品。得毋令我輩中人以上者怖殺耶。孔子曰。後生可畏。然哉。然哉。某拾紙。五月二十日。

讀者足下。國民應有之權利。國民不可不自監督之。開平礦務局。爲我國人合股份所創之有限公司。資本一百五十萬兩。每年出煤約八十萬噸。利贏頗厚。公等當稔知之。義和變起。忽借英國人名義。爲保護計。亦非得已。乃自英人接手以來。規模全變。而股東絕不得與聞。頃將百五十萬兩之資本。改爲一百萬磅。而收回舊股東所持。每張一百兩之股票。另給以一磅之票二十五枚。所餘六十二萬五千磅之股票。則由歐洲人領受。云。日本報紙謂歐人實未交一文之資本。而日持儻來之股票。來售諸上海。獲利無算。云。竊意現今開平礦務局之主事者。號稱得人。未必爲他人所愚。至此。但股票變動之緣。由爲股東者。不可不質問。受股東之委任者。不可不宣明權利思想。固當爾爾。公等以爲何如。某越俎奉白。五月二十一日。

連日陰雨。使人悶損。我國政界亦霾曠不開。日接於耳目者。皆可爲氣結。率奉告一二。榮慶之爭。實現今北京政海一暗潮。其波瀾或日漲。日劇。以致決裂。亦未可知。日前有御史某者。劾賈景仁。依附慶邸。當聯軍入京時。設法欲擁載攝政。希圖富貴。請革去道員。以保全賢王。又附片劾輝毓鼎與賈景仁。句結美武官戴麗生。立民政廳。以與五城爲難。云云。二人皆慶王所愛也。慶聞此。摺甚怒。語其幕府云。某竟敢以叛逆誣我也。於是咸疑某京兆所嗾使。次日御史王乃徵。乃劾某京兆種種事。語極醜詆。欲下廷議。爲榮相所護。乃免。某京兆榮相所愛也。嗚乎。大廈將傾。而燕雀猶紛紛爭稻梁。謀鄙人不復責之。惟憐之耳。某再拜。五月二十五日。

榮慶相閱事。今據日本報紙。尙在醜聲。不足爲外人道者。法商某。許賂慶邸。而求包收土藥稅。每年可得三千萬元。此事若成。許每年送榮慶各五十萬。慶語榮曰。此事大裨國帑。盍亟行之。而隱五十萬之說不告也。榮領焉。入

告太后。太后頗喜。增多金也。事垂成矣。姑下督撫一議。法商聞之。卽造榮府致謝。兼道及所謂五十萬者。榮怒。慶之欲攘其利也。曰。萬事豈不在我。今各省復奏。亦多不謂然。榮遂止之。慶力爭不得。懊憤欲絕而已。敢問讀者諸君。榮與慶兩造孰直。某再白。五月二十六日。

據電報。昨日諸公使會議還津問題。俄使聲言以後此事一任各國主張。吾俄不復與聞云云。俄人外交手段。實可驚絕。蓋明知此案各國將有作難。不欲以此賈怨於北京政府。而嫁其罪於他國也。是日之議。竟不決。某匆匆上。五月二十六日。

諸君足下。滿洲新條約所議定。俄人以西歷七月六日。卽中歷六月二日。撤兵。距今僅一禮拜耳。然俄兵今尙無束裝之色。嗚呼。權力不相等之國。而相與結約。約直兒戲耳。某白。五月二十六日。

拜啓。今日乃美國獨立建國紀念日。西歷七月四日。稅炮轟轟。不絕於耳。賀旗舒舒。不絕於目。真使我輩無限感歎。本日非徒美國一國大紀念日。實可爲全世界人權之大紀念日。某等正容整衣。取出行篋。中華盛頓遺像。供養瞻拜一番。聊表祝意。匆匆不多具。某再拜。五月二十九日。

拜啓北京政府。最妙外交手段。莫如與人結密約。聞中俄又結西藏密約矣。其詳不可得而聞。其第一條。與光緒十年朝鮮之役。與日本所結天津條約。大相彷彿。卽西藏有事之時。俄國欲派兵往。先照會中國。中國欲派兵往。亦先照會俄國也。讀者試思我中國今日。安得有派兵往西藏之事。西藏竟是俄人囊中物了。聞主張其事者。榮中堂也。某白。六月二日。

讀者足下。今日西歷七月十一日。英首相沙士勃雷侯辭職。國庫大臣巴科代之。沙侯可謂三島政治界中之張子房矣。侯自始入議院。至今四十九年。凡三度組織內閣。位首揆者十四年。今年七十二歲。其思退隱。已非一日。徒以波亞戰事未了。身任其難。今和議已成。遂翩然挂冠。立憲政體之祖國。其政治家之風度。殊加人一等。可勝欽慕。某再

拜。六月七日。

美國某華文報主筆。有自署太平洋客者。新著一書。名曰「新廣東」。登諸報中。凡三十一續。乃完。實可稱近日文界一奇作。鄙人自問胆量頗不小。讀之。猶目瞠舌。頃將乞其版權。印數千紙。散諸內地。無俾獨以嚇老夫一笑。某匆匆白。六月十一日。

炎熱鬱蒸。使人損悶。諸公感想同感。某等避暑旅行。薄游松島。松島爲日本三景之第一。凡八百有八島。攢列海岸。如初夜星。誠爲壯觀。數月以來。爲書卷筆墨文字之奴隸。不能自由。得此頗一洗塵俗。歸途汽車中。見新聞紙。知學生與公使爭權利事。且憤且快。連日以來。有吳孫兩君見放之事。東京學生團體激昂紛擾。達於極點。某等亦尋消問息。心憧憧然。連日不復能成一字。報中之文。大草率減色。無以饜讀者諸君之望。主臣主臣。七月五日。

學生事件。想爲讀者諸君所急欲聞。某等有所知。隨時詳告。本報之責任也。自吳孫兩君之見放。國恥觀念益湧。起於學生人人之胸中。吳君出行之日。侵晨六點鐘。學生羣集新橋驛。東京之大車站相送者數百人。人心團結。蔡使當亦生長日本人。當亦起敬。某匆匆白。同日。

吳孫二君去後。神田鈴木町之留學生會館。日日集議。日本人深爲注目。其集議之詳情。某等局外。無由悉知。但其大旨。以日本人狗一俗吏之請。蔑視我國民全體。毫無可指名之罪。而放逐吾同學。吾儕視顏留此。實無面目。誓相率歸國。甯失學問。勿失名譽。萬喙一聲。洵洵不可壓抑。其中留學稍久。年稍老成者。調停善後。煞費苦心。云聞昨日最後集議之結果。擬暫停課。以待此事之著落。若無著落。退學未晚。遂以此決議。雖然。聞學生之相率歸國者。旣已逾百人云。七月初七日。

弘文學院。爲高等師範學校長。嘉納治五郎氏所辦。而外務省實主持之。其中有速成師範一科。實嘉納氏採吳

君稚暉之意見。以倡立者也。留學生中范君馨心。爲之通譯助教。會館決議後。范君亦以多病辭斯席。速成師範。生百餘人。失其耳。教授失其口。遂不得不停課。此事影響最重云。然范君固主平和主義。日勸同學勿悻悻遯歸。某採訪白上。七月初八日。

留學生會館集議之日。鎮國將軍毓朗。向諸學生打恭作揖無數。請其息怒。少安云。毓者宗室人。北京政府派來。調查警察事務者也。有某生氣最盛。而受毓將軍之禮亦最多。某生竟始終不答一揖。亦太倔強生。同日。

日本之有力者。集議於其華族會館。決議認蔡使之無禮。表同情於學生。特派人以其決議之條件。報告於留學生會館。並代表本國上流人士道歉意。頃東亞同文會人居間調停。頗盡瘁云。亡羊補牢。東道主殆亦兢兢。某續報。七月初九日。

此次吳摯甫京卿。頗稜稜見風格。助學生張目。聞吳孫見放之次日。日本文部大臣菊池大麓。訪京卿。京卿憤激。不可言諭。謂日本只認得現時代政府之公使。不認得將來代表國民之學生。實所大惑不解。以此感情。東京之我國學生數百人。皆將束裝歸去。一月以後。東京當不留隻影矣云云。菊池遜謝。言此是內務省行政之事。文部省初不與聞。其後凡日本之教育家政治家。有往訪者。京卿皆峻詞厲色。不少假借云。京卿亦自束裝候船。卽歸。數日來不拜一客。不赴一宴。此役以後。京卿崇拜日本念頭。減去十之九云。某恐內地志士崇拜日本之念頭。亦減去十之九。某頓首。同日。

再者。聞使館爭擾之次日。菊池大臣以萬壽聖節。赴我公使館。見蔡使調之曰。聞昨玉體受驚。正思親來問訊。慰勞。嗣聞乃係小孩子們。要上學讀書。不能如願。遂來長者前撒嬌。孩子們喜歡讀書。乃是好事。請閣下放心。蔡報然。同日。

吳孫見放以後。日本報紙。皆阿其政府。莫肯主持公論。惟一西文報。名曰「日本泰晤士」者。大攻難政府。大意

謂「我政府以吳孫二人妨害治安。但其所以妨害治安之實證。頗難索解。以鄙見論之。前者西人因不肯納家屋稅。聯衆以拒政府之命。其事視吳孫二人之關係輕重何如。於西人未嘗一過問。而吳孫則放逐不稍貸。毋亦因白種人之強權。有不易侮者耶云云。」其言非無一理。某譯述以聞。

七月初十日。

學生不平之聲

吳孫事件以後。學生拂袖歸者。踵相接。識者不能不爲東方時局浩歎焉。彼國新聞多盲從。政府不特不肯作持平論。又從而文之。學生屈鬱不得伸。乃紛紛投書本社。求掲載。欲令天下知有眞黑白耳。來書盈篋。本報限于篇幅。未能悉載。唯擇錄一篇以代表其餘。

「吳孫兩氏被放逐之故。果何在乎。」不平生投稿

今回我留學生中吳孫二君被逐回國。其所以致是之故。實果何在。吾人甚難索解之。即彼國之輿論。亦漠然無所歸宿。概言之約有三說。今略陳之于左。並發揮其謬。

(一) 侵害警察權之說。

(二) 妨害治安之說。

(三) 身分之說。

第一說曰。外國公使館駐在之國。有保護公使館不使侵害之義務。其權屬於警察。苟侵害公使館。即直接侵犯警權。至若學生請求公使之事。其正當與否。非警察所問也。云云。此乃無端之說也。我留學生請見公使之當日。其舉動之安穩。秩序之正當。觀貴報第十三册所錄。可見一斑。今設使爲此說者立證。吾恐彼必無以應也。雖然。學生等請見公使之日。公使屢推不會。而學生猶苦苦請之不退。夫學生之不退。實有最苦心在。蓋恐一退之後。再難望其達目的也。學生之苦請不退。全依正當儀式哀懇。以冀公使之一晤耳。絕非以強力要迫。

恐嚇之也。夫如是。吾不知論者之說。果從何來。

第二說曰。吳孫之放逐。非爲犯法所禁。乃恐其妨害治安。故特爲此預防之策。乃行政上一手段也。夫行政處分。不必要有犯法之實事。唯行政官認其行爲不穩當。則可矣。苟既犯法。則已入於法律問題。非行政問題也。云云。今日本政府之放逐吳孫。標其名義曰「妨害治安」。實採此第二說。蓋此說範圍廣漠。立論最易。欲反駁之。實最難也。雖然。夫行政處分。果如是其漠然耶。吾人不能無疑。苟如論者所云。吾人之自由權利。不能不爲行政者意思之犧牲。吾人苟知自由權利之可貴。則必知行政處分是有限也。明矣。據日本刑法。唯害國家政治組織者。其處罰最嚴。不特準備行爲處罰。卽意思表示。亦作犯罪。學者解說之曰。此與刑法原則相反。乃一例外耳。實出於立法者。不得已也。云云。今謂吳孫妨害治安。不特無事實。無準備。且並不見有表示妨害治安之意思。而行政者。驟以妨害治安之名加之。其本於何意。吾人雖不知之。要之此名實非適當。則敢決言也。况此事與害政治組織。豈可同日而語哉。

第三說乃前二說之後援也。其說曰。吳孫之放逐。絕非法律上之意味。亦非政治上之意味。唯是強求面會公使。非學生身分內所應爲者耳。云云。夫學生等之求見公使。苟非以暴力脅嚇。循儀式以求見。則此古老專制之說。不待余多辨之。而識者自明黑白。故余不反駁之。唯欲問之曰。僭如子言。不法學生等不守身分。強求見神聖不可侵之公使。罪惡薰天。日本臣民。羞語此輩。同履土。當屏逐之歸國。不容猶豫。吾想文明國政府。斷不採此卑污之語。以宣言於天下也。

右三說之論點不同。要之爲蔡一人洗脫則一也。何故爲蔡洗脫。欲明文明政府。不袒私而庇不義也。其言柄可謂極得體矣。然細察之。奈未足以掩天下知者之目。余於諸方面觀察。皆不能明孫吳被放之故。乃質問諸多人。皆曰。別有緣故在。叩其說。則曰。吳孫之放逐。實非因上三說之故。乃出於蔡公使之請耳。公使乃主權

者之代表。公使之請。卽主權者之請也。國家固有拒絕請求之權。然欲友誼之圓滑。則應亦外交手段之一端也。云云。論者之說。固未嘗無一理。夫公使雖有代表主權者之資格。然其一動一作。非盡是代表主權者。於許多事件。可作一私人之資格觀之。國際公法。有其例也。年來明詔屢降。鼓勵學生出洋留學。其言昭昭。天下所共知之也。日本與我國情勢最通。豈當事者猶未之知耶。今蔡故意妨礙學生入學。明背聖旨。實出於一人私意。非代表主權者之意。雖孩提無不知之。今日日本政府容認蔡之背旨行爲。屏斥彼一之正人義之敵。而曰圓滑兩國友誼。以吾人觀之。此乃日本政府與蔡一個人之友誼。非邦國之友誼也。吾更讓一步論之。設使果無鼓勵游學之明詔。我政府之意。亦與蔡雷同。然妨害入學之舉動。實正義所不容。日本政府聲大義於天下。曰以開發我國爲主義。夫開發云者。決非求外國歡心之謂。乃啓勗其人民之謂耳。我政府之志在塞民。而日本政府之志在開發我民。主意之大。眼目既異。豈容因小私而屈大公。今回之事。正此二大主義相爭之演劇。今日日本政府助彼以鋤此。拋棄一國之大主義。以徇不正之私情。聲大義於天下。如彼其壯也。而實行如此其卑也。豈文明政府所爲耶。

吾疑堂堂日本政府。未必出此。吾人不敏。頭腦粗鈍。到底難索解其故。唯望知者教誨耳。或曰。國際法未發達之今日。放逐外人。不必求深遠緣故。不觀之俄國乎。彼迫逐猶太人。盡沒其財產。豈有故可主持乎。曰。處今日一權者權利說。一盛行之世。吾不必與子爭。但所欲辨者緣故。與正義二者。不可不別。天下事雖多無正義。然天下事未嘗無緣故也。俄之逐猶太人。出於人種及宗教相嫉之故。乃事實上不可掩者也。故今吳孫之事。謂吾人難索解其故。猶可謂其無故。則決不可也。

悲奴篇

頃得北京匿名投書。有自署中國四百兆民之一張氏者。題曰悲奴篇。所述都中近事。有足令人髮豎背裂。心顫

肉麻者。勿曰區區小節。無關大計。社會風潮之所趨。轉瞬間至於此極。天墜之憂。豈惟杞人。吁嗟奴兮。吁嗟奴兮。世無林肯。孰從而拯之。世卽有林肯。亦孰從而拯之。亟錄以告乎不願爲奴者。

悲乎悲乎。吾三千萬方里之土地。今得猶傲然自命曰國乎。奴而已。吾四萬萬之人民。今猶得忝然自居曰人乎。奴而已。國爲乎。奴政權侵于人。利權奪于人。土地圈限之。權隸于人。國脉存絕之。權操于人。一事也。人嗾之人。利之奔走恐後。奉命惟謹。非是則漠然矣。是之謂國奴。人烏呼奴。無自漲之力。無愛羣之心。無競爭之能。營營戢戢。蝮伏蠅縮。櫻滅亡而不懼。甘魚肉其如飴。砧而嬉焉。釜而游焉。猶冀人之哀而存之也。是之謂人奴。等國也。吾烏爲奴之人。奴之也。等人也。吾胡爲奴之心。奴之也。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吾得而易之曰。悲莫大於心奴。國奴於人。國之奴。奴於國者。且奴於人之奴。以自保其奴。以自奴其奴之奴。於是乎有奴於奴之奴。

雖然。吾聞古今中外之爲奴者。服賤役已耳。操苦工已耳。衣服飲食。居處言語。一切自由權利。不得與平民等已耳。苟時而鞭笞之。奴必忿於心。苟時而污辱之。奴必羞於色。苟時而逼其妻女而淫之。奴必突然暴怒。而不可制。果若是而不忿不羞不怒者。世必謂之奴非奴。而今所聞於吾之奴何如也。吾爲吾奴恥。吾爲吾奴悲。吾不忍爲吾奴言。吾又不忍不爲吾奴言也。反袂掩面爲吾奴含淚言之。

新簡奧使吳德璋之出都也。乘火車至天津。倉卒登車。偶躡某西兵之足。西兵不知爲欽使也。揮之以鞭。吳固能西語。立與之辯。且自白爲新簡欽使。西兵曰。旣爲欽使。尤宜知禮。復鞭之。吳無如何。含忍而已。

崇文門城樓高而闊。人跡不常至。近有西兵數人。招土娼聚樂其中。金墉石甃。竟化陽台。某牧師過而知之。走告軍統領。謂西兵無禮。貴國胡勿驅禁。當事以事關交涉。慮啓爭辯。亦遂置之。

東交民巷口。有街道官廳。日前某甲經過其處。時已黃昏。西兵數人交劫之。剝其衣服而去。某意官廳。有看街

兵居之。方窘急時。大聲呼救。寂無應者。翌日詣職街道者。問官廳何以無人。職街道者謂初固有人居之。旋以往者輒破西兵雞姦。故人莫敢住。

陳京兆璧之眷屬。由閩來京。行至塘沽。登岸詣客棧。有少婦姍姍行遲。猝遇一西人。酒氣醞醞。挾之而去。洩多人說項。始得索歸。

新捐主事王某。湘人也。其夫人夙饒風度。兼擅詩名。園其藁砧入都。固請偕行。冀一窮渤海之壯觀。攬燕台之勝景。船甫入口。西人過來驗病者。見其丰采異人。遽與調笑。幸主政力爲排解。得免於辱。而同船婦女之驗病者。莫不赤其下體云。

伶人韻芳者。名娼賽金花之義子也。近爲西人某所暱。韻芳藉以示重。頗侮官貴之舊相識者。日前西人復往尋歡。脫陽而死。韻芳恐甚。稔知西人之父。爲馬洋人。急招之至。哀之以譬。馬洋人謂吾子既不自愛。死所應耳。但汝須以中國極尊貴之喪儀。殯送吾子。且當命汝素識之達官。爲之執紼。方與干休。韻芳念此甚不難。立即應允。而韻芳之名。因此乃如雷貫西人之耳。其素相識之貴官。事之加謹云。

前門外某娼。二西人往游。迫妓行淫。妓家索錢。西人不予。撞毀器物而出。至街道局。大肆咆哮。執一六品頂戴之耳。勒令究辦。該員遽令巡捕前往封禁。始得無事。

悲乎悲乎。此非吾四萬萬奴數中之一分子乎。其橫受凌辱。固如是。且爲是凌辱者。不必果西人也。華種而洋裝。華身而洋役者。方且爲虎俚焉。爲城狐焉。旌之曰西人。則吾奴視爲應受之凌辱。不能抗也。奴吾奴者。亦視爲應受之凌辱。不敢言也。誰無身。誰無妻女。長此悠悠。吾悲乎奴。吾奴者之終不能以苟免也。

吾奴其有知乎。無知也。吾奴之受鞭笞。甘汗辱。忍妻女之淫。其性根也。其習慣也。非是則貧且賤矣。非是則竄且殺矣。本平日之所習以奉。客我國家禮亦宜之。熙熙然攘攘然。爭先恐後。惟恐不及。悲乎悲乎。吾恐其終焉

已乎。奴吾奴者。其亦知二十世紀之奴。固有不自奴不能奴者乎。消極必長。晦極必明。吾爲吾奴悲。吾爲奴吾奴者危。

拜啓。今日路透電報。言俄皇下詔書。將本年二月^西歷在墨斯科^{俄舊}鬧事之學生。當時竄謫西伯利亞者。今悉一

一賜環云。其用意何在乎。稍有識者當能見之。世界民權風潮。遂終非一二獨夫民賊所可敵。雖有悍狠陰鷲者。竟無奈此進化自然之運何也。今日全地球中。以箇人之威力而論。孰有過於俄皇者乎。今且不能不豎白旛。以降於民黨之轅門矣。嘻。獨夫民賊看者。雖然。非有俄學生堅忍不拔百折不回之勇氣。亦安克此。彼其前此瀝血於絞台。瘳斃於鉄獄。暴屍於漠野之學生。不知幾千百人。而始有今日也。聞俄皇有引用虛無黨人。參議國政。共圖維新之議。皇后及其餘貴族力諫。皇不爲動云。嘻。尼古刺第二。亦識時務之俊傑哉。某頓首。七月十八日。東京學生事。前號奉聞各節。頃得復學生某君來書云。間有失實之處。据云。毓氏並無向學生打恭作揖之事。彼非到會館之人。亦無如此待學生之禮。又吳京卿之對菊池。並非如投書者所云云。惟一日文部省某往謁京卿。叩以留學生事。先生有何意見。京卿答以公使失職。放棄權利。學生等深明國家權限。值此自覺無顏。大半作歸計云云。謹更正奉聞。此事乃以一無權無勇之團體。與兩政府相交涉。不特中國前此所無。卽在外國亦所僅見。其善後結果何如。專視內力。旁觀之爲友爲敵。似皆無足重輕。諸公以爲何如。某白。七月二十二日。與日本政府交涉之方面。頃得留學生會館公函。知將已就緒。照錄原函如下。七月二十四日。拜啓。留學善後事宜。前由長岡子爵柏原文太郎君等。出爲轉圜。互商數次。旋於陽歷八月二十五日。得復書。茲錄其條件譯如左。

一 設學生總監督事。俟貴國政府決定後。日本應無異議。

一 入文部省直轄學校者。由左計之三校。保請外務省咨送。

一東京同文書院。一弘文學院。一清華學校。

一志望軍事教育者。俟福島少將歸國後。再行商議。因第二條未定在學時限。而當時面晤。有在學至少以六月爲度之約。翌日又往詢問。茲于二十七日。又得復書。譯條約如左。

一保送入文部省直轄學校者。須備左記二項。

(甲) 在校六個月以上者。

(乙) 由成年之留學生二名。保證。並納保證金三十元以上者。

一在前記之三校中。有不得已之事。而令之退校。或拒絕其保送者。不能再由各該校咨請入文部省直轄學校。

其他書中未經敘明。而當時曾得面許者。(一) 軍事教育。已允俟福島少將回京。許爲從旁竭力斡旋。(二) 吳孫二君歸國。將來有機再來。可無阻礙。(三) 保證金。由在學之學校。或由會館存置銀行。俟卒業後。仍還本人。(四) 所有三校以外之學生。於總監督未來之前。由中日士紳設法保送。謹以報告。即請公鑒。八月二十九日。留學生會館幹事同啓。

與本國政府交涉之方面。聞北京已有電諭。令振貝子查辦。振已於昨日入東京。學生擬上一書。陳其原委。已由吳君止欺。張君星五等十人代表往見云。振貝子約以八月初四日。應學生之招待。往神田鈴木町會館云。不知向後作麼生。八月初一日。

頃得陝西匿名投書。題曰「禮泉宋芝洞被陷實錄」。屬登本報。惟查上海天津各報館。皆已將全文揭載。本報續登。未免明日黃花。故從闕如。此事全由陝臬樊增祥一人搗鬼。樊乃榮相門下最得力之鷹犬。榮爲西安將軍時。樊以知縣入其幕下。極力納交。榮識字無多。樊稍解一二。卑靡猥屑之詞章。在腐敗學界中。薄有才名。因此互

相狼狽。及神京淪陷。兩宮蒙塵。便是樊增祥時來運來之候。僅數月間。由大令超升秦臬。氣燄薰天。秦中上自撫軍。下至輿隸。無不悚仄。仰其鼻息。其作福作威也。亦宜獨惜。宋芝洞遜居海上以來。歛迹不問世事。海上所謂新黨者。方共笑其蜩縮。以爲詬病。而樊增祥乃以各報痛詆頑固。皆宋喉使也。試問我海上同業諸君。肯承認否耶。往讀明史。見馬士英阮大鍼。當燕京淪陷。思皇殉國之後。猶著蝗蝻錄。逮捕復社君子。竊歎人之冥頑不靈。何乃至是。今觀此。而知古人之洵非不可及也。聞某廉訪最嫻音律。錦囊中燕子箋。夜不久當出世。但何苦爲將來著桃花扇者。增一副淨脚色耶。

七月廿六日

昨得都中來書。述榮相國三大盛德。(一)醇邸本既有妻。而榮強以己女妻之。請聖母主婚。是奪婚之盛德。(二)濤公不願向榮請雙腿安。榮以襲王爵。取其歡心。濤已過繼承襲某長房之公爵。例不得奪移。而榮毅然爲之。是奪爵之盛德。(三)榮於數日前。將其愛妾扶正。賀客盈門。其妾尙無子。今竟以爲妻。是奪嫡之盛德。說者謂醇王濤公。皆今上胞弟。榮知聖母風燭之年。故結此以自固云。雖然。唐高宗所謂此朕家事。卿勿預知。吾儕小民。正不必過問也。某頓首。

七月廿七日

近日有復興海軍之議。袁慰帥請每歲籌常款百萬兩。以從事。掃從前南北洋閩廣等界限。全國爲一分。常備預備二艦隊。於芝罘上海南京江陰廣州五處。分設海軍軍務所。云此計畫。視李合肥前案。頗高一籌。但今日中國之力。能及此否。是一難決之問題也。且凡興作一事。必有目的。今日列國汲汲擴張海軍。皆爲實行帝國主義。不得不爭海權。以軍艦保衛商務。實經濟競爭之結果也。而我當道之效顰者。何爲吾非反對此議。吾信我國將來必有持進取方針之一日。但於今日之治此者。不能無疑耳。又聞俄國許借旅順口。爲我海軍屯泊所。俄人外交手段。真加人一等。某再拜。

七月廿八日

增稅免釐之上諭。既已發布。厘金屬商之政。一舉掃之。固大快事。但關稅之權。既爲債主所握。財權自今益移於

外國將我國民改革新之任者。益困難耳。一嘆。

同日

俄人於滿洲撤兵後。尙以保護爲名。擬招集中國人當兵。以充其任。於吉林省千五百名。黑龍江一千三百名。合二千八百名云。英之滅印度。非用英兵也。用印兵也。聞英人在威海衛募集中國以來。華人之得入英伍者。其威。雖一大鄉紳不如也。嗚乎。將來此等現象。通國皆是。豈值威海衛。豈直吉林黑龍江哉。

同日

某白。近日西人經營長江上游。不遺餘力。德法兩國皆在宜昌新設領事。聞德人日間。並設領事於四川云。英國之印度支那輪船公司。已開通湖南航路。前月昌和號輪船。初次航行漢口岳州長沙。虧損二千餘金云。然西人。不屈不撓。將來內河航利。終盡歸其手耳。又自礦務章程頒行以後。湖南各山地。西人足跡無日無之。如此江山。坐付人。誰之罪歟。誰之罪歟。某罪言。

七月二十九日

某再白。今年歐美學界。特色之大著作頗少。惟四月間。英人頡德氏新著一書。名曰「西洋文明之原理」。可謂進化論之革命者。蓋英國學派。向主實利主義。自霍布士洛克邊沁以來。雖互有出入。其大旨總不出於此。達爾文斯賓塞興。以生物進化之公例。推論之于政治道德學界。壁壘一新。然實利主義亦益光大。頡德氏亦汲此主義之流者也。但其大旨。謂當犧牲箇人以顧團體。當犧牲現在以顧將來。實爲前此言實利進化者。痛下一鍼砭。頡氏自謂此書必爲二十世紀學界生一大影響。吾亦望頡氏此書爲我中國學界生一大影響。某頓首。

七月二十九日

本日之日本報知新聞。有一條題曰「外交界之三夫人」者。言日本現今有三夫人。握外交界之實權。一曰德國公使井上勝之助之夫人。二曰暹羅公使稻垣滿次郎之夫人。三曰中國公使內田康哉之夫人。其評內田夫人曰。「今日在北京政界而生擒西太后者。誰乎。內田夫人也。西太后日日宴會各公使夫人。其所以獻媚之者。無不至。而其中最能深知北京朝廷性質。玩之於股掌之上。而操縱之者。莫如我內田夫人。今西太后之一舉一

動。殆無不恃內田夫人之顏色。內田夫人實北京政界中。最有實力者也。云云。吁。生擒西太后一語。何其對於友邦主權者。不敬之甚乎。雖然。吾中國女權之昌。而使列邦之中。亦得有英雄用武之地。使斯賓塞約翰彌勒諸女權論。鉅子聞之。當生如何之感乎。抑他人之欲生擒我者多矣。我國民之被人生擒者亦多矣。豈直一內田夫人哉。豈直一皇太后哉。 八月十七日

一年以來。中國報界大添活氣。真是差強人意之一事。頃者日報中。光芒萬丈。咄咄逼人者。莫如美國舊金山之「文興日報」。每論說一篇。動五六萬言。登報至二三十續。誠前此日報所未有也。又如汕頭之「嶺東日報」。天津之「大公報」。皆有特色。有新論。實可稱日報進化之一級。上海各報。向優於他地。今則靡然不振。除「蘇報」。屹然砥柱中流。有一定之主義外。此皆次第墮落。可勝慨歎。惟叢報體。則視數年前。大有進步。去年發行之選報。最稱錚錚。自廿一期以後。雖頓減色。然新出之新世界學報。魄力亦有大驚人者。雖其中間多有影響之語。然文章之銳達。理想之爛班。實本社記者所深佩。其中主持論壇者。似多得力於瀏陽譚先生之學。尤使我起敬。又有「政藝通報」。亦不失爲上海報界第二流之位置。每月二冊。似皆成於一人之手。其精力亦可驚矣。言論爲實事之母。我國今日言論界一綫曙光。杲杲方出。其或者事論之良結果。殆將不遠。吾欲爲中國前途賀。

八月十八日

回鑾以後。忽已年餘。政府媚外手段。操之極熟。謂此便可以得外人歡心。此著敷衍得去。便可太平歌舞。儘他快活。雖然。外人不如是其易與也。據連日電報。英公使以湖南辰州教案相切責。勒令政府處其地武員以死罪。其餘百官按札有差。又有貴政府若不能了結。吾英當代爲平之等語。聞已派砲艦沂江而上。渡湖而南矣。噫。小題大做。何至如是。豈又將效德人据膠故事耶。英人以揚子江流域爲勢力範圍。欲借端以鞏固其權力也久矣。恨無詞耳。此正其利用之機時也。當局者何以待之。

九月廿五日

再者北京英公使。本以月之廿九日。饗各王大臣于其使署。已發帖矣。因湖南教案。一變其政略。西后頤和園之宴。諸公使皆赴。惟英使獨否。至今日。忽將各王大臣之請帖索回。謂我不赴頤和。想諸公亦不肯賜臨。因此收回前約云云。天下有如此請客之禮耶。外人之視我當局者。實玩弄之於股掌之上。以視戲猴者之耍其猴。亦不過若是焉耳。然當局者。顧猶意氣揚揚。甚自得也。一嘆。九月二十八日。

旗人之禮。凡長輩見客。晚輩必侍立不敢就坐。向例然也。西太后回鑾後。屢宴各國公使夫人。每宴皇上必從。從必侍立于後。而公使夫人及其兒女。乃至參贊隨員之夫人。亦皆昂昂然高坐也。嗚呼。以堂堂大國之主權者。乃使之在外人前。執厮養之役乎。此而不恥。其必爲無血性者矣。此而不憤。其必爲無人心者矣。請后黨諸公爲下。一轉語。同日。

振貝子游歷各國歸。條陳改革事宜。其目已見本報前號。內有民間子弟十歲以上者。均令入學肄業。否則罪其父母一條。此事誠各文明國最美之意。最良之法。然若欲以行諸今日之中國。恐將全國廬舍。改爲圉圉。猶不足以容此輩之父母矣。各國之行此制也。名曰義務教育。義務教育何以能行。蓋其官立公立各小學校。徧於陬邑。國家爲之補助。可以不收學費。而學校能支持一地學校之額。與一地兒童之額相應。而無人滿之患。于此而猶有溺愛其子弟。而不使就學者。則可以罰之。故曰義務也。今中國動輒一府數縣。無一鄉。國家曾不爲之設法。獎助。而小民生計憔悴。饔飧且不給。而曰必令而子就學。否則有罪。民將曰。吾不敢犯罪。請政府諸公示我以學校所在。而導我來。不知諸公何以應之。嗚乎。豈惟此一事。今日當局之言變法者。皆此類而已。一條陳一諭旨。而變法之能事畢矣。同日。

民族主義之在今日。豈不磅礴而鬱積哉。愛爾蘭之併于英國。非愛人所欲也。故雖併之數百年。而未能偶俱無猜。前皇域多利亞。卽位六十年。祝典舉地球日所出入處。無不張燈結綵。以致慶賀。獨愛爾蘭則偏樹黑旗。示國

喪之意怨毒之於人甚矣。前宰相格蘭斯頓深觀時勢。知衆怒難犯。因提愛爾蘭大學改革案。宗教改革案。自治法案等。其時自由黨格公者自由黨首領也同志悉反對此政策。全黨分裂。昨日股肱。今日仇敵。而格公堅持主義。不少變。雖然卒未能全達其目的。及格公去位。沙侯代之。愛爾蘭激昂益甚。殆生大變。值英度戰起。國人注全力以敵愾。而內閣之波瀾少息焉。及戰事定。和議成。識者知愛爾蘭之事。必將復燃矣。果也。昨日今日路透電。連報愛爾蘭土地同盟黨員騷動之狀。且言兵器藥彈之輸入愛爾蘭者非常之多。英政府今日日戒嚴云。嗚呼。民族自治之精神。不可壓抑也久矣。不知英人何以待之。安得起格蘭斯頓於九原。而一籌善後之策也。

九月廿八日

問答

一問讀貴報第一號介紹新著一門原富條下於英文之Political Economy欲譯爲政術理財學比之日本所譯經濟學嚴氏所譯計學雖似稍確稍賅然用四字之名未免太冗稱述往往不便如日本書中有所謂經濟界經濟社會經濟問題等文以計字易之固不通以政術理財字易之亦不通也此學者在中國雖無顯門但其事爲人生所必需隨文明而發達吾中國開化數千年古籍之中豈竟無一名詞足以當此義者貴撰述博通羣典必有所見乞悉心研究定一雅馴之名以惠末學幸甚幸甚（東京愛讀生）

一答政術理財學之名冗而不適誠如尊諭惟此名求之古籍脗合無間者實覺甚難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班書因採之爲食貨志食貨二字頗賅此學之材料然但有其客體不有其主體未能滿意筭子有輕重篇篇云「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筭子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輕重凡十八篇皆言所謂經濟學之理法者也必求諸古名則輕重二字最適然其語不通用驟出之亂人耳目殆未可也論語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太史公用之以作貨殖列傳此二字亦頗近但所謂Political Economy者合公團之富與私人之富言之而其注重實在公富貨殖則偏於私富不含政術之義

亦非盡富。史記有平準書。所言皆朝廷理財之事。索隱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國輸歛。貴則糶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故命曰平準也。」按漢代平準之制。本所以聚集天下財富於京師。其事非爲人羣全體之利益。本不足以當 Political Economy 之義。雖然。單舉平準二字。尙不失爲均利宜民之意。且此二字。出於史記。人人一望而解。而又不至。與他種名詞相混。然則徑譯之爲平準學。似尙不謬。由是。日本所謂經濟家。則名爲平準家。經濟學者。則名爲平準學者。經濟界。則名爲平準界。經濟社會。則爲平準社會。經濟問題。則爲平準問題。施諸各種附屬名詞。似尙無窒礙。聊臚此諸義。以酬明問。並以質當世之深通此學者。並望通儒傾學。更駁詰之。而垂教焉。

二問。貴報學說與學術。其界限似不甚分明。敢問其分類之命意所在。(同上)

二答。就論理之原則言之。則學說可包於學術之中。以之分類並列。頗不合論法。但本報之意。唯以紹介各種新學。開通我國民智爲主。非欲藏諸名山以傳不朽也。故因便宜以分類。其不合論法者正多。非特此兩門耳。至所以分此兩者之故。學說則專取中外大儒一家之言。有左右世界之力者。攝其要領。學術則泛論各種學問。或總論。或分論。或有形學。或無形學。以使人知學界之大勢。及其概略。故不得不另爲一門也。

三問。日本書中金融二字其意云何。中國當以何譯之。(東京愛讀生)

三答。金融者。指金銀行情之變動漲落。嚴氏原富譯爲金銀本值。省稱銀值。惟值字僅言其性質。不言其形態。於變動漲落之象。不甚著。且省稱銀值。尤不適用於金貨本位之國。日本言金融。取金錢融通之義。如吾古者以泉名幣意也。沿用之似亦可乎。

四問。中國近日多倡民權之論。其說大率宗法儒盧梭。然日本人譯盧梭之說。多名爲天賦人權說。民權與人權。有以異乎。此兩名詞果孰當。(東京愛讀生)

四答。民權之說。實非倡自盧梭。如希臘古賢拍拉圖阿里士多德亦多言之。但至十八世紀而大昌明耳。民權二字。其義實不賅扞乃中國人對於專制政治。一時未確定之名詞耳。天賦人權之原字。拉丁文爲 *Jura in nata* *Jura conata*。法蘭西文爲 *Droits de Homme* *Droits humains*。英文爲 *Right of man*。德文爲 *Urrecht* *Fundamentalarrecht* *Angeborene Menschenrecht*。其意謂人人生而固有之自由自治的權利。及平等均一的權利。實天之所以與我。而他人所不可犯。不可奪者也。然則其意以爲此權者。凡號稱人類。莫不有之。無論其爲君爲民也。其語意範圍。不專用於政治上也。故以日本譯語爲當。

五問。貴報第四號論說第七葉。載白沙先生崖山弔古詩二句。讀之令人愛國之心。油然而生。極欲受其全文。以資諷誦。又奇石二字。出典若何。并希示教。（上海衝冠子）

五答。奇石者。崖山江海交匯處。有浮石二。高各數丈。形勢突兀。狀類門闥。故居民字之曰上奇石。下奇石。亦稱崖門。崖門者。以石形得名也。宋帝及張陸諸烈殉國於此。賊臣張弘範實尸其功。因勒奇石爲銘曰。「張弘範滅宋於此。」陳白沙居近崖海。常臨憑弔。乃爲冠一字刻於其上曰。「宋張弘範滅宋於此。」更題一詩於石陰云。「忍奪中華與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鑄功奇石張弘範。不是胡兒是漢兒。」此石粵中多有搨本。而新會尤夥。碑旁又附一詩。則前明逸民南海陳獨漉恭尹之作也。詩曰。「山水蕭蕭風更吹。兩崖風浪至今悲。一聲望帝啼荒殿。十載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界限華夷。停舟我亦艱難日。愧向蒼苔讀舊碑。」文中荒殿古祠云云者。附近居民爲殉國帝后立殿。並附三忠祠。以爲亡國紀念也。白沙之言。怒而嚴。獨漉之言。哀而苦。嗚呼。獨漉之遇。癩慘而感。瘞深矣。

六問。貴報中有要素二字。不得其解。譯書彙編中。亦恆用之。本當向彼處請質。今卽向尊處請質。若以瑣屑不答。亦無妨。（蘇州華之范）

六答。要素二字。本物理學化學上用語。素猶質也。中國人譯化學書。所用原質二字。日人譯爲原素。其移用於他種科學。所含意義亦同。如云土地人民爲立國之要素。猶云輕氣養氣。爲成水之原質也。要字與原字有別。望文自明。

七問。經濟學原名。Political Economy直譯之爲政治節用學。迨Morshotti氏而始名爲Economics。日本人譯之爲經濟學。不求其理而驟觀之。則經濟似與政治混而無別。夫經者含政治之義。濟者寓泉流之旨。其與斯學本義已極相符。日本當時之定爲此名。蓋已斟酌審慎。而無遺義者矣。貴報第三號。乃欲易爲平準學。夫平準者。誠如嚴氏所謂西京一令。以名官職。不足以副斯學。乃如嚴氏之譯爲計學。其名則誠雅訓矣。若謂用之處處而無扞格。則恐爲賢者自許之太過也。案Statistics者。亦財政之中。而獨立一學者。日本人則譯爲統計學。又曰計學。今中國之方輿人民。出產國用。皆渺無定稽。是此學爲中國所以急講者矣。今欲竟從嚴氏之名。則不知此後。而欲譯Statistics其又將以何而易之。貴報第七號。而又名之曰生計學。雖生計二字。其較嚴氏爲稍善。然終嫌範圍太小。而不能以政治理財之意。包括於其中。竊謂泰西近世所新發明事理。爲我中國亘古所未有者。不一而足。若必一一而冠以我中國所固有名詞。是誠許子之不憚煩矣。亦恐未必有此巧合者。且舉國草創。禮部尙乏檢定之例。文人結習。尙新異。誤而用之。必至沿襲數十載。而後始能改。與其遺諸後賢。不如仍舊貫。以俟商榷。如其不然。則財政學。日本亦有有用之者。且包舉斯學之旨。而義界亦自清也。用以質之。以爲何如。想貴撰述。亦必有說者矣。（駒場紅柳筆）

七答。平準二字之不安。鄙人亦自知之。故既棄去計學與Statistics相混。且單一名詞。不便於用。如日本所謂經濟問題。經濟世界。經濟革命等語。若易以計問題。計世界。計革命等。便覺不詞。鄙人亦既以此質問於侯官嚴氏。尙未得其覆答也。尊論謂近世所新發明事理。不能一一冠以我國固有名詞。此論誠偉。唯經濟二字。襲用

日本終覺不安。以此名中國大通行。易混學者之目。而謂其確切。當於西文原義。鄙意究未敢附和也。故終願海內大雅。悉心商榷。而重定之。至謂財政二字。可以包括斯學之旨。而義界亦清云云。鄙意殊不謂然。財政者。不過經濟學之一部分耳。指財政為經濟。無異指朝廷為國家。攷德國近世學者。於此學分類定名。最為精密。其所謂 *Wirtschaftslehre* 者。經濟學之總名也。或稱為 *Volkswirtschaftslehre* 及 *National Economy* 則國民經濟學之義也。又稱為 *Political Economy* 則政治經濟學之義也。而又分為家政經濟學 *Domestic Economy* 及營業經濟學 *Industrial Economy* 等門。至其專屬於行政者。則謂之 *Wirtschaftsplege* 而其又分兩門。一曰 *Wirtschaftspolitik* 日人譯為經濟政策學。二曰 *Einanzwissenschaft* 日人譯為財政學。然則財政學。不足以包舉經濟學之全部明矣。試以日本人所通定。經濟學部門。列表表示之。

純正經濟學

經濟學

經濟政策學（狹義之應用經濟學）

應用經濟學

財政學

由是言之。財政學決不可用也。嚴氏又謂苟欲適俗。莫如徑用理財。是亦不可。蓋此等專用名詞。萬不可以動詞冠其上。若用理財。則其于用之于複雜名詞時。窒礙亦滋多矣。故鄙見仍欲存生計二字。以待後賢也。日本所譯諸學之名。多可仍用。唯經濟學社會學二者。竊以為必當更求新名。更望哲達有以誨之。

八問。達爾文約翰彌勒赫胥黎斯賓塞等所著書。除天演論名學外。其餘諸書。日本均有譯本否。乞示復。（上海南洋公學邵問泰）

八答。諸書多有譯本。但求其說理之明達。文筆之淵懿。能如嚴譯天演論者希矣。茲列其目奉答。

達爾文著一種

原名

譯名

譯者

Origin of Species

生物始源

經濟雜誌社

約翰彌勒著五種

原名

譯名

譯者

Liberty

自由之理

中村敬太郎

Utilitarianism

利用論

澀谷啓藏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代議政體

前橋孝義

System of Logic

論理學綱要

Political Economy

經濟原論

天野爲之

斯賓塞著六種

原名

譯名

譯者

Social Statics

社會平權論

松島剛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社會學之原理

乘竹孝太郎

代議政體論

First Principles

倫理原論 未全

田中登作

Principles of Morality

綜合哲學原理

藤井宇平

抽譯社會學原理之第二章

政治哲學

濱野四郎

渡邊治

赫胥黎著 無

九問。貴報第四號學術第二葉小注。「歐洲十四五世紀時。學權由教會散諸民間。情形正與此同。」不知學權

何由自教會而散。其情形若何。乞全錄其實事。實（高郵夏夏子）

九答。歐洲中世以前。教育學問之權。皆爲教會所壟斷。羅馬教皇備極專制。卽耶穌經典。亦不許人讀。他可知矣。

其時哲學。惟有所謂士哥拉學派者。亦經由教士所傳授。當時國民教育之義未興。所有公衆教育事業。皆在

教會之手。欲求學者。舍教會幾無所得塗徑。此實束縛思想之根由也。及亞刺伯人西漸。十字軍東征。歐亞交

通日頻繁。東方文明。以如潮之勢。而輸入自土耳其人。陷君士但丁堡。不今土耳其其都城也。其中博學之士。皆西走於

意大利。故意大利爲古學復興之中心點。未幾遂將希臘前哲。拍拉圖亞里士多德畢達哥拉諸賢之書。譯成

羅馬文者三十八種。而馬丁路得之宗教革命。亦應時並起。自此以往。教會不會壟斷學權矣。其事略如右。此

實歐洲開化第一之關鍵。其詳具專史。若欲述之。雖累萬言不能盡也。

十問。第四號學術第二頁云。獨至獲麟以後。迄於秦始。實爲中國社會變動最劇之時代。按中國當時未有社會。

而貴報云。最劇之時代。意卽坑儒焚書之禍歟。或當時有如今日社會之舉。與社會相暗合歟。（同上）

十答。社會者。日人翻譯英文。social之語。中國或譯之爲羣。此處所謂社會。卽人羣之義耳。此字近日譯日本書

者多用之。已經數見不鮮矣。本報或用羣字。或用社會字。隨筆所之。不能劃一。致淆耳目。記者當任其咎。然社

會二字。他日亦必通行於中國無疑矣。恐讀者尙多誤以爲立會之意。故贅答于此。

十一問。第八號論語第七頁。日本維新之後。其倡之成之者。非有得於王學。卽有得于禪宗。不知王學何派。禪宗

何派。主王學禪宗者何人。日本近日。若伊藤井上輩。曾主王學。及禪宗。否。望明示之。

十一答。日本維新之先導。最有力者。如梁川星巖。大鹽中齋。橫井小楠。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高杉東行等。皆

王學大師也。成功最盛者。爲西鄉南洲。亦王學鉅子也。若伊藤井上等。後輩之乘時者耳。然伊藤及前首相山縣有朋。現首相桂太郎等。皆吉田松陰之門人。其學尙自有淵源也。王學與禪宗本相出入。故當時諸學者。亦得力於禪宗。而日本佛學最盛。維新之功。方外人助力者固不少。

十二問。讀書報第八號。於英文之 Political Economy 又有譯爲財政學。財政二字。較之日本所譯經濟學。嚴氏所譯計學。貴撰述所譯之平準學。生計學。似稍切實。賅括然尙嫌模圍太小。不能以政治理財之意。包括其中。誠如貴撰述所云。財政者。不過經濟學之一部分。指財政爲濟。無異指朝廷爲國家。是則財政學。決不可用明矣。然則終無一名詞。足以定之乎。鄙意殊謂不然。夫我中國。卽無固有之名詞。以冠之。亦不妨創一新名詞。如泰西近今有新發明之事理。卽創一新字。以名之也。苟必欲以我國古名詞。名泰西今事理。恐亦不是。確切無遺憾。貴撰述學術博通。苟悉心商榷。豈不能定一雅馴之名詞。以釋羣疑。而患末學如不得已。則國計學。似足賅此學。朝廷理財之事。由是。日本所謂經濟家。則名爲國計家。經濟學者。則名爲國計學者。經濟界。則名爲國計界。經濟社會爲國計社會。經濟問題爲國計問題。加之各種名詞之上。似尙少窒礙之處。且此國計二字。義界既清。吾國文中亦嘗用之。人人一望而解。必無亂人耳目之弊。用以質之貴撰述。並當世之高明。尙祈互答。而指正焉。（無錫孫開圻）

十二答。經濟不專屬諸國國計。只能賅括財政。不能及其他。至如所謂「箇人經濟」、「家事經濟者」。皆經濟學中一部分。以國計統之。似不合論理。嚴氏專用一計字。正以其可兼國計家計等而言耳。本報微嫌其單詞。不便於用。故易以生計。不得已耳。

十三問。地輿一學。所係最大。僕於此學。雖未深究。然每見異說。嘗竊誌之。以備參攷。今以貴報第六號。中國地理大勢論。首揭曰。中國而積十五倍於日本云云。因以所知之說。錄呈高明。俾賜辨晰爲望。按中國面積十五倍

于日本之說。亦僕所夙聞。而不知其所本。曾見龔古愚地輿圖攷云。皇朝一統。雖藩封不計。而幅員之廣。已南北相距五千六百九十五里。東西九千二百八十里。截長補短。約得三十兆三十五萬八千有奇方里。天津日日新聞云。十八省計地一千三百十二萬萬三千餘方里。又同新聞載林氏癡閩中女學會述略曰。一百五十萬四千九百五十三方里。僕聞之于日本。一友人據西洋某地輿書云。支那東部得一百三十五萬三千三百五十方英里。而日本通行本之世界新地圖云。支那本部一百三十三萬六千八百四十方哩。按此亦以英里計者合滿蒙西藏準噶爾東土爾其斯坦計四百二十一萬八千四百一方哩。以上諸說。言人人殊。而與貴報十五倍于日本之說。亦無一合者。貴主筆博極羣書。遨游徧天下。當必有確說以折衷之也。（笨庵）

十三答。鄙著所述。亦偶依舊籍。未經深考。今承糾正。惶謝何如。日本地誌之作。以山上萬次郎所著爲最名家。頃覆查其大地誌。据云中國大於日本二十七倍。復列一比較表。則日本面積二十七萬方里。中國面積七十萬方里。中國本部則二十萬方里也。皆計日本里日本一里當中國七里有奇。前人屢稱十五倍者。殆專指本部言歟。鄙人晚學於普通學。悉未經按規則以從事。見笑大方者不少。望海內君子更辱教之。

十四問。貴報第九號。言讀東書有簡便之法。慧者一句。魯者兩月。無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其法若何。乞賜還答。幸甚。（山陰孫鄭齋）

十四答。眞通東文固非易。至讀東書能自索解。則殊不難。鄙人初徂東時。從同學羅君學讀東籍。羅君爲簡法相指授。其後續有自故鄉來者。復以此相質。則爲草和文漢讀法以語之。此已亥夏五六月間事也。其書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漏略草率殊多。且其時不解日本文法。譌謬可笑者亦不少。惟以示一二親友。不敢問世也。後鄙人西游。學生諸君。竟以災梨棗。今重數版矣。而一覆讀。尙覺汗顏。頃乞羅君及一二同學。重爲增補。改定卷末。復用此法。譯東籍十數章。以爲讀例。既將脫稿矣。將與鄙著東籍月旦。及羅君新著和文奇字解。合印之。

名曰東學津逮三種。竊謂苟依此法。不求能文。而求能讀。則慧者一句。魯者兩月之語。決非夸言。印成後更當乞教。今恕不具。

十五問。盛承堂近奏有云。一德意志自畢士麥以來。尊崇帝國。裁抑民權。劃然有整齊嚴肅之風。日本法之。以成明治二十年以後之政績。日德國體與我相同。亟宜取法。其說然否。且所謂尊崇裁抑之實。若何。乞登報示復。以祛疑竇。（贅儂）

十五答。此誠我國今日第一重要之問題。亟宜研究者也。雖靡盛公之奏。雖無足下之疑。固應發摘其底蘊。以與我國民共相商榷。今承明問。其敢有所隱。請竭所聞以對焉。雖然。鄙人今在旅行中。經月未讀內地報紙。於盛奏原文。未獲見。未知其全體命意如何。僅就足下所徵引數言。晰駁之耳。抑鄙人聞之。凡論事理者。不可挾意見。苟挾意見。則其論雖是。而人不樂聞。鄙人論此。不欲專持吾素昔所持之宗旨。爲一筆抹煞之言。惟平心觀察。德日兩國政體所由來。及其國政之實狀。以與我中國國體相比較。想盛承堂此摺。主稿之人。必曾稍讀他國歷史者。鄙人此文所徵引。無一字無來歷。在彼當能知之。則請平心一靜察。倘鄙言亦有可採者乎。如不謂然。請賜駁。若有一二可採也。則請其以後慎於立言。勿徒執偏端。爲模稜疑似之語。以誤國計也。且吾尤望盛承堂及當道中。與丞堂同地位同意見者。一讀此焉。苟其無愛國心。徒借此以保位固寵也。則吾亦何責焉。苟真欲於國家前途有所布置也。則芻蕘之言。固不可以不留意也。

論德國之政治。不可不先明德德國體之特色。德意志者。聯邦之帝國也。故向論德國政治者。必分爲帝國政治。聯邦政治二項。聯邦二十餘。而普魯士最大。今以普代表聯邦以下。請分德意志帝國政治。普魯士王國政治。兩種而論之。

德意志帝國之皇帝。語其實際。雖謂今世列國中。元首之權之強盛者。以彼爲最可也。何也。彼非如英國皇帝

之徒擁虛位。彼非如美法各國之大統領。對於議會而負責任。彼實掌握全帝國大小政務一切實權者也。雖然此權何自而來。及其權限之有無。不可不證諸彼國之憲法。德意志憲法首證明其為聯邦國。Federal State。所以示別於合衆國 Unitary State 也。故德意志帝國之主權。非在皇帝。而在其聯邦之諸王侯。及三自由市府。皇帝不過其政治團體之長官。此德國憲法精神所明示也。故其君權。非無限而有限也。限之者何。即其憲法之意。明言德意志帝國。非以皇帝之特權而統治之。實以法律之力而統治之也。鄙人今在旅行中。篋中無各原文。加以解釋。惟就所知憶而略述之耳。他日更當據正文而補論之。記者諒焉。法律何自始。即各聯邦之公意是也。然則德國固亦有限君權之國。而其皇帝之權。實由各聯邦賦畀之明也。然則其皇權。以何因緣而能得如此之強大。曰是有道奇妙不可思議者。德國之主權。全在其聯邦參議院 Bundestath 而皇帝實以普魯士王之資格。德國皇帝由普王世襲。史者當能知之。不必贅述。為其參議院之議長。皇帝非親為議長。實委大宰相為之。而因以行用此主權者也。聯邦參議院者何。由各聯邦政府派出代表人。以結成此團體也。其議員共五十七人。內普魯士十七人。巴里亞六人。索遜及華丁比爾各四人。巴典及黑遜各三人。迷克靈卜梭威靈布蘭士域各二人。其餘十七邦各一人。凡議事時之投票。不論其邦議員之數。為一人為多人。但一邦之投票。皆須同一樣。蓋以其合體以代表本邦政府也。以此之故。故普魯士邦之意見。常得制勝於參議院。何以故。聯邦參議院之議長。必以普魯士王國之宰相。即德意志帝國宰相。充之。議事時。若可否投票。兩兩相等。則取決於議長。而議長一人之意見。即普魯士代表員十七人之意見也。故議長。即帝國宰相。所發議。不待開議時。而贊成之者。已定有十七人。此普魯士所以能握大權於此參議院。而亦即德皇皇權所以獨鞏固之由也。一國之主權。在聯邦參議院。聯邦參議院之權。在帝國大宰相。所兼任之議長。而任免此大宰相之權。在皇帝。故德國皇帝。得以此間接力。而握一國之實權也。但觀於此。亦可知其權之有所受之。而非如古代所謂天賦神權者之無理取鬧亦明矣。德國大宰相之職權。與其餘各立憲國之宰相。大有所異。其名雖為「責任大臣」。

Responsible Minister 其實非如英法等國有所謂「對國會之責任」Parliamentary Responsibility 者存也。英法之政府大臣。其所建政策。必須求協贊於國會。若國會反對者居多數。則大臣不可不引責而辭職。德國不然。政府之政策。雖不可不報告於國會。然國會雖反對。而宰相可以不去其位。質而論之。則德國宰相乃對於法律而負責任。非對於議院而負責任也。世人所謂德國君權特強者。卽在此點。然德國何以如是。何以不得不如是。則亦有故。德意志帝國者。新造之國也。前此固未嘗有此國存也。前此日耳曼皇帝之位。屢爲異族所據。而十九世紀上半紀。奧大利猶握其實權。至畢士麥起。始屏奧大利於日耳曼國。卽德意志以外。而新造此雄邦。德意志帝國之所以能立。皆普魯士王國之力也。故普魯士人常欲占大權於此國之中。苟其皇與宰相對於國會而負責任。則爲宰相者。安能保其必爲普魯士人。如是則普魯士之威權。將漸墜矣。蓋德國之所以獨尊君權。爲普魯士計也。然則普人私乎。曰以正理論。不得不謂之私。吾意數十年或一二百年之後。德國主權必有變動。但今非其時也。以今日國勢論之。義固不可不出此。何也。無普魯士。則無德意志也。自餘各國。若非藉普魯士之餘蔭。則至今仍爲他族所軛制。終不能爲一獨立國。又安能坐享「世界第一等國國民」之資格也。故諸聯邦之所以得有今日也。諸聯邦之公民。所以得有今日也。皆食普魯士之賜也。故普魯士宜握帝國之大權者一也。又使今日普魯士而將此特權拋棄。讓與他小邦。則他小邦無以保持此龐大帝國之力量。則帝國將被侵削。而仍復千八百六十六年以前之舊觀。固非普之利。亦豈他邦之利也。故普魯士宜握帝國之大權者二也。由此觀之。則德國君權所自來。可以見矣。盛奏謂德國尊崇帝國。斯固然矣。至謂其裁抑民權。則吾不知何據也。凡其國苟無國會者。則民權必裁抑。其有完全之國會者。則民權未有不能伸者也。今且勿論其聯邦。仍論其帝國。德意志之立法部。以聯邦參議院。及代議院 Reichstag 兩者組織而成。卽所謂國會者也。據其憲法所規定。則代議院者。實代表德意志全國人民以監督政府者也。監督之道。奈何。凡帝國大臣。不可不對於法律而負責任。而法

律之頒定。不可不仰代議院之贊成。是即監督權之最大者也。一國民但得有此權。則他權之得與不得。猶無害也。吾聞德意志之民權。可以裁抑政府矣。未聞政府可以裁抑民權也。至宰相之去就。非議院所能左右。此其權固稍遜於英國。然彼有特別原因。而出於此。前節言之詳矣。而豈畢士麥以裁抑民權為治國之策也。至語其聯邦政治。則雖謂德國民權。不讓英國焉可也。據其帝國憲法言。德意志帝國。有立法上之主權。聯邦各州。惟有自治 Autonomy 之權而已。雖然。徵諸實際。其帝國雖承各聯邦。賦與此重大無上之權。然其實行之者。不過一小部分耳。小部分者何。即監督諸邦是也。帝國所布之法律。諸聯邦所以實行之者。其範圍如何。其方法如何。一仍聽聯邦之自為也。據憲法則凡民法刑法皆由帝國頒立。則今私法上立法之大權仍由各邦自掌。聯邦之自為奈何。一皆取決於其本邦之議會。實則德意志帝國。除外交軍事郵運財政政府之財政。數大端外。其餘政權。仍皆在各聯邦政府之手。各聯邦政府之權。又在各聯邦公民之手。於此而猶謂德意志公民之權。被裁抑也。吾不得不駭此摺捉刀人之固陋。而疾其武斷矣。

抑民權之有無。不徒在議院參政也。而尤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之力強者。則其民權必盛。否則必衰。法國號稱民主。而其民權反遠遜英國者。以其地方自治之力微也。至於德國。則今日全世界。號稱地方制度最完備之國也。餘邦勿徧論。請專論普魯士。日曼耳人。素以自由種子著聞。西人常言自由種子從日耳曼森林中發榮滋長。出來遂漸徧於全世界。其歷史之成跡。既歷歷不可掩。及士達因 Daron von Stein 相普。紀初葉。而制度益鞏固。及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之改革。而權力益擴張。今請言其略。普國地方機關。分為五種。一曰「普羅溫士」Province。假名二曰「的士得列提」District。假名三曰「梭克里」Circle。假名四曰「倫治米因德」Landgemeinde。假名五曰「士他治米因德」Stadtgemeinde。假名但假以為名。下文便於情誦耳。讀勿泥。此五者之中。惟府非自治體。其餘皆自治體。而縣實統於省。鄉市實統於縣。一省之中。其政治機關有二。一曰專掌行政。代表國家及其監督權者。

巡撫原名 superior Resident 今亦以名之耳讀者勿泥主之。二曰專掌立法。代表本省及其自治權者。省長及省。立法院 Provincial

事之事務。皆得有自治權利者也。其語意可謂分明。一省之立法院。即議自其省中各縣之人分區選出議

員而組織之。又由此立法院公舉省長。一省及省行政會會員。此專理自治者。其民權之完備如此。其餘縣鄉市

之制度亦大略相同。特有大小之殊耳。由此言之。普國地方自治之權。與英國殆不相上下矣。其餘各邦。亦大略相似。地方自治者。民權之第一基礎也。今德國之自治權也。如彼而益摺。乃謂其裁抑民權。吾誠不知其所指者何事。

而所據者何史也。

至於日本。其文明程度。殊屬幼稚。遠下於歐洲數等。但今且勿具論。日本之崇拜德國。固也。雖然。亦未見如盛

摺所云云也。謂日本尊崇君主。則可謂日本尊崇君權。有語病矣。至謂其裁抑民權。又夢囈之言也。日本之君

權。稍優於英國。而遠遜於德國。何以言之。君權之輕重。一視其政府大臣對於議院所負之責任。何如。英國政

府大臣對於議會而負完全之責任。苟不能制多數者。決不得尸其位。大臣去就之權。一在議院。故英之君權

幾於無。德國反是。故德之君權。為各立憲國君主之冠。若魯士之權。則已不如德皇矣。若日本憲法。則英國之類。

而非德國之類也。日本之例。凡政府政策。如在議院被反對者。則可以請天皇解散議會。命再選舉。再選舉而

再被多數之反對。則可為政府大臣。不孚輿望之證。必引責辭職。此英國之先例。各國所踵行。而日本亦無以

異者也。英國舊例。必待再選舉開院後。果遇反對。然後大臣辭職。自格爾斯頓的士黎里爾大政治家抗爭時代。每於解散議會後。待其再

舉時。視議員中屬於我黨者。幾何人。苟察其不能制多數。則不俟再開院。便先行辭職。此後以為常例。日本當明治三十一年。伊藤

博文為宰相時。以還遼之舉。大為議院所反對。伊藤乃解散之。及再選舉時。而民間自由進步兩黨合而為一。宰相及各部大臣。為

執政政府改名憲政黨。伊藤察其必再秘反對。遂引貴去。而憲政黨領袖繼為宰相。即行英國格。兩相之成例也。宰相及各部大臣。為

一國行政之長官。而黜陟此長官之權。一在代表民意之議院。於此而猶謂之裁抑民權。吾不知如何而始為

伸也。但日本民智尙狹。民德未醇。故其民間所立之政黨。殊未完備。不能與藩閥老輩代興。此其所以下於英國一等也。雖然。此由其自力不足使然。優勝劣敗之公例。不得不爾。而非在上者從而裁抑之也。彼其自開國會以來。至今凡爲政黨內閣者兩次。一曰明治三十一年。憲政黨之大隈內閣。一爲明治三十三年。立憲政友會之伊藤內閣。然皆不過半年。遽爾崩潰。其崩潰也。皆非由反對黨推倒之也。其黨內自訂使然也。此可以爲日本政黨內力不完之明證矣。政黨不完。亦卽民智民德不完之表記也。故日本民權之不逮歐美也。非有裁抑之者也。初萌始達。而未能一蹴以臻於全備之域也。然其民日斯邁而月斯征焉。吾信其此後必有能如英國之一日也。彼爲盛捉刀者。徒見日本憲法有「天皇無責任」。「天皇神聖不可侵犯」。「天皇有種種特權之文。而違曰日本尊崇君權。裁抑民權。抑何不考其立法之精神。察其現行之情實也。一又彼有「以成明治二十年以後之政績」一語。吾不知其所指者爲何。一推其意。殆以明治二十年以前。法國學派極盛。二十年以後。德國學派代興也。果爾。則此公必嘗稍讀日本書。略知其情者也。則吾更欲與彼一言。公所謂明治二十年以後之政績者。則孰有過於二十三年之開國會者乎。開國會爲伸民權乎。爲抑民權乎。公當能自辨。無待余喋喋者。公必以爲二十年以前。則民氣翬張。以後則民氣馴靖。以是爲德國學派之明效也。不知前此之翬張爲求民權耳。求而既得之。更何翬張之與。有雖無德國學代興。猶之馴靖也。抑前此之翬張其爲益於日本乎。其爲害於日本乎。吾則曰。其益無量也。苟非有此。則日本至今猶未開國會焉。未可知也。自板垣退助副島種臣等請立議院。不報。旅行無審可登不能確記其年份大約在明治十年前後全國議論洶湧。盧梭民約等類之書。幾於家絃戶誦。政府至將民黨中。錚錚者十餘人放逐於外。而明治十三四年間。其風潮正達最高點。政府亦不得不從民欲。遂於十四年下詔。許以二十三年開國會。自是以後。舉國晏然矣。故明治二十年以後之政績。實由明治七八年至十三年間。所鼓吹之孕育之而得此者也。而要其最大關目。則不過定君權使有限。伸民權使同治而已。而盛

摺之爲此言。抑何其與情實正相反背也。

盛摺又謂曰。德國體與我相同。吾滋惑焉。德爲聯邦之國。我爲一大統之國。德爲新造之國。我爲四千年古國。

是皆正相反對者。其同相之點在何處。吾苦不能得也。日本宜稍相近者。然日本之王室自二千五百年來。未嘗易姓。

吾嘗戲號爲地球第一大家。

彼都人士日沾沾焉翹以示人。自謂皇統萬世一系。其國體爲地球萬國所無。而我國則四千年來。征誅篡禪。自秦以後。未有五百年無新王興者。謂其與日本國體正同。誰能信之。推盛摺之意。必

以爲同爲君主國。故曰相同。然世界中君主國亦多矣。何必偏舉此絕相反對之德日。以爲比例。且公之意欲

尊君權耳。然則何不舉俄羅斯。俄羅斯國土之大。與我同。王統之屢易。與我同。專制之久。與我同。誠哉其同也。

然公殆知俄羅斯政體之野蠻。不敢舉不忍舉也。是則盛丞堂之差強人意也。然則何不舉英吉利。吾以爲君

主之尊榮者。莫如英吉利。君位之鞏固者。莫如英吉利。故欲尊其君者。不可不學英吉利。欲安其國者。不可不

學英吉利。吾國國民程度。雖與英吉利大相遠。至如公之所謂國體者。則與德日大異。而與英吉利不甚相遠。

公胡不舉英吉利。至所引盛摺末一語。謂亟宜取法德國日本。則富哉言矣。羣公如皆同此心。我后而肯採此

言。斯真中國之福也。雖然。苟其法之必當似之法。其一二而遺其十百。法其小節而遺其大端。而曰我法日本

我法德國。日德不任受也。法日德奈何。亦曰法其伸民權以護君權而已。盛摺之不言法俄羅斯也。蓋猶知俄

羅斯之君權。非可高枕爲樂之君權也。言國體而知日德之常法。不可不謂思想之一進步。炙手可熱之當道

而有此思想。此吾所欣喜無量者也。雖然。其必標明裁抑民權四字。則何也。得毋以民權與君主不兩立耶。今

且勿論英國。卽以彼所舉之日本德國論。證以鄙人所徵引其兩立耶。其不兩立耶。是亦可以鑒矣。平心論之。

謂民權與而君權必無所損。此自太過之論。在專制政體之國。而興民權。則必不可不將前此固有之君權。割

出一部分以讓之於下。雖鄙人亦無容爲諱者也。然究其實。則所損者。果爲君權乎。是亦不然。專制國之君主

實非能有完全之大權也。其權或在朝臣。或在外戚。或在宦寺。我國數千歷史。如貉一邱矣。卽在今日。君權之蝕於官者幾何。君權之蝕於胥吏者幾何。質而言之。則一國之主權。君主所能有者。不過十分之二三耳。苟開國會與民權之後。而君主所能有之主權。斷不止二三也。大抵今日。英國君主有一國主權十分之六。日本君主有一國主權十分之四五。所割出之一部分。不過自朝官胥吏之手。而移諸民。非自君之手。而移諸民也。然則雖謂民權。而君權反增可也。雖然。其所異者。在一有限。一無限。君權而無限也。則有英明仁武雄才大略之主出焉。而善用之。可以驟進其國於富強。雖然。此等君主間世而不一遇者也。苟易業焉。傳諸其子孫。則必有濫用此權。而致一國之民不聊生者。雖然。此又豈君主之利也。旣以一身攬其全權。則不可不以身負其責任。雖法律上無責任之明文。而一國人民心目中。固不得不以此責任科君主。此事所必至。理所固有。欲避而不能避者也。責任旣集于一身矣。其有失政。則怨毒歸之。此革命之禍。所以不絕於四千年史冊中也。而君主究何利焉。故人臣之愛其君者。苟能保其君之子孫。人人皆放勳重華。代伐皆漢文唐太。則雖不言君權之有限可也。而不然者。則惟其限之。乃所以保之。爲君者亦然。苟欲自愛護其大位。以傳諸無窮也。舍伸民權以自限。而限其子孫。其奚術哉。其奚術哉。且人亦奚必以無限之權爲樂。若今日英國之君主。日本之君主。豈非享盡天地間第一奇福者耶。以視俄羅斯皇之朝避猛虎。夕避長蛇。何如哉。此義今在我國青年學界中。稍知外事者。皆能言焉。而當道有力者。猶夢夢然。語及民權二字。則畏之如蝎。如蛇。是真可歎可憐者也。至如盛承堂此摺之主稿者。謂其絕不知外事焉。不可也。度其人必嘗游日本。或嘗讀日本書數種。而乃爲此影響失實之言。以惑人心。而阻一國之進步。吾不知其誠何心也。其不知而誤會耶。是可恕也。讀鄙人茲篇。請君改之。其不肯服耶。請君駁之。而不然者。則必昧良心。造謠言。媚當道。以取富貴者也。是則可誅也。吾且更爲當道諸公一言。公等而有一二分之忠君愛國心也。則宜速擲棄其裁抑民權一語。勿使置之念頭。不然民權之大勢。終非公等之所能敵也。昔魯仲連亦一匹夫耳。猶言吾

甯蹈東海而死。吾不忍爲之民。今國中四萬萬人。甯無魯仲連其人者。公等其熟思之。善處之。辱承下問。本擬略復數語。以釋尊疑。但一執筆。則如有鯁在喉。非吐之不快。故不覺縷縷數千言矣。想不厭其詞費也。十月初三夜九點鐘。屬稿寫至此。已子正兩點。尙未盡言。姑止於斯。

再者盛摺。又有「劃然有整齊嚴肅之風」一語。甚然甚然。非整齊嚴肅。則無以爲國也。然整齊嚴肅。豈俟裁抑民權而後得此乎。吾中國現今無民權。所謂整齊嚴肅者。安在乎。英國民權最盛。其整齊嚴肅。又豈讓德日乎。唯法治國。爲能整齊嚴肅。法治國者。一國之人各有權。一國之人之權。各有限之謂也。故無憲法之國。斷不能整齊嚴肅。有法焉。則自由固可也。專制亦可也。人民行其自由於法律之下。則自由而非暴。政府行專制於法律之下。則專制而非苛。專制而非苛者。有諸乎。曰。有古代之斯巴達是已。斯巴達專制。若彼而民無怨者。上下有權限。而政府一切舉動。皆在法律範圍內也。中國如能有法乎。有權限乎。則雖學斯巴達可也。豈唯日本。豈唯德意志。十月四日晨起。綴此數言。

十六問。貴報第十三號。斯巴達小志末段云。吾昨夜無寐而夢。何夢。夢啜黑羹。啜黑羹三字何義。乞教。（潮洲李溶）

十六答。來喀瓦士之制。導民以節儉。導民以刻苦。故其飲食極粗惡。每飯供黑羹一皿。以爲最上品。老人特嗜之。其他食品。以委諸少壯者。有某國王聞此羹之名。特召一斯巴達庖人。使製而供之。則味怪不能入口。王駭然。庖人曰。君欲知此味乎。非曾浴于歐羅打士 *Eurotas* 河者。不知其美也。蓋斯巴達人初生。必浴于此河。故庖人云然。

十七問。貴報十六號。邊沁學說第十葉十行中。要之邊氏著書。雖數十種云云。究竟邊氏之書。日本譯出者。共得若干種。乞示。（亞俠青年）

十七答。鄙人所知者祇四種。其餘尚有碎篇。不能記憶。此四種其精善者也。（飲冰）

一立法論綱

田口卯吉譯

二利學正宗

陸奧宗光譯

三政治真論一名主權辨安

藤田四郎譯

四民法論綱

何禮之譯

十八問。貴報中國專制政體進化史論。泰西專制政治。已得聞矣。若日本明治以前。亦有非人穢多等稱號。此外尙有專制政體乎。（同上）

十八答。凡國不經一次文明革命。則前次必爲專制政體。日本昔日之專制亦甚矣。上有大將軍。其下諸藩並立。各私其民。當時海禁綦嚴。民不得出海外。不甯惟是。乃至此藩之民。與彼藩之民。不許相往來。吉田松陰。卽會以此得罪者也。卽此一端。可以推見其他不能枚舉。

十九問。譚瀏陽先生所著仁學一書。有謂其仿美國某士書而作者。此語信乎。（同上）

十九答。其謂某士者。不知誰指。惟瀏陽先生未通西文。其讀西籍。皆據譯本。前此中國譯本之書。無一可以備瀏陽先生取仿之資格者。鄙人所敢斷言也。惟其中以太兩字之名詞。出於傅蘭雅所著治心免病法中。當時先生亦頗好此書。以一本太寒儉。聞足音蹙然而喜也。然此等書。何足以望先生之一指趾。稍有眼力者。當能辨之。先生當時宗教之思想極盛。欲會通孔佛耶而爲一。而所得力者。尤在佛學。智者慈恩。圭峯以後。一人而已。先生不喜禪宗先生又深於算。且好研究質化學。以當時一無憑藉。而能爲此等言。實天縱也。使今日先生猶在其鼓鑄天下之力。更當何如耶。念此慨然。鄙人行將有潭瀏陽之著。更揭先生之真面目。以告天下。

二十問。英克林威爾振臂一呼。國會軍聲勢大振。卒以議院之議。斬查爾斯。此等人物。此第事業。誠國民所當膜

拜所當歌頌者。其後獨攬大權。解散議院。頗似蹈查爾斯覆轍。然史稱英國強盛。人民安樂。果何故與。克將軍之行爲。與查爾斯輩有異歟。願貴撰述有以教我。（無錫自由室主）

二十答。克將軍乃英國清教徒中最志芳行潔者。其嗜自由如性命。非與拿破崙輩懷抱野心者可同日語也。將軍生平毀譽最難。雖蓋棺後二百餘年。而至今尙似未論定。蓋由當時王黨及腐敗教士嫉之已甚。于其死後。著書詆之者。汗牛充棟。而將軍亦獨斷獨行。率其心之所安。旁若無人。往往授人以可議之迹。如征愛蘭之役。解散議院之後。其尤著者也。要之苟平心以讀英國史。則知當時之議院。萬不可以不解散。蓋長期國會已歷五年。前此代表一國民意者。今一國民意已非彼等所能代表矣。而彼等欲藉此以行議院專制立法行政機關。合而爲一。危國家莫甚焉。將軍之解散。豈爲已哉。爲國而已。鄙人生平最崇拜克將軍。見日本人所著歷史。率皆信狂吠之口。羅織以攻將軍者。蒙竊憤焉。行將廣徵諸書。草一將軍傳。以伸義憤於我國也。

卷十六

短評

顧問大臣勉旃

回鑾後第一新政。卽置顧問大臣是也。據日本報章所記。置顧問議長一人。副議長一人。顧問大臣十人。議長慶親王。副議長肅親王。大臣則榮祿也。王文韶也。袁世凱也。崐岡也。敬信也。崇禮也。鹿傳霖也。那桐也。瞿鴻機也。孫家鼐也。凡滿員七人。漢員五人。西人所疑爲團匪元兇者三人。屢掌文衡者二人。曾任封疆者五人。他日中國所謂維新之政者。皆將於此是賴矣。袞袞諸公。其有以解宵旰厲精之憂。慰國民望治之心乎。

北京掠奪事件

聯軍之役。各國兵隊野蠻暴掠。無所不至。凡北來者。皆能言之。其中俄兵最甚。法次之。日本兵紀律最嚴。此天下之公評也。乃近者日本各報。歷載當時其軍隊在北京掠奪情形。千口一詞。其中有萬朝報者言之尤詳。自兩月以前起。用小說章回體日載一回。至今已六十餘回。尙未完畢。其中所言。皆鑿鑿有據。歷歷如繪。其牽引達官身上者亦甚多焉。聞將提出議院議其處分云。此中消息真贗。外人雖未知其詳。然必非憑空結撰。有斷然者。果爾則所謂文明。所謂紀律。亦安在耶。西哲常言兩不平等者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卽道理也。日本人能不自諱其短而羣起匡正之。猶不失爲國民自重之概。若我國人倚賴甲國。崇拜乙國之癡想。斯亦不可以已乎。

奧國人種之爭

奧大利國以數種宗教不同。言語不同之民族。聯結而成。其中最有力者爲斯拉夫種。卽奧國主權者匈牙利種。波埃米亞種。德意志種之四者。是以其國內軋轢紛爭。旣數十年。自匈牙利別立政府以後。風潮稍平。而德意志種波埃米亞種之爭。近年益現。當開議會時。兩種人各爭其國語之獨立。閔閱殊甚。開議六禮拜。尙未移於第二議會。政府大臣焦慮萬狀云。十九世紀以後。民族主義磅礴於全世界。各民族自求獨立。殆勢所必至。理有固然。奧國之前途有識者。頗爲寒心也。

富者好行其德

美國前旣將彼軍士在北京所掠奪之銀三百餘萬兩。交還中國。近日復將賠款額內應得之一千八百萬美金。(卽三千六百萬元)一律豁免。或疑美政府前者何以要求如許之多。後此何以豁免如此之易。紐約某新聞紙曾辨明之云。吾美政府初時見列國所需索之軍費。實溢出於其所損害之外。驚其不廉。當時我政府欲調停其間。使以二萬萬美金了結。然列國不肯讓。初索四萬萬美金。卒減至三萬萬一千五百萬。(卽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兩)當時吾美持之無益。不如亦隨之橫索。然後以返之中國。以輕其負擔云云。美國之出此手段者。殆以國富

之故。能有餘力以好行其德。歟。抑亦有所大利於後。將欲取而必先與歟。雖然。就事論事。則美國誠不愧爲東方君子國矣。

勿返客爲主

中國今日欲行新政。而人才不足。則其始不得不借用客卿。此亦不得已之計也。近日袁世凱奏請於政務處置外國顧問員。吾亦無以易其說。獨可怪者。其建議於數強國中。每國聘一人。此中方略。吾輩百思而不得其解也。夫聘客卿之權。操自我。我欲用某國某人。我之自由也。今而曰一國一人。然則所以聘之者。非因其人。因其國也。卽其主動力者。非我國而彼國也。浸假將如聶士成軍中之洋操教習。非有俄皇之命。不能易矣。浸假將如稅務司赫德。由英國立約擔保。永不許換他國人矣。埃及前事。可爲殷鑒。將以此媚列強耶。吾未見以主權媚人者也。建議者其三思之。

殆非以防家賊乎

中國欲實行內治。莫要於設警察。此議近時多能言之者。前陳寶箴撫湘時。黃遵憲首建此議。行之於長沙。名曰保衛局。民甚便之。後李鴻章督粵。黃遵憲復陳此事。爲弭盜第一義。行之於廣州。業未竟而鴻章去。遂中輟。自聯軍入京。畫地分治。布行民政。於是都中人始覺警察之政。法良意美。慶親王乃議行之於全國。聘請日本人川島浪速經理此事。先開一警務學堂。招學生五百人。其學期則初等科三箇月。中等科一箇月。高等科二箇月。共半年。卒業云。其經費則每年六萬元也。聞學生中旗人居大半云。又兩月前。由北京特派二十七人。往日本東京學警察。皆旗人也。警察一端。爲最急之政務。然苟用之不得其當。亦常有擾民滋亂者。十九世紀前期。歐洲各國之革命。半起於是。今慶王旣知此舉爲常務之急矣。其尊重旗人度。亦不過舉爾所知之義。非必有意於其間乎。而日本報章已竊竊議之曰。是防家賊手段。吾望慶王一雪此言也。

將裨學堂緣起

湖北於去歲。設立將裨學堂。欲仿日本士官學校之制。其用意不可謂不善。惟其緣起。或有未能深知者。茲略記之初。湖北設武備學堂。其時與日本人之交涉尚淺也。故請德國人爲教習。夫教授與學校管理法。在教育學中。本爲分科。教習之不能兼管校事。理勢然也。吾國當道向不知此。故一委諸德弁。其辦不能有效。亦固其所。其後鄂督崇拜日本之心日盛。漸厭德弁。三年合同滿。卽欲辭退之。權操自我。本無所難也。而當道不敢輒授田舍翁請學究之例。雖來年不欲送關聘。仍虛言挽留者。一而別聘日本尉官二三人。使居學堂中。雖然德教習未去。本無席位以容日教習也。於是號稱爲請來譯兵書也者。夫使其目的在譯兵書。則武昌之地亦大矣。何至無會館之所。豈必爲武備學堂之是擇者。蓋其意欲以風示德弁。若曰瓜代者將至。汝可見機而作矣。無奈紅鬚碧眼者流。不通人情。前弁合同雖滿。而德領事又薦新矣。外國之命重於天語。當道者豈敢不受。於是武備學堂之臬比。仍爲德人所擁。鄂督如舍利佛之天花著身。拂之不去也。乃大竄而所聘。挾侯瓜代之日。弁不得不仍以譯書之名分。贅疣於武漢者兩年有奇。去秋日本參謀本部之有力者。曰福島安正。游歷至鄂。詰鄂督曰。君聘我國將官來。而無職以授之何也。此非我大日本帝國保全支那。卯翼支那之本心也。宜速位置之。日本亦外國也。其命亦重於天語。又安敢不受。於是鄂督益窘。無已。乃別設一將備學堂。而訂日弁爲教習。且全權皆屬之焉。今者湖北一省。武備學堂。重規疊矩。相得益彰焉。噫。嘻。盛矣。

媚外奇聞

中國人最恭順者也。察勢力之所在。而崇拜之。以固全己之勢力。中國人之特長也。自甲午一創。庚子再創。而崇拜日本之熱度驟漲。昔之以北京爲勢利要津者。今則移於東京矣。下自民間。上迄政府。莫不皆然。吾固無暇深怪。雖然崇拜之則亦有術矣。能獻殷勤於其政府上也。否則參謀本部亦其次也。等而下之。能通聲氣於其民間。

之大黨派。雖無大效。猶可得其言論之助力也。乃近所聞某疆吏之事。有足使人發一大噓者。某疆吏以黨俄聞者也。述者不欲道其名。故無從知爲誰何。惟傳其因黨俄之故。懼爲日本所排。不得安其位。曲思解免。而無由自達。乃夤緣轉託日本最著名某女史者。爲善辭以達於日本皇后云。其意蓋以日后必能道其事於日皇。必能行其權於日政府。日政府必能容其喙於中國政府。於是吾之地位。可以高枕無憂矣。其用心可謂曲折周到。視太后召見各國公使夫人而並及其子女。其手段有過之無不及。惜立憲文明國。無有如李大叔其人者耳。

異哉所謂支那教育權者

吾嘗讀泰西各報紙。日日宣言曰。必如何如何。乃能握支那之商務權。必如何如何。乃能握支那之交通權。鐵路輪船等。練兵權。吾甚怪之。甚厭聞之。吾近讀日本各報紙。日日宣言曰。必如何如何。而後能握支那之教育權。吾愈怪之。愈益厭聞之。

今日欲救中國。不可不首從事於教育。欲從事於教育。不可不取所長於最近最易之日本。此義人多能知之。吾亦稱謂然者也。雖然。當知今日世界。爲國家主義之世界。則教育亦不可不爲國家主義之教育。國家主意之教育。非他國人所代也。日本欲握我教育權者。日本人之國家主義也。夫何足怪。可怪者我國人。不自有其教育權。不自有其國家主義也。

日本各報之論此者多矣。吾今擇譯其一。以告我國民。卽教育時論第五百九十九號中有題。就於支那教育調查會一篇。其略曰。

今日之支那。渴望教育。機運殆將發展。我國先事而制其權。是不可失之機也。我國教育家。苟趁此時容喙於支那教育問題。握其實權。則我他日之在支那。爲教育上之主動者。爲智識上之母國。此種予一播確立地步。則將來萬種之權。皆由是起焉。不見泰西諸國乎。彼自十五世紀以來。卽實行殖民政略。務以扶植勢力於他

國。其狡猾之手段。實有可驚者。彼等垂涎於其地。則不顧德義之如何。先驅本國無賴之徒移住之。不加以制。裁。任其掠奪欺騙。此輩雖道德無成效。而富有成效。即富無成效。而徒衆之孳殖有成效。孳殖既多。本國乃派才德兼備之人往。名爲保護旅民。於是布法律。施民政。使該地之土民。不知不覺。慕本國。指泰西之風。遂於曖昧糝糊之中。使其地隸屬於本國。此等實例。於印度見之。於澳洲見之。於南洋羣島見之。今於支那。又將見之。彼等於種種方面。實行此政策。往往經營在數百年以前。結果在數百年以後。即教育之事。亦其一端也。彼等自殖民之始。即派傳教士。以布耶穌教。冥冥之中。換其人民之腦筋。使同化於已。今英語之教育權。在支那者。實有許多潛勢力。近者聯合軍之戰役既終。彼等於香港於長江一帶。大張此幟。欲興多少無關係之學校。彼其事著先鞭。務實際。實有可爲吾日本人他山之石者。

各國之鷹麟虎視。既如此矣。今日我日本不可不競時制先。以教育爲扶植勢力之源。以支那爲可取也。則速取之。以支那爲可教化也。則速教化之。既悟斯義。則刻不容緩。宜速遣教育家。於支那國家。設法保護補助之。維當帑藏窘絀之時。不可惜此小費。失此機會。以貽我等子孫無窮之悔也。噫。北清之野漠漠千里。渴望日本人之來前。漸醒之清廷。呼將伯於東方。盡吐哺握髮之禮。似此時機。空前絕後。苟遲疑不決。曰姑待之。恐他日我欲有事於清國之時。不知今日之清國。尙有存焉否也。

嘻。此雖日本一報一人之言。實不啻其一國之言也。中國人之熱心於教育。中國之福也。日本之熱心助我教育。尤中國之福也。至其所謂教育權者。日本果能得之否乎。此屬於未定之問題。要之吾國民若不自有之。則無論何國。皆可以得之。法律之公例。凡無主權之物。人人皆得而取也。即人不取之。而我亦終不能有。然則於人何尤哉。

似此遂足以破種界乎

本朝起遼瀋入主中夏。故於滿漢交涉。抵抗調和之事。實爲二百餘年第一大問題。當攝政容親王初入關也。甫一月。卽下教國中。使滿漢互通婚姻。其規模實爲宏遠。使能行之。則種界今早破滅矣。雖然。諸時滿人乘勝驕橫之氣。與其初來嫉妒之心。必不能從者也。當時漢人排外自尊之念。與其含憤積怨之餘。亦必不能從者也。故此制卒未嘗一行。而後反懸爲禁。二百年來。雖漢軍旗人亦未嘗與漢人一通姻。無論滿人也。今則外憂日迫。民智日開。政府竊竊然憂。漢滿水火。終釀大患。頗思所以調和之策。頃乃以懿旨。詔互相通婚。其用心良善。雖然。婚姻者。人各有自由權者也。滿漢之溝絕。數百年矣。其俗不相習。其性不相同。雖日下一詔。以敦迫之。吾知其不過一紙空文耳。古文云。應天以實不以文。豈惟應天。應人亦然。政府若真欲除漢滿之界也。則當自大本大原之地。行之。以實利實益示之。雖無通婚。必相安焉矣。不然。雖通何益。歐洲各國王室。皆互有葭莩。然其猜忌自若也。况民間之一二家乎。子曰。禮云禮云。王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英日同盟論

日本自甲午戰勝以後。赫然列於世界大國之林。近年以來。全球之競爭點。皆集於中國。而日本之位置。乃益重要。前歲義和團之役。英國首電請其就近發師。是其證也。英人久執五洲之牛耳。而於東方利害。所關尤重。故今不得不求友助於遠東。亦勢使之然也。英人百年以來。以名譽的獨立自誇。未嘗一與他國聯盟。其間如德奧意之合縱。如俄法之連橫。震動一世。而英國常儵然立於兩造之外。其所恃者厚也。今乃忽然約交於不同洲。不同種。不同文之日本。日人之榮亦極矣。陽歷二月十二日。日本政府大臣。布其密約之文於兩議院。舉國歡聲雷動。幾於若狂。頃日以來。紛紛開祝宴。志慶賀。殆視得台灣時之氣象。猶有加焉。嗚呼。吾國人之僑居此土者。旁觀冷眼。感慨如何。

其同盟約章凡六款。大率以保全中國高麗之獨立主權。及其土地。而英日兩國相提攜。以謀工商業之利益是

也。其用意亦良不惡。於中國目前之局面。或多賴焉。約成之次日。其外交官照會中國朝鮮兩政府。皆感激涕零。云嗚呼。不惟政府。吾恐兩國人民之所感。亦當如是。以爲吾今者乃幸得託餘生於歐洲兩強國肘翼之下。吾高枕無憂矣。嗚呼。吾非謂英日兩國之不常有此約。吾固信此約之基於公法。合於人道。爲全球各國所無異議。顧吾特不願聞我國人之歌此約。舞此約。崇拜此約也。

飲冰室自由書有一條。題曰保全支那者其言曰。一歐人日本人動曰保全支那。吾生平最不喜聞此言。支那而須藉他人之保全也。則必不能保全支那。而可保全也。則必不藉他人之保全。言保全人者是謂侵人自由。望人之保全我者。是謂放棄自由。一彼歌舞英日同盟者。盍一思之。

此約法布後數日。日本之時事新報。繪一圖畫爲英日兩女神之像。倚輪持戟。而保護中韓兩孩童於其膝下。嗚呼。吾國人見此圖者。當有如何之感慨乎。吾遂爲英日膝下一弄兒以自足乎。

崇拜外國者流看者

於戲盛哉。吾中國近日之洋務家也。洋務家之伎倆。何如。見一外國人則崇之拜之。視之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上帝。雖外國一流氓。其入中國也。其聲價可以埒周孔。官吏士夫與交接者。得其一顧盼。登龍門。不如也。嗚呼。外國人果有如此之價值否。吾所交者少。吾不敢言。惟以所聞。則去秋有日本人某。到北京勸人東來游學。從之游者六人。備資斧八百金。並行李付之。而與之偕。該日人自乘一等艙。而置六人者於三等艙。猶可言也。及到門。司又宴飲若干日。到西京。又留連花叢若干日。開一清單以示六人者。而八百之金僅餘二百有奇矣。猶可言也。卽到東京。則置此六人者於一客寓中。室之小。與維摩詰臥病之處相等。六人膝相促。乃能容焉。猶可言也。詎知安歇甫定。而日本某者。竟去如黃鶴。并金與行李皆無踪影。如是者十餘日後。乃由他學生之久旅斯國者爲之招呼追索云。嘻。日本之高人達士。當亦不少。吾非敢以此人爲全國之代表也。雖然。以外國人爲全知全能者。亦

可以鑒矣。此一事也。

更有類於此者一事。美國教士傅蘭雅。嘗受傭於上海製造局有年。譯格致書甚多。此稍治西學者所能知也。吾輩昔亦深敬其爲人。去年盛杏蓀派北洋大學堂卒業生九人游學美國。以傅爲監督。吾輩方慶得人焉。乃近日得該處學生某君來一書。讀之真有使人怒髮衝冠者。並錄其原文如下。

敬啓者。辱受國民厚顧。得預游學之列。分科學習。欲盡一藝一能。或可報國民於萬一。雖某爲四萬萬中之一人。有何能爲。然某亦衆人之一也。不敢有厚望於他人。而於已則責之綦嚴。今到美已三越月。此處風俗人情。未暇細查。故無以奉告。惟我等留學之苦。恐外人知而未詳。故謹將詳細情形。以達尊聽。幸其有辱教焉。初入卜忌利大學校。以爲此學校是美洲有名學校。繼而細查美國通都大邑。學校教師。凡負高名者。俱在東邊城邑。有如伍君所謂美國東西學校費用略同。而東方則遠勝西方。今卜忌利在美國西方。僻壘以來。不過二十餘年。窮鄉僻壤。止能習礦學一門。其餘學問。皆以東方爲美。美國學生。非不得已。無在此肄業者。傅蘭雅之家。立則遣之東方游學。而我等則羅致於此。蓋亦有故焉。傅氏身爲卜忌利大學校漢語教習。常誇于人前。謂已有大勢力於中國。中國官員悉樂聽命。今中國派學生來美。又爲傅氏照料。竟實其言。故盡置我等於此。以顯其能也。而我等在此之有無裨益。則所不遑顧。其設計可知。且我等初來此國。人地生疎。殊形不便。傅氏月受我國百金。膺監督重任。自當妥爲垂顧。以免我等有礙于功課。不圖言過其實。多方爽約。入學之初。既不藉其先容。功課之餘。亦未聞其善誘。竟月不來。置身事外。飲食起居之事。皆我等自爲操持。視我等如路人。棄約言如弁髦。初尙以所居相隔十餘里。不便往來。近數日來。相居較近。而更形隔膜。因何以故。則非所知焉。現我等所居之屋。長約三丈。廣二丈。一廡一底。傅氏以三千金購得之。月以五十金租與我等。實則不值三十金。據人言。計四年之租與息。即可以償其屋價。而傅氏則四年後。白得一屋。故其必欲我等同居。多方阻撓。佈散流言。

傷我等體面者。以此三千金起見矣。且以同國之人。聚處一室。則觀感無人。與在北洋大學校。無以異也。雖欲與美人交接。而家徒四壁。殊足爲外人冷齒。故外國之俗尚。西人之意志。絕無所知焉。傅氏亦自知我等同居之弊。自認不諱。但辭以無人租屋。與中國人。故不得不使我等同居云云。此語謊也。此處凡初入校者。須居校一年。若居離校較近者。可以稟免。今我等居近校。分居校內。亦其宜也。乃傅氏於校內。佈散謠言。謂中國人最。不潔。而風俗又甚不好。與之相處。必受其弊。故我等欲自行分居。試問各處有餘房否。則答以傳教習管你們。未見其言不能納子。由是可知傅氏必早已運動運動矣。見利忘義之人。何勝浩嘆。彼既能在。此散流言。惑衆聽。亦必能在中國散流言。惑衆聽也。美國人且爲所惑。中國人亦必能爲所惑也。又如購書一事。我等已憊于奔命。學堂常十數日。盡書一卷。欲購新書。先列一清單。託傅氏簽字。然後挾單往書坊取書。但傅氏常不暇。屢訪之多不遇。既遇乃全簽字購書。又待數十日而書始到。時則又更易一新書矣。前數日忽向書坊言。謂近日已簽字者。一概不作準。使我等遑遑焉。如假冒簽字向書坊騙書無異。外人亦有以我等爲棍騙者流。其傷我等名聲體面者。真莫斯若。而傷我團體。亦莫斯若。即使我無傅氏之事。亦多爲十人歧視。不名之曰支那賤種。卽號之爲顏色之人。今更有此一番。真無顏久居於此。衆同硯。因此皆爲之大怒。於是欲離傅氏之輓束。而并工自食。傅氏恐我等之舉動。有傷其名聲。并又無辭以對中國政府。故不得已低首下心。任我等辱罵一輪。并又致書我等。處認罪。現已爭回購書之款。并得分居之條。傅氏對陳君言。余七十多歲。未有遇過如是之人。自未受過如是之氣。此事本擬早告。但考期在。卽故遲之又遲。此請大安。某某頓首。

嗚呼。此身受者言之。歷歷必非以無根之談。污衊傅某明矣。審如是也。則傅氏號稱美國博士。號稱耶穌教牧師。何其所行之似。虻似鼠。又似蛆也。傅某猶如此。而類於傅某者何限。而下於傅某又何限。是皆洋務家所視爲全知全能之上帝者也。噫。洋務家聽者。洋務家看者。

行人失辭

一月前各報紛傳駐日公使蔡某致書江鄂粵各督。阻止派留學生於日本一事。聞者且駭且怪。將信將疑。昨日東京萬朝報。乃得其致北京外務部一書。全文錄於報上。日本各報館攻議紛起。政府及政黨人員詰責厲集。蔡使之狼狽極矣。本報宗旨。專務提倡理想。發明大義。例不屑於一人一事之微。浪費筆墨。特以此事關於現在之國體。及將來之民智。其影響至重且大。因抄錄該報所登原文。併爲鞠識之如下。

蔡星使鈞致外務部書正月初一日

查各省遣派生徒。例給咨文。由使臣送學。及查察照料。殊不知照料自屬應爲。查察實難越俎。諸生徒不受範圍。猶屬細事。溯自康梁毒燄銷息以來。其遁逃潛匿日邦。爲所包庇者。指不勝屈。類皆竊其餘唾。巧肆簧鼓。借合羣之義。而自由之說。日橫。醉民主之風。而革命之議。愈肆。各省聰俊子弟。來茲肄業。孰聞邪說。沾染日邦惡習。遂入歧邪。竟有流蕩忘返之勢。譬諸螟螣寄羸生。楚書郢說。父兄之教訓。莫能及。官長之督率。無所施也。伏思朝廷歲費巨貲。分遣生徒。寄學異國。原冀培植人材。周知外事。增益所能。以爲他日干城之選。詎料學業未成。而根本已失。宗旨一變。則心術全乖。加以日邦民德久衰。風俗淫亂。政府腐敗。天皇徒擁虛名於上。庇我逆臣。袒我匪徒。且暗中引誘學生。以作亂之謀。以便從而取利。故於匪黨之倡言革命者。反多方以獎勵之。將來學生等卒業回華。散佈各省。倚爲心腹。假要事權。其中或亦有天良未喪之徒。能爲國家効力。爲莠多良。寡煽惑已深。則何難揚彼頹波。徼幸於死灰重熾。竊恐曩歲湖北之變。難免不復見於南北各省。此不得不爲之深思熟慮者也。鈞本擬將此等情形。密陳天聽。及榮相慈鑒。獨以此事關係日本體面。既重且大。彼方窮乏已極。常冀我派學生。藉其膏火。聊助學校經費。而外則以同文之說。欲使文明輸入中國。若真心相助者。反覆躊躇。投鼠實有忌器之思。且慮事機不密。一洩春光。將招日人嫉忌。不特使者有履虎之危。轉大與邦交有礙。職是再

三慎重。審顧而徬徨耳。聞各省仍須漆派學生。恐將來愈聚愈多。流品愈雜。逆勢日熾。日人利有中國之亂。常肆言誣謗宮闈。污毀榮相。希冀皇上親政。從此轉相煽誘。墮其術中。不啻爲虎添翼。現計諸生來者。數已逾四五百人。綜核所費巨款。卽各省自設學堂可敷用。但能延聘泰西著名教習。主講於學堂。慎選清白子弟。分門肆業。再由使臣多譯東西書籍。無民權平等諸邪說者。咨送貴衙門核印。頒行各省學堂。亦足資借鏡從長之益。將見成材轉易。樂育尤多。奚至有入主出奴之患。舍己從人之虞也哉。鈞未至日東以前。曾立論各省宜多派生徒。游學觀摩。藉開風氣。乃至此細加考察。而後知日本之號稱維新者。有名無實。其政府多樹黨援。各分門戶。不顧公義。每嘆所聞不符所見。又於料康梁以逋逃之藪。爲邪說之叢。敗壞人心。一至於此。尤不敢自護片言前失。而弗爲國家大局遠久計也。至康梁餘孽。現聚於橫濱一埠爲多。在東京相則深藏固匿。不敢與使署人相一面也。橫埠商民。受患已久。所以有借中華會館原屋。爲彼逆黨開設大同學校之舉。鈞自蒞此邦。密圖解散其黨。借會館謂宴。親與諸商。凡席周旋。初諷以微言。次曉以大義。藉捐廉提倡。勸會館自立學堂。以教育其子弟。開導再三。諸人乃頓悟前非。咸願改邪歸正。合議收回會館學房。重建商民公學。求鈞作主。予以自新之路。計自今以後。凡彼自由革命逆黨。一旦頓失衆商。你助經費。無可爲固結團聚之資。徐以俟之。勢將解體而渙散矣。若各省更能永停漆派游學。俾卒業者有去無來。則根株悉拔。流毒有時而盡。至於商民自開公學。奸名畏罪。變業與彼黨分馳。自當由官長提倡主持。曉以忠君愛上之忱。與以上進出身之路。夫而後人心一正。學術自端。邪說不禁而自止。逆黨不驅而自遠矣。區區禱味之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係爲顧全大局。仰承樞意。壽畫久遠之計。是否有當。務求密回堂憲。請示周行。俾有遵循而無隕越。不勝禱切屏營之計。

此書既出現後。各報紛紛攻難。有謂其邪言熒聽者。有謂其見識卑怯者。有謂其污蔑日本國民。有傷邦交。宜撤回國者。有謂其語侵日本天皇。大不敬。宜照會中國政府。嚴治其罪者。衆口嗷嗷。不能盡錄。今但錄四月三日

陽日本報中評林一門之漢艾詩三百章。亦可見日人之衆怒難犯矣。其詩云。

是誰氏

嘲罵我風俗。不知是誰氏。密書僞乎真。公揭新聞紙。祖國全交情。其任在公使。公使而無禮。國交可以止。來此邦。

禹域與神州。咫尺隔一水。古來兩相賴。形變如唇齒。乘槎來此邦。駐劄爲公使。至誠應盡職。暴慢何無恥。何無禮。

妨礙留學生。不解國交體。暴言無所憚。極口逞醜詆。保全竭友情。我意固存此。兩國正尋盟。彼獨何無禮。評曰。蔡使以此書故。將至不能見容於日本。自作自受。亦復誰尤。顧最可憤者。外交官爲一國之代表。其自辱而國體卽與之俱辱。中國方當荊天棘地之時。更何堪復蒙此奇醜耶。篇中滿紙狂瞽之言。駁不勝駁。至其中最可笑者。莫如謂日本窮乏已極。常冀我派學生。藉其膏伙。聊助學生經費云云。夫日本雖財政困難。何恃外國學生以助國帑。信如蔡言。則數年前中國未有一學生來東。則日本全國之學校。豈不皆以經費無出。而全行倒蹋耶。又謂日人利有中國之亂。常肆言誣謗宮園。污毀榮相。希冀皇上親政。從此轉相煽誘。墮其術中。不啻爲虎添翼云云。夫謗宮闈。可謂之罪也。毀榮相。未必可謂之罪也。日本以伊藤山縣大隈等赫赫元勳。功在社稷。而報紙日。日唾罵之。侮弄之。繪圖畫以揶揄之。作詩歌以嘲笑之者。尙無日無之。言論自由。不能禁也。而况外國之大臣耶。蔡使謂日人希冀皇上親政。轉相煽誘。然則蔡必恐懼皇上親政。咒咀皇上之永不親政明矣。彼益廷頑鋼。雖視皇上如眼中釘。如喉中鱗。然猶必致美。美其詞曰。母子一心也。曰兩宮慈孝也。而蔡使乃敢明目張胆。謂希冀親政。卽爲利中國之亂。彼其居心。視言自由。言革命者何如。卽以守舊黨之律治之。恐罪亦不容於死也。至其謂橫濱大同學校爲康梁逆黨所設等語。本報開設橫濱。最知其詳。查大同學校創於光緒二十三年。由閩埠紳商在

中華會館集議建設。而康梁來東。乃在光緒二十四年九十月之交。學校與康梁何與。蔡氏以爲外埠商民。一如內地之柔弱而易魚肉也。乃欲欺凌之。舉其所公立事業歸之康梁。內撲滅而自以爲功。其所以爲康梁計者。則誠忠矣。奈犯衆怒。何。至其謂重建商民公學。由官長倡主持。此事濱中久有所聞。若誠能如是。則以橫濱區區一隅。而有兩公學。教育日盛。豈不可賀。居斯土者。日日翹足望之。而惜其至今數月。寂然未有聞也。要之中國他日之存亡絕續。皆將惟日本留學生是賴。多得一人。卽多收一人之益。中國今日大事。未有過於是者。吾敢倡言。曰。阻止派留學生之人。卽我國文明之公敵也。雖然。今日中國新機已動。懸崖轉石。欲罷不能。蔡氏何人。乃欲阻之。毋亦古詩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耳。蔡謂各省若能永停派添游學。俾卒業者有去無來。則根株悉拔。流毒有時而盡云云。無論各省大吏。未必皆惟蔡言是聽也。無論日本政府與蔡反對強之使派。而當道者不敢不從也。卽使果如蔡言。而東京現時留學生數百人中。由宮費者不過強半耳。其餘則皆自備資斧。茹根嘗胆而來。而近數月來。陸續渡航者。幾於無船無之。又可盡乎。凡國民文明程度愈高者。則其仰庇於他人之事愈少。豈必官派哉。彼日本之伊藤井上何人也。蔡氏盍多服滋補藥物。保養此尸居餘氣之身。勿遽就木。佇看十年以後。日本留學生之成就何如矣。雖然。蔡氏亦云智矣。彼其自付斗筲碌碌。無計可留其姓氏於十餘年數十年以後。乃特爲此一書。故以抗文明之盛潮。他日有著中國思想發達史者。則蔡氏此書。勢不得不採之以備一重公案。則蔡鈞盛名。將得附於奧國梅特涅。俄國波比就。挪士失之末簡。而並以不朽矣。豈不幸哉。豈不壯哉。或曰。蔡氏近贊助留學生會館事。又捐助東亞學校經費。其有悔過自新之意歟。或曰。是藉此以解免於日本人。以求保其三年一任也。或曰。此口蜜腹刀也。記者無得而斷焉。

又按蔡氏函中。謂勸諭橫濱商人收回大同學校房屋一事。略記如下。蔡甫到任。卽立意與大同學校爲敵。以自徼功。乃謀嗾紳商爲其鷹犬。屢次到中華會館挑釁滋事。奈諸紳商不墮其術中。莫之肯助。久之乃得一盧

某者。嗾令出名與訟。謂大同學校佔據中會華館房屋。日本審判所審論數次。卒於陽歷四月五日。卽華歷二月二十七日。斷定盧某無可以訟學校之資格。遂將原稟擲還。計此事蔡盧所得之結果。惟消耗數百金之律師費。數十金之裁判堂費而已。嘻。是亦不可以已乎。記者附識。

奴隸與盜賊

自回鑾後。保護外人之懿旨。不下二三十次。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誠如孝子之事父母矣。公使夫人偶遭兒童指目。輒欲拏拷治罪。一教士之受辱。輒下罪己之詔。何其恭順一至此甚也。民間如順朝旨乎。則奴隸而已矣。奴隸猶可。兩重奴隸。何以堪之。如稍有不屈乎。則盜賊而已矣。盜賊猶可。兩重盜賊。何以堪之。今日爲中國百姓者。奴隸盜賊二者。居必於一。於是嗚呼。何爲使我民至於此極也。悲夫。

西報偉論

一月前。天津有一西字報著論一篇。極言教士在內地專橫之狀。且斥言中國他日亂階。必起於是。其言可謂深切著明。西士如猶不悟乎。弗戢自焚。今日廣宗鉅鹿之事。猶其小焉者耳。

吾國公使獨非人乎

駐俄公使楊儒暴卒。世人固稍已凝之。未幾而其子復自縊。瀕死時有極痛心之言。世人益疑之。近者日本報乃詳述楊儒之死。實被俄人從樓上踢下致命。蓋因滿洲條約爲各國所制。不能得其志。故以此洩忿云。其言確否未可知。然諒無非因矣。嗚呼。德公使之死。遂至八國聯兵。神京陸沈。意國公使夫人途中遇羣兒譁笑。遂勞明詔。惶恐謝罪。鉅鹿之亂。法教士受傷。致府弔慰之電。稍緩至。天津法領事卽相責言。吾國公使獨非人乎。語曰。甯爲太平犬。莫作亂離人。吾欲易之曰。甯爲外國阜。莫作中朝官。

濟濟多士

據京鈔月來入京引見人員。不可指屈約略算之。帶領引見者已有五六百人。其驗看者已及千人。其不及驗而待下月者。尚有千餘人。嗚呼盛矣。往聞安南將亡時。其士子應試者。全國不過三千餘人。及丁酉年越之亡。二十載矣。而是料鄉試乃有一萬二千餘人。然則官吏士子之多寡。殆與國之盛衰成反比例歟。桃花扇傳奇有云。一報長江鎖開。報長江鎖開。石頭將壞。高官賤賣。沒人買。今日官場股份行。情猶逐日增長。是亦國家億萬年有道之徵矣。聞之破涕爲笑。

又將防家賊耶

中國第一次官費。派出留學日本諸生。卒業於士官學校。以前月歸國。其中以湖北派出者最多。北洋次之。南洋又次之。北洋歸國之學生。袁制軍皆派爲參謀部。信任逾恆。惟湖北學生則僅派充教習。張制軍待之殊冷落。其薪俸最厚者。不過月數十金。其薄者僅每月十六元。飯食一切自備。又恐學生怨對。派人監守之。出入言語皆不得自由。來往信函皆須拆視。殆與囚虜無異云。嗚呼。既已疑之。若此。嫉之若此。然則何苦復派游學哉。或曰。將以媚日本人。示其有文明舉動也。是或然歟。

大學得人

回鑾復所辦新政。惟京師大學堂差強人意。自管學以下諸職司。皆稱得人。聞欲設一哲學科。雖有反對者。而管學大臣之意甚決也。總教習吳君摯甫。譯書處嚴君總辦。又陵聞皆力辭。雖然。今日足繫中外之望者。只此一局。吾深望兩君之稍自貶抑。翩然出山。以副多士之望也。

粵學端倪

陶子方制軍督粵以來。銳意振興庶務。而年來設施。表見甚希。粵人不勝雲霓之望。頃者廣雅書院。改爲省學堂。之議經已就緒。頗出圖表六紙。其第一表。爲表明設學等級。及其課程。見我國所定新制。頗與日本現行制度相

似。附第一表為表學級層進及比較學問。第二表為表明現擬課程。尙合各國公定學章。並就擬定課程。附表教習人數於末。附第二表為論普通課程及教育之要。第三表為表明改葺廣雅書院。以為省學各種堂舍。第四表為表明全學人數及久暫款項。綱舉目張。條分縷析。誠現時各省學務之冠也。今擇錄其一二。

第二表所擬課程及教習人數。案此係專就備齋第一年列表。即與日本中學第一年相當之學級也。

定日課為講授

定夜課為溫習

日課講授以七小時半一小時即俗稱之一句鐘為至多。合六日計之。得四十五小時。各國功課。設有禁令。六日間不得過三十小時。其令必不能行於需才孔急。艱難創學之時。故四十五小時者。離絕萬國之通則定之。不可再以功課過簡而訾之。

四十五不時之功課。接各項課程。分表如左。

擬考選學生百六十人。四十人為一班。分爲甲乙丙丁四班。合功課時刻。應聘教習幾人。同列表下。

綱常大義講義

甲二
乙二
丙二
丁二

教習一人

每教習講授功課皆在十小時左右。然講授前繙檢豫備至少需兩倍之力。講授後校核批改至少又需兩倍之力。每六日當任五六十小時之勞。苟欲力副委託。亦頗困瘁矣。

本國文

甲九小時
乙九小時
丙九小時
丁九小時

教習一人
教習一人
教習一人
教習一人

英文

甲九小時
乙九小時
丙九小時
丁九小時

教習一人
教習一人
教習一人
教習一人

六日間

史要講義 甲三 乙二 丙三 丁三 合十二小時……………教習一人

地理講義 甲三 乙三 丙三 丁三 合十二小時……………教習一人

數學 甲六 乙六 丙六 丁六 合十二小時……………教習一人

格化總論 甲四 乙四 丙四 丁四 合十六小時……………教習一人

政法講義 甲三 乙三 丙三 丁三 合十二小時……………教習一人

圖書 甲三 乙三 丙三 丁三 合四小時……………算學教習或英文教習

樂歌 甲三 乙三 丙三 丁三 合四小時……………格化教習兼

體操 甲三 乙三 丙三 丁三 同時並習……………教習一人

第四表學校經費

逐年豫計表

共
丁丙乙甲

各四十五小時……………教習十六人

壬寅
第一年

支出
改葺舍宇及置器費八千兩
備齋第一年生百六十人歲費三萬兩

（學生考取十五六至二十歲文理
明通者）

校士館生及西學生歲費一萬兩

校士館生習經史讀古文至曉文
法能觀書西學留英文已能解
者本年又加深其文藝

計款

舊有常年款約三萬兩
新籌常年款一萬兩
現銷款八千兩
適用盡

備齋

改葺舍宇及置器費四千兩添招學生之故

備齋第二年生百六十人歲費四萬五千兩

計廣雅房舍足容五百人異日專辦專齋
通省中學生皆當升入專齋至少有五百
人之額始能相容然則本學堂必備有
五百人之常年費自不待言故擬就試辦
齋正時途年籌增期至專辦專齋五百人
經費早經籌定可備臨時之擴張

癸卯
第二年

支出

校士館生及西學校士館生課如第一年

十之四博觀日文教育書 並令能
十之三博觀日文政法書 任譯述
十之三博觀日文實業書 即卒業

生歲費一萬兩西學生研究西籍期令能譯淺近西書即卒業

計款

舊籌常年款四萬兩
新籌常年款一萬五千兩
現銷款四千兩
適用盡

甲辰第三年

支出

改葺舍宇及置器費四千兩

備齋第一年生八十人歲費三萬兩

正齋第一年生一百六十人歲費三萬兩

合六萬兩

遊學日本十六人三千兩

附屬譯輯局資本五千兩

提存遊學費二千兩備緩急派遣之需

不派遊學不充譯校之人另派充

計款

舊籌常年款五萬五千兩
新籌常年款一萬五千兩
現銷款四千兩

外存 譯輯局資本五千兩
遊學費二千兩

正齋己第四年

支出

改葺房舍及置器費四千兩
備齋第一年生八十人歲費三萬兩
正齋第一年生一百六十人歲費四萬五千兩

遊學日本繼續費三千兩

附屬譯輯局資本五千兩

提存遊學費二千兩

合七萬五千兩

連前共一萬兩永遠以之周轉不再增添學堂附屬譯輯局者以可置備活版並便學堂之用不但出非專局圖不必過大

備齋附辦

計款

舊籌常年款七萬兩
新籌常年款一萬五千兩
現銷款四千兩

外存 譯輯局新舊資本一萬兩
新舊提存遊學費四千兩

丙午第五年

支出

改葺房舍及置器費四千兩 本年愈不消此數亦存備專齋置辦學具之用 學生四百八十人已

備齋第二年生八 十人 歲費三萬兩

正齋第二年生八 十人 歲費六萬兩

合九萬兩 可將正齋第三年生作爲卒業升作專齋學生

遊學日本繼續三千兩

提存遊學費七千兩

計款

舊籌常年款八萬五千兩 新籌常年款一萬五千兩 適用盡 外存 提存遊學費一萬一千兩

支出

備齋第二年生八十人歲費一萬五千兩 第一年生止不招

正齋第二年生八 十人 歲費四萬五千兩

專齋第一年生百六十八人歲費萬兩

遊學日本繼續費三千兩

續派正齋生遊學日本十人二千兩

提存遊學費五千兩

計款常年款十萬兩 適用盡外存

譯輯局資本一萬兩 新存提存遊學費一萬六千兩

辦專齋時或當添聘外國專門教習三萬兩亦足敷百六十八人者彼時風氣漸通學堂開辦已久四面皆可湊省也

專齋生百六十八人本堂正齋生選升百二十人餘外府中學生選升

丁未第六年

專齋戊申第七年

正齋附辦

支出

正齋生二百四十人歲費五萬兩

專齋第二年一百二十八人歲費五萬兩

遊學日本繼續費五千兩

續派正齋生遊學日本十人二千兩

提存遊學費三千兩

計款常年款十萬兩

適用盡

外存 譯輯局資本一萬兩
新舊提存遊學費一萬九千兩

正齋生一百六十人歲費二萬五千兩

專齋第一二年生

遊學日本繼續費七千兩

續派正齋生遊學日本十人二千兩

支出

巳第八年

計款常年款十萬兩

適用盡

外存 譯輯局資本一萬兩
新舊提存遊學費二萬兩

提存遊學費一千兩

八年內共派出遊學日本生四十六人此四十六人者作為額外遊學生皆令留學日本六年有入大學校通英法或德兩國語文者校士館生十六人再挑四人入派往法國正齋生十人挑八人亦分往德法留學各三年每人計學費七百兩內外四十五人學費除本年外以後尚需五萬兩以舊提存之款及第九年以後逐漸提存之款充之適可敷用從第九年起年派專齋生五人至日本至第十四年滿三十人年款四十兩作為額派從第十五年起挑留學日本生三人改派歐西至第十七年滿九人年款六十兩作為額派合歐西遊學者其經費俟臨時另籌一萬兩抵之如其間有議挑專齋生再派歐西遊學者其經費俟臨時另籌

費皆較少于原定之數一則開辦已久俱可奏省二則款有定額無可隨便籌增本年專齋生應招百六十人今止百二十八人者一則限於經費二則本年本堂應升之正齋生止有八十人恐又不能足數外府之中學生彼時必亦不多增足百六十人本不易也俟第九年止招足百六十人則經費適敷外府學風既盛學生之應校士館生十六人升者多亦矣

第三年生本年年終卒業餘送遊學外擢尤升入京帥大學堂餘分別選用

難哉使絕域之才

自交涉既開。近二十年來。以出使員缺爲優差。每當爪代時。暮夜鑽營者。無所不至。乃近者意大利與大利比利時三國。皆向外部求特派公使。駐其國都。政府亦既許之矣。而定章每一使館。每年經費只給三萬兩。公使俸廉一切在內。奏帶參隨。不得過四人。於是外務部之官吏。無一人願赴任者。政府大困。不得已以道員某某等充之。云告身一醉在盛唐時已然。今使費雖薄。然尙有三萬。且可爲將來不次遷擢之階。哀哀諸公。亦何必視爲畏途哉。

自治——菲律賓自治

西六月一日。^{四月二}十五日。倫敦電云。美國大總統盧斯福演說。謂菲律賓他日若能有自治力之時。美國當許其自治。聽者大感動云。美國如果有是心乎。庶不愧爲大國民。不愧爲自由國民。果能踐是言乎。庶不爲華盛頓羞。不爲林肯羞。

古巴隸美後。於今四年。今美已許其獨立。西五月二十一日。美總督解任歸。而古巴共和國之大統領麻兒瑪宜。誓就任矣。善哉善哉。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大國民。自由國民。固當如是。

菲律賓敗軍之將。愛國之士。夫流寓於日本者數十。吾往往從之游。且哀且敬焉。吾聞近年以西班牙文著錄之書籍。其成於菲律賓人之手者。十四五。其醫師律師等赫赫有名於歐洲者。不乏其人。其布告獨立時。所頒憲法。十四章百有一條。正常詳密。視歐美最文明國之憲法。一無所讓。烏在今日之非人。其力不足以自治也。美國而果有是心乎。果踐是言乎。吾祝其古巴之日不遠也。嗚呼。我國民試一自省。其自治力視菲律賓何如矣。

革命——俄羅斯革命——

咄。俄羅斯革命。一吁。俄羅斯遂不免於專命。一嘻。俄羅斯殆不可以不革命。

俄羅斯革命之機動之已數十年。其主動者不過學生耳。理想耳。今則工役思革命。軍人思革命。舉國之民。除宮中及最少數之高等貴族外。幾無一人不思革命。革命之機。殆將熟矣。

女學生者。俄國革命黨中最有勢力者也。近日以革命之報紙書籍。密贈於聖彼得堡之海軍將校。及全國之航海家。皆已得其同情。全國之工役。相約要求增加庸率。減縮操作時刻。期以五月同盟罷工。今於聖彼得堡莫斯科兩大都會。已爆發流血矣。其餘各地蠢動者。所在皆是。迦遜省巡撫和波林忌。已公言無術以制境內之暴發。加哥福省現已成恐怖時代。官吏悉逃難他去。嘻。岌岌不可終日矣。

或言俄今皇知勢不可遏。不得不改圖以求自免。將踵前皇亞歷山大第三未竟之志。改行立憲政體。云其信與否。吾不敢知。即信矣。而能救與否。吾不敢知。要之十年之內。俄國於革命立憲二者必居一焉。吾敢知之。夫使俄國或迫於革命而立憲乎。或求立憲不得而卒收功於革命乎。則自今以往。地球上完全專制之大國。惟餘一支那矣。

張南皮之商務政策

鄂督欲以湖北紡織局售與日本人。有安田氏者。往鄂交涉。今未就議。他日能就議與否。吾不敢知。要之此紡織局。終非鄂督所能有矣。終非中國人所能有矣。

上海織布局。前由中國官督商辦。折閱幾盡。售與英人。至今獲贏無算。湖北織布局。亦由中國官督商辦。折閱幾盡。安田氏若得之。必獲贏無算。

上海招商局。前年曾議售與日本人。今湖北織布局。復議售與日本人。

前蘆漢粵漢鐵路。華商有欲自開公司承辦者。擬彙入洋服。鄂督不許。卒乃一歸華俄銀行。一歸美國公司鄂。

督欣然矣。此次紡織局之出售。聞亦有粵商欲承辦者。擬兼入洋股。鄂督不許。卒沿門求市於他國。華商之力。未必不能獨任。然必欲屢入洋股者。畏官之督之也。洋股未必有損於權利。然官不欲者。惡已之不得督之也。夫官不鄙商。而躬自督之。豈非盛德大業。而商畏之也。如虎官之爲官。可想矣。官之欲得而督之也。如蟻慕羶。官之爲官。又可想矣。

鐵路礦務。則人紛臂而奪諸我。官督商局。則我拱手而贈諸人。鄂督於東三省俄約路礦之權。抗電爭之。義形於色。使全權大臣還以相詰。鄂督將何辭以對。

臣途冷眼觀

前月廣西亂警正熾時。兩廣總督在病假中。廣西巡撫在病假中。廣西藩司亦在病假中。何病之巧耶。豈真西人所謂東方病夫國耶。雖然。彼草澤人物。視之病與不病。假與不假。恐無擇耳。滇無李羲。以請入覲。面陳機務。獲譴夫官。其所欲陳者。未知如何。然以一封疆不能言事。而猶言求達民隱耶。

直督屢被參劾。日人之言。謂必有大力者。嗾使之。殆非無因。李文忠與伊藤博文語。謂外國之議院。似吾國之都察院。六卽似蓮花耶。蓮花似六卽耶。

廣宗鉅鹿之亂。耗漸告平復。而前次傳言袁軍所至。輒遭挫敗。其爲報紙之張大其詞耶。抑袁軍久練之師。竟與尋常諸軍伯仲耶。袁軍形色上之可觀。人人皆知。使傳言而信。豈其所缺者在精神上耶。以今日之國體。今日之朝局。今日之官吏。欲求有精神之軍隊。可得耶。不可得耶。

英杜和議遂成

英杜戰爭。新聞紙中報其講和期近者。已屢見不一見。卒蹉荏苒。直至西六月一日。四月二十五日。以和約既定。議畫押。聞此役自一八九九年十月下宣戰書。以迄今日。凡亘二年零七箇月。英國所耗軍費。共二十千萬磅。發兵三十

萬人馬三十萬匹。自英國立國以來。戰事未有烈於此者也。而和議成後。則英國所得者。阿連治殖民地四萬八千三百二十六英方里。杜蘭斯哇殖民地十一萬九千三百三十九英方里。其所獲亦不可謂不豐矣。當兵衅將開時。杜國大統領古魯家。寄書於美國一友人曰。英人欲取兩共和國爲屬地。吾知其終必不能如願。但不可不擲非常可驚之代價以易之耳。噫嘻。壯哉此言。萬里之外。聞者猶爲動色。以全數不滿二十五萬之波亞人。而與世界中最第一強盛之英帝國爲敵。相持至兩年七箇月之久。婦女荷戈。老弱奇馬。矢盡援絕。人無退志。嗚呼。可不謂豪傑之國民哉。普天下血性男子。誰不臨睨南雲而洒一掬同情之淚也。

朝旨深意

四月初十日。有賞給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南書房上書房大學士。各部院尙書。左都御史。及各省將軍督撫。平定粵匪。擒匪。回匪。方略各一部之上諭。當此國步連遭之日。忽舉前此武功懿鑠之盛。而宣示之表彰之。其有意耶。其無意耶。諸臣讀此者。亦可見龍興異域之大清。其威力如此其巍巍。高拱深宮之太后。其功烈如此其赫赫。其敦敢不悚息。響慄。軒轅而歌舞之者乎。抑大清之入主中夏。二百五十年矣。其間所經大難。以粵捻回爲最劇。彼等以區區揭竿之衆。羣起一呼。蹂躪半天下。颯颯輕忽。所向破碎。當是之時。清祚岌岌不可終日。而皇太后猶能指揮若臯。草薙而禽獮之。自茲以降。海內肅清。感慨風雲。奮袂扼腕之士。唏其微矣。今日之天子。今日之執政。夫亦可以高枕。鼾睡。般樂佚游。睥睨此四萬萬奴隸。視同無物焉矣。而汲汲講求方略。胡爲者。藉曰內憂不足懼。而猶懼外患。政以是相惕焉。吾甚惜焉。甲午一役。無平定日本方略。庚子一役。無平定八國聯軍方略。而後此之所以對付外患者。非可膠柱刻舟。以平粵平捻平回之前事爲師也。然則朝旨之意。可見矣。若曰爾四萬萬漢族。當知雖以粵捻回之猖獗。不能訖我大清之天命。此後猶有陳涉。輟耕。石勒。倚嘯者。其亦可以戒矣。設其有之。則軍機大臣。各部院尙書。各省將軍督撫。特此方略。以摧枯拉朽焉。云爾。嗚呼。四萬萬漢人聽者。各

河南 鹽稅

廣西

同

賭博稅

同

中俄之內亂外患

中國之內亂。可以生外患。俄國之外患。可以止內亂。中國所最畏者外患也。然欲免內患。不可不汲汲防內亂。俄國反是。所最勇者內亂也。然欲免內亂。則必不可絕外患。今不幸而外患絕。此其內亂所以洊至也。彼俄之軍人。常因外患。以為衣食之資。今其來滿洲。以蒐羅支那人者。固屬賞心樂然。其在本國。為防禦歐洲之役者。則憚肉生久矣。悒悒不平之心。因之以起。今也大學生之革命運動。勞役者之罷工同盟。紛然於各處。而軍人之不平者。亦從而和之。俄廷之前途。可為寒心。

西五月五日倫敦報紙。言俄內務大臣之被刺死也。其刺客受鞠之際。不肯告發同謀者一人之姓名。惟言同謀者多至不可紀極。且言我輩無所憾於今上皇帝。惟與滿潮官吏為仇耳。又曰吾不願被赦。吾願吾一死之後。繼我而起者。十百千萬而未已也。云云。此言一布。舉國人心愈感動。政府諸員頗憂懼。

俄廷所恃以為專制之護符者。軍隊也。然軍隊不用命。則政府之術乃窮。今已開其端矣。西五月二日報云。俄政府現逮捕墨斯科舊京之軍士八百人。疑流之於絕域。為其常鎮壓亂民時。不肯放銃也。又聖彼得堡海軍步兵分隊亦同受此處分。又聞有陸軍將校五十七人。亦不日就逮云。嗚呼。俄國之內情。岌岌不可終日。如此。聞其政府積憂之極。謂非挑撥外患。導蠢蠢之人心。以向外界。則前途遂不可救果爾。則俄國之興妖作怪於東方。其又不遠乎。

列國之東方商務政策

列國今在東方實行商業政策。著著進步。俄羅斯之於般海業。非常保護獎厲。其根據遼東之東。支那輪船公司。

現將大飛躍。將使由旅順口至英國德勿港。法國對岸之港。僅以兩禮拜得達云。荷蘭政府亦獎勵東方航海業。將由其南洋屬地渣華島。開設輪船公司。來往日本。此後十五年間。政府以三十萬磅金補助之。且與德國政府協商。設海底電線。由日裏島經布黎島。菲律賓島而通上海云。法蘭西亦經營揚子江航路。集資本五百萬佛郎。而政府以六萬兩補助之。英國之印度支那輪船公司。亦以西六月一日起。通航於湖南。美國則擬開一商品陳列場於上海。頃擬由政府撥支建築費二百五十萬美銀。合五百萬元。已提出於上議院云。日增月盛。吁可畏也。

西藏密約問題

北京朝廷。最喜與他國結密約。尤喜與俄羅斯結密約。咄咄怪事。

丙申庚子。兩度滿洲密約。既與舉其所謂祖宗發祥之地。置諸虎狼俄卵翼之下。猶以爲未足。近日復有蒙古密約。西藏密約之事。其約文大略。具載前號本報中。日本報章與上海報章。登約文互異。未知孰實。如上海報章所言。西藏固非中國之西藏。即如日本報所言。西藏亦非復中國之西藏矣。

俄人自去年西歷十月以來。先後派探險隊於西藏者數次。名爲探險隊。實則哥薩克兵也。計其總數。已有八千五百人之多。其中騎兵工兵砲兵最多云。此等探險隊。徧覽西藏之地形民情風俗。及中國政府對於西藏之統治力。一一詳細報於本國政府。族數月以來。俄人所以經略此地者。既胸有成竹。至是遂有密約之事。

第一次之滿洲密約。曰爲還遼之酬報也。第二次滿洲密約。曰爲平亂之酬報也。而此次之西藏密約。却爲何來。是舉地球之政論家。百思不得其解者也。雖然。此豈難明哉。中國一切內治外交之所以變動。非原本於一國人之利害之問題。實原本於當局者一二人利害之問題。以本國一私人。懷挾數萬金。乃至數十萬金。以謁王公大人。皆可得一府一道。乃至一省之統治權。况以地球堂堂一大國政府之力。其所懷挾者。數十倍數百倍於此。而未

此密約當交涉之衝者。俄公使與軍機大臣大學士榮祿二人也。而此次俄親王之入京。於運動最有力云。其運動力所及。上自最尊貴之榮中堂。下及最下賤之李蓮英。而密約之起稿。則出瞿鴻機手云。

日本人之論此事。不如滿洲密約之注意。蓋其到害與日本相遠也。至於英俄交涉事件。則此約實行以後。而波斯問題。阿富汗問題。乃至印度問題。皆生影響矣。不知英人何以待之。

蔡鈞讎辱國權問題

蔡鈞何人也。其名豈足屢污我新民叢報。然而竟相污至再至三。是亦蔡鈞之好手段也。

六月二十五六七等日。有蔡鈞與留學生紛爭一事。其詳別見本號餘錄門中。茲不贅述。此事之起。由蔡鈞不肯咨送留學生入學也。日本例凡入學校者。無論本國人外國人。皆須有人爲之保證。若官立學校。則與官交涉。須公使爲保證。亦屬情理之常。蔡鈞者文明之敵也。恨不舉東京留學諸生。一旦而驅之出境。其餘官費生。固已視之如眼中釘。其咨送也。不得已耳。至私費生。則其仇之愈甚。故出全力以阻之。抵死不肯咨送。蓋懼吾國之多才。而欲牧其萌蘖也。其罪一也。不送則不送耳。不過得罪學生團體已耳。然而蔡鈞乃縮頭曳尾一種類。無此膽量也。乃由其官場枕中祕之手段。曰模稜。曰掩飾。曰推宕。僞許以五人互保。便允咨送。彼其時固本無欲送之心也。無欲送之心。而以爲學生之可欺。其罪二也。已則不送。而欲嫁其責於日本人。謂參謀本部不肯收納。夫參謀本部咨覆之文具在也。學生非如蔡鈞之胸無點墨。何至並文中之意而不能解。蔡鈞食言而肥。而猶欲掩耳盜鈴以欺人。其計之拙。亦不可思議矣。其罪三也。學生求見不見。質問不答。豈不思汝所處之地位。爲一國人之公耶。何物同臭。無禮乃爾。其罪四也。以上四罪。顧猶可怒。其罪不可忍者。則最後讎辱國權一大問題也。夫公使館者。治外法權之地也。公法上視之。如本國。非所在國之權力所能及也。乃蔡鈞一則使日本警吏拘吳孫二君。再則使日本警吏拘來謁學生五十餘人。夫蔡鈞仇學生。則自仇之耳矣。而奈何其不能自了。而假手於他人也。嗚呼。

我國民其知之否耶。蔡鈞者全國政府官吏之縮本也。此案者將來中國前途之倒影也。現政府統治一國之能力早已掃地以盡矣。雖然彼有所恃以自楯焉。何恃。曰恃外人。國民之言論舉動。有一不愜于己者。則以太阿之柄授諸外人。使草薶而禽獮之。使館可以揖警察而使入。則境內何不可以招軍隊。而使來二百年前僅有一吳三桂。今則爲吳三桂者舉國皆是也。夫縮頭曳尾之蔡鈞。則何足責。然此中消息。有識者不得不寒心也。日本各報紙。數日來衆口沸騰。議論此事。公論尙未盡泯沒。今以所見之報。列其左右袒及中立者如下。

時事新報

袒蔡鈞

中央新聞

袒學生

東京朝日新聞

袒學生

日本新聞

袒學生

東京日日新聞

中立

國民新聞

中立

每日新聞

袒學生

萬朝報

袒學生

二六新聞

袒學生

大版朝日新聞

袒學生

每夕新聞

袒學生

都新聞

袒學生

讀賣新聞

袒學生

日本有一西文報曰「日本泰晤士」Japan Times者。其訪事人以此案質問於蔡鈞。蔡鈞曰。是康有爲所嗾使也。云云。嘻異哉。康南海久旅英屬。與東京學生會無一面緣。何從嗾使耶。學生皆知自由獨立之大義。豈爲人所嗾使者耶。蔡鈞豈以爲我一國青年子弟。皆似受人嗾使之蔡鈞耶。蔡鈞常欲舉泰西數百年大質所發明之公理地球數十文明國所施行之舉動。盡取而納諸康黨。其愛康黨也至矣。然康黨則烏敢當此。「日本泰晤士」亦袒留學生。

留學生以國權問題。所關重大也。乃集議於會館。以滿場一致。決議蔡使放棄國權之罪。乃以電報彈劾之。於北京朝廷。且飛檄各督撫。請蔡使之解任。此舉也。不過爲蔡鈞增一保案耳。雖然是烏可以已。一國公僕而濫用其權。以損害主人權利者。主人例得放逐之。雖其力未能是固不可以已者。孔子之齋戒沐浴。以請討陳恆。何爲也。夫蔡鈞乃公僕中之輿僇。麼小醜焉耳。且主人不自知其爲主人之資格則亦已耳。苟其知之。則以多數之主。人斷無不能勝少數之悍僕之理。吾嘗讀歐西百餘年來之歷史。其革千載之積弊。建回天之偉業者。何一不從學生團結而來。遠徵諸法蘭西之巴黎。奧大利之維也納。近徵諸俄羅斯之聖彼得堡。葱葱哉。鬱鬱哉。學生之氣概。轟轟哉。烈烈哉。學生之事業。嗚呼。噫嘻。何渠不若漢。

以暴制暴。非所貴也。故有文明思想者。常善以文明之手段。恢復其固有之權利。今次之舉。其近之矣。自立於無可訾議之地。以溫和之法。而請願於使署。以溫和之法。而集議於會館。以溫和之法。而要求於朝廷。此歐西人民所經由之路也。我中國國民運動之歷史。一見於乙未年日本議和時之公車上書。再見於庚子年立大阿哥時。海外之飛電。並此而三矣。而此次之舉。尤有次第。有法度。是國民運動力進化之明證也。吾欲爲中國前途賀。

檀香山賠款問題

庚子春。檀香山以治疫之故。焚燒人民財產數百萬。而吾華商居大半焉。初焚時。檀政府擔認賠償。乃至今三年。

毫無影響。蓋檀政府之力實不足以辦此。故請求諸美國華盛頓政府。乞以國庫支辦云。今年美國議會。此案殆將通過。全檀僑民。鵠立以待。洵轍之救。乃最後爲某議員所沮。尼竟於豫算案內。除去此項。今欲得賠款。不可不再望諸三年後之第五十八次議會。然五十七會議。可以否決。五十八會議。又安保其不否決耶。且否決之數。十八九在意計中耳。若是乎。吾華商之數百萬血本。其遂已矣。

號稱第一等文明國。號稱自由政體之祖國。而其所行如是。直棍騙耳。直盜賊耳。先哲有言。兩不平等者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卽道理也。斯言諒哉。吾聞南美洲之各地。數十年來。屢次革命。其革命軍無論大小。無論成不成。而每暴動一次。則吾華商財產損害者。必以數百萬計。今以不知其幾千萬矣。而何有區區之檀島。雖然。我政府豈惟不問而已。並不知有此事。豈惟不問有此事而已。且並不知其地有中國人。豈惟不知其地有中國人而已。恐並地球上。有此地而亦不知也。

檀香山之役。日本人所損失者。不過區區十數萬耳。然頃者據所報告。則旅檀之日人。開大集議於領事館。決議特派二員。歸懇於政府。由日本政府與美國政府直接交涉。雖其果能有效與否。不可知。然爲一國公僕。受國民委託者。不當如是耶。若我華民。則何所呼籲。何所伸訴乎。無父無母之孤兒。在途中受他人之鞭笞呵斥。忍氣吞聲。並哭不敢。而何有爭辯。哀哉。無國之民。哀哉。無國之民。

民選領事問題

中國駐劄檀香山領事楊蔚彬。貪污殘暴。鬧埠僑商。久欲得其肉以爲食。但願全國體。不欲與爲難也。乃楊贖貨無厭。竟串同奸僧。偷走鴉片私烟。計購稅值美銀五萬元。約墨銀十萬元又欲並其合夥之奸僧。所得一部分之利益。而奪之。夥忿忿洩其事。於是美政府告究全案。水落石出。並查有私帶不合例之人上岸之案多件。美政府乃照會北京政府。解其任。訊其罪。楊已去矣。

美政府知中國官場爲魑魅魍魎之窟也。乃一檀島華商曰。吾願與商交涉。不願與官交涉。請爾等於闔埠中有望者。公舉欲人焉爲領事。若貴政府不認。吾國能必使認之。華商之有文明思想者。提及官之一字。輒鄙之。不以人類齒。故至今尙未肯徑諾云。雖然。此事殆非可以已。聞美政府之意。欲舉金山紐約馬尼刺諸地領事。皆一律照此法辦理云。

我政府所不欲派之人。而他政府強之使派。是國恥也。雖然美人心目中。信用我國民。不信用我政府。是亦大國之風度也。夫政府既自取其悔。而國民又烏可放棄其責也。嗚呼。美國之舉動。視彼戢戢然媚腐敗官吏。越俎以代人壓制民權者何如矣。

俄皇遜位之風說

近日各國報紙。屢言俄皇將有遜位之舉。其出於英報日本報者。或由於惡感情。殆不足聽。惟法國與俄聯盟。邦交最篤。當無誣詆之言。而月前巴黎某大報館。亦著論論此事。故關心時局者。深注目焉。此風說所自起。或言俄皇有革新之志。欲舉行立憲政體。開議會與民更始。引用民間秘密黨共參政事。使消內患。而俄太后及盈廷大臣皆大反對之。俄皇鬱鬱不能行其志。故欲遜位云。果爾。則亦可謂天下事無獨必有偶矣。專制國之君權。大率類是可嘆。

俄羅斯與高麗

高麗今王自中日戰爭以後。託日本之宇下。而自加尊號曰皇帝。意氣揚揚。甚自得也。今年舉行卽位四十年大祝典。曾不自量。而欲忘比前英皇域多利亞六十年祝典之盛舉。照會各國。請派頭等公使來賀。各國無一應者。唯命駐使屆時致賀而已。惟俄國則慨然諾之。特派王爵某爲頭等全權賀使。不日可到韓京云。噫。俄國外交政策之巧妙。乃至如此。可畏哉。

嗚呼劉坤一 嗚呼陶模

前後數日間。而兩江總督劉坤一逝。前兩廣總督陶模逝。朝廷失兩老臣。於現今政界。不免有多少影響。雖然老臣有三種。一曰老鍊者。二曰老猾者。三曰老朽者。若英國之格蘭斯頓。德國之俾士麥。可謂老鍊者也。若中國之李鴻章。可謂老猾者也。若其人物之價值。於此兩資格。一無所合。皆謂之老朽。老鍊之人。以一身係一國之安危。苟失一焉。則誠可謂國家痛惜。老猾之人。雖未必能爲國家福。然其一舉一動。皆大有關係於政治界。故其死也。亦常於中國之現象有所變動。若老朽之人。則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少。失一人焉。失十人焉。失百千萬人焉。論時局者。勿措意焉可也。

論人貴平心。不可有所過譽。有所過毀。今請略論兩人。

劉坤一之功名。得自平髮一役。其實彼在當時湘軍中。第三四等人物耳。以後進晚起高壽。值前輩彫謝之後。故獨尸大位。中東一役。其狼狽顛沛之狀。聞者噴飯。然以江南爲湘軍根據地。故江督爲湘人世襲權。劉之得以久踞要津者。以此。拳匪之亂。立東南保護之約。不無小功。然自此以往。外國在南方之權力範圍。亦愈益確立矣。近年以來。惟爲外人所謳歌者。則能有大權於國中。劉近日所以保得其位置。隆隆日上者。由其媚外政策之日嫻熟也。

陶模昔日邊陲。無所表見。及移節兩廣後。曾數上奏議。言人所不敢言。士論頗許之。雖然陶也者。無氣力之人也。其所見。或有以加於諸老朽之上。而實行力之薄弱。亦與彼等相類。觀一年來廣東之政界。可見也。聞其死。蓋有數端。爲大學堂總教習事。張之洞有信切責。梁鼎芬有電辱罵。恨憤之極。一也。又聞曾有南洋某商。願自捐八萬金。辦武備學堂。陶已許之。已收之矣。及乞骸骨後。德壽受代。竟以其款入私囊。陶詰責德。德以庫帑支絀。爲辭。某商詰責陶。陶不能應。遂嘔血云。二也。此雖小事。亦速其死之原因也。要之陶無氣力之人也。使其稍有氣力。其

末路所成就。當不至若是。吾謂劉陶之逝。朝廷失兩老臣。不足爲朝廷惜。而張之洞失兩傀儡。最足爲張之洞惜。然以張之洞之才略。居今日之地位。又安所往而不得傀儡。然則亦可無惜也。

獎勵歐美游學

日者有懿旨獎勵游學歐美。大哉王言。如絲如綸矣。然日本時事新報。北京特電。乃云皇太后以日本游學生好言民權自由。此風不可長。故欲移諸歐美以易之也。吾以爲我政府雖愚。當亦不出此下策。夫日本之學風。皆自歐美來也。日本未受歐美學以前。無解民權自由之義者。及歐美學日盛。而此義亦日盛。雖然。日本猶未能得民權自由之真相也。學於人者。必不能如其所學者。事理然也。今我國若能廣派學生於民權自由之發祥地。深可爲吾國前途賀矣。

匈牙利國父百年紀念祭

西歷九月十九日。匈牙利人舉行獨立「國父」誕生百年紀念。祭於其布打彼斯得京城。實匈牙利獨立以來最大之祝典也。其日全都之國民。自上官署及銀行各大公司。下至負販騶卒婦孺。莫不歇業休沐。共赴盛會。全國近都遠鄙之民。扶老攜幼。以至者不下十數萬。到處旌旗飄揚。照耀天日。全國聞紙。皆吮筆伸紙。謳歌其國父之事業。以爲獨立自由。祝卽前此反對之報館。至是亦竭誠贊嘆。靡有異詞。於戲盛矣。

國父爲誰。則五十三年前亡命於突厥。八年前卒於意大利之路易噶蘇士也。

其日上午九點鐘。舉行祝典於波羅的士丹教會堂。噶公遺族二人。及全國有名望諸人物。各團體之代表者。各府州縣之委員。咸集禮畢。復同詣噶公遺墓。舉行紀念碑開工之典。現任首相伯爵阿善尼爲先導。其餘議院議員。市長及市會員。各團體之代表。各地方之委員等。絡繹相繼。車馬凡百數里。直達墓所。先獻花環。誦讚美之歌。

首相繼起演說。親置二巨石以爲碑礎。乃復齊唱讚美歌。懽聲雷動。禮畢同見噶公老友狄埃兒將軍。及公之遺族。爲國民深表感謝云。

其日全都街衢安靜無譁。學生之自遠近來集者。各執國旗及花環。列成隊伍。誦愛國之歌。和以軍樂。時有童顏鶴髮之父老。扶杖來觀。感極而掩泣者。則曾目擊千八百四十八年往事之遺民也。入夜。市民復列炬火。結樂隊游行市中。以表祝意。金吾不禁。玉漏莫催。全市皆醉人云。於戲盛矣。

嗚呼。匈加利而僅爲今日之匈加利。殆非噶公之志也。故奧匈合併後。而公遯跡於外國。不入政界者。猶二十餘年。夫以愛國熱誠若公者。豈其忍忽然於故山猿鶴焉。故爾爾者。毋亦猶有魯仲連蹈海之餘痛也。雖然。匈加利雖不能爲千八百四十八年之匈加利。而猶得爲千八百六十七年以後之匈加利。公亦可以瞑矣。彼國民之愛公念公也如是。他日必有能繼公之志。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者。公亦可以瞑矣。

南洋公學學生退學事件

十月十七日。上海南洋公學特班。政治班。頭班。二班。三班。四班。五班。六班。學生二百餘人。同時退學。實中國國民前途關係第一重要事件也。其始末及善後事宜。略向本號錄門。茲不具列。本社記者。聞此且憤且憂。且喜且懼。不嫌越俎。略陳蠡見。爲國中近學堂者。告。且爲中國學生團體告。

人羣之所以進步。有二要素。一曰秩序。二曰自由。斯二者相反而相成。學校者最能代表此二要素之精神者也。騷擾衝突。最足以破壞秩序。全國學校。而屢有此等警報。必非現象之良者也。雖以鄙人之好動好競。亦必非樂聞有此等事。且不願國中今後屢有此等事。雖然。今茲之役。吾不能不敬服南洋公學學生之志節氣魄。而深爲公學辦事諸人羞也。凡一團體之有破壞舉動也。必非一二人之所能爲。亦非一二事之所致。必有遠因總因。伏之許久。彼其所含破壞之種子。既多且熟。如滿屋爆藥。待火星而陡發焉。偶有一二至微至小之近因。分因爲

之一點一撥。而其末流雖橫決而不可制。不知者以爲是區區小節。豈值小題大做。無端而爲此平地風波之舉。以爲是其人之囂張而桀驁也。曾亦思美國所以獨立。豈其因區區之印稅條例。日本之所以討幕。豈其因區區之攘夷遠勅也。雖微此事。而其獨立討幕之變。固始終不可免。通覽古今萬國破壞之歷史。無論大而一國。小而一初級之團體。其革命風潮之進播。皆若是焉耳。今茲之變。以區區一墨水壺事件。而波瀾乃至於是。使除墨水壺事件外。而無他原因也。則吾不能不責備諸學生之無忍耐無秩序。雖然。吾信此區區事件。必不足以動第五班全班生之公憤。且動公學全學生之公憤也。彼其學堂之意。若曰。今日科舉之制漸廢矣。學校之論漸昌矣。吾此學堂。爲干祿之階梯。爲終南之捷徑。吾安往而不得學生。以此一念。而其待學生也。固已犬馬蓄之。娼優視之。以爲彼輩皆搖尾乞憐於我而來也。以此一念。固已與國民教育主義不並容。以此一念。則其他萬種束縛馳驟。令學生萬不能堪之事。固已日積月進而不知所極。使學生而終與半點國民思想也。亦何難視然而安焉。而今日世界摩激之風潮。固不許爾爾。今日我國民進步之程度。固不許爾爾。以此相持。其何一日之能安也。嗚呼。此風朝日烈一日。此程度日進一日。吾恐數年以後。豈惟南洋公學。舉國各學校。亦將如是焉矣。又豈惟舉國之學校。凡國中一切團體。亦皆如是焉矣。

當道者毋以此爲不過二百餘少年之浮躁舉動也。以吾所聞。兩年以來。若杭州。若廣州。若其他諸省。此等小小騷動。既已屢見不一見。雖其間團體不堅。輒被挫折失敗。而其機固已大動矣。在辦學校者之意。豈不以學生不遵規則。萬方同慨。非我等之責任也。夫學校以規則秩序爲貴。使學生而事事與本校之主權爲敵。與本校之成規爲敵。則甯可謂學生之本分焉。雖然。亦視其成規爲何如耳。歐美人待黑奴之規則。亦不可不謂之規則。人類待牛馬之規則。亦不可不謂之規則。以此而相梏焉。其誰能堪也。學生之智識程度。視總辦教習已高數級。總辦教習不自揣。覩然擁桌比以臨之。不甯惟是反媚嫉焉。而思弄卑劣之手段。以倚之。有所挾焉。而以呼爾蹴爾之

聲色臨之。此而能受。其爲無人心者矣。故吾非欲盡爲學生迴護也。使辦學校者而能自省焉。改良焉。其規則悉根於公理。悉恭酌於現今各文明國所通行之大例。其教習皆略通當世之務。有相當之學力。於此而其學生猶翬張焉。浮動焉。事事相與爲難焉。則雖移鄰移遂。而豈爲過也。而無如今日之辦學堂者。殊不足以問執人口也。嗚呼。豈惟一校卽一國亦如是矣。同一無政府黨也。在美國人皆厭之惡之。在俄國則人皆憐之慕之。以其所對待者不同也。嗚呼。履霜而惕。堅冰月暈而思颺。吾爲南洋公學懼。吾尤慮可悲可懼之事。什伯於南洋公學者。更在其後也。任教育事業之人。其念之任更重大於教育事業之人。其念之。

頗聞繼任之人。懲於前事。欲更張一二小小規則。以籠絡學生。或置規則於可有可無之列。貌爲癡聾。一任所至。以是爲善後之政策云。嘻。誤矣。吾固言此次之風波。非由最近一二之小原因而起。苟不從精神上大加洗刷。雖東補西苴。日日取小節而改之。何益也。且團體者。必非以其規則而可存立者也。苟有規則而不行。則與無規則等。而學堂已非復學堂矣。立學之意。所以訓練國民。國民之要素不一。而守規則重秩序。實爲其要點。如之何其可以置之。若有若無也。彼持此政策者。豈不以爲學生囂張不靖。頑梗不化。終非可以規則範圍之。吾不如任之焉。毋以身爲怨府也。願吾信我國之少年。必非有蔑規則好破壞之性質。苟規則而良焉。而適應於文明程度焉。則正宜以嚴厲行之。絲毫無所假借。吾知其未有不能受者也。苟如是而猶有不受者焉。則必其爲秩序之蠹賊者也。其力固斷不能動全體。而與辦事人爲敵。而又足也爲慮也。而不然者。初旣以惡規則生出少年不反抗爭之心。繼乃以無規則而養成少年蔑視秩序之習。則少年之墮落。真不可救。而吾國之前途。更不可問矣。抑吾更欲爲學生諸君進一言。西哲有言。惡規則固惡也。而猶勝於無規則。一今諸君以不忍於壓制。犧牲其種種利益。以演此活劇。誠可欽慕。願吾望諸君以此精神。以此魄力。必別造一新團體。而使之由惡規則變爲良規則。無使之由惡規則變爲無規則。頃見滬上各報。知諸君有共和學校之設置。其前途若何。非局外所得揣測。要

之勿爲同情者所痛。而爲反對者所快。此則鄙人所以爲諸君勸。兼爲一國之青年勸者也。竊嘗論之。教育與政治。其性質大異。其在政治。則人人皆治人者。人人皆受治於人者。故治者與受治者同權。而治者應受受治者之監督。其在教育。則教者爲一級。受教者爲一級。故教者與受教者不能同權。而受教者應服教者之監督。今諸君之以共和名新校也。不知共和其教育之主義歟。抑共和其教育之法式歟。共和其教育之結果歟。抑共和其教育之現象歟。由前之說。吾爲新校之前途賀。由後之說。吾爲新校之前途弔。且豈惟弔新校而已。吾中國教育之事業。且於此生頓挫。吾中國少年之性質。且於此生影響。嗚呼。諸君之責任。亦其重哉。諸君之地位。亦其艱哉。又聞公學當局者。今頗以柔滑手段。欲籠絡諸君歸學。以解嘲於萬一。吾知諸君中必無有受其愚者也。苟其有之。則是此一段民權萌芽之歷史。被點污於此輩之手。非直同學之罪人。又一國之衆人也。拿破崙言用兵之術。曰：「兵之勝敗。全在最後之五分鐘而已。」今諸君以最文明之舉動。以與文明之敵相抗。吾知諸君之初志。非爲一已計。實爲一國教育之前途計也。使諸君而堅忍焉。持久焉。始以破壞。而終以建設焉。則一國之學生團體。皆將有所瞻仰。有所踵繼。使學生之資格地位。進而益上。而彼所謂腐敗之教育家。亦將知所畏。而稍有一二之自省之諸君。今日之事。其必爲將來中國教育史上。一最大之紀念。無可疑也。而不然者。彼文明之敵。將快言曰。此少年氣盛輩。有文明思想者。不過如是如是。任其跳擲。少選。且將帖然矣。於是益無所憚。以自恣。豈惟南洋公學不能改良。且恐他校之腐敗者。益更腐敗。而其影響。又不徒在教育事業而已。嗚呼。吾聞俄皇近者。悉召回西伯利亞遣戍之青年矣。俄國大學中。昔由警察部監督者。則改歸校中國團體自監督矣。天下之可敬可愛可崇拜者。孰有過於俄羅斯學生者乎。吾意我黃族摯誠強毅之男兒。其必不讓後進之斯拉夫族。以獨步矣。

海外志士之義舉

頃者廣東旱潦疾疫。饑饉厲行。民間生計界之現象。慘不忍觀。一月前由各善堂。飛電海外告急。吾國民旅居北

美洲者不下十餘萬人。電至領事及所謂紳董者。遲回莫應。惟金山大埠保皇會中志士。卽夕集議。立捐二千餘金。仍復由有力者先墊千餘。卽日電匯返國。頃尙日日勸捐。心力俱瘁。又美洲英屬加拿大域多利溫哥華咸水等埠。亦卽日捐集三千餘金。立卽電歸。復由各埠總理。徧傳各支會。使急祖國之難。聞現計美洲各保皇會已捐集萬餘。此後尙源源籌捐云。此可見有團體則事易集。而海外諸國民愛國之心。誠加人一等矣。

咄！袁世凱劾張之洞！！

頃日本朝日新聞電報記。有袁世凱嚴劾張之洞事。雖未知確否。然殆可信果爾。則袁世凱真好男兒。袁世凱真好男兒。

據傳其所劾者。有好大喜功。志高才疏等語。此天下之公論。人人同知者也。惟其所重。在其濫借外債。損傷國權一事。可謂特識。此事爲亡中國一大罪案。而前此政論家熟視無覩焉。不特政府未一慮及。言官未一言及。卽報館亦未一論及也。吾昔深痛之。深憂之。去年曾著滅國新法論一篇。直揭其罪。今節錄以供參考。

（前略）中國龐然大物。精華未竭。西人固未遽肯以前此之待埃及者相待。而要之債主之權。日重一日。則中央財政之事業。必至盡移於其手。然後快。是埃及覆轍之無可逃避者也。而庸腐奸險。貌託維新之強臣。如張之洞者。猶復以去年開督撫自借國債之例。借五十萬於英國。置兵備以殘同胞。又以鈔政局之名。借外債於日本。使其意豈不以但求外人之我信。驟得此額外之巨款。以供目前之揮霍。及吾之死也。或去官也。則其責任非復在我云爾。而豈知其貽禍於將來。有不可收拾者耶。使各省督撫皆效尤張之洞。各濫用其現在之職權。私稱貸於外國。彼外國豈有所憚而不敢應之哉。雖政府之官吏百變。而民間之脂膏。固在彼噬我吮。而堪我胸。甯慮本息之不能歸趙。此樂貸之彼樂與之一省五十萬。二十行省不旣千萬乎。一年千萬。十年以後。不旣萬萬乎。此事今初起點。論國事者。皆熟視無覩。而不知卽此一端。已足亡中國而有餘。而作俑者之罪。真

擢髮難數矣。(後略)

鄙人昔爲此論。非有惡於其人。而故爲尋癥索垢之言也。誠以遺毒無窮。爲中國前途計。不得不大聲疾呼也。聞張之洞自受事南洋以後。甫下車。卽又與上海某洋商議借巨款。其播毒種以便私圖之野心。方興未艾。此次袁能直揭之。其識卓矣。此實張氏千萬年不可磨滅之罪狀。頃張氏忽其開去署缺之旨。論者謂袁之言與有力云。中國政界。或從此添一段浩氣。

張之洞借款問題

張之洞開去兩江署缺。而無飭回湖廣本任之明文。內幕中必有一段歷史矣。據日本報言。以借款問題故。外務部告英公使。以政府不負責任。其如何償還。皆責成張之洞云云。審如是也。雖化張之洞之爲千百身。一一身中千百毛孔。一一毛孔中千百銀錠。其亦無以爲贖也。以此苦張之洞。而懲將來之效尤。未始不可。然此事顧可行乎。恐張氏不久。必有借外國之力以復其位者矣。張氏何足輕重。而失國權者。其又一事也。又聞有電詢鄂撫端方。若能代張籌還。則實授以鄂督。不能。則飭張回任。而別置大員以監督之。端氏其將何以應此耶。張氏回任被監督。大妙。彼最惡人言自由。請君入甕。嘗此不自由之風味。

咄！張之洞劾梁鼎莖！！

官吏社會之鬼域。實千種萬種。不可思議。炙手可熱。咳唾珠玉之武昌知府梁鼎莖。盤踞湖北要津者十餘年。千辛萬苦。千迴萬折。乃始揭開假臉。而貪得此一官。見將軍而長揖。對嬖豎而足恭。一電而殺陶模。一語而懼劉坤一。豈廢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爲耶。天下崇拜之洞者。必並崇拜鼎莖。唾罵之洞者。必並唾罵鼎莖。洞與莖殆三生石上。不可解之緣矣。何圖近日忽聞有之洞劾鼎莖事。其考語八字。則矜才恃已。舉動浮躁也。嘻異矣。吾欲語之洞曰。此八字者。公與鼎莖共之者也。鼎莖卽小之洞。之洞卽大鼎莖。公得毋欲作自傳耶。

古詩曰。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又曰。君恩不可保。中道長棄捐。鼎羹文人。得毋誦棄婦詞而惻惻耶。又聞此事原因。蓋由之洞去鄂時。端方揚言先劾鼎羹。後劾之洞。之洞懼。乃先劾以自贖云。端方劾之洞。以求代已奇之洞。劾鼎羹。以求免尤奇。雖然。亦何奇。義和團之最大戎首。非劾剛毅。載漪。英年趙舒翹於外國政府。以自贖耶。是無以名之名。之曰不可思議而已。

陶方帥之死狀

陶方帥猶不失爲大吏中之賢者也。徒以魄力不足。故不惟不能有所施設。而竟以速其死。耗矣哀哉。客有自粵來者。述方帥之死狀。蓋方帥而不辭職。則可以不死。方帥本無甚病也。其患哮喘者已十年。近亦非有所增益也。而坐畏事之故。日日思退。請開缺之第三摺上。識者已知粵事益無可爲矣。開缺得許。電報到之日。德壽自兩點鐘往拜會。九點鐘始退。德見陶向。啞啞無多言。惟彼日則滔滔泊泊。若決江河。一片皆教訓方帥語也。歷數其到粵後所辦各事。如何不妥。如何無狀。陶惟垂頭以聽。默不一語。及德退。陶遂嘔血數口。其夜梁重棗罵姚文倬之一電。到姚寺充廣東大學堂總辦姚木一庸人也。鼎羹以其毀廣雅書院濼。姚文倬故以一電罵之。文曰。妖言惑道。亂我廣東全省士民。思食汝肉。翌晨張之洞一電到。亦爲大學堂。雷不知其語云何也。而方帥遂嘔血升許。時滿城官吏。滿署胥役。皆競趨走伺新督之顏色。陶以一人孤立於督署中。已如贅疣矣。而德壽復間日一至以罵之。南洋某商捐八萬金。以建武備學堂。陶所竭力運動而得者也。德壽以償款支絀爲名。遂乾沒之。於是乎陶遂日日嘔血。不得不死矣。嗚呼。世態炎涼。一至於此。做官者其鑒之哉。聞方帥思想甚發達。乃至語其幕府中人云。中國終不可以不革命。嗚呼。斯人也。而有斯言也。世界風潮。略可觀矣。然知而不行。與不知等。舉國皆陶方帥。而中國遂不可救。嗚呼。

賭國

廣東自張之洞將圍姓歸入正餉始多盜。李鴻章督粵患盜思治之。有軍無餉。乃抽賭。以賭之所入治盜。盜益盛。今者全省皆賭。全省皆苦盜矣。聯軍賠款無所出。各省步粵塵。官以賭率民。於是有江南彩票。湖北彩票。江西彩票。浙江彩票。票者出其風潮之驟盛。不啻歐洲中原各國聞法國革命。則風起水湧。以相從也。至是粵東始以賭風易天下。然其力猶未足以動中央政府。近者有政府大彩票之議矣。聞其價票百金。總額三千兆云。天下籌款之妙術。孰有過此耶。前者昭信股票。自恭親王以下。悉有報效。恐不久將有報效彩票之事。

昔人云。以國爲孤注。虛言耳。豈有若今日袞袞諸公之豪舉者耶。

吾今不忍復有戲言。諸君亦知生計學學理乎。一國之民。耗其日力精力財力於無用之地者。國未有不敝。在諸君之意。殆以爲此賭焉者。其所擲之財。仍歸本國人。未足爲損也。姑無論以此爲賠款。財源勢不得不外溢。卽不外溢矣。而一國民皆狂醉於大賭小賭。生產力消盡。而國以亡矣。法國革命前其已事也。中外之貨力亦滿地矣。得其道而用之。何求不得。其忍更以此阱民也。噫。

商務可興乎

頃北京政府有設商務部之議。且飭美使伍廷芳向僑美華商招股云。伍之必無所得。吾敢斷言之。但政府設一商務部。遂可以興商務乎。商法不立。中國之民。終無可見天日之望。然非悉定諸種法律。則商法何所附。非變更政體與民更始。則諸種法律何所行。吾故言今日中國言改革。無一事之能改革也。商務一端。如是他可推矣。故今日不爲新中國。則爲死中國。無中立之理也。

真正奴隸學堂

今日舉國之學堂。皆奴隸學堂也。而奴隸程度最高者。當必以廣東大學堂首屈一指。廣東大學堂自梁鼎棻一電後。改聘半男半女之不仁長爲總教習。丁以堂中舊有體操一科也。不喜之。改爲習禮。猶可言也。所習之禮維

何曰朝覲之禮。升降拜跪。猶可言也。次者爲見官之禮。若何唱喏。若何請安。猶可言也。次者爲跟班之禮。若何疊衣服。若何裝水煙。學堂教科。而至於裝水烟。豈不可以入天下古今萬國之無雙譜耶。聞在行堂中步。必須彎腰低頭。頭稍昂。輒記過。嗚呼。養奴隸不足責。何苦更養肺病之奴隸耶。習南洋公學之厭制程度。低於廣東大學堂萬倍。而公學學生已演出此一段有名譽之大活劇。廣東大學堂諸君。遂以一秀才易跟班之樂。耶丁某畸形童子。何足責。而粵東士風。真羞天下矣。嗚呼痛哉。粵其先亡哉。

委內瑞拉事件

近日風潮。全起於歐洲以外。此帝國主義自然之結果。不足爲異也。南非洲之事方告終。南美洲之葛藤復大起。去年以來。南美洲之伊阿脫。哥命比亞。委內瑞拉。三共和國。其國民中有謀三國之合併者。哥命比亞政府反對之。伊阿脫政府亦不願與聞。惟委內瑞拉政府替焉。於是委國與彼二國有違言。既而彼兩國民中有不慊於委政府之政策者。遂互通氣脈。舉叛旗。英美德諸國政府。乘機以各收漁人之利。其關係頗甚複雜。又外國人之僑寓其地者。復多陰助之。兩共和國之政府。不得已乃逮其私助叛黨者而拘禁焉。此委內瑞拉事件之發端也。近者英德兩國。責言於委內瑞拉政府曰。以汝之故。拘繫我民。其賠償其所損害焉。委政府不應。其民激昂殊甚。境內德國人所開之鐵道。禁其運行。市民至圍德使館。此事之曲不在委政府。而在英德。盡人所同知也。而英國卒調兵艦。盡擊沈委國之微弱海軍。頃已不得不俯首帖耳。託美國政府爲公判。以解於二強。而二強猶主張強制政策云。嗚呼。天下惟有強者之權利耳。豈惟委內瑞拉。

論日本解散下議院

陽歷十二月二十八日。日本下議院被解散。

日本自頒憲法以來。迄今凡十三年。召集議會者十七次。下議院被解散者五度。其一明治二十四年辛卯。散之。

者爲松方內閣。其二明治二十六年癸巳散之者爲伊藤內閣。其三明治三十年丁酉散之者爲松方內閣。其四明治三十一年戊戌散之者爲伊藤內閣。其五卽今度散之者爲桂內閣。

解散議院者。政府與民間最後之決戰。而現內閣之死活問題也。前列舉五度之中。惟癸巳一役。於再選舉時適遇中日之戰。全國一致以禦外侮。故伊藤內閣得以不蹶。自餘三度。皆議院方解散。而內閣隨以覆亡。其在辛卯。則再選舉開會後。而松方內閣總辭職也。其在丁酉。則不待選舉後。而松方內閣已辭職也。其在戊戌。則再選舉後。不待開會。而伊藤內閣已辭其職也。今茲桂內閣之前途。又將如何。

解散議院者。民權進化之大消息也。有衝突然後有解散。有衝突然後有進化。凡立憲國公例。政府每建一政策。不可不求人民之協贊。下議院者代表民意者也。故將其政策提出於議院。而得過半之贊成者。則謂之通過。得過半之反對者。則謂之不通。過。既不得通過。則其政策萬不能施行。不能施行。則政府員當去其位。於此而政府員堅持所信。不肯舍去也。則其所以待議院者。惟有兩法。小則停會。大則解散。停會者。意謂使議員再熟思其利害也。解散者。停會之後。而議員之反對如故。則政府謂此或不過代議士之偏見。而非國民之真意。於是解其現任者。而命全國人民再選焉。亦名爲訴意見於國民。停會解散二者。皆以君主之名。用其特權以行之。實則皆由政府意也。解散後。必隨命再選舉。開臨時議會。再選舉後。而新議員之反對政府者。仍居多數。則國民之意嚮益可見矣。於是乎政府員更不得不辭職。於此而仍欲不辭職。則命再解散。而三選舉亦可也。雖然。果爾者。則政府員之無恥極矣。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再選舉而議案猶不得通過。則政府必辭職。其常也。日本前此之三度。皆若是矣。故立憲國之政府。萬不能率其私意。以厲行民之策。苟爾爾者。人民一心戮力與之決戰。政府未有能久尸者也。此之謂權在國民。

英國者。政黨政治之完全模範也。其國爲兩大政黨。一在朝。一在野。在朝黨。必其在議院占多數者也。若在野黨。

易而占多數。則在朝黨不得不與之易位。蓋政府之廢置。一聽諸議院者也。故英人恆言曰：「巴力門之權。無事不可爲。除是使男變女。女變男耳。」極言一國大小之主權。皆在其手也。日本維新日淺。民權方在萌芽。故未能純然爲英國。所謂政黨政治者。明治三十餘年間。政權皆在藩閥之手。藩閥者舊藩士之有功於維新之役而膺爵賞者也。其人以薩摩長門兩藩最多。雖然。人民智識政治思想。既漸發達。其機固不可以終遏。明治七八年以後。民主革命之聲。徧國中。十三年終頒發立憲之詔。而板垣大隈。皆以元勳下山。結集民間政客。互標旗幟。建國體而自爲之領袖。日本之有政黨。實始於開國會以前七八年也。雖然。其所謂政黨者。甚幼稚。結集不肅。機關不備。故經十餘年。猶不足以代內閣。然藩閥之爲政府者。固已常不得不與一有力之黨相提攜。以自固焉矣。其間所謂「超然內閣」者。日本有所謂超然內閣者。謂超則常岌岌。若不甚安。否則議會屢解。而政府屢蹶。民間勢力日高一日矣。然其天皇固非深喜政黨者也。故政黨力雖日盛。然猶未能直接獨力。以當政府之衝。及明治三十一年戊戌。伊藤當國。以俄人逼還遼東一案。國民恥其損威。聲譽頓減。議院反對之者大半。於是伊藤解散議會。及總選舉時。自由進步兩黨合爲一名。曰憲政黨。併力以向之。伊藤察事不可爲。故不待再開院而先辭職。而大隈板垣代之。是爲日本第一次之政黨內閣。是時民黨萬歲之聲。徧國中。論者至稱爲第二之維新云。雖然。自由進步兩黨之主義。常柄鑿不相容者也。一旦以利害之故。相聯合。其事固不可以久。果也。不過六月。而憲政黨內潰。自進兩派復裂爲二。而第一次政黨內閣。亦隨而亡矣。繼之者。復爲藩閥。所謂山縣第二次內閣是也。山縣內閣與自由黨提攜。得以安者兩年有餘。山縣感激不自勝。而自由黨之驕態亦可掬。於是伊藤忽翩然下野。徧國中演說。倡革新政黨之議。未幾。取板垣十餘年來經營慘淡之自由黨。一舉而奪之。更組織新黨。名曰立憲政友會。會既成。庚子九月。山縣拱手相讓。伊藤復受之。是爲日本第二次之政黨內閣。是時進步黨之勢。齶然。政友會占大多數於議會中。宜若何以久矣。乃亦不數月。而政府內部復訮。政友會內閣又潰。繼之者。卽爲今之桂內閣。其成立殆兩年於茲矣。至今日而始有解散議會之

事而風潮又將一變。此十年來日本世界之大略情形也。

由此觀之。日本之進步。固不得謂甚緩。開議會僅十三年。而民黨與政府衝突。至被解散者。既五度。取政府而代之者。亦既兩次。謂其民之無力焉。不可也。雖然。政黨內閣既成立矣。且皆以大多數立於議院矣。而皆不能持久。或半歲而蹶。或七八月而蹶。其蹶也。又皆由自腐而非有敵黨從而擠之。然則謂其真有力焉。亦不可也。經此二役以後。遂使前此之謳歌政黨政治者。漸變爲厭倦政黨政治。或且疑政黨員之閱歷淺。而行政之智識有所不足。反不如藩閥之可以持盈保泰焉。謂非政黨之自取侮於人。固不可也。雖然。立憲政治之必與政黨爲緣勢也。其頃向固漸趨於彼端。欲避不得。避桂內閣之以「超然」立於今日。其能安然一年有餘。亦云幸矣。果也。遂有今度大衝突之事。

此次最大之爭點。則地租徵增繼續案也。政府提出此案。而兩政黨皆反對之。是以決裂。其案之始末內容。今勿具論。要之反對此案者。進步黨素所持之主義也。而政友會則新表同情。是以前此常相柄鑿之兩黨。政友會即自向與進步黨爲政敵今忽提攜爲聯合軍。以向於政府。若此者。政府之所不及料也。兩黨既提攜矣。於議會既占多數矣。論者以爲政府必更其主義。退讓以求調停。而政府強硬不屈。交涉不諧。而至停會。停會不已。而至解散。若此者。又兩黨之所不及料也。政府之強硬也。驕也。何驕爾。以其新與強英結同盟。自以爲功也。此其事與戊戌之伊藤內閣頗相類。伊藤內閣當時之強硬也。亦驕也。何驕爾。以新戰勝我而自以爲功也。當時伊藤政府。且不能與大勢敵。今內閣可想矣。

議會之強硬也。恃聯合也。此其事亦與戊戌時之議會相類。至其再選舉再開會時之形勢。果何如。則非今日所能知也。以兩大政黨之力。同頃政府。則政府自固不得不蹶。卽不遽蹶者。更解散一度焉。其蹶亦必矣。若蹶後而繼之者。仍爲超然內閣乎。將爲政黨內閣乎。果爲政黨也。則爲兩黨聯合乎。抑一黨獨立乎。非今日所能預言也。

而今日兩黨之交涉。日親一日。其選舉至互相避。互相讓。則雖非如戊戌時之合兩黨爲一黨。然相去亦不遠矣。意者數月以後。日本將有第三次聯合政黨內閣之出現乎。未可知也。

雖然聯合內閣。必不能久立。此立憲政治家所經驗也。憲政黨往事。亦其前車矣。兩黨首領。夫既熟知之。然則後此之出於何途。果有非旁觀人所能逆視者也。雖然自今以往。日本藩閥之燄將日衰。而日趨於政黨政治。此吾所敢言也。彼伊藤者。向來藩閥中最有力者也。而今已立於反對之地位。吾非以伊藤之進退卜輕重。然其機勢可觀也。民權進步之大勢。不得不如是也。

他人之內政。與吾最無與者也。然觀此可以測世界進化自然之大運焉。故略述一二。以爲內地人士之欲知外事者告。其久旅此邦之人。讀之。是不啻野人之語其曝也。抑吾與彼之政府。彼之政黨。兩無所憎好也。而聞其民黨之聯合之衝突之將勝利也。則色然若有喜者。然吾不知何心歟。

東藉月旦

敘論

新習得一外國語言文字。如新尋得一殖民地。雖然得新地而不移民以墾闢之。則由石田耳。通語言文字而不讀其書。則不過一鸚鵡耳。我中國英文英語之見重。既數十年。學而通之者。不下數千輩。而除嚴又陵外。曾無一人能以其學術思想入輸中國者。此非特由其學術之缺乏而已。得毋西學亦有未足者耶。直至通商數十年後之今日。而此事尚不得不有待於讀東籍之人。是中國之不幸也。然猶有東籍以爲之前驅。使今之治東學者。得以幹前此治西學者之蠶。是又不幸中之幸也。

東學之不如西學。夫人而知之矣。何也。東之有學。無一不從西來也。與其學元遺山之詩。何如直學社少陵。與其學桐城派古文。何如學唐宋八家。然概計我學界現在之結果。治西學者之收效。轉若不能及治東學者何也。其

故有二。一由治西學者。大率幼而就學於本國之學問。一無所知。甚者或並文字而不解。且其見識未定。不能知所別擇。其初學之本心。固已非欲求學理爲通儒矣。而所從之師。又率皆市井鬪鬪之流。所以導之者。非學問之途。而衣食之途也。雖其中能自拔流俗者。未始無人。然已麟角鳳毛矣。若治東學者。大率皆在弱冠成童以上。其腦中之自治力。別擇力。漸以發達。故響學之心。頗切。而所獲較多也。二由欲讀西文政治經濟哲學等書。而一銓解之。最速非五六年之功。不能。若幼童腦力未開。循小學校一定之學級以上進。則尤非十餘年不可。向來治西學者。既無遠志。又或困於境遇。不能卒業。故吾國尋常學西文之徒。其最高等者。不過有中學校卒業之資格而已。何怪乎於精深之學問。一無所聞也。若治東學者。苟於中國文學。既已深通。則一年之功。可以盡讀其書。而無隔閡。卽高等專門諸科。苟好學深思者。亦常不待求師。而能識其崖略。故其效甚速也。然則以求學之正格論之。必當於西而不於東。而急就之法。東固未有可厚非者矣。

治東學者不可不通東語。此亦正格也。蓋通其語。則能入其學校。受其講義。接其通人。上下其議論。且讀書常能正確。無或釐毫千里。以失其本意。誠不可少之具矣。雖然。學東語雖較易於西語。然亦非居其地。接其人。以歲餘語功習之。不能若用簡便之法。以求能讀其書。則慧者一句。魯者兩月。無不可以手一卷。而津津有味矣。故未能學之。而專學文。不學作文。而專學讀書。一一急就之法。殊未可厚非也。

今我國士大夫。學東文能讀書者。既漸多矣。顧恨不得其途徑。如吸科當先。某科當後。欲學某科。必不可不先治。某科一科之中。某書宜先。某書宜後。某書爲良。某書爲劣。能有識擇抉者。蓋寡焉。同學諸子。德惠草一書。以餉來者。自念淺學。如余。未嘗能通其語。入其學校。非惟專門之學。一無所得。卽普通之學。亦未偏習。以門外人而語宗廟百官之美富。適爲知者。嗤點耳。雖然。其留學斯邦諸君子。或功課繁劇。不暇從事。或謙讓自持。率不操觚。今我不述。則恐更閱數年。而此種書。尙不能現於我學界。斯甯非一恨事歟。是用不揣固陋。就所見及者。草爲是篇。雖

無大裨于時彥。抑不至貽誤於後生。是所差堪自信者耳。

第一篇 普通學

凡治學者。必須先入普通學。入學校受教育者。固當如是。卽獨學自修者。亦何莫不然。吾中國人。曩昔既未一受普通教育。於彼中常兒所通有之學識。猶未能具。而欲驟求政治經濟法律哲學等專門之業。未有不勞而無功者也。往昔留學生。亦多犯此弊。今皆知之而革之矣。學者卽不能入其中學校。循次而進。亦當取其中學課程相等之書。抉擇參考而自讀之。今將日本現行中學校普科目列示之。

一倫理

二國語及漢文

三外國語

四歷史

五地理

六數學

七博物

八物理及化學

九法制

十經濟

尚有習字圖畫唱歌體操等科。以不關於讀書故省之。
其法制經濟兩科。乃近年新增者。前此無之。

以上諸學。皆凡學者所必由之路。盡人皆當從前者也。除國語漢文一科。我國學者可勿從事外。自餘各門皆不可缺者也。大抵欲治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等者。則以歷史地理為尤要。欲治工藝醫學等者。則以博物理化為尤要。然非謂治甲者便可廢乙。治乙者便其廢甲也。不過比較之間。稍有輕重而已。

第一章 倫理學

中國自詡為禮義之邦。宜若倫理之學無所求於外。其實不然。中國之所謂倫理者。其範圍甚狹。未足以盡此學之蘊也。今請列日本文部省最近所發之訓令。關於中學所教倫理道德之要領。列其目如下。此事屬中學第四第五年級者

一對於自己之倫理

健康 生命 知情意 職業 財產

二對於家族之倫理

父母 兄弟 姊妹 子女 夫婦 親族 祖先 婢僕

三對於社會之倫理

他人之人格 他人之身體財產名譽秘密約束等 恩宜朋友長幼貴賤主從等女性協同社會之秩序社會之進步

四對於國家之倫理

國憲國法 愛國 兵役 租稅 教育 公務

五對於人類之倫理

公權國際 動物 天然物 眞善美

六對於萬有之倫理

準是觀之。以比於吾中國所謂倫理者。其廣狹徧全。相去奚翅霄壤耶。故外國倫理學之書。其不可不讀也明矣。或曰。吾所追求學問者。知識也。道德之學雖高矣美矣。而不切於急用。子何必斷斷言之。不知學問所以能救世者。以其有精神也。苟無精神。則愈博學而心術愈以腐敗。志氣愈以衰頹。品行愈以設邪。將安取之。今者中國舊有之道德。既不足以範圍天下之心。將有決而去之之勢。苟無新道德以補佐之。則將並舊此之善美者。亦不能自存。而橫流之禍。不忍言矣。故今日有志救世者。正不可不研究此學。斟酌中外。發明出一完全之理倫學。以為國民倡也。倫理之書。顧可忽乎。

今請擇其最適於研究之書一二種前列之。而其餘可供參攷者附錄焉。下各節皆仿此

又以下所列各參攷書有非習普通學時所必讀者。蓋不論何學皆進而愈深其學科常實澈於小學中學高等學大學也。今因著錄之便於論普通學時並及之而已。下仿此。

中等 教育倫理講話 二冊 文學博士元良勇次郎著 定價一元四角半

此書簡明賅括。最適於初學之用。凡分前後二編。前編第一章至第六章為緒論。內分倫理學之範圍。及定義。自己之觀念。即對自己之倫理等課。第七八九章為家族倫理。內分家族組織。親子之道。婚姻論等課。第十章至二十三章為社會倫理。內分概論。公益論。禮儀論。信義論。慈善論。名譽論。訴訟論。娛樂論。獻身論。生命論。財產論。品格論等課。第二十四章至三十四章為國家倫理。內分國家組織論。一班。臣民相互之關係。納稅之義務。兵役之義務。權利義務之解釋。責任論。國際倫理。一般人類與國家之關係。政府與人民之關係。國民名義之觀念等課。後編自三十五章至五十四章。皆思想倫理。內分生存競爭與德義之關係。自家保存之理法及其制限。勤勞與安息。自愛與愛他之關係。職業之選擇。知與行之關係。欲望論。恭儉與奢侈。殘忍論。安心與懷疑。反省論。嗜好論。自由及其制限。改心論。道德之裁判。思想與實行之關係。宗教與倫理之關係。善惡之標準。常道論等課。一課不過千餘字。言簡而意備。一課之後。皆附以問答。能潑發人思想。誠斯學最善之本也。此書上海廣智書局已譯成

倫理通論 二冊 文學博士井上圓了著 定價一元二角

此書以明治二十年出版。距今十有五年。就日本人讀之。覺其已成芻狗。然適合於我國今日之用。全書共九篇。第一篇緒論。凡二十三章。第二篇論人生之目的。凡十七章。第三篇論善惡之標準。凡十八章。第四篇論道德本心。凡十八章。第五第六篇。皆論人事進化。凡三十一章。第七第八篇。條舉各家異說。凡三十六章。第九篇諸說分類。凡十三章。末附倫理學者年代攷。此書就本學各種問題分類。與元良氏之著體例不同。其敘諸家學說。極為簡明。讀之可以見源流派別。而知今日所攷定諸新道德。非漫無依據也。故學者若無暇博涉。則專讀此二書可。

以知此學之梗概矣。

參攷書列後。

中等教育倫理學教科書

法國查爾著
岡田良平譯

四册

定價一元四角

新編倫理教科書

文學博士高山林次郎合著

五册

定價一元二角五

岡田氏之書。日本諸學校通用為教科書者最久。井上高山皆著名大家。其書亦精心結撰。但專為日本人說法。

日本團體民俗。有與我國大相反者。故在彼雖為極良之書。在我則祇足供參攷而已。

修身原論

法國福林著
河津祐之譯

一册

定價六角二

倍因氏倫理學

英國倍因著
法國博士添田壽一譯

五册

定價一元五角

珂氏倫理學

英國下的活著
中村清彥譯

一册

定價一元

斯氏倫理原論

英國斯賓塞爾著
田中登作譯

一册

定價七角

倫理學新書

德國羅埃著
立花銑郎譯

一册

倫理學 文學博士元良勇次郎著

一册

定價一元二角

越氏倫理新篇

美國越布列著
渡邊又次郎譯

一册

定價五角

河津氏之書。乃奉文部省命所譯。倍因氏主張實利主義者也。其書上篇論道德之意義性質。下篇詳論希臘以

來諸大家之說。珂氏則主張直覺說。而抑實利說。兩書對照。頗有可觀。斯賓塞之名。久為我國人所知。其論倫理

道德。主張幸福主義。而歸本於進化。但譯本頗不能達其意。羅哲埃之書。專務調和諸說。立論不倚於一偏。在歐

西號稱佳本。然譯文亦若艱澁。元良氏之書。乃其早年之作。繁博雖過於倫理講話。而精要不逮之。越氏之書。乃

撮譯大意。說明實行應用之原則。故亦頗便初學焉。

近育成會新出一叢書名曰一倫理學書解說。凡十二册。全部定價四元六角。取歐美古今斯學名家之書。譯其意而解釋之。書皆鴻作。而解釋者亦著名之人。讀之亦較尋常譯本爲易。茲將其目列後。

一 牙エキ一倫理學綱要

二 スターナン倫理學

三 ミエルスト倫理學

四 ルツルピン倫理學

五 シケワルト倫理學

六 フリストトール倫理學即阿里士多德

七 カント倫理學即康德

八 マツワンシー倫理學

九 シハ井ツワ倫理學

十 ミエンステルバルヒ倫理學序論

十一 シント倫理學

十二 ワリオン倫理學

此外尙有

主樂派之倫理說

綱島榮一郎講

ルス氏倫理學綱要

田中達渡邊龍聖共述

皆專門學校之書。可供參攷。

其尤為浩瀚博大者。則有

倫理學精義 英國麥懇治著 野口援太郎譯 一册 定價一元四角

倫理學批判 英國士焦域著 山邊知春 太田秀穗同譯 一册 定價兩元五角

倫理學 英國格理安著 西晉一郎譯 一册 定價二元

格氏麥氏皆英國近世最著名倫理學家。其書精深博大。可稱斯學之淵海。倫理學說批判。網羅諸派之學說。而加以論斷。全書分四篇。第一篇為敘論。以下三篇。則取自利直覺功利三大派。各為一篇而論之。一一述其立論之根柢。而下以公平之評論。苟能卒業一過。則於斯學之源流派別。大綱細目。長短得失。皆瞭然矣。然此乃哲學科專門之業。非治普通學時所能問津也。若欲知本學沿革之大概。則

倫理學說十回講義 中島力造著 一册 定價九角

最為簡明括要。而

倫理學史 山本良吉著 一册 定價一元

東西洋倫理學史 木村鷹郎著 一册 定價三十五錢

此兩種亦可參攷也。

第二章 歷史

歷史者。普通學中之最要者也。無論欲治何學。苟不通歷史。則觸處窒礙。俛俛然不解其云何。故有志學問者。當篋發之始。必須擇一佳本。歷史而熟讀之。務通澈數千年來列國重要之事實。文明之進步。知其原因及其結果。然後討論諸學。乃有所憑藉。不然者。是猶無基址而欲起樓臺。雖勞而無功矣。欲治政治經濟法律諸學者。則歷史為尤要。必當取詳博之本讀之。

綜日本歷史之書。可分爲八類論之一曰世界史。西洋史附焉。二曰東洋史。中史國附焉。三曰日本史。四曰泰西國別史。五曰雜史。六曰史論。七曰史學。八曰傳記。

第一節 世界史 西洋史附焉

日本人所謂世界萬國史者。實皆西洋史耳。泰西人自尊自大。常覺世界爲彼等所獨有者。然故往往敘述阿利安西渡之一種族興廢存亡之事。而謬冠以世界之名。甚者歐洲中部人所著世界史。或併美國俄國而亦不載。他更無論矣。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譯西籍。襲用其體例名義。天野爲之所著萬國歷史。其自序乃至謂東方民族無可以廁入於世界史中之價值。此在日本或猶可言。若吾中國則安能忍此。近年以來。知其謬者漸多。大率別立一西洋史之名以待之。而著真世界史者亦有一二矣。欲求最簡明適於初學之用者。莫如

新體西洋歷史教科書 文學士本多淺治郎著 一冊 定價一元

附參照圖畫 同 一冊 定價八角

附參攷書 同 一冊 定價一元八角

此書之所以優於他作者無他。其序事條分縷晰。眉目最清。以若干乾燥無味之事實。而有一線索以貫之。誦之不令人生厭。每序一事。不過兩三行而止。而必敘述其原因結果。毫無遺漏。此其所特長也。然以求簡之故。或言之而不能盡。此又無可如何者也。故別著一參攷書以補之。大抵日本人所著西洋史。可充吾國教科之用者。莫良於此書矣。其參攷書則可以供教師之用也。獨修之學者。宜二書皆誦之。此書上洋廣智局已有譯本。題曰泰西史教科書。

雖然此書不過臚舉實事簡明有法耳。至於言文明進步之象。嫌其不詳。其與之相補者則

萬國史綱 元良勇次郎
家永豐吉

合著 二册 定價一元二角

西洋史綱 算作元八
峯岸米造

合著 二册 定價一元七角五

此二書皆據歷史上之事實。敘萬國文明之變遷。以明歷史發展之由來。故最重事實之原因結果。而不拘拘於其陳跡。元良家永之書。凡分三編。上古編三章。曰古代東洋。曰希臘。曰羅馬。中古編二章。曰闇黑時代。曰復興時代。近世編二章。曰宗教改革時代。曰政治改革時代。每章分政治史。宗教史。工藝技術史。文學哲學科學史。社會史等門。誠簡要賅備之作也。箕作峯岸之書。上洋某局有譯本。題曰歐羅巴通史。

世界通史 德國布列著 和田萬吉譯 一册 定價一元七角

此書在歐西極有盛名。德國文既重十餘版。美國人某譯為英文。亦已重六版。聞英德諸國之學生。每上堂受講。義之時。恆攜帶之。以便記憶。云此書所長。在以極簡潔之筆。敘述極多數之事實。於少數紙片之中。學生取備遺忘。莫良於此。但其史事之關聯因果。少所論及。初學者讀之。未免厭厭欲睡。惟既讀他書。有心得者。得此則裨益不淺耳。

其餘參考書

世界歷史 磯田良編 一册 定價一元

新編萬國歷史 長澤市藏著 五册 定價一元六角五

萬國歷史 天野爲之著 一册 定價一元三角

萬國政治歷史 下山寬一郎著 此書頗佳。惜未成而著者已卒

萬國史要 辰巳小次郎 小川銀次郎著 一册 定價八角

以上諸書皆視本多等三書較爲詳悉。各有所長。可供參攷。

萬國史

金井恆郎編

一冊

定價一元

此書比於他書。雖無特別復勝之處。但其每人名地名之下。必備注其西文原字。便於參攷。日人以和文假名譯西音。詰屈幾不可讀。置此本於側。以備檢查。亦頗便也。

以上諸本。皆以歐羅巴史。而冒世界史萬國史之名者也。其真可稱爲世界史者。惟有最新出之一種。

世界史上卷

坂本健一編

一冊

定價一元六角

此書東西洋合編。材料宏富。文章亦流暢有姿態。現僅成上卷。其西洋史不過敘至阿刺伯人西漸。其東洋史不過敘至南北朝。然已褻然一巨帙。冠絕此類同名之羣著矣。學者苟專讀此本。亦可識全球民族榮悴之大勢也。
見上洋各報告
白已有譯之者

萬國史綱目

重野安釋著

上綱四冊

定價一元

著者爲文章博士大學教授。日本漢學家第一流也。其書全用漢文。所用人名地名。亦依瀛寰志略等舊籍所常用者。蓋專爲中國人而著也。其體例仿朱子綱目。用編年體。每條皆列一綱。其目則低一格。敘事頗爲簡潔。宜於中國人腦質。但近今西史之佳構。無不用紀事本末體。舊裁之作。萬不及新著矣。重野氏以漢學著名。至其新學之學力。或不逮後人。遠甚學者。苟讀東文。則正不必乞靈於此編耳。現僅出上編。其下編須本年八九月可以出版云。未通東文者。得此亦勝於誦岡本監輔之萬國史記。且勝於坊間尋常譯本也。

以一書而通上下數千年。其勢萬不能詳固也。然則欲求詳者。宜讀斷代史。泰西史家率分全史。爲上古中古近世最近世四時代。今請擇四時代史之佳者論之。

西洋上古史

浮田和氏著

專門今校講義錄本

古上史

坪內確藏著

同

二書皆佳。而浮田氏之作。尤為宏博。僅敘上古。而其卷帙之浩繁。舉諸家全史之著。無有能及之者。而其敘事。非好為漫冗長。蓋於民族之變遷。社會之情狀。政治之同異。得失。必如是。乃能言之詳盡焉。希臘羅馬之文明。為近世全世界之文明所自出。學者欲知泰西民族立國之大原。不可注意於此。必如浮田新編。始稍足以鑒吾儕之求矣。有志政治學者。所尤不可不讀。

中古史

坪內確藏著

專門學校講義錄本

中古史者。黑暗時代居其大半。其中於文明之迹。其無甚可紀者。故著述家亦希佳本。殆無之焉。無已。必取此書。

世界近世史

松平康國著

一册 定價一元二角

近世史出版者亦頗少。此編實專門學校講義錄也。題為世界近世史。蓋真屬於世界。東西洋並載者也。體例謹嚴。文章條達。學者不可不讀之書。

近世泰西通鑑

美國棣亞著

全二十七册

此書乃明治十六年至二十三年陸續出版。距今十九年至十二年前。係島田三郎。波多野傳三郎。肥塚龍鈴。木良輔。青木匡。沼

間守一等六人同譯。皆學界中錚錚人物也。其書自土耳其人陷君士坦丁堡不起。至日耳曼意大利建國統一止。凡二十七卷。七十三篇。比松坪氏之書。其卷帙約過十四倍。東文近世史之詳博。無過是者。然頗不見重於當今學界。日人至今始無過問者。或病其稍繁蕪歟。然苟欲專門名家於史。則固不可以不讀矣。原本初出時。定價極昂。每册售值一元。今則二十七册。以二元五角。可以得之矣。

日本人著譯最近世界史。所謂最近世界者。凡有四種。今全列其目。

歐洲新政史

法家米天黎著

東邦協會譯

二册 定價一元

最近世界史上卷

坪井九馬三著

一册 定價一元三角

十九世紀史

英國馬瑟西著

幸田成友譯

一册

定價五毫

十九世紀列國史

美國扎遜著

福井安岡譯

一册

定價三毫

歐洲十九世紀史

同

大內暢三譯

一册

定價一元二角五

最近世史

松坪康國著

專門學校講義錄本

以上諸本其幸田氏所譯即上海廣學會所曾譯名爲泰西新史攬要之本也。福井與大內所譯同一原書。然因文字之優劣幾使人截然不知爲雷同。讀大內所譯覺其精神結撰躍躍欲飛而福井之本乃厭厭無生焉。可知率爾操觚輒欲取前人最著名之作以點竄塗改者誠所謂蒙不潔於西子新學小生亦可以知所戒矣。

坪井氏之書非不佳惜其未成松坪之作必爲良構無可疑者。然始見於今年講義錄亦未觀全豹也。據現有之書則歐洲新政史歐洲十九世紀史兩者最良矣。新政史卷帙稍繁敘事自較詳悉然扎遜氏書最晚出參酌此諸家之著述而別創新裁蓋其所重者不專在事實而著眼於其大處要處以最簡明之筆而發揮時局之趨勢其自序云以上乘之興味銳敏之眼光觀察事實之裏面而寫出時代之精神非夸言也故欲研究近世史以此書爲最有趣味。凡他家著最近世史者皆託於維也納會議惟此書獨溯諸法國大革命以前是亦其特點也。惟此事實不甚詳故宜以歐洲新政史夾輔讀之。

此外尚有二佳書足供參攷者。

近世外交史

有賀長雄著

一册

定價一元五角

今世歐洲外交史

法國比縮兒著

酒井雄三郎譯

二册

定價三元五角

此二書雖以外交爲重然十九世紀列國之事迹幾無不與國際有關係者故不獨專學外交者所必讀即尋常學者亦宜研究也。

惟著最近世史者。往往專敍其民族爭競變遷。政策之煩擾雜錯。已屬應接不暇。故於學術工藝教育等。文明進化之跡。勢不得不別爲書以述之。頃日本人於此類書。尙未有佳文。惟有

十九紀世

太陽報臨時增刊

一册

定價四角

此書乃由十數人分門編輯。內分東洋西洋政治史。及產業史。學術史。文藝史。教育史。宗教史等篇。雖非能如諸大家之精心結撰。然其書固日本現時所獨一無二也。與大內氏歐洲十九世紀史合讀。于百年來大勢。可以瞭如矣。此兩書上海廣智書局皆已譯成付刊

文明史者。史之中最高尙者也。然著頗不易。蓋必能將數千年之事實。綱羅於胸中。食而化之。而以特別之眼光。超象以下論決。然後爲完全之文明史。日本今日尙無一焉。惟有

文明史

家永豐吉著

專門學校講義錄

家永氏專所文明史者也。其與元良氏合著之萬國史綱。頗有此意。惜未能大成此書。僅有第一章。乃敍述文明史之沿革者。偉論精思。必當一讀。然不可謂之史也。此之外則

歐羅巴文明史

法國基梭著

永峯秀樹譯

十六册

基氏爲文明史學家第一人。此書在歐洲。其聲價幾與孟德斯鳩之萬法精理。盧梭之一民約論相埒。近世作者。大率取材於彼者居多。此本乃由英文重譯。間有詰屈不能盡達其意。出版在明治九年。距今幾三十載矣。用漢式釘裝。格式頗陳舊。現坊間頗難得。學者寶之。

世界文明史

高山林次郎著

一册

定價三角五

此書敘述全世界民族文明發達之狀況。自宗教哲學文學美術等。一一具載。可以增學人讀史之識。惟僅至十八世紀。戛然而止。自序言別有十九世紀文明史一書。數月之後。便當殺青。然及今已三年有餘。尙未出版。良可

惜也。

族 第二章。滿洲之興起。第二章。歐人通商之第二期。條頓民族第四章。俄國東方侵掠之初期。第五章。印度之蒙古帝國勃興。及其瓦解。第六章。英人侵略印度。第七章。滿洲朝之侵略西方。第八章。緬越諸國侵略之初期。並南洋諸島。第九章。中亞英俄衝突之初期。第十章。鴉片爭戰。及洪楊之難。其摻羅事實。而連貫之。能發明東西民族權力消長之趨勢。蓋東洋史中最佳本也。上洋廣智書局近已譯

要之東洋史之不完全。比西洋史更甚。蓋材料之不足。欲成一偉大之作。斷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至矣。中國史至今迄無佳本。蓋以中國著中國人史。常苦於學識之局而不達。以外國人著中國史。又苦於事實之略而不具。要之此事終非可以望之他山也。而不得已而求其次。則現時日本所著最良者。爲

支那史

市村瓊次郎
瀧川龜太郎

合著 定價一元三角

此書係爲中國教科之書。故極從簡略。分爲六卷。第一卷編爲三。曰總敘。曰太古史。曰三代史。第二卷爲秦漢史。第三卷爲兩晉南北朝史。第四卷爲隋唐五代史。第五卷爲宋元史。第六卷爲明清史。不過順時代敘下。無有特別結構。但頗能提要鉤元。且稍注意於民間文明之進步。亦中國舊注所無也。若我國學校。據爲教育書。則有所不可。蓋日人以此爲外國史之一科。則其簡略似此。已定本國人於本國歷史。則所以養國民精神。發揚其愛國心者。胥於是乎在。不能以此言隔河觀火之言充數也。

支那通史

那珂通世著

已出五冊

定價二元五角

此書全用漢文。前在上海。已有重刻本。但僅及宋代而止。其所世史尚闕如也。此書與古村氏之著。體裁略同。而完善尙不逮之。蓋前書頗近新體。此書全仍舊體也。此外著者雖多。更等諸自鄒矣。

清史攬要

六冊

敘述二百年來事。頗有爲中國史家所諱者。亦可以供參攷也。

支那開化小史 田口卯吉著 一冊 定價六角五

此書實史論體也。所重者在論斷。而不在事實。故其所載。紀惟擇其有關於議論者而錄之。至其論則目光如炬。善能以歐美之大勢。挾中國之病源。誠非吾邦詹詹小儒所能夢也。漢以前尤爲精絕。又眉端有詳隲者數家。皆用漢文。其議論頗足與原書相補。云。此書上海廣智書局已

支那文明史 白河次郎 國府種徳同著 一冊 定價三角

中國爲地球上文明五祖國之一。且其文明接續數千年未嘗間斷。此誠可以言豪者也。惟其文明進步變遷之跡。從未有敘述成史者。蓋由中國人之腦質。知有朝廷。不知有社會。知有權力。而不知有文明也。此書乃草創之作。雖非完美。然大輅樞輪。厥意亦良善矣。內分十一章。第一章世界文明之源泉。及支那民族。第二章原始時代之神話。及古代史之展開。第三章支那民族自西亞細亞來之說。第四章學術宗教之變遷。概說。第五章政治思想及君主政體之發展。第六章歷數地理之發達及變遷。第七章建築土木之發達及變遷。第八章文字書法繪畫之發達及變遷。第九章支那人用歐洲印刷術之源流。第十章樂音發達之變遷。第十一章金匱之使用及舟車。其第三章第五章最有獨到之論。此門外漢語亦不少。別有

支那文明史 論中西牛郎著 一冊 定價三角五

亦足供參攷。上海普通室有譯本。

此外言中國近世事者甚多。分屬史論及傳記兩門論之。其學術亦別從其類。

第五節 日本史

國民教育之精神。莫急於本國歷史。日本人之以日本歷史爲第一重要學科。自無待言。但以華人而讀東籍。則

此科甚爲間著。因其與數千年來世界之大勢。毫無關係也。故我輩讀日本史。第一義欲求知其近今之進步。則明治史爲最要。第二義欲求知其所以得此進步之由。則幕木氏史亦在所當讀。若前乎此者。雖闕之可也。今著錄其最有名者數種。

帝國史略

有賀長雄著

一册

定價一元五角

著者爲當世名士。最留意於制度文物之變遷。議論常有特識。其區分時代處。尤能見國民發達之次第。東人以爲名著。

二千五百年史

竹越與三郎著

一册

定價一元五角

此史在日本史中。卷帙最稱浩博。著者以能文名。其史筆明暢飛動。學界最寶。要之西史之書。雖復汗牛充棟。求其真完全美滿毫髮無憾者。今尙不得一焉。鄙人不揣樛昧。近有泰西通史之著。擬以浮田之上古史。坪內之中古史。松平之近世史。輿論社之近世泰通鑑。大內之歐洲十九世紀史。酒井之今世外交史。數書爲底本。而更以參攷羣書以補助之。欲以三年之功成一絕大之史。此志若酬。雖不能良。亦省學之披吟之功不少耳。

第一節

東洋史

中國史附焉

日本所謂東洋者。對於泰西而言也。卽專指亞細亞洲是也。東洋史之主人翁。實爲中國。故凡以此名所著之書。率十之八九。記載中國耳。故今兩者合論之。現行東洋史之最良者推

中等東洋史

桑原隲藏著

二册

定價一元

此乃爲最晚出之書。頗能包羅諸家之所長。專爲中學校教科用。條理頗整。凡分全爲四期。第一上古期。漢族膨脹時代。第二中古期。漢族優勢時代。第三近古期。蒙古最盛時代。第四近世期。歐人東漸時代。繁簡得宜。論斷有

識。
其餘叅攷書。

東洋史綱

兒島獻吉郎著

二冊

定價各三角

東洋史要

市村瓊次郎著

二冊

定價七角五

中等
東洋歷史

木寺柳次郎著

二冊

定價八角

中等
教育 東洋史

藤田豐八著

二冊

定價各三角五

兒島氏初著東洋史之人也。市村氏在帝國大學中以東洋史名家者也。但諸書雖為東洋史。實不過中國史。其
他有論及者。皆附庸耳。此未足以稱其名也。今年專門學校新設學史一科。其講義錄中有

東洋史

高桑駒吉著

此書以中國印度為主。而他國亦不忽略。今尙未出完。待其完成。或可為東洋史中第一位乎。

東邦近世史

田中萃一郎著

上卷一冊

定價一元

東洋之斷代史。舍是書更無他本。此書凡分十章。第一章歐人通商之初期。拉丁民之

日本開化小史

田口卯吉著

六冊

定價七角半

與支那開化小史同出一人之手。其議論常多獨到處。雖我邦人誦之。亦不至生厭。若欲略知日本數千年進化
之跡。毋甯此史為良。

開國始末

島田三郎著

一冊

定價一元五角

開國起原

勝安房著

三冊

定價三元

懷往事談

福地源一郎著

一冊

定價二角

三書皆述敍德川莫葉之事實。蓋日本之過渡時代也。日本所以能成爲今本之日本者。皆彼時代諸豪傑之賜也。誦之乃可以發揚精神。於我學界尤爲要品矣。讀日本史。莫急於明治歷史。而明始歷史。竟少佳本。吾人所不解也。惟有

明治歷史

坪谷善四郎著

二册

定價六角

用此名著述者。惟此一本耳。然非其佳者。無已。則惟太陽臨時增刊有寬都三十年一書。其中有一種題。爲

明治三十年史

者。內分學術思想史。政治史。軍政史。外交史。財政史。司法史。宗教史。教育史。文學史。交通史。產業史。風俗史。等十
二編。由一時名士分門纂輯。實近史中之最適於我學界者也。上海廣智書局有譯本。改題日本維新三十年史。
飲冰室壬寅文集卷十八附錄譯

加藤博士天則百話

日本文學博士加藤弘之。德國學派之泰斗也。專主進化論。以愛己心爲德道法律之標準。其言固多偏激。有流弊。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故其影響及於日本學界者甚大焉。余夙愛讀其書。故不欲紹介其學術於中國。蓋慮所益不足償所損也。雖然。今日學術思想勃興之時代。終非可以人力阻止。某種學派不使輸入我國。苟強阻止之。是又與頑固之甚者也。况能成一家之言者。必自有其根柢條理。苟其能理會其全體。而不藉口其一端。則不論何學派。而皆有裨於羣治。且天下之方術多矣。擇而從焉。陶而棄焉。豈不在我。故今取其天則百話。謹譯以諗同學焉。雖東鱗西爪。而博士學術之大概。亦在是矣。

實學空理之辨

原話一

論者或以真接有效用於實業之學科。謂之實學。反此者謂之空理空論。如機器製造。礦學。電學。工程。等。應用科

學最有益於實業者。謂之實學。其他物理學化學者雖純正科學。然以其爲應用學之根柢。故亦謂之實學。至如哲學心理學羣學等。專主理論。不依物質者。則動謂爲空理空論。此實謬見也。學科之虛實真僞。不在其所研究之客體。而在其能研究之主體。按，主，客能等字乃佛典通用語。日人亦常用之。此

况哲學心學羣學者。並所研究之客體。而非空也。雖然。此等無形之學科。其發明真理。固自不易。以故前此之治此業者。其所持論。自往往類於空漠無朕。然其中含真理者。亦已不尠矣。况在今日思想勃興。治此等學科者。必非空構揣測。而自滿足。往往依嚴格的科學法式。以求其是。然則論者之妄生分別。其陋亦甚矣。羣治開化。決非徒恃有形之物質也。而更賴無形之精神。無形有形。相需爲用。而始得完全圓滿之真文明。明徵諸今日之歐洲。有彰明較著者矣。

自由研究

原話十三

人羣一切之事物。與自然界一切之事物同。皆緣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作用。逐漸進化。雖學問宗教亦循此。天則而不可逃避者也。故無論言學言教。皆宜一聽研究者之自由。毫無他界以爲之束縛。然後教學乃可以發達。釋迦脫婆羅門之束縛。而興佛教。耶穌脫猶太教之束縛。而興景教。歐洲近世諸領學。脫景泰之束縛。而興新學問。皆其明效大驗矣。惟其研究之自由也。故能排其舊者。以興其新者。一興一廢之間。皆天演學所謂自然淘汰之作用也。苟無此作用。則學問宗教終不得作用進步。

乃或既用自由研究之力。排他人以自立矣。及其既立之後。又怙自己之勢力。轉以妨害他人之自由。是所不可解也。若耶穌教徒是也。耶氏之所以能立新教。豈不賴此自由乎哉。迨勢既成。又用世俗的權力。以侵來者之自由。何其不思也。雖然。耶教之迂腐虛妄。固終不可抵抗新學問。至於今日。勢力漸墜。固已不得不豎降幡。新學界之轅門矣。夫彼迷信宗教之徒。固執法誠。惟其教祖之忠樸。猶可言也。若乃教門以外之人。猶或設種種口實。

以壓制思想自由。識見之陋劣。實可驚矣。如倫理道德一科。益最受其毒者也。俗論者流。動謂古昔相傳之倫理道德。必非容後人之擬議。其得失。雌黃。其是非者也。苟其有此。則害名教也。壞風俗也。設此等種種虛漠之口實。而曾不能依學理以相辨難。嗚呼。持論不依於學理。而欲學問之進步亦難矣。

我輩九百九十年前之祖宗 原話十四

人莫不有父母。是曰雙母。父亦有其父母。母亦有其父母。是爲吾之祖父者。其數四人。祖父母亦有其父母。祖母亦有其父母。是爲吾之曾祖還母者。其數八人。曾祖父亦各有其父母。是爲吾之高祖父母者。其數十六人。如是遞推之。而三十二人。六十四人。百二十八人。祖先之數。逐漸增加。至不可思議。今試以三十年爲一代計之。積三十三代。九百九十九年。則其祖宗祖之。多有令人失驚者。其表如下。

父母二

祖父母四

曾祖父母八

高祖父母十六

第五祖三十二

第六祖六十四

第七祖一百二十八

第八祖二百五十六

第九祖五百十二

第十祖千〇二十四

以上凡三百年

第十一祖二千〇四十八

第十二祖四千〇九十六

第十三祖八千九百九十二

第十四祖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

第十五祖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第十六祖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第十七祖十三萬一千〇七十二

第十八祖二十六萬二千

第十九祖 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八十八

第二十祖 百〇四萬八千五百七十六

以上凡六百年

第二十一祖 二千〇九萬七千五百五十二

第二十二祖 四百十九萬四千三百〇四

第二十三祖 八千三十萬八千六百〇八

第二十四祖 七千二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十六

第二十五祖 三千二百五十五萬三千四百三十二

第二十六祖 六千五百六十八萬八千八百六十四

第二十七祖 一億三千〇二十一萬七千七百二十八

第二十八祖 二億六千〇四十三萬五千四百五十六

第二十九祖 五億二千〇八十七萬〇九百一十二

第三十祖 十億四千七百七十四萬千八百二十四

以上凡九百年

第三十一祖 二十億八千三百四十八萬三千六百四十八

第三十二祖 四十億六千六百九十六萬七千二百九十六

第三十三祖 八十億三千三百九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十二

以上九百九十年

然則十代三百年間祖先之數。應有千〇二十四人。二十代六百年間。應有一百〇四萬八千五百七十六人。三十代九百年間。應有十萬萬〇四千一百七十四萬一千八百二十四人。再加三代。共三十三代九百九十年間。應有八百三十萬萬三千三百九十三萬四千五百九十二人。表而出之。實有令人可驚可笑者。雖然。此就以族血統不相婚嫁者言。耳。然古來親族間婚嫁。實繁有徒。故其實數。並不若是其夥也。

按此條無關學。學不過以其有趣。譯之資談助耳。

利己心之三種 原話九十四

自昔學者。皆謂人類有利己利人兩心。同立並存。吾以為爲此說者。皆由其眼光局促。未能及於人類以外者也。

自昔學者皆以人爲一種特別之生物。本爲萬物之靈。故其研究種種性質眼界。全限於人類範圍之內。而不遑及於其外。至於今日進化之學理。大明人類由動物進變之說。既已若鉄案之不可動。故研究人類身心之現象。皆不可不並下等動物而研究之。此近世學者所同認矣。故吾今日論利己心。人兩心。亦不得不推本於是。

試觀下等動物之心性。則惟見其有利己心耳。無更所謂利他心者。存舍己之欲。以爲他謀。概乎未有聞也。其漸進步而爲高等動物。稍帶羣性。則於自利之外。亦微有利他之意。但不能真爲他謀也。不過不妄害他而已。蓋既相聚以爲生存。則專謀自己之利者。終不可保自己之安全。故不利他而亦不敢妄害他。此卽利他心之發端也。進化以至人類。則無論若何野蠻種族。其合羣之性。綜比諸高等動物。愈加確固。故利他之行爲。亦隨而進步。及至大文明大開化之社會。而他利心亦更盛大矣。此實天演大圈轉移變化之情狀也。夫論一人身心之現象。不可不徵其遺傳於父母。然則論人羣身心之現象。亦不可不徵其遺傳於遠祖之動物明矣。而自昔學者。未嘗能依此例以爲論據焉。此所以誤認後起之利他心。以爲固有利己心。並存而俱來也。

由是言之。則利他心不過爲利己心之一變體明矣。吾今得區利己心爲三利類。第一「無限純全之利己心」。第二「有限純全之利己心」。第三「變形之利己心」。所謂無限純全之利己心者。卽下等動物之利己心。惟盡己力所及以謀自利。毫不顧其他者也。所謂有限純全之利己心者。卽稍帶羣性之高等動物。雖謀自利而稍有限制。不妄害其他者也。所謂變形之利己心者。卽尋常人所稱爲利他心者也。此種利己心。高等動物。雖稍有之。然至人類界而始進步。蓋其目的。本非他人計。但欲自謀真實之利。或利子身或利于心。則非先謀他人之利不可。其利他。不過其一利己之手段也。故謂之變形之利己心。

此三種之利己心。自有高下之別。顯而易見者也。卽第一種行於普通動物界。第二種行於高等動物界。第三種行於人類界也。雖然。人類者。又兼此三種而有之也。大抵第二種其最通行。人人同具者也。至於第一第三兩種。

則因各人特別之性質而有所偏。而偏於第一種者甚多。第三種之利己心。即利他心其別亦有二。一曰唯物的。二曰唯心的。謀他人之利。而我因得物質上實益之報償。所謂唯物的也。謀他人之利。而我之本心。因以愉快焉。順適焉。所謂唯物的也。此二者。其利害竟歸於我。故名爲利他心。而實則爲利己心。無可疑也。凡人於其所親愛之人。親之每如與己之同體。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往往形異體同。幾無復彼我之別。故相互視其幸福。而憂其災害。以尋常論之。此可謂利他心。全非由利己心而出者也。雖然實乃不然。彼以其一體同情之故。見彼之幸福。而我已不勝愉快。見彼之災害。而我已不堪其痛苦。此其中殆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焉。故其利他也。畢竟自爲心上之利益。謀也。然此等心在本人。亦並不見其利己計也。故以意識論。可謂之利他。以本源論。實仍爲利己也。夫利益之高等者。不在軀壳之樂。而在心魂之樂。故此種心實利己心中之最高尚。最優美者也。譯者案唯物的利己心。本文未有明說。博士別有另著道德法律進化之理。一書言之最詳也。日常擇譯之參觀本報邊心學說之案語亦見其概。

宗教育家言。道德家言。常教人以利他之爲務。此乃利用吾人心性上之快樂。以使人勉爲善人。爲君子。爲孝子。爲名婦者也。吾人但從其教。則可以得此美名。而吾心亦以大快。此實普渡衆生之妙法門也。而溯其本源。乃不出於利己心之外。苟無利己之心。則雖聖賢亦無從施其教也。然則利他心亦非能離利己心。而自發生也。明矣。雖然此種高尚之利己心。自吾人之意識自觀之。則己爲利他。而非利己也。故此種意識。漸遺傳於子孫。而日以發達。久而久之。則若與生俱來者。然學者所以悞認利他心爲離利己心。而能獨立者。皆坐此焉耳。由此觀之。則利己心必非可惡可賤者。若其第三種第二種。實人類生存所不缺之具也。惟第一種之利己心。則害羣莫大焉。苟僅有此一而無彼二者。是則非人而禽獸也。

譯者案此加藤博士學說之要點也。其他種著述。發明此義。動累萬言。反覆詳盡。盛水不漏。日人推尊之者。以爲發泰西學者未發之蘊。其反對之者。則以爲正義之公敵。人道蝨賊。蓋日本學界諸先輩中。其受毀譽最劇。

烈者。未有若加藤氏之甚者也。平心論之。則所謂愛他心者。乃人羣所以成立之大原。日培植而滋長之。猶懼其不殖。而何必抹而殺之。使並爲利己心之附庸。倡此說者。是不啼恐人類之不知自私自利。而復教揉升木也。故此等學理。最不宜行於今日之中國。雖然加藤氏之意。則亦有在焉。彼見夫今日之人類。其於利他之事業。終不能安而行之也。故與其逆而節焉。不如順而道焉。大發明欲利己不可不先利他之義。以爲卿等所謂利非真利也。苟其真欲自利。則請求之於自利之外。此加藤氏所以雖蒙一國之非難。而卒堅持其說不少變也。吾於日本各報中見他人攻難加藤文也。加藤答客難之論文已不下百數十通。夫人苟能將其「唯心的變形愛己心」而擴充光大之。則始焉視一家所親爲一體者。浸假而視一鄉爲一體矣。浸假而視一國爲一體焉可矣。浸假而視天下爲一體焉可矣。浸假而視一切衆生爲一體焉可矣。此特視其以太之感覺力何如耳。此其義濶陽仁學發之最透。夫既視一鄉一國天下衆生。皆爲一體。則見其苦。則吾無端而忽生大苦。見其樂。則吾無端而忽生大樂。易所謂吉凶與民同患。維摩經所謂衆生病。是故我病。審如是也。則吾不欲利己。則勢不可不爲一鄉一國天下衆生。所以去其苦而生其樂。蓋不如是。則吾將痛苦而無極也。審如是也。雖利己何病。加藤氏立論之本意。雖未必有得於是。然吾人讀其書者。不可不作如是觀也。大抵凡成一家之言者。其中必含有真理者存。苟善讀之。無不可以爲進德之助。孔子不云乎。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而何以加藤氏之言之爲病也。若夫耳食其一二。而因以其自恣焉。抱持彼第一種禽獸利己心。而自託于加藤之徒。卽加藤亦有不任受者矣。

梁任公文選卷十七

敬告我國民

某不敏。謹因正月初吉。寓書於新民叢報讀者諸君。冀以間接力得普達於我所敬所愛所戀所崇拜所服從之四萬萬國民。

今日國民舉熙熙賀新年。願同此新年也。而當此者之感情。率有兩種。大抵兒童常歡忭。老人常慨歎。歡忭者。祝來日之方長也。慨歎者。覺已往之不可追也。我國民今日之位置。益未易斷定。或曰是幼稚時代也。或曰是老大帝國也。果其幼稚也。更歷一年。則多一年之進步。吾將賀年。果其老大也。更歷一年。則少一年之希望。吾將弔年。弔年非吉祥善事也。吾亦惡其非吉祥善事也。故有所欲陳於我國民。

今年癸卯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爲癸卯者僅四十一耳。遠焉者勿論。自今日而逆溯之。二百四十年前。所謂第三十七癸卯者。爲康熙二年。其前一年。則明桂王被害於緬甸。鄭成功卒於臺灣之歲也。自彼癸卯以後。中國民族始無復有尺寸土。所謂第三十八癸卯者。爲雍正元年。始平西藏青海。自彼癸卯以後。帕米爾高原以東諸部落。始盡合併於中國。數千年來。亞洲之形勢。爲之一變。所謂第三十九癸卯者。爲乾隆四十八年。至是準部回部。緬甸安南皆服。其前一年壬寅。復定暹羅。冊鄭華爲暹王。自彼癸卯以後。滿洲勢力。幾掩覆東亞南亞之全部。然極盛之後。難爲繼矣。所謂第四十癸卯者。爲道光二十三年。其前一年。則英人攻陷定海。乍浦。鎮江。逼金陵。乃割香港。開五口通商之歲也。自彼癸卯之後。滿洲民族。與中國民族俱敝。歐勢日益東漸。遂至今日。爲第四十一癸卯。實光緒之二十九年。去年義和團餘波。始悉定。要隘戍兵撤退。表面上之自主權。還與中國。況義之自今以往。中國益不得不爲全世界之大劇場矣。噫。歲月不居。時節如流。此後第四十二癸卯。其變遷更不知若何。然律以

春秋之例。所謂二百四十年間。我祖所逮聞者。其雲翻雨覆。陵遷谷移之狀態。既已若彼。嗚呼。宇宙能得幾癸卯。吾不忍弔今癸卯。吾亦未敢遽賀今癸卯。

東西各國。每年中必有一二日之大祝典。爲國民榮譽之紀念。若美國之七月四日。法國之七月十四日。皆舉國臚歡。鑿鼓軒舞。使人際其日。參其會。忽起歷史上無限之感情。嚮往先民。而益以增長其強固勇猛進步自立之氣。若我中國。則何有焉。所號稱一年中普天同慶者。惟此一元旦。夫元旦則何奇。不過地球繞日一周而復云爾。國民聚族以居。此土者。既四千年。乃曾無人。事上歷史上。可紀念。可慶祝之一日。而惟取無意識之天象。蹈常習故。聊以自娛。卽此一端。而其爲國民羞者。固已多矣。然使國運隆隆。民生熙熙。爲此春酒。以相慰勞。雖非盛軌。猶有取焉。今世何世。今時何時。決死生於河上。釜共舟沈。保喘息於會稽。薪隨膽若。魚游沸鼎。甯蓮葉之能戲。燕處燎堂。豈稻粱之可樂。嗚呼。我國民稍有腦筋。稍有血性者。茫茫對此。其感何如。回鑾以來。忽忽兩新年矣。去年今日。我國民猶喁喁然。企踵拭目。若不勝其望治之心者。而今果何如矣。嗚呼。我國民依賴政府之惡夢。其醒也未。我國民放棄責任之孽報。其知也未。哀了凡曰。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二語曾文正層稱道引用自今以往。我國民真不可不認定一目的。求所以自立於劇烈天演界之道。我國民今已如狐兒。無父母之可怙。已如寡婦。無所天之可仰。如孤軍。被陷於重圍。非人自爲戰。不足以保性命。如扁舟。遇颶於滄海。非死中求生。不足以達彼岸。乃我國民。今徒知想望政府。崇拜政府。責備政府。怨詈政府。是何異救兵不至。而惟待援。以自斃。狂飈不息。而惟咒風以求活也。嗚呼。愚而可憐。孰有過此。

今執一人而聒之曰。汝其速救。而國人將曰。吾固願救。然吾日日願救。今遂可救乎。此實一最難駁解之問題也。願吾以爲今日。卽未能爲救國之實事。然不可不爲救國之預備。天下固未有無預備。而能成實事者也。今日我輩所以欲救國而無其道者。正坐前此預備工夫之太缺乏。今日所應爲之事。宜以前十年二十年而整備之者。

也。惟前此不爲。故不得不寤我於今日。今日而猶不爲焉。則他日欲有所爲。其寤我者猶今也。日復一日。而國遂以淪亡。今憂國者動輒曰。政府壓制。故民間不能展其力也。斯固然也。然使政府壓力頓去。我國民遂能組織一完備之國家乎。吾有以知其不能也。勿徵他事。請觀兩年以來民間之言教育者。夫今之政府。百端皆壓制矣。若夫教育事業。勿論其精神。而論其形式。彼固日日下諸諭旨。上諸奏牘。汲汲以此事獎勵民間者也。使吾民之能力果能及此。則雖省省府府。州州縣縣。市市村村。坊坊街街。各置一私立學校。吾信政府必不之禁。使吾民之能力果能及此。則無論其所立學校中。設何等之學科。闡何等之哲理。吾信政府必不之干涉。然則吾民雖無他種之自由。而立學之自由。未嘗不如人也。雖無他種之民權。而教育之民權。未嘗不如人也。顧何以兩年來。私立學校屈指可數。其有一二。亦凌亂萎靡。而幾於不能成立也。茲事雖小。亦可見我國民自治力之甚弱。而非可徒以政府壓制爲解。免明矣。不甯惟是。以今政府行政機關之不整備。其壓制力所能及之範圍。固自有限。民間除租稅訟獄兩事外。往往經十年二十年。與政府無一交涉。使我民之能力。能及條頓民族之一二。則地方自治之規模。固可以大備。而何以至今泯泯禁禁也。此猶曰在內地爲然也。若夫海外商民。殆四五百萬。若此者。其爲政府壓力所不能及。明矣。苟有政治思想稍發達者。安在不可以成一鞏固秩序之團體。爲祖國模範。乃其文明程度。往往視祖國猶有遜色焉。是安可以不自愧也。以是例之。且使今日政府幡然改焉。頒憲法。行民政。舉立法行政司法諸大權。而一旦還諸我國民。我國民遂能受之。而運用自如耶。其有以愈於今日所享有之教育權者。幾何也。其有以愈於前此山谷之民。海外之民。所享有之自治權者。幾何也。故吾輩今勿徒豔羨民權。而必當預備其可以享受民權之資格。此格既備。雖百千路易。易十四爲之君。百千梅特涅。爲之相。未有能壓制焉者也。此格不備。雖無壓制。又將奈何。吾以爲自由權者。必非他人所能奪也。惟有棄之者。斯有奪之者。我既棄矣。人亦何憚而不奪。雖不奪矣。我獨能自有乎。故吾國民勿徒怨政府。詈政府而已。今之政府。實皆公等所自造。公等不好造良政。

府而好造惡政府之。又誰尤也。又今憂國者。率分兩派。一曰持溫和主義者。一曰持破壞主義者。持溫和主義者。以爲破壞之可懼也。雖然。有一問題焉。我不破壞。果能禁腐敗官吏。無知小民之不破壞乎。破壞之爲利。爲害於中國。今暫勿論。且使自今以往。而吾國中所謂無意識之破壞者。層見疊出。試問我國民何以待之。或曰。今政府之力。禦外患不足。戡內亂有餘。此區區者不足爲病也。然廣西之亂。今已垂兩年。四川之亂。亦九十閱月矣。豈嘗見政府之能定之。卽歲年以後。幸而定矣。而定於此者。復起於彼。定於今者。復起於後。以數百年來所合擾亂之種子。磅礴以發洩於今日。其終非現時漂搖脆弱之政府所能善其後。有識者所同信也。夫今日萬國比鄰之時。代必非許吾國。長此沈沈於擾亂之歲月。有斷然矣。政府旣不能定難。則此後所以定之者。惟有二途。一曰國民。二曰外國。今我國民果能應此時勢。而有定之之能力否乎。是吾所不能無疑也。吾固懼破壞。不忍爲天下發難。然甯能謂舉國之大。舍吾以外。遂無一人能破壞者。彼不能爲大破壞。未必不能爲小破壞。不能爲有意識之破壞。未必不能爲無意識之破壞。苟此等之破壞起矣。甯得曰。我非戎首。而僅以歎息詬詈之數言。卸我責也。嗚呼。我國民之念諸。此後之中國。其所謂小破壞。無意識之破壞者。不出五年。而必將徧於國內。其時若以政府之力。平定之善也。政府不能。則定之者。不可不賴國民。國民猶不能。則定之者。不得不賴外國。彼外國豈其有所規避。有所揖讓。而以咄賓奪主。自引嫌也。至於賴外國。以定內亂。吾族尙可問耶。吾族尙可問耶。吾今不要求公等。以鼓吹破壞。不要求公等。以贊成破壞。卽惟要求公等。以撲滅破壞。公等所依賴之政府。若能應此要求。吾猶將馨香而祝之。而今旣若此。而公等又若彼。是公等所謂懼破壞者。不過作壁上觀。而任斯民魚肉於天數也。否則諱疾忌醫。姑爲無聊之言。以自慰藉。而曰。是殆未必如是。未必如是也。噫。鄙人竊以爲誤矣。他日破壞之慘。豈有他人焉。能代我國民受之。他日外國代平破壞之慘。又豈吾國民哀鳴號訴所能免之。而我國民及今猶不自爲謀。而以委諸其睡鼾之政府。以遺之其欲逐逐之外國。吾不知其何心也。若夫持破壞主義者。則亦有人矣。吾又

勿論其主義之爲福爲毒於中國。惟請其自審焉。果有實行此主義之能力與否而已。今之中國。其能爲無主義之破壞者。所至皆是矣。其能爲有主義之破壞者。吾未見其人也。政府固腐敗。而民黨之腐敗。亦與相掎焉。政府固脆弱。而民黨之詭弱。或猶倍蓰焉。即彼不我局。而我何以能自騰。彼不我尼。而我何以能自進也。夫以前途之幸福言之。而民權之不克享受也。如彼。以前途之患害言之。而破壞之不能挽救也。如此。則我國民之生今日。舍預備何以哉。舍預備何以哉。

孟子曰。今之欲治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戰國策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我國民其有知愧知憂知懼之心乎。往不可諫。來猶可追。及今而預備焉。此後或猶有可以達其目的之一日。而不然者。堂堂歲月。一去如梭。彼地球之兀兀自轉本軸也。若過翼然。立夫今日以視往昔。自庚子國難以來。彼自轉者八百餘度矣。猶昨日也。自戊戌政變以來。彼自轉者千五百餘度矣。猶昨日也。自甲午敗衄以來。彼自轉者三千餘度矣。猶昨日也。更等而上之。自第四十癸卯割香港開五口通商以來。彼自轉者二萬一千餘度矣。猶昨日也。此一年三百六十五度者。不過一彈指頃。我國民稍一蹉跎焉。轉瞬一新年。轉瞬復一新年。近人詞云。「韶華在眼輕消遣。過後思量總可憐。」他日必有追想今癸卯。而不勝其歎歎。今昔之感者。嗟夫。吾其如今癸卯何哉。吾其如今癸卯之國民何哉。率因新歲。布其區區。主臣主臣某頓首。

新民說

論毅 力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聖哉斯言。聖哉斯言。欲學爲「人」者。苟非於此。篤篤信守。死身體而力行之。雖有高志。雖有奇氣。雖有異才。終無所成人治者。常與天

行相搏爲不斷之競爭者也。天行之爲物。往往與人類所期望相背。故其反抗力至大且劇。而人類向上進步之美性。又必非可以現在之地位而自安也。於是乎。人之一生。如以數十年。行舟於逆水中。無一日而可以息。又不一人爲然也。大而至於一民族。更大而至於全世界。皆循茲軌道。而日孜孜者也。其希望愈遠。其志事愈大者。其所遭掣戾之境。遇必愈衆。譬猶泛澗沚者。與行江河者。與航洋海者之比例。其艱難之程度。恆與其所歷境界之廣狹相應。事理固然。無足怪者。

天下古今成敗之林。若是其莽然不一途也。要其何以成。何以敗。曰。有毅力者成。反是者敗。蓋人生歷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順境亦居十三四。而順逆兩境。又常相間以迭乘。無論事之大小。而必有數次。乃至十數次之阻力。其阻力雖或大或小。而要之必無可逃避者也。其在志力薄弱之士。始固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其意以爲天下事固易易也。及驟嘗焉。而阻力猝來。頽然喪矣。其次弱者。乘一時之客氣。透過此第一關。遇再挫而退。稍強者。遇三四挫而退。更稍強者。遇五六挫而退。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難。非至強之人。未有能善於其終者也。夫苟其挫而不退矣。則小逆之後。必有小順。大逆之後。必有大順。盤根錯節之既破。而遂有應刃而解之一日。旁觀者徒豔羨其功之成。以爲是殆幸運兒。而天有以寵彼也。又以爲我蹇於遭逢。故所就不彼若也。庸詎知所謂蹇焉。幸焉者。彼皆與我之所同。而其能征服此蹇焉。利用此幸焉與否。卽彼成我敗所由判也。更譬諸操舟。如以兼旬之期。行千里之地者。其間風潮之或順或逆。常相參伍。彼以堅苦忍耐之力。冒其逆而突過之。而後得從容以度其順。我則或一日而返焉。或二三日而返焉。或五六日而返焉。故彼岸終不可得達也。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復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有爲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成敗之數。視此而已。

人不可無希望。然希望常與失望相倚。至於失望。而心蓋死矣。養其希望。勿使失者。厥惟毅力。故志不足。恃氣不

是恃才不足恃。惟毅力爲足恃。昔摩西古代之第一偉人也。彼憫猶太人受輓於埃及也。是其志之過人也。然其
騰之以出埃及也。始焉猶太人不欲。經十餘年。乃能動焉。既動矣。而埃及人尼人截之。經十餘戰。乃能出焉。既出
矣。而所欲至之目的不得達。徬徨沙漠中者。又四十年焉。使摩西毅力稍不足。或於其初也。見猶太人之頑鋼難
動。而灰其心焉。於其中也。見埃及人之強悍難敵。而灰其心焉。於其終也。見迦南樂土之艱險不易達。而灰其心
焉。苟有一者。則摩西必爲失敗之人。無可疑也。昔哥倫布新世界之開闢者也。彼信海西之必有大陸。是其識之
過人也。然其蚤年喪其愛妻。喪其愛子。喪其資財。窮餓無聊。行乞於市。知己游說於豪貴。豪貴笑之。建白於蒲萄
牙政府。政府斥之。及其承西班牙王之命。初航海也。舟西指六十餘日。不見寸土。同行之人。失望思歸。從而尼之
撓之者。不下十數次。乃至共謀殺其身。飲其血。使哥倫布毅力稍不足。則初焉以窮困而阻。繼焉以不遇。知已而
阻。繼焉以不遇。而阻。終焉以險禍而阻。苟有一者。則哥倫布必爲失敗之人。無可疑也。昔巴律西法蘭西著名之
美術家也。嘗憫法國之磁器粗拙。欲改良之。築竈以試驗者數年。家資盡罄。再築竈而益以薪。又復失敗。已無復
三度築竈之資。猶復集土器三百餘。附審以試驗之。歷一日夜不交睫。曾無尺寸功。如是者始十年。卒爲第四度
最後之大試驗。乃作竈於家。磚石築造。皆躬自。閱七八月。竈始成。乃搏土製器。塗藥入竈。火熱一晝夜間。坐其
旁。以待旦。其妻持朝食供之。終之忍離。至第二日。竈終未融。日沈西。又不去待之。於是蓬首垢面。憔悴無人形。如
是者。越三日。四日。五日。六日。相續至七日。未一假寐。而功遂不就。自茲以往。調新質而搗煉之。坐守十餘日。二十
日。以爲常。最後一度。質既備。火既焚。熱既熾。功將成矣。薪忽告竭。而火又不能滅也。巴律西爽然自失。遂其功之
將墮。乃拔園籬之本。以代之。猶不足。碎其桌及椅。投諸火。猶不足。碎其架。猶不足。碎其梯。猶不足。碎其門。妻子以
爲狂。號於室。而奔告其鄰。未幾所燒之質。遂融。色光澤。巖然良器矣。於是巴律西送其至困極苦之生涯。於此器
者。已十八年。使巴律西毅力稍不足者。則必爲失敗之人。無可疑也。昔維爾德創設海底電線之人也。彼其擁巨

萬之資。傾心以創此業。欲自美至英。超海以通電信。請助於英政府。幾經哀求。始見許。而美國議院爲激烈之反對。其贊助僅以一票之多。數得通過。亦既困難極矣。及其始敷設也。第一次至五百里而失敗。第二次至二百里。以電流不通而失敗。第三次將告成矣。而所乘之軍艦。又以傾射不能轉運。線亦中斷。第四次以兩軍艦一向愛爾蘭。一向尼科德蘭相距三里。線仍斷。第五次再試。則兩艦距離八十里。電流始通。又突失敗。監督諸員皆失望。資本公司亦有悔意。第六次至海上七百里。地名利鞠者。電信始通。謂已成矣。既而電流無端突然停止。又復失敗。第七次更別購良線。建設至距尼科蘭六百里處。將近結果。線又斷。此大業遂閱一年有奇。而維爾德之家資已耗盡矣。猶復嘆音瘖口。勞魂瘁形。游說英美之有力者。別設一新公司。而功乃始就。至今全地球食其利。使維爾德毅力稍不足者。則雖歷一次二次。乃至三四五六七八次。其終爲失敗之人。無可疑也。此其最著者也。乃若的士黎禮。四度爭議員選舉不第。而卒爲英名相。加里波的。五度起革命軍不成。而卒建新意大利。士提反孫之作行動機器也。十五年始成。瓦德之作蒸氣機器也。三十年始成。孟德斯鳩之萬法精理。二十五年始成。斯密亞丹之原富。十年始成。達爾文之種源論。十六年始成。吉朋之羅馬衰亡史。二十年始成。倭斯達之大辭典。三十六年始成。馬達加斯加之傳教師。十年始得一信徒。吉德林之傳教於緬甸。拿利林之傳教於中國。一則五年。一則七年。乃得一信徒。由此觀之。世無論古今。業無論大小。其卓然能成就以顯於世。而傳于後者。豈有一不自堅忍洗毅而來哉。又不徒西國爲然也。請徵諸我先民。句踐之在會稽也。田單之在即墨也。漢高不在滎陽成臯也。皆其敗也。卽其所以成也。使三子者。毅力稍不足。則爲失敗之人也。張騫之使西域也。瀕於死者。往往不食數日。乃至十數日。前後歷十三年。而卒宣漢威於域外。使騫毅力稍不足。則爲失敗之人也。劉備初用徐州而蹶。次用豫州。而又蹶。次用荊州。而又蹶。年將垂暮。始得益州。以定大業。使備毅力稍不足。則爲失敗之人也。元奘以唐國師之尊。橫蔥嶺。適印度。猛獸困之。瘴癘困之。飢渴困之。言語之不通困之。卒經十七年。盡學其正法外道。歸而弘布

於祖國。使元裝毅力稍不足。則爲失敗之人也。且勿徵諸遠。卽最近數十年來。威德巍巍。照耀寰宇。若曾文正其人者。其初起時之困心衡慮。甯復可思議。餉需則羅掘不足。與李小泉書云。僕在衡極力勸捐。總無起色。所入皆淺。尙不滿萬。各籍而家。事雖同乎水中。之月。猶冀得乎十分之一。一經搖動。則全局皆空。云云。蓋當時以鄉紳辦團。只恃捐輸。不仰幣藏。故也。岳勇則調和。

復以此阻敗。只憫人耳。又復駭中丞書云。捐輸一事。所託之友。所發之書。豈已不少。據稱待至歲暮。某處一千某處五百。俱可按。文正在衡初辦團。標兵疾之至。闖入與之爲難。文正僅以身免。其文集。兩難中書札卷二。與王璞山書上。吳甄甫制軍書各篇。皆苦情如訴。詞多不錄。將裨則駕馭匪易。覆駭中丞書云。王璞山水侍所器倚之人。手倦於書。寫而環以不諒我心。頗生猜嫌。待所與之札。飭言撤勇事。概不回答。既無公牘。亦無私言。曾未同涉。風波之險。已有不受節制之意。同舟而樹敵國肝胆。而變楚越云云。當時用人之難。可見一斑矣。類此者猶夥。衡州水師經營積年。甫出卽敗於靖港。憤欲自沈。覆思乃止。直至咸豐十年。任江督。駐祁門。而蘇常新陷。徽州繼之。圍左右八百里。皆賊地。或勸移營江西。以保餉源。或勸遷廬江干。以通糧路。文正乃曰。『吾去此寸步無死所。』及同治元年。合圍金陵之際。疾疫忽行。上自蕪湖。下迄上海。無營不病。楊斌曾岳國超諸統將皆呻吟牀蓐。堞無守望之兵。廚無炊爨之卒。而苦守力戰。閱四十六日。乃得拔。事後自言。此數月中。心胆俱碎。觀其與邵位西書云。『軍事非權不威。非勢不行。弟處無權無勢之位。常冒爭權爭位之嫌。年年依人。頑鈍寡效。』與劉霞仙書云。『虹貫荆卿之心。而見者以爲淫氛。碧化萇宏之血。而覽者以爲頑石。古今同慨。我豈伊殊。屈纍所以一沈。而萬世不復者。良有以也。』又復郭筠仙書云。『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聞世事。然造端過大。以不顧牛死自命。甯常便問毀譽。以拙進而以巧退。以忠義勸人。而以苟且自全。卽魂魄猶有餘養。』益當時所處之困難。如此其甚也。功成業定之後。論者以爲乘時際會。天獨厚之。而豈知其停辛竚苦。涖積寸累。百折不回。而始有今日也。使曾文正毅力稍不足者。則其爲失敗之人。無可疑也。嗚呼。綜觀此中西十數君子。則我輩所以求自立於天地間者。可以思矣。可以興矣。拿破崙曰。『兵家勝敗。在最後之十五分鐘而已。益我困之時。人亦困之時也。我疲之時。人亦疲之時也。際人之困疲。而我一鼓勇氣以繼之。則勝利固不得不在我。』此言乎成功之術。非

美諸國全力沮之。而銳氣不少挫。近且確然益樹實於滿洲。力而達達尼爾事件。此最近之國計問題。俄國與國相林條約以兵船渡土耳其之達達尼爾海峽以出。

又見告矣。計全球數十國中。其有朝氣方鼎盛者。不過十數。揆厥所由。未有不自彼國民之有毅力來者。也。豈無一二仗客氣。趁風潮。隨雄國以學邯鄲步者。然曇花一瞥。頽落依然。今南美洲諸國。是其前車也。孟子曰。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天之降鑒下民。豈有所私耶。嗚呼。國民國民。可以鑑矣。

吾觀我祖國民性之缺點。不下十百。其最可痛者。則未有若無毅力焉者也。其老輩者。有權力者。衆目之曰守舊。夫守舊則何害。英國保守舊之名譽。歷史豈不赫赫在人耳目耶。今內閣亦保守黨。然守則守矣。既守之。則當以身殉之。願

何以戊戌新政一頒。而舉國無守舊黨者。竟三閱月也。義和團之起也。吾黨雖憐其愚。而猶驚其勇。以爲非外義憤。有足多焉。而何以數月之力。不能下一區區使館也。而何以聯軍一至。其在下者。惟有順民旗。不復有一義和團。其在在上者。惟有二毛子。不復有一義和團也。各省鬧教之案。固野蠻之行也。雖然。吾聞日本三十年前。固嘗有

民間暴動。濫戕外人之事。及交涉起。其首事者。則自戕於外國官吏之前。不以義憤始。君父憂。而吾國民之爲此者。何以一呼而蜂蟻集。一聞而鳥獸散。不顧大局。而徒以累國家也。若夫所謂新進者。稍知外事者。翹然揭櫫一

維新之徽章於額角。夫維新則豈非善事。然既新矣。則亦當以身殉之。願何以見聲色而新者。去其十之三四。語金錢而新者。去其十之五六。觀官遠而新者。且去其十之八九也。或曰。此蓋其心術敗壞使然。彼其在初。固未嘗

確有見於舊之宜守。確有見於新之者可以已也。不過伺朝廷之眼波。以爲顯宦計。博時髦之虛名。以爲噉飯地耳。吾謂此等人。固自不少。而吾終不敢以此陰險點詐之惡名。盡慨天下士也。要之其志力薄弱。知反而仁不能

守。有初而鮮克有終者。比比然矣。彼守舊者不足道矣。至如號稱維新者。流論者或謂。但此輩亦怙情勝無。嗚呼。吾竊以爲誤矣。天下事不知焉者。尙有可望。知而不行者。則無可望。知而不行。尙有可望。行而不能終

者。最無可望。故得聰明而軟弱者。億萬。不如得樸誠而沈毅者。一二。今天下志士亦紛紛矣。其大多數者。果屬於

此抑屬於彼。吾每一念及不能不爲我國疑且懼也。嗟乎。一國中朝野上下。人人皆有假日媮樂之心。有違恤我後之想。翩翩年少。弱不勝衣。皤皤老成。尸居養氣。無三年能持續之國的。無百人能固結之法團。嗚呼。有國如此。不亡何待哉。不亡何待哉。

守舊者吾無責焉。僞維新者吾無責焉。吾請正告吾黨之真有志於天下事者。曰。公等勿恃客氣也。勿徒悚動於一時之高論。以爲吾知此。吾言此。而吾事畢也。西哲有恆言。『知責任者。大丈夫之始。行責任者。大丈夫之終。』吾儕不認此責任。則已耳。苟既認之。則當如婦人之於所天。終身不二。矢死靡他。吾儕初知責任之日。卽此身初嫁與國民之日也。自頂至踵。夫豈復我所得私。於此而欲不聲聲焉。夫亦安得避也。然天下事順逆之常相倚也。又如彼。吾黨乎。吾黨乎。當知古今天下。無有無阻力之事。苟其畏阻力也。則勿如勿辦。竟放棄其責任。以與齊民伍。而不然者。則種種煩惱。皆爲我練心之助。種種危險。皆爲我練胆之助。種種艱大。皆爲我練智練力之助。隨處皆我之學校也。我何畏焉。我何怨焉。我何餒焉。我願無盡我學無盡我知無盡我行無盡。孔子曰。『望其壟。翠如也。皋如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毅之至也。聖之至也。

論私德

吾自去年著新民說。其胸中所懷抱欲發表者。條目不下數十。而以公德篤託始焉。論德而別舉其公焉者。非謂私德之可以已。謂夫私德者。當久已爲盡人所能解悟能踐履。抑且先聖昔賢言之。旣已圓滿纖悉。而無待末學小子之嘵嘵詞費也。乃近今以來。舉國鬻蠶靡靡。所謂利國進羣之事業。一二未睹。而未流所趨。反貽頑鈍者以口實。而曰新理想之賊人子而毒天下。噫。予又可以無言乎。作論私德。

一 私德與公德之關係

私德與公德。非對待之名詞。而相屬之名詞也。斯賓塞之言曰。凡羣者皆一之積也。所以爲羣之籠。自其一之德。

而已定。羣者謂之拓都。一者闢之。拓都之性情形制。以爲之。以爲之所本無者。不能從拓都而成。有以爲之所同具者。不能以拓都而忽亡。按以上以候官殿氏所撰羣學言其云拓都者東漢所稱團體也云云匿者東漢所稱箇人也諒哉言乎。夫所謂公德云者。就其本體

言之。謂一團體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構成此本體之作用言之。謂箇人對於本團體公共觀念所發之德性也。夫聚羣不能成一離婁。聚羣不能成一師曠。聚羣不能成一烏獲。故一私人而無所私有之德性。則羣此百千萬億之私人。而必不能成公有之德性。其理至易明也。盲者不能以視於衆而忽明。聵者不能以聽於衆而忽聰。怯者不能以戰於衆而忽勇。故我對於我而不信。而欲其信於待人。一私人對於一私人之交涉而不忠。而欲忠於團體。無有是處。此其理又至易明也。若是乎今之學者。日言公德。而公德之效弗覩者。亦曰國民之私德。有大缺點云爾。是故欲鑄國民。必以培養箇人之私德爲第一義。欲從事於鑄國民者。必以自培養其箇人之私德爲第一義。

且公德與私德豈嘗有一界線焉。區劃之爲異物哉。德之所由起起於人。與人之有交涉。使如魯敏遜漂流記所稱以子身獨立於荒島則無所謂不德而對於少數之交涉。與對於多數之交涉。對於私人之交涉。與對於公人之交涉。其客體頗異。其主體則同。故無論泰東泰西之所謂道德。皆謂其有讚於公安公益者云爾。其所謂不德。皆謂其有戕於公安公益者云爾。爾公云私云。不過假立之一名詞。以爲體驗踐履之法門。就汎義言之。則德一而已。無所謂公私。就析義言之。則容有私德醇美。而公德尙多未完者。斷無私德濁下。而公德可以襲取者。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茂私德。而謬託公德。則並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養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過半焉矣。

二 私德墮落之原因

私德之墮落。至今日之中國。而極其所以致此之原因。甚復雜。不得悉數。當推論其大者得五端。

(一)由於專制政體之陶鑄也。孟德斯鳩曰：「凡專制之國。間或有賢明之主。而民臣之有德者則甚希。試徵諸歷史。乃君主之國。其號稱大臣近臣者。大率皆庸劣卑屈嫉妒陰險之人。此古今東西之所同也。不甯惟是。苟在上者多行不義。而居下者守正不阿。貴族專尚詐虞。而平民獨崇廉恥。則下民將益爲官長所欺。非所魚肉矣。故專制之國。無論上下貴賤。一皆以變詐傾巧相遇。蓋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矣。若是乎。專制政體之下。固無所用其德義。昭昭明甚也。」夫物競天擇之公例。惟適者乃能生存。吾民族數千年生息於專制政體之下。苟欲進取。必以詐僞。苟欲自全。必以卑屈。其最富於此兩種性質之人。卽其在社會上占最優勝之位置者也。而其稍缺乏者。則以劣敗而漸滅。不復能傳其種於來裔者也。是故先天之遺傳。盤踞於社會中。而爲其公共性種子相熏日盛一日。雖有豪傑。幾難自拔。蓋此之由。不甯惟是。彼踟躕於專制之下。而全軀希龍以自滿足者。不必道。卽有一二達識熱誠之士。苟欲攘臂爲生民請命。則時或不得不用詭祕之道。時或不得不爲偏激之行。夫其人而果至誠也。猶可以不因此而磷緇也。然習用之。則德性之漓。固已多矣。若根性稍薄弱者。幾何不隨流而沈汨也。夫所謂達識熱誠。欲爲生民請命者。豈非一國中不可多得之彥哉。使其在自由國。則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慈善家。以純全之德性。溫和之手段。以利其羣者也。而今乃迫之。使不得不出於此途。而因是墮落者。十八九焉。嘻。是殆不足盡以斯人咎也。

(二)由於近代霸者之摧鋤也。夫其所受於數千年之遺傳者。既如此矣。而此數千年間。亦時有小小之汗隆昇降。則帝者主持而左右之。最有力焉。西哲之言曰：專制之國。君主萬能。非虛言也。顧享林之論世風。謂東漢最美。炎宋入之。而歸功於光武。明章藝祖真仁。

日知錄卷十三云。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傾德獻符者。徧天下。光武有鑒於此。乃尊崇節義。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脩之士。

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刺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善。無尚於東京者。又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季變。化殆盡。藝祖百襲。遠表衞繼。以示意。嚮真仁之世。田錫王萬。備范仲淹。歐陽修。諸賢以

直。議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肅神知以名節爲高廉恥相尙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一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

且從而論之曰。一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爲東

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爲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這其言雖於民德汗隆之總因。或有所未盡乎。然不得

不謂爲重要關係之一端矣。嘗次考三千年來風俗之差異。三代以前邈矣。弗可深考。春秋時猶有先王遺民。自

戰國涉秦。以逮西漢。而懿俗頓改者。集權專制之趨勢。時主所以芻狗其民者。別有術也。戰國雖混濁。而猶有任

俠尙氣之風。及漢初而摧抑豪強。朱家郭解之流。漸爲時俗所姍笑。故新莽之世。獻符閹媚者徧天下。則高惠文

景之播其種也。至東漢而一進。則亭林所論深明其故矣。及魏武既有冀州。崇獎所弛之士。於是權詐迭進。姦偽

萌生。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建武廿二年八月下令求貢訂辱之名見光武明章之澤。掃地殆盡。每下愈況。至五季而極。千年間民俗之變靡。亦

由君主之淫亂。有以揚其波也。及宋乃一進。藝祖以檢點作天子。頗用專制。力挫名節。以自固。君臣坐而論道之制至宋始廢蓋范質輩與藝

祖同仕周位在藝祖上及入宋爲宰相而遠嫌自下也。而真仁守文。頗知大體。提倡士氣。宋俗之美。其大原因固不在君主。而君主亦與有力焉。

胡元之簪衣冠塗炭。純以游牧水草之性。馳驟吾民。故九十年間。暗無天日。及明而一進。明之進也。則非君主之力也。明太祖以刻鷲之性。摧斲民氣。戮辱臣僚。其定律至立不爲君用之條。令士民毋得以名節自保。以此等專

制力所挫抑。宜其惡果更烈於西漢。而東林復社。舍命不渝。鼎革以後。忠義相屬者。則其原因別有在也。詳下下

逮本朝順康間。首開博學鴻詞。以繁遺逸。乃爲貳臣。傳以辱之。晚明士氣。斲喪漸盡。及夫雍乾。主權者以悍鷲陰

險之奇才。行操縱馴擾之妙術。撫拾文字小故。以興冤獄。廷辱大臣。著宿以蔑廉恥。乾隆十六年中大學士尙侍供奉諸大員無一人不曾遭黜辱者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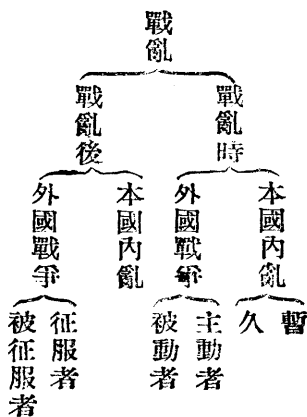
大爲四庫提要。通鑑輯覽等書。排斥道學。貶節絕義。自武魏以後。未有敢明目張胆。變亂黑白如斯其甚者也。然

彼猶直師商韓六孟之教。而人人皆得喻其非。此乃陰託儒術芻狗之言。而一代從而迷其信。嗚呼。何意百鍊鋼

化爲繞指柔。百餘年前所播之惡果。今正榮滋稔熟。而我民族方刈之。其穢德之負千古。而絕五洲。豈偶然哉。豈

哉然偶。

三由於屢次戰敗之挫阻也。國家之戰亂。與民族之品性。最有關係。而因其戰亂之性質異。則其結果亦異。今先示其類別如下。



內亂者。最不祥物也。凡內亂頻仍之國。必無優美純潔之民。當內亂時。其民必生六種惡心。一曰僥倖性。才智之徒。不務利羣。而惟思用險鷲之心術。攫機會以自決一時也。二曰殘忍性。草雉禽獮之既久。司空見慣。而曾不足以動其心也。三曰傾軋性。彼此相鬪。各欲得而甘心。杯酒戈矛。頃刻倚伏也。此三者。桀黠之民所含有性也。四曰狡僞性。朝避猛虎。夕避長蛇。非營三窟。不能自全也。五曰涼薄性。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於至親者。尚不暇愛。而遑能愛人。故仁質斲喪。漸滅。以至於盡也。六曰苟且性。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暮不保朝。假日嬉樂。人人自危。無復遠計。馴至真野蠻人之不知將來者。無以異也。此三者。柔弱之民所含有性也。當內亂後。其民亦生兩種惡性。一曰恐怖性。痛定思痛。夢魂猶噩。胆汗已破。勇氣全銷也。二曰浮動性。久失其業。無所依歸。秩序全破。難復故常也。故夫內亂者。最不祥物也。以法國大革命為有史以來。驚天動地之一大事業。而其結果。乃至使全國之民互

相剗刃於其腹。其影響乃使數十年以後之國民。失其常度。史家波留謂法國至今不能成完全之民政。實由革命之役。斲喪元氣太過。殆非虛言也。

內亂之影響。則不論成敗何也。勝敗皆在本族也。故恢復平和之後。無論爲新政府舊政府。其亂後民德之差異。惟視其所以勞來還定補救陶冶者何如。而暫亂偶亂者。影響希而補救易。久亂頻亂者。影響大而補救難。此其大較也。若夫對外之戰爭。則異是。其爲主動以伐人者。則運用全在軍隊。而境內安堵焉。惟發揚其尙武之魂。鼓舞其自尊之念。故西哲曰。戰爭者。國民教育之一條件也。是可喜而非可悲者也。其爲被動而伐於人者。斯影響雖與內亂絕相類。而可以變僥倖性爲功名心。變殘忍性爲敵愾心。變傾軋性而爲自覺心。乃至變狡僞性而爲謀敵心。變涼薄性而爲敢死心。變苟且性而爲自保心。何也。內亂則已無所逃於國中。而惟冀亂後之還定。外爭則決生死於一髮。而忱於後時之無可回復也。故有利用敵國外患。以爲國家之福者。雖可悲而非其至也。外爭而自爲征服者。則多戰一次。民德可高一級。德人經奧大利之役。而愛國心有加焉。經法蘭西之役。而愛國心益有加焉。日本人於朝鮮之役。中國之役。亦然。皆其例也。若夫戰敗而爲被征服者。則其國民固有之性。可以驟變。忽落而無復痕跡。夫以斯巴達強武之精神。照耀史乘。而何以屈服於波斯之後。竟永爲他族藩屬。而所謂軍國民之紀念。竟可不復覩也。波蘭當十八世紀前。泱泱幾霸全歐。何以一經瓜分後。而無復種民固有之特性也。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今則過於其市。順民旗飄颺焉。問昔時屠狗者。闔如也。何也。自五胡元魏。安史契丹。女真蒙古。滿洲。以曾經數百年六七度之征服。而本能湮沒盡矣。夫在專制政體之下。既已以卑屈詐僞兩者爲保身進取之不二法門矣。而况乎專制者之復非我族類也。故夫內亂與被征服。二者有一於此。其國民之人格。皆可以日趨卑下。而中國乃積數千年內亂之慣局。以膿血充塞歷史。日伐於人而未嘗一伐人。屢被征服。而不克一自征服。此累變累下。種種遺傳之惡性。既已瀰漫於社會。而今日者。又適承洪楊十餘年驚天動地大內亂之

後。而自歐勢東漸以來。彼征服者。又自有其征服者。且匪一而五六焉。日隣眈於我。前國民之失其人性。殆有由矣。

(四) 由於生計憔悴之逼迫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孟子曰。「民無恆產。斯無恆心。既無恆心。放僻邪侈。救死不瞻。奚暇禮義。」嗚呼。豈不然哉。豈不然哉。並世之中。其人格最完美之國民。首推英美。次則日耳曼之。三國者。皆在全球生計界中。占最高之位置者也。西班牙。葡萄牙人。在數百年前。深有強武活潑沈毅嚴整之氣度。今則一一相反。皆由生計之日蹙爲之也。其最劣下者。若泰東之朝鮮人。安南人。則生計最窮迫不堪之民也。俄羅斯政府。以鷹瞵虎視之勢。震懼五陸。而其人民。稱罪惡之府。黑闇無復天日。日本人有論西亞亡國論

窮形 亦生計沈窮之影響也。彼虛無黨。以積年游說煽動之力。而不能得多數之同情。乃不得已而出於孤注一擲。險之手段。亦爲此問題所困也。日本政術。幾匹歐美。而社會道德。百不逮一。亦由其富力之進步。與政治之進步。不相應也。夫世無論何代。地無論何國。固莫不有其少數畸異絕俗之士。既非專制魔力所能束縛。亦非恆產困乏所能銷磨。雖然。不可以律衆人也。多數之人民。必其於仰事俯蓄之外。而稍有所餘裕。乃能自重。而惜名譽。汎愛而好慈善。其腦筋有餘力。以從事於學問。以養其稍高尚之理想。其日力有餘暇。以計及於身外。以發其顧團體之精神。而不然者。朝饔甫畢。而憂夕殮。秋風未來。而泣無褐。雖有仁質。豈能自凍餒。以念衆生。雖有遠慮。豈能舍現在。以謀將來。西人羣學家言。謂文明人與野蠻人之別。在公共思想之有無。與未來觀念之豐缺。而此兩者。所以差異之由。則生計之舒蹙。其尤著者也。故貪鄙之性。褊狹之性。涼薄之性。虛僞之性。諂阿之性。暴棄之性。偷苟之性。強半皆由生計憔悴造之。生計之關係於民德。如是其切密也。我國民數十年來。困於徭役。困於災癘。困於兵燹。其得安其居樂其業者。既已問代不一。觀所謂虛僞褊狹貪鄙涼薄諂阿暴棄苟偷之惡德。既已經數十世紀。之於祖若宗。社會之教育。降及現世。國之母財。歲不增殖。而宮廷土木之費。官吏苞苴之費。恆數倍於政

府之歲入。國民富力之統計。每人平均額。不過七角一分有奇。據日本橫山雅男氏之統計調查日幣七十錢有奇而外債所負。已將十萬萬兩。利息在外以至有限之物。而率變爲不可復之母財。若之何。民之可以聊其生也。而况乎世界生計競爭之風潮。席捲而來。而今乃始發軔也。民德之腐敗墮落。每下愈况。嗚呼。吾未知其所終極也。

(五)由於學術匡救之無力也。彼四端者。養成國民大多數惡德之源泉也。然自古移風易俗之事。其目的雖在多數人。其主動恆在少數人。苟缺於彼。而有以補於此。則雖敵而猶未知其極也。東漢節義之盛。光武明章之功。雖十之三。而儒學之效。實十之七也。唐之與宋。其專制之能力相若。其君主之賢否亦不甚相遠。而士俗判若天淵者。唐儒以詞章浮薄相尚。宋儒以道學廉節爲坊也。魏晉六朝之腐敗原因。雖甚複雜。而老莊清談宗派。半尸其咎也。明祖刻薄寡恩。挫抑廉隅。達於極點。而晚明士氣冠絕前古者。王學之功不在禹下也。然則近今二百年來。明德汗下之大原。從可觀矣。康熙博學鴻詞諸賢。率以著宿爲海內宗仰。而皆自汗貶。茲役以後。百年來支配人心之王學。掃蕩靡存。船山梨洲夏峯二曲之徒。抱絕學老巖穴。統遂斬矣。而李光地湯斌。乃以朱學聞。以李之忘親背交。職爲姦諛。李給鄭成功以覆明祀前。李始鄭成功以覆明祀前。湯之柔媚取容。欺罔流俗。人曰生平未嘗作如此欺人語。後爲聖主所覺。蓋公孫弘之流也。而以爲一代開國之大儒。配食素王。末流所鼓鑄。豈待問矣。後此則陸隴其陸世儀。張履祥。方苞。徐乾學輩。以媵姘夸毗之學術。文致其奸。其人格始猶在元許。衡吳澄之下。所謂「國朝宋學淵源記」者。始盡於是矣。而乾嘉以降。閻王段戴之流。乃標所謂漢學者。以相夸尚。排斥宋明。不遺餘力。夫宋明之學。曷嘗無缺點之可指摘。顧吾獨不許鹵莽滅裂之漢學家。容其喙也。彼漢學則何所謂學。昔乾隆間內廷演劇。劇曲之大部分。則誨亂也。誨淫也。皆以觸忌諱。被訶譴。不敢進。乃專演神怪幽靈牛鬼蛇神之事。既藉消遣。亦無愆尤。吾見夫本朝二百年來學者之所學。皆牛鬼蛇神類耳。而其用心亦正與彼相等。蓋王學之激揚蹈厲。時主所最惡也。乃改而就朱學。朱學之嚴正忠實。猶非時主之所甚喜也。乃更改而就漢學。夫漢學者。則立於人間社會以外。而與二千年前地

下之僥石爲伍。雖著述累百卷。而決無一傷時之語。雖辨論千萬言。而皆非出本心之談。藏身之固。莫此爲妙。才智之士。旣得此以爲阿世盜名之秘鑰。於是名節閑檢。蕩然無所復顧。故宋學之敝。猶有僞學者流。漢學之敝。則並其僞者而亦無之何也。彼見夫盛名鼎鼎之先輩。明目張胆。以爲鄉黨自好者所不爲之事。而其受社會之崇拜。享學界之尸祝。自若也。則更何必自苦。以強爲禹行舜趨之容也。昔王鳴盛等著尙書後案十七史商榷畫漢學衆之鉅子也。嘗語人曰。吾貪賊之惡名。不過五十年。吾著書之盛名。可以五百年。此二語者。直代表全部漢學家之用心矣。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漢學家者。率天下而心死者也。此等謬種。與八股同毒。盤踞於二百餘年學界之中心。直至甲午乙未以後。而其氣燄始衰。而此不痛不癢之世界。旣已造成。而今正食其報耗矣。哀哉。

五年以來。海外之新思想。隨列強侵略之勢力。以入中國。殆焉一二人倡之。繼焉千百人和之。彼其倡之者。固非必蔑盡舊學也。以舊學之簡單。而不適應於時勢也。而思所以補助之。且廣陳衆義。促思想自由之發達。以求學者之自擇。而不意此久經腐敗之社會。遂非文明學說所遽能移植。於是自由之說。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說。入不以之荷義務。而以之蔑制裁競爭之說。入不以之敵外界。而以之散內團。權利之說。入不以之圖公益。而以之文私見。破壞之說。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滅國粹。斯賓塞有言。一衰世雖有更張。弊泯於此者。必發於彼。害消於甲者。將長於乙。合通郡而覈之。弊政害端。常自若也。是故民質不良。禍害可以易端。而無由禁絕。嗚呼。吾觀近年來新學說之影響於我青年界者。吾不得不服斯氏實際經驗之言。而益爲我國民增無窮之沈痛也。夫豈不拔十得一。能食新思想者之利者。而所以償其弊始僅矣。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與學禮。又曰。橘在江南爲橘。過江北則爲枳。夫孰意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羣進俗之學說。一入中國。遂被其偉大之同化力。汨沒而去也。要而論之。魏晉間之清談。乾嘉間之考據。與夫現今學子口頭之自由平等權利破壞。其挾持絕異。其性質則同。而今之受痼愈深者。則以最新最有力之學理。緣附其所。近受遠受之惡性惡習。擁護而

灌漑之。故有清二百年間。民德之變遷。在朱學時代。有偽善者。猶知行惡之爲可恥也。在漢學時代。並偽焉者而無之。則以行惡爲無可恥也。及今不救。恐後此歐學時代。必將有以行惡爲榮者。今已萌芽於一小部分之青年矣。夫至以行惡爲榮。則洪水猛獸。足喻斯慘耶。君子念此。膚粟股栗矣。

附 表 降 升 德 民 代 歷 國 中

春秋	戰國	漢東	宋	元	明	清	日今
表漢西	國三唐	朝北南及胡五	代五	葉中清			
級級級級級級	級級級級級級	級級級級級級	級級級級級級	級級級級級級	級級級級級級	級級級級級級	級級級級級級
第第第第第第	第第第第第第	第第第第第第	第第第第第第	第第第第第第	第第第第第第	第第第第第第	第第第第第第

中國歷代民德升降原因表(附)

國 勢	君 主	戰 爭	學 術	生 計	民 德
春秋 列國並立 專制	列國並立 貴族 權不 甚重 影響 頗大 雖多 而不 甚烈	各宗派 雖萌 芽而 未甚 發達 多承 先王 遺風	自由思想 太發 達諸 儒墨道 法縱 橫諸 派互角 而法 家縱 橫最 握實 權	交通初 開競 爭不 甚劇	醇樸忠 實
戰國 列國並立 集權 專制 漸鞏 固	大率以 尚武 精神 甚烈 外交手 段兩 者獎 厲臣 下	自由思想 太發 達諸 儒墨道 法縱 橫諸 派互角 而法 家縱 橫最 握實 權	商業漸 興兼 并大 起因 苛稅 及兵 亂	其長在 任使 尚氣 其短 在價 廉後 詐僞 破壞 秩序	
秦 中央集 權專 制力 甚強	以塞 民智 挫民 氣少 爲主	儒老并 行	屏棄羣 學稍 任法 大窮	武昭以 後稍 困	卑屈甚 於秦 時
西漢 同	高祖承 用法 秦專 少 挫任 俠刻 薄寡 恩	儒老并 行	屏棄羣 學稍 任法 大窮	武昭以 後稍 困	卑屈甚 於秦 時

東漢	同	節	光武明章獎厲名	儒學最盛時代收復蘇	尙氣節崇廉恥
三國	本族分裂	魏武提倡惡風吳蜀亦獎厲權術	烈	孔教之良果	風俗稱最美
六朝	外族侵入	獎厲浮薄侈靡之風	甚多而本族率戰敗	佛老並用詞章與樵悴清極盛	混濁柔靡
唐	本族恢復中央集權旋復分裂	驕汰	上半期和平下半期大亂	儒者於詞章外無所事佛學稍發達	上半期柔靡卑屈下半期混濁
五季	不成國	無主	戰敗于外族	無	最下
宋	主權微弱外族頻侵	真仁愛民崇禮	戰敗于外族	道學發達最盛朱陸為其中心點	尙節義而稍文弱
元	外族主權專制力甚強	以游牧性蹴踏本族	本族全敗戰與	撫朱學末流而精神不存	卑屈寡廉恥
明	本族恢復專制力甚強	太祖殘忍刻薄挫抑民氣	戰勝後和平時代稍長	王學大興思想高尙	發揚尙名節幾比東漢
清	外族同化主權專制力甚強	雍正乾隆以豁刻陰險威羣下	戰敗後和平時代稍長	士以考據詞章自道不復知學其點者以腐敗矯偽之朱學文其奸	庸懦卑怯狡詐
現今	文明之外族侵入主權無存	四十年來主權者以壓制敷衍為事	內亂未已外患又作數敗	舊學漸滅新學未成青黃不接認想	漏厄既甚而世界混濁達於極點
		近而益甚	然後四海騷然	重疊	諸惡俱備
				來全國憔悴	
					(未完)

六 私德之必要

私德者。人人之糧。而不可須臾離者也。雖然。吾之論著。以語諸大多數不讀書不識字之人。莫予喻也。卽以語諸少數讀舊書識舊字之人。亦莫予聞也。於是吾忠告之所能及。不得不限於少數國民中之最少數者。願吾信夫此最少數者。其將來勢力所磅礴。足以左右彼大多數者而有餘也。吾爲此喜。吾爲此懼。吾不能已於言。

今日蹉跎。後發有骨鯁有血性之士。其所最目眩而心醉者。非破壞主義耶。破壞之必能行於今之中國與否。爲別問題。姑勿具論。而今之迷於極端者。一若惟建設爲需道德。而破壞則無需道德。鄙人竊以爲誤矣。古今建設之偉業。固莫不含有破壞之性質。古今破壞之偉人。亦靡不饒有建設之精神。實則破壞與建設相倚而不可離。而其所需之能力。二者亦正相等。苟有所缺。則糜特建設不可得期。卽破壞亦不可得望也。今之言破壞者。動引生計學上分勞之例。謂吾以眇眇之躬。終不能取天下事而悉任之。吾毋甯應於時勢。而專任破壞焉。旣破壞以後。則建設之責。以俟君子。無待吾過慮也。此其心豈不廓然而大公也耶。願吾以爲不惟於破壞後常有建設。卽破壞前亦常有建設。苟不爾者。則雖日言破壞。而破壞之目的。終不得達。何也。羣學公例。必內固者。乃能外競。一社會之與他社會競也。一國民之與他國民競也。苟其本社會本國之機體未立之營衛未完。則一與敵遇而必敗。或未與敵遇而先自敗。而敗壞主義之性質。則以本社會本國新造力薄之少數者。而悍然與彼久據力厚之多數者爲難也。故不患敵之強。而惟患我之弱。我之所恃以克敵者何在。在能團結一堅固有力之機體而已。然在一社會一國家。承累年積世之遺傳習慣。其機體由天然發達。故成之尚易。在一黨派。則反是。前者無所憑藉。並世無所利用。其機體全由人爲發達。故成之最難。所謂破壞前之建設者。建設此而已。苟欲得之。舍道德奚以哉。

今之言破壞者。動曰一切破壞。此嚮言也。吾輩曷爲言破壞。曰去其病吾社會者云爾。如曰一切破壞也。是將並社會而亦破壞之也。譬諸身然。沈疴在躬。固不得不施藥石。若無論其受病不受病之部位。而一切鍼灸之攻洩。

之。則直自殺而已。吾亦深知夫仁人志士之言破壞者。其目的非在破壞社會。而不知「一切破壞」之言。既習於口而印於腦。則道德之制裁。已無可復施。而社會必至於滅亡。吾亦深知夫仁人志士之言破壞者。實鑒於今日之全社會。幾無一部分而無病態也。憤慨之極。必欲翻根柢而改造之。斯固然也。然療病者。無論下若何猛劑。必須恃有所謂「元神真火」者。以爲驅病之原。苟不爾者。則一病未去。他病復來。而後病必更難治於前病。故一切破壞之言。流弊千百。而收效卒不得一也。何也。苟有破壞者。有不破壞者。則其應破壞之部分。尚可食破壞之利。苟一切破壞。則不惟將來宜成立者不能成立。即目前宜破壞者亦卒不得破壞。此吾所敢斷言也。吾疇昔以爲中國之舊道德。恐不足以範圍今後者也。之人心也。而渴望發明一新道德以補助之。由今以思。而直理想之言。而決非今日可以見諸實際。夫言羣治者。必曰德曰智曰力。然智與力之成就甚易。惟德最難。今欲以一新道德易國民。必非徒以區區泰西之學說所能爲力也。卽盡讀梭格拉底柏拉圖康德黑智兒之書。謂其有一新道德學。一也。則可謂其有「新道德」也。則不可。何也。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苟欲言道德也。則其本原出於良心之自由。無古無今。無中無外。無不同。一是有無新舊之可云也。苟欲行道德也。則因於社會性質之不同。而各有所受。其先哲之微言。祖宗之芳躅。隨此冥然一軀殼。以遺傳於我躬。斯乃一社會之所以爲養也。一旦突然欲以他社會之所養者。養我。談何容易耶。竊嘗舉泰西道德之原質而析分之。則自其得自宗教之制裁者若干焉。得自法律之制裁者若干焉。得自社會名譽之制裁者若干焉。而此三者。在今日之中國。能有之乎。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不能而猶云欲以新道德易國民。是所謂磨甑作鏡。炊沙求飯也。吾固知言德育者。終不可不求泰西新道德以相輔助。雖然。此必俟諸國民教育大興之後。而斷非一朝一夕所能獲。而在今日青黃不接之頃。則雖日日聞人說食。而已終不能飽也。况今者無所挾持以事過渡。則國民教育一語。亦不過託諸空言而實行之。日終不可期。是新道德之輸入。因此遂絕望也。然則今日所恃以維持吾社會於一線者。何在乎。亦曰吾祖宗遺傳

固有之舊道德而已。道德與倫理異。道德可以包倫理。倫理不可以盡道德。倫理者或因於時勢而稍變。其解釋道德則放諸四海而皆準。西而爲一者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故謂中國言倫理有缺點。則可謂中國言道德有缺點。則不可。而一切破壞之論興。勢心將並取舊道德而亦摧棄之。嗚呼。作始也。簡將畢也。鉅見披髮於伊川。知百年而爲我。毋曰吾姑言之以快一時云爾。汝之言而無力耶。則多言奚爲。汝之言而有力耶。遂將以毒天下。吾願有言責者。一深長思也。

讀者其毋曰。今日救國之不暇。而嘵嘵然談性說理何爲也。諸君而非自認救國之責任也。則四萬萬人之腐敗。固已久矣。而豈爭區區少數之諸君。惟中國前途懸於諸君。故諸君之重視道德與蔑視道德。乃國之存亡所由繫也。今即以破壞事業論。諸君亦知二百年前。英國革命之豪傑爲何如人乎。彼克林威爾實最純潔之清教徒也。亦知百年前。美國革命之豪傑爲何如人乎。彼華盛頓所率者皆最質直善良之市民也。亦知三十年前。日本革命之豪傑爲何如人乎。彼吉田松陰西鄉南州輩皆朱學王學之大儒也。故非有大不忍人之心者。不可以言破壞。非有高尙純潔之性者。不可以言破壞。雖然。若此者言之甚易。行之實難矣。吾知其難而日孜孜焉。競業以自持。困勉以自勗。以忠信想見。而責善於友朋。庶幾有濟。若乃並其所挾持以爲破壞之具者。而亦破壞之。吾不能爲破壞之前途賀也。吾見世之論者。以革命熱心太甚。乃至神聖洪秀全而英雄張獻忠者有焉矣。吾亦知其爲有爲而發之言也。然此等孽因。可多造乎。造其因時甚痛快。茹其果時。有不勝其苦辛者矣。夫張獻忠更不足道矣。卽如供秀全。或以其所標旗幟。有合於民族主義也。而相與頌揚之。究竟洪秀全果爲民族主義而動否。雖論者亦不敢爲作保證人也。王莽何嘗不稱伊周。曹丕何嘗不法舜禹。亦視其人何如耳。大抵論人者。必於其心術之微。其人而小人也。不能以其與吾宗旨偶同也。而謂之君子。如韓仇胄之主伐金論。我輩所最贊者。然贊其論不能贊其人也。其人而君子也。不能以其與我宗旨偶悟也。而竟斥爲小人。王猛之輔苻秦。我輩所最鄙者。然鄙其事不能抹煞其人也。尙論者如略心術。而以爲無關重輕也。夫亦誰能尼之。但使其言而見重於社會也。

吾不知於社會全體之心術。所影響何如耳。不甯惟是而已。夫鼓吹革命。非欲以救國耶。人之欲救國。誰不如我。而國終非以此「瞎鬧派」之革命。所得救。非惟不救。而又以速其亡。此不可不平心靜氣而深察也。論者之意。必又將曰。非有瞎鬧派。開其先。則實力派不能收其成。此論之是否。屬於別問題。茲不深辯。今但問論者之意。欲自爲瞎鬧派。且使聽受吾言者。悉爲瞎鬧派乎。恐君雖欲自貶損。而君之地位。固有所不能也。即使能焉。而舉國中能瞎鬧之人。正多。現在未來。瞎鬧之舉動。亦自不少。而豈得君之入其間。而添一蛇足也。而更何待君之從旁勸駕也。况君之言。皆與彼無瞎鬧之資格者語。而其有瞎鬧之資格者。又非君之筆墨勢力範圍所能及也。然則吾儕今日。亦務爲真救國之事業。且養成可以真救國之人才而已。誠如是也。則吾以爲此等快心利口之言。可以已矣。昔曹操下教。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彼其意。豈不亦曰。吾以救一時云爾。而不知流風所播。遂使典午以降。廉恥道喪。五胡迭侵。元魏憑陵。黃帝子孫。勢力之墜地。卽自茲始。此中消息。殆如銅山西崩。洛鐘東應。感召之機。銖黍醉貳。嗚呼。可不深懼耶。可不深懼耶。其父攫金。其子必將殺人。城中高髻。四方必高一尺。今以一國最少數之先覺。號稱爲得風氣之先者。後進英豪。具爾瞻焉。苟所以爲提倡者。一誤其途。吾恐功之萬不足以償其罪也。古哲不云乎。兩軍相對。哀者勝矣。今日稍有知識。稍有血氣之士。對於政府。而有一重大敵。對於列強。而復有一重大敵。其所以兢兢業業。蓄養勢力者。宜何如。實方安在。吾以爲學識之開通。運動之預備。皆其餘事。而惟道德爲之帥。無道德觀念。以相處。則兩人且不能爲羣。而更何事之可圖也。自起樓而自摧。之自蒔種而自踐踏之。以云能破壞則誠有矣。獨惜其所破壞者。終在我。而不在敵也。曾文正者。近日排滿家所最唾罵者也。而吾則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爲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心由其子。而獲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極純厚也。故雖行破壞焉可也。惟以脩行之極端謹也。故雖用權變焉可也。故其言曰。扎硬寨。打死仗。曰多條理。少大言。曰不爲聖賢。便爲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彼其事業之成。有所以自養者在也。彼其能率厲羣

實以共圖事業之成。有所以孚於人。且善導人者在也。吾黨不欲澄清天下則已。苟有此志。則吾謂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復也。夫以英美日本之豪傑證之。則如彼。以吾祖國之豪傑證之。則如此。認救國之責任者。其可以得師矣。

吾謂破壞家所破壞者。往往在我而不在敵。聞者或不慊然。蓋倡破壞者。自其始斷未有立意欲自破壞焉者也。然其勢之所趨多若是。此不徒在異黨派有然也。卽同黨派亦然。此其故何歟。竊嘗論之。共學之與共事。其道每相反。此有志合羣者。所不可不兢兢也。當其共學也。境遇同。志趣同。思想同。言論同。耦俱無猜。謂相將攜手以易天下。及一旦出而共事。則各人有各人之性質。各人有各人之地位。一到實際交涉。則意見必不能盡同。手段必不能盡同。始而相規。繼而相爭。繼而相怨。終而相仇者。往往然矣。此實中西歷史上所常見。而豪傑所不免也。諺亦有之。一相見好。同住難。一在家庭。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尙且有然。而朋友又其尤甚者也。於斯時也。惟彼此道德之感情深者。可以有責善而無分離。觀曾文正與王璞山李次青二人交涉之歷史。可以知其故矣。讀者猶疑吾言乎。請懸之。以待足下。實際任事之日。必有不勝其感慨者。夫今之志士。必非可以箇箇分離孤立。而能救此瀕危之國明也。其必協同運動。組成一分業精密團結鞏固之機體。庶幾有濟。吾思之。吾重思之。此機體之所以成立。舍道德之感情。將奚以哉。將奚以哉。

且任事者。最易漓汨人之德性。而破壞之事。尤其甚焉者也。當今日人心腐敗。達於極點之時。機變之巧。迭出。相嘗太行孟門。豈云巉絕。曾文正與其弟書云。一吾自信亦篤實人。只爲閱歷世途。飽更世變。略參些機權作用。倒把自家學壞了。一以文正之賢。猶且不免。而他更何論也。故在學堂裏講道德尙易。在世途上講道德最難。若夫持破壞主義者。則更時時有大敵臨於其前。一舉手一投足。動須以軍略出之。而所謂軍略者。又非如兩國之交綏云也。在敵則挾其無窮之威力以相臨。在我則偷期密約。此遷彼就。非極機巧。勢不能不歸於劣敗之數。故破

壞家之地位之性質。嘗與道德最不能相容者也。是其躬親其役者。在初時或本爲一極樸實極光明之人。而因其所處之地位。所習之性質。不知不覺而漸與之俱化。不一二年而變爲一刻薄寡恩機械百出之人者有焉矣。此實最可畏之試驗場也。然語其究竟。則凡走入刻薄機械一路者。固又斷未有能成一事者也。此非吾撫拾宋元學案上理窟之空談。實則於事故上證以所見者所歷者。而信其結果之必如是也。夫任事者。修養道德之難。既若彼。而任事者。必須道德之急。又若此。然則當茲衝者。可不慄慄耶。可不孳孳耶。詩曰。毋教採升木。如塗塗附。息息自克。猶懼未能挽救於萬一。稍一自放。稍一自文。有一落千丈而已。

問者曰。今日國中種種老朽社會。其道德上之黑闇。不可思議。今子之所論。反乃偏責備於新學之青年。新學青年。雖或間有不德。不猶愈於彼等乎。答之曰。不然。彼等者。無可望無可責者也。且又非吾筆墨之勢力範圍所能及也。中國已亡於彼等之手。而惟冀新學之青年。致死而之生之。若青年稍不慎。而至與彼等同科焉。則中國遂不可救也。此則吾曉音瘖口之微意也。記曰。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率斯語也。則以執德不宏。信道不篤。尤悔積躬。伎求成習。如鄙人者。舍自責之外。更何敢視。然與天下之士說道義。雖然。西方之教。亦有言。已先自度。回向度他。是爲佛行。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爲菩薩發心。以吾之自審道力薄弱。而渴想得良友。善言以相夾輔。而爲吾藥也。則人之欲此。誰不如我。上附攻錯輔仁之義。下惟書紳自助之訓。吾言雖漸。烏可以已。

竊嘗觀近年新學界中。其斷斷然提挈德育論者。未始無人。然效卒不覩者。無他焉。彼所謂德育。蓋始終不離乎智育之範圍也。夫其獯祭徧於汗牛充棟之宋元明儒學案。耳食馭乎入主出奴之英法博倫理學史。博則博矣。而於德何與也。若者爲理。若者爲氣。若者爲太極無極。若者爲已發未發。若者爲直覺主義。若者爲快樂主義。若者爲進化主義。若者爲功利主義。若者爲自由主義。涉其藩焉。抵其奧焉。辨則辨矣。而於德又何與也。夫吾固非

謂此等學說之不必研究也。顧吾學之也。只當視之爲一科學。如學理化。學工程。學法律。學生計。以是爲增益。吾智之一端而已。若曰德育而在是也。則所謂聞人談食。終不能飽。所謂貧子說金。無有是處。率斯道也。以往。豈惟今日。吾恐更閱數十年百年。而效之不可觀如故也。嗚呼。泰西之民。其智與德之進步。爲正比例。泰東之民。其智與德之進步。爲反比例。今日中國之現象。其月暈礎潤之幾。旣動矣。若是乎。則智育將爲德育之蠱。而名德育而實智育者。益且爲德育之障也。以智育蠱德育。而天下將病智育。以「智育的德育」。障德育。而天下將並病德育。此甯細故耶。有志救世者。於德育之界說。不可不深長思矣。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斯語至矣。今吾儕於日益者。尙或孳孳焉。而於日損者。莫或厝意焉。烏乎。此道之所以日喪也。吾以爲學者。無求道之心。則亦已耳。苟其有之。則誠無取乎多言。但使擇古人一二語之足以針砭我。而夾輔我者。則終身由之。不能盡。而安身立命之大原在是矣。黃梨洲曰：「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爲真。又曰：「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此誠示學者以求道不二法門哉。夫旣曰各人自用得著。則亦聽各人之自爲擇。而吾甯容曉曉焉。雖然。吾旣欲以言責自効於國民。則以吾願學焉。而未能至者。與同志一商榷之可乎。

一曰正本。吾嘗誦王子之拔本塞源論矣。曰：「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警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放也。智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以若是之積染。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以爲贅疣柄鑿。」（下略）嗚呼。何其一字一句。皆懷然若爲今日吾輩說法耶。夫

功利主義。在今且蔚成大國昌之。爲一學說。學者非惟不羞稱。且以爲名高矣。陽明之學。在當時猶曰贅疣柄鑿。其在今日聞之。而不卻走不唾棄者幾何。雖然。吾今標一鵠於此。同一事也。有所爲而爲之。與無所爲而爲之。其形外雖同。而其性質及其結果乃大異。試以愛國一義論之。愛國者絕對者也。純潔者也。若稱名借號於愛國。以濟其私而滿其欲。則誠不如不知愛國不談愛國者之爲猶愈矣。王子所謂功利與非功利之辨。卽在於是。吾輩試於清夜平旦。返觀內照。其能免於王子之所訶與否。此則非他人所能窺也。大抵吾輩當發心伊始。刺激於時局之事變。感受乎時賢之言論。其最初一念之愛國心。無不爲絕對的純潔的。此盡人所同也。及浸假而或有分之者。浸假而或有奪之者。旣已奪之。則謂猶有愛國心之存。不可得矣。而猶貪其名之嫩。而足以炫人也。乃姑假焉。久假不歸。則亦烏知自其非有矣。夫其自始固真誠也。而後乃不免於虛僞。然則非性惡也。而學有未至也。亦於所爲拔本塞源者。未嘗一下刻苦工夫焉耳。王子又言。「殺人須在咽喉處下刀。爲學須從心髓入微處用力。」我輩而自然暴棄也。則亦已耳。苟不爾者。則於心髓入微處。痛下自治力。其真不容已也。頃見某報而排斥鄙人舊道德之論者。謂「今日祇當求愛國忘身之英雄。不當求束身寡過之迂士。旣爲英雄矣。卽稍有缺點。吾輩當恕其小節。而敬其熱心。」又曰「欲驅發揚蹈厲。龍擊虎擲之血性男子。而一一循規蹈矩粹而盡背。以入於奄奄無氣之途。吾不知亡國之慘禍。旣在目前。安用此等腐敗迂闊之人格爲也。」吾以爲此言又與於自文之甚者也。夫果爲不拘小節之英雄。猶可言也。特恐英雄百不得一。而不拘小節者九十九焉。我躬之在此一人之內耶。抑在彼九十九人之內耶。則惟我乃能知之。如曰。無須如王子所謂拔本塞源者。而亦可以爲英雄也。則不誠無物。吾未見有能成就者也。如曰。吾之本原本已純美。而無所用其拔與塞之功也。則君雖或龍之。而非所可望於我輩習染深重根器淺薄之人。夫安得不於此兢兢也。况吾之所謂舊道德者。又非徒束身寡過循規蹈矩之云也。以束身寡過循規蹈矩爲道德之極。則此又吾子王子所謂斷潢絕港。行焉而不能至者也。苟不以心

隨入微處自爲課程。則東身寡過之虛僞。與愛國忘身之虛僞。循規蹈矩之虛僞。與龍拏虎擲之虛僞。正相等耳。何也。以其於本原之地。絲毫無與也。以愛國一義論之。既有然。其他之諸德。亦例是而已。

二曰慎獨。拔本塞源論者。學道之第一著也。苟無此志。苟無此勇。則是自暴自棄。其他更無可復言矣。然志既立。勇既鼓。而吾所受於數千年來社會之薰染。與夫吾未志道以前所自造之結習。猶盤伏於吾腦識中。而時時竊發。非持一簡易之法。以節制之。涵養之。不能保其無中變也。若是者。其惟慎獨乎。慎獨之義。吾儕自束髮受大

學中庸。誰不沃聞。願受用者。萬不得一。固由志之未立。亦所以講求者。有未瑩也。吾又聞諸子。王子曰。謹獨卽是致良知。與黃勉之書然則王子良知之教。亦慎獨盡之矣。學者或問王子。一近來工夫。稍知頭腦。然難尋個穩當處。一

子曰。只是致知。一曰。如何致。子曰。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

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何等穩當。此真一針見血之言哉。實則大學其門下錢緒山引申之曰。一識得良知。是一箇頭腦。雖在千百人中。工夫只在一念微處。

雖獨居危坐。工夫亦只在一念微處。故以良知爲本體。以慎獨爲致之功。此在秦東之姚江。泰西之康德。前後百餘年間。桴鼓相應。若合符節。斯所謂東海西海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而求道之方。片言居要。徹上徹下。真我輩所終身由之。而不能盡者也。非我輩於此一義。猶往往欲從之。而未由者何也。王子又言。一以道之變動。不

居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文飾之。其爲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以是誑己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者。莫能得其受病之原。而發其神奸所攸伏也。一又

言。一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其間者。有年。賴天之靈。偶悟良知。乃悔其向之所爲者。固包藏禍機。作僞於外。而

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孽時生。然則我輩之未嘗問道。未嘗志道。未嘗學道者。其自斂得力。猶曰包藏禍機。作僞於外。猶曰病根深痼。萌孽時生。然則我輩之未嘗問道。未嘗志道。未嘗學道者。其

神奸之所由伏。甯有底極耶。此拔本塞源論。所以必當先有事也。王子旣沒。微言漸湮。浙中一派。提絜本體。過重。迨於晚明。不勝其敝。而劉戡山乃復單標幟。獨以救王學末流。實則不過以真王學矯僞王學。其拳拳服膺者。始終仍此一義。更無他也。今日學界之受毒。其原因與晚明不同。而猖狂且十倍。其在晚明。滿街皆是聖人。而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其在今日。滿街皆是志士。而酒色財氣之外。加以陰險反覆。奸黠涼薄。而視爲英雄。所當然。晚明之所以猖狂者。以竊子王子直捷簡易之訓。以爲護符也。今日所以猖狂者。則竊逆行之愛國忘身。自由平等。諸口頭禪。以爲護符也。故有恥爲君子者。無恥爲小人者。明目張膽。以作小人。然且天下莫得而非之。且相率以互相崇拜。以爲天所賦與我之權。當如是也。夫甯知吾之所侈然自恣者。乃正爲攸伏之神奸。効死力耳。嗚呼。吾人而欲求爲人。以立於天地間也。則亦誰能助我。誰能規我。舍息息慎獨之外。更何恃哉。更何恃哉。昔吾常謂景教爲泰西德育之源。其作用何在。曰。在祈禱。祈禱者。非希福之謂也。晨起而祈焉。晝殮而祈焉。夕寢而祈焉。來復乃合稠衆而祈焉。其祈也。則必收視返聽。清其心。以對越於神明。又必舉其本日中所行之事。所發之念。而一一紬繹之。其在平時。容或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其在祈禱之頃。則以爲全知全能之上帝。無所售其欺也。故正直純潔之思想。不期而自來。於涵養省察。克治三者之功。皆最有助力。此則普通之慎獨法也。日日如是。則簡人之德。漸進。人人如是。則社會之德。漸進。所謂泰西文明之精神者在是而已。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又曰。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東西之教。甯有異耶。要之千聖萬哲之所以度人者。語上語下。雖有差別。頓法漸法。雖有異同。若夫本原之地。一以貫之。舍慎獨外。無他法門矣。此甯得曰某也。欲爲英雄。某也。欲爲迂士。而趨舍因之。異路耶。諺曰。英雄欺人。斯人之英雄。容或有之。自欺之英雄。則吾未之前聞也。抑王子又曰。一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一吾儕自命志士者。而皆有神奸伏於胸中。而不能自克。則一國之神奸。永伏於國中。而未由相克。其亦宜矣。

三曰謹小。大德不踰閑。小德可出入。此固先聖之遺訓哉。雖然。以我輩之根器本薄弱。而自治力常不足以自衛也。故常隨所薰習以爲遷流。小德出入既多。而大德之踰閑。遂將繼之矣。所謂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尋斧柯也。錢緒山云。一學者工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爲一虞字作祟。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如是虞度。日此或無害於理否。(一)或可苟同於俗否。(二)或可欺人於不知否。(三)或可因循一時以圖遷改否。(四)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端。又曰。一平時一種姑容因循之念。常自以爲不足害道。由今觀之一塵可以矇目。一指可以蔽天。良可懼也。嗚呼。此又不啻一字一句皆爲吾徒捧喝也。以鄙人之自驗。生平德業所以不進者。皆此四種虞法。梗乎其間。蓋道心與人心交戰之頃。彼人心者。常能自聘種種之辯護士。設無量巧說以爲之辭。昔嘗有詩曰。一聞道亦不遲。其奈志不立。優柔既養好。便佞更縱敵。謂茲小節耳。操之何太急。謂是戒將來。今日月攘一。此實區區志行薄弱之徵驗。不敢自諱。而吾黨中之與吾同病者。當亦不乏人。斯乃不可不其勉也。曩見曾文正自述戒煙早起日記三事。其實行之難也。如彼。初蓋疑焉。及一自試驗。然後知淺淺者之果不易也。而吾輩將來。道行功業之不能及文正者。即可於此焉卜之。非謂此淺淺者。足爲行道功業之源泉也。文正自治力之強。過於吾輩。卽小可以喻大也。戴山先生曰。一吾輩習俗既深。平日所爲皆惡也。非過也。學者只有去惡可言。改過工夫。卻用不著。又曰。一爲不善卻自恕爲無害。不知宇宙儘寬。萬物可容。容我一入不得。一又曰。一吾輩偶呈一過。人以爲無傷。不知從此過而勘之。先尚有幾十層。從此過而究之。後尚有幾十層。故過而不已必惡。謂其出有源。其流無窮也。一此等語。真所謂一捧一條痕。一攔一掌血。欲覺晨鐘。稍有腦筋者。讀之皆宜發深省焉矣。夫使吾之所謂小過者。果獨立焉。而無其因果。則區區一節。誠或不足以爲病。而無如有前乎此者數十層。有後乎此者數十層。以相與爲緣。若是乎。則亦何小之非大也。譬諸治國。一偏區之飢寒盜賊。其事甚小也。而推其何以致此之由。則必其政府施政之有失也。社會進步之不調也。極其流弊。一偏區如此。他偏

區如此。其禍亂遂將蔓及全國也。嘗諸治身。一二月之風寒疥癬。其事甚小也。而推其何以致此之由。則必其氣血稍虧之感召也。衛生不協之釀成也。極其流弊。一日如此。他日如此。其痼疾或乃入於膏肓也。今吾輩之以不矜細行自恕者。其用心果何居乎。細行之所以屢屢失檢。必其習氣之甚深者也。必其自治之詭薄而無力者也。其自恕之一念。卽不啻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是並康德所謂良心之自由而放棄之也。必合此數原因。然後以不矜細行自安焉。是烏得更以小論也。而况乎以接爲構。而日與相移純粹之德性。勢不能敵旦旦之伐也。孟子曰。能充無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以反比例觀之。則知充纖毫涼薄之心。可以弑父。充纖毫險黠之心。可以賣國也。所惡者不在其已發之跡象。而在其所從發之根原也。以不拘小節之英雄自命者。其亦可以思矣。以上三者。述鄙人所欲自策厲之言也。天下之義理無窮。僅舉三義者。遵梨洲之教。以守約爲貴也。多述前賢訓言者。末學譴陋。所發明不能如前賢也。專述王子。與其門下之言者。所願學在是。他雖有精論。未嘗能受也。抑古之講學者。必其心得也甚深。而身體力行也甚篤。雖無言焉。已足以式化天下。而言論不過其附庸耳。不知道如鄙人甯常有言。願吾固云。未能自度而先度人。竊自附於菩薩之發心矣。若問鄙人於此三者。能自得力與否。固踧然無以爲對也。願讀者毋曰。彼固不能實行之。而遂吐棄之。苟其言有一二可採者。則雖無似如鄙人。猶勿以人廢言。則鄙人以此言貢獻於社會之微意也。

至如某報。謂鄙人責人無已時。則吾知罪矣。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吾以言論友天下士。自附斯義。毋亦可乎。讀者亦毋吝相責常。夾輔我挾持我。使自愧自厲。而冀一二成就於將來。則所以恩我者無量也。夫無量也。夫。

卷十八

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

發端

日日而言政治學。人人而言政治學。則國其遂有救乎。曰。僖僅矣。言而不能行。猶無價值之言也。雖然。理想者實事之母。而言論又理想之所表著者也。則取前哲學之密切於真理。而適應於時勢者。一一介紹之。亦安得已。盧梭學說。於百年前。政界變動最有力者也。而伯倫知理學說。則盧梭學說之反對也。二者執切真理。曰。盧氏之言藥也。伯氏之言藥也。痼疾既深。固非得之所得。瘳然藥能已病。亦能生病。且使藥證相反。則舊病不得醫。而新病且滋生。故用藥不可不慎也。五年以來。盧氏學說。稍輸入我祖國。彼達識之士。其孳孳盡瘁。以期輸人之者。非不知其說在歐洲之已成陳言也。以爲是或足以起今日中國之廢疾。而欲假之以作過渡也。顧其說之大受歡迎於我社會之一部分者。亦既有年。而所謂達識之士。其希望目的。未覩其因此而得達於萬一。而因緣相生之病。則已漸萌芽。漸瀰漫。一國中現在未來不可思議之險象。已隱現出沒。致識微者。慨馬憂之。噫。豈此藥果不適於此病哉。抑徒藥不足以善其後耶。

伯倫知理之駁盧梭也。以爲從盧氏民約之說。則爲國民者。必須具有三種性質。反是則國不可得立。三種者何。一曰。其國民皆可各自離析。隨其所欲。以進退生息於此國中也。不爾。則是強之使入。非合意之契約。不得爲民約也。雖然。人之思想與其惡欲。萬有不同者也。若使人人各知其意。乃入此約。則斷無全國人皆同一意之理。以此之故。亦斷無全國人皆同一約之理。若是乎。則國終不可立。故從盧氏之說。僅足以立一會社。

即中國所謂公司也。與社會不同。

其會社亦不過一時之結集。變更無常。不能持久。以此而欲建一永世嗣續之國家。同心合德之國民。無有是處。一曰其國民必悉立于平等之地位也。不爾。則是有命令者。有受命者。不得爲民約也。然熟察諸國之所以建設。必賴有一二人威德巍巍。超越衡類。衆皆服從。而國礎始立。即至今日。文明極進。猶未有改。若使舉國無智無慧。無賢無不肖。皆以同等之地位決議立國。無有是處。三曰其國民必須全數書諾也。若有一人不書諾。則終不能冒全國民意之民。不得謂之民約也。然一國之法制。勢固不能有全數書諾之理。豈待問也。盧氏亦知之。乃支離其說。謂多數之意見。卽不啻全數之意見。夫服從多數。雖爲政治家神聖不可侵犯之科律。而其理論。獨不適於諸民約主義之國家。蓋盟約云者。人各以其意而有願與此約與否之自由權者也。彼不願與此約之少數者。而強干涉之。謂其有服從多數之約之義務。無有是處。此三義者。伯氏於國家原起論。取盧氏之立腳點。而摧陷之者也。

伯氏又言曰。民約論之徒。不知國民與社會之別。故直認國民爲社會。其弊也。使法國國礎不固。變動無常。禍亂亘古數十年。而未有已。德國反是。故國一立而基大定焉。夫國民與社會。非一物也。國民者。一定不動之全體。社會則變動不居之集合體而已。國民爲法律上之一人格。社會則無有也。故號之曰國民。則始終與國相待。而不可須臾離。號之曰社會。則不過多數私人之結集。其必要國家與否。在論外也。此伯氏推論民約說之結果。而窮極其流弊也。

中國號稱有國。而國之形體不具。則與無國同。愛國之士。睚眦然憂之。其研究學說也。實欲乞靈前哲。而求所以立國之道也。法國革命。開百年來歐洲政治之新幕。而其種子實盧梭播之。盧氏之藥。足以已病。無疑義矣。近則病既去。而藥已爲筌蹄。其缺點率見。是正於後人。謬想與眞理所判。亦昭昭不足爲諱也。獨吾黨今日欲救吾國。其必經謬想而後入眞理。以盧氏學說爲過渡時代。必不可避之一階級乎。抑無須爾爾。逕向於國家之正。而鵠

進行乎。此一大問題也。盧氏之說。其有功於天下者固多。其誤天下者抑亦不少。今吾中國探之。將利餘於弊乎。抑弊餘於利乎。能以藥已病。而爲立國之過渡乎。抑且以藥生病。而反失立國之目的乎。此又一大問題也。深察祖國之大患。莫痛乎有部民資格。而無國民資格。以視歐洲各國。承希臘羅馬政治之團結。經中古近古政治家之干涉者。其受病根原。大有所異。故我中國今日所最缺點而最急需者。在有機之統一。與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鑄部民使成國民。然後國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如伯氏言。則民約論者。適於社會。而不適於國家。苟弗善用之。則將散國民復爲部民。而非能鑄國民使成國民也。故以此論藥歐洲當時干涉過渡之積病。固見其效。而移植之於散無友紀之中國。未知其利害之足以相償否也。夫醉生夢死之舊學輩。吾無望矣。他日建國之大業。其責任不可不屬於青年之有新思想者。今新思想方始萌芽耳。顧已往往濫用自由平等之語。思想過渡。而能力不足以副之。芸芸志士。曾不能組織一鞏固之團體。或偶成矣。而旋集旋散。誠有如近人所謂「無三人以上之法團。無能支一年之黨派」者。以此資格。而欲創造一國家。以立於此物競最劇之世界。能耶否耶。此其惡因。雖種之薰之。在數千年。不能以爲一二人之咎。尤不能以爲一學之說之罪。顧所最可懼者。既受彼遺傳之惡因。而復有不健全之思想。以盾其後。而傳之翼也。故人人各以己意進退。而無復法權之統屬。無復公衆之制裁。乃至並所謂服從多數之義務。而亦弁髦之。凡伯氏所指盧氏學說之缺點。今我新思想界之人。人皆具備之矣。夫以今日之中國。固未有所謂統屬。未有所謂制裁。未有所謂多數。則吾國民之躑躅焉。凌亂焉。而靡所於從。夫亦安可深責。類所貴乎新思想者。欲籍其感化力。以造出一新世界。使之自無而之。有云爾。若徒恃此不健全之新思想。果能達此目的否耶。是不可以不審也。吾非敢袒伯氏而薄盧氏。願以爲此有力反對之一大學說。爲有志建國者所宜三復也。作伯氏學說。

(附註) 此論與革命論非革命論無涉。蓋無論革命不革命。無論革命前革命後。是皆必以統一秩序。組

成有機團體爲立團之基礎。伯氏之反對盧氏。非反對其鼓吹破壞。謂其於建設之道。有所未愜云爾。建設云者。則兼破壞之建設。與平和之建設。而兩言之者也。

(又)伯氏略傳云。見新民叢報三十二號。故不再述。

一 國家有機體說

伯倫知理曰。十八世紀以來之學者。以國民爲社會。以國家爲積人而成。如集阿屯以成物質似矣。而未得其真也。夫徒抹五彩。不得謂之圖畫。徒堆瓦石。不得謂之宮室。徒集脈絡與血輪。不得謂之人類。惟國亦然。國也者。非徒聚人民之謂也。非徒有府庫制度之謂也。亦有其意志焉。亦有其行動焉。無以名之。名之曰有機體。

然國家之爲有機體。又非如動植物之出於天造也。蓋藉人力之創作。經累葉之沿革。而始乃得成。而其沿革之。所自來。厥有二端。一曰由國中固有之性習。與夫外界事物之刺激而生者。二曰由君長號令所施行。與夫臣民意志所翊贊而生者。此所以異於天產物也。雖然。造者不同。而爲有機體則同。試卽國家與尋常有機物相類之點而比較之。

一 精神與形體相聯合。(按)國家自有其精神。自有其形體。與人無異。

二 肢骸各官中各部分。(原注)即其體。各自有其固有之性質。及其生活職掌部分及議院。

三 宜聯結此等肢骸以結構一全體。(原注)謂憲法。按肢骸不聯屬則不能呈其用。國家之各部分亦然。

四 先自內部發育然後長成以達於外部。(原注)謂國家之沿革。

由此觀之。國家之爲物。與彼無機之器械實異。器械雖有許多零件。紐結而成。然非如國家之有四肢五官也。故器械不能發育生長。而國家能之。器械之動循一定軌。不能臨時應變。現一新象。國家則自有行動。自以意識決之。故曰國家非成於技工。成於意匠也。此伯氏國家有機體說之崖略也。

按此說不起於伯氏。希臘之柏拉圖亦常以人身喻國家。伯氏前之德國學者亦稍發之。但至伯氏而始完備耳。國家既爲有機體。則不成有機體者。不得謂之國家。中國則廢疾痼病之機體也。其不國亦宜。又按自國家有機之說出。而知凡人造物與國家相類者。無一不屬於有機。即法律上所謂法人者皆是也。故欲組一團體而不具其機。未有能成者也。

二 論國民與民族之差別及其關係

伯氏以爲學者往往以國民與民族混爲一談。是瞽見也。彼乃下民族之界說曰。民族者。民俗沿革所生之結果也。民族最要之特質有八。(一)其始也同居於一地。非同居不能同俗也。後此則或同一民族而久之則吸納他族互相同化則統不同血統而同一民族者有之。(二)其始也同一血統。同其肢體形狀。(三)同其肢體形狀。(四)同其語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風俗。(八)同其生計。有此八者。則不識不知之間。自於他族日相閼隔。造成一特別之團體。固有之性質。以傳諸其子孫。是之謂民族。

伯氏乃更爲下國民之界說有二。一曰國民者人格也。據有有機之國家以爲其體。而能發表其意想。制定其權利者也。二曰國民者法團也。生存於國家中之一法律體也。國家爲完全統一永生之公團體。而此體也必賴有國民活動之精神以充之。而全體乃成。故有國民即有國家。無國家亦無國民。二者實同物而異名耳。

故夫族民者。有同一之言語風俗。有同一之精神性質。其公同心漸因以發達。是固建國之階梯也。但當其未聯合以視一國之時。則終不能爲人格爲法團。故只能謂之民族。不能謂之國民。

伯倫知理曰。古代之國淵源於市府。中世之國。成立於貴族。十八世紀專制時代。認政府爲國家。法蘭西大革命之時。同國家於社會。凡此皆與民族之關係甚淺薄者也。自千八百四十年以後。而民國建國之義乃漸昌。雖或間遇抵抗。或稍被制限。而其勢力之不可侮。則固已爲有識者所同認矣。雖然。或持之過偏。以謂民族爲建國獨

一無二之源泉。推其意。一若地球上之邦國。必適從於民族之數而分立。此又關於實際之論也。伯氏乃據歷史上之事實。述民族與國家之關係如下。

(甲) 凡一民族。既有其固有之立國心。且有能實行之之勢力。有欲實行之之志氣。夫然後可以創立國家。雖然。苟持此主義以立國。則當以保存族粹爲第一義。凡祖宗傳來一切制度。苟非有防害於國家之發育者。不可妄事破壞。

(乙) 民族之立國。非必舉其同族之部民。悉納入於國中而無所遺也。雖然。必須盡吸納其本族中所有固之精神勢力。而統一之於國家。

(丙) 合多數之民族爲一國家。其弊雖多。其利亦不少。蓋世界文明。每由諸種民族。互相教導。互相引進。而成一國之政務。亦往往因他民族之補助而愈良。如鑄幣。不徒用純質之金銀。而反混加一二賤金屬之物。則肉好較完。綉彩愈美也。然此等多族混合之國。必須以一強有力之族爲中心點。以統御諸族。然後國礎乃得堅。

伯氏又言曰。民族與國民。固異物也。然其性質頗極密接。故於政治上常有相互之關係。以故民族大而國境小者。則其結果之現象。有兩極端如下。

(一) 國家化其人民。而別造成一新民族。自本族而分離。如古代雅典斯巴達之於希臘。中世威內薩佛羅梭志挪亞之於意大利。近世荷蘭瑞士之於德意志。是其例也。

(二) 合併同族諸邦。而成一大帝國。如法國當路易第十一以後之政略。意大利德意志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後之政略。是其例也。

若國境大而民族小。境內含有數民族者。則其國勢之所趨如下。

(一) 謀聯合國內數多之民族。而陶鑄之。使成一新民族。在昔羅馬帝國。及今之北美合衆國。是其例也。
(二) 國內諸族。心志各殊。互思分離。如第九世紀法蘭西人與德意志人分離。十六世紀奈渣蘭人與西班牙人分離。十九世紀比利時人與荷蘭人分離。是其例也。
(三) 諸族民之言語風俗等。悉放任之。使仍其舊。惟於政治上謀所以統合之道。此策也。瑞士善用之。而收其效者也。

(四) 政府教唆各民族。使彼此相閼。乘閒抵隙以謀合一。此極危險之道也。奧大利用之。幾覆其國。按由此觀之。伯氏固極崇拜民族主義之人也。而其立論根於歷史。案於實際。不以民族主義爲建國獨一無二之法門。誠以國家所最渴需者。爲國民資格。而所以得此國民資格者。各應於時勢而甚多其途也。兩年以來。民族主義稍輸入於我祖國。於是排滿之念。勃鬱將復活。雖然。今吾有一問題於此。曰。漢人果已有新立國之資格乎。此吾不能無疑之第一問題也。伯氏論民族建國之所恃者三。(一) 固有之立國心。(二) 可實行之之能力。(三) 欲實行之之志氣。其第一事。則吾固具之矣。其第三事。則在今雖極少數。而不能謂之無也。獨其第二事。則從何處說起。耶。曰。言排而不能排。猶無價值之言也。即使果排去矣。則問愛國志士之所志。果以排滿爲究竟之目的耶。抑以立國爲究竟之目的耶。毋亦曰。目的在彼。直借此爲過渡。一手段云耳。苟遂不克達於目的。則手段何取也。吾非謂我民族終不能有此能力。然吾信其今日猶未有此能力。此論也。雖持最急激主義者。當亦無以爲難。而難者則曰。惟其未有此能力。則當以排滿鍊造之。然徒排滿。而遂能鍊造此能力與否。則吾別有所欲陳。今且勿於此枝蔓也。曰。排滿者。以其爲滿人而排之乎。抑以其爲惡政府而排之乎。此吾所不能無疑之第二問題也。如其爲滿人也。且使漢人爲政。將腐敗而亦神聖之也。如以爲惡政府也。雖骨肉之親。有所不得私。而滿不滿。何擇焉。夫今政府與滿洲有二位一體之關係。憎政府而及滿人。亦

固其所以是爲鼓舞之手段則可以爲確實之理論則不可何也。今日之中國實非貴族政體而爲獨裁政體。其蠶國殃民者非芸芸坐食之滿人而其大多數乃在閹嫗無恥媚茲一人之漢族也。而其所以爲媚者非媚滿人媚獨裁耳。使易獨裁者爲漢人其媚猶今也。媚獨裁之漢人其蠶國殃民亦猶今也。故今日當以集全圖之鋒刃向於惡政府爲第一義而排滿不過其戰術之一枝線認偏師爲正文大不可也。大學曰人於其所賤惡而辟焉此古今之通蔽矣。今之論者或乃至盜賊胡會而神聖洪楊問此果爲適於論理否耶。且使今日得如胡會其人者爲政府與得如洪楊其人者爲政府二者孰有益於救國而論者必將倔強而曰毋甯洪楊。這吾所不敢苟同也。章炳麟氏之言曰不能變法當革能變法亦當革不能救民當革能救民亦當革噫此何語耶。夫革之目的豈以快意耶。毋亦曰救民耳。如曰能救民而亦當革則是敵視此目的也。假曰信今政府之必不能救民而革之也斯可謂健全之理論矣。而猶當視其所以代之者何如。如章氏言能毋使國民迷惑耶。點察兩年來世論之趨向殆由建國主義一變而爲復仇主義。問建國與復仇孰重。其在一人一家之仇而曰身可殺家可破仇不可不復是所宜言也。其在一國之仇而曰國可亡仇不可不復則非所宜言也。我不敢知曰復仇可以亡國我不敢知曰復仇可以興國。願吾特不欲吾民族於建國復仇兩主義倒置其輕重也。以謂此不健全之理論爲造成國民資格之道一魔障也。曰必離滿洲民族然後可以建國乎。抑融滿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諸民族而亦可以建國乎。此吾不能無疑之第三問題也。伯倫知理所述異族同國之諸款與中國今日情事皆不相應。蓋各國發育之不同如人面焉未有可以他國之歷史爲我國之方針者也。而伯氏下民族之界說曰同地同血統同面貌同語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風俗同生計。地與血統二者就初時言之如美國民族伯氏原亦論之頗詳而以言語文字風俗爲最要焉。由此言之則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

諸族是也。中國同化力之強。爲東西歷史家所同認。今謂滿洲已盡同化於中國。微特排滿家所不欲道。卽吾亦不欲道。然其大端。歷歷之跡。固不可誣矣。大抵北虜之同化於我也稍難。而東胡較易。金元清之比較。蓋昭然矣。元則九十年。率其游牧之俗。金清則一入中原。而固有之特質。頓喪焉。今關內之滿人。其能通滿文。操滿語者。已如鳳毛麟角。他無論矣。故伯氏之說。雖謂滿人已化成於漢民俗可也。卽未能然。苟漢人有可以自成國民之資格。則滿人勢不得不融而入於一爐。此則吾所敢斷言也。姑勿具論。今所欲研究者。則中國之能建國與否。係於遂滿不遂滿乎。抑不係於遂滿不遂滿乎。實問題之主點也。自今以往。中國而亡。則已。中國而亡。則此後所以對於世界者。勢不得不取帝國政略。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類。以高掌遠蹠。以五大陸之上。此有志之士所同心醉也。果有此事。則此大民族。必以漢人爲中心點。且其組織之者。必成於漢人之手。又事勢之不可爭者也。獨今日者。欲向放此大目的而進行。其必將彼五百萬之滿族。先擯棄之。而再吸集之耶。抑無須爾爾。但能變置漢滿同病之政府。而遂有可望耶。欲研究此問題之真相。不可不取狹隘的民族復仇主義。暫擱一邊。平心靜氣。以觀察焉。當預備時代。將排滿而養漢人之實力乎。抑用滿而能養漢人之實力乎。當實行時代。將排滿而能禦列強之侵入乎。抑合滿而能禦列強之侵入乎。當善後時代。將排滿而得國礎之奠安乎。抑利滿而得國礎之奠安乎。此三者不可不察也。夫自今以往。有漢滿同奴耳。否則漢族必爲國中之主人。今不務養成可以爲主人之資格。而徒曰。吾不願奴。不願而奴。遂可免耶。一言蔽之。吾若有建國之能力。則以小民族成一國民可也。以大民族成一國民亦可也。若其不能亦安所往。而有合哉。吾因讀伯氏書。有所感觸。不覺其言之長。而與著述體例不相應也。吾又知吾之此論。必非新學界青年諸君所樂聞也。雖然。吾道吾今日之所信。所信之爲進步爲退步。不敢計也。以其所信與一世之輿論挑戰。不敢辭也。若夫預備乎實行乎。則各應于其地位之可得爲者。而孳孳焉。非筆舌之範圍所宜及。

也。

三 論民主政治之本相及其價值

伯氏博論政體。而歸宿於以君主立憲爲最良。謂其能集合政治上種種之勢力。種種之主義。而調和之。其說繁。今不備引。謹介紹其論共和政體者。而以鄙見發明之。

伯氏以爲主治權與奉行權分離。是共和政體之特色也。主治之權。掌之于多數之選舉者。即國奉行之權。委之于少數之被選舉者。即大統領於故奉行者。雖爲臣僕。而反常治之。主治者。雖爲主人。而反常治於人。以牽制之得宜。故無濫用國權之弊。而多數國民得所庇焉。此其所長也。雖然。坐是之故。而國權或漸即微弱。儕國家於一公。司加以衆民之意。嚮變動靡常。而國之基礎。因以不固。此其所短也。故行此政體。而能食其利者。必其人民與其和諸德。具足圓滿。不惜犧牲。其力其財。以應國家之用。且已藉普及之學制。常受完備之教育。苟如是。其庶幾矣。若其人民。浸染衰廢之俗。務私慾。而不顧公益。氣力微弱。教育缺乏。而欲實行此政體。則未觀其利。而先已不勝其弊矣。其甚也。必至變爲阿里士多德所謂暴民政治者。而國或以亡。

伯氏乃詳考共和政體之沿革。述法國美國瑞士三者之成敗。而指其得失之林。其言曰。美國之能變英國政體。而爲今政體者何也。彼其未離母國羈附之時。而共和之原質。已早具也。當其初年。其民之去本國。而移殖於他鄉者。於祖國之議院制度。自治制度。固已久習熟練。懷抱政治心。以去。及其至新大陸。又不能復倚賴貴族。及本國官吏之力。不得不以自助。及相濟。兩主義爲安居樂業之本原。室和政治之精神。實根於此。及其自助相濟之既久。習而成風。一旦而欲再加。以束縛。其勢自不樂受。且所居新闢之地。廣漠無垠。任其所之。稍有不適。褻裳去之耳。故當千六百六十九年。英國法理學大儒洛克氏者。曾爲植民地草一新憲法。欲以英國所固有之君主貴族政體。傳其種於美洲。百許經營。竟成畫餅。職此之由。故美國之共和政體。非出現於獨立之後。而出現於殖民

之時。其殖根如此其深。而發源如此其遠也。

此政體之播殖於歐洲也。自法蘭西始。法人以千七百九十三年。立革命後之新政府。其規模略仿美國。惟一切政權。不以畀諸一人之大統領。而以司諸數名之行政委員。慮其權之在一人。而將濫用之。以復於君主也。乃會幾何時。而拿破崙第一之帝國出現。及千八百四十八年。再爲共和。置大統領。一如美國。然此第二次之試驗。亦不見效。拿破崙第三旋起而盜之。再建帝國。今者第三回之試驗。施行於千八百七十年。而此新共和國之能否永年。識者猶疑之。

按伯氏國家論成于千八百七十四年。其時值法國新造之後。也。今爲政雖不完備。及美然久經陶治國民之資格。漸備矣。

考法人之政治思想。當人權論出世之時。始大發達。其國民愛平等。尊自由。徹始徹終。心醉共和主義。雖然。其國民之性情。迺于共和主義最不相容。昔西士羅(按)羅馬嘗評高盧人(按)法國民族所自出也。云：「其性好新易遷。易無論爲壓抑爲自由。久之皆不能忍受。」夫孰知當千數百年以後之今日。而法人此性。竟不克改也。不甯惟是。自治者共和政治最切要之條件也。而法人曾無所諫習。百事皆仰賴政府。故讀法國建國以來之歷史。其治國之道。常以中央集權制度相貫徹。全國之運命。悉繫于巴黎一城。此自古及今。未或有改者也。夫欲行中央集權。使圓滿而適常。則必有強大之主權。精悍之官吏。有力之軍隊。若此者。惟君主政治爲最宜。故法國雖當兩拿破崙及麥馬韓爲大統領之時。其表面則裝示共和政治之美名。其實質則與君主政治無毫釐之異也。

若夫瑞士。其異是其人民自數百年以來。既於村落而有自治體裁。其市府之舊憲法。皆略帶貴族政治之性質。無論何市府。皆於行政小會議之外。別有立法之大會議。其在村落人民皆有直接參政之權。每年集會。以多數之決議。制定法律。任命高等官吏。以故千八百九十五年。創建共和以後。雖蒙外界之影響。未能實行。而歷時未久。遂克改良。傳今不替。蓋其先天所受者。與法國殊異也。

伯氏又曰。共和政體之優於他政體者有五端。(一)養成國民之自覺心。使人自知其權利義務。且重名譽也。(二)使人民知人道之可貴。互相尊重其人格也。(三)以選舉良法。使俊秀之士。能各因其材。以得高等之地位。而因以獎勵公民之競爭心也。(四)凡有材能者。不論貧富貴賤。皆得自致通顯。參掌政權。以致力於國家也。(五)利導人生之善性。使國民知識。可以自由發達。而幸福日增也。以故苟為國民者。能于共和所不可缺之諸德。具足圓滿。則行此政體。實足以培養愛國心。獎勵民智。馴至下等社會之衆民。其政治思想。亦日發達。以進於高尚。美哉共和。

雖然。天下事之結果。每不能如其所期。雖以最適於共和之美國。而其政治社會之趨勢。猶有與此諸德適相背馳者二事。一曰賤視下級之國民。同為公民也。同有自由平等之權利。但使其教育程度。在社會水平線以下者。一律篋視之。不獨待烟剪人黑人為然也。凡與彼輩在同等之位置者。莫不有然。(按)觀其待此亦平等主義萬

難實行之徵證也。二曰猜忌非常之俊傑也。凡國民之門第學識聰明才力資產。挺出于社會水平線以上者。率為公衆所嫉忌。而不得自效於政界。慎其含有君主貨族之餘質。而將以傾覆國憲也。(按)此論最確。凡美國第一等人物。皆不入于政界。此其原因甚多。伯氏所言。不過其一端耳。吾所著新大陸游記。研究此問題頗詳。今不先贅。但現在帝國主義之風潮漸急。雖美國亦漸革此惡習矣。故共和政體者。最適於養中等之人物。齊國民之程度而為一也。

伯氏又曰。共和政體。為國民謀普通之利益。則有餘。謀高尚之幸福。則不足。如設學校。治道路。獎慈善等事。共和政所最優也。至如文學哲學美術等高尚事業。雖百計獎勵。而發達總不能如其所期。夫此等無形之文明。尋常政治家。或不措意焉。而不知此乃導進人格。獨一無二之法門。如美國者。崇拜實利之主義。過甚。國民品格之墮落。亦滔滔可懼也。

伯氏又曰。共和政體之最缺點者。使其政府如一機器然。循軌自動。幾無復有活潑之意識。行乎其間。彼以防弊

故不能不用牽制之法。故選舉更迭。爲此政體所不可缺一要具。以屢更迭。故執政者之地位常不鞏固。以不鞏固。故無餘裕以練習政務。以通覽大勢。以養成完全大政治家之資格。何也。凡入政界者。必經一二年。後乃能增進其政治能力。漸有所擘畫。爲國家百年大計。而實行此計畫。又往往非數年之力不能。而瓜代之期已至矣。後任者之能否繼吾志。而竟吾業。非所期也。故人人各存五日京兆之心。而於國家有機體之永續發達。所窒買多矣。

伯氏又曰。置多數之常備軍。此共和政體之所大禁也。夫常備軍者。外之以發揚國權。內之以保維秩序。實國家之要素也。而在共和政之國。以嫌忌專制。故懼此兵權所屬。將爲多數人民自主之蠹賊也。故其勢不得不代以民兵。民兵者。其于警衛守禦之力。雖不可侮。然以視素練之常備軍。固有閒矣。故他日者。世界進于大同。戰爭之跡。絕於天壤。則共和政誠爲立國之極軌。今則猶非其最適而最優勝者也。

按伯氏所論。大半就美國現狀而評。隨之。其語固動中肯綮。但未兩條。則今日情狀大變矣。美國自麥堅尼以後。實行帝國主義。至重新解釋憲法。增加中央政府之威力。於是社會中最高流人物。漸投身於政界。而西班牙戰爭以來。擴張軍備之志。日以銳。今年總統羅斯福。巡行全國。所至演說。皆注重軍實。於是此兩缺點。皆漸去矣。此亦共和政體之一進化也。

又按伯氏所論共和政體之價值。可謂博深切明。然猶有未盡者。頃讀德國柏林大學教授波倫哈克所著國家論。有足以相表裏者。附譯如下。波氏者。比較法制派之鉅子。原書以千九百九十六年出版。日本早稻田大學校於三月前譯出。實最新之學說也。

波氏曰。國也者。何也。以平衡正義。調和社會上各種利害衝突之一團體也。(按)其意謂社會各種小團體。其利害其外以調和之。而在彼共和國。則其統治之主體。即國家。與其統治之客體。即國民。同爲一物。舍人民以外。則國家即國家是也。

之要素。他無復存。(按)君主之國亦非不以人民爲要素也。而人民之外尙有他要素。若英國則合君主貴族乎民三要素而成國者也。原文詞簡意該。翻辭殊繁。讀者諒之。夫無論何國。其社會上宗教

上民族上及其他種種關係。莫不錯綜分歧。此之所利。或彼之所害。利害抵觸。而必有衝突。此等衝突。卽由人

民本體而發者也。以本體所發生之衝突。而還欲以本體調和之。是無異使兩造之鬪訟者。而自理曲直也。

天下困難之事。孰過於此。君主者。則超然於此等種種利害關係之外。而代表大團體之國家。以調和之者也。

所貴乎有國家者。其目的莫大於是。而君主國之達此目的。與民主國之達此目的。其難易判然矣。(按)古今政

家之目的。言人人殊。波氏謂國家爲正義平衡之源。泉以調和國內種種利害而融合之爲目的。是其創見亦篤論也。此者不可不深察。以是之故。凡共和之國家。大率革命相尋。使法制失其

永續之性。而幾於不國。殆非無故。(按)此指南美洲各共和政體。惟有一種結構特別之國家。可以行之而無弊。其結構云何。則奉同一之宗教。集同一之民族。其社

會上各種利害之關係。不甚衝突。而其最要者。曰國境甚狹。苟具此資格。而結成一小共和團體者。夫然後可

以持久。瑞士之各村。落各市府。美國獨立以前之各州。是其模範也。(按)今之美國國境甚濶。而仍能行者。其根據全在各州也。吾所著大國游記。言其性質頗詳。

在此等結構之國。其國家自滅縮。其行動之範圍。而一以放任之於私人。其人民之監督公共事業也。亦無鞭

長不及之患。而自治制馴致鞏固。則共和可以行之數百年。而大紛擾不起。馬而不然者。種種階級。互相縣隔。

貴族與平民。閱資本家與勞動家。閱甲族與乙族。閱甲省與乙省。閱於此之國。而欲行共和政。以圖甯息。是無

異蒸沙以求飯也。

夫共和國者。於人民之上。別無獨立之國權者也。故調和各種利害之責任。不得不還求之於人民自己之中。

必無使甲之利害。能強壓乙之利害。而諸種之關係。常克相互平等。而自保其權衡。若此者。惟彼盎克魯撒遜

人種。富於自治性質。帝肯裁抑黨見。以伸公益。以故能行之而綽綽有餘。若夫數百年。卯翼於專制政體之人

民。既乏自治之習慣。復不識團體之公益。惟知持箇人主義。以各營其私。其在此等之國。破此權衡也。最易既

破之後。而欲人民以自力調和平復之。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其究極也。社會險象層見叠出。民無甯歲。終不得不舉其政治上之自由。更委諸一人之手。而自帖耳復爲其奴隸。以圖性命財產之安全。此則民主專制政體所由生也。(民主專制政體之原因結果下文詳之)

又別有一種之國家。其於享受共和政之資格。雖一不具。以多數士著人種爲基礎。而少數之歐羅巴人。立於其上。而此少數者。亦未嘗有政治思想及其能力。純然爲一不秩序之社會。若此者。自當以君主專制政體爲最宜者也。雖然。以其爲殖民地之故。欲立置君主。而無歷史上之基礎。乃不自量而妄效美國。侈共和之美名。(按)此指南美洲中美洲諸國也。雖然。彼高尚完美之共和制。與此等之國程度不相應。以故累衝突。以衝突。重革命。以革命。而彼之所謂革命者。又非起於人民之萬不得已也。徒爲二三霸者之私鬥而已。一勝之將。假共和之形式以箝畜其民。不旋踵而他將代之。起仆興亡。迄無甯日。國民進步之障礙。莫大於是。

波氏又曰。因以習慣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安。因於革命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危。請言其理。夫既以革命之力。一掃古來相傳之國憲。取國家最高之目的。而置之於人民仔肩之上矣。而承此大暴動之後。以激烈之黨爭。四分五裂之人民。而欲使保持社會勢力之之平衡。此又必不可得之數也。於斯時也。其勢力最猖獗者。卽彼鼓吹革命。率先破壞之一團也。而此黨派。大率屬於無資產之下等社會。其所舉措。往往不利於上流。作始猶簡將畢。乃鉅其力。既無所限制。自必日走於極端。而遂取滅亡。彼曷爲而致滅亡。夫既已自紊歷史上之權利。自傷政權之神聖。一旦得志。而欲以我新護之權利。造成歷史之根柢。雖百般擁護。未有能濟者也。於是乎社會階級之爭奪。遂相互迭起。而靡有窮(按)自此以下數節大率皆借法國立論。其情實與南美諸國略異。爭奪之極。其得最後之勝利者。則彼從夢中驚起之富豪階級也。然彼等雖勝利而已。厭政權。何也。常彼之時。其握政權者常危殆也。彼等欲得政治上之權利。不過以保其生命財產之安全云爾。其既得之也。則必孳孳然復自營其生計。不借出無量之代價。以

購求平和而社會暴亂渡敵之既極。非更有強大獨立之主權。則終不能以奠定。故君權思想之復活。實剝復之道所必至也。然歷史上之國家。既已復滅。今欲使一姓再興。重復其舊。則其結果更釀百弊。欲別擁新主。而無一人可認其固有之權利。即勉戴之。以行君主議院制度。終覺其主權微弱。不足以救濟痼瘡瘡痍之社會也。於是乎民主專制政體。應運生焉。若此者。于古代之羅馬見之。於近世之法蘭西見之。

民主專制政體之所由起。必其始焉。有一非常之豪傑。先假軍隊之力。以攬收一國實權。然此際之新主。治者必非以此單純之實力而能為功也。而自顧已所有之權利。以比諸他國神聖不可侵犯之君主。而覺其淺薄無根柢也。於是不得不求法律上之名義。即國民普通投票之選舉是也。彼篡奪者。(按)即所謂一非常之豪傑。既已於實際

掌握國權。必盡全力以求得選。而當此全社會渴望救濟之頃。萬眾之視線。咸集於彼一身。故常以可驚之大多數。歡迎此篡奪者。而芸芸億眾。不惜舉其血淚所易之自由。一旦而委諸其手。又事所必至。理所固然也。何也。彼時之國民。固已厭自由如腐鼠。畏自由如蠍蛇也。

此篡奪者之名。無論為大統領為帝王。而其實必出於專制。彼時之民。亦強或自虛飾。謂我並非以本身之權利盡讓於此一人。而所定憲法亦常置所謂國民代議院。謂以此相限制也。而實則此等議院。其權能遠在立憲君主國議院之下。何也。君主國之議院。代表民意者也。君主而拂議院。是拂民也。此等之議院。則與彼新主權者。(按)篡奪者同受權於民。而一則受之於各小部分。一則受之於最大多數。故彼新主權者。常得行長官之強權。不啻惟是。議院之所恃以對抗於彼者。賴憲法明文之保障耳。而彼自以國民驕子資格。可以隨時提出憲法改正案。不經議會。而直求協贊於國民。權利之紳縮。悉聽其自由。故民主專制政體之議院。實伴食之議院也。其議院之自由。則貓口之鼠之自由也。

君主專制國。其諸臣對於國民無責任。惟對於君主有責任。(按)君主對於國民本無責任也。然其責任不明。故馴至於無

君主立憲國。君主無責任。惟議院政府諸員。(按)如英國之制政府即議院之多數者也故兩者並舉對於國民而代負責任。獨民主專國不然。惟民主之拿破崙兩帝亦此類之民主也。讀者勿誤對於國民而負責任。他皆無之。雖然所謂責任者亦不過憲法

上一空文耳。夫既已以永續世襲之最高權委託之於彼。此後而欲糾問其責任。則亦惟視其力所能及。更破壞此憲法而移置其主權耳。質而言之。則舍再革命外無他途也。要之此專制民主猶在。而欲與彼立憲君主政體之國民與純粹共和國政體之民享同等自由之幸福。勢固不能。

譯者曰。吾心醉共和政體也。有年。國中愛國踴躍之士之一部分。其與吾相印契而心醉共和政體者亦既有年。吾今讀伯波兩博士之所論。不禁冷水澆背。一旦盡失其所據。皇皇然不知何途之從而可也。如兩博士所述。共和國民應有之資格。我同胞雖一不具。且歷史上遺傳性習。適與彼成反比例。此吾黨所不能為諱者也。今吾強欲行之。無論其行而不至也。即至矣。吾將學法蘭西乎。吾將學南美諸國乎。彼歷史之告我者。抑何其森嚴而可畏也。豈惟歷史。即理論。吾其能逃難耶。吾黨之醉共和夢。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豈有他哉。為幸福耳。為自由耳。而孰意稽之歷史。乃將不得幸福。而得亂亡。徵諸理論。乃將不得自由。而得專制。然則吾於其和何求哉。何樂哉。吾乃自解曰。犧牲現在。以利方來。社會進化之大經也。吾盡吾對於吾子孫之義務。吾今之苦痛。能無忍焉。而彼歷史與理論之兩巨靈。又從而難余曰。南美諸邦人之子孫。藏其自由鐵券於數十層僵石之下。誰敢定其出世之當在何日也。曰法蘭西自一七九三年獻納犧牲以後。直至一八七〇年始獲饗焉。而所饗者。猶非其所期也。今以無量苦痛之代價。而市七十年以後。未可必得之自由。即幸得矣。而汝祖國更何在也。嗚呼痛哉。吾十年來所醉所夢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絕我耶。吾與君別。吾涕滂沱。吾見吾之親友。昔為君之親友者。而或將亦與君別。吾涕滂沱。吾見吾之親友。昔為君之親友。而遂顛倒失戀。不肯與君別者。吾涕滂沱。嗚呼共和。吾愛汝也。然不如其愛祖國。吾愛汝也。然不如其愛自由。吾祖國。吾自由。其終不能

由他途以回復也。則天也。吾祖國吾自由而斷送于汝之手也。則人也。嗚呼。共和共和。吾不忍再污點汝之美名。使後之論政體者。復添一左證焉。以詛咒汝。吾與汝長別矣。問者曰。然則子主張君主立憲者矣。答曰。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議。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銳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國來。而夢俄羅斯者也。吾知昔之與吾同友共和者。其將唾余。雖然。若語於實際上預備。則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若夫理論。則吾生平最慣與輿論挑戰。且不憚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挑戰者也。吾布熱誠。以俟君子。

四 論主權

主權者。一國精神所由寄也。故論國家者。必明主權。伯倫知理之論主權。其要有五。

一 主權者。獨立不羈。而無或服從於他種權力者也。(原注)獨立不羈。與無限殊科。勿混視。

二 主權者。國家之威力也。宜歸於人格之國家及國家之首長。其餘地方團體及法院議院等。皆隸於國家之一機關耳。與主權無關也。

三 主權者。至尊者也。主權者。據之以立于國內所有一切權力之上。

四 主權者。統一者也。一國中。不能有二箇主權。(原注)主權之統一。在君主國最為易見。即在他種政體。亦莫不然。如共和政治。則國王與議院連合。而為其主權者。是其例也。一體。則國民全體。為其主權者。貴族政治。則貴族會議。為其主權者。英德之立憲。

五 主權者。有限者也。主權有受成於國法之權利。即有受限於國法之義務。

伯氏之論主權。所以駁正平丹盧梭二氏之謬。而求其真相者也。其有功於國家學也最鉅。平丹法國人生十六世紀之言曰。「主權者。無窮無限之國權也。」又曰。「法律依於」。「主權者。權之入。而得其效力。」。「主權者」。「非依於法律。而得其權能。」此說也。以國家之首長。與國家之全體。混為一談。路易第十四。「朕即國家」之謬論。所從出也。其說久已吐棄。茲不待辨。盧梭之言曰。「主權不在於主治者。而在於公民。公民全體之意。贊。即主權也。主

權不得讓於他人。亦不得託諸他人而爲其代表。雖以之交付於國會。亦非其正也。社會之公民。常得使用其主權。持之以變更現行之憲法。改正古來成法上之權利。皆惟所欲。伯氏以爲盧氏之說。欲易專制的君主主權。而以代專制的國民主權也。然專制君主主權。流弊雖多。而猶可以成國。專制國民主權。直取已成之國。而渙之耳。外此更存所得乎。無有也。夫謂主權不在主治者。而在公民全體。公民全體之意見。終不可齊。終不可視。是主權終無著也。主權無著。而公民中之一部分妄曰。吾之意。卽全體之意也。而因以盜竊主權。此之革大命禍所由起也。公民之意。嚮屢遷而無定。寢假而他之一部分。又妄曰。吾之意。卽全體之意也。而因以攻攬主權。此大革命之禍所由繼續也。伯氏所以斷斷也。與盧氏爲難者。其意在此。乃更爲申言主權之原則如下。

一 主權既不獨屬君主。亦不獨屬社會。不在國家之上。亦不出國家之外。國家現存及其所制定之憲法。卽主權所從出也。

二 或爲社會爲私人之集合體。主權卽爲私人之集合權。其言謬甚。主權者公權。願私權也。雖或無量數之私權。不能變其性質。使成公權。

三 或謂一民族相結合。雖未具國家之體裁。亦可謂之有主權。此說亦非也。彼民族者。未能成爲一「法人」謂法律上之人格。未有形不具而腦先存者也。故有主權則有國家。無國家亦無主權。

五 論國家之目的

伯論知理曰。自昔論國家目的者。凡有兩大派。其在古代希臘羅馬之人。以爲國家者。以國家自身爲目的者也。國家爲人民之主人。凡人民不可不自犧牲其利益。以供國家。其在近世日耳曼民族。則以爲國家者。不過一器具。以供各私人之用而已。私人之力。所有不及者。始以國家補助之。故國家之目的。在其所屬之國民。由前之說。則謂民也者。爲國而生者也。由後之說。則謂國也者。爲民而設者也。伯氏則曰。兩者之說皆是也。而亦皆非也。夫

天下之事物。固有自一面觀之。確爲純粹之器具。自他面視之。又確有其天然固有之目的者存。卽如男兒婚媾。實一器具也。就其居室大倫傳種義務言之。則婚媾實有其至大之一目的存。惟國亦然。

以常理言。則各私人之幸福。與國家之幸福。常相麗而無須臾離。故民富則國富。民智則國文。民勇則國強。是此兩目的不啻一目的也。雖然。若遇變故而二者不可得兼。各私人之幸福。與國家之幸福。不能相容。伯氏之意。則以爲國家者。雖盡舉各私人之生命。以救濟其本身可也。而其安甯財產。更何有焉。故伯氏謂以國家自身爲目的者。實國家目的之第一位。而各私人實爲達此目的之器具也。

雖然。伯氏之論。常無偏黨者也。故亦以爲苟非遇大變故。則國家不能濫用此權。苟濫用之。則各私人亦有對於國家而自保護其自由之權理云。

案天理循環。豈不然哉。無論爲生計爲政治。其胚胎時代。必極放任。其前進時代。必極干涉。其育成時代。又極放任。由放任後。爲干涉。再由干涉而復爲放任。若螺旋焉。若波紋然。若此者。不知幾何次矣。及前世紀之末。物質文明發達之既極。地球上數十民族。短兵相接。於是帝國主義大起。而十六七世紀之干涉論。復活。盧梭約翰彌勒。斯賓塞諸賢之言。無復過問矣。乃至以最愛自由之美國。亦不得不驟改其方針。集權中央。擴張政府權力之範圍。以競於外。而他國更何論焉。夫大勢之所趨迫。其動力固非在一二人。然理想之於事實。其感化不亦偉哉。若謂盧梭爲十九世紀之母。則伯倫知理其亦二十四紀之母焉矣。

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學說

發端及其略傳

吾昔見日本哲學館。有所謂四聖祀典者。吾駭焉。稽其名。則一釋迦。二孔子。三梭格拉底。四康德也。其比擬之果

倫與否。吾不敢言。即其不倫。而康德在數千年學界中之位置。亦可想見矣。作康德學說。

康德 Kant 先生。名唵馬努兒 Immanuel 德國人。生西歷千七百二十四年。家世寒微。父爲馬鞍匠。母慈而嚴。

正直謹嚴。言信行果。故先生幼時。卽愛真理。意志常確然不可動。蓋受母之感化爲多云。初受高等教育。至十五歲入「奇尼福士布」大學。治神學。雖然。彼所好者在哲學。數學。物理學。故其所研究。往往趨重於此點。二十三歲。

漸以文學名。千七百四十七年。著一論文論生力者題曰 Thought concerning the true Estimate of Living Force。

後以家計窘迫。設帳授徒。僅獲糊口。三十二歲。始爲大學之下等講師。居此戰十五年。初爲論理學。哲

學。物理學。數學之教授。後更兼授倫理學。人理學。地理學。千七百七十年。四十六歲。漸被舉爲論理哲學之高等教授。直至千七百九十七年。以頹齡辭職。凡擔任此講座者廿餘年。其少時從事於著。作所謂數學。博物學之書甚多。卽如天文學。上之天王星。亦由先生以理測之。謂五星以外。必當復有此座。而後此黑爾哲實因其說。而測得之者也。自千七百八十一年。其畢生之大著。所謂「純理性批評」者（德文原名爲 Kritik der Reinen

Verunft。英文譯爲 Critique of Pure Reason）始出世。實爲全歐洲學界開一新紀元。雖然。其前此各著述。片

鱗碎甲。發明此主義者。固已不少。若一七七〇年所出之「知覺界形式及原理」Concerning the Form and the Principles of Sensible and Intelligible World 其尤著也。此後復著「實理性批評」Critique of the

Practical Reason 「判定批判」Critique of the Faculty of Judgement 及「純理範圍內之宗教」

Religion within the Bonds of Pure Reason 等書。俱一七九三年自此益翕然爲一世大宗師。維也納。埃郎。京。哈爾

黎諸大學。爭聘之。悉不就。終身在奇尼福士布大學。故全歐英傑之士。欲聞先生緒論者。皆走集此學。至千八百

四年。以八十高齡。無病而逝。先生美姿。容碧眼疏髯。接人藹然。若時雨之化。體質頗弱。然常注意於衛生。故終身無大病。每日起居。食息著述。講演散步。應客。皆有一定之時刻。數十年來。不爽杪黍。終身未嘗取妻。蓋先生實最

嚴格。最富於自治力之人也。故能以身為德育之標準。取當時腐敗之社會而一新之。非徒在思想口舌之功。抑亦實行之効也。所著書數十種。各國固咸有繙釋。重版皆至數十云。

學界上康德之位置

自近世史之初。學界光明始放一線。其時屹然並起於歐洲者。厥有二派。一曰英國派。倍根倡之。專主實驗。以科學法談哲理。其繼之者為霧布士。為洛克。而謙謨集其大成。二曰大陸派。笛卡兒倡之。專主推理。以發心物二元論。其繼之者為斯賓挪莎。為黎菩尼士。而倭兒弗為其後勁。此兩派者。中分歐洲之思想界。各自發達。而常不能調和。當十八世紀之初。實全歐學界最糾紛最劇競之時代也。於是康德出。集其大成。

康德者。德人也。德國之哲學。為近世歐洲中之最有力者。此普天下所同認也。雖然。以年代論之。則德人之哲學。比諸英法。膛乎在其後。德學之開祖者。惟黎菩尼士。生千六百四十六年。實後於法之笛卡兒五十年。笛卡兒一五九六年後於英之倍根八十五年。倍生於一五六一年其晚出也若此。且英法兩國開祖以後。後哲踵起。大揚其波。而德學則自黎氏以後。闐然無聞。其難繼也。又若此。而卒能使德國學者之位置一躍而占十九世紀學術史之第一位者。曰惟康德之故。康德實德國學界獨一無二之代表人也。

康德之時代。實德意志國民政治能力最銷沉之時代也。民族散漫。無所統一。政權往往被壓於異族之手。而大哲乃出乎其間。淺見者或以為哲學之理論。於政治上毫無關係。而不知其能進國民之道德。牖國民之智慧。使國民憬然自覺我族之能力精神。至偉且大。其以間接力影響於全國者。實不可思議。雖謂有康德。然後有今之德意志焉。可也。

十八世紀之末葉。所謂僞維新思想者。風靡一世。若直覺主義。若快樂主義。滔滔然徧被於天下。道念掃地。驕奢淫佚。放縱悖戾之惡德。橫行汜濫。自真摯謹嚴之康德出。以良知說本性。以義務說倫理。然後砥柱狂瀾。使萬衆

知所趨嚮。康德者實百世之師。而闇黑時代之救世主也。以康德比諸東方古哲。則其言空理也似釋迦。言實行也似孔子。以空理貫諸實行也似王陽明。以康德比諸希臘古哲。則其立身似梭格拉底。其說理似柏拉圖。其博學似亞里士多德。其在近世。則遠承培根。笛卡兒兩統而去其蔽。近攝謙謨。黎善尼士之精。而異其撰。下開黑格兒。黑拔特二派而發其華。心論而皆自謂主述康德。其政論則與盧梭出入。而爲世界保障。自謂其文學則與基特

調和而爲日耳曼大輝名譽。康德者非德國人而世界之人也。非十八世紀之人而百世之人也。吾今請介紹其學術之大略。以供於我學界。

著者康按德學說條理繁瑣意義幽遠各國碩學之猶以爲難現淺其如余者茲篇諱言人中江篤介所譯法國阿勿雷脫之理學沿革史爲藍本復參考英人東人所著書十餘種彙譯而成雖用力頗劬而終竟不能信達加以此等極深研幾之學尋常學者頗難領會或以不切于實用讀之而徒覺沈悶者焉矣雖然此實空前絕後之一大哲緒論有志新學者終不可不悉心研究之反復熟玩焉亦自覺其有

康德之檢點學派

康德少時最得力於布尼士倭兒弗之學。後讀謙謨著書深有所感。以爲前此學者之言哲學。或偏主論定派。或偏主懷疑派。要之皆非其至者也。主論定派者。每談及高遠幽邃之理。則如形與影。門引刀欲試。而彼影之刀。旋立於我前。懷疑派攻難之。謂其武斷過信。誠哉然也。然彼懷疑派者。遇難決之問題。則以此爲始終不可得決。則亦非也。苟不能指明其所以不可決之證據。則我輩終常賣賣焉。求所以決之。此正學者之責也。

故主論定派者。妄擴張吾人智慧所及於過大之域。其失也夸而自欺。主懷疑派者。妄縮減吾人智慧所及於過小之域。其失也暴而自棄。康氏以爲欲調和此兩派之爭。心當先審求智慧之爲物。其體何若。其用何若。然後得憑藉以定其所能及之界。於是有所謂檢點派之哲學出焉。蓋彼二派皆就吾人智慧所觸所受者言之。康氏則直搜討論智慧之本原。窮其性質。及其作用也。質而言之。彼彼二派則從事於外。康德則從事於內者也。

案康氏哲學大近佛學。此論卽與佛教唯識之義相印證者也。佛氏窮一切理。必先以本識爲根抵。卽是此意。康德以爲智慧之作用有二。其一推理究義。用之以立言者。其一實際動作。用之以制行者。此二者能力各殊。其在議論時。則就身外事物下考察之功者。此智慧也。其在實行時。則自動自作。而能造出一切業者。亦此智慧也。康氏乃分其檢點哲學爲二大部。著二書以發明之。其一曰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所謂純性智慧之檢點也。東人譯爲純理性批判 其二曰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所謂實行智慧之檢點也。東人譯爲實踐批判 前者世俗所謂哲學也。後者世俗所謂道學也。而在康氏。則一以貫之者也。

論純智（卽純性智慧）

學術之本原

康德以爲欲明智慧之諸作用。宜先將外物之相。區爲二種。其一曰現象。其二曰本相現象者。與吾六根相接。而呈現於吾前者。舉凡吾所觸所受之色聲香味皆是也。本相者吾所觸所受之外。彼物別有其固有之性質存。故吾所知。僅爲現象。若云本相。吾具知之。無有是處。

今專以色言。吾人所見之色。特就其呈於吾目者。自吾名之而已。使吾有目疾。覆視此物。則不復能如平時。譬之病黃疸者。觸眼所見。皆成黃色。又如戴著色眼鏡。則一切之物。皆隨眼鏡之色。以爲轉移。自餘聲香味等。其理亦復如是。是故當知我之接物。由我五官。及我智慧。兩相結構。而生知覺。非我隨物。乃物隨我也。

案此義乃佛典所恆言也。楞嚴經云。譬彼病目。見空中華。空實無華。由目病故。是故云有。卽其義也。其謂由我五官。及我智慧。兩相結構。而能知物。五官者。楞伽經所謂前五識也。智慧者。所謂第六識也。

康德既述此義。以爲前提。因言治哲學者。當一變此前之舊法。而別採一新法。如歌白尼之論天體。然歌白尼以前。天文家皆謂日繞地球。及歌氏興。乃反其說。於是衆星之位置。雖依舊。而所以觀察之者。乃大異。吾之哲學與

前此諸家相異者正在此點。

康德復論我之智慧。以何因緣。而能使物各呈現象。蓋我之于物。初與相接。諸種感覺。樊然叢亂。零碎散列。而聯續何謂諸感。若色香味。乃至大小輕重堅脆。幢幢紛投。入吾根塵。而皆可為學問資料。雖然。假使諸感長此擾雜。而吾智慧不能整理。而聯接之。則吾一生。茫茫如夢。如謂思想終不得立。惟其不然。茲智慧者。能結此等紛雜感覺。令各就緒。以是能力思想。乃起有思想。故斯有議論。有議論。故斯有學問。復次。此等衆多感覺。以何因緣。能使就緒。康德以為彼諸感者。常有幾分聯續之性。譬如紅色以及熱氣。此二感者。一由眼受。一由身受。其實不過一點之火。為二現象。而吾智慧能聯結之。成一思想。二象合併。字之曰火。然後彼複雜者。始得單一。彼零碎者。有聯續性。智慧之力。如是如是。是故感覺惟對外物。而能受性。而彼思念復能進取。總萬為一思之云者。綜合而已。

案佛言受想行識。康氏所謂感覺即受也。所謂思念即想也。

康德以為名人智慧。所以總彼衆感覺。而使就秩序者。其作用有三。一曰視聽之作用。案此實兼眼耳鼻舌身所二曰考察之作用。三曰推理之作用。

智慧之第一作用即視聽作用

康德以為視聽之作用。主總合宇宙間各事物者也。譬如仰空見日。我何以知其為日。實由日體所發諸現象。感覺於吾眼簾。而我之智慧能綜合之。乃自向空中畫中圓線曰。此日體也。苟非爾者。則諸種感覺。飛揚流離。不可捉搦。而所謂「日」之一觀念。不可得起。由此言之。吾人之智慧作用。必有賴於「空間」。一「空間」者。如畫工之有紙繡。諸種之感覺。則畫工之材料也。視聽之力。則畫工之意匠也。

此專就感覺之屬於外物者言也。此外復有所謂內心之感覺者。如苦也。樂也。思索也。決斷也。以何因緣。能聯續此等觀覺。使有先後而不相離。於是乎吾人智慧之作用。必有賴於「時間」。一「時間」者。實使我智慧能保持

諸感覺而入之於永劫之中者也。

案空閒時間者。佛典通用譯語也。空閒以橫言。時間以豎言。佛經又常言橫盡空虛。豎盡永劫。即其義也。依中

國古名。則當曰宇宙。爾雅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曰宙。以單字不適於用。故循今名。

然則空閒時間二者。實吾感覺力中所固有之定理。所賴以綜合一切序次一切者。皆此具也。苟其無之。則吾終無術以整頓諸感覺而使之就緒。亦如畫工之舍紙練而不能爲繪事也。雖然。紙練者畫工之所必需。然其所畫之物。未嘗待紙練以爲用。之。如吾欲畫一草一石。無紙練則我不能畫。然彼草石非有賴於紙練者何也。無之關係。其理亦復如是。其在各物固毫無待於此二者。惟我之智慧。借此以爲感覺力之範圍而已。

康德又曰。空閒時間二者。非自外來而呈現於我智慧之前。實我之智慧能自發此兩種形式。以被諸外物云爾。質而言之。則此二者皆非真有而實由我之所假定者也。是故當知前此學者。以五官之力爲窮理之本原。以時間空閒二者爲可由實驗以知其情狀。是大誤也。以吾人性中具此定理。故殆得從事於諸種實驗。而謂此物自可實驗。無有是處。

案希臘以來諸學者。常以空閒時間二者爲哲學上之問題。以爲萬物皆緣附此二者而存立。因推言空閒之何以起。時間之何以成。以此爲窮理之大本原焉。而皆不得其朕。實由迷用以爲體故也。以吾人所賴以假定以觀察事物者而質然曰。事物之本相。全在是焉。混現象於本質。一切矛盾謬見。皆起於是。故康氏首爲此論以破之。

智慧之第二作用（即考察作用）

康德以爲視聽之作用。雖能整列一切事物。使爲學術之材料。然未可謂之眞學術也。眞學術者。必自考察之作。用始。考察作用者何。觀察庶物之現象。而求得其常存不易之公例是也。如火之遇物。則必焚燬。故知火之現象。

與焚燬之現象。常相隨而不離。其間有一定之公例存。考察作用者。即所以求得此種公例者也。故亦謂之判斷作用。

欲求此等公例。當憑藉所謂三大原理考以考之。一曰條理滿足之理。謂甲之現象。其原因必存於乙現象之中。彼此因果。互相連屬也。二曰庶物調和之理。謂凡百現象。恆相諧相接。未有突如其來。與他現象無交涉者也。三曰勢力不滅之理。謂凡現象中所有之力。常不增不減也。康德以爲此三大原理者。百物所共循。萬古而不易。學者苟由是以觀察一切。則見夫燮然殺亂之庶物。實皆相聯相倚。成爲一體。譬猶一大網罟。其孔千萬。實皆相屬。一無或離。世界大勢。如是如是。

案此三大原理者。黎布尼士所倡。而康德大發明之者也。其義與華嚴宗之佛理絕相類。所謂條理滿足者。卽主伴重重十方齊唱之義也。所謂庶物調和者。卽事理無礙相卽相是之義也。所謂勢力不滅者。卽性海圓滿。不增不減之義也。華嚴以帝網喻法界。康德所謂世界庶物如大網罟然。正同此意。考求物理者。必至此乃爲具足焉。康氏謂燮然殺亂之庶物。實相倚而成一體。此所以欲自度者。必先度衆生。衆生垢而我不能獨淨。衆生苦而我不能獨樂也。何也。一體故也。橫渠同胞同與之旨。猶近虛言。此則徵諸實驗。哲學之所以有益於人事也。劉陽仁學。亦專發此義而已。

惟然。故世界庶物。皆相紐結相維繫。而無一焉得自肆者。夫是謂庶物一定不可避之理。康德以爲惟有此不可避之理。以旁羅庶物也。然後有形之學術。乃得立。苟不爾者。庶物而各自肆焉。則其衆現象相因之理。欲求之而未由。更恃何道以構成此學術耶。

此三大原理者。爲庶物現象之所循。固也。若其本相。亦循此否耶。康德曰。是未可知。何以故。以物之本相。既不可得知。故使吾人若能確見本相之時。則此三大定理者。不爲真理。亦未可知。具此三理者。謂舉凡吾人考察所能

及之物莫不循之云爾。雖然。我之所實驗者。未足以盡物之全數。或其所未及者。猶多多焉。亦未可知。然則所謂不可避之三大理者。果何物乎。康德以爲是。亦不過吾人智慧中所具有之定理云爾。視聽作用必賴空閒時間二者。考察作用必賴此三大理。其事正同。舍吾人心靈以外。則此三大原理者。亦無所附麗。蓋視聽作用必恃彼兩者。然後見其遠近先後之別。否則庶物游離紛雜。而非吾之得所受。考察作用必恃此三者。然後相弱而有條理。否則庶物突兀散列。而非吾所得想。此皆吾人智慧作用之自然構造者也。若夫事物之本相。其實如是。與不如是。是終不可得知。

綜上所言。卽康德哲學之初發軔。所謂就吾人智慧之二作用。而細下檢點之功者也。此理既明。則凡學術之關於有形實物者。其基礎可知耳。何也。學固以實驗爲本。而所謂實驗者。自有一定之界。苟不馳於此界之外。則其實驗乃可信憑。界者何物之現象是也。若貿然自以爲能講求庶物之本相者。則非復學術之界矣。

二 庶物原理學（卽哲學）之基礎

智慧之第三作用（卽推理作用）

視聽考察兩作用。能整理事物之紛擾。定其次序。使之由複雜以漸入於單純。雖然。猶未能齊萬而爲一。置之於最高最簡之城也。於是吾人之智慧。更有一高尚之作用。名之曰推理力。以是力故。故我智慧能舉一切而統屬之。於其本原。康德以爲此推理力者。能檢點所序列之事物。自一理進入他理。自一例進入他例。如是層累而升。以求達於極致之處。一旦達此極致。則非復如前此之事物。有所憑藉。是之謂無限無倚本原之旨義。於是乎在。按朱子補格致傳。謂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與康德此論頗相類。惟朱子教人窮理。而未示以窮理之界說。與窮理之法門。不如康氏之博深切明耳。

康德以爲彼二作用所能及者。所謂物理學也。此作用所能及者。所謂庶物原理學。卽哲學也。哲學所言之理。不能如物理學之確乎不見。何以故。考義察理。以推測爲能事。非可徵諸實驗故。

所謂本原之旨義者何。曰是有三一。曰魂。吾心中諸稱現象皆自之出者也。二曰世界。凡有形庶物之全體也。三曰神魂。與世界皆出於神。故神亦名本原之本原魂也。世界也。神也。皆無限無倚。不可思議。非復視聽考察之兩作用所得實驗。惟特推理力以窺測之而已。所謂哲學者。卽以研究此本原旨義爲目的者也。

按康德所謂魂者。謂人之精神。獨立於軀殼外者也。所謂世界者。如佛說之大千中千小千世界。非專指此地球也。所謂神者。景教之言造化主也。下文自詳。

論道學爲哲學之本

前此學者。皆以哲學與道學謂道德之學。劃然分爲二途。不返諸吾人良知之自由。而惟藉推理之力。以欲求所謂庶物原理者。及康德出。乃以爲此空衍之法。不足以建立真學術。舍良知自由之外。而欲求魂之有無。神之有無。世界之是否足乎已。而無待於外。是皆不可得斷定。故必以道學爲之本。然後哲學有所附麗。此實康氏卓絕千古之識。而其有功於人道者。亦莫此爲鉅也。

康德乃取古來學者研究此三大問題之學說。而料揀之第一大問題。則魂是也。吾人諸種感覺思念。果有其所自出之一本原乎。果有一單純靈慧之本質。號稱靈魂者在乎。康德以爲此問題。非實驗之所能決也。任如何反觀內照。窮搜極索。欲求見所謂靈魂者。終不可得何也。吾人所得見者。不過此意識。若夫意識之所從出。終無可以見之之道也。

前此學者以爲意識者現象也。意識之所從出。本質也。現象爲用。本質爲體。因用推體。觀此現象而斷其必有所自出之本質存。如吾之意識。能自見。此意識之單純無雜。以是之故。則吾意識所不能及之本質。亦必單純無雜。

吾能知之。康德以爲此不合論理之言也。夫意識之力。自想像以爲單純無雜。是仍意識界之事也。現象中之現象也。藉此一現象而直以武斷意識以外之本質。次序凌亂。無有是處。然則使吾身中實有所謂靈魂者存。其狀云何。終非思念之力所可及何也。思念者既現之作用。靈魂者未現之本體。二者較然非同物也。

第二大問題。則世界之全體是也。康德臚舉諸家之說。其不相容者有八種。而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八種之中。據數學之理以樹義者四。據物力學以樹義者四。

其據數學之理者。第一問題曰。世界之在空閒時間。果有限乎。將無限乎。甲曰。世界者橫無涯而豎不滅者也。乙說反是。其第二問題曰。世界者可得分析之而爲若干之單純原質乎。將分析之。至於無窮而終不可析乎。甲說主前者。乙說主後者。康德以爲欲決此兩問題。宜取四說而並捐棄之。何以故。空閒時間二者皆吾智慧中所假定。非物本有故。此四說者認爲本質。無有是處。

其據物力學之理者。第一問題曰。彼世界者別有無形之自由乎。抑僅循形質上不可避之理乎。甲主前者。乙主後者。其第二問題曰。世界之庶物。自無始以來而自有之乎。抑由於後起造出手。亦甲主前者。乙主後者。康德以爲欲決此兩問題。宜取四說而調和之。何以故。其所見雖若各異。實皆論別事。而於理皆有所合故。

康德以爲此不相容之諸說所由起。皆由自以一己之智慧所見。直指爲事物之本相。此所謂妄念也。而此妄念者。其力極盛。吾人雖或自知其妄。猶不免爲其所束縛。如彼帶着色眼鏡者之視各物。雖明知所見非真色。猶自生分別。而曰某色某色。古來學者之謬誤皆坐是。

康德以爲以上所舉諸說。其據物力學之理者爲最緊要。何也。其說以辨論自由之有無爲旨趣。正道德之所繫也。康氏既言物之本相與其現象之區別。乃據此義以論自由之有無。益以爲此區別既明。則所謂自由之理與不可避之理。可以並行而不相悖。於是乎兩反對之說得以調和。

康德曰。物之現象。其變者也。物之本質。其不變者也。其變焉者。固託生於虛空與永劫之間。有生而不能無滅。至其不變者。則與時間空閒了無交涉。凡物皆然。而吾儕儕類亦其一也。人之生命。益有二種。其一。則五官肉體之生命。被畫於一方域。一時代。而與空閒時間相倚者也。其有所動作。亦不過一現象。與凡百庶物之現象同。皆有不可避之理。而不能自肆。察疲而不得息。飢而不得不食者。皆謂不可避之理者也。此舉其最粗者。凡百皆如是。雖然。吾人於此下等生命之外。復有其高等生命者。存高等生命者。即本質也。即真是我。此真我者。當超然立於時間空閒之外。爲自由活潑之一物。而非他之所能牽縛。故曰自由之理。與不可避之理。常並存而不悖者。此也。

按此論精矣。盡矣。幾於佛矣。其未達一問者。則佛說此真我者。實爲大我。一切衆生。皆同此體。無分別相。而康氏所論未及是。通觀全書。似仍以爲人人各自有一真我。而與他人之真我不相屬也。又佛設同一真我。何以忽然分爲衆體而各自我。益由衆生業識妄生分別。業種相熏。果報互異。苟明此義。則並能知現象之所從出。若康氏猶未見及此也。雖然。其劃分出本相現象之二者。按諸百事百物。而皆一以貫之。可謂抉經心而握聖權者矣。康氏以自由爲一切學術人道之本。以此言自由。而知其與所謂不自由者。並行不悖。實華嚴圓教之上乘也。嗚呼聖矣。

康德又曰。吾儕肉體之生命。既與他現象同。被束縛於彼。所謂不可避之理。則吾之凡有所爲也。必其受一公例所驅遣。而不能自肆者也。凡物之現象。皆不自肆。見前篇。苟有人焉。爲精密之調查。舉吾之持論。吾人之情念。一切比較實驗之。尋出其所循之公例。則於吾人將來之欲發。何言。欲爲何事。必可以豫知之。不爽毫髮。如天文家之豫測慧星。豫測日月食者然。

按吾昔讀佛典。佛言。一切衆生。有起一念者。我悉知之。吾昔以爲誕言。及讀康氏此論。而知其無奇也。何也。衆生之身。既落於俗諦。爲物理定例所束縛。則其所循一定之軌道。固無不可以測知者。夫常人不能測日食而

天文家能之。然則常人不能測衆生之舉動。而佛能之。有何奇乎。不過物之治物理學較深於吾輩耳。

然則吾人之性。果無有所謂自由者存乎。康德曰。不然。現象於本質初非同物也。見現象之性。而以爲本質之性。

亦復如是。無有是處。何以故。肉體生命。不過現象。以其爲現象故。故受束縛於不可避之理。然吾人生命。不獨肉

體。復有本質生命。爲我所未及見。今以肉體之不能自由。而云本質亦不自由。無有是處。康德曰。吾人畢生之行

爲。皆我道德上之性質所表見也。故欲知吾性之是否自由。非可徒以軀殼之現象論。而當以本性之道德論。夫

道德上之性質。則誰能謂其有絲毫不自由者。道德之性質。不生不滅。而非被限被縛於空劫之間者也。無過

去。無未來。而常現在者也。人各皆憑藉此超越空劫之自由權。以自造其道德之性質。案康氏之意。謂道德之本原與

越空劫之真我。即道德之本原。由一切道心由真我自造也。故我之真我。雖我之肉眼所能自見。然以道德之理推之。則見其有儼然迥出於現象

之上。而立乎其外者。果爾。則此真我必常活潑自由。而非若肉體之常範圍於不可避之理明矣。所謂活潑自由

者。何也。吾欲爲善人。欲爲惡人。皆由我所自擇。按此其所既已擇定。則肉體乃從其命令之鑄。成善人惡人之資格

按此其所不自自由。由是觀之。則吾人之身。所謂自由性。與不自由性。兩者同時並存。其理較然易明也。

按佛說有所謂「真如」。真如者。卽康德所謂真我。有自由性者有也。所謂「無明」。無明者。原康德所謂現

象之我。爲不可避之理所束縛。無自由性者也。佛說以爲吾人自無始以來。卽有真如無明之兩種子。含於性

海識藏之中。而互相熏。凡夫以無明熏真如。故迷智爲識。學道者復以真如熏無明。故轉識成智。宋儒欲用此

義例以組織中國哲學。故朱子分出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其注大學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

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案卽佛所謂真我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案卽佛所謂無明也。康然佛說此

真如者。一切衆生所公有之體。非一人各有一真如也。而康德謂人皆自有一真我。此其所以爲異也。故佛說

有一衆生不成佛。則我不能成佛。爲其體之爲一也。此其於普度之義較博深切明。康德謂我苟欲爲善人。爲

其體之自由也。此其於修養之義亦較切實而易入。若朱子之說明德。既未能指其爲一體之相。是所以不逮佛也。又說此明德者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其與自由之真我。與不自由之現象。我界限未能分明。是所以不逮康德也。康德之意。謂真我者。決非他物所能拘能蔽也。能拘蔽則是不自由也。

又按康德之說甚深微妙。學者或苦索解。法儒阿勿雷脫嘗爲一譬以釋之云。譬有一光線於此。本單純無雜者也。一旦以一凸凹無數之透光物置於其前。此光線透過此物而接於吾眼簾也。則發種種彩色。爲圓錐形。而無量數之部位。乃生空閒時間之有許多部位。卽同此理。故苟約算者。則能取其圓錐形之相。及其衆多之部位。一一算之。不爽銖黍何也。以其落於現象。既循不可避之理也。至其所以發此彩色者。由光線之本體使然。光線本體固極自由。謂其必循不可避之理則非也。

本篇記康氏所提三大問題。一曰魂。二曰世界。三曰神。前二端既經譯惟神之一問題。涉於宗教家言。泰西所爭論最劇者。而吾東方不甚注重。且康氏亦未下判斷。不過爲推度之辭耳。故今闕之。續以本論。譯者識。

論自由與道德法律之關係

康德曰。凡帶命令之性質者。皆可謂法律。命令有兩種。其一曰有所爲者。其他曰無所爲者。譬諸語人曰。爾欲康強。則慎爾飲食。節爾嗜慾。此之謂有所爲也。處其命令中必舍有一目的者存。意曰。必如此乃足以達此目的。不然。則否也。雖然。彼之欲達此目的與否。則固其人所得其肆矣。有人於此。甘自罹疾苦。而不悔者。則雖日夕自耽於伐性之斧。自灑於腐腸之藥。固非他人所得而禁也。凡以利益爲目的者。皆屬此類。皆謂之有所爲之命令。有所爲之命令。與道德釐然無涉也。

若夫道德之責任則異。是凡曰責任云者。皆非有所爲而爲者也。不得以之指道德爲手段。而求達他之目的者。

也。何以故。手段即目的。故警諸語。人曰。尊重爾之自由。無或放棄。則所謂尊重自由者。非其手段也。何也。舍其所尊重之自由之外。更無有他目的者存也。案慎欲食而嗜欲之命令則為欲康強之日的而發也故計之手段凡道德之責任。皆屬此類。蓋其所負之責。實貴重而莫京。與他種利益絕比較。非如彼行手段以求利益者。或趨或舍。聽吾之自擇也。然則道德之責任何為。而若是其可貴耶。康德曰。道德之責任。生於良心之自由。而良心之自由。超空間越時。開舉百千萬億大千世界。無一物可與比其價值也。

案康德所說自由。界說甚精嚴。其梗概已略具前節。即以自由之發源。全歸於良心（即真我）是他。大抵康氏良心說。與國家論者之主權說。絕相類。主權者。絕對者也。無上者也。命令的。而非受命的者也。凡人民之自由。皆以是為源泉。人民皆自由於國家主權。以賦與之自由範圍內。而不可不服從主權。良心亦然。為絕對的。為無上的。為命令的。吾人自由之權理。所以能成立者。恃良心。恃真故。故不可不服從良心。服從真我。服從主權。則箇人對於國家之責任所從出也。服從良心。則軀殼之我。對於真我之責任。由是言之。則自由必於服從為緣。國民不服從主權。必將喪失。夫主權所賦與我之自由。若人人如是則更有主權何國人而不服從良心。則是所固有之絕對。無上的命令。不能行於我。此正我喪我之自由也。故真尊重自由者。不可不尊重良心之自由。若小人無忌憚之自由。良心為人所制。真我為軀殼之我所制。則是天囚也。與康德所謂自由。正立於反對的地位也。

又案王陽明曰。「一點良知。是汝自家的準則。汝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是非。更瞞他些子不得。汝只要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善便存。惡便去。」是亦以良知為命令的。以服從良知為道德的責任也。陽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真我。其學說之基礎全同。

康德又曰。就令天命不佑。依我抱一善意而不能實行。或竭力實行而無其效。使使常保持此志而勿喪失。則自

能爲實光輝坦坦蕩蕩。何以故。有效無效。於善意之分量。無所增減。故其價值全存於自由中。故

案凡行一手段以求達一目的者。若所目的不得達。則手段爲枉用。若踐履道德之責任者。卽以踐履此責任爲目的。既踐履則目的已全達矣。故此後之有效無效。於本體之分量價值。毫無增減。其理甚明。

康德又曰。人苟自持其之由之善意。則天下之利益莫大於是。蓋以與其己身不可分離。實已身中最崇貴之品之所寓也。又曰。凡物之價值。皆以有所比較而生。故得計算之曰。甲事之利益幾何。乙事之利益幾何。因得比例輕重以爲趨舍。自由之善意。則絕比較絕計算者也。故曰善人之聲價。惟他善人得與之齊。若加乎其上者。天下無有也。此道德之制裁所由生也。

是故自由者。自以自爲目的。自以自爲法令。惟自能實守此法令者。乃能實有其自由。質而言之。則我命我使。勿受我以外之牽制。而貫徹我良知之所自安者云爾。是故威權也。自由也。立法人也。法律也。主也。賓也。皆合爲一體。無差別相。所謂中立而不倚。強哉矯者。正在於是。是故講學者。苟以真我之自由以外之物爲目的。雖有善言。終不免於奴隸之學。此康氏一針見血之教也。

康德據此學理。乃爲簡易直捷之格言三條。以垂示後學。其一曰。汝之自待及待一切人類。當視之爲自由的善。意之化身。尊之重之。故以他人爲目的可也。以他人爲手段不可也。何以故。我有自由的善意。人亦有然。故如奴隸制度之社會。無論其體裁如何。要之皆以人爲手段。天下之可嫉。莫此甚也。故康德推論道學之極。則謂宜合全世界以建設一「自由的善意之民主國」。夫然。故各人皆互以他人之行爲爲目的。而莫或以爲手段。若是者亦名之曰「衆目的之民主國」。衆目的之民主國。各人有互相崇重。無互相利用者也。卽盧梭所謂人人皆立法者。皆守法者。人人皆君主。皆臣從也。

於是乃爲等二之格言曰。一。汝之自待及待他人。皆當求在此衆目的民主國中。備有可爲君主。可爲臣庶之資。

格。此資格之標準何如。吾每一動念一舉事。必自審度曰。此念此事。果可以爲此種民主國之法律否。此最簡單直捷之驗試法門也。其可爲法律者。則是令於道德之所命令也。不然。則否也。譬諸有人於此。受他人金錢之寄託而私乾沒之。若是者。可得爲此衆目的民主國之法律乎。果爾。則誰復肯以其所重寄者託人也。由是觀之。凡不信之類。終不可以爲法律。蓋人之無信者。其意以爲已獨不信。而望天下人之盡信也。不爾。則於已無所利也。而天下之決無此事。豈待論矣。準此例之。則夫所道德的法令之標準者。釐然其見矣。於是康德乃更示第三之格言曰。汝欲有所爲。當務使之可以爲通用於天下之法律。」

康德又言。尊重人。身而無或以之供我之手段。是不特爲道德之基礎而已。亦制度法律之本原也。蓋法律有二種。一曰制之於中者。則道德是也。二曰制之於外者。則尋常所謂法律是也。尋常法律之目的。凡一切責任。非在身外者。案謂人與人則不干預之何也。身內之責任。非以他力所能強制者也。而推原權利之所由立。罔不起於尊重自由之一要義。兩者相互之間。而各皆欲保全其自理。勿使放棄。此法律上之權利所由生也。故康德關於權利之學說。復有一格言曰。汝當循法律上所定者。以使汝之自由與他人之自由相調諧。即所謂人人自由。而不以侵人之自由爲界也。

康德曰。凡號稱權利者。必含有強制力之意義。遇有加障害於他人之自由者。則行威力以壓制之。是不得以侵人自由論也。雖然。欲使此強制力行之而適當。則（第一）當使所行之地位程度。與行抑制者之自由相應。（第二）則當使與受抑制者。一自由相應。如債權者對於債務者之抑制。則不得云侵害債務者之自由。何也。彼當乞貸之始。訂其償期。及期不償。則任債主之處置。斯乃彼所預認也。然則非債主抑制彼。而彼躬自抑制也。故循康氏之法律學說。則雖在抑置手段之中。仍保有獨立自尊之鴻愔。此論實發前賢所未發焉矣。

康氏之政治論。始與盧梭民約之旨全同。而更以法學原理證之。其論法理上之私有權也。曰。凡私有權。必起於

社會制度既立以後。當其始也。衆人以土地爲公有。無或有定主。以專其利。雖然。其弊也爭。爭則亂。於是乎相共而立此疆彼界。各名自由之約。而此約又非公認。則無其效也。於是乎必於其先。而更有結羣建國之一約存焉。是卽國之所由立也。故常未立國之先。所謂私有權者。不過一假定之物。其得成爲一神聖。不可侵犯之權理者。則民約建國以後之事也。此等理想。殆皆祖述盧梭。而加以引伸發明而已。康德又謂今之所謂國際公法者。其起原全與民法同。蓋國與國之交涉。人與人之交涉。其道一耳。國國皆自由自主。而莫或服屬於他國。甲國毋得以乙國爲自利之一手段。是國家獨立自尊之大義。而國際法所準據之原理也。

康德曰。今者兩國有違言。動輒以干戈相從事。此野蠻時代之惡習也。凡生於今日。爲各國國民之一分子者。宜各自振厲。務滌改之。以進於文明。此人道之責任也。夫野蠻明代。人與人之交涉。而往往有決鬪也。以無完備之法廷。以爲之裁斷也。今欲免國與國之決鬪。則不可無完備之國際法廷。今雖未能至。猶當孜孜焉。準備以待來者。於是康氏乃有永世太平論之著。

永世太平論之綱要。凡五大端。

(一) 凡邦國無論大小。不得以侵略手段。或交易割讓賣買等名義。以合併於他國。

(二) 諸邦不得置常備軍。如現時之積習。

(三) 一國中有內訌。而他國以兵力干預之者。在所必禁。

(四) 各國皆採民主立憲制度。以此制最合於最初民約之旨。且可以鞏固全國人自由平等之權理也。

(五) 各獨立國相倚以組成一大聯邦。各國國民相輯和於國際法之範圍內。若且齟齬。則聯邦議會審判之。如瑞士聯邦現行之例。

或難康氏曰。茲事美則美矣。然實行之日終可得望乎。康氏曰。此則非以強力所能致者。惟民德與民智兩者日

進於光明。可以得之夫人之有欲也。斯其爭之所由起也。若智慮益進。然後知真利益之所存。乃恍然於昔之所爭者。自以爲利。而實乃害之甚者也。於是廢然返焉。故於人生有欲之中。而弭兵之萌芽。乃潛滋暗長於其間。則造化之妙用也。

卷十九

論俄羅斯虛無黨

俄羅斯何以有虛無黨。曰革命主義之結果也。昔之虛無黨。何以一變爲今之虛無黨。曰革命主義不能實行之結果也。

吾今欲語虛無黨。不得不先敍其略史。史家紀虛無黨者。率分爲三大時期。

- (第一)文學革命時期。自十九世紀初至一八六三年
- (第二)游說煽動時期。自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七年
- (第三)暗殺恐怖時期。自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三年

其事蹟之關係最要者略紀之則。

一八四五年 高廬氏始著一小說。名曰「死人」。寫隸農之苦況。

一八四七年 緇格尼弗氏著一小說。名曰「獵人日記」。寫中央俄羅斯農民之境遇。

一八四八年 耶爾貢著一小說。名曰「誰之罪」。發揮社會主義。

一八四九年 尼姑拉帝捕青年志士三十三人下獄處刑。禁人民留學外國。本國大學學生限額三百名。並

禁讀哲學書及他國之報章。

一八五五年 亞歷山大第二卽位銳行改革。

一八五六年 「現代人」叢報發刊專提倡無神論。

一八五七年 渣尼斜威忌氏著一小說名曰「如之何」以厭世之悲觀聳動全國。

一八五九年 「俄語」新聞發刊大鼓吹虛無主義。

一八六〇年 革命派之學生在彼得堡及墨斯科立一團體名曰「自修」俱樂部。

一八六一年 二月亞歷山大第二下詔釋放隸農。

因學生煽吹暴動。六月禁學生集會逮捕多人放于西伯利亞。

八月各軍人持立憲主義者設一祕密會在參謀本部出一叢報名曰大俄羅斯。僅出三冊被

禁封。

一八六二年 耶爾貞創一日報名曰鐘有號稱中央革命委員者傳檄全國。

十一月政府嚴禁集會並封禁報館數歲渣尼斜威忌被捕。

一八六三年 (自由)日報發刊。波蘭人反柏格年募義勇兵助之不成被捕。處刑者十餘人。

一八六五年 諸學生在墨斯科立(一)亞特俱樂部。

一八六六年 亞特俱樂部一委員名卡拉哥梭弗者謀弑亞歷山大第二不成被殺。是爲第一次暗殺案誅

連者三十四人。

始立第三局之警察裁判專嚴罰國事犯。

一八六七年 俄皇往巴黎波蘭一革命黨立一狙擊之不中就縛。

一八六八年 柏格年始聯合西歐各國之革命黨立一國際革命黨。
一八七十年 彌渣夫立一民意會。決議廢平和的革命手段。專採陰謀之鉄血主義。旋以洩漏本黨秘密。殺其同黨。某逃于瑞士。

一八七一年 瑞士政府以殺人罪逮捕彌渣夫。交還俄國。同時株連者三百人。彌氏監禁二十年。
一八七三年 革命黨大行放說煽動手段。同時各地並起之革命團體凡十三所。

社會黨之一團共赴美洲。欲立一共產主義之殖民地。失敗而歸。
一八七四年 濟格士奇蘇非亞等所創之革命團體發布三大綱領。一曰國家之撲滅。二曰文明之破壞。三曰自由團體之協助。運動大盛。

俄政府禁本國青年游學于瑞士之條利希大學。各男女學生俱歸國。

一八七五年 革命黨員被捕者。男員六百一十二人。女員一百五十八人。共七百七十人。革命黨中之國粹派運動俄皇。起俄土戰爭。後卒無功。于是專務煽暴動。

一八七六年 土地自由黨出現。專煽民間暴動。學生一歲數蜂起。

一八七七年 三月在墨斯科被逮者五十八人。十月在彼得堡被逮者一百九十三人。審判時供詞皆極壯烈。大鼓動一國人心。是歲國事犯之案凡十一起。號稱最盛革命黨。始一轉專取暗殺主義。是歲及去歲。凡刺官吏四人。皆警察及裁判官也。

一八七八年 正月弱女薩利志。刺殺彼得堡之府尹德利波夫。

二月刺殺裁判官阿士先奇。

四月刺殺大學總長馬德阿夫。

五月刺殺憲兵大佐海京。

八月刺殺第三局長官米仙士夫。(案第三局專審判國事犯者也。)
是年八九十三月中波蘭革命黨起事三次。又土地自由黨員十有餘人被逮。

一八七九年

二月刺殺哈哥夫省總督格拉波特動。

同月刺殺憲兵大佐格那夫。

三月刺殺第三局長官德倫狄龍將軍。同時傳檄各地。謂本黨宣告死刑之官吏。共有百八十人。官吏人人自危。

同月玖弗皆總督卜爾哥夫被刺不中。

同月刺殺彼得堡警察署長鼈特羅士奇。

四月大豪傑梭羅姚甫狙擊俄皇亞歷山大第二於冬宮旁。發五彈皆不中。率被逮。年三十三。

六月民意黨更開大會議議定暗殺方針及其手段。宣告亞歷山大第二之死刑。派出實行委員。

七月各海陸軍士官之在革命黨者。共謀裝水雷于黑海附近。待俄皇閱操時轟之。事洩

同月謀在離宮要路置地雷要擊俄皇。旋以皇不經此路中止。

十一月俄皇出巡虛無黨預置地雷于鐵路及駕過以電池壞。第一彈不能爆發。第二彈僅中副車。

一八八〇年

二月俄皇宮中之食堂爆藥驟發。皇是日適以事遲半點鐘就食。僅免。
同月刺殺奸細查哥夫。

一月刺殺新任內務大臣。米利哥夫實。俄皇授以全權。懲治虛無黨者也。
六月俄皇送皇后葬。有謀置地雷于鋼橋下者。爲暴雨所掩。不成。
二月于彼得堡馬拉耶街伺俄皇出游。有謀置地雷者。事洩不成。
一月一日俄皇亞歷山大閱兵歸。爲女豪傑蘇菲亞等爆彈所狙斃于道旁。

一月虛無黨上新皇亞歷山大第三一書。要求改革之實行。

六月又在彼得堡卡米匿橋下通隧。竟欲擊新皇亞歷山大第三。不成。

十月又謀于加冕時置地雷狙擊。先期發覺被捕。
是歲刺殺憲兵長官警察長及偵探者凡十三人。

(附注) 以上所列乾燥無趣味之年表。或令讀者生厭。然非略知其事蹟。不能審其發達變遷之順序。故不辭拖沓。爲詮次之。若語其詳。又非數十紙不能盡也。

虛無黨之事業。無一不使人駭使人快。使人歆羨。使人崇拜。顧我所最欲研究者。有一問題。卽彼輩何故不行暴動手段。而行暗殺手段。是也。是無他故。以暴動手段。在彼等之地位。萬不能實行。故請條其理。

第一 西人有恆言曰。後膛鎗出而革命跡絕。此其言于論理上。或不盡合。而于事實上。則無以易也。美之獨立。

法之革命。皆在十八世紀末。故其事易就。自茲二役以後。風波大簸。激歐陸。十九世紀上半期。騷動者踵相接。而俄人彼時猶舉國酣睡也。及法蘭西第二革命^{一八四八}以後。西歐之暴動已漸收其跡。而東歐之俄羅斯。乃

始爲新思想。濫觴時代。一二文學家。搖古弄筆。無絲毫之勢力。彼時之俄。雖或可以暴動^{實已}不能。其奈民黨之魄

力萬不足任也。以培以灌。磅礴鬱積。歷十餘年之歲月。黨勢漸張。而政府自衛之力。亦益鞏固矣。政府之進以尺。民黨間之進以寸。至一八七〇年以後。虛無黨達于全盛。而中央政府之兵力。已足使全歐肝食。而何區區

民間斬木揭竿者之足以芥蒂于其胸也。故暴動之最大障礙。中央兵力使然。盡人所能知者也。

第二。綜觀各國革命史。其爲中央革命者可以成。其爲地方革命者罔不敗。一八四八年以前。歐洲諸國。其有

能奏革命凱歌者。未有不起自京師者也。即今年之塞爾維亞亦然若夫瀟涌于外。徼嘯聚于郡國。則雖驍鷲之將。謀略之士。

有義勇之卒。而其究也。敗而已矣。匈之曠蘇士。意之加里波的瑪志尼。其尤著者也。俄羅斯之彼得堡。與法蘭

西之巴黎及其他西歐諸國之首都。大有所異。彼得堡者。貴族之窟穴也。而彼中市民之大多數。又皆仰衣食

于貴族而自安者也。故俄人不謀暴動則已。苟其謀之。勢不得不在京師以外。即此一端。固已犯歷史上革命

家之第一忌。故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七年之間。南俄及波蘭諸地。蜂起者凡二十八次。無一能支一月以上者。

虛無黨以屢經試驗。屢經失敗之餘。而不得不思變計。則地理上使然也。

第三。凡欲暴動。不得不藉多數之景從。法蘭西之大革命也。實巴黎全市民。乃至法國全國民。皆狂沸而表同

情者也。俄羅斯情勢則異。是彼虛無黨以數年之間。謀弑其王者十二次。敵黨之斃于其手者百數千人。轟動

五陸。談虎色變。皮相者或以爲其黨員必徧于全國。而不知乃僅區區千數百人也。其在游說煽動時期。亦嘗

汲汲以擴張黨勢爲獨一無二之手段。故績學青年。輕盈閨秀。變職業。易服裝。以入于農工社會。欲以行其志

者所在而有。而收效不能如其所期。彼等常多著俗語短篇之小說。且散布。且演釋。終不能擊愚氓之腦。而注

入之。史家記某黨員所演。大將與農夫。一故事。其例證矣。某虛無黨游說于一村落。集羣農演說爲寓言。以曉之曰。嘗有大將

等方飢汝乃歛臥不爲我服役耶。農人乃起爲拾野果。捕山鳥。列燔突而供養之。夜間兩大將恐農人之他適也。縛諸

操作如是者數日。夜大將思歸。又督令彼農爲造舟。送之于彼得堡。額行僅賞一杯火酒。以酬薪金云云。彼黨員之演。此故事欲使

憤心也。乃羣聽畢。咸張口大笑曰。以大將之貴。猶待養于吾儕。欣欣然有喜色焉。某黨員索然而返。夫彼志士之擲頭顱注血汗。以欲有所易者。非爲己爲彼大多數

之氓蚩耳。而彼大多數者。非惟不相應援。而仇視者且十而八九焉。急雨渡春江。狂風入秋海。辛苦總爲君。可

憐君不解。此運動家所最爲嘔心。最爲短氣。而其甘苦。固不足爲外人道也。俄羅斯之上等社會。與下等社會。其思想溝絕不通。殆若兩國然。彼虛無黨。常以人民之友自揭。墜者也。而與之表同情者。仍在上中等社會。而所謂普通之人民。魔視之者。比比然焉。于此而欲號召之。以起革命。其亦難矣。且其民富于尊皇心。視沙俄皇若神聖。終非尋常口舌之所能動。故彼黨員往往託皇帝之密使。冀以爲煽動之具。一八七九年有一新立之秘密結社。社員數約千八百人。民居十之八九。土地之政爲貴族所抗。不得其志。使農民自團結。以與貴族爭奪云云。然其成就亦至有限。故夫彼等雖欲暴動。而無其儔。則民情之爲之也。

第四。凡暴動者。必藉巨款。荷力不足以傾政府。而惟騷擾于一鄉一邑。此必非仁人志士。倡暴動之本心也。既欲傾政府矣。就令不敢期于必成也。而先毋立於必敗。則固不得不預備相當之兵力。不徒恃人也。而尤恃財。于是乎所謂志士者。不得不有所仰于人。所仰者虛。而一切經營。終歸無用矣。是終不得有自主之權。而歲月蹉跎。事卒以不辦也。故暴動必兼賴他力。而暗殺則惟賴自力。虛無黨之所以舍彼取此。誠閱歷後之心。得使然也。抑虛無黨之籌款。亦固有述。大率由募集而得者十之一二。由強取而得者十之八九。其強取之術。奈何。一曰以匿名追索之書函。致于當道貴族及頑固之財產家。以行威嚇也。一曰用穿窬手段。竊取公家之帑藏也。其最著者。如一八七九年穴隧道。以破卡哥爾之金庫。一舉而得百五十萬盧布。是其例矣。顧吾等有不可不注意者。如一一八七九年以後。而始得行是也。此其故何也。曰此等手段。必與暗殺手段相狼狽。而非泛泛然以口舌煽動者所能有也。且卽以其於得之款。亦祇足以供暗殺之目的。而不足以供暴動之目的。卽彼等于一八七九年七月及十一月三次裝置地雷。謀刺俄皇。其所費已及十萬佛郎。以上卒猶未成。而他次更倍是。故當一八七六年。拿羅德拿倭利亞亦十字會。按此亦虛無黨所起之會。以籌款者。其有形無名之阻害者。本會匡救之。以此名募資于俄國及西歐之各國之首領狄拉羅弗。嘗警告其黨員云。以十桿毛瑟之價。足以製一炸彈而有餘。以

五百桿毛瑟之費。足以安置一地雷而有餘。而一炸彈一地雷之効力。終非區區數百毛瑟所能及。因極言黨論不一久誤方針。耗費資財。而事終不一。就實爲民黨最大之弱點。此誠非久于其事者不能道也。故彼等舍煽動而取實行。亦財力之爲之也。

第五。暴動之不能專賴自力。而必兼賴他力者。不徒于財爲然耳。于人亦然。嘯聚草澤。其最少數亦必須千人以外。乃可集事。此千人而在山谷耶。或可以事前而不爲多魚之漏。其奈運械之路絕。而流竄之勢窮。充其量不過陷數四之州縣。糜爛百數十里之生靈。則草寇飢民優爲之。而何待志士之以全力運動焉。若夫在可以接濟。可以進敗之地。集千數百人以上。厲兵秣馬。而欲爲秘密。則亦掩耳盜鈴之類耳。質而言之。暴動者萬不能秘密者也。彼法蘭西日耳曼意大利前以屢次之暴動。大率起于京師。及國中最大都會。彼始終固未嘗用秘密也。因全市民如沸之感情。偶得一二人一二事爲之導火線。是以猝發。若乃于邊徼之地。爲幽期密約之手段。以求逞于一擲。未有能濟者也。不甯惟是。凡欲于其地起暴動者。必須其地土著之人。有一豪傑焉。以爲主動力。苟恃外來人入而運動之。又未有能濟者也。而凡思想開通之地。大率不可以起暴動。可起暴動之地。其思想又大率不開通。地與人之不能相應。此真各國民黨所同病也。不甯惟是。以外來人入而運動者。無論其不能就也。卽就矣。而指揮此暴動軍隊。終不得不賴夫與彼相習之士豪。而士豪之思想目的。其不能與志士相聯合者。又十而八九也。而志士既賴彼以起。卽不能不仰其鼻息。委蛇而將順之事。不敗者鮮矣。質而言之。則非有軍令刑殺之權。必不能督軍隊以運動者。對于被運動者。而欲此行權。能耶否耶。未經閱歷。而徒囂囂然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適自表其爲書生之見而已。彼虛無黨員。大率皆海外之亡命。與校舍之學生也。彼凡有勢力于一地方。可以一嘯聚而千百應者。必其在本地方上。或以財富。而素市筐篋之恩。或以豪猾。而廣蓄江湖之客者也。而惜乎虛無黨員之皆非其人也。而彼有此資格。有此地位者。又不幸而皆于虛

無黨所懷抱之主義。茫乎未有聞也。故虛無黨而不欲暴動。則不得不注全副精神。以運動彼等。而運動之有力與否。又質之于我。而卒無自主之權。以此歲月蹉跎。而事又不得辦。故彼等幡然改途。以爲與其恃人也。毋甯恃我。竟棄其數十年來夢想之暴動政策。則人事之爲之也。

第六。人心之難測。古今同慨矣。機事之不密也。由敵黨偵探而得者。不過十之一二。由本黨通謀而敗者。恆十

之八九。以瑪志尼之精細老練。而猶爲拉摩里那所賣。喪其黨員數十人。委權于黨中之拉摩里那將軍。拉氏者。父法人。母意大利人。曾以助波蘭獨立軍得名者也。拉氏言其部下在法者一呼可得萬人。瑪志尼遂以數年運動所得之資金。四萬佛郎。一舉而授之。約以十月拉黨自外來。瑪黨自內應。週之十一月十二月。竟不至卒。乃拉氏搜其謀于法政府。瑪黨被逮者四十多人。故欲爲

秘密舉動者。少一人知。則少一人之害。而暴動者。則最少非千數百人以上。不能爲功者也。此千數百人。雖不必自始而預聞機謀。然當將動之際。在一月半月以前。必有所知。此又斷不能避者也。而千人中。有一奸細。則大局已懸于其手。此在東方各國。或猶未甚。若以俄羅斯警察制度之嚴密。此最不可不慮者也。夫暗殺則亦非不慮此矣。而要其共謀者。不過有數人。乃至十數人而已足焉。其相結既深。其相制亦易。故彼黨自一八七六年以後。其戮本黨之奸細者。固亦屢見不一見。而事可以不大敗。若夫二十八次之暴動。則旋起而旋滅者。居其三分之二。未起而先破者。居其三分之一。彼黨人其有所察矣。惟其黨員之寥寥少數。正其黨勢之所由鞏固也。則內團作用之爲之也。

吾以此六者。觀察虛無黨手段變遷之原因。吾以爲雖不中不遠矣。夫虛無黨者。發願流血以救衆生者也。而自一八七七年以前。民賊流志士之血者。黨獄數十次。人數千百計。而志士流民賊之血者。不得一度。不得一人。彼民賊者。自顧勢力如此其強。而彼小醜跳梁者之終。不可以逞志。又如此其明白也。則亦高枕爲樂。謂莫余毒也已。而豈料其方針一變。風行雷厲。舉所謂第三局長官警察總監者。駢戮累仆。馴乃至神聖不可侵犯之沙。亦與查理士第一路易第十六同一結果。自是而民意黨實行委員。以露布喻亞歷山大第三矣。自是而亞歷山大第

三。以憂鬱怔忡亡矣。自是而尼古拉第二。下令赦國事犯。而改正地方自治案矣。故虛無黨最後之手段。實對于俄羅斯政府最適之手段。而亦獨一無二之手段也。嗚呼偉矣。

或曰虛無黨此等之手段。可以公言之而無憚乎。曰無憚也。自一八七七年以後。俄國政府亦孰不知虛無黨之執此方針者。使知之而可以撲滅。可以規避也。則亞歷山大第二經一二三四五乃至十一次博浪之警。宜其一八八一年三月之凶變。可無見矣。而竟若此。即今皇在儲貳時。非亦幸而免耶。而去年內務大臣卡弗總督彼得堡府尹之噩耗。亦且絡繹也。故夫暴動者宗旨與手段兩不得祕密者也。暗殺者手段較易祕密。而宗旨則竟不必祕密者也。虛無黨于諸種手段之中。淘汰而獨存此最優勝者。可謂快事。可謂快人。

今又勿論其成就之難易。惟以結果所得論之。則暴動與暗殺二者于俄國之前途。孰利。曰使其暴動能如法蘭西之革命。遂直取政府而代之。則新理想直可以涌現。可以實行。今則雖去一帝者及其重臣百數十。而自由政治尚邈乎未有其期。以此言之。謂暴動之結果優于暗殺可也。雖然。暴動若成。其勢不得不出于共和。以俄羅斯之地勢。能行共和乎。以俄羅斯之民俗。能行共和乎。此又天下萬國所不敢輕許者也。既不能行共和。則革命後之現象。能有以愈于今日者幾何。以此言之。則謂暗殺之結果優于暴動亦可也。且俄羅斯暗殺之事。所以屢試而大效未覩者。因其貴族所處之勢。騎虎難下。而虛無黨所希望又多屬萬難實行耳何也。虛無黨持均當主義。務取土地所有權而變易之。彼貴族若降心相從。則不惟失其政治之勢力而已。而又將失其衣衾之源泉。其不得不竭全力以相抵抗。勢使然也。若在他國者。其憑高位。擁厚權之人。大率皆飫肥甘。御輕煖。擁姬妾。宜子孫。置田廬。長童僕。苟過盤根錯節。奉身而退。其肥甘輕煖。姬妾子孫。田廬童僕。自若也。若貪戀勢位。以遭不測。則其所享受者。與其能享受者。同時俱亡。夫孰不惴惴而思避也。故使虛無黨之敵之地位。而非若彼也。則虛無黨奏凱歌之時。蓋已久矣。

虛無黨之手段。吾所欽佩。若其主義。則吾所不敢贊同也。彼黨之宗旨。以無政府爲究竟。吾聞之邊沁曰。一政府者。害物也。然以其可以已害他之更大者。故過而廢之。甯過而存之。一持消極論。外衡政府。亦不過至是而止矣。如必曰無之。則豈有無政府而能立于今日之世界者。豈惟今日。雖至大同太平以後。亦固有所不可也。故以近世社會主義者流。以最平等之理想爲目的。仍不得不以最專制之集權爲經行。誠以無政府者。不徒非人道。抑亦非天性也。若其共產均富之主義。則久已爲生計學者所駁倒。盡人而知其非。更無待喋喋焉矣。更申言之。則虛無黨之爭點。起于生計問題。而非起于政治問題。其黨之所以能擴張者在此。其黨之所以能成就者亦在此。雖然。此不過一八七七年以前耳。迨暗殺之方針既定。其大勢固已全賴于政治。暗殺者在政治上求權利之意味也。以建設思想而代破壞思想之表徵也。觀亞歷第二遇害後。民意黨實行委員所上亞歷第三書。可以知其意之所存矣。原書甚長。此文乃論虛無黨非爲虛無黨作歷史。故不譯其書末所要求兩大端。則一大救國事犯二開議院代行普通選舉法也。其附屬之保障。則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選舉演說自由。代皆合政治上和平改革之意味。所謂無政府所謂土地均分。已不置一辭矣。此亦虛無黨之一進化也。

(附注) 余于虛無黨所觀察尙有多端。他日再發表之。

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

近數年來之中國。可謂言論時代也已矣。近數年來中國之言論。複雜不可殫數。若革命論者。可謂其最有方之一種也已矣。凡發言者。不可不求其論據于歷史。凡實行者。愈不可不鑑其因果于歷史。吾故爲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欲與舉國言論家一商榷焉。

革命之義。有廣狹。其最廣義。則社會上一切無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變動皆是也。其次廣義。則政治上之異動。與前此劃然成一新時代者。無論以平和得之。以鐵血得之皆是也。其狹義。則專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

也。吾中國數千年來。惟有狹義的革命。今之持極端革命論者。惟心醉狹義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狹義的革命。

十九世紀者。全世界革命之時代也。而吾中國亦介立其間。曾爲一次之大革命者也。顧革命同。而其革命之結果不同。所謂結果者。非成敗之云也。歐洲中原之革命軍。敗者強半。而其所收結果與成焉者。未或異也。胡乃中國而獨若此。西哲有言。歷史者。民族性質之繚演物也。吾緣惡果以遡惡。因吾不得不于此焉。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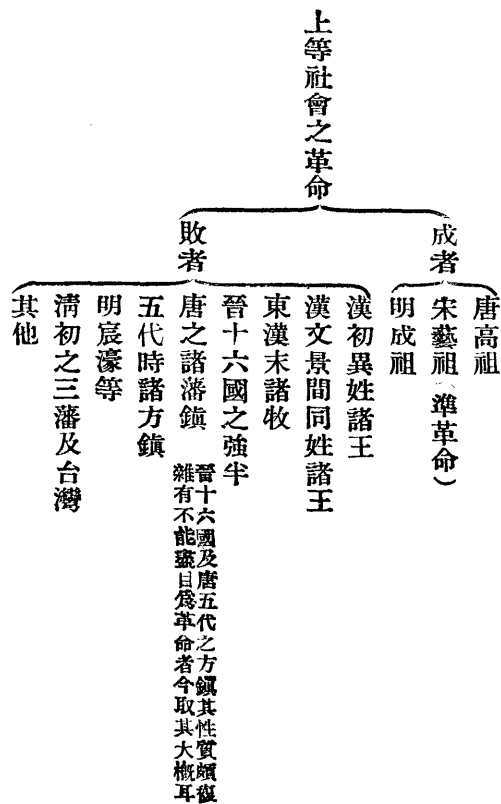
中國革命史與泰西革命史比較。其特色有七。

一曰有私人革命。而無團體革命。泰西之革命皆團體革命也。英人千六百四十六年之役。衝其鋒者爲國會軍。美人千七百七十六年之役。主其事者爲十三省議會。又如法國三度之革命。則皆議員大多數之發起。而市民從而附和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後。歐洲中原諸地之革命。莫非由上流團體主持其間也。綜而論之。則自希臘羅馬以迄近世革命之大舉。百十見。罔非平民團體與貴族團體相鬪爭也。獨吾中國不然。數千年來革命之跡。不絕于史乘。而求其主動革命之團體。無一可見。惟董卓之役。關東州郡會合。推袁紹爲盟主。以起義。庶幾近之。然不旋踵而同盟渙矣。自餘若張角之天書。徐鴻儒之白蓮教。洪秀全之天主教。雖處心積慮。歷有年所。聚衆稍夥。然後從事。非旨由一二私人之權術。于團體之義。仍無當也。其在現世若哥老三合之徒。就外觀視之。儼然一團體。然察其實情。無有也。且其結集已數百年。而革命之實。竟不克一舉也。此後或別有梟雄者起。乃走附焉。而受其利用。則非吾所敢言。若此團體之必不能以獨力革命。則吾所敢言也。故數千年莽莽相尋之革命。其蓄謀焉。戮力焉。喋血焉。奏凱焉者。靡不出於一二私人。此我國革命與泰西革命最相違之點也。

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無事衛的革命。革命之正義。必其起于不得已者也。曷云乎不得已。自衛心是已。泰西之自衛。每用進取。中國人之自衛。推用保守。故以自衛之目的。乃嘯起而從事革命者。未之前聞。若楚漢間之革

命。固云父老苦秦苛法。然陳涉不過曰苟富貴毋相忘。項羽不過曰彼可取而代之。漢高不過曰仲之所就孰與我多其野心。自初起時而已然矣。此外若趙氏之南越。竇氏之河西。馬氏之湖南。錢氏之吳越。李氏之西夏。其動機頗起于自衛。然于大局固無關矣。故中國百數十次之革命。自其客觀的言之。似皆不得已。自其主觀的言之。皆非有所謂不得已者存也。何也。無論若何好名目。皆不過野心家之一手段也。

三曰有上下等等社會革命。而無中等社會革命。泰西革命之主動。大率在中等社會。蓋上等社會則其所革者。而下等社會又無革之思想。無革之能力也。今將中國革命史上之事實。類表之則。



晉十六國及唐五代之方鎮其性質頗復雜有不能盡目為革命者今取其大概耳

漢高祖
漢光祖

明太祖

漢初之陳涉項羽等

西漢末之赤眉王郎等

東漢末之黃巾等

隋末之李密竇建德等

唐末之黃巢等

元末之張士誠陳友諒等

明末之流寇等

清之洪秀全等

其他

下等社會之革命

表例說明。一凡在本朝任一地方鎮擁土地人民以爲憑藉者。皆謂之上等社會。二凡欺人孤兒寡婦假名禪讓以竊國者。不以入革命之列。

準此以談。則數千年歷史上。凡所謂中等社會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時代國人流王于薨之一事。此後蓋闕乎未。有聞也。或疑中等與下等之界線頗難劃同。爲無憑藉則中等與下等。上何辨之曰。起事者爲善良之市民。命。夫泰西史上之新時代。大率以生計問題爲樞紐焉。卽胎孕革命者。此亦其重要之一原因也。故中等社會常以本身利害之關係。故奮起而立于革命之場。若中國則生計之與政治。嚮固絕無影響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機關。而我獨闕如。

也。

四曰革命之地段。吾欲假名泰西之革命。曰單純革命。假名中國之革命。歷史的曰複雜革命。長期國會時之英

國。除克林威爾一派外。無他革命軍也。獨立時之美國。除華盛頓一派外。無他革命軍也。自餘各國前事。大都類

其者每類是反之而各地譴起者每不成中國不然。秦末之革命。與項羽漢高相先後者。則陳涉吳廣也。武臣也。葛嬰也。周市也。田儋

也。景駒也。韓廣也。吳芮也。如是者數十輩。西漢末之革命。與光武相先後者。則樊崇也。徐宣。謝祿。楊音也。刁子都

也。王郎也。泰豐也。平原女子。遲昭也。王常。成丹也。王匡。王鳳也。朱鮪。張印也。陳牧。廖湛也。李憲也。公孫述也。隗囂

也。竇融也。盧芳也。彭寵也。劉永也。張步也。董憲也。如是者數十輩。東漢末之革命。與劉備。曹操。孫權相先後者。則

黃巾。十餘大部也。董卓也。北宮伯玉也。張梁也。李催。郭汜也。袁紹也。袁術也。呂布也。公孫瓚也。張魯也。劉璋也。韓

遂也。馬騰。陶謙也。張繡也。劉表也。公孫淵也。如是者數十輩。隋末之革命。與唐李相先後者。則王薄。孟讓也。竇建

德也。張金稱。高士達也。郝孝德也。楊玄感也。劉元進也。杜伏威。輔公祐也。宇文化及也。李弘芝也。翟讓。李密也。徐

圓朗也。梁師都也。王世充也。劉武周也。薛舉也。李軌也。郭子和也。朱粲也。林士宏也。高開道也。劉黑闥也。如是者

數十輩。自餘各朝之鼎革。大都類是。以臚列此等人名乾以臚列此等人名乾即如最近洪楊之役。前乎彼者。廣西羣盜。既已積年。後乎彼

者。捻。回。苗。夷。讎。起。交。迫。猶。前。代。也。由。是。觀。之。中。國。無。革。命。則。已。苟。其。有。之。則。必。百。數。十。之。革。命。軍。同。時。並。起。原。野

厭。肉。川。谷。闌。血。全。國。糜。爛。靡。有。子。遺。然。後。僅。獲。底。定。苟。不。爾。者。則。如。漢。之。翟。義。魏。之。毋。邱。儉。唐。之。徐。敬。業。並。其。破

壞。之。目。的。亦。不。得。違。更。無。論。成。立。也。故。泰。西。革。命。之。禍。者。不。過。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國。中。國。之。革。命。則。被。革。命

之。禍。者。全。國。而。食。其。利。者。並。不。得。一。方。面。中。國。人。聞。革。命。而。戰。慄。皆。此。之。由。

五曰革命之時日。泰西之革命。其所敵者在舊政府。舊政府一倒。而革命之潮落矣。所有事者。新政府成立。蓋

後之政略而已。其若法蘭西之變。為恐怖時代者。蓋僅見也。故其革命之時日。不長。中國不然。非羣雄並起。天下

後之政略而已。其若法蘭西之變。為恐怖時代者。蓋僅見也。故其革命之時日。不長。中國不然。非羣雄並起。天下

後之政略而已。其若法蘭西之變。為恐怖時代者。蓋僅見也。故其革命之時日。不長。中國不然。非羣雄並起。天下

鼎沸。則舊政府必不可得倒。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後。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羣雄。綏靖鼎沸。如是者復有年。故吾中國每一度大革命。長者數十年。短者亦十餘年。試表列之。

時代	舊政府未倒以前	既倒以後	合計
秦末	三年 <small>二世元年壬辰陳涉起首難三年甲子沛公入武秦亡</small>	十三年 <small>高帝十二年丙午平陳豨盧籍兵事息</small>	十六年
西漢末	八年 <small>新莽天四丑新市下江兵起地皇五年癸未更始入長莽亡</small>	十八年 <small>光武建武十五年庚子盧芳降兵事息</small>	二十六
東漢末	十二年 <small>靈帝中元甲黃巾起關帝興平二年乙亥李傕郭汜亡</small>	八十五年 <small>晉惠康元年庚子平吳兵事息</small>	九十七年
隋末	九年 <small>煬帝大業七年世充弒之隋亡</small>	十一年 <small>唐太宗貞觀二年平梁都兵事息</small>	二十年
唐末	卅四年 <small>僖宗乾符元年甲午仙芝始亂昭宣天祐四年丁卯末溫彥弼唐亡</small>	七十四年 <small>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己卯北漢主劉繼元降兵事息</small>	百〇四年
元末	廿一年 <small>順帝至正八年戊子流賊起二十八</small>	二年 <small>明太祖洪武二年己酉徐達擒張良臣兵事息</small>	二十三年
明末	十七年 <small>思宗崇禎元戊辰流賊起十七年甲申帝殉國亡</small>	四十年 <small>清聖祖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平三藩台灣兵事息</small>	五十七年
附洪楊	道光二十三年 <small>洪秀全起廣回同治七年李鴻章平捻兵事息</small>		二十六年

(附注) 若晉十六國南北朝間。混亂固極矣。然其性質複雜不純。然為革命。且大革命中復包含無數小革命。焉。故今不列于表。又東漢末舊政府既倒後。猶擁虛號。其嬗代亦與他時代之性質異。以嚴格算之。比年數略可減少。謂獻帝建安十八年間。為一段落可也。則亦二十年矣。

由是觀之。中國革命時日之長。真有令人失驚者。且猶有當注意者一事。則舊政府既倒以後。其亂亡之時日。更長于未倒以前是也。其間惟元明之交。其現象。山常例外。則由革命軍太無。力久能不倒舊政府耳。其性質非有以異于前代也。當其革命伊始。未嘗不曰吾之目的。在倒舊政府而已。及其機之既動。則以懸崖轉石之勢。波波相繼。峯峯不斷。馴至數十年百年而未己。泰西新名詞曰。強

權強權。強權之行。殆野蠻交涉之通例。而中國其尤甚者也。中國之革命時代其尤甚者也。如鬥蜂然。百蜂處于籠。越若干日而斃其半。越若干日而斃其六七。越若干日而斃其八九。更越若干日。羣蜂悉斃。僅餘其一。然後鬥之事息。中國數千年之革命。殆皆若是。故其人民襁褓已生。金革之襲。垂老猶厭。鼙鼓之聲。朝避猛虎。夕長蛇。新鬼煩冤舊鬼哭。此有事影響于社會之進步者。最酷且烈。夫中國通稱三十年為一世。謂人類死生遞嬗之常期也。而在和平時代。前人逝而後人直補其缺。社會之能力。始繼續而不能絕。若其間有青黃不接之頃。則進化之功用。或遂中止焉。英國博士福亞氏。嘗以統計上學理論。人口死亡之率。謂「英國生產者一百萬人中。其十五歲至四十五歲間。以肺癆病死者七萬二千三百九十七人。譬如每人以三十年間力作所得。平均可得二百磅。則是肺癆一症。使英國全國之總殖。損失千四百四十七萬九千四百磅也。」此等語。隨機指點。已有足令人瞿然驚者。然此猶生計上直接之損害也。若語其間接者。則壯者死亡離散。而生殖力為之損耗。有去無來。人消或幾乎息。觀中國歷史上。漢末。隋末。唐末。之人口。比于前代全盛時。十僅一存。此豈盡由于殺戮耶。亦生殖力之銳減為之原也。坐是之故。其所影響者。若生計上。若學術上。若道德上。若風俗上。前此經若干年之羣演。而始達于某級年程度者。至是忽一切中絕。混然復還于天造草昧之狀態。文明之凝滯不進。皆此之由。泰西革命。蒙革命之害。不過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數百歲。故有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進一級。中國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動百數十歲。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積累以得之文明。與之俱亡。此真東西得失之林哉。

六曰革命家與革命家之交涉。泰西革命家。其所認為公敵者。惟現存之惡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敵也。若法國革命後。而有各黨派之相殘。則其例外。僅見者也。中國不然。百數十之革命軍並起。同道互戕。于舊政府之外。而為敵者。各百數十焉。此鼎沸時代之通例。無用枚舉者也。此猶曰異黨派者為也。然其在同黨。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如武臣之子。陳涉。陳友諒之子。徐壽輝之類是也。或有事將成而相屠者。如劉裕之子。劉毅。李密之子。翟

讓之類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漢高祖明太祖之于其宿將功臣皆是也。求其同心戮力全始全終者。自漢光武以外殆無一人。夫豈必遠徵前代。卽如最近洪楊之役。革命之進行。尙未及半。而韋昌輝與石達開同殺楊秀清矣。昌輝旋復謀殺達開矣。諸將復共殺昌輝矣。軍至金陵。喘息甫定。而最初歃血聚義之東西南北翼五王或死或亡。無復一存矣。其後陳玉成被賣于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枕。譚紹洸被弑于鄧雲官等。而蘇州始下金陵。隨之而亡。豈必官軍之能強。毋亦革命家之太不濟也。吾前者屢言。非有高尙嚴正純潔之道德心者。不可以行革命。亦謂此而已。謂此而已。彼時洪楊等固無力以倒北京政府也。藉令有之。試思其後此與張總愚賴汝洗輩之交涉何如。與苗沛霖輩之交涉何如。卽與其部下石達開陳玉成李秀成李世賢輩之交涉何如。此諸黨魁之各各互相交涉又何如。其必纏演前代血腥之覆軌。無待著蔡矣。此真吾中國革命史上不可洗滌之奇辱也。

七曰革命時代外族勢力之消長。嗚呼。吾觀法國大革命後。經過恐怖時代。巴黎全市。血污充塞。而各國聯軍干涉。猶能以濁力抵抗。不移時而出拿破侖。大行復仇主義。以震懾歐陸。吾因是以反觀中國。吾不自知其汗浹背而淚承睫矣。中國每當國內革命時代。卽外族勢力侵入之時代也。綜觀歷史上革命與外族之關係。可分爲五種。

一曰革命軍借外族之力以倒舊政府者。如申侯之以犬戎亡周。李世民之以突厥亡隋。石敬瑭之以燕雲十六州賂契丹等類是也。

二曰舊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軍者。如郭子儀之以吐蕃回紇討安史。李鴻章之以戈登滅洪秀全等類是也。

三曰舊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軍。而彼此兩斃者。如吳三桂以滿洲亡李闖。而並以亡明是也。

四曰革命軍借外族之力以倒政府而彼此兩斃者。如成都王穎以劉淵爲大單于。同抗王室。卒不能成。而遂以亡晉是也。

五曰革命軍敗後。引外族以爲政府患者。如漢初陳豨盧綰輩。東漢初盧芳輩之導匈奴。唐初劉黑闥梁師都輩之導突厥等類是也。

此皆其直接關係也。若語其間接者。則如劉項閱而冒頓坐大。八王亂而十六國勢成。安史擾而蕃鶻自強。五代焚而契丹全盛。闖獻毒氛徧中原。而滿洲遂盡收關外部落。此則未假其力以前。而先有以養其勢者矣。嗚呼。以漢高之悍鷲。而忍垢於白登之役。以唐太之神武。而遺憾於高麗之師。我國史之污點。其何日之能雪耶。卽如最近數十年間。西力之東漸。固有帝國主義自然膨脹之力。而常勝軍之關係。亦甯淺薄耶。識此者觀。毛髮俱栗矣。以上七端。皆中國革命時代所必顯之現象也。事物公例。因果相倚。因果相合。欲識過去。因請觀今日。果欲識未來。請觀今日。因今後之中國。其必以革命而後獲救耶。抑不革命而亦可以獲救耶。此屬於別問題。若夫革命而可以救中國耶。抑革命而反陷中國於不救耶。此則正本論之所欲研究也。若後有革命軍者起。而能免於此七大惡特色。以入於泰西文明革命之林。則革命者。真今日之不二法門也。而不然者。以百數十隊之私人野心。的革命軍同時並起。蹂躪於全國。而蔓延數十年。猶且同類相屠。而兩造皆以太阿之柄授外族。則過此以往。必有太息痛恨於作俑之無後者。抑今日國中迷信革命之志士。其理想必與此七大惡特色不相容。無待余言也。今後若有一度能爲革命史上開一新紀元。以一洒種種之污點。吾之欣喜願望。甯有加焉。雖然。理想之與事實。往往不能相應。此又不可不詳察也。當思泰西革命之特色。何以若彼。中國革革之特色。何以若此。此其中殆必有一原因焉。今者我國國民全體所受之因。與夫少數革命家所造之因。其誠能有異於前代與否。是卽將來結果之同不同所由定也。吾見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數。下等社會。其血管內。皆含黃巾闖獻之遺傳性也。吾

見夫以第一等革命家自命之少數豪傑。皆以道德信義爲蟲爲毒。而其內部日日有楊韋相搏之勢也。吾見夫高標民族主義以爲旗幟者。且自附於白種景教。而借其力欲以摧殘異己之黨派。且屢見不一見也。夫景從革命者。必賴多數人。故吾觀彼多數人者之性質。而吾懼。主持革命者必賴少數人。故吾觀彼少數人者之性質。而吾滋懼。吾懼乎於理想上。則彼七大特色。萬不願有。而於事實上。則彼七大特色。終不能無也。此吾所以於衣被全歐。震撼中國之革命主義。而解之。猶有餘慄也。嗟夫。今而曉曉復奚爲者。公等而持不革命。而可以救中國之論也。則請實爲不革命。以救中國之預備。公等而持必革命。而可以救中國之論也。則請實爲革命。以救中國之預備。革命以救中國之預備。奈何。毋曰吾學習武備。吾運動會黨。吾密輸入器械。而吾事畢矣。必虛心商榷。求所以免於彼七大惡特色者。其將何途之從。如何而使景從我也免焉。如何而使我躬先自免焉。苟有以此道還問諸鄙人者。則鄙人舍其迂遠陳腐之議論。仍無以爲對也。曰汝而欲言革命。欲行革命也。則汝其學克林威爾。汝其學華盛頓。汝其用最善良之市民。乃若當今號稱革命巨子者之所稱道。割斷六親。乃爲志士。摧葉五常。乃爲偉人。貪黠傾軋。乃爲有手段之豪傑。酒色財氣。乃爲現本色之英雄。則吾亦如某氏所謂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期期以爲不可。期期以爲不可也。吾爲此言。吾知又必有詈吾者。曰汝貴人無已時。雖然。吾爲吾國憂。吾爲吾國懼。吾甯能已於言。所責者在足下耶。非足下耶。惟足下自知之。足下而僅欲言革命。而不欲行革命也。則吾復何云。凡吾之說。悉宜拉雜之。摧燒之。足下而誠欲行革命也。誠欲行革命以救中國也。則批鱗逆耳之言。毋亦有一顧之價值耶。毋徒囂囂然曰某也。反對我革命論。是欲做官也。欲巴結滿清政府也。孔子不云乎。不以人廢言。就使其人而果子欲做官。欲巴結滿清政府之外。無他思想也。苟其言誠有一二當于理者。猶當垂聽之。足下試一度清夜自思。返觀內照。吾所責者而誠非足下也。則當思與足下同政見者。其可責之人。固自不少。宜如何以轉移之。苟不轉移之。吾恐足下之志事。敗與彼輩之手也。若吾所責者。而有一二類似也。足下也。則吾哀哀泣。

諫求足下改之。若不改之。吾恐足下之志事終不得就也。若曰我所責者而非可責也。而必曰破壞舊道德爲革命家應行之義務。則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倡此論者。實亡中國之罪人也。實黃帝子孫之公敵也。吾甯不知革命論者之中。其高尚嚴正純潔者。固自有人。顧吾所以且憂且懼而不能已者。吾察其機之所趨。有大不妙者存。吾深慮彼之高尚嚴正純潔者。且爲法國羅蘭夫人黨之續也。或曰。凡子之所責者。皆言革命者耳。非行革命者。子何憂之之甚。信如是也。則吾爲多言也。夫吾爲多言也。夫雖然。信如是也。則吾爲中國風俗人心憂。吾爲中國前途憂。滋益甚也。

二十世紀
之巨靈 托辣斯

(一)發端

新民子曰。豈不異哉。豈不異哉。不及百年。全世界之政治界。將僅餘數大國。不及五十年。全世界之生計界。將僅餘數十大公司。

新賓寒言野蠻之羣。以產業機關爲武備機關之供給物。文明之羣。以武備機關爲產業機關之保護物。吾以爲文明之極。則豈惟武備機關爲然耳。乃至政治上一切機關。悉爲保障生產之一附庸。故觀二十世紀以後世界之大勢者。則亦與其生產機關焉可耳。吾自美國來。吾請語彼中生計界新飛躍之一魔王曰「托辣斯」。

(二)托辣斯發生之原因

世界事物蕃變之狀態。萬而貫之之大理一。一者何。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也。曷爲適。曷爲不適。曰因于時而殊。因于地而殊。故或內競而適。或內競而不適。夫競者對外之意義也。然則曷云內競而亦適。曰凡么匿體弱者。其拓都體必不能強。欲么匿強。不可不充其發達之力量。內競者。凡以達此目的也。是之謂適。及競之既極。

而無所以統合之。則不惟對外無力。而內部亦將自敝。是之謂不適。由前之說。故箇人主義。自由主義尙焉。由後之說。故集權主義。干涉主義尙焉。此兩者遞相引迭。相勝如波折。如循環。歷史之奇觀莫大于是。在政治界有然。在生計界亦有然。

自十八世紀中葉以後。箇人自由主義。日盛一日。吾昔以爲由干涉而自由。進化之原則也。既自由矣。則斷無退而復返于干涉之理。及觀近二十年來世界大勢之傾向。而不禁爽然以驚也。夫帝國主義也。社會主義也。一則爲政府當道之所憑藉。一則爲勞働貧民之所執持。其性質本絕相反也。而其實行之方法。一皆以干涉爲究竟。故現代所謂最新之學說。駸駸乎幾悉還十六七世紀之舊。而純爲十九世紀之反動。嘻。社會進行之線路。誰能畫之。誰能測之。豈有他哉。亦緣夫時之適不適而已。噲斯理也。乃可以觀察托辣斯矣。

托辣斯烏乎起。起于自由競爭之極敝。當十六七世紀時。生計學上重金主義盛行。法之哥巴。英之克林威爾等。皆厲行干涉。國以驟強。全歐艷之。轉相仿效。既而不勝其敝。逮十八世紀之半。重農派之學說起。頗倡自由。斯密亞丹原富出。益暢斯旨。自是政治上。社會上。皆起大革命。而生計問題。實爲之原。百年以來。「自由競爭」(Free Competition)一語。幾爲計學家之金科玉律。故子國際之通商自由也。于國內之交易自由也。于生產製造販賣種種營業自由也。勞力者以自由而勤動。資本家以自由而放資。上自政府。下及民間。凡一切生計政策。罔不出于自由。斯密氏所謂供求相劑。任物自己。而二者常趨于平。此實自由競爭根本之理論也。故此競爭行。則生產家不得不改良其物品。低廉其物價。以爭販路。以是之故。不得不求節減其生產費。擴充其生產力。復以是故。新式機器之發明。技術藝匠之進步。相緣而生焉。以物價之低廉也。增加需用者之購買力。以品物之改良也。增加其物之利用價值。以汲汲謀擴張販路也。故交通機關。即輪船。鐵路等。隨而擴張。而供給日以普及。復以是故。生產家之規模愈大。其所需勞力愈多。勞力多需。則庸率愈騰。庸率騰而勞動社會之精神形質。俱以進步。復以是故。製

造家之需原料品也愈渴。競于購買。故原料價騰。價騰故農虞諸業皆食其利。如此則于全國全社會種種方面互添活力。而幸福遂以驟進。論者謂十九世紀之文明無一不受競爭自由之賜。非過言也。雖然天下事利之與弊。每相倚伏。自由競爭之過度。其病國病羣也。忽又出前賢意計之外。自機器大興生產力驟增。而消費力物者歲進之速率不足以應之。于是生產過羨。物價下落。不知所屆。小資本家紛紛倒閉。而大資本家亦綦備矣。然其敝固不徒在資本家而已。即勞力者亦隨而殃。及何以故。以競爭之故。勢不能不廉。其價以網顧客。然欲以價廉而購原料品。勢固有所不可也。則不得不減勞力者之庸率。而延長其操作之時刻。或用婦女兒童使爲過度之勤動。彼非必好爲若是。而爲達競爭之目的。迫之不得不爾爾也。加以小資本家力不克任。相次倒閉。弱肉強食。兼并盛行。于是生計界之秩序破壞。勞力者往往忽失餬口之路。勢亦不得不乞憐于彼之能堪劇爭之大資本家。故大資本家從而壟斷焉。庸率任意剋減。而勞力者病。物品復趨粗惡。而消費者病。原料任其獨占。而生產者亦病。此近世貧富兩級之人。所以日日衝突。而社會問題所由起也。於斯時也。乃舉天下厭倦自由。而復謳歌干涉。故于學理上而產出所謂社會主義者。于事實上而產出所謂托辣斯者。社會主義者。自由競爭反動之結果。托辣斯者。自由競爭反動之過度也。

曷云托辣斯爲反動之過度也。托辣斯者。實「自由合意的干涉」也。自機器之製造日益精。運輸之交迫日益便。而競爭日劇一日。如上節所云物品務改良。物價務低減。于斯時也。營業家不能不一改其目的。不求利益之高也。而惟求利益之多。即昔者以每月千金之產物。能博百金之贏利者。今已不可復望。毋甯以每月萬金之產物。而求博五六百金之贏利。故生產物不能不增加。實此趨勢迫之使然也。于此時也。而欲占優勝之位置。則其必需之能力有數端。(一)必置備最大最新最良最敏之機器。(二)必使用多數精練之職工。乃能利用此機器。而節減生產費。(三)必需用原料品愈多。然後購買之時。其價能較廉。(四)必資本大。信用堅。然後欲

借外債。其息較微。(五)必資本大。然後機器及工場。乃可以隨時進步改良。(六)必設法利用廢物製造。所謂補助物品。副產物品。詳下。然後勞費少而結果多。(七)必設法使分業以愈趨精密。職工盡其所長。(八)必設法節減販賣費用。而因以侵界外國市場。以此八端。故非有大資本者。不能優勝于競爭。至易明也。十九世紀百年間。箇人獨立之小商。漸次絕跡。相率而走。集于有限公司。日本所謂株式會社之旗下。皆此之由于是。而第三等之工業全敗。雖然。有有限公司者。其大小亦無定形也。以十萬者與百萬者遇。而十萬者必不支。以百萬者與千萬者遇。而百萬者亦終必不支。其現象誠有如哲學家費息特。所謂大食小。大復食大者。于是而第二等之工業。亦將全敗于斯時也。生計界之恐慌。不可思議。而全社會必受其病。故非有所以聯合之。而調和之。則流弊遂不知所屆。此托辣斯之所由起也。

(二)托辣斯之意義及其沿革

托辣斯者。原語爲 Trust 譯言信也。此語何以變爲生計上一特別新名詞。蓋多數之有限公司。互相聯合。而以其全權委諸少數之人。爲衆所信用者。故得是名。西律凡承受遺產之人。未成年有疾不能自理。四律凡承受遺產之人。未成年有疾不能自理。今略述其組織方法。可分四種。

(一) 以數公司股票之過半數。委托于衆所信用之托辣斯梯 Trusty 數人。此「托辣斯梯」則以「托辣斯證券」付諸股東。而代理其股東權利。或由直接。或由間接。以督辦各公司事業。而統一之。各公司之贏利。俱集于「托辣斯梯」之手。按證券均分之。

(二) 以數公司股票之全部。悉納于「托辣斯梯」之手。各公司之舊業。由「托辣斯梯」估價。舊股東除領受「托辣斯證券」外。仍有權使「托辣斯梯」負擔保之責任。

(三) 以數公司之財產。悉納于「托辣斯梯」之手。前股東惟受證券。無他契約。

(四) 新設立一公司。將舊有數公司之土地工廠機器棧房。一切流通資本一切客路。乃至種種權利。悉行買收。別以各公司之股票給之。雖然此新公司不過一名號。其實則以新股票與舊股票交換而已。

觀此則托辣斯之性質。可見一斑矣。故生計界組織進化之現象。與政治界殆絕相類。試以美國民族發達之跡。比例之。其初小王小商。各自自力營生。如殖民時代。箇箇獨立也。及進而為有限公則司。如分治時代。合多數之箇人。多數之家族。而成一州一省也。更進而為托辣斯。則如聯邦時代。合併各州各省。而成一中央大帝國也。吾故曰托辣斯者。生計界之帝國主義也。夫政治界之必趨于帝國主義。與生計界之必趨于托辣斯。皆物競天擇。自然之運。不得不爾。而淺見者從而駭之。從而尼之。抑亦陋矣。

問者曰。子言托辣斯所以救自由競爭之極敵。今若此。是亦以更大之資本。與彼次大之資本相競爭耳。而何救之可云。曰。是其性質不同。彼以更大之資本而立新公司者。非使他公司斃于其馬前而不能自立也。托辣斯者。是使舊有之諸公司。悉逃其害。而其蒙其利也。其不肯加入托辣斯者。不在此例。故托辣斯者和平之戰爭。而自由合。

托辣斯之成立。聳動一世耳目者。自一八八二年美國之煤油托辣斯始。其翌年亞美利加綿油托辣斯繼之。一八八七年。蒸釀托辣斯砂糖托辣斯繼之。故謂托辣斯為美國之特產物可也。雖然其起源已甚古。英國當拿破倫戰爭前後。煤礦公司各股東。既有相聯合公定價格之事。其各種產業亦次第聯行。前王佐治第三之世。曾以法律禁止之。而奧大利之一七五二年修正之刑。且有禁止生計上結集托辣斯之事。然則此物之出現於世界。已在百五十年以前。而當時既有不勝其弊者矣。顧前此組織不完。勞力不尙。無足道者。自煤油砂糖兩托辣斯成立後。其勢乃披靡于全美。踵起者歲不絕。于是國中小資本家及勞力者。蒙一時直接之損害。乃囂囂然共鳴。

其非。一部分之學者及政治家和之。故自一八九三年以來。托辣斯之左右袒實爲美國第一大問題。而禁遏托辣斯之法律。遂陸續發布。今述其沿革概略如下。

一八八二年 煤油托辣斯成。

一八八三年 國會議員設立一托辣斯調查會。

一八八五年 紐約省開一托辣斯反對會。以滿場一致決議。上書于政府。

一八八七年 政府頒法律。令鐵路公司不許以特別廉價運送托辣斯貨物。

一八八九年 康沙士省米因省始發布禁止托辣斯之法律。

一八九〇年 愛和華庚達奇路易查拿諸省發布禁止托辣斯之法律。

一八九一年 阿拉巴馬伊魯女士諸省發布禁止托辣斯之法律。

一八九二年 紐約省發布禁止托辣斯之法律。

一八九三年 倭克拉拉哈馬省發布禁止法律……中央政府亦下令。凡營業家以聯合手段限制自由競爭。

使物價騰踊者。科五千元至一萬元之罰金。處五年至十年之禁錮刑。

一八九六年 佐治亞省發布禁止法律……阿拉巴馬省修正禁止法律。

一八九七年 汶天拿省。尼布拉士加省。南哥羅利拿相。南德哥克省。狄尼士省。同發布禁止法律。

一八九八年 姚達省。阿哈喇省。阿康沙省。同發布禁止法律。

一八九九年 米志康省。米拿梭達省。北德羅利拿省。北德哥克省。特沙士省。同發布禁止法律……紐約省

修正禁止法律。

一九〇〇年 密士瑟必省。威士康成省。發布禁止法律。合衆國中央政府發布托辣斯救濟法案凡五條。

改從前禁遏手段爲改良監督手段。且改正憲法。以托辣斯處分權界諸議會。自一八八三年至前世紀之末歲。爲美國反對托辣斯最劇烈時代。雖然。非惟不能遏絕也。而發達滔滔。日益加甚。亦可知天演自然之力。終非以人事所能抵抗也。以政府之禁也。故不爲正式之發達。而爲變形之發達。變形之發達。奈何。卽前所述第四種之組織方法。是也。其名則有限公司。其實則托辣斯。自一八八五年以後之托辣斯。大率皆採此方法而成立者也。

今將一八九九年以前美國所設立之托辣斯及其所合併之公司舉其重要者爲表如下。

(托辣斯名稱)

(合併公司數)

庚達奇省釀造公司

五十七

美國農產公司

二十三

國民壁紙製造公司

三十

昇降機器製造公司

十三

美國煉瓦石製造公司

紐約全市同業合併

美國錫箔製造公司

三百三十製造局合併

美國綿油製造公司

百二十三

國民餅乾製造公司

全國大製造所十分之九

國民製粉公司

二十

美國麻油製造公司

八十二

製紙公司

三十五

國民革囊製造公司

全國同業之全數世界同業之過半皆合併

製冰公司

十二

製造麥芽公司

三十

格爾哥士製糖公司

全國同業皆合併

萬國製造公司

二十四

國民製鋼公司

二十

附注以上所舉。皆資本在二千萬元以上者。又以上所舉。皆一八九九年前成立者。其近四年所續立。別有表在掘箸新大陸游記。茲不另詳。又將營業之稱類。舉其所有托辣斯之數。爲表如下。

食品類

十四

釀造品類

十二

烟類

五

紙類

五

織物類

五

皮及樹膠類

五

木品類

二

玻璃及煉瓦類

四

化合物及油類

十一

鋼鐵類

十八

機器及其餘金品類

八

電氣品類

十一

礦品類

六

(附注)右表亦舉一八九九年以前者。以後者其別詳新大陸游記中。

以上所舉十三類一百有六所之公司。實托辣斯全美國產業之勢力。集于是殆過半矣。以視二十年前。則全國公司之數。幾僅餘百分之二三。而此後合併之率。日烈一日。日急一日。近四年來一年之所合併。視前此之十年。猶將過之。自今以往。更閱十年。則美國全國每一業。僅有一托辣斯。亦意計中事耳。吾故曰不及五十年。全世界之生計。界僅餘數十大公司。

二十世紀開幕之三年間。美國新成立之大托辣斯。其足使歐洲人乃至全世界人震盪變色者。凡三大端。其一則鐵路大托辣斯。以千九百年成立。凡合併十一大公司。全美國最大之幹線皆被網羅。其泉路合記四萬三千三百餘英里。約當中國足以繞地球四周而有餘。其資本為美金十萬萬零五千四百餘萬。約當中國通用當中國政府二十年之歲入。其二鋼鐵大托辣斯。以千九百年一年成立。凡合併八公司。內有三公司名為實則托辣斯者乃前此已合併多數之公司。為小

托辣斯今復合併為一。托辣斯也此托辣斯以卡之司為中心點。全美國之鋼鐵業皆歸一統矣。其資本為美金十一萬萬零四千五百萬。此托辣斯之主權者。即托辣

斯梯。其下職員凡二十五萬有奇。(其三)則輪船大托辣斯。以千九百二年成立。凡合併八大公司。有船百十八艘。八十八萬一千五百六十二噸。英美德三國大西洋航路之船。一網而盡。黎倫輪船公司者。英國最久最

大之公司。其船之往來大西洋者。二十九萬三千餘噸。英國百餘年來。所以左右海權者。實惟此公司是賴。今乃一旦而歸諸美國人以為之。一托辣斯。一當摩爾根也。世界所稱托辣斯大王者其略傳見新大陸游記。之謀。創此托辣斯也。先至英國與彼

公司交涉。全英輿論。目笑存之。乃不數月而事竟成。歐州人之相驚。以一美國禍。美國禍川也。蓋有由矣。外此如銀行托辣斯。電報托辣斯。今雖未成。而機已大動。不及五年。吾輩可拭目俟矣。昔賢詩云。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世界壯觀至斯而極。

(四) 托辣斯獨盛于美國之原因

托辣斯發生之原因。第二節既略述之。其爲天演之大勢。驅迫使然。不待問矣。顧何以不發生于他國。而獨發生于美國。蓋亦有故焉。今據日本農商務省四年前之報告書譯錄如下。

(一) 美國國土廣漠。天然之富源無限。其貧本夙闕。盜國中。國民營業心最盛。而其民無論作何事業。皆喜新奇。喜雄大。故美國人不以孤獨分立之小事業自滿。天性然也。此實托辣斯之大經營所由起也。

(二)

自洛奇佛拉油大王者也。

按世所稱煤油

之煤油托辣斯于

按即托辣斯之鼻祖創于一八八二年者也

奏非常絕大之成功。舉國豔羨。勢益流行。

報告在于千九百年距今四年前也

洛氏之初創斯業也。以一人而專握全國煤油之利權。競爭路絕。而托辣斯享莫大之利。近三年間。此

十萬有寄。以此之故而洛氏以三十年間。亦自殖富至四萬萬美金。諺曰。成功生仿。倣洛氏以空前之勝利。其使美人舉國若狂也。亦宜。

(三)

美國之保護政策。

按如英國之入口貨物一概免稅。是自由政策。美國反是。是爲保護政府此財政上通用名詞也。

亦助長托辣斯之一大原因也。增加海關

稅率。使外國製造品難以侵入。而藉此似保護本國產業。此實美國年來之國是。而今者共和黨政府所最堅持也。夫托辣斯者。所以調和競爭。維持物價者也。使在自由貿易之國。無關稅以相保障。則外國物品。忽乘隙而入。而托辣斯之目的。終不得達。且馴以自敵。故英美同爲資本國。而此現象。不先見於英。而先現於美。有由來也。

(四) 美國以天產原料之豐裕。機器技術之進步。兩者相倚。故其國產業之興。奔軼絕塵。外國貿易歲進。不特凌駕先進國之英吉利而已。自今以往。且將決勝負於世界之市場。而爲其主人。以此之故。故托辣斯者起。節制國內。毋使以自競耗其力。乃一心拚命。以馳逐於世界之舞臺。夫是以此風一開。譁禁者雖多。而遠識之士。固贊成而獎勵之。其氣象且滔滔日進也。

(五) 美國之鐵路如蛛網然。貫通全國。而往往有秘密減價之事。是亦導起托辣斯之一原因也。蓋托辣斯者。合數公司。乃至數十公司之力。其所需用之原料。及所製出之產品。以較諸其餘獨立之小公司。自更多量。而彼鐵路者。亦有多數之公司。而互相競者也。托辣斯以減價之議。與鐵路公司相交涉。甲公司不應。乙公司將應之。而其利乃歸於乙。鐵路家之不能不生心。亦勢使然矣。故美國政府。雖有嚴禁鐵路公司私減運率之令。而秘密違法之舉。動竟不可得絕。如濱士溫尼亞鐵路與煤油托辣斯所定密約。其一例也。以彼運費之格外低廉。故孤立之事業。終不能與彼聯合者爭。舉國皆折而入於托辣斯。又事勢所必致矣。

(五) 托辣斯之利

生計學有最普徧最寶重之公例一焉。曰以最小率之勞費。易最大率之利益是也。而托辣斯則達此目的之最善門也。故論托辣斯之功德。皆當於此焉。求之。今條列得十二事。

(第一) 托辣斯可以得廉價之原料品也。凡購買各物品。其同時多購。且定期常購者。則比諸常價必較

廉。此蓋人所能解也。而惟營業之規模愈大者。乃能享此獨運之資格。托辣斯之權利。至易見矣。或曰此其利

益。專在求者。(即托辣斯)而供者。(即原料品生產家)不蒙其利。翻受其害。此又偏閭之論也。夫吾有物而售諸人。與其售十數

次而價稍昂。毋甯售一次。與價稍殺。何則。其所費之勞力。所費之時日。不足以相償也。故供者無絲毫之損。而

求者有莫大之益也。

(第二) 托辣斯可以善用機器。而盡其所長也。考美國諸托辣斯之成立也。往往收縮舊有之工廠。減其機器之數。而所製產物品。比諸疇昔有增加而無減殺。由此言之。是前此舊工廠之用機器有未盡其力者存也。而此力者。前此則棄於地。而今乃收其用也。故棉油托辣斯之成。忽廢去十二座大機器。砂糖托辣斯之成。忽減用機器四之一。威士忌酒托辣斯之成。前此諸公司。共有工廠八十者。忽省其六十八。而僅留十二。而歲出之油糖酒。仍與前同額。此其效之彭明較著者也。夫前此以八十分之資本。斥置機器。而僅得此利益者。今乃以十二分之資本。可以獲之。而所餘之六十八分。則流通之於他處。以爲別種生產之用。其有裨於社會之總殖。不亦大耶。且機器日新月異。新者出。則舊者殆廢。苟非結構之大。毋財之雄。則欲易新者。而不能逐時而遷。欲仍舊者。而不能與外相競。是兩困之道也。欲免此困。非托辣斯末由。

(第三) 托辣斯可以實行分業之學理。日赴精密也。生計學上分業之理。自初民時代而已行。然其粗疏與精密之等級。卽文野所由分也。自機器日出之後。分業之細。已遠優於前代。托辣斯行。以其鉅大之資本。夥多之二場。故得分之愈精。而其利愈著。據美國鋼鐵雜用物製造公司實托辣斯也所報告。謂彼所製婦女用之袴圈。凡八九十種。亦分數十工場。使各從其事。以此之故。每噸之生產費。能節一元至一元半(美金)云云。是其例也。自餘各業。大率類是。

(第四) 托辣斯可以製造附屬副產物。使無棄材也。其例證之最著者。爲煤油托辣斯。曩之業斯業者。惟取其精。以供燈火用。其餘所棄之渣滓。殆將過半。僅投諸瀛爐。以代薪炭。自托辣斯成立後。乃更謀所以利用之。幾經研究。乃製出擦機器油。及巴拉芬洋蠟之兩種副產物。於是全工場無棄材。而公司歲入之值。此兩種副產物。殆與正產之煤油同額。其餘次等之副產物。尙三百種。近年煤油之價目廉。其原因蓋在於是。又芝加

高大屠場托辣斯總理某嘗語人曰。豕之全體。其不可利用者。惟屠殺之際。所失之呼吸氣耳。余嘗謂游其他開
錄一豕之體所產
物凡三百二十餘。其利用之盛。可以概見。若此者。非托辣斯不能。蓋孤立之公司。其資力實不足以兼及也。其言據其營業日

第五）托辣斯能節制生產。毋使有羨。不足且免物價之漲落無定也。此實托辣斯之最大利益。而亦左

右相者。劇爭之焦點也。斯密亞丹所謂供求相劑。任物自已。而二者常趨於平。此固生計學上不易之公例乎。雖然社會者流動而不靜止者也。當其方平也。不轉瞬而旋復畸於一。畸固未有不返于平者矣。然或畸一年數月而返。或畸十數年而猶未返。或畸至小差而返。或畸至極敵而後返。則恆視其社會之狀態。國民之性質。與夫外界之刺激以為差。夫使畸至極敵而後返焉。及其既返則平固也。而將平未平之際。其慘狀有不可勝言者。如供過於求而欲返其平。則舍同業者之休歇倒閉。豈有他術哉。供過求者倍。則現時同業者必倒閉其半。然後平。乃可得復供過求者二倍。則現時同業者必倒歇其四之三。然後平可得復。及其平也。而一國之資本耗蝕者幾何。一國之勞傭失業者幾何矣。資本家倒歇則勞傭必失業此相因而至也。故生計家名之曰恐慌時代。此現象者。各國皆往往不免。而在新興之國為尤甚何也。舊國常微帶靜止之形。新國益富於流動之性。愈流動則其民營業愈活潑。而供求之劑愈飄忽而數遷也。美國人消費力最強之國民也。然且以生產過度為一大患。蓋美國現今生產力對於其人口之比例。實二倍有餘也。于是不求節制之法以救治之。則生計界之騷亂遂無已時。救
之法不徒在節制即帝國主義求市場於國外其一
妙法也近時東亞問題皆從此起末節更詳言之
托辣斯者。以其供給本業消費額之過半。故下人民之嗜好需用之多寡。及市場之情形。皆能瞭然。本公司之歲產幾何。與本公司競爭者。其歲產幾何。皆可測知。故能使社會之所求。與我之所供。隨時相濟。而不至有過度之患。托辣斯之對於生計界。對於一般社會。其功德莫鉅于是。或曰。托辣斯既居本業供者之過半。其勢力足以左右物價。保無有登壘斷而罔市利之弊乎。曰。是亦有然。故監督之法律。不可以已也。其評論詳次節。

(第六) 托辣斯能光大其事業擴張其販路也。彼以資本之鉅。故有長神善舞之樂。凡與本公司有密接關係之事業。一切皆自營之。因此而所生之利益。不可細議。最大之托辣斯。常自儲殖其原料品。自製造之。自運送之。自販賣之。如煤礦。托辣斯自製炸藥。烟捲。托辣斯自種烟葉。煤油。托辣斯自製罐箱。是其例也。據洛氏煤油。托辣斯之報告。當一八七四年。其所用之鐵罐。每箇購價三角。(美金下同)一八八二年以後。自製之。僅費一角半。每歲所用凡三千八百萬箇。實節省五百四十萬元。其所用木箱。前此每箇二角。今自製僅一角三分。每歲節省一百二十五萬元。外他種容器。復節省三百五十萬元。近復自製船而自運輸之。其所節幾何。雖未深知。然以容器一端論。較前已坐贏千萬元矣。故現時煤油市價。比前低減數倍。而其托辣斯之贏。仍有增無損。百元股票。值至千餘。蓋有由也。夫價廉則消費者食其利。消多用節。則生產者仍食其利。計學公理。必出于兩利。誠至言哉。至其生產既鉅。必汲汲擴張販路。其勢乃侵略外國市場。此又必至之數也。千九百年美國出口貨總額五十萬萬元。屬於托辣斯之製品者四十萬萬。其勢力之偉大。可推知矣。此事于末節更詳論之。

(第七) 托辣斯能淘汰冗員節減薪費也。生產費中。其最大之部分為原料品。次則監督費也。監督之人固萬不可以已。而實則為不生產之人。歸于分利之種屬者也。自托辣斯起。而此費大節約。其裨于社會之公利者實多。試舉一例。紐約市中電車。昔為十八公司。自聯合以後。其總辦十七名。悉廢去。以威里蘭一人為事務全體之監督。綱鐵。托辣斯之總辦奇氏云。托辣斯成立以後。前此之事務員。汰其大半。皆其證也。加以托辣斯之製品。多直接販賣。故居間經紀之人。皆可不用。星克士博士之調查記事云。各托辣斯以廢經紀人之故。最少者歲增五千元。最多者歲增二十萬元。皆美金之利益云。

(第八) 托辣斯舉凡一切競爭之冗費。可以節省也。競爭既劇。所恃以爭勝者。不一其途。冗費內相緣而

起。即如廣告者亦其一端也。西人商業最重廣告。其甚者或一年總支數中廣告費居十之一焉。此皆競爭所生之果也。此外尚有派員四處運動以求廣銷者。有添附無用之長物于售品內以引人入勝者。如舊紙烟者內附一洋片之類。是也。自餘類此者更僕難數。豈有他哉。皆為競爭耳。而此等耗費勢亦必于物價內向購者而取償。托辣斯立則謂之競爭。悉已芟除。此等冗費半歸節省。是直接而為製造家之利。亦間接而為消費者之利也。

(第九) 托辣斯可以節省運送費也。前者各家分立爭競。或公司在紐約。而購客在舊金山。或公司在芝加哥。而購客在波士頓。其轉運之費莫大焉。甚或增原價三分之一者有焉矣。托辣斯既合併全國之公司。故恆擇各要區。分置工場。如煤油托辣斯。以紐察治省之製造所供東部諸省。以伊魯女十省之製造所供西部諸省。是其例也。鋼鐵托辣斯總理奇氏云。該公司以此之故。每歲運費節二百餘萬。他可推矣。不甯惟是。貨少則運費必昂。貨多則運費必省。亦交通機關之通例也。譬之一車容量二十噸。每噸每里之鐵路運費一角兩噸。則二角。荷滿二萬噸。而自專一車。則其費必不至每里二圓。至易明也。亦即省費之一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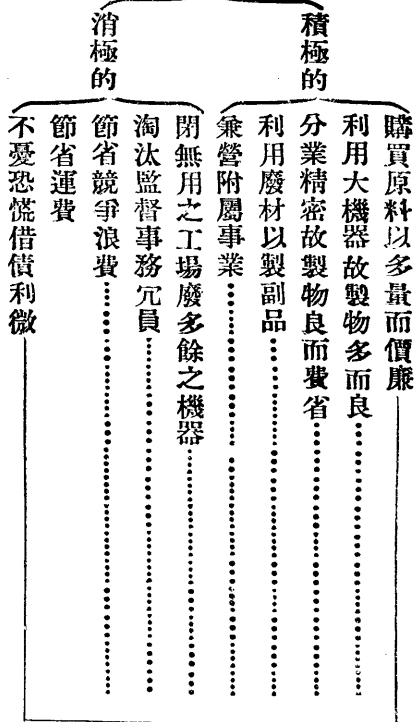
(第十) 托辣斯之供給確實能堅購客之信用也。彼其擁巨額之資本。且各工場有無相通。故有求購者。可以隨時應付。夫尋常公司之與販賣小商交涉也。往往接定購清單之後。訂以一月或數月為期付貨。臨時或不能應。致人罹破產之慘者。往往有焉。故老於商者。謂與其取物價之廉。甯取供給之確。彼砂糖托辣斯。其價值常昂於對手競爭者之製品。蓋為此耳。

(第十一) 托辣斯不畏外界市場之恐慌也。尋常小公司。往往恃借債以代資本。一遇市場凝滯。或金貨漲落。常生意外之虞。托辣斯資本既充。無俟外求。雖有風潮。可以當之而無恐。或遇物價驟落。小資本者不能不忍折閱而急求售。以為通轉之資。托辣斯則安坐以待時機之復來。此即優勝之甲冑也。至其以信用之深。寄存之款項自多。即欲借債。亦貸之甚易。而取息甚微。此又其餘事矣。

(第十二) 托辣斯可以交換智識。獎勵技術。為全社會之利益也。凡營一業者。必各有其所閱歷。所心得。但常競爭之衝。常自秘而不以示人。此常情所不能免也。既相合併為托辣斯。則利害關係。彼我同之。自相與比較研究。棄短取長。故一切新機器之發明。新方法之利用。直普及於全托辣斯。其增進社會智識之巧。豈淺鮮也。不特此也。規模愈大。則所憑藉以為研究資料者愈多。昔人云。新發明每出自大公司。中非無故矣。近世電學。強半自愛的森即始造留聲機器者。現今電學第一舉也。之公司而來。豈徒恃愛民之權力而已。亦以其公司之。大能備各種之資料。能汲集多數之高才。故驚天動地之新製。往往而見也。托辣斯盛行。吾知學界之特進。更未有已矣。總括以上諸端而類分之。則有為本公司之利益者。有為消費者即購者之利益者。有為全國民之利益者。今更為一表以明之。

托辣斯

本各司之利



節減生產費
使物價低廉

之利

消費者之利

物價低廉

供給確實

運費節省

節制生產維持物價

交換智識獎勵發明

全國民之利

蓄養內力與他國外競

(六) 托辣斯之弊

托辣斯之利既若是矣。而何以國之論客。猶囂囂然非難之。國之政府。復汲汲然禁制之。曰天下事利之與弊。常相倚者也。吾今請更言其弊。

(第一) 托辣斯者。以全權委諸當局之人。所謂托辣斯梯是也。其監督之方法。未能如尋常公司之完備。苟不得其人。則全局將歸於失敗。

(第二) 以規模太大。故統一之監督之大非易易。苟以才具稍鶩下之人當其局。雖品行端正。猶懼不任。

(第三) 以其為本業之獨占也。無競爭之刺激。故生產技術之改良進步日益怠。以此與自由競爭之國民相遇。不久而必至退步劣敗。誠如是也。則前此種種之利益。皆不足以相償矣。論者乃謂宜減縮中央督制權之範圍。使所屬之各支部各工場為適當之自治。而駁之者。則謂廣大之支配權。與適當之自治。實不能相容。強並行焉。終不免于衝突。即不衝突。則其所謂統一者。已無力。失托辣斯之所長。存此空名何謂也。故此問題。實反對論之中堅也。雖然。遑過去現在之托辣斯。實情以審判之。此流弊似尚未見。

(第四) 難托辣斯者。謂其淘汰多數之工場。且採用最省勞力之機器。使多數勞備餬口路絕也。雖然。此不

足以爲難也。當汽電力之初發明。各國勞備半失其職。當時雖羣議嗷嗷。至今日更未聞有謂汽電之不宜用者。而彼等之失職。亦不過暫時。及局面一定。其業反增。而庸率轉昂。此盡人所同知也。今托辣斯之果病庸與否。尙未能確言。藉曰有之。然使斯舉苟誠。爲生計界進化之正軌。爲國民社會之公益。則雖使勞力者忍一時之苦痛。亦豈得已。

(第五) 托辣斯以種種不正之手段。摧滅競爭之敵。使小資本之公司不能自存。此反對者所常揚言也。蓋托辣斯之既立。恃其資本之富。務減其物價。使他公司之未入托辣斯者。不能與我競爭。則其將不支也。乃以廉價買收之。如煤油托辣斯與路易埃米利公司競爭。卒以四萬五千元。買其原價八萬五千元之工場。是其例也。而所謂不正之手段。則其如與鐵路公司定密約。其運貨特別減價之類是矣。此則宜有以仿之者也。

(第六) 托辣斯以獨占之故。強以廉價買原料品。而使生產家不利。強以高價售其製造品。而使消費家不利。此亦反對論者所最攻擊也。雖然。以生計學公理論之。此等現象。斷非可永續。蓋苟乘獨占之威。而壟斷焉。勢必將有新競爭者。或起于國中。或起于國外。終不能達其獨占之目的。而或反以自招倒閉。昔製粉托辣斯。其前車矣。故此弊似可慮。而亦不必深慮也。

(第七) 或曰托辣斯以獨占之故。其所產物品。雖日雜粗窳。以欺市衆。而莫可誰何。此又一弊也。雖然。此亦可以前例解釋之。凡劣者未有不敗。苟有是終不能久也。况托辣斯盛大之後。其製品強半輸出外國。雜粗窳者。甯能戰勝于闕外耶。此亦不待禁而自遏者也。

(第八) 或曰托辣斯之製品。其輸出于外國者。其售價或反較內地爲較廉。是病本國之消費者。而利外人也。千九百年美國工業調查會委員。嘗以四款質問于四十八家之托辣斯。屬其回答。其第四款。即問出口貨之價。何如同答者。凡二十九家。內有十九家云。出口依本國原價。加上運費及稅金。內八家答云。以擴張販路于海外。故出口貨價稍低廉。內兩家答云。出口貨價恆取昂于本國。雖然。此不過對外競爭極劇烈時。偶或爲之耳。苟非萬不得已。則托辣斯固不敢爾爾。亦不欲爾爾。

(第九) 或曰當托辣斯之初設立也。必省閉多數工場。向之受傭者隨而失業。及乞憐而再求傭。則或減其傭率而延其勞期。勢所不免。其病多數之勞力家實甚。夫因托辣斯而勞傭之一部分或致失業。固也。然社會之進步。必須忍其苦痛。不能以小數之不便。不幸而為全體障也。况所謂不便不幸者。又不過一時之現象。過其時而食其利者。或更進于前也。且自托辣斯盛行以來。美國之庸率日增。而操作時刻亦更縮短。此又統計家言。歷歷可稽者。若是固不足以相誣病也。

(第十) 其坎培托辣斯最劇者。謂彼如魔術然。認空華為實現。如古代用兵者。實千萬號稱二十萬。即如鋼鐵托辣斯之成立也。前此亞美利加鋼鐵公司之股東。以百元之股票。而易托辣斯證券三百元。瞬息之間。而前此之財產估價。溢二千萬以上。此等資本非實有也。不過逆揣其將來之利益。可以得此云爾。故諸托辣斯大率號稱之母財。數倍其實額。當事者謀所以擴充維持之道。勢不得不借社債于銀行。而以本托辣斯之證券為之質劑。其托辣將而繁旺也。而鞏固也。不亦善乎。脫有不測。則全國之母財。皆為所牽。遂舉其社會而為幻泡。瀟裂之象。英國生計學大家理嘉圖丹治。謂此等魔病。潛伏于美國生計界中。而必將有敗露之一日。苟無所以節制之。監督之。其極敝也。可以舉七十餘萬之自由民。悉奴隸于托辣斯專制團體之下。此則最痛切深刻之言。而亦現今美國政治家。生計家。所最兢兢者也。

(七) 托辣斯于庸率之關係

以上所舉諸利諸弊之中。其最為當時所注視者。則托辣斯于庸率之關係是也。斯密雅丹曰。觀一國民生之舒蹙。亦于其庸率之高下而已。此生計學不滅之公例也。夫近世社會主義之盛行也。凡以為多數勞力者之權利也。而托辣斯者。則資本家權利之保障也。資本家與勞力者。方為兩軍對壘之形。作短兵相接之勢。宜若彼兩物者。不能並容。而觀夫近今社會黨之生計學者。其論托辣斯也。不惟無貶詞。且以其有合于麥喀士社會主義之鼻祖德國人著書

多最之學理。實為變私財以作公財之一階梯。而頌揚之。故知天下事有相反而都成並行而不悖者。此類是已。今得舉兩者之關係而刺論之。

自由競爭之過劇。而資本家病。資本家病。而勞力者隨之而病。前既屢言之矣。而反對論者終汲汲焉。憂托辣斯以強制手段。而尅減勞傭。此實杞人之類。且不切于實情者也。嘗觀美國勞傭局一八九九年之調查報告。其略如下。

(一) 每年每人平均庸率表十四家托辣斯之統計 (附注) 以美金一元為單位

下級職工		高級職工		事務員		
聯合前	聯合後	聯合前	聯合後	聯合前	聯合後	
248	433	609	653	679	672	一
435	413	661	627	827	759	二
						三
						四
350	402	623	713	640	817	五
471	496	881	876	1020	7020	六
497	534	703	766	744	746	七
381	405	586	601	894	1107	八
214	217	540	547	673	672	九
180	233	439	527	389	392	十
170	183	355	409	384	350	十一
149	275	656	821	732	732	十二
203	203	159	162	369	333	十三
404	617	647	827	763	695	十四

(二)百分率比較表
(十者增率之符號也
 一者減率之符號也)

下級職工	高級職工	事務員
+ 1.17	+ 7.22	- 1.03
- 5.06	+ 5.14	- 8.22
—	—	—
+ 14.86	+ 14.45	+ 27.66
+ 5.31	- .57	.00
+ 7.44	+ 8.96	+ .27
+ 6.30	+ 2.56	+ 23.83
+ 1.40	+ 1.30	+ .15
+ 29.44	+ 19.36	+ .77
+ 7.65	+ 15.21	- 8.85
+ 84.56	+ 25.15	.00
.00	+ 1.89	- 9.76
+ 27.97	+ 29.37	- 8.91

由此觀之。則自托辣斯成立以後。其高等職工之庸率。十四家之中。增者十家。下級職工之庸率亦然。其餘數家。獨減少者。則以其所用運送物品之人太多。此等之庸固宜特廉耳。此托辣斯有益於勞。備而無害。其證一也。或又以爲托辣斯既立。其所僱勞備之數。或將漸少。此尤不然。更觀博士佐治康頓所著之托辣斯及社會書中。有一統計表如下。

產
業
靴
靴膠樹
煙捲
類箱製紙
箱製木
裝具家
品飾
器鐵
類皮製
類油
類刷印
布絹

增率比較	增率	平均一年		職工員數	
		一八九〇年	一八八〇年	一八九〇年	一八八〇年
22/3	90 弗	476	386 弗	139,333	111,152
35.8	113	428	315	9,264	4,662
21.8	69	385	316	5,537	2,365
40/4	99	344	245	19,954	9,578
29/8	107	465	358	13,922	7,722
31/1	130	547	417	78,667	52,087
5/8	25	456	431	17,116	2,910
7.4	33	476	443	8,074	1,036
13/9	37	302	265	6,301	3,319
21/6	113	635	522	165,227	58,478
32/6	95	386	291	50,913	31,337

由此觀之。則托辣斯成立所後。雇傭之人數。與受傭之金率。相緣而增。且其增加率甚大。至易見也。托辣斯有益于勞傭而無害。其證二也。美國工黨之副總理金巴氏嘗云。生計界資本之聯合經營之統一。其所生之利益。决非資本界所獨享。而其大部分實歸於勞力者之手云云。據彼黨之報告之言。可以見其真矣。故托辣斯者。亦調和資本家與勞力者之爭鬪一法門也。

(八) 國家對於托辣斯之政策

平心論之。則托辣斯之功績。固不可沒。其流弊亦不可不防。故美國當今政治家。以此為獨一無二之大問題。其

爭論之劇烈。殆與前次禁奴非禁奴之問題相等。十年以來。屢布禁令。而其成效力乃若彼。于是乃不得不思變計。以求適宜之方法。直接間接以監督之。以防壟斷之弊於未然。此近日輿論所最斷斷也。今紀其國家對於托辣斯政策之沿革。凡得五主義如下。

(一) 禁托辣斯。

(二) 公認托辣斯聽其自由。

(三) 取托辣斯悉爲政府官業或爲公共事業。

(四) 國家實行監督權。直接間接以干涉托辣斯事業。

(五) 關稅政策。

第一第二兩主義之不可用。蓋無待言。至第三主義。歐美諸國於諸種事業。如鐵如電報等。往往用之。雖然。以施之一切工商業。勢固不能也。此惟心醉社會主義者。喜持斯論。而現今社會之情勢。固不許爾爾矣。故今日所商權采用者。惟第四第五兩主義。

第四主義。當今所最通行也。綜舉論者之意見。凡有七端。

(一) 使托辣斯公布其營業之帳目。

(二) 國家有嚴行監督之全權。若論爲有妨公益。得以政府之命解散之。

(三) 當托辣斯初設立時。其各舊公司之財產估價。由政府嚴行監督。

(四) 凡有妨于通商交易之自由者。一切嚴禁。

(五) 國家檢查托辣斯製出之品物。察其良窳而證明之。以保護公衆消費者。

(六) 使托辣斯隨時設法。增給傭率。

(七) 對於托辣斯設特別之課。

千九百年美國下議院之托辣斯調查委員會。提出救治法案於議會。乃改正憲法。授議會以監督托辣斯之全權。將前此禁例廢棄之。其條款如下。

(一) 托辣斯製出之物品。由該省政府檢查。加以烙印。或他種標識。

(二) 其無烙印及標識者。不得私相授受。犯者政府沒收之。

(三) 凡公司之有資本金一百萬元以上者。及所消貨物每年在一百萬元以上者。皆須將其年給徵信錄呈于政府。

(四) 凡交通事業之公司。按即輪船鐵路之類代托辣斯運送貨物者。無論運諸國內運諸國外。政府得以便宜行事節制之。

(五) 凡托辣斯及名為公司。實托辣斯者。其職員不得用郵船。

第五之關稅政策者何。美國托辣斯發生之原因雖多端。而保護關稅實其重要者也。據調查委員會之報告。凡該業受保護稅之賜愈厚者。則其托辣斯之發達愈速且大。故欲防其流弊。惟于此可以節制之。即查托辣斯勢力最強之業。略減其外國輸入稅。使本國之業此者。不能因壟斷而高索價。毋致病國內之消費者。是亦一良策也。至關稅之率當如何。乃為得宜。使農末兩無所病。則其理甚蹟。亦非只國民今日切要研究之問題。故不著于篇。

(九) 托辣斯與帝國主義之關係

凡謀國者。過貧固患。而過富亦憂。毋財歲進。而業場不增。此今日泰西諸國所同病也。托辣斯之起。原以救生產過度之敵。使資本家得安然享相當之利益。十年以來。其組織日巧密。其督理日適宜。遂使美國產業界增數倍。

活力。今也以高掌遠矚之概。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使美國全國之總殖。進步復進。斯固然矣。雖然。昔之患生產過度者。今轉而患資本之過度。若卡匿奇。若洛奇佛拉。若摩爾根之徒。歲積其所殖之利。如崗如陵。已無復用之餘地。此亦英雄髀肉之所由歎也。故全美市場。羸率日落一日。曩者英人有事于南非。募軍事公債五千萬。美人爭饋若鶩。不旬日而全集之。此皆滿而思溢之表徵也。故美國人之欲推廣業場于海外。如大旱之望雲霓。其急切視歐洲諸國倍蓰焉。由此以談。則美國近來帝國主義之盛行。其故可知矣。天下事惟起于不得已者。其勢爲最雄偉。而莫之能禦。美國之托辣斯。亦由生產過度之結果也。其帝國主義。又托辣斯成立以來。資本過度之結果也。皆所謂不得已者也。雖欲禦之。烏從而禦之。嗚呼。君子觀于此。而知美國進取之方略。必不徒以區區之古巴夏威夷菲律賓賓自畫焉矣。

(十) 結論

新民子曰。讀者勿以此爲市僧之事業。大雅所不道也。更勿以爲對岸火災。非我遠東國民所宜厝意也。二十紀以後之天地。鐵血競爭之時代。將去而產業競爭之時代方來。于生計上能占一地位與否。非直一國強弱所由分。卽興亡亦係此焉。今者美國所產之巨靈。已高掌遠矚。侵入於地界。卽前者惟有國內托辣斯。今乃進而爲國際托辣斯。彼摩爾根。慢大西。洋航路之全權。其最著者也。至如煤由托辣斯。近亦西吞俄羅斯。東襲日本矣。以此趨勢不及十。將披靡於我國中。苟如是也。則吾民將欲自爭其權利於萬一。惟有結勞重社。會作同盟罷工。丐餘瀝於彼等之馬前耳。苟如是也。吾不知吾民之復何以聊生也。抑我國中天產之重要品。若絲若茶若皮貨。其製造之重要品。若磁器。若織物。苟以托辣斯之法行之。安見不可以使歐美產業界。瞭然變色也。而惜乎。我國民之竟不足以語於是也。吾介紹托辣斯于我國。吾有餘痛焉耳。

卷二十

明季第一重要人物 **袁崇煥傳**

第一節 發端

有人焉。一言一動。一進一退。一生一死。而其影響直及於全國者。斯可謂一國之人物也已矣。吾粵崎嶇嶺表。數千年來。與中原之關甚淺薄。於歷史上求足以當一國之人物者。渺不可覩。其在有唐六祖慧能。創立禪宗。作佛教之結束。其在有明白沙陳子。昌明心學。導陽明之先河。若此者。於一國之思想界。蓋占一位置焉矣。若夫以一身之言動進退生死。關係國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於古未始有之。有之。則袁督師其人也。

明史之傳督師也。一則曰：「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罔敢議戰守。誠戰守自崇煥始。」再則曰：「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嗚呼。何其言之有餘痛耶。吾聞萬季野明史稿。爲督師立傳。凡二巨册。見魏默深古微堂外集

度其於督師之雄林偉略。遠猷碩畫。必能纖悉詳盡。又督師當時所以對待敵軍。及敵之所以委曲行反間者。一切重要關目。必能甄載無遺。惜乎官修之本。忌諱滋多。原稿今雖流傳人間。而鄙人舛陋。未獲鈔讀。以此率爾論述。能無慙焉。雖然。以數千年來歷史上一大異動。重以鄉先正之記念。蒙雖不文。烏可以己作袁督師傳。

第二節 袁督師之時代

滿洲之初起東裔。自其始非必有併吞中原之大志也。而明季之君庸帥愎。將疲卒辱。實有以啓之。故欲知當時明清遞嬗之歷史。當分三方面觀察焉。

一曰北京政府。當時北京政府之權力有四。一曰帝。二曰內監。三曰閣臣。四曰日本兵。袁督師時代之政府。其帝

則熹宗之昏弱而無能也。懷宗之卞急而善疑寡斷也。其內監則與魏忠賢相終始也。其閣臣則皆闖元伴食之輩也。而制闖外將帥之命者。尤在本兵。明末本兵之權至重也。今將天啓以來任兵部尚書者列表如下。

六	五	四	三	一	天啓元年	萬歷四十四年至四十八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馮永 嘉光 會光	王永 光第	高永 光第	彥彥	董漢 承宗	孫承 宗	鶴鳴 張鶴 鳴
王象 乾	黃嘉 壽					
六	五	四	三	二	崇禎元年	七
年至八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鳳翼	張鳳 翼	明遇 熊明 遇	廷棟 梁廷 棟	申懋 用懋	洽懋 王洽	王在 晉
						鳴泰 閻鳴 泰
						崔呈 秀
						霍維 華
						王之 臣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九
六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一年	年
年	年	年	年至	年至	年	年
張縉 彥	張縉 彥	馮元 颺	國維	新甲 張國 維	陳新 甲	傅宗 龍
						嗣昌 嗣昌
						楊嗣 昌
						鳳翼

(表之說明)崇禎二年以後之本兵於袁督帥無關。並列之者為末節。敍督帥近後之時局。須資參考也。凡與東事最有關係者添○符於其旁。

二曰東北邊將。邊將之任免。政府主之。而邊將之得人失人。大局係之。豈惟袁督師。即如熊廷弼孫承宗之流。使能久於其位。東事之敗壞。尙不至此極也。今將當時任東北兵事之將帥列一表。次乃論其功罪。

人	官	年	摘要
楊鎬	巡撫遼東	萬曆三十八年	<p>旋罷</p> <p>四十七年三月帥師出塞敗逮治罪</p> <p>四十七年三月代楊鎬四十八年八月罷</p> <p>代熊廷弼其年三月清兵入遼瀋死之</p> <p><small>化貞以元年五月廷弼以六月受任其明年清兵取西平堡化貞棄廣甯與廷弼走入關俱被逮</small></p> <p>其年八月告歸孫承宗代之</p> <p>五年十月爲魏忠賢所排去高第代之</p> <p>時實官由僉事淮按察使</p> <p>六年七月以不救甯遠罷黜</p> <p>尋罷經略不置</p> <p>至是罷經略不置以關內外專任崇煥</p>
楊鎬	經略遼東	<small>萬曆四十六年</small>	
熊廷弼	宣慰經略遼東	<small>至四十七年</small>	
袁應泰	經略遼東	<small>萬曆四十七年</small>	
薛國用	經略遼東	天啓元年	
王化貞	巡撫廣甯	同	
熊廷弼	經略遼東	同	
王在晉	經略遼東	天啓二年	
王象乾	薊遼總督	同	
孫承宗	經略薊遼	<small>天啓二年</small>	
袁崇煥	監關外軍	<small>至五年</small>	
高第	經略遼東	<small>天啓二年</small>	
王之臣	經略遼東	<small>至六年</small>	
袁崇煥	巡撫遼東	<small>天啓六年</small>	

之并力破其一路。閱五日而三路皆破。鎬遂以喪師逮罪。是爲清軍第一次得志。則楊鎬之溺職。與部臣之調度乖爲之也。於是乃起熊廷弼代鎬。建弼者。前於三十六年巡按遼東。與屯田察軍實。遼人所神明視也。時遼灣大震。諸城堡軍民盡竄。數百里無人迹。中外謂必無遼。廷弼兼程冒雪。徧閱形勢。招流移。繕守具。簡士馬。肅軍令。主固守。不浪戰。集兵十八萬。分布暨陽。清河。撫順。柴河。三盆。鎮江。諸口。小警自禦。大警互援。更選精銳爲游徼。乘間收零騎擾耕牧。以俟竄會。清人憚之。爲之按兵不出者歲餘。而明臣忌廷弼者。爭劾其不戰。廷弼遂不安其位。憤憤抗疏。乞罷斥。疏云。今朝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冰雪稍緩。爾然言師老財。置馬上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言。比臣收拾甫定。帖括語徒亂人意。不從。輒怫然怒哉。以袁應泰代之。應泰吏事敏練。然非將才。會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言不急收之。且爲敵有。招降數萬。分處遼瀋二城。降者多占民居婦女。遼人大怨。而清又陰撫之。於是降人與遼人皆爲敵耳目。敵覘廷弼之旣去也。乃於天啓元年。引兵七萬。攻瀋陽。明軍以萬餘衆拒敵。殊死戰。史家謂遼左用兵以來。第一血戰云。然遂不支。遼陽隨陷。應泰與巡按御史張銓死焉。坐是遼河以東堡寨營驛及海蓋金復耀諸州。大小七十餘城俱陷。是爲清軍第二次得志。則政府妒嫉廷弼。而袁應泰用違其才之爲之也。遼瀋旣失。朝廷大震。乃盡誦前劾廷弼諸臣。而起廷弼於家。乃建三方布置策。廣甯登萊。各設巡撫。而經略駐山海關。節制三方。初廷弼之未至也。廣甯巡撫王化貞。先部署軍事。沿遼河置六營。又分成西平鎮。武柳河盤山諸要害。及廷弼至。言今日但宜固守廣甯。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破其一營。則諸營皆潰。河上止宜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而大兵悉屯廣甯。深濠高壘以俟。此實當時制勝第一義也。化貞素驥不知兵。與廷弼議不合。徒爲大言。謂用毛文龍用降將李永等。用蒙古插漢助兵四十萬。可以一舉蕩平。盡懈營壘城濠。不復設備。廷弼旣屢與齟齬。乃相互劾。而兵部尙書張鶴鳴祖化貞。無言不從。化貞擁兵十四萬於廣甯。而廷弼關上無一卒。號稱經略。乃一匹夫。十月冰合。清兵復將渡河。邊民爭竄。鶴鳴方集廷議。以經撫不和。欲去廷弼。專任化貞。而清兵已圍西平矣。化貞

裨將孫得功陰通敵。譎言敵騎已薄廣甯。化貞不知所爲。踰跟棄城單騎走。遇廷弼大凌河。乃相與盡焚積聚。護難民數十萬入關。廷弼數年來之心血全空。比清兵至廣甯。化貞竄已二日矣。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右屯前屯四十餘城堡皆陷。時天啓二年正月也。是爲清軍第三次得志。則鶴鳴化貞相狼狽以厄廷弼。罪不容於死也。然且化貞以輕罪未滅。而廷弼被戮。傳首九邊。田產籍沒。家屬爲奴。明之政府。殆不可與處矣。至是而袁督師乃受命於敗軍之際。始漸預兵事。

第二節 袁督師之履歷及監軍時代

督師名崇煥。字元素。廣東東莞縣人。萬歷四十七年成進士。授邵武縣知縣。始稱其少年慷慨。負胆略。好談兵。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扼塞情形。以邊才自許。云天啓二年正月。朝覲在都。御史侯恂請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職方司主事。無何。廣甯師潰。即王化貞失事之役。廷議守山海關。崇煥卽單騎出閱關內外。部中失袁主事訝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還朝。具言關上形勢。曰。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稱其才。遂超擢僉事。監關外軍。蓋廷臣監軍。明制然也。乃發帑金二十萬。俾招募。時關外地悉爲哈喇慎諸部所據。崇煥乃駐守關內。未幾諸部受款。經略王在晉命崇煥移駐中前所。監參將周守廉游擊左輔軍。經理前屯衛事。尋令前赴屯。安置遼人之失業者。崇煥卽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將士莫不壯其胆。以是在晉亦深倚重之。題爲甯前兵備僉事。守關外以捍關內。此袁督師畢生之方略。而亦兵家一定之形勢也。時王在晉以兵部尙書代熊廷弼。無遠略。徒作儉安計。以故崇煥不能盡其才。至是在晉議於距關八里築重城。崇煥力爭。以爲非策。爭不得。奏記首輔葉向高。亦不省。會在晉與薊督王象乾爭論不決。而十三山難民十餘萬。久困不能出。乃使大學士孫承宗行邊。崇煥自請將五千人駐甯遠。以壯十三山勢。別遣驍將救之。甯遠去山二百里。便則進據錦州。否則退守甯遠。奈何委十萬人。置度外。承宗以謀象乾。象乾以關上軍方喪氣。議發插部護關者三千人往。承宗以爲然。告在晉。在晉竟

不能救。衆遂沒脫。歸者僅六千人。嗚呼。崇煥一言之用否。十餘萬人之性命係之。此既可爲一長嘆者也。承宗既駁八里重城。議集諸將謀所守。閻鳴泰主覺華。崇煥主甯遠。在晉及張應吾。刑慎言皆持不可。承宗竟主崇煥議。已而承宗代在晉督師。崇煥之政略。乃得實行。時關以外甯遠以西諸城堡。悉爲蒙古所據。聲言助守邊。崇煥議盡驅之邊外。毋倚以爲累。九月承宗乃使崇煥與副將滿桂屯兵甯遠。是爲袁督師領兵之始。

第四節 袁督師之守甯遠

甯遠在山海關外二百餘里。面遼東灣。與桃花島相對。今者榆營鐵路所經過之一要驛也。初承宗令祖大壽築甯遠城。大壽度中朝不能遠守。築僅十一且疎。薄不中程。三年九月崇煥至。乃定規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二丈四尺。使大壽與參將高見賀謙分督之。明年工成。遂屹然爲關外一重鎮。崇煥與將卒共甘苦。撫民庶如父兄。人人皆樂爲盡力。由是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爲樂土。旋遭父憂。奪情視事。時尙官僉事也。天啓四年九月。偕大將馬世龍。王世欽。率水陸馬步兵萬二千。東巡廣寧。歷十三山。河出海處也。按十三山即大凌河。按三岔河入遼河。遼河入海。即今之營口也。督師此行。始由遼東。經航海返鎮。尋以五防敝勞。進兵備副使。再進右參政。崇煥之東巡也。相度地勢。策畫戰守。爲恢復之計。時承宗委任甚專。言聽計從。五年夏。種種準備。既具。崇煥乃說承宗。遣諸將分戍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諸要害。擴地復二百里。幾盡復遼河以西舊疆。而甯遠且爲內地。循此以過。則敵軍欲越雷池一步。蓋其難哉。故自承宗崇煥之戮力。而敵軍戢伏。不敢犯明邊者四年。古未有奸臣在內。而名將得立功於外者。斯言諒哉。時魏闔之勢。炙手可熱。其黨日排承宗。遂至不安其位。以高第代。第怯。恆柔媚之。小人也。既至。謂關內不可守。今盡撤錦右諸城守具。移將士於關內。崇煥諫曰。兵法有進無退。諸城已復。安可輕撤。錦右動搖。則甯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第不聽。且欲並撤甯前二城。崇煥曰。我甯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無以難。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

盡驅屯兵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崇煥憤悒。三抗疏乞終制。不許。十二月進按察使。視事如故。然數年心血。委於一旦。敵志始驕矣。

清軍知經略之易與也。又窺崇煥之無援也。天啓六年正月。大舉渡遼河。擣甯遠兵十三萬。號二十萬。越城五里。橫山海關大路而軍。邊將皆震恐無人色。崇煥乃偕大將滿桂。副將左輔。朱海。參將祖大壽。何可剛等。集將士誓死守。更刺血爲書。激以忠義爲之下拜。其書語多觸犯本朝。故明史闕焉。而將士誦書。咸涕泣不可仰。慷慨請與將軍共生死。蓋至誠之感人深矣。於是盡焚城外民居。攜守具入城。堅壁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維模。詰奸通判金啓宗。具守卒食。辟道上行人。檄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守將楊麒。凡遇甯遠將卒逃至者。悉軒人心始定。

是時我軍僅萬餘人。而敵之強且十二三倍。經略第總兵麒。並擁兵關上不救。中朝聞警。兵部尙書王永光。大集廷臣議戰守。無善策。益廷皇皇。謂必無甯遠。越十日。崇煥以捷聞。朝野上下。罔不失色。橋舌額手以相慶者。先是清軍進攻戴楮穴城。矢石雨下。不能退。城垣圯。文許崇煥身先士卒。輦石基缺口。身被再創。部將勸自重。崇煥厲聲曰。區區甯遠。中國存亡係之。甯遠不守。則數年以後。父母兄弟皆左衽矣。偷息以生。復何樂也。自裂戰袍裹左臂。傷處戰益力。將卒愧厲。奮爭先相翼蔽。城復合。嗚呼。若於吾先氏中求完備之軍人。資格者。袁督師當之矣。明日復攻。崇煥乃令閩卒發巨礮。一發決血渠數里。傷數百人。凡三日。三攻三卻。圍遂解。崇煥復開壘襲擊。追北三十餘里。清軍大亂。死者逾萬人。乃分兵略覺華島。甯遠軍雖以城初完。方繕守備。不克救。然敵之銳氣大挫。故明史大書曰。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嗚呼。豈敵之果強。毋亦我之太弱而已。清太祖自起兵征尼堪外蘭以來。未嘗一遇勁敵。至爲崇煥所破。悒悒不自得。不數月而殞落矣。

第五節 袁督師之初督書

捷報聞。擢崇煥右僉都御史。璽書獎厲。桂等進秩有差。初高第鎮關門。盡反承宗所爲。務折辱諸將。諸將咸解體。

至是坐失援。褫職去。三月復設遼東巡撫。以崇煥任之。魏忠賢遣其黨劉應坤紀用等出鎮。崇煥抗疏諫不省。旋敕功兵部右侍郎賚銀幣。世廕錦衣千戶。時代高第者爲兵部尙書王之臣。之臣亦庸才。與崇煥不相協。中朝乃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外屬崇煥。崇煥知廷臣忌己也。上書曰。

陛下以關內外分責二臣。用遼人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築且屯。屯種所入。可漸減海運。大要堅壁清野。以爲體。乘間擊瑕。以爲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戰無不足。顧勇猛圖敵。敵必讎。奮迅立功。衆必忌。任勞則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古已然。惟聖明與廷臣終始之。

蓋崇煥保守進取之大計畫。皆略具於是。而此後死於敵之間。死於朝廷之疑。皆若先見之矣。書上。優旨褒答。其冬崇煥復巡歷錦州大小凌河。議大興屯田。漸復高第所棄舊土。蓋當時滿洲游牧水草之性。志不過鹵獲得土而不居。如廷弼承宗崇煥等之政策。實足以自固其圍。而無啓戎心。惜珠厓之棄。視爲固然。一誤再誤。數年而繕之一旦。而墮之。復數年而後再繕之。復一旦而墮之。今日崇煥所擲心血。以欲易之地。皆其數年前擲心血而既得之者也。嗚呼。明之日蹙。其有以自召矣。於是崇煥益上書言遼左之壞。雖由人心不固。亦緣失有形之險。無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戰。祇有憑堅城用大礮一策。今山海四城既新。當更修松山諸城。班軍四萬人。缺一不可。帝報從之。

第六節 袁督師之和議及甯錦之捷

以和爲守。以守爲戰。此袁督師對滿洲之大政策也。李牧之所以破虜。羊祜之所以沼吳。名將之最上戰略。往往在此點。於是清太祖方殂落。崇煥乃遣都司傅有爵。田成等同李喇嘛往弔喪。賀新君。且覘虛實焉。清太宗遣方吉納溫克什送之還。且來報聘。崇煥乃復申書和議。

書云再尋書教知漸息兵戈以休養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鑿之將來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尙無量也往事七宗汗家抱爲長恨者不佞嘗忍聽之

漢漢但追思往事窮究根因我之邊境細人與汗家之部落口舌爭競致起禍端非孽之人即道人刑難逃天怒不佞不必枚舉而汗亦所必知也今欲一一辨晰恐難問之九原不佞非但欲我國家忘之且欲汗共忘之也然汗家十年苦戰皆為此七宗不佞可無一言乎南瀛北瀛安在遼河東河死者甯止十人他離甯止一老女遼瀋界內之人民已不能保甯問田木此極慘極痛之事我國家亦難消受而汗家之雪怨固已操志快心者也今若修好則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婦作何送還是在汗之仁明慈惠敬天愛人耳天道無私人情忌滿是非曲直原自昭然各有良心偏私不得一念發機起世上無窮劫運一念生機開後來許多吉祥不佞又願汗熟思之來書中所開諸物以我國家之財用廣大亦甯靳此然往牒不載多取遠天又汗所當酌裁也方以一介往來又稱兵於朝鮮何故我文武官屬遂疑汗之言不由中也兵未回即撤回已間勿再往明汗之盛德息止刀兵將前後事情講析明白往來書札無取動氣之言恐不便奏聞朝廷惟汗堅意修好再通使則懷簡書以料理邊情有邊疆之臣在甯或慮汗美意墮於上聞乎○據開國方略補錄

太宗復書詞甚倨然方欲有事朝鮮懼崇煥躡其後和議遂粗定。

七年正月朝儀以崇煥與王之臣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經略不設以關內外專屬崇煥與鎮守中官應坤用並便宜從事崇煥銳意恢復乃乘清軍之出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再使之持書議和會朝鮮及毛文龍同告急朝命崇煥發兵援崇煥以水師援文龍又遣左輔趙率教朱梅等九將將精卒九千先後逼三岔河案即在田庄今日俄陸戰之燒點也為牽制之勢會朝鮮降乃還初崇煥議和中朝不及知及奏報優旨許之後以為非計頻旨戒諭崇煥持益力而朝鮮及文龍被兵言官因謂和議所致四月崇煥上書云

關外四城雖延袤二百里北負山南阻海廣四十里爾今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隘人稠安所得食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築必不可已業移商民廣開屯種倘城不完而敵至勢必撤還是棄垂成功也故乘敵有事江東姑以和之說緩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

崇煥議和之真相蓋在於是其時清太宗復移書相詰有一今將軍遣使議和又修葺城垣潛圖侵逼一等語蓋崇煥議和之故敵軍知之而明之君臣懵焉明之為明殆難言哉奏上帝優旨報聞然非其意也後崇煥莫須問之獄遂伏於是

時率教駐錦州護版築朝命尤世祿來代又以左輔為前鋒總兵官駐大凌河世祿未至輔未入大凌五月十一

日清兵直抵錦州。四面合圍。率教僧中官用嬰城守。而遣使議和。欲援師以待救。使三返不決。圍益急。崇煥以甯遠兵不可勦。選精騎四千。令世祿大壽將。繞出清軍後。決戰。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且請發薊鎮宣大兵東護關門。朝廷已命山海滿桂移前屯三屯。孫祖壽移山海宣府。黑雲龍移一片石。薊遼總督閻鳴秦移關城。又發昌平天津保定兵。馳赴上關。檄山西河南山東守臣。整兵聽調。世祿等將行。清兵已於二十八日分兵趨甯遠。崇煥與副將畢自肅督將士登陣守。列營濠內。用砲距擊。而桂世祿大壽大戰城外。士多死。桂身被數矢。清軍亦旋引去。益兵攻錦州。以溽暑不能克。士卒多損傷。六月五日亦引還。因毀大小凌河二城。時稱甯錦大捷。是爲明軍對清軍第二次血戰。皆袁督師節制調遣之成效也。惜大小凌河防守未完。而敵軍奄至。未免有虧黃之憾。觀此益信以和爲守。以守爲戰之政策之不容已矣。使督師能久其位而行其志。則成就亦安止此。時魏忠賢方專權。炙手可熱。中外爭頌功德。崇煥不附。銜之滋甚。敍甯錦戰捷功。文武增秩賜廕者數百。忠賢子亦封伯。而崇煥止增一秩。猶以爲未足。復使其黨劾罷之。七月崇煥遂予告歸。

第七節 袁督師之再督師

熹宗崩。懷宗卽位。忠賢伏誅。削諸冒功者。廷臣爭請召崇煥。其年十一月。擢右都御史。視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禎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所司敦促上道。七月崇煥入都。先奏陳兵事。帝召見平臺。慰勞甚至。咨以方略。對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曰。復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力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頓首謝。且曰。陛下旣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爲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妬功。夫豈無人。卽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帝起立傾聽。諭之曰。卿無疑慮。朕自有主持。大學士劉鴻訓等請收還王之臣滿桂尙方劍。以賜

崇煥假之便宜。帝悉從之。賜崇煥酒饌而出。

崇煥以前此熊廷弼孫承宗皆爲人排搆。不得竟其志。乃再上疏曰。

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著。戰爲奇著。和爲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邊臣所能爲。至用人之人。與爲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爲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况圖敵之急。數亦從而間之。是以爲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嗚呼。督師此言。字字血語。語淚矣。明所以亡者。不一端。而朝廷不能見信於其臣。其亡徵之尤劇。而不可藥者也。不然。以磊落颯爽之袁督師。而何以自危。至是而明之。以待督師者。後此乃皆不幸而言中焉。嗚呼。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書上。帝優詔答之。賜蟒玉銀幣。疏辭蟒玉不受。

是月。川湖兵戍甯遠者。以缺餉。四月大譟。餘十三營起應之。縛繫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通判張世榮。推官蘇涵淳。於譙樓上。自肅傷重。兵備副使郭廣初至。躬翼自肅。括撫賞及朋椿二萬金以散。不厭。貸商民足五萬。乃解自肅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經死。崇煥以八月初抵關。聞變。馳與廣密謀。宥首惡張正朝。張思順。令捕十五人。戮之。市斬。知謀中軍吳國琦。責參將彭簪古。黜都司左良玉。思四人。發正朝。思順。前鋒立功。世榮。涵淳。以貪虐致變。亦斥之。獨都司程大樂。一營不從變。爲獎勵。一方乃靖。

時關外大將四五人。事多掣肘。後定設二人。以梅鎮甯遠。大壽仍駐錦州。至是梅將解任。崇煥請合甯錦爲一鎮。大壽仍駐錦州。加中軍副將何可剛。都督僉事。代梅駐甯遠。而移薊鎮。率教於關門。關內外止設二大將。因極稱三人之才。謂臣自期五年。專籍此三人。當與臣相終始。屆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歸死。于司敗。帝可之。崇煥遂

留鎮甯遠。自肅既死。崇煥請停巡撫。及登萊巡撫孫國楨免。崇煥又請罷不設。帝亦報可。哈刺慎三十六家向受撫賞。後爲插漢所迫。且歲饑有叛志。崇煥召至於邊。親撫慰。皆聽命。二年閏四月。敕春秋兩防功。加太子太保。賜蟒衣銀幣。鷹錦衣千戶。

第八節 袁督師之殺毛文龍

殺毛文龍之事。袁督師冤獄之近因。而其爲功爲罪。又當時輿論所最囂囂者也。文龍之應誅與否。讀明史本傳自明。而督師此等舉動。非有霹靂手段者。不能學也。今錄本傳全文如下。

毛文龍者浙江仁和人。以都司授朝鮮。逗留遼東。失自海道。還回乘虛擊清鎮江守將報巡撫王化貞。而不及。經略熊廷弼兩人隙始開。用事者方主化貞。遂授文龍總兵。累加至左都督。掛將軍印。賜尙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內地。皮島亦謂之東江。在登萊大海中。綿亘八十里。不生草木。遠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清界。其東北海則朝鮮也。島上兵本河東民。自天啓元年。河東失民多逃。島中文龍絡其民爲分部。哨船聯接登州。以爲餉。角計中朝是之。鳥事由此起。四年五月。文龍遣將沿鴨綠江。越長白山。侵清國東偏。爲守將擊敗。衆盡殲。八月。遣兵從義州。城西渡江。入島中屯。屯大。清守將將督師襲擊。斬五百餘級。島中糧悉破。焚五年六月。遣兵襲耀州之官屯。棄敗歸。六年五月。遣兵襲鞍山驛。喪其卒千餘。越數日。又遣兵襲撤爾。攻城。南爲清守將所却。七年正月。清兵征朝鮮。并規勦文龍。三月。清兵克壽州。分兵夜擄文龍。單於叢山無算。敗通歸島中時。清惡文龍。隨後故致討朝鮮。以其助文龍。爲名。端顯文龍。居東江。形勢雖足。率制其本。無大奇往。輒助。而歲糜餉。無算。且惟務廣招商。販易藥物。名濟朝鮮。實闖出塞。無事則醫參。販布爲業。有事亦空得其用。工料給事中潘士聞劾文龍。龍來。請降。尙寶。董茂忠。請撤文龍。治兵。關寧兵部議。不可。而崇煥心。非善也。嘗疏請遣部臣。理餉。文龍惡文臣。監制。抗疏。駁之。崇煥不悅。及文龍來。謁接。以禮。文龍又不讓。崇煥謀益。決。是。遂以閱兵。爲名。泛海。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與相燕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煥議。更發制。監司。文龍佛然。崇煥以婦。鄉。勸之。文龍曰。尙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朝。鮮。衰。弱。可。憂。而。有。也。崇。煥。亦。不。悅。以。六。月。五。日。遣。文。龍。親。將。士。射。先。設。炮。山上。令。參。將。謝。尙。政。等。伏。甲。士。魁。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煥。曰。子。請。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子。一。拜。交。拜。畢。登。山。崇。煥。問。從。官。姓。名。多。毛。姓。文。龍。曰。此。皆。子。孫。崇。煥。笑。因。曰。爾。等。積。勞。海。外。日。米。止。一。斛。香。之。痛。心。亦。受。子。一。拜。爲。國。家。力。盡。衆。皆。頓。首。謝。崇。煥。因。詰。文。龍。遠。令。數。事。文。龍。抗。辯。崇。煥。厲。色。叱。之。命。法。冠。帶。繫。縛。文。龍。猶。強。崇。煥。曰。爾。有。十。二。斬。罪。知。乎。祖。制。大。將。在。外。必。命。文。臣。監。爾。專。制。一。方。軍。馬。錢。糧。不。受。核。一。常。斬。入。臣。之。罪。莫。大。欺。君。爾。奏。報。盡。欺。罔。殺。降。人。難。民。冒。功。二。常。斬。入。臣。無。將。將。則。必。誅。爾。奏。有。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計。大。逆。不。道。三。常。斬。每。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盜。軍。糧。四。常。斬。擅。開。馬。市。於。皮。島。私。通。外。番。五。常。斬。部。將。數。千。人。悉。冒。已。姓。副。將。以。下。濫。給。札。付。子。走。辛。與。夫。盡。金。緋。六。常。斬。自。寧。遠。還。則。掠。商。船。自。爲。盜。賊。七。常。斬。強。取。式。間。子。女。不。知。紀。極。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當。斬。驅。難。民。遠。竊。人。參。不。從。則。餓。死。島。上。白。骨。如。莽。九。常。斬。鞏。金。京。師。拜。魏。忠。賢。爲。父。壻。冕。旒。像。於。島。中。十。常。斬。鐵。山。之。敗。喪。師。無。算。掩。敗。爲。功。

十一當斬開鎮八年不能復寸土觀望養敵十二當斬數學文龍喪魂魄不能言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諭其部將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龍數年勞苦者崇煥叱之曰文龍一布衣耳官極品滿門封蔭足酬勞何悖逆如是乃頓首請旨曰臣令誅文龍以肅軍誥中有若文龍者悉誅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遂取尚方劍斬之帳前乃出諭其將士曰誅此文龍餘無罪當是時文龍麾下健校悍卒數萬譁崇煥威無一敢動者是命官殲文龍明日具牲醴拜奠曰昨斬爾朝廷大法今祭爾僚友私情爲下淚乃分其卒二萬八千爲四協以文龍子承柩副將陳繼盛參將徐敷奏游擊劉興柩主之收文龍軀刃尚方劍今繼盛代掌稿軍士撤撫諸島盡除文龍虐政還鎮以其狀上聞末言文龍大將非臣得擅誅諸席藥待罪時崇禎二年五月也帝驟聞意殊駭念既死且方倚崇煥乃優旨褒答俄傳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其爪牙伏京師者令所司捕崇煥上言文龍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爲亂也其衆合老稚四萬七千妄稱十萬且兵多不能二萬妄設將領千今不宜更置帥即以繼盛攝之於計便帝報可崇煥雖誅文龍慮其部下爲變增餉銀至十八萬然皇弁失主帥心漸搆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崇煥言中江一鎮牽制所必資今定兩協馬軍十營步軍五歲餉銀四十二萬米十三萬六千帝頗以兵減餉增爲疑以崇煥故特如其請崇煥在遠與率教大書可剛定兵制漸及登來天津及定東江兵制合四鎮兵十五萬三千有奇馬八萬一千有奇歲費度支四百八十餘萬減奮一百二十餘萬帝嘉獎之

程本直游聲記本書始末詳下章評文龍之案曰。一自武登撫相與爭而去。其欲得而甘心於文龍者。非一日也。非一人也。辱白簡挂彈章。可數百計也。是左右諸大夫皆曰可殺。國人皆曰可殺也。其不殺也。非不殺也。不能殺也。不敢殺也。也是以崇煥一殺之。而通國快然。一觀此則當時輿論之所存。可以見矣。夫以舉國不能殺不敢殺之人。而督師毅然去之。若縛一雞而探一殼也。指揮若定。聲色不驚。嗚呼。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斯。自文龍之死。其部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次第叛。後卒爲滿州俚。掃定西南。或以是爲袁督師實有以致之。雖然。吾以爲此亦存乎其人耳。文龍不死。安知其不執梃爲諸降王長。而督師死後。其最得力之部將祖大壽雖降。而旋反正。而何可剛被執不屈。義烈炳千古。則又何說焉。彼不徒感激主將之私恩。而服從主將之公義者。蓋有素也。

第九節 袁督師之冤獄

子胥湛而吳沼。鄂王僂而宋夷。古來豪傑以一身生死。擊一國存亡者。歷史上前例往往不乏。若袁督師者。其重

要之一人哉。先是半年前。崇煥上疏通籌全局。略言臣身在遼。遼無足慮。惟薊門單弱。敵所竊窺。請嚴飭前督。峻防固禦。爲今日急著。時督薊者爲劉策。巽懦不知兵事。崇煥一疏不省。復再疏之。三疏之得旨。下部科會議。遷延不行。是年十月。崇禎二年清兵十餘萬人。以蒙古兵爲嚮導。大舉入犯。憚崇煥之威。乃改道入龍井關。大安口。喜峯口。所向披靡。如行無人境。果如崇煥言。崇煥於十月二十八日聞警。卽檄調諸遼將祖大壽。何可剛等入衛。所歷撫甯。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地。逐路置防。逐城設守。戴星犯雪。於十一月初十日。馳至薊州。欲背捍神州。面拒敵衆。二十三日。與敵兵相持於馬昇橋。諸要隘。清軍不意。袁軍驟至。相視駭眙。乃宵遯。疾趨而西。直犯京師。崇煥心焚血注。憤不顧死。士不傳餐。馬不再秣。由間道飛抵郊外。兩晝夜疾行三百餘里。先清軍至三日。清軍初遇崇煥救薊。意欲避堅攻瑕。乃越薊西。蟠踞潞中。將中斷京師。使與崇煥首尾不相應。一面結營困潞。一面張勢撼京。謂潞困而京可不俟攻也。不知崇煥之舍薊而躡其後也。不知崇煥且舍潞而繞其外也。不知崇煥業據京而出其前也。時崇煥軍營於廣渠門外。敵軍初在高密店。遇偵咸大失色。詔以爲袁督師之兵。從天而降。二十日轉戰於廣渠門。至辰達申。卻敵十餘里。追北至運河。清將阿巴泰。阿濟格。思格。德爾之軍。皆潰。太宗及諸貝勒相語。謂十五年來。未嘗有此勦敵。於是不復逼京師。惟出沒於海子。采叵之間。以觀變。先是崇煥以兼程赴援。僅以馬兵五十從。其步兵不能兼進。以五千而當十餘萬之大敵。勢力太相懸絕。故朝議雖日促戰。而崇煥猶持重不發。卽廣渠門之役。猶非其志也。而盈愨乃以逍遙城下。擁兵縱敵。嗷嗷爲崇煥罪。計步兵全軍。十二月初三四間。可至而初一日。遂有逮崇煥之旨。

先是崇煥至薊。奏報達帝甚喜。溫旨褒勉。發帑重犒將士。及兼道入衛。帝立召見。深加慰勞。咨以戰守策。賜御饌。及貂裘。倚重甚至。時清軍新挫。畏崇煥如虎。諸貝勒有請攻城者。太宗託以不欲損將卒。二十七日。乃退駐南海子。適前獲明盡二人。以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甯完我。巴克什。達海。監守之。至是鴻中承先。遵太宗所授密計。

坐近二太監。故作耳語云。今日撤兵。乃上計也。頃見上單騎向敵。敵有二人來見上。語良久。乃去。意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佯臥竊聽。悉記其言。三十日。命縱楊太監歸。具竊以所聽者。上聞獄遂起。

十二月初一日。崇煥再被召對。逮縛下詔獄。大壽在旁戰栗失措。出擁兵叛歸帝。取崇煥獄中手書。往召大壽。

乃歸命。余大成剖肝錄云。前略上欲得煥手書。遣閣部九卿皆往獄。所道意。煥曰。壽所以聽煥者。督師也。今罪人耳。豈尙能得之於壽哉。衆人開矣。天下之人莫不服公之義。而諒公之心。臣子之義。生殺惟君。苟利於國。不惜身。膚且死於敵。與死於法。孰得耶。公其圖之。煥曰。公言是也。因手草蠟書。語極誠懇。至則壽去。錦州一日矣。馳騎追及。即遙道來。意軍有教放箭者。騎云。奉督師命來。非追兵也。壽命立馬待之。騎出書。壽下馬。捧泣一

軍。盡哭。遂踴躍即日入。圍收復永平遵化一帶。

時輔臣溫體仁。毛文龍鄉人也。銜崇煥殺文龍。每思有以報之。適兵部尙書梁廷棟。曾與崇煥共事於遼。亦有私隙。二人從中持其事。崇煥由是得罪。又崇煥嘗與大學士錢龍錫友善。龍錫故主定逆案者。魏忠賢遺黨高捷。袁宏勳。史莖輩。謀興大獄。爲逆黨報仇。見崇煥下吏。遂以擅主和議。專戮大帥二事。爲兩人罪。捷首疏力攻。莖宏勳斷之。又前者東江歲餉百萬。大半入權宦橐中。自崇煥斬文龍。盡失其賂。咸相銜刺。至是清軍犯京師。中官勳戚在圍城中。思旦夕解圍。咎崇煥不卽戰。會總兵滿桂。初與煥共守甯遠。丙寅之役。首主棄城。爲煥所叱。至是入援。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僞稱衰兵。以鼓衆怨。後因敗入甕城。浸潤中官。秉機譖之。合此諸原因。故崇煥遂不得不死。於是輔臣周延儒。成基命。吏部尙書王永光。各疏救。不報。總兵祖大壽。以官階贈廕。請贖。不報。兵科給事中錢家修。請以身代。不報。布衣程本直。詣闕抗疏呼冤。與錢龍錫同論死。御史羅萬壽。以申辯崇煥。非叛逆。削職下獄。凡崇煥在獄中。半年餘。關外將吏士民。日詣督輔孫承宗。所號哭雪冤。願以身代者。未嘗絕。承宗知內旨已定。不敢上聞。於是崇煥遂死。會審之日。風霾晝閉。白日無光。崇禎三年八月十六日。遂棄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貲。天下冤之。

明史本傳於督師冤獄記載甚略本館據錢家修程本直之辯冤疏及本直所著滌弊記余大成所著剖肝錄及皇朝開國方略等書大率皆當時目擊微實之談也

著者附誌

第十節 袁督師死後之東北邊事

督師下獄之明日。命大同總兵滿桂爲武經略。督步騎四萬障永定門外。嚴濠柵。環以鎗礮十重。清兵宵進。效明兵甲裳旗幟。黎明乘不意。突衝入其營。滿桂戰死。生禽總兵黑雲龍麻登雲等。帝以庶吉士金聲之薦。擢游僧申甫爲總兵。造戰車。又擢庶吉士劉之綸爲兵部侍郎。募義兵。皆以倉卒未訓練。敗死。舉城皇皇。不可終日。會祖大壽。壽可剛得督師手書。引兵還救。初。清軍料崇煥下獄。後大壽輩非叛作賊。卽降從彼。至是。遼兵還爲明戰守。乃遽爲議和書。分置永定門德勝門外。移軍略薊而還。蓋督師一紙書。猶見足以卻敵也。如此。清軍旣還。沿途侵略。明年正月。克永平。克遷安。克灤州。遂班師。留貝勒濟爾哈朗統兵萬人守永平各城。三月。復命二貝勒阿敏益兵五千助鎮守。時明帝已復起孫承宗鎮關門。而祖大壽統各路援軍相爲犄角。五月。遂連復灤州。遷安。遵化。永平。諸城。清軍殆盡。覆六月。阿敏逃還瀋陽。太宗震怒。議罪幽禁。皆祖大壽力也。皆袁督師教也。崇禎四年。清軍復攻大凌河。時孫承宗率由袁督師政策。已復關內四城。復理關外舊疆。欲并力先城大凌河。爲屏蔽。巡撫邱禾嘉違其節制。中央政府復掣肘。遂敗。十一月。廷臣復劾罷承宗。而明益不可爲矣。今將此後明清之交涉復列略表。

崇禎七年。清兵四路來侵。一從尙方堡之宣府趨應州。至大同。一由龍門口入會於宣府。一由獨石口入會於應州。一由得勝堡入歷大同趨朔州。

八年。清多鐸攻錦州。多爾袞由朔州毀武寧關。入略代忻應。斬俘七萬餘。

九年。清河濟格等分路逾獨石口入居庸。克昌平。偪燕京。過保定。克十二城。五十六戰。皆捷。俘人畜十八萬。督師張鳳翼。宣大總督梁廷棟。皆按兵不敢戰。

十一年 清多爾袞岳託兩路來侵。一沿山。一沿運河。山河之間。六道並進。督師盧象升拒戰於慶都。死之。清兵遂蹂躪真定。廣平。順德。大名。至山東臨清州。渡運河。破濟南。克城五十。俘人口四十六萬有奇。

十二年 春。清太宗親攻錦州中後所。圍杏山。九月。略錦州甯遠。擾其秋穫。

十三年 遣兵屯義州城南。偪明關外諸城。擾其春耕。甯遠總兵金鳳戰死。

十四年 清多爾袞豪格攻錦州。圍之經年。餉道斷絕。祖大壽死守。

十五年 二月。松山副將夏承德應敵。清軍遂入城。薊遼總督洪承疇生降。錦州亦陷。十月。清阿爾泰等復

來侵。直抵山東兗州。克府三州十八縣六十七。俘人民三十六萬。

十七年 三月。以流寇內逼。盡棄關外四城。召甯遠總兵吳三桂統兵入關衛京師。途中聞燕京陷。適清多

爾袞率師將收關外地。並經略中原。三桂迎降。清兵遂長驅入明亡。

當十四五年間。松山。杏山之役。清太宗諭諸將以大軍。屢入塞。不能得尺寸地。皆由山海關阻隔。而欲取關。非先取關外四城不可云云。以故傾舉國之兵。竭兩年之力。以必克為期。及甯錦陷。而明清之興亡決矣。凡此皆袁督師所逆料之。而經營之於二十年前者也。祖氏兄弟^{大壽大}弼^大樂。以督師裨將。遵其方略。猶能為睢陽之守者。歲餘。非洪承疇之降。錦州固未易下也。嗚呼。使袁督師而在也。雷池一步。敵其能飛渡耶。督師始終一貫之方略。守關外以捍關內。而此後明卒以棄關外而亡。甲申之事。督師其知之矣。抑督師以擅主和議為冤獄之一口實。而明亡以後。史家追維覆轍。乃知當時竭天下兵。餉大半以事關東。為直接引起中原盜賊之原因。卒至東西交闕。馴即於亡。使循督師以和為守。以守為戰之策。則有餘力以靖內難。然後休養國力。從容以抵制外寇。亦何至自壞長城。引虎入衙也耶。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斯之謂矣。崇煥十五六年間。山海關內外僅千里間。有督臣四^{關外}。總督^{關內}。督督^{一甯遠}。二永平。三順天。甯遠。山海。中。協。五。協。總督保定。總督巡撫。六。四。密雲。五。天津。六。保定。總兵。八。昌平。通州。天津。保定。事權愈分。大局愈壞。如可贖分人百其身。專閭十

數能贖一袁督師乎。

第十一節 結論

程更生名本直以布衣爲袁督師訟冤數四卒與俱死自書誓三求見袁公而不予見予非爲私情死不過爲公義死且謂願死之後有好事者瘞其骨於袁公墓側題其上曰一對癡心人兩條瀟灑漢地目睨九泉矣云云此亦一奇也崇禎拜袁督師者宜垂崇拜之之

爲袁督師訟也曰「客亦聞敵人自發難以來亦有攻而不下戰而不克者否曰未也客亦知乎有甯遠內寅之圍而後中國知所以守有錫州丁卯之功而後中國知所以戰否也曰然也」中略「今日灤之復遵之復永之復誰兵也遼兵也誰馬也遼馬也自崇煥未莅遼以前遼亦有是兵有是馬焉否也」又曰「崇煥十載邊臣屢經戰守獨提一旅挺出嚴關迄今山海而外一里之草萊崇煥手闢之也一城之壘一堡之堞崇煥手築之也試問自有遼事以來誰不望敵數百里而逃棄城於數千里而遷敢與敵人畫地而守對壘而戰翻使此敵望而逃棄而遞者舍崇煥其誰與歸」嗚呼此豈阿好之言哉使督師以前而有督師其人者則滿州軍將不能越遼河一步使督師以後而有督師其人者則滿州軍將不能越榆關一步故袁督師一日不去則滿州萬不能得志於中國清軍之處心積慮以謀督師宜也而獨怪乎明之朝廷自壞長城爲敵復仇以快羣小一日之意見而與之俱盡天下古今冤獄雖多語其關係之重大殆未有袁督師若者也嗚呼豈惟前代今日之國難急於明季數倍而舉國中欲求如一袁督師其人者願可得耶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讀袁督師傳二百年前事其猶昨日也

程氏又評袁督師之爲人曰「舉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癡漢也唯其癡故舉世最愛者錢袁公不知愛也唯其癡故舉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於是乎舉世所不敢任之勞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辭也於是乎舉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獨行也而且舉世所不能耐之飢寒袁公直耐之以爲士卒先也而且舉世所不肯破之體貌袁公力破之以與諸將吏推心而置腹也」中略「予謂掀翻兩直隸踏遍十三省求其渾身担荷

撤裏承當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嗚呼。讀此言也。則袁督之爲人。雖百世而下。猶如見之矣。余本成氏復記袁督師之論曰。予何人也。十年以來。父母不得以爲子。妻孥不得以爲夫。手足不得以爲兄弟。交游不得以爲朋友。予何人哉。直謂之曰。大明國裏一亡國之徒可也。嗚呼。吾儕昔讀加富爾傳。稱彼無妻。以意大利爲妻。稍有熱血者。聞之罔不感嘆焉。若袁督師者。豈所謂無家。而以中國爲家者耶。鄉人有傳錄督師遺詩者。有云。慷慨同仇日。間關百戰時。功高明主眷。心苦後人知。南還別陳翼所總戎又云。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問去留。杖策必因圖雪恥。橫戈原不爲封侯。邊中送別又云。榮華我已知莊夢。忠憤人將謂祀憂。皆諸將游海島嗚呼。若袁督師者。真千古人之模範哉。真千古軍人之模範哉。

希望與失望

希望者靈魂之糧也。而希望常與失望相乘。失望者希望之魔也。

今日我國民全陷落與失望時代。希望政府。政府失望。希望疆吏。疆吏失望。希望民黨。民黨失望。希望漸進。漸進失望。希望暴動。暴動失望。希望自力。自力失望。希望他力。他力失望。憂國之士。溢其熱血。絞其腦漿。於彼乎。於此乎。皇皇求索者有年。而無一路之可通。而心血爲之倒行。而腦筋爲之替亂。今日青年界中多少連犽傲詭之現象。其起因殆皆在失望。失望之惡果有二。其希望而不甚誠者。及其失望也。則退轉。其希望而甚誠者。及其失望也。則發狂。今之士。由前之說者十而七。由後之說者十而三。

國民之自殺

發狂之極。其結果乃至於自殺。自殺之種類不一。而要之皆以生命殉希望者也。故凡能自殺者。必至誠之人也。一私人有自殺。一國民亦有自殺。何謂國民之自殺。明知其道之足以亡國。而必欲由之是也。夫人苟非有愛國

心。則胡不飽食而嬉焉。而何必日以國事與我腦相縈。故凡自殺之國民。必其愛國之度。達於極點者也。既愛之。則曷爲殺之。彼私人之自殺者。固未有不愛其身者。惟所愛之目的不得達。故發憤而殉之。痛哉自殺。苦哉自殺。一私人之自殺。於道得上。法律上。皆謂之有罪。私人且然。况乃一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嗚呼。我國民其毋自殺。

有無意識之自殺。有有意識之自殺。今舉國行尸走肉。皆冥冥中日操刀以殺吾國者也。故惟恃彼輩以外之人。庶幾拯之。浸假別出一途。以實行自殺主義焉。是我與彼輩同罪也。嗚呼。我有意識之國民。其毋自殺。

成敗

吾於五年始爲自由書。而以成敗章託始焉。今吾將復論成敗。

天下無必成之事。而有必敗之事。治事者量其事之必成而後爲之。則終無一事之可治也。若量其事之必敗。而故爲之。則治事亦更何取也。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嗚呼。閱歷稍久之後。其必有感於斯言矣。吾昔持無成無敗之理想。以謂造一因必有一果。而其結果之遲速遠近。非淺見者所得論定。由今思之。吾爲一事而誠能造出一因。以冀百數十年以後。若數千萬里以外之結果者。則固謂之成不謂之敗焉矣。而天下事固有糜多少之日力。絞多少之腦漿。及其一敗塗地。乃如煙消雲散。渺然無復微痕薄跡之可尋問。於將來世界有絲毫影響乎。共事一二人和血吞而已。而他更何有也。傷哉失敗。

且持雖敗不敗之理想者。少年初入世初任事之人。類多能之。雖能。此不過客氣耳。失敗者。最易墮人志氣也。一敗再敗之後。而最初一往無前之概。已萎喪而無復存。吾見此者數矣。非其人之中變。而根器實有所不任也。上等根器。固非磨涅之所能懼。其奈芸芸衆生。其中等以下之根器者。十而七八也。嗚呼。此其所以往而不返也。歟。問者曰。予爲此言。其阻人辦事之心。不亦甚乎。答之曰。不然。辦事者有成有敗者也。而不辦事則全敗者也。知成

敗之義者。其必知所擇矣。惟當其辦事也。雖不能要以必成。而必盡其智力所及。以期於可成。雖不能保其不敗。而必謀定後動。而毋或立於必敗。此豈徒爲達救世之目的而已。抑亦自養其氣。勿使天絕之一法門也。曾文正曰：「多條理而少大言。」又曰：「紮硬寨。打死仗。」善哉。吾師夫。吾師夫。雖然天下豈有終身不經失敗之人哉。譽諺有之：「做過不如錯過。錯過不如錯得多。」失敗者。實天惠之學校也。能受此天惠與否。則亦視其人也已矣。

答飛生

「浙江潮」第八期。有自署飛生者。著「近時二大學說之平論」一篇。於鄙人之持論。加是正焉。大率以倒果爲因。一語爲本論之總批評。一年以來。海內之以筆墨相非難者。往往而有。顧其言如村嫗之角口。不能有相商權之價值。飛生之文。則真吾所樂聞而樂與語者也。乃錄其原文。更爲答辨之如下。

(原文)新民氏之言曰。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又新政府。新國家。而問其何者。而可得新民。則曰。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則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茲言也。則吾之所最不敢贊同者也。夫論民族興亡之原。而歸乎其性質。則性質云者。有乘之自天然者。有受之于地。與歷史之遺傳影響者。遠者。且在不可窮詰之。種性近者。亦積自千年百年之前。亦既習之成性矣。一旦而欲改革之。固非一鸞論之所能奏功。亦斷非十年數十年之所能見效。獨不見歐洲之改革乎。夫社會國家之母也。則社會改良。國家自能變易。面目而何以百年來政治之改革。痕跡顯然。而社會改良。則至今尙百口沸騰。而莫得其端倪也。故自理論上言。則有新民。固何患無新政府。而自事實上言。則必有新政府。而後可得新民也。何者。政府者。民之代表也。代表其羣者。必有賢智之過于其羣者也。賢者。教不肖。智者。教愚。則政府固有新民之天職在也。夫使政府。而果賢且智焉。則政府之教民也。固當如新民氏之言矣。若曰。爾其自助。爾其自新。今政府既不能擔任其天職。而乃不思易而置之。而仍教之。以自新不教之者。變少數短年易變之政府。而教之以新多數積重之民俗。吾知其事之萬不可期。而又不待代此。蚩蚩者。尙新民氏一訴冤也。夫治國則常用繁曠之法。治亂則常用簡單之法。教文明強悍之國民。則當平心靜氣。以立其遠大之基。教野蠻柔弱之國民。則當單易直捷。以鼓其前進之氣。反其道而用之。未有能濟於事者也。

新民氏曰。今之動輒責政府者。抑何不智。又曰。責人不責己。此中國所以不能維新之大原。又曰。各委棄其責任。而一望諸家長。吾以謂民者。對於國家。而負其監督政府之責任者。也。舍此之外。吾未見有責任之更大於此者矣。吾正患其不能責政府耳。苟其能也。則中國何至於今日也。且夫吾中國之政府。則又與外國異。譬之甲乙二人。有二事焉。甲以事委諸丙。而從而指導之。焉監督之。焉乙以事委諸丁。悉與之。權而不顧問也。苟二事悉敗。則丙之責任。爲重乎。丁之責任。爲重乎。中國之政府。丁之類也。四萬萬人。悉舉其權。而委之其責任。愈重。則責之宜愈嚴。

理勢之必然也

夫變俗之事亦未始不可期。雖然有其道也。則有一震憾雷霆之舉。足以使沈睡之腦一震而耳目誌一新。是也。善夫嚴子原強之言也。歸其本於智德力而救急則歸于一震。蓋深知智德力之進之有道而救時之要當在是也。新民氏之宗旨與嚴氏同。而子篇末一節未有留意焉。所以信焉而不免有病焉。(中略)要之新民說者史論也。非政論也。教育家之言非新聞記者之言也。勿以政論視新民說。則新民說固近今有數之文字也。新民氏聞我言其果以爲何如乎。

答曰。飛生謂當教以變少數短年易變之政府。而不當教以新多數積重之民俗。此其言似也。曾亦思歐美民族皆能自變置其惡政府而吾民獨不能者。其原因何在。彼非有所倖而我非有所不遭也。大抵有新政府而後有新民。歟。抑有新民而後有新政府。歟。此二說者。殆與「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之語同一理論。互相爲因。互相爲果。強畸於一焉。均之非篤論也。飛生欲直捷以新彼政府。我之欲此。誰不如飛生。雖然。飛生何以能作此。想能作此言。則以飛生固已自新者也。使飛生而爲十年以前之飛生。則政府之惡縱十倍今日。而烏能新之。使四萬萬人而皆如十年以前之飛生。則政府之惡雖百倍今日。亦誰與新之。然則新民之爲緩爲急。可以見矣。飛生又言使戊戌變法能如日本之所謂大政維新。則今日新民說「與夫立憲說」誠可爲根本之理論云云。原見文前簡不全引以鄙人所見。則正反是。使戊戌變法而收全功也。則利用數千年來莫大之政權。舉一國而鼓鑄之。民之能自新者上也。其不能則干涉以新之而已。雖不能新其全。猶新其半。不能半。猶新其半之半也。國如是。固不能專以責任委諸民。彼時而專爲教民自新之言。是反爲政府卸其責也。惟今之政府。則固不足以言責者。乃始不得不還責望於吾民之自身。鄙人之爲新民說。豈徒欲吾民讀之。成一加歐美現今之善良市民而已。其意亦將以爲階梯而有所變置。此必常爲飛生所能知。而公認者也。而飛生必曰。無須新民。而惟變置政府。試問非從新民處下一番工夫。而熟從而變置之。且所以必須變置之理由。謂其爲舊政府耶。謂其爲惡政府耶。如欲變惡者以置於良也。而曰無須新民。此吾所未解也。飛生謂吾新民說。倒果爲因。吾亦欲以此語還贈飛生爾。且言固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有新民而後有政府者。豈其取四萬萬人爲前提而盡新之。而乃希望此黃金世界之政府湧於其後也。夫孰不知新民說之所能灌注者。萬人中不得其一也。而飛生必強以新民與社會改良問題同一視。亦已過矣。

吾讀飛生引嚴氏一震之語。吾知飛生之意所存矣。此亦可謂近來最有力之一學說也。若謂鄙人於此一節未留意焉。則固非所敢受。去年一年之新民叢報。其與「震」主義之關係。深淺若何。請者皆能言之。今勿具論。但吾儕今日所同禱祝同歡迎者「震」也。而「震」之實行。言從何塗。望得獨一無二之豪傑。以自震之乎。抑望得多數無名之豪傑。以共震之乎。如望彼多數者。則新民之論。烏可以已。如望彼獨一者。則其人之智力。必遠在吾與飛生之上。而又何勞吾輩以區區之筆舌震彼而彼乃始有所藉以震他也。飛生謂新民說爲新聞記者之言。以爲言與行固異物也。語與實行。何取於言。微特吾言可以已。卽飛生亦可以已也。以云言也。則爲一般人說法也。吾以爲新聞記者之責任。其必在於新民也已。

至其所駁「責已不責政府」一言。則言各有常而已。使之自責。正乃使之自認天職。豈有以飛生而猶不解此義者。吾知其本意非相駁。直假此爲棒喝而已。抑曾思新民說者。非與政府言。與國民言也。不責國民。則嘵嘵多言胡爲者。

吾非欲強護吾前說。與飛生競口舌也。飛生之論。本無一不與吾同。但其歸宿。在「單易直捷以鼓其前進之氣」。此實飛生全論之主腦。亦近時報界之趨向也。吾嚮者固亦最主張「鼓氣」主義。乃最近數月間。幾經試驗。而覺氣之未盡可以恃。氣雖揚上。而智德力三者。不能與之相應。則不旋踵而癯矣。或者又以爲吾之「震」主義。只以用之於一時。乘氣之忽揚。而使用之。旣震之後。雖癯何害。庸詎知震雖簡單。而震之前提。卻有不得不複雜者存。飛生知改良社會非一議論所能奏功。豈謂變置政府。遂僅一議論所能奏功耶。短時間之客氣。其必不

足以濟大事。明甚矣。然則鼓氣主義。竟不可用乎。曰。可偶用。而不可常用。而用之又必以其時。曷爲不可常用。曰。有二義。其一。則用之多。而力量反醇。司空見慣。變爲口禪頭。而將不足以動人心也。大黃附子劇劑也。日日而服之。失其效矣。驪山烽燧。及其時。而或反喪其用。是不可不謹也。其二。則今日欲改造我國家。結不得不於民智民德。民力三者有所培養。苟非爾者。非惟建設不可期。卽破壞亦不可得也。而偏恃鼓氣主義。其結果也。則往往養成智德力三者之事業。無端而生出許多魔障。口若口口爲余言。自蘇報學界風潮一門。立不能破壞一書院。而惟破壞許多學堂。自東京學生運動之義倡。不能損滿洲政府一分毫。而惟兢兢自己功課。或鼓其高志。棄學而歸。歸而運動。運動而無效。無效而懼喪。懼喪而墮落。問所贏者幾何。曰。廢學而已。此雖青年諸君逆耳之言乎。願亦安可以不深察也。甚矣立言之難也。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以數千年無動爲大之中國。稍有志者。疾心痛首。恨不得日旋雷霆於其頂上。以撼之。吾去年爲敬告同業諸君一文。意亦有在矣。願氣衰者。不得不激之使揚。而氣大盛者。又不可不斂之使靜。何也。欲民之有氣者。非欲其囂然塵上而已。將以各任一二實事也。乃一語於任事。則徒氣不足以自行矣。故鼓氣主義者。藥也。而非粟也。藥也者。當適其時而用之。日日而藥焉。治而已矣。何謂適時。夏問蘇報之僞造上諭。彼其意欲激動學生。及一般國民也。使其時國民之實力。既已充預備。既已足。如六軍秣馬。待將令而行。如爆藥成陵。待火線而迸。則蘇報之藥。爲適時矣。奈誤認時勢。故其藥力全消耗於無用之地。而反以生他病。則不適之爲害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一年以來。東京學界之雜誌。彬彬輩起。突飛進步。然跡其趣旨。似專以鼓氣爲唯一法門。此傾向日甚一日。其發論之太軼於常軌者。往往有焉矣。夫以此對於社會一部分之人。以立言。豈曰無益。然鄙人所陳二螞弊。亦不可不深長念也。因答飛生難牽引。冗盍下筆。不能自休。讀者平心以察其意之所存。庶不以我慢見罪。還質飛生。以爲何如。

答和事人

頗有自署和事人者。頗以近日新民叢報主義相詰責。茲錄而答之。

閱新民叢報卅八九號得讀大作知從美洲回來宗旨頗極標明保王力闢革命且聲音當與異己者宣戰吾知足下素來強辯未易與言但不善而仍不能止者正以心有所不安耳（中略）足下力闢革命亦自成其說吾不能與之深辯但試問命則不能革而王則可以保乎大抵保王與革命兩黨之手段不同其目的未嘗有異也今日新學中人由革命而生出排滿遂蓬勃一發而不可制推其始亦由救國來也痛察國之淪衰而在上者仍不振於是思所以革命革命之說一起而思滿人平日待我之實恩而排滿之念又起焉事本相因而又相成何者一朝起事勢必有謂為無父無君之邪說以搖惑人心中立者必將解體蓋排滿者所以補革命之不足也故排滿有二義以民族主義感動上流社會以復仇主義感動下流社會庶使舊政府解散而新政府易於建立也而足下力闢其非天下之人將盡信其非矣於足下有濟乎抑無濟乎古來英雄辦事未有強人使與己意相同更無有別人之非而成己之名也况兩黨之人互相水火互相唾罵互相攻訐則舊人得所藉口而天下大事何日能成乎今日禍機愈迫矣瓜分存至矣命固不能革而王亦不能保矣他日白人主我中原制我死命兩黨人合力而思挽回之術亦不可得矣必有傍徨瞻顧痛哭流涕歸告於今日與訟者悔之無及矣予其思之思以天下為兒戲耶

答曰和事人不知其為何許人。讀其言則必為一熱誠愛國之士。無可疑也。其所謂命則不能革。而王亦非易保。此誠今日我四萬萬人最盤根錯節之大問題也。此問題甚長。非此短篇所能畢其詞。願以異日。至其末節所云。云謂強人使與己意相同。謂別人之非以成己之名。此實非鄙人之所敢受也。凡言論者發表一己之意見者也。言者與聽者各有其自由。斷未有能強之使與己同者。吾嘗論中國人之性質。最易為一議論所轉移。有百犬吠聲之觀。有水母目蠅之性。雖其論如何高尚。如何磅礴。而所謂奴隸之本質終不免。吾方以是為一大缺點而深疚之。而豈有強人使與己意相同之理。至其謂別人之非是固然也。顧所別者不特人之非也。即我之非亦豈敢隱。夫鄙人之與破壞主義。其非無絲毫之關係。當亦天下所同認矣。然則吾豈與異己者為敵哉。至謂以成己之名則更失之遠矣。反抗於輿論之最高潮。其必受多數之唾罵。此真意中事。使鄙人反好名也。則更安肯出此。吾向年鼓吹破壞主義。而師友多謂為好名。今者而對破壞主義。而論者或又謂為好名。願吾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吾生性之長短。吾最自知之。吾亦與天下人共見之。要之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懷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隱蔽。

非虛不欲
實不能也

此則其一貫者也。辛壬之間。師友所以賢責之者甚至。而吾終不能改。及一旦霍然自見其非。雖欲自無言焉。亦不可得。吾亦不知其何以如是也。故自認爲眞理者。則舍己以從。自認爲謬誤者。則不遠而復。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吾生之所長也。若見其理不定。屢變屢遷。此吾生之所最短也。南海先生十年前。卽以流質相戒。諸畏友中。亦頗以爲規焉。此性質實爲吾生進德修業之大魔障。吾之所以不能抗希古人。弊皆坐是。此決不敢自諱。且日思自克。而竟無一進者。生平遺憾。莫此爲甚。若云好名。則鄙人自信。此關尙看得破也。至立言者。必思以其言易天下。不然。則言之奚爲者。故鄙人每一意見。輒欲淋漓盡致。以發揮之。使無餘蘊。則亦受性然也。以是對於社會之一責任而已。至云兩黨之人。互相水火。互相唾罵。互相攻訐。云云。此誠最可痛心之事。若鄙人之尙知自重。而不肯蹈此惡習。此亦當爲一國所共諒者。試觀去年春夏間。報界之所以相誣攻者。若何。吾黨曾一置辯否。又如香港某報。每三日照例必有相攻之文。一篇認列強爲第三敵。認滿洲政府爲第二敵。認民間異己之黨派爲第一敵。其所以相唾罵相攻訐者。亦云至矣。夫使以筆墨挑戰也。則吾輩亦何患無辭。試觀鄙人及我親友。曾爲一應敵之師否。非直不屑爲。亦以義固不可也。且如頃者章鄒最後之供詞。各報館之噴有言者。亦衆矣。而本報並其原語。亦不肯錄入。誠以敬其初志也。吾謂「和事人」以此相慮。則可慮者。其必不在吾輩矣。若夫吾發表吾現在之所信。而不能自己。則吾旣言之矣。吾今後更將大有所發表焉。然此非唾罵之謂也。非攻訐之謂也。吾所謂與輿論挑戰者。自今以往。有以主義相辨難者。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吾樂相與賞之析之。若夫軋轢漫罵之言。吾固斷不以加諸人。其有加諸我者。亦直受之而已。寄語和事人。可無慮此。抑吾亦欲徧國中志士。皆率和事人之教也。至吾之所以不能已於言者。則本報前號中鄙著「論俄羅斯虛無黨」「答飛生」兩篇。亦可略見其用意之所存。母亦如和事人所謂欲兩黨合力以思挽回之術云爾。願和事人平心靜氣。一省覽焉。而更有以辱教。固所也。望勿勿不具。

記斯賓塞論日本憲法語

日本近出之雜誌「太陽」有一文題曰「故斯賓塞氏與日本憲法」者。博士金子堅太郎所撰。自述其十五年前斯氏對話之語。斯氏曾與彼約。謂當生前不許宣布。故金子氏之筆記。藏之篋中者十五年。今斯氏既逝。乃發表云。此亦有一讀之價值也。

金子氏記初見斯氏時。以伊藤博文所撰日本憲法義解贈彼。乞其批評。

斯氏未讀其書。先發問曰。余有所最疑者一事。憲法之爲物。始自英國。美國繼之。其後各國又繼之。大率皆由國民要求逼迫。或購之以血。而始得制定。獨日本者。建國以來。一系相承。爲專制獨裁之國體。民樂其化。未聞有要挾強逼之事。今乃平地湧現。生出此憲法。其故何由。金子氏乃詳告以日本建國以來之歷史。更及明治維新以後之事。若何而廢積年沿習之封建制。若何而採輿論爲改制之方針。以定開國之國是。若何而於太政官之下。置三職八局。若何而設待詔院諸機關。若何而置元老院大審院。以劃行政司法之範圍。若何而開地方官會議。以啓自治之端緒。如是者。既二十年。而乃黨法之成立。決非突然而生者云云。斯氏乃曰。得之矣。得之矣。吾向以此問題質諸貴國多人。莫能答也。今聞吾子言。吾知其與進化公例不謬矣。越數日。斯氏讀憲法義解卒業。乃函招金子氏於其家有所語。其言如下。

余以爲一國之憲法。及其附屬法律。必須與本國之歷史及國體。有同一之精神。同一之性質。苟不爾者。則當其憲法法律實施之時。其困難必不可思議。終不能達立憲之目的而已。余懷此意見。既久。故曩者曾與駐英之日本公使森有禮氏有所語。謂日本若欲制定憲法。必當採漸進保守主義。以本國之歷史習慣爲基礎。而旁採歐美各國之所長。使日本遺傳之政體。與歐美立憲主義相調和。此其最要也。若破壞舊體。而創設新制。則殊非我之所望。何則。以物質界論之。凡齋外國之草木。以移殖於本國者。勢不能與外國結同一之花實。此

植物學之原理也。惟憲法亦然。歐美諸國之憲法。各各因其國體歷史及習慣而成立。決非取他國之法文翻譯之而執行之也。余當時所以語森氏者若此。今見足下所示之日本憲法。讀其註解。知一本於日本古來歷史之習慣。以漸進保守主義爲宗。此余之所最讚成也。顧吾更有一言。欲爲日本政府告者。則將來實行此憲法。比於制定憲法時。尤爲困難。此不可不深察也。制定憲法者。不過以少數人士之精勤。而可以成就。若實行憲法。則國民全體之大事業。其難有什百倍於其初者。試以美國之實例證明之。美國憲法之精神。在人民平等。上下皆有同一之權利。乃行之數十年。而美之憲法政治。漸集於政憲之掌握中。其政黨多由於政治家之利己主義。良民已不勝其苦。質而言之。美國人於憲法之空文上。得有平等之權利。其在實事上。乃不得亨之也。以政治學之原理論之。政府之事業。當漸次輕減。使人民各以箇人自營之。故政府最終之目的。則放任主義也。此論爲余生平所最主張。君之所知也。雖然。以今日社會之實際。未足語於是。放任主義者。不過立乎今日。以指將來。謂具足圓滿之世界。當如是耳。故論政府權力範圍之廣狹。必使國民人人皆養成自立自勵之精神。無需政府之誘導。而自能各守其義務。又無須政府之禁遏。而自能不侵他人之權利。不害社會之安甯。夫如是。則政府之事業。可以縮至極狹隘之區域。於是乎政治學之原理。乃可實行。試以埃及金字塔譬之。則未開化國之政府。猶塔之初階也。余所主張放任主義之政府。猶塔之絕頂也。政治之進路。由初階漸次以達絕頂。其進步之程度。一依其國民智德力之程度以爲定。欲不經初級二級三級之順序。一躍而達於絕頂。勢固不可得達。即達矣。亦隨而躓耳。故吾所望於貴國政府者。依此學理而熟察日本國現時之地位。在金字塔之第幾級。據現在所立之地。而漸升焉。苟欲爲躓等之進步。不特於憲法之實行。諸多窒礙。而其不利於國家及國民者。更遠具大也。（下略）

見雜誌太陽第十卷第
四號第七八九頁

案斯氏所論。可謂博深切明。昔天演學者通用語。皆曰物競天擇。優勝劣敗。而斯氏則好用「適者生存」一語。

誠以天下事無所爲優。無所爲劣。其不適於我也。雖優亦劣。其適於我也。雖劣亦優。夏之裘。冬之葛。美非不美。而服之皆足以生病。則不適以爲害也。不解此義。而以之掌持議論國家事。其危亦甚矣。斯氏所忠告於日本政府者。自審其國民地位在第幾級。吾以爲凡自愛其國者。皆不可不三復斯言矣。斯氏又斷斷然以本國之歷史習慣爲言。毋亦以進化之公例。從無突然發生之物。皆循其遺傳而遞變焉。經若干年。而其狀態乃大異耶。然則吾國民之所以愛吾國者。其亦有道矣。苟不審吾之歷史。若何習慣。若何。而曰是物者。現時各國行之。而最優者也。吾攬而取之。夫如是。則吾亦可以自廁於優勝之林。豈知一切事物。固有在彼爲優。而在我反爲劣者耶。乃知不健全之理想。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吾願我政論家。平心靜氣。以一聽前賢之遺訓也。

讀讀通鑑論

王莽之後。合天下士民頌公德。勸成篡奪者。再見於武氏傳游藝一授顯秩。而上表請改唐爲周者。六萬人。功若漢唐。德若湯武。未聞有此也。孟子曰。得乎邱民爲天子。其三代之餘。風教尙存。人心猶樸。而直道不枉之世乎。若後世教衰行薄。私利乘權。無不可爵。餌之士。無不可利。罔之民。邱民亦惡足恃哉。盜賊可君君之矣。婦人可君君之矣。夷狄可君君之矣。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後世庶人之議。大亂之歸也。且與之食。而且謳歌之。夕奪之衣。而夕咀咒之恩。不必深。怨不在大。激之則以興。盡迷其故。利在目睫。而禍在信宿。則見利而忘禍。陽制其欲。而陰圖其安。則奔欲而棄安。贅婿得妻。而謂他人爲父母。猾民受賄。而訟廉吏之貪污。上無與懲之益。進而聽之不肖者。利其易惑。而蠱之。邱民之違天。常拂天性也。無所不至。而可云得之爲天子哉。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上天下澤。而民志定。澤者下流之委也。天固無待於其推崇也。斯則萬世不易之大經也。卷二十一

案法儒孟德斯鳩言共和政體之國。以道德心爲立國之元氣。豈不然哉。今日中國國民權固不伸也。使其伸矣。而今日之人心風俗。果能有以異於船山之所云乎。吾見其滋甚而已。昔聞澳大利亞洲之黑蠻。有白人取其

一小女自乳哺時而卽養之於家。撫養之若己出。衣服飲食。華贍麗都者十餘年。及將及笄。忽有數黑蠻過其門。此女與交數語。輒從而遁去。甘復入於深山。以衣木葉食生鼠。棄其前此之尊榮安富如敝屣然。蓋天性不可移也。人甘梁象而螂蛆甘糞。以梁象飼蛆而蛆且逃。不則死矣。然則歐美人嗜自由而支那人嗜爲奴。強奴而使之自由。其無異強蛆以壓鼎烹也。然則其數千年跼踖於至暗黑至猥賤之境地。彼實樂之。而復何尤。雖然。蛆生於糞而嗜糞。其性然也。人生於自由而嗜爲奴。未必其性然也。性不爾爾。而竟爾爾者。則有習焉而成。第二之性者也。夫所謂習者何也。則數千年之民賊。怪之楛之。箝之灼之。而衣冠禽獸之賤儒。復緣飾所謂人倫。所謂道德。所謂經義。所謂史裁者爲之文。其奸而濟其惡。夫安得不胥斯人而失其本性也。婦人之躡足也。躡之數十年。雖解之而不能行矣。甯得謂足之天性本如是也。然則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去奴隸而爲完人也。欲民之去禽獸而成人格也。其必自復其自主之權。返其獨立之性。使民知其所以立於天地者。固當如是。如是庶幾乎有瘳焉矣。船山未審于此。徒憤民之無狀也。而欲嚴上天下澤之義。是所謂揚湯止沸。而不知去薪而沸自銷也。

罷兵必有所歸。兵罷而無所歸。則爲盜爲亂。張說平麟州叛胡。奏罷邊兵二十萬人。而天下帖然。蓋其所罷者府兵也。府兵故農人也。歸而田其田。廬其廬。父子夫婦相保于穹室粟薪之間。故帖然也。于是而知府兵之徒以毒天下而無救于國之危亂平矣。說之言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夫民之任爲兵者。必佻宕不戢。輕於死而憚于勞之徒。然後貪醜酒椎牛之利。而可任之以效死。夫府兵之初。利租庸之免。而自樂爲兵。或亦其材勇之可堪也。迨其後著籍而不可委卸。則視爲不獲已之役。而柔弱愿樸者皆垂涕就道。以赴行伍。若此者其鈍懦之林。旣任爲役。而不任爲兵。畏死而不憚勞。則樂爲役以避鋒鏑。役之而無不受命。驕貪之將領。何所恤而不役以營私邪。團隊之長役之矣。偏裨役之矣。大將役之矣。行邊之大臣役之矣。乃至紈袴之

子弟元戎之僕妾役之矣。幕府之墨客過從之游士彈箏擊筑六博投瓊調鷹飼犬之徒皆得而役之。爲兵者亦欣然願爲奴隸。以偷一日之生。嗚呼。府兵者惡得有兵哉。舉百萬井疆耕耨之丁壯爲奴隸而已矣。卷二

按此論唐府兵之制。與今日之募兵者其外形稍異。要其論兵與役之不相容。任國防之事者。不可待之以奴隸。有奴隸之性者。不可託之以國防。則其識遠矣。夫今日中國之兵。則何一而非奴隸也。吾見夫長江一帶之兵船。舍送迎督撫眷屬之外。無他事矣。吾見夫各營之兵丁。勇升。舍伺候主帥。執唾壺。虎子。裝烟。倒茶之外。無他能矣。此猶其舊焉者。若今所謂洋操者。其留學外國陸軍學校卒業之學生。猶且非仰候補道府總辦之鼻息。不能得一差遣。而兵丁更何論也。夫兵也者。一國之公衛也。爲一國人保其生命財產。故一國人皆宜致敬焉。而又非徒虛文之敬禮。而可以高其資格也。必使一國之權利。爲一國人所公有。而一國之義務。爲一國人所公任。然後任是者。知所以自重。而他人亦從而重之。其戰也。自爲其性命財產而戰也。非有所奴隸于他人也。如是。然後有兵之精神。不然。則雖千萬變其兵制。而奴隸之資格如故也。而兵之徒毒天下而無救于國之危亂如故也。船山先生概乎其言之矣。

自唐以上。財賦所自出。皆取之豫。兗。異。雖而已足。未嘗求足於江淮也。恃江淮以爲資。自第五琦始。當其時。賊據幽冀。陷兩都。山東雖未盡失。而隔絕不通。蜀賦既寡。又限以劍門棧道之險。所可資以贍軍者。唯江淮。故琦請督租庸。自漢水達洋州。以輸于扶風。一時不獲己之計也。乃自是以後。人視江淮爲腴土。劉晏因之。輦東南以供西北。東南之民力殫焉。垂及千年。而未得稍舒。嗚呼。朝廷既以爲外府。垂腴宋頤之官吏。亦視以墾場。耕夫紅女。有宵匪日。以應密苦之誅求。乃至衣被之靡麗。口實之珍奇。苛細煩勞。以聽貪人之侈濫。匪舌是出。不敢告勞。亦將孰與念之哉。自漢以上。吳越楚閩皆荒服也。自晉東遷。而江淮之力始盡。然唐以前。姚秦拓拔宇文唐以後。自朱溫以及宋初。江南割據。而河雒關中。未嘗不足以立國。九州之廣。豈必江濱海澨。之可漁獵乎。祖第五琦。劉晏之

術者。因其人惜廉隅。畏鞭笞。易於戈取。而見爲無盡之藏。竭三吳以奉西北。而西北坐食之。三吳之人。不給饘粥之食。抑待哺于上游。而上游無三年之積。一罹水旱。死徙相望。乃西北蒙坐食之休。而民抑不爲之加富者。豈徒天道之虧盈哉。坐食而驕。驕而佚。月倍三釜之餐。工無再易之力。陂堰不修。桑蠶不事。與先生盡力溝洫之良田。聽令于旱蝗。而不思捍救。洊飢相迫。則夫削妻骸。弟烹兄肉。其強者彎弓馳馬。以殺奪行旅。而猶睥睨東南。妬勞人之采招剝蟹也。誰使之然。非偏困東南。以驕西北者。縱之而誰咎耶。驕之使橫。佚之使惰。貞欲可遂。則笑傲以忘所自來。供億不遑。則忮忿而狂興以逞。其野人惡舌暗啞。以脅羸懦之馴民。其士大夫氣涌胆張。恫喝以凌衣冠之雅士。於是國家無事。則依中涓附戚里。而不惜廉隅。天下有虞。則降賊戴羶虜。而不知君父。何一而非坐食東南者之教。蹂象虎。以使農非農。士非士。日漸月靡。俾波逝而無迴瀾哉。冀士者唐堯勤儉之餘澤也。三河者商家六百載奠安之樂土也。長安者周漢之所久安。而長治者也。生於此。遂教於此。敷一移其儲畜之權于江介。而中原幾爲無實之土。第五琦不得已。而偶用之。害遂移於千載。秉國之均。不平謂何。非均平方正之君子。以大公宰六合。未易以齊五方於綏。四海邵康節猶抑南。以伸北。亦不審民情。天化之變矣。卷二

案吾向者亦襲千年之謬論。狃於外著之現象。以爲西北地力果竭。不能不有待於東南者。地運然也。乃讀船山此論。而歎其識之過人遠矣。進化學之公例。凡物之廢置不用者。則其能力將漸銷失。有耳也。久不用之。則必聾。有口也。久不用之。則必瘖。於人體有然。於地力亦如是矣。不然。以地理學通例言之。凡氣候稍寒。地味稍瘠之土。其文明之發達。常視沃土之民爲尤進焉。條頓民族與拉丁民族之比較。是其例也。况關中河內幽燕之地。猶在溫帶。而非北歐瘠壤之所能幾耶。漢京之盛。見於兩都賦者。所謂鄭白之沃。衣食之原。竹林果園。芳草甘木。夫非同是土耶。何以千數百年而彫落若此。乃知驕之使橫。佚之使惰。以人事而災及地利。天下事未有有果而無因者。船山此論。實可以抉西北彫敝之原因。而無餘蘊矣。專制民賊之毒天下。其禍乃至於此。

極東南則敝於供億。西北則敝於怠荒。水旱蝗蝻飢饉疾疫。每歲死者以數百萬計。饑孳壘壘。相屬于道。何一非大民賊小民賊之搯其吭而致其命也。以五洲第一天府上腴之國。而數千年常被一二民賊扼之。遂使吾民欲求一飽而不可得。嗚呼。吾甚怪夫吾民之何以受之若固也。船山云。其人畏鞭笞。易弋取。夫既畏鞭笞。則人鞭笞矣。既易弋取。則人弋取之矣。然則又豈特民賊之罪也。吾嘗聞已亥年剛毅之下江南。下嶺南矣。嶺南僻壤之民。幾於易子食而折骸爨。而剛毅之行囊固纍纍然。千餘萬捆載牛腰也。近者建一學堂。而云無費。派一學生。而云無費。而回鑾費數千萬。取於東南焉。賠款數萬萬。收於東南焉。方且有修頤和園以娛暮年矣。亞美利加因祖國關稅之不平。遂起而獨立。而彼之戢戢然於羶種之脚底。竭吾膏血。以伺其嘲笑而恬不爲怪者。吾又安從而與之言也。

中國史上人口之統計

自瑪兒梭士人口論出世。謂人口之蕃殖。以幾何級數增加。每二十五年。輒增一倍。達爾文因之以悟物競天擇之原理。迨十九世紀舉地球萬國。幾無不以滿爲患。而瑪氏達氏之學說益占勢力於學界。推原各國兵事之所由起。殆皆由民族與民族之相接觸而有爭競。其所以相接觸之故。大率由於人滿而移住。此天演自然之理。卽中國常亦不能外也。顧吾讀古籍。孔子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又言天下之民。極負其子而至矣。梁惠王問孟子。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又言天下耕者皆願耕於王之野。凡此皆當時諸國爭欲吸集客民之徵也。竊疑自黃帝至春秋戰國間。已二千餘年。何故其現象仍復如彼。且其時戰爭日烈之原因。抑何在耶。深所不解。偶檢文獻通考續通考。皇朝通考之戶口門。讀之。觀其歷代統計之比較。有令人大失驚者。明知吾國調查之學不精。且更於種種原因。使版籍之數勢必失實。雖然不實之中。亦有研究之一值也。

中國歷史戶口比較表

據三通考續錄其失載者不杜撰其外誤者不虛改

(年 代)

(戶 數)

(口 數)

夏禹時

一三・五五三・九二三

周初

一三・七〇四・九二二

周東遷時

一一・九四一・九二二

周末

漢初

西漢末

一二・二三三・〇六二

五九・五九四・五七八

漢光武時

四・二七九・六三四

二一・〇〇七・八二〇

明帝時

五・八六〇・一七二

三四・一二五・〇二一

章帝時

七・四五六・七八四

四三・三五六・三六七

和帝時

九・二三七・一一二

五三・二五六・二二九

東漢末

一六・〇七〇・九〇

六五〇〇・六六八・五六

三國時

七・六七二・八八一

晉武帝時

二・四五九・八〇四

一六・一六三・八六三

南北朝全盛時

四八・〇〇〇・〇〇〇

南北朝之末

一一・〇〇九・六〇四

隋全盛時

八・九七・五三六

四六・〇一九・九五六

唐太宗時

三・〇〇〇・〇〇〇(不滿)

武后時

六・三五六・一四一

元宗天寶時

九・六一九・二五四

五二・九〇九・三〇六

肅宗至德二年

八・〇一八・七〇一

乾元二年

一・九三三・一二五

德宗時

三・八〇五・〇七六

憲宗時

二・四七三・九六三

武宗時

四・九五五・一五一

宋藝祖時

三・〇九〇・五〇四

眞宗時

八・六七七・六七七

一九・九三〇・三二〇

神宗時

一五・六八四・五二九

二三・八〇七・一六五

徽宗時

二〇・〇一九・〇五〇

四三・八二〇・七六九

南宋高宗時（金在外）

一一・三七五・七三三

一九・二二九・〇〇八

光宗時（並金合計）

一九・二四一・八七三

七三・二九二・九八五

元初

一一・八四〇・八〇〇

五八・八三四・七一

元末

明成祖時

一一・四一五・八二九

六六・五九八・三三七

英宗時

九四六六二八八

五四三三八四七六

武宗時

九一五一七七三

四六八〇二〇五

神宗時

九八二五四二六

五一六五五四五九

清順治十八年

二一〇六八六〇九

康熙五十年

二四六二一三三四

乾隆十四年

一七七四九五〇三九

四十八年

二八四〇三三七五五

(表例附)

(一) 周末漢初元末諸時代極關緊要。然原書不能言其數。今別證他書。附表於後。惟表中則空之。

(二) 原書於唐著戶不著口。其他或著口不著戶。今悉依以為存闕。

(三) 原書於東漢唐宋元明列表甚詳。每帝皆有。今惟其比較之率有大漲落者乃列。

(四) 當數主分立時代。必須合觀各主所屬之戶口。乃為全國總數。右表所列者。惟南宋高宗時代。未將金所屬列入。其時金之戶數三百萬。合諸宋之數共一千四百餘萬戶也。口數則原書不載。無從攙入。故闕之。其餘如三國時六朝時及南宋光宗時。皆綜合其總數列表。所據者如下。

(一) 三國時

(戶)

(口)

魏

六六三四二三

四四三二八八一

蜀(亡時)

二八〇〇〇〇

九四〇〇〇〇

吳(亡時)

五三〇〇〇〇

二三〇〇〇〇〇

合計

一四七三四二三

七六七二八八一

即前表之數

(二) 南北朝全盛時

南朝所可考者。惟宋書載孝武時戶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一北朝所可考者。惟魏書載孝文遷都河洛時。為全盛戶口之數。比晉太康倍而有餘。馬氏原案云。太康平吳後。戶二百四十五萬餘。口千六百十六萬餘。云倍而有餘。則是戶五百餘萬。口三千二百餘萬以上也。故略列如前表。

(三) 南宋時

(戶)

(口)

宋(光宗時)

一二三〇一八七三

二七八四五〇八五

金(章宗時)

六九二九〇〇〇

四五四四七九〇〇

合之即前表之數也

(表補附)

(一) 周末人口略算

蘇秦說六國於燕韓齊皆言帶甲數十萬。於趙則言帶甲百萬。於魏則言武士蒼頭奮擊各二十萬。張儀言秦虎狼之士百餘萬。又蘇秦言齊楚趙皆車千乘。騎萬匹。言燕車六百騎。六千言。魏車六百騎。五千張儀言。秦車千乘。騎萬匹。以秦楚兩國推例之大。抵當時兵制。可車一乘。騎十匹。看則配卒一千人。故秦楚千乘而卒百萬。趙六百乘而卒六十萬。然則蘇秦雖不確言。齊趙燕韓之卒數。然亦可比例以得其概。大約齊趙皆當百萬。燕韓皆當六十萬。蓋當時秦齊楚丁力悉敵。而蘇秦亦言山東之國莫強於趙。故合縱連衡時。秦趙齊楚皆一等。而魏韓燕二等國也。此計之七。始所養兵當合七百萬內外也。

由兵數以筭戶數。據蘇秦說。齊王云。臨淄七萬戶。戶三男子。則臨淄之可得二十一萬。是當時之制。大率每一戶出卒三人。則七國之衆當合二百餘萬戶也。

由戶數以算人數。孟子厲言八口之家是每月以八人爲中數。則二百五十餘萬戶應得二千餘萬人也。

此專以七姓推算者。當時尙有宋衛中山東西周泗上小侯及蜀閩粵等不在此數。以此約之。當周末時人口應不下三千萬。

(二) 漢初人口略算

據史記秦本紀及六國表。則自秦孝公至始皇之十三年。其破六國兵所斬首虜共百二十餘萬。余別有表。而秦兵之破殺於六國者尙不計六國自相攻伐所殺人。尙不計。然則七姓突圍所損士卒當共二百萬有奇矣。而始皇一天下之後。猶以四十餘萬使蒙恬擊胡。以五十萬守五嶺。以七十萬作嶮山馳道。三十年間。百姓死亡相踵於路。陳項又恣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雖水不流。漢高定天下人之死傷亦數百萬。及平城之圍。史稱其悉中國兵而爲數。不過三十萬耳。方之六國不及二十分之一矣。馬氏原案語略加考證。漢既定天下。用民服兵役者當不至如六國之甚。然以比擬計之。當亦無逾五六百萬者。南越東越第不計。

由前表觀之。則中國自清乾隆以前。民數未有逾百兆者。其最盛爲南宋。宋金合七十三兆餘。次則明成祖時。十六兆餘。又次則西漢孝平時。五十九兆餘。最少者爲三國。乃僅爲七兆餘。嗚呼。孰謂吾先民而僅有此。今姑據此不實不盡之統計。一研究之。

上古邈矣不可考。但據原案。周東遷時得十一兆餘。今所揣度。則至戰國而進爲三十兆。其間以衛生之不備。戰爭之頻數。進率祇於如是。其於論理殆不相遠。及自漢初而六去其五矣。則暴秦陳項之亂爲之也。漢休養生息二百年。自文景迄孝平。由五兆進爲五十九兆。殆加十倍。乃建武中興。復銳減至二十一兆。幾去三之二矣。則王莽赤眉以來之亂爲之也。東漢二百年稍蘇。復進至五十兆。然猶不及西京之盛。曾幾何時。而三國時代。僅餘七兆。比盛漢時。南陽汝南兩郡之數。若千人吏若千人。後宮若千人。而一備列之也。蓋七而餘一矣。馬貴與謂興平建安之際。海內荒廢。白骨盈野。三十餘年。及文帝受禪。人衆之損。萬有一存。此皆言甚之詞。然生民之不遭。亦至是極矣。隋之極盛。可比漢代。其所以致此者。下節論之。隋與唐之比較。原書於唐記戶而略口。故民數無稽焉。然隋大業間。有戶八百九十萬餘。唐貞觀間。乃不滿三百萬。亦去三之二矣。其有戶無名者。尙不在此數。瑪氏謂經亂離之

後十存不能一二。則豪傑其逐隨鹿之爲之也。至武后時而增一倍。爲六百萬戶。至元宗天寶時而增二倍。爲九百餘萬戶。別唐之極盛也。蓋其休養者凡百三十餘年。而始得此。肅宗至德二年。卽元宗幸蜀之次年也。猶八百餘萬。再越三年。爲乾元二年。以至德三年改元曰乾元乃僅有百餘萬戶。視天寶時相距不過五年十去其八矣。則安史之亂爲之也。其後終唐之世。以及宋藝祖之定天下。雖時有進退。然僅如貞觀時耳。則藩鎮迭擾十國交闕之爲之也。元明之交。竟弗可深考。而元初與明初之比較。殆相若。今無置論焉。明代民籍。大率上下於五六十兆間。天啓中猶有五十餘兆。及順治十八年。僅二十兆。又五去其三矣。則流寇恣虐。滿洲入篡。三藩繼亂之爲之也。綜覽二千年來我先民之宅於斯土者。稍得置田廬。長子孫。度數十寒暑。輒復一度草薶禽獮。使糜子遺。如佳期將至。風雨便來。如萌孽方生。牛羊滋牧。嗚呼。舉天下含生負氣之儒。其遭遇之大不辛者。孰有中國人若哉。孰有中國人若哉。瑪爾梭士人口論之公例。獨不行於我中國也。亦宜抑以如此之遭際。而欲責其文明發達。與他國享平和幸福者。並轡而馳。亦何望矣。

雖然右表所列。固絕不足爲信據也。不足信據而復列之。則以其於中國國情之考證。固別有裨也。宋李心傳所著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爲四十八口。有奇。東漢率以十戶爲五十二口。唐人率以十戶爲五十八口。按由此略可推算唐時公報之人數。大率天寶最盛時六百兆矣。自本朝元豐至紹興。率以十戶爲二十一口。以一家止於兩口。則無是理。蓋詭名子戶漏口者衆也。然今浙中戶口。率以十戶爲十五口。有奇。蜀中戶口。率以十戶爲二十口。弱蜀人生齒。非盛於東南。意者蜀中無丁賦。於漏口少爾。吾證以南宋時之統計。而再觀夫宋光宗間。爲戶千二百餘萬。爲口僅二千七百餘萬。金章宗間。爲戶六百九十餘萬。爲口乃四千五百餘萬。宋之戶倍於金。而口乃僅乃金之半。甯有是理耶。之金例。宋則當光宗時。宋民八九千萬。乃始與其戶相應矣。宋金合計。則彼時之民。已應。在百二十三兆以上矣。且吾以爲此數不至宋而始然也。自唐時而當已然。宋之所隱匿者在口。而唐之所隱匿

實則戶口兩者俱優特

潘在戶。唐宋夏各有所偏重耳。杜君卿云：「我朝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纔比於隋氏。蓋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也。」考隋文帝初年，有戶三百六十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耳。乃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其增進之率，適與瑪氏二十五年加一倍者相合。夫唐真觀以後之治，過隋遠也。吾先民之樂居安業者，在歷史中，實以彼時爲最長。人口烏有不蕃殖之理？以隋例唐，隋初據四百萬戶之業，閱二十年而得八百餘萬者，唐初據三百萬戶之業，閱百三十餘年，最少亦應至千八百萬有奇矣。此尚非以幾何級數遞算

以當時每戶五口有奇之比例算之，則盛唐時代，應有民百四五十兆以上。顧統計表上，隋唐之相違如彼其遠者，則史稱隋文帝恭儉爲治，不加賦於人，而唐代行租庸調之法，以調稅戶以庸稅口。陸宣公奏議云：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瑪

氏所謂庸調之征愈增，則戶口之數愈減，誠哉然也。唐制戶口有課者有不課者，凡鰥寡孤獨廢疾不課，九品以上官不課，部曲

馮有奇不課者三百五十六萬有奇，口數共五千二百九十萬有奇，課者八百二十萬有奇，不課者四千四百七十萬有奇，以全國之戶而窮而無告者居三之二，以全國之民而鰥寡孤獨廢疾奴婢居六之五，天下有是理乎？此雖由立法不善，然官吏之不能綜覈與國民之不解納稅義

務皆可見矣。中國官牘統計皆此等類，何足怪訝？特附記以資一藥云爾。明史食貨志云：「太祖當兵燹之後，戶口顧極盛，其後承平日久，反不及焉。靖難

兵起，淮以北鞠爲茂草，其時民數反增於前，後乃遞減。至天順間，爲最衰，成弘繼盛，正德以後，又減。戶口所以減者，周忱謂投倚於豪門，或冒匠竄兩京，或冒引買四方，或舉家舟居，莫可踪跡也。」然則明時民數不進之所由，亦可以見矣。清順治十八年，人數二十一兆有奇，康熙五十年，二十四兆有奇，乾隆十四年，一百七十七兆有奇，前此五十年間，所增僅三兆，不過遞加十分之一。後此二十餘年間，陡增一百五十兆，遞加八倍有餘，使前表而爲信史也，則是吾國中數千年來，濡滯不進之民數，常往來於四五六七兆之間者，至彼二十七年間，乃改其度而爲一大飛躍也。使前表而爲信史也，則瑪爾梭士之徒聞之，當更增數倍之悲觀也。而豈知自唐以來，我民族既早有此數，徒以避賦役而自匿蔽，自康熙五十一年，下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之諭，取漢唐以來口算庸調之法

而掃除之。然後千餘年間人口之實數始漸發現也。康熙五十一年以後曾兩次編審人口而數仍不虛者法會新行未信於民也故至乾隆十四年第三次審編始得此數迨乾隆四十八年所增復逾半倍。爲二百八十餘兆。則依瑪氏所算之率。秩序而進矣。東坡嘗云：「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而况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三代之制。既不可考。信炎漢以還。計口課稅之法。騷擾民間者垂二千年。其餘毒乃至使吾儕今日欲求一徵信之統計表。而不可得。及康熙間一舉而廓清之。不謂爲中國財政史上一新紀元。不得也。若是者亦安可以民族主義之餘憤而抹煞之。

夫前表之不足徵信。固也。雖然。其累朝鼎革時代。與其全盛時之比較率。皆原書所記。雖不中亦當不遠。如東漢初視西漢全盛得三之一。三國視西漢全盛得七之一。唐初視隋全盛得三之一。宋初視唐全盛得四之一。清初視明全盛得三之一。此其大較也。蓋擾亂既互二三十年。則壯者塗膏血於原野。舉凡有生殖力者。而一空之。無以爲繼。一者壯也。既去。老弱婦女勢不能自存。二也。血肉滿地。癘疫緣生。三也。田棄不治。飢饉相隨。四也。故每一次革命後。則當代之人。未有能存其半者也。唐盛時已得百餘兆。此著者推度而宋初僅數十兆。宋盛時已得百餘兆。而明初僅數十兆。明初已得百餘兆。而清初復僅數十兆。皆此之由。泰西歷史爲進什。我國歷史爲循環。豈必論他事。即戶口一端而已然矣。不然。豈有九百年前。指前表所記南宋時擁二千萬戶。一百三四十兆人之國。而至今僅以四百兆稱者哉。

西人之稱我者。動曰四百八兆。此道光二十二年料民之數也。其年凡四百十三兆。有二萬人云。吾中國官牘上文字。多不足措信。雖康熙改革以後。視前代徵實數倍。猶未敢謂其爲實錄也。顧舍此亦無可援據。即以道光廿四年此數論之。後此經洪楊之難。兩軍死者殆七八百萬。合以流竄殃及癘疫飢饉及生殖力所損亡。可除出五千萬。以所餘三百六十兆爲本位。計道光廿四年。迄今凡六十年。以乾隆十四年。至四十八年間之比例。則約四十五年而增一倍。

然則光緒十五年時。固應有七百二十兆人矣。今日其或當在八百兆之間耶。以今者行政機關之混亂如此。誰與正之。懸此數以俟將來新政府之調查而已。

中國之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者。近百年來世界之特產物也。樂括其最要之義。不過曰土地歸公。資本歸公。專以勞力爲百物價值之原泉。麥喀士曰。現今之經濟社會。實少數人掠奪多數人之土地而組成之者也。拉士梭爾曰。凡田主與資本家皆竊也。盜也。此等言論。頗聳聽聞。雖然。吾中國固夙有之。王莽始建國元年。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十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爲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爲姦。所謂分田劫假者。注云。分田謂貧者無田。取富人之田耕種。共分其所收。假者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欺凌之也。此卽以田主資本家爲劫盜之義也。又宋蘇洵曰。自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耨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此等言論。與千八百六十六年。萬國勞力黨同盟之宣言書。何其口吻之逼肖耶。

中國古代井田制度。正與近世之社會主義同一立脚點。遇人多能言之矣。此不繆縷。

梁任公文選 卷二十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3213B

九五六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初版

飲冰室全集(上兩册)

定價六元

版權

著	出	校	發
者	版	閱	行
者	者	者	人
梁	文	沈	李
任	化	元	協
公	書	和	和
司	局	和	和

總代理處

分售處外埠各大書店

經	教	新	東
緯	育	文	方
書	書	化	文
局	店	書	學
		社	社

上海四馬路
上海山東路
上海山東路

